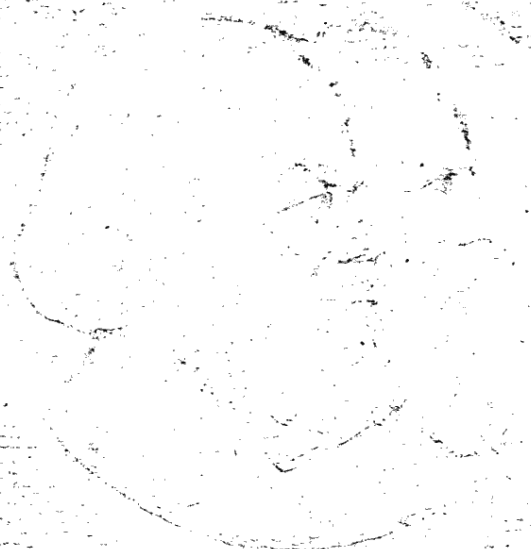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卷

人民出版社

本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第三十卷并参考德文版译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宁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8 每册3.00元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60年1月—1864年9月)

1860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1日左右)..... 5
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5日)..... 8
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6日)..... 8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8日).....11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31日).....14
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31日).....17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日)19
8.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日)20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3日)22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4日)25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4日)27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7日)28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7日)29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9日)30

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9日)	38
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2日)	39
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3日)	40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4日)	42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5日)	43
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8日)	44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9日)	46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2日)	47
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6日)	48
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7日)	50
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4日)	52
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7日)	53
27.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7日)	54
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8日)	56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0日)	57
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1日)	58
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8日)	59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31日)	60
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日)	62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4日)	63
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6日)	64
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20日)	65
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25日左右)	69
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5日)	69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6日)	71

40.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26日)·····	72
41.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27日)·····	73
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8日)·····	74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28日左右)·····	75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9日)·····	76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7日)·····	77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1日)·····	78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23日左右)·····	79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5日)·····	80
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9日)·····	81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日)·····	82
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4日)·····	83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7日)·····	84
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9日)·····	85
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日)·····	86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初)·····	87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3日)·····	88
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5日)·····	89
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5日)·····	91
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0日)·····	93
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5日)·····	94
6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日)·····	97
6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日)·····	100
6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5日)·····	103
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1日)·····	105

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5日)	106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5日)	107
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3日)	108
6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4日)	110
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1日)	111
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3日)	112
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6日)	113
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8日)	116
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3日)	118
74.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5日)	119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5日)	120
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6日)	122
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2日)	124
78.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8日)	126
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8日)	128
8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9日)	129
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9日)	129
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3日)	132
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6日)	132
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7日)	136

1861年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3日)	138
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7日)	139
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8日)	141

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1日)·····	143
8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8日)·····	144
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2日)·····	146
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9日)·····	148
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31日)·····	150
9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31日)·····	151
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日)·····	152
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4日)·····	153
96.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6日)·····	154
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4日)·····	156
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7日)·····	158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7日)·····	160
1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0日)·····	165
1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6日)·····	171
102.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0日)·····	172
103.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12日)·····	173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9日)·····	176
1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日)·····	180
106.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3日)·····	183
1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5日)·····	185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2日)·····	190
109.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0日)·····	193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3日)·····	195
1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8日)·····	196
1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30日)·····	198

1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6日).....	201
1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8日)	202
1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0日)	204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7日)	205
1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2日).....	206
1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5日).....	207
1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9日).....	208
1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3日)	210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9日)	211
1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7日)	214

1862年

1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5日).....	216
1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8日).....	218
1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3日)	219
1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5日)	221
1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6日)	222
1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8日左右)	227
1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5日).....	228
1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8日).....	229
1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5日)	232
1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6日)	236
1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2日).....	238
134.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8日左右).....	239
1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9日).....	239

1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3日)·····	240
1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7日)·····	244
138.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9日)·····	246
1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4日)·····	247
1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6日左右)·····	250
1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8日)·····	250
1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3日左右)·····	253
1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5日)·····	253
1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1日)·····	255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1日)·····	255
146.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30日)·····	256
1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30日)·····	259
148.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31日)·····	262
1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日)·····	263
1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日)·····	265
1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7日)·····	271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8日)·····	273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9日)·····	275
1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2日左右)·····	278
1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3日)·····	278
1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4日)·····	279
1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0日)·····	280
1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1日)·····	283
159.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初)·····	283
1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9日)·····	284

1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0日)·····	286
1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6日)·····	288
1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9日)·····	290
1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4日)·····	292
1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5日)·····	293
1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9日)·····	295
1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4日)·····	295
1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5日)·····	296
1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7日)·····	298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0日)·····	300
1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4日)·····	301
1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26日)·····	302
1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30日)·····	303

1863年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日)·····	305
17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7日)·····	308
1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8日)·····	308
17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13日)·····	310
1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4日)·····	311
17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6日)·····	314
1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8日)·····	316
1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3日)·····	321
1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7日)·····	323
183.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7日)·····	324

184.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9日)·····	326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0日)·····	327
1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1日左右)·····	328
1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1日)·····	329
1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4日)·····	330
1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8日)·····	333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9日)·····	336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8日)·····	339
192.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1日)·····	340
193.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0日)·····	342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9日)·····	346
1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0日)·····	348
196.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11日)·····	349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2日)·····	351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2日)·····	354
199.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24日)·····	355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6日)·····	356
2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5日)·····	363
202.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2日)·····	367
20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4日)·····	369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日)·····	371
20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3日)·····	371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4日)·····	373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2日)·····	374
2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7日)·····	376

1864年

20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3日) 378
2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0日)..... 380
2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5日)..... 382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1日)..... 383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9日)..... 383
2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9日)..... 385
2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日) 388
2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日) 389
2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日) 390
2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3日)..... 391
2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6日)..... 392
2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30日)..... 393
2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3日) 395
2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3日) 398
2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7日) 400
2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9日) 402
2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6日)..... 406
2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日) 408
2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4日) 409
2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5日) 411
2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5日)..... 412
2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31日)..... 414
2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日) 415

2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日)	417
2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4日)	419
2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7日)	422

第 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60年1月—1864年9月)

1 8 6 0 年

1.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1月12日)	429
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月30日)	430
3.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1月31日)	431
4. 马克思致约阿希姆·列列韦尔 (2月3日)	433
5.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2月6日)	434
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2月8日)	435
7.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2月13日)	437
8. 恩格斯致弗兰茨·敦克尔 (2月20日)	443
9.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2月20日)	444
10.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2月21日)	446
11.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2月23日)	448
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2月23日)	452
13.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2月24日)	454
1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2月27日)	475
15. 马克思致卡尔·沙佩尔 (2月27日)	476

-
16. 马克思致穆赞比尼（2月27日）…………… 478
 1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2月29日）…………… 479
 1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3日）…………… 489
 19.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3月3日）…………… 494
 20.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3月7日）…………… 508
 21.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3月13日）…………… 510
 22. 马克思致律西安·若特兰（3月13日）…………… 511
 23.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5日）…………… 513
 24.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3月27日）…………… 515
 25.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4月4日）…………… 516
 2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9日）…………… 517
 27.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洛美尔（4月9日）…………… 519
 28.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4月9日）…………… 522
 29.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4月11日）…………… 524
 30.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4月13日）…………… 525
 31. 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4月16日）…………… 526
 32. 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4月19日）…………… 527
 33.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4月21日）…………… 528
 34.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莱茵兰德尔（4月24日）…………… 529
 3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24日）…………… 529
 36.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4月24日）…………… 531
 37.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4月25日）…………… 532
 38. 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5月8日）…………… 532
 3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5月15日）…………… 533
 40. 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6月1日）…………… 536

4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2日左右）·····	538
42.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6月2日）·····	549
43.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6月23日）·····	551
44.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8月2日）·····	553
45.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8月15日）·····	554
46.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8月20日）·····	555
47.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8月21日）·····	556
48. 恩格斯致《军事总汇报》编辑部（8月24日）·····	557
4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9月7日）·····	559
5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9月15日）·····	562
5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9月15日）·····	565
5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0月2日）·····	565
5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0月23日）·····	566
5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5日）·····	567
55.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1月21日）·····	568
56.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11月22日）·····	569
57.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11月24日）·····	570

1861年

58.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月3日）·····	571
5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1月3日）·····	572
6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月16日）·····	573
6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月28日）·····	575
62.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2月7日）·····	576
63.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2月13日）·····	577

-
6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15日）…………… 579
65.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2月27日）…………… 580
6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7日）…………… 582
67.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3月24日）…………… 584
68.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3月28日）…………… 587
6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4月2日）…………… 588
70.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4月13日）…………… 589
71. 恩格斯致席勒协会理事会（5月3日左右）…………… 592
72.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5月6日）…………… 594
7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8日）…………… 597
7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29日）…………… 600
7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1日）…………… 602
76.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7月17日）…………… 603
7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7月22日）…………… 606
78.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9月24日）…………… 610
79. 马克思致路易·瓦托（11月10日）…………… 611

1862年

80. 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1月15日）…………… 613
81.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2月26日）…………… 614
8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28日）…………… 616
83. 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6月4日）…………… 620
8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6日）…………… 622
85.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7月23日）…………… 626
8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8月13日）…………… 627

-
8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8月14日）…………… 628
88. 马克思致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威廉·什瓦尔茨
（8月19日）…………… 629
8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8月20日）…………… 629
90.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8月21日）…………… 631
91. 马克思致威廉·沃尔弗（10月4日）…………… 631
9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7日）…………… 632
93.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2月15日）…………… 635
9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28日）…………… 636

1863年

95. 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4月22日）…………… 639
96.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12月15日）…………… 640
9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2月23日）…………… 642

1864年

98.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2月20日）…………… 644
99.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3月29日）…………… 647
100.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4月14日）…………… 649
101.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5月9日）…………… 652
10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5月10日）…………… 655
103.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5月13日）…………… 656
104.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5月17日）…………… 658
105.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5月24日）…………… 659
106.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6月25日）…………… 661

10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7月12日）…………… 664
108.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8月17日）…………… 665
109.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9月2日）…………… 667
110.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9月12日）…………… 669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8月14日）…………… 673
2.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0月5日以后）…………… 674
3.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3月16日以前）…………… 674
4.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3月底）…………… 676
5.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4月初）…………… 677
6. 马克思请斐迪南·拉萨尔代办恢复普鲁士国籍事务的
委托书（1861年4月12日）…………… 678
7.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1月初）…………… 679
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1月24日左右）…………… 680
9. 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63年11月24日左右）…………… 681
10. 燕妮·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1864年6月中）…………… 683
- 注释……………687—784
- 人名索引……………785—839
-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840—870
- 期刊索引……………871—881

插 图

- 卡尔·马克思（1861年于伦敦）……………166—167

恩格斯 1863 年 5 月 20 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	343
附在马克思 1863 年 7 月 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说明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图表	361—36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64 年于曼彻斯特).....	398—399
马克思 1864 年 6 月写的威廉·沃尔弗的简历.....	403
马克思 1861 年的护照.....	604—605
马克思 1864 年 5 月 9 日就威廉·沃尔弗逝世一事给	
燕妮·马克思的信	65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书 信

1860年1月—1864年9月

第一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60年1月—1864年9月

1860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①

曼彻斯特

[1860年1月11日左右于伦敦]

1860年1月11日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按印刷品给你寄去一份去年《科伦日报》第349号的附刊。

该报所报道的“由于放荡”而被通缉的威廉·约瑟夫·赖夫，据我查明，就是现在住在这里并依靠党维持生活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赖夫。

我今天已经写信给赖夫（由李卜克内西转，因为不知道除此以外怎样才能找到他），说我以后不愿再同他打交道了——禁止他再提我的名字，也不许他来找我！

这样，从我个人来说，我已经做了应做的一切。至于党对这种脏东西将采取什么立场，那是党的事情。你现在该明白事实了吧！

你的 弗莱里格拉特

这个“赖夫”我从来没有在家中接待过，因为根据他在共产党人案件中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家伙可疑，甚至非常可疑。可是，“肥胖的蹩脚诗人”却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且硬把他塞给李卜

① 马克思这封信是在他接到的弗莱里格拉特的原信下面接下去写的，即写在同一张信纸上。——编者注

克内西。从此这家伙就靠李卜克内西、拉普人^①、列斯纳、施勒德尔和其他穷光蛋过活，甚至迫使别人在工人协会中为他募捐。¹

弗莱里格拉特上面的那封信，是大撤退以来我从这个条顿人那里所收到的全部东西。²同时这封信是多么可笑。那背后隐藏着的那种龙犬的坏心肠的高雅是何等怪诞。弗莱里格拉特以为，惊叹号能够加强散文的力量。“党”应当采取“立场”。对什么呢？对威廉·约瑟夫·赖夫的“放荡”，或者象贝塔的朋友所说的，对“这种脏东西”。多么厚颜无耻呵！还有，顺便提一下：有个叫秦恩的可疑的排字工人创立的“德国好男儿联合会”，已经选举阿尔伯特亲王、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卡·布林德和斐·弗莱里格拉特做它的“名誉会员”。不用说，凯鲁斯奇人已经接受这个证书了。³

下星期一我给梅里勒榜郡法院付一英镑的付款期又要到了。同时收到韦斯明斯特郡法院（代表一个面包商）的一张纸条，现附上，并请寄还。我所预见的事开始成为现实。如果一个庸人能找到去郡法院的路，那末其他庸人也会找到的。如果这样下去，我真不知道以后怎样才能支撑得住。这些不断发生的麻烦事特别令人难以忍受，因为这使我完全无法进行我的工作。⁴

达姆斯塔德《军事报》上的那篇评论好极了。⁵新出版的小册子^②使你在德国确立了军事评论家的地位。下一次有机会出版东西时你要署上你的名字，并在下面写上：《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我们的卑鄙的敌人慢慢就会看到，用不着去求公众以及公众中的贝塔之类的人物的认可，我们就会使公众敬服。

据我看来，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

① 安德斯。——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⁶，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你当然已经看到，俄国的贵族已经直接投入了立宪的宣传，在最显贵的家族中已经有两三个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同时，亚历山大在最近的诏书中直截了当地宣布“村社的原则”应当同解放一起终止，从而破坏了他和农民的关系。西方和东方的“社会”运动就这样开始了。这和中欧即将发生的崩溃加在一起，将是非常壮观的。

我刚刚从《论坛报》上看到，在密苏里又发生了一次奴隶起义，自然已经被镇压下去。⁷但是，信号是发出来了。如果情况不久变得严重起来，曼彻斯特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莱昂纳德·霍纳已经辞职。在他最后的简短报告中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你能不能打听一下，曼彻斯特的厂主们是否在辞职这件事上插了一手？

从工厂视察员的几份报告⁸(从“1855年”到“1859年上半年”)中可以看出，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自从你的《工人阶级状况》(我在这里的博物馆^①里又读了一遍)出版以来，工人(成年人)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而儿童的健康状况(死亡率)却恶化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否已经听说福格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我进行最无耻的攻击?这本小册子受到德国资产者狂热的欢迎。第一版已经售完。昨天《国民报》在社论中刊载了它的又臭又长的摘录。⁹(你能设法弄到这一号《国民报》吗?我自己在这里无法弄到。)我该怎么办?看来,我最近的那封信冒犯了拉萨尔先生,他再也不会来信了。¹⁰

如果你能在星期五或星期六以前(有船经过科克^①)准备好一篇文章,那就很好。

祝好。

你的 卡·马·

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1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明天是《论坛报》日¹¹,可惜又没有材料;《泰晤士报》通讯中关

^① 爱尔兰的一个港口。——编者注

于摩洛哥的一些评论还丝毫没有谈到卡博-涅格罗会战¹²，而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不过，你在议会辩论中一定能为自己找到足够的材料。我也在等待普鲁士军队改革的消息。¹³

你对美国和俄国奴隶运动的意义的看法现在已经得到证实。哈帕尔斯渡口事件⁶及其在密苏里的反响⁷正在产生结果。在南部，各州到处都在驱逐自由的黑人。我刚才在纽约关于棉花情况的第一个报道（莱特公司 1860 年 1 月 10 日）¹⁴中读到，种植场主已经把自己的棉花赶运到各个港口，以防范哈帕尔斯渡口事件可能引起的后果。在俄国，情况也在变得很复杂。奥格斯堡《总汇报》现在有一个精通这方面问题的记者在彼得堡。虽然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是放在贵族的立宪运动上，但是这个运动对于农民自然也是一种推动力。

在印度，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在酝酿成熟。根据附上的市场情况报告，你可以看出这里的庸人是怎样看待局势的。现在有许多种棉纱的价格很高，甚至比 1857 年价格上涨最高时还要高一些，而棉花却便宜 $2\frac{3}{8}$ 到 $2\frac{1}{2}$ 便士。单在贝恩利就在兴建二十六个新工厂；其他地方的情况大致相同。各地工人的工资都逐渐增加了一成，而且马上还要增加。依我看，印度贸易中使用虚拟资本又象 1846 年到 1847 年那样成为普遍现象，大多数人之所以购买，只是由于不得不购买和不能停顿下来。但是，即使不是这样，那末单是生产的增长到秋季或者至迟到 1861 年春季也必定会引起大崩溃。

愚蠢的英国人现在就已经设想，他们不久要用商品把法国淹没。一头蠢驴，一家印花厂的厂主（属于最狡猾的人物）说，即使在法国征收百分之三十的保护关税，他仍能在那里经营好他的业务，并且比在其他任何市场上多赚百分之十五。这个蠢才以为，即使

垄断被取消,在法国也能保持垄断价格。谁也不考虑,这一切只是一个骗局,目的是利用约翰牛的明显的弱点,到头来把它好好地愚弄一番。

那个曾经为科堡公爵^①写抨击性小册子¹⁵,而现在为《自由新闻》写稿的费舍先生究竟是谁?科堡公爵有乌尔卡尔特的倾向,这我从抨击文的摘录中就看出来了。

德朗克现在在利物浦一家法国—西班牙铜矿公司当商务代理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位——五百英镑是稳拿的,据说还可能赚到一千英镑。这是加尔涅-帕热斯为他安排的。他常到这里来,但总是躲着我,事后再请人向我转达问候。

鲁普斯^②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现在好了一些,但他仍然感到很不安,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好。他又开始了同女房东的疲劳战。

现在我在办事处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不能按时写信。只要不象我所希望的那样爆发一场危机,那末我暂时还看不出这种过分忙碌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问候你的夫人和小姐们。

你的 弗·恩·

① 恩斯特第二。——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订购了福格特的小册子⁹，也准备寄一本给你。这是他在奥格斯堡的诉讼的再版（或者是第一个完全的版本），并带有序言。序言是专门反对我的，就象是弥勒-捷列林格的翻版和修正版。¹⁶这东西一寄到，我们就该决定怎么办。孚赫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福格特用一种非常轻蔑的态度对待我。这个坏蛋企图使德国庸人相信，我在这里象库尔曼博士那样靠工人过活，等等（我自然对我的妻子完全隐瞒这件卑劣的事）。

在柏林开始出版一种新的军事周刊^①。我想，你应该以询问这家杂志的情况为借口，立即写信给拉萨尔。现在我们一定要同柏林保持联系。拉萨尔的回信会向你表明，是否还能和他一起走。如果不能——这会令人很不愉快——我只好利用费舍博士（普鲁士的陪审员），关于这个人我下面再谈。你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可以直接了当地告诉他，我把他阻挠我，或者至少是劝阻我在《人民报》上发表我关于福格特的声明（就是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的那篇声明^②）这件事看作是他和敦克尔同福格特合搞的一个密谋。然后你当然可以透露几句，说我由于党内某些老朋友模棱两可的行为

① 《军事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顺便对弗莱里格拉特旁敲侧击几句），由于我的困难处境和必须同一些卑鄙行为进行斗争，我的情绪有时很不好，还可以说我曾经告诉你，我给拉萨尔写过一封信¹⁷，这封信大概激怒了他。当然，从你这方面，你应当提一下，他拉萨尔是非常了解我的，不会介意表达方式上一时的粗鲁，等等。无论如何，那时他不能不明确表示态度。我认为现在耍一点外交手腕是绝对必要的，这至少可以弄清楚我们可以指望谁。同其他人相比，拉萨尔总还是一匹马力。

问题的实质在于，帝国流氓匪帮，其次是一个叫作德国民族联盟的匪帮¹⁸，最后是自由派匪帮，都在使出全部力量要在德国庸人面前从道义上毁灭我们。几乎用不着怀疑，尽管有关于和平的种种叫嚷，可能在今年之内，也很可能在夏季开始以前就爆发新的战争。不管怎样，国际关系十分复杂，因此，对庸俗民主派和自由派来说，捂住德国庸人们（即公众）的耳朵，使他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并截断我们同他们接近的通路，就特别重要。置之不理，也就是说漠不关心，这在个人的和党的事业中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是许可的。这回跟福格特的事，决不能象对什么捷列林格、海因岑之流那样对待。这个能操腹语的人在德国被当作科学巨子，他曾是帝国摄政¹⁹，现在受到波拿巴的支持。你还可以顺便问问高贵的拉萨尔，他认为对福格特的事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拉萨尔在给我的信件中已走得太远，不可能一下子完全退回来。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迫使他采取较明确的立场：非此即彼。²⁰

费舍是普鲁士的乌尔卡尔特分子。在他出版的柏林《公文集》中，他提到我的几篇抨击帕姆^①的文章，并刊登了这些文章的摘

① 帕麦斯顿。——编者注

录(按照乌尔卡尔特的直接指示)²¹。乌尔卡尔特派把他叫到英国来。在这里,他作为目击者向外交事务委员会²²证明大陆上(对乌尔卡尔特)充满胜利的“信心”。我在这里遇到过他。他表示,如果我在北德意志刊物上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他愿意效劳。

据说,在《去意大利,好啊!》(作者是巴黎那个讨厌的班贝尔格)这本小书中,对你在《人民报》上的文章进行了攻击。

奥尔格斯先生声明了些什么?²³我把这点忽略了。

如果有可能,请在星期二以前写一写(不用很长)萨瓦(和尼斯)对于法国的军事意义^①。可参照今天《泰晤士报》上诺曼比在上院的发言。

附带说一下,“为了表彰我在发展共产主义原理方面的功绩”,这里的工人教育协会邀请我在2月6日参加它的成立纪念会。(这些家伙还自认是磨坊街的旧协会²⁴的继承者。)沙佩尔、普芬德和埃卡留斯也收到了这样的邀请,但邀请的理由不同。在目前情况下,我当然要接受邀请,这样就可消除同这群工人旧日争论的最后痕迹。斐·弗莱里格拉特先生没有被邀请。现在我的确应当避免和这个大腹便便的人见面。因为我为福格特的这些肮脏东西而感到非常恼怒,而斐·弗莱里格拉特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会很容易发生不愉快的争吵。

问候鲁普斯。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弗·恩格斯《萨瓦与尼斯》。——编者注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1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想明天写信给智者埃夫拉伊姆^①。这封外交函件在寄出之前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已有好几天，我脑子里在转念头，想写个类似《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的东西：《萨瓦、尼斯与莱茵》。我打算把这东西交给敦克尔；它顶多两印张，并且可以成为同埃夫拉伊姆建立联系的一个好借口。无论如何，我将在下星期内写好，然后把手稿立即寄到柏林去。除了熟悉一下法国革命战争在尼斯和萨瓦的几件事情以外，用不着做其他准备工作，因此一切会很快完成。

把福格特先生痛骂一顿，这自然是应当的，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究竟出版了什么东西，要说话就很困难。无论如何，只要费舍确实有些交往，对他就可以象对任何其他其他人一样加以利用。小犹太布劳恩^①现在也会明白，你的声明^②以及福格特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全部争吵¹⁶所具有的意义，同这个柏林庸人最初想象的完全不同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当保持这一切联系，至于沉默的阴谋和其他诡计（对此暂时应当置之不理），那末，以后当我们在关键时刻根据真正政治的原因非决裂不可的时候，它们将使我们不受任何约束。

^① 拉萨尔。——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关于可能发生新的风暴问题,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①但是我想,为了能违反福格特之流的愿望而保住我们在公众中的威望,我们必须发表一些科学著作。创办流亡者刊物,我们没有钱,而且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流亡者的报纸或者在伦敦刊印的德文小册子,至少要销行一年才能到达公众(德国的)手中。在德国本土公开发表符合我们党的精神的政治性和论战性的东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那该怎么办呢?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尽力去做那种只有一些流亡者和在美国的德国人才会了解而在德国则谁也不知道的工作,要么继续那种你用你的第一分册^②和我用《波河与莱茵河》所开始的事情。我认为目前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这样去做,那末就让福格特去随便怎么叫嚣吧,我们很快又会找到非常牢靠的立足点,以致有时可以(如果需要的话)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必要的个人声明。这里最重要的自然是在最近出版你的第二分册^③,我希望福格特的事不妨碍你继续写作这本书。最后,对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稍微马虎一次也好;对于那些糟糕的读者来说,这已经是太好了。主要的是要把东西写完出版;你所看到的缺陷,蠢驴们是不会发现的。不然,暴风雨时期到来,在你还没有写完“资本一般”之前就不得不把整个工作中断,那你怎么办呢?我清楚地知道对你有妨碍的一切其他困难;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拖延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你过于谨严。总而言之,书出版了总比由于这种疑虑而根本不出版好些。

奥尔格斯先生发表了一篇纯粹私人性质的声明^③,从中可以

① 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3页。——编者注

看出这个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起初是柏林的普鲁士炮兵中尉，上过军事学校(1845—1848年)，同时在大学听课，准备取得学位；1848年3月辞去军职(他的辞呈上的日期是1848年3月19日)，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炮兵里去供职；1850年他到一艘商船上去“服务”并周游了全世界；1851年他到过伦敦的博览会²⁶，为奥格斯堡《总汇报》写过几篇关于博览会的报道，他在这里同席梅尔普芬尼希、维利希、泰霍夫等人见了面，后来成为奥格斯堡《总汇报》军事专栏的编辑。不管怎样，这个人为这家报纸做的事比别人都多，使它重新站稳了脚跟。我本来认为那几篇标有字母h的文章是海尔布隆纳尔写的，原来都是他写的。尽管如此，我一定能好好对付他。

这些大老粗的邀请^①来得正是时候。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同他们进一步接近；我们是太了解这些公众了，幸好你住得离他们很远。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普鲁士人要在我老头子^②那里查封我总共一千零五塔勒二十银格罗申六分尼的财产，因为我是后备军的逃兵。老头子告诉他们，他那里没有我的财产，他们这才住手。2月18日我将被判罪。

① 见本卷第13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 年 1 月 31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文章^①收到了，非常好。

附上昨天收到的拉萨尔的来信，我当即写了简短的回信。^②我们必须合写一本抨击性小册子，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这件事。同时我也写了一封信给柏林的费舍，问他能不能以诽谤罪对《国民报》起诉。福格特的小册子^③（不论哪个伦敦书商都没有这本小册子；他既没有寄给弗莱里格拉特和金克尔，也没有寄给他在这里的其他任何熟人；很明显，他想以此赢得时间；所以我只好订购），就它涉及我们的那部分来说，显然是根据德拉奥德—谢努的精神²⁷搞出来的蹩脚东西。我读过《国民报》上的第二篇文章⁹，可以看出，福格特还附带提到了鲁普斯（称他为被囚的狼、议会的狼），说他在 1850 年曾给汉诺威反动报纸寄去一份通告。²⁸他重新抛出了 1850—1852 年流亡者的一切卑劣谎言。资产阶级报刊自然无限欢欣鼓舞，而给公众的印象，从拉萨尔信中的口气不难看出来，费舍把这封信给鲁普斯看看，然后保存起来。

昨天我同弗莱里格拉特会见了一会儿。我对他非常严肃（他

① 弗·恩格斯《萨瓦与尼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30—431 页。——编者注

③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如果还有一点儿羞耻心，就应当发表反对福格特的声明），我们的全部谈话如下：“**我**：我是来请你把那本控诉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小册子借给我，我已经找遍了所有的书店，可是都没有，你的朋友福格特一定寄给你了。**弗莱里格拉特**（极其装模作样地）：福格特不是我的朋友。**我**：拉萨尔给我来信，要我立即答复。那末说，你没有那本小册子？**弗莱里格拉特**：没有。**我**：晚安。”（他向我伸出诚实的手，接着就是威斯特伐里亚式的握手。）这就是全部经过。

尤赫（《海尔曼》报的所有者和现任编辑，我是由于施梯伯事件引起的柏林艾希霍夫诉讼案而和他认识的²⁹）向我保证说，金克尔直到现在也没有收到福格特的那本小册子。而尤赫却收到了福格特写的许多反对我们的东西，这些东西他没有发表。我必须暂时同这个家伙和睦相处，这个人本人还是十分正直的。因为现在只有《海尔曼》在伦敦出版，要是在我们所在的这块地方没有武器来对付福格特匪帮，那会是很伤脑筋的。

附带提一下，由于我同尤赫的第一次会面，艾希霍夫已根据我的建议，要求因伪造罪而在汉堡坐牢的友人**希尔施**来做被告证人。因此，1月26日开庭的这件诉讼案（我在《政论家》上看到这件事），在一场激烈的辩论后又延期了。希尔施一来，施梯伯就要完蛋了。祝好。

你的 卡·马·

刚才收到伊曼特的通知，说海泽去世了。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2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这一次事件一天比一天严重。阿尔坦赫弗尔先生和巴黎的驼背海弗纳尔，也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了个人的不很明确的声明。³⁰现在又来了拉萨尔的聪明的信。这家伙本身已经一半是波拿巴主义者，要知道，向波拿巴主义谄媚在柏林现在似乎是一种时髦，福格特先生毫无疑问会在那里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拉萨尔的想法妙极了：不能利用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联系来反对福格特和波拿巴，而福格特却可以拿波拿巴的钱来达到波拿巴主义的目的，同时保持完全清白！这些人已经把波拿巴打败奥地利人看作是他的功绩；地道的普鲁士主义和柏林式的自作聪明又占了上风，在柏林现在想必出现了一种同巴塞尔和约³¹签订后相似的情绪。这样的人是说服不了的。从拉萨尔那里排泄出这些滔滔不绝的毫无价值的谈论，看来就象他排泄粪便一样自然，也许还更容易些。对于这样的愚蠢和廉价的聪明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家伙出的主意真是妙极了。

但愿我们能得到那本小册子^①；而现在应当考虑一下，在什么地方和在哪个出版者那里发表答复。尽可能在德国并且在敌党的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大本营柏林。所谓三千本,显然是福格特的谎言。³²的确人们在议论纷纷。我今天就能见到鲁普斯,我要告诉他,要他想一下他能收集到有关福格特的什么材料。同时我将把1850—1852年的文件整理好,而你必须找出我们关于流亡者的旧手稿^①。这家伙究竟在那里说些什么,现在我毫无印象了。

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2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昨天晚上我和鲁普斯交换了意见。当我把拉萨尔的信^②念给他听的时候,我才终于看清了拉萨尔这家伙身上的那种小市民习气和傲慢情绪;同时我也完全明白了他的“方法”。这个家伙甚至在一些最无聊的琐事上也表现得象是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正如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想成为最终的对立面的最高统一,即你和经济学家们的最高统一,现在他已经以为自己是你和福格特的最高统一。从你那里取来“原则”,从福格特那里取来“意大利政策”³³,还能有比这更妙的吗?这就是他卖弄的卑鄙的见习官式的聪明,他一开始就要求宣布福格特不是被收买的,并且把弗吕贝尔声明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7和19页。——编者注

中唯一的一句尖锐的话说成谬论，原因只是他对此太认真了！³⁴

鲁普斯考虑，是否可以根据普鲁士的法律迫使《国民报》刊登你的声明。我也觉得出版法里有这样一条。如果是这样，那末在收到小册子^①后就应当马上利用这一点；拉萨尔说得对，“书有自己的命运”^②；这本小册子以后会怎样，不得而知，但是答复得愈早，收到效果的把握就愈大。

至于我们的小册子，我们的不利情况在于我们自己不得不处于守势，而且我们不能用谎言去回答谎言。第二个不利情况是，公众即庸人们事先就恨我们；他们即使不是指责我们憎恨人类，至少也是指责我们憎恨资产者类，而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回事。

可是我们也有优越的地方，那就是我们能够阐述我们的意大利政策，这样的阐述将把问题转到另一个方面去，把个人因素搁置到一边，使我们即使不在柏林自由派的心目中也会在大部分德国人的心目中获得一定的优势，因为我们是在捍卫人民的、民族的观点。尤其是萨瓦事件³⁵对我们来说正是时候。

依我看，你一收到小册子（拉萨尔不能邮寄吗？），就应当立即收拾行装到这里来，那时我们可以最后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我本想利用机会到伦敦来，但是既然一点也不能让你的夫人知道，那末还是你来这里好，况且我有一些事情必须去做，也不可能伦敦久留。还应当商量好，是否要在封面上印我的名字；我只有一个唯一的理由反对这样做，但是我觉得这个理由是**决定性的**；关于这一点，当面谈吧。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泰伦齐安·摩尔《论用词、音节和贺雷西的韵律》，1286行。——编者注

我正在写萨瓦事件^①，将在明天写信给拉萨尔和敦克尔。打算给拉萨尔的那封信，当然还没有寄出。

奇怪，关于海泽的死我只从丹第和伦敦得到消息。^②矮子^③上星期四或星期五在这里，他顺便来看过我，但我不在家，晚上他在俱乐部也没有碰到我。如果他知道这件事，他当然会象平常那样，通过别人转告我。何况他也见到了查理^④。

祝好。

你的 弗·恩·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经过不大的改动，或者确切些说，删去了一句话，查·多·科勒特昨天表示同意了，但是他说，因为真正的编辑是乌尔卡尔特，所以必须先把这篇东西给他看看，这样就要推迟二十四小时。³⁶科勒特补充说，当然我能够不经过他们就把声明刊印出来，可是，在他们那里把声明刊登出来，以后我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扯上他和乌尔卡尔特。好吧，我同意了这一点。且看乌尔卡尔特老头子会怎

①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8页，伊曼特住在丹第(苏格兰)。——编者注

③ 德朗克。——编者注

④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么说。（以后的情况，下面再谈。）

不过，目前无论出版小册子或在报上发表声明，都不会有什么用处。小册子将被那些正在极力吹嘘福格特如何伟大的报刊所扼杀。福格特对我的攻击——显然他力图把我描绘成卑贱的下流货和骗子（这是从我至今所听到的一切言论中得出的看法）——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以及俄国一波拿巴主义恶棍对全党的坚决打击。因此也应该给以坚决的回击。其次，**防御**对于我们是不合适的。**我要对《国民报》起诉**。我已经**决定**这样做。暂时这不需要很多钱——我指的是事先向法院交纳的费用。律师很容易找到，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会轰动全德国的案件。我一收到费舍的信^①（我想，信明天就会寄到），就立刻在各种德文报纸上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说我正在柏林对《国民报》的诽谤提出控告。我已经在我现有的该报的第二篇文章中找出起诉的各点，这几点将使它在法律上遭到致命打击。^②这个案件将使我们能在法庭上对一切**民法**性质的指控给予反击。以后我们就能够着手来对付猪猡福格特了。

如果你考虑到，几个星期之后，由于施梯伯事件²⁹，整个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¹将会重新出现，那末你就会同意，若能巧妙地加以利用，这群狗东西的攻击对我们是有益无害的，这样立刻就能重新向工人群众表明我们的坚决态度。

从另一方面说，福格特或《国民报》能提出什么样的**证据**来反对我们呢？从福格特在俾尔《商业信使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除了泰霍夫的谎言，也许还有（这是最坏不过的）吕宁的

① 见本卷第17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37—443页。——编者注

一些不十分令人愉快的意见之外，福格特对于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并且有最荒唐的错误。³⁷

因此我的计划是：只要一收到福格特的脏东西^①，我第二个星期就到你那里去住几天，商量整个事情。³⁸至于必需的诉讼费用，德朗克也应当负担一份，再说，他本来就欠我的钱。（你无论如何要在复活节时来这里住几天。）

此外，除了收集诉讼所必需的材料（我差不多已经给所有的人写了信），我还在加工我的《资本论》³⁹。如果我坐下来专心弄它，那末六个星期就可以完成，在这个案件以后，它将受到欢迎。

真是岂有此理，现在，当危机正在逼近，普鲁士国王^②不久就要死去等等的时候，我们竟会让一个什么帝国的福格特⁴⁰及其一伙用这样的办法来消灭我们，甚至——按拉萨尔的倡议——自己切断自己的咽喉。

你从附上的简讯中可以看出，现在福格特先生在干什么，以及你如何能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哪怕是在一个注释中，给这位先生轻蔑的一脚。⁴¹

你的 卡·马·

你从我的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对布林德采取的行动⁴²是同在德国采取的行动完全分开进行的，不过它将用来为后者服务。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2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决定天天在改变，而不这样也不行，因为我们还没有见到那个脏东西^①。

有关希尔施的事很妙。^②

柏林的诉讼⁴³只要能搞成，我也认为是件很好的事；而且，我看不出法院怎么能拒绝你。

昨天晚上，为了鲁普斯^③和整个这件事，我查遍了1850—1852年的大部分文件。鲁普斯完全记不清了，必须大力帮助他。而我也不见得好多少；自那时以来历尽了苦难，很多事情已经难以确定了。关于鲁普斯的事弄清了以下的情况：

1. 当1851年——而不是1850年——在《卡尔斯卢厄日报》上刊出那个文件（我们对民主派的作战计划^④）的时候，鲁普斯还在苏黎世，那里的先生们认为他是置身于他们当中而又是**我们同盟**⁴⁴的一员而攻击他。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8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7页。——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编者注

2. 但是在这以前还刊出了另外一个文件，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刊登在《汉诺威日报》上，这个文件就是毕尔格尔斯起草的科伦中央委员会的公告⁴⁵。但我不能确切肯定它是否刊登在《汉诺威日报》上。请查对一下。

3. 福格特把这一切混在一起，硬说鲁普斯 1850 年在**伦敦**写了一个文件，其实这个文件是在**科伦**写的，而且当时鲁普斯还在苏黎世。（鲁普斯是 1851 年 5 月 5 日以后和 7 月 21 日以前到伦敦来的。）尚待查明的是，毕尔格尔斯的文件是否真的刊登在《汉诺威日报》上，以及它如何落到汉诺威警察当局的手中。在 1851 年 2 月至 4 月这段时间内我给你的信中必定谈论过这件事。请把信中所谈的告诉我，要不然，我看单是鲁普斯的声明未必有足够的说服力。⁴⁶

《泰晤士报》上的那段话（最初的出处是奥格斯堡的《总汇报》）我已经记下来了。⁴¹

我今天着手写自己的东西^①。福格特所挑起的争吵至今一直在打搅我。这一次我还要自称“《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以便使这个作者在军事著作中占有巩固的地位——要是用我的名字，**立刻就会出现沉默的阴谋**。但是同时，也就是说在小册子出版后两星期左右，我将通过济贝耳把有关的短文送到报上发表。在同福格特的争吵中，这个家伙一般说来会对我们很有用，因为他有广泛的联系。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还没有收到柏林的任何东西。^① 不过,如果伊威希^② 不是一个畜生,他至少应该在《国民报》一出版就主动把它寄给我。

至于从《国民报》上为鲁普斯摘录的东西,第一次我是根据记忆写的,在**公开**的声明里不能用。第二次我是照抄的,为了避免弄错,现在重抄一遍。我不能把这份报寄来,因为弄不到另外一份。

1月25日《国民报》第41号的摘录(这是社论的最后一段)。

“只是还有一点值得指出:致民族联盟的公开信马上就落入汉诺威的反动派手中,并且被它公布出来;1850年曾从伦敦发出另一个告德国‘无产者’的‘通告’(福格特认为,它是议会的狼,或者说被囚的狼起草的),该通告同时被背地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当局。”

从该死的乌尔卡尔特那里还没有得到回音。^③

我把所有旧日的书信和报纸翻阅了一遍,把“案件进程”中可能用得着的抽出来放在一边。请你尽可能使我能够在你曼彻斯特的家中一下子找到那“一大堆”(书信、报纸等等),并且能够挑选出所需要的东西。卑鄙的民主派现在当然充满幸灾乐祸的心情,绝

① 见本卷第18和23页。——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2—23页。——编者注

对不能让这些人把他们的革命的旅行计划、革命的纸币、革命的胡言乱语等等推在我们身上。必须使德国也认清这个民主派的真面目，他们的首脑是福格特在这里的秘密通讯员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你的 卡·马·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2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寄给科勒特的通告信^①收到了。来得正是时候，昨天的《每日电讯》为福格特的脏东西和硫磺帮⁴⁷辟了两栏篇幅。如果《电讯》上所刊登的就是全部，那末使伊威希^②愤怒的不过是一个屁而已。“为了挡住袭击”，只需捂住鼻子就行了。

隆格先生在这里；他跑去找济贝耳，想要同我认识！！同时还问我是否也属于这个硫磺帮。事实上，若没有他，济贝耳一点不会知道《电讯》上的这种拙劣东西；若没有济贝耳，我也什么都不会知道。

济贝耳，这是个真正的骗子，并且他自己知道他是这样一种人。他现在很希望在这件事上为我们效劳。他有广泛的联系，而

^①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这项声明是给《自由新闻》报编辑的）。

——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主要的是他一点不被人怀疑。这家伙知道，金克尔这伙人的整个强盗集团也是象他这样的骗子，而且他终于发现我们是他用欺骗手段所绝对对付不了的人，因此对我们有无限的敬意。

由于那个通告信，看来，明天一定要把所有的报纸都看一看。
祝你健康。

你的 弗·恩·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2月7日于[伦敦]
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寄给你这几份传单^①，你寄一份给德朗克，一份给布莱得弗德的布朗纳医生。给博尔夏特的，我自己寄去了。

在星期一出版的那一号《每日电讯》第五版上刊登了一篇卑鄙的文章（上面注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而事实上是从柏林寄出的），它是根据《**国民报**》上的两篇文章编写的。我立即威吓这些狗东西要以诽谤罪控告他们^②，他们将不得不发表声明并表示道歉。

已收到费舍的信（甚至不用花钱就能起诉）、拉萨尔的信（极端荒谬）、席利的信（很有趣）等等。明天详谈。

①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这项声明以传单的形式发表）。——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给〈每日电讯〉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我现在需要付印刷费(约一英镑)。下星期一必须付郡法院一英镑,另外还需要一些钱作去曼彻斯特的旅费和留在家里用。此外,在动身以前我必须作并且请人作各种 affidavits^①。

还有一件事! 维耶现在要向法官声明,他由于**布林德**和霍林格尔的坚决要求,曾经在一篇**假声明**上签了名。⁴²

祝好。

你的 卡·马·

昨天已把声明^②寄给《**国民报**》、《科伦日报》、《人民报》、《政论家》(柏林)、《改革报》、奥格斯堡《总汇报》、《法兰克福报》。声明很短。第一,我正采取步骤,准备对《国民报》起诉;第二,援引随信附上那份用英文写的对布林德的“控诉书”^③。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怎么能提出自己的小册子^④每一印张两个金路易呢? 这太不体面了。这样的小册子稿费不是按印张计算,而是按整本计算。

①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效力。——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即使四十塔勒一印张也太少了。一般地说康培比敦克尔好些。连刊印达姆斯塔德《军事报》^①的出版者^②也会乐于承印这个小册子。但是，主要的毕竟还是让东西快些出版，我若处在你的地位，至少已经用电报和讨厌鬼敦克尔谈妥了。⁴⁸

从这篇臭东西⁴⁷出版的那一天起，我就和《每日电讯》开始暗地进行秘密通信。要知道，这个家伙^③想在道歉之前——我写过一封极粗暴的信给他——先得到他的通讯员的答复。而我坚持要他至少立即刊登一篇简讯。现在，不论他刊登什么，我也要以诽谤罪控告他，给他个迎头痛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总是可以找到律师的，他们想得到好处，会乐于接受这个案件。例如，厄内斯特·琼斯以诽谤罪控诉雷诺，爱得文·詹姆斯就自愿出来为这案件效劳。我昨天为此给厄内斯特·琼斯写了封信。此外，在那篇东西刊出的那个星期二^④，我曾经给帕麦斯顿的那家卑鄙报纸的编辑写了封信，说：“这封仿佛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写的信，事实上是在柏林写就的，它实质上不过是”柏林《国民报》的“两篇社论的荒诞而冗长的重述而已……”^⑤作者，即《每日电讯》的那个讨厌的柏林通讯员，是一个叫迈耶尔的犹太人，是西蒂区一个业主（一个叫勒维的英籍犹太人）的亲戚。因此这两个家伙有充分的权利，特别是靠福格特的帮助，来指责海涅是个入了耶稣教的犹太人。现附上伊威希^⑥

① 《军事总汇报》。——编者注

② 采尔宁。——编者注

③ 《每日电讯》的编辑。——编者注

④ 《每日电讯》上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1860年2月6日星期一刊出的。——编者注

⑤ 卡·马克思《给〈每日电讯〉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⑥ 拉萨尔。——编者注

最近的一封信，请把它当作**珍品**保存起来。如此客观！试设想一下所有波兰-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当中这个最没有希腊人特点的人的可塑性。我对这个人只作了这样的答复：**已立刻**通知各报，其中也包括《**人民报**》，说我准备以诽谤罪对《**国民报**》提出控告^①。（我给各处附寄去了关于布林德的通告信^②，虽然用伟大的伊威希的话来说，我不应当“过高地估计这个论据的效力”。）

此外，我整整一星期依然未能给《**论坛报**》写信。我不得不给各方面至少寄出五十封信⁴⁹——到科勒特那里去奔走以及天晓得还到谁那里，都没有计算在内。加之还有和卑鄙的《**电讯**》通信，和《**星报**》^③通信，我把和《**电讯**》的全部通信都寄给了《**星报**》。附上《**星报**》的一封信，请保存起来。我也给雷诺写过信。看看他能做些什么。此外，由于维耶，甚至到警察局奔走。结果下面再讲。我寄到大陆的信（寄给各报的除外），至今只收到两封回信。一封是席利的。非常宝贵。信中谈到“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全部历史⁵⁰。另一封是瑟美列的。很有价值，因为它透露了匈牙利革命者“自己的”（波拿巴的除外）**基金**情况，福格特似乎从这里领取过**自己的钱**。伊曼特的信⁵¹并不那么坏。至少有一两点是可取的。我还盼望的首先是纽沙特尔的莱纳赫先生的回信，据说他是帝国的福格特⁴⁰的丑史的流动传播者。（附带说一下，**密探海弗纳尔**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写的是**什么地址**？我需要从他那里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也给波克罕写了信（从来没有亲自见过他）。他是日内瓦硫磺帮的头目，这帮人曾经在“王冠”咖啡馆消遣时光，席利来信

① 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③ 《晨星报》。——编者注

说,你在旅行中有时也同他们喝过酒。

我要提交柏林市法院检察机关的那份控告《国民报》的诉讼材料已经写好。在我到你那里去以前就要寄出。但是事先我必须等待费舍把关于开头、结尾、规定的称呼格式等等的答复寄来。那个包裹(因为各种小册子和文件都必须附在里面)是通过邮局寄到柏林去,还是经过包裹快递公司寄去?无论如何必须寄挂号。

我把我在伦敦这里 1848 年到 1859 年这一时期所有的书信和报纸都翻遍了。需要的已经挑选出来并加以整理。请你尽力把曼彻斯特所有的一切都收集到“一堆”。

星期一举行了工人的宴会。⁵²有八十人出席。全体一致通过了一项表示“无产者”愤怒谴责福格特的决议。卑鄙的《海尔曼》向我要关于宴会的报道。我拒绝了,但建议他去请李卜克内西老爷子写一篇简短的通讯。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谈谈 à nos moutons^①,也就是来谈谈拉萨尔吧。因为,在收到他的第一封信以后,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按照我们最初的约定(当时情况还不是这样)写信给他,所以我只写了两行告诉他,说我曾经猜想,他数月以来都不写信是由于我上次那封有些粗暴的(事实上是很粗暴的)信激怒了他。说我很高兴,事情不是这样。还说我对这一点的疑虑早些时候已写信告诉你。^②好啦!可是这个畜生竟因此而大肆喧嚷!他竟炫耀自己的道德比李卜克内西高尚!⁵³正是这个家伙为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而采

① *revenons à nos moutons* (让我们来谈谈我们的羊吧)——法国中世纪的一出关于律师巴德兰的闹剧中的话,意思是:我们回到起点吧,回到我们谈话的主题吧。——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30 页。——编者注

取了最无耻的手段，并且和最无耻的人勾结在一起！难道这个畜生已经忘记了，当我想接受他加入同盟的时候，科伦中央委员会鉴于他名声不好而一致决议不许他加入？的确，我觉得我出于礼貌向他隐瞒了这一切，同时也隐瞒了工人代表团到这里来的事，这个代表团是几年前从杜塞尔多夫派到我这里来的，代表团对他提出了使他极其丢脸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可辩驳的指责！⁵⁴现在来看一看这只妄自尊大的猴子吧！只要他透过波拿巴主义的有色眼镜，觉得发现了我们的弱点，马上就摆起架子，拿腔作势，丑态百出。另一方面，由于害怕我不会这么轻易地为了我的温柔的朋友拉萨尔的利益而让福格特损害我的名誉，他的全部法律本能就一下子消失了！他是多么自相矛盾！多么卑鄙！他认为这件事最好不要再去“翻腾”了。“人们”对此不会“很好地理解”。好个不会很好地理解！好个人们？为了讨好他的那些一边喝啤酒一边高谈阔论的庸人们，我应当让教书匠斯库伊尔斯，或者说让察贝尔在我头顶上跳舞！现在对拉萨尔先生我是已经看透了。

我马上给布林德写了信，确切些说，就是把一份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通告信塞在信封里寄去了。他自然默不作声。可是这个畜生却满城乱跑，企图靠谣言来解脱自己（请往下看，这对他会有什么帮助）。这家伙在最近几星期内展开了**狂热的**活动，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版，在《海尔曼》上拚命吹嘘自己，竭力向在席勒委员会内认识的几个资产者谄媚，挤入新筹建的席勒协会去当秘书，时而诽谤他的“祖国之友”⁵⁵，时而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以大政治家的姿态透露一言半语，等等。现在你很快就会看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溺者抓住一根稻草而已。

大肚子庸人弗莱里格拉特的行为最为卑鄙。我寄给他一份通

告信，他竟然不抽空来信说明已经收到了。莫非这个畜生不懂得，只要我愿意，我就能把他连脑袋一起扔进地狱的硫磺火焰中去？难道他忘记了我握有他写的一百多封信？或者他以为，转过身去屁股对着我，我就看不见他了？昨天我把下面就要提到的膏药也寄给了这个庸人，并提出必要的条件：关于这件事不得向**任何人**，甚至向他的朋友——秘密的民主主义者布林德说一个字。这将触动他，并且他很快就会由于他的那个受到**刑事追究**的朋友对他太亲近而感到厌烦，他曾经和这个朋友**一起**公开出现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关于这一点，我在最近的一封信中**顺便**提醒过他^①）。除弗莱里格拉特以外，所有的人在这次危机中对待我都是有礼貌的，甚至连不相干的人也是这样。

现在来谈谈主要的事情。第一，我通过尤赫打听到，**维耶**早先在不来梅行窃，因此不得不逃到伦敦来。第二，我从沙佩尔那里得知，正是他沙佩尔（维耶曾经向他自我介绍是《人民报》的排字工人）为这个小伙子找到了现在的位置。我叫沙佩尔先悄悄地告诉维耶，说他知道不来梅的事情，随即当着他雇主的面宣读了我的通告信，并且对他进行了反复的查问。这家伙招认了一切。你从下面的文件可以看到结果，我有这个文件的经官方证实的副本。一份将寄到柏林去，另一份留在这里，以便对推卸罪责的人^②采取坚决的步骤。还有一点。你从下面的事情可以看出，这些“老实人”所交往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我当然先让维耶明白，他同我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呆半天，我将赔偿他这半个工作日的损失。当一切都已弄好时，我给了他两个半先令。他不满意。我问他：您一天挣多

① 见本卷第435—437页。——编者注

② 布林德。——编者注

少钱？他说：三先令左右，但是您应当给我五先令。我说出了真情，就应当得到点报酬。但是还有更妙的事情。**我问**：布林德和霍林格尔用来收买您的钱您拒绝了没有？**他说**：什么？拒绝？那些坏蛋只答应给钱，可是什么也没有给我。排字工人维耶就是这样一个人。霍林格尔是个更坏的畜生。约定要费格勒昨天来这里，但他**没有**来。一定是布林德和霍林格尔用钱把他留住了。但是他们白白地浪费了这些钱。我知道**这个**小伙子还有良心，所以将督促他来。⁵⁶我的通告信把他们弄糊涂了，他们**找错了人**。他们满以为，我不可能同维耶本人接触。而现在来看看事实。

“去年11月初（具体日期我记不起来了）的一天晚上九、十点钟，菲·霍林格尔先生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当时我住在他家里并给他当排字工人。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内容是说：我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中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在**整个**这段时间内，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并没有排印一份标题为《警告》的德文传单。我当时感到迷惘，同时由于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份文件重抄了一下并在上面签了名。霍林格尔先生答应给我钱，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进行这件事的时候，卡尔·布林德先生在霍林格尔先生的房间里等待着。几天以后，霍林格尔太太在我吃饭时把我叫去，领我走进她丈夫的房间，我发现只有布林德先生一个人在那里。他把以前霍林格尔先生曾经给过我的那份文件递给我，恳求我再抄一份并且签上名，因为他需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交给报刊发表。他还说，他将酬谢我。我又抄了一份并在上面签了名。

我在此声明：上述经过确系实情，并补充下面几点：

（1）文件提到的十一个月中我有**六个月**⁵⁷**没有**在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而是在埃尔曼尼先生那里工作；

（2）正好是在排印传单《警告》的时候，我**不在**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里工作；

（3）当时我听到那时在霍林格尔先生处工作的费格勒先生说，他（费格勒）曾经同霍林格尔先生本人一起为上述传单排版，并且说，原稿是布林德先

生的笔迹；

（4）当我回到霍林格尔先生印刷所的时候，传单的活字版还保留着。由于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承印的德文报纸《人民报》需要转载传单《警告》，我本人又把它重新排了一次。

这传单刊登在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第7号上；

（5）我曾看见霍林格尔先生把有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改正了四五处刊误的传单《警告》的一张校样交给住在伦敦索荷区教堂街14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霍林格尔先生曾犹豫要不要把校样交给李卜克内西先生，而**李卜克内西**先生刚一离开，霍林格尔先生就向我和我的同事费格勒表示后悔，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约翰·弗里德里希·维耶

弯街治安法庭^①

今天，1860年2月8日，弗里德里希·维耶在弯街治安法庭上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并签名。

上述法庭法官 **托·亨利”**

这一切我是特意到亨利那里去办的，因为他是负责审理一切政治案件的**政府法官**。对文件的英文我不负责任，而只对事实的确切叙述负责。现在您将怎样说呢，先生？伊威希说：“这个论据没有效力。”伊威希万岁！法官却说，由于布林德先生**秘密勾结**陷害我，加之又企图收买证人，我**现在**就能拉他去打官司。这就是小资产阶级诡计的后果！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把这几个字圈在一个圆圈里，表明这在原件上是盖的法庭圆戳。——编者注

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2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一知道德朗克的地址，就立刻给他寄一份去。今天暂且寄一份给布朗纳医生。^①

如果《电讯》表示道歉，这将十分令人高兴。^②直到今天还没有刊登任何东西。

我急切地期待着进一步的消息。

你要留心，**别让维耶和费格勒从你的手中溜掉**。这是可能的，为了几个英镑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附上一张五英镑的银行券(D/M 34115, 曼彻斯特, 1859年1月4日)。如果不够用，请来信，我还能寄一两英镑。如果不是很必要，我不想叫办事处的信差到邮汇局去，因此最好是等到我又弄到五英镑时再说。你可以自己从这里寄钱给你夫人，或者收到钱以后再动身，这随你的便。³⁸

《国民报》或福格特^③都还没有来吗？

现在我要出去了。希望今天和明天搞两天，把手稿^④结束，哪

① 见本卷第29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1页。——编者注

③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怕是个初稿。

祝你健康。

你的 弗·恩·

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2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五英镑你大概已经收到，至少我是这样希望的。

维耶的文件很令人快慰。^①这样一来，讨厌的布林德自然只好夹起尾巴。同时希望你已经弄到费格勒的证词。^②证据越多越好。

这样，《科伦日报》终究刊登了声明^③，同时又给了布林德一个打击。这就更好了。

施特龙在汉堡，听说他在这个特殊事件中所持的态度很好。我将写信给他。他对我们也是有用的。

祝好。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36—37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6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 年 2 月 13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收到了那本书^①。彻头彻尾的臭玩意儿。真是变戏法。幸好可敬的《国民报》在它的两篇社论(第 37 号和第 41 号)中恰巧把法律上可以抓住把柄的和集中表现其卑鄙无耻的一切地方都转载了。

今天(收到费舍的第二封信以后),我立刻给法律顾问维贝尔(柏林最著名的律师)寄去诉讼材料和十五塔勒预付款(两英镑十先令)。^② 如果我不是以诽谤罪提起私人诉讼,而是诉诸普鲁士王国检察机关,我也可以**不花钱**,但是,正如我给费舍的信中所说的,我不能期待普鲁士王国检察机关“以特别的热情来维护我的声誉”。此外,全部诉讼手续上的花费是很便宜的。

你寄来的五英镑中,两英镑十先令付给维贝尔,一英镑今天付给郡法院,五先令给费格勒,两先令用于他提供的两份affidavit^③。^④ 此外,付了大批信件的邮资。今天,在去西蒂区之前,还不得不向面包商借一英镑,星期三偿还。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37—443 页。——编者注

③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 36 页。——编者注

幸好乌尔卡尔特寄给科勒特一封粗暴的信，责怪他把印刷费⁵⁸单据交给了我。说是这（即发表我的声明）包括在他的宣传开支之内。这样一来，至少用不着向他付钱了。

明天还有一笔开支，我不知道怎样来抵补。我必须到讨厌的家伙威美尔曼（从施潘道来的，是个福格特分子，同时也是奥地利大使馆的律师）那里去一趟，要他给我写一个委托书的格式，我应当立刻把委托书寄给维贝尔。不能耽搁时间，因为在普鲁士，这种诉讼的“时效”是非常短的。

除《人民报》以外，柏林的《政论家》也刊登了我的声明^①，它还摘要刊登了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告信^②。今天我已经把通告信连同维耶和费格勒的 affidavits 一起寄给了路易·勃朗和费里克斯·皮阿。

《科伦日报》和《国民报》没有刊登我的声明。⁵⁹

弗莱里格拉特先生——我要好好地揭穿他（维持表面上的友好）——甚至不通知我他已收到了我寄去的东西。

希望你已收到我最近寄出的重要邮件。

明天把委托书写好，星期三（事先会通知你）去曼彻斯特，我去除了我们必须会面以外，还为了罗伯茨的缘故。

我的钱包已经空空的了，这你从以上所说的可以看出来。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费格勒的证词⁵⁶的抄件,我原来以为星期六已经把它寄给你了。

波克罕已经以手稿的形式给我提供了**硫磺帮**的“兴起、发展和衰亡”史。⁶⁰我大概已经告诉过你,他是马克街一家商行的头号店员;每年有六七百英镑的收入。

我和席利的通信当然在继续进行,因为有几点我要反复询问他。

拉萨尔把福格特的书^①邮寄给你了吗?我对这个傻瓜的信的回答是告诉他,要他把这东西寄到你那里去。^②

希望明天能收到法律顾问维贝尔的急电,他应该答复我。^③

还有一些事应当在明天商定。

如果有钱,我**也许**明天就动身。但不能确切地说,因为各种偶然事件可能使我拖一天。只是请你尽力把**一切书信和文件**都收集到“一堆”。

卑鄙的《海尔曼》没有刊登(看来不是没有金克尔的干预,他打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34—435页(1860年2月6日马克思给敦克尔的信)。——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38页。——编者注

算娶一个每年收入二三千英镑的英国女人)工人协会的决议。^①但是这些先生们还会为此后悔的。

可恶的《电讯》今天又写信给我,要我去找昨天那个讨厌的通讯员。^②我将把这个狗东西训一顿。

祝好。

你的 卡·马·

关于布林德老爷子,还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五英镑收到了。

我明天早上七点半左右动身(尤斯顿街⁶¹)。

你从附上的沙伊伯勒的声明⁶²(这是从《每日电讯》上剪下来的)可以看出,我采用的手段已经见效。现在反对日内瓦帝国律师^③的事实将开始暴露出来。

我马上给沙伊伯勒写了个简短的便条,内容如下:

他的声明对于反对福格特是重要的,因而对于最主要的事情

① 见本卷第33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73页。——编者注

③ 指卡尔·福格特。——编者注

是重要的。但是它丝毫改变不了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那个“分明是虚构的”、但决不是“错误的”声明⁶³，更改变不了布林德的**秘密勾结**，他根据附上的维耶的 *affidavit* 的抄件^① 可以确信这一点。维耶的这个 *affidavit* 还将在**社会上**起作用。

你将看到，为了把布林德从最坏的处境中拯救出来，这些家伙将援引真的事实来反对福格特，而且还会匍匐在我们面前。

祝好。

你的 卡·马·

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4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在巴门逗留⁶⁴的最后几天，对曼彻斯特企业的合同从法律上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处于危险状态，我必须立即回来，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我在星期五早上六点动身，昨天中午十二点已经到达这里，因此只用了三十小时。问题在于，我们必须保证获得查理^②的支持。昨天晚上已经在必要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现在我应当等候，看看哥特弗利德^③怎么办。但是现在我有巩固的作战基地了。

① 见本卷第36—37页。——编者注

②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③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在这里的一切都安排好以后才能来伦敦。在这之前我不得不埋头于商务和法律事务，没有别的办法。然而我从龚佩尔特和济贝耳那里打听到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关于我的小册子^①没有任何消息，请寄还给我一本，并且把龚佩尔特转寄给你的那封信（大概是费舍的？）寄还^②，以便知道情况怎样。那封信如果还没有拆开，你拆开吧，这样可以避免往返写信。

关于在这里家中发生的卑鄙事情，龚佩尔特已经告诉我。现在我非离开这里不可。

普鲁士警察我连见都没有见到。既不要护照，也不要其他什么东西；遇到的几个巴门警察都向我行军礼，这就是一切。

莱茵的工业有巨大的发展，宪法精神已经浸透了市民。虽然旧的酵母还相当多，但自1848年以来毕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维贝尔还没有回信吗？^③如果回信再不马上寄来，那就别无办法，只有驱使智者埃夫拉伊姆^④去对付维贝尔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小姐们，我一把事情安排好，马上就来。

你的 弗·恩·

请把书柜下层的钥匙寄来。那包信怎样？据龚佩尔特说，好象仍旧放在卧室里。

①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6和53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

④ 拉萨尔。——编者注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大失所望，因为来的不是你，而是你的信。但还是必须承认“事物的理性”。

济贝耳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使命⁶⁵，非常机警。钥匙今天还没有找到。不过“上面的”钥匙也能开下面的锁。它能锁两层。

魏德迈的信在这几天内寄给你。

在离开曼彻斯特之前，我向龚佩尔特等人信口讲了几句，因为我认为有必要这样来说明我为什么**没有去荷兰**。⁶⁶

弗莱里格拉特写来一封友好的信。我还没有回信，也没有见到他。

只收到李卜克内西一封信，是龚佩尔特转寄来的，写着**你的**名字，而不是给我的，他在信中说，奥格斯堡《总汇报》辞退了他。⁶⁷

关于费舍，没有听到一点音信，维贝尔也是这样。

我将在星期四从这里寄出你的小册子^①。波克罕在《**海尔曼**》报(最近一号)上介绍了它，我也在《论坛报》上报道了它；而现在

①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星期三)李卜克内西要把关于它的报道寄给**新奥尔良的报纸**。①

祝好。

你的 卡·马·

美国各报(《纽约州报》等等)上充满福格特的拙劣作品。他们在那里比我们在伦敦先得到了书②。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4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一百英镑的银行券已经收到,非常感谢。这是今天早晨的一个奇迹般的意外礼物。全家欢腾起来。

你大概已经看到,也许还没有看到,《科伦日报》(伦敦的**施累津格尔**)竟有脸谈论硫磺帮⁴⁷和它的俄罗斯气味。好!我靠我的破了产的朋友施佩克帮忙,现在真的突然发现了整个伦敦硫磺帮的踪迹。

首先你大概从报上看到,帕麦斯顿玩了个把戏:把**路透**先生(的里雅斯特电报业的犹太人)介绍给女王^③。这个文理不通的犹太人路透的得力助手是**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此人曾经被驱逐

① 看来是指《德意志报》。——编者注

②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③ 维多利亚。——编者注

出巴黎,因为他既是领津贴(每月六百法郎)的法国密探,同时又是“秘密的”**俄国**间谍。路透、恩格兰德尔、赫尔弗和**施累津格尔**曾在巴黎共同办了个波拿巴主义的石印通报(一个全城闻名的姓埃斯特哈济的人,即奥地利公使埃斯特哈济的堂兄弟,是他们的**名誉成员**),后来他们闹翻了,等等。**柏林《国民报》的主要所有者**和柏林电讯社的主人**伯恩哈特·沃尔弗先生**,同目前正以路透的名义编写欧洲世界历史的**济·恩格兰德尔**是一条心,一个钱袋(一伙)。注意。俄国现在加入了德奥电讯同盟,并且“为鼓起他人的勇气起见”,迫使帕姆^①把自己的路透介绍给女王。我将获得施累津格尔和路透的详细履历。

祝好。

你的 卡·马·

感谢济贝耳今天给我寄来的简讯。并感谢他的《宗教和爱情》⁶⁸。我妻子很喜欢这本书。

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4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收到洛美尔寄来的一份很有价值的材料。⁶⁹然而今天我

^① 帕麦斯顿。——编者注

又写信给他，按照他自己向我提出的建议，进一步向他反复询问。这也是十分必要的。我在劝说他的那封信中也谈到，要他把他的著作《在幕后》寄三百册给这里的佩奇（书商），销售的事（在工人协会里等等）由我来管。^①但是他要求预付一百五十法郎。我看，你们应该在曼彻斯特相互之间**直接**筹集几英镑，余数由我在这里筹集。这个人对于我们**很宝贵的**。关于这件事他也给济贝耳写过信。今天我也要就这件事写几行给济贝耳。济贝耳不先同我商量就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

附上魏德迈的信。

该死的律师^②，我星期五又写信给他^③，**仍然没有一点音信**。但是，要知道，他已收了预付款，我有他答应为我办事的凭证。因此我不能设想他会让自己去冒被控诉的危险。

又收到拉萨尔一封冗长的高谈阔论的信，连同一篇排印出来的文章（关于**费希特的政治遗嘱**）⁷⁰，这篇文章是为瓦勒斯罗德的尚未出版的政治文集而写的。从拉萨尔的信中看出他读过你的小册子^④，可见小册子已在**柏林出版**。出版商也许现在才会登出关于它的广告，把它当做复活节的鸡蛋。拉萨尔的信愚蠢透顶。他又病了。又在写一部“巨著”，除了这部巨著，他头脑中还清楚地刻划出其他三大部作品的轮廓，其中一部是“政治经济学”，此外，他抱着“创作的意图”研究六七种科学；究竟是些什么科学，也不知道。他信中说，伯爵夫人^⑤遭到巨大的金钱损失，因此他必须到科

① 见本卷第520页。——编者注

② 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25页。——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⑤ 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伦去。也许是在铁路等方面的投机遭到了失败。

我从关于萨瓦的蓝皮书⁷¹所附的地图上看到有锡安山（在热涅瓦，早先这是个中立地区）。

顺便说一下。请问问鲁普斯：

1. 我在他从苏黎世寄来的一封信中发现他认识布拉斯。他知道他的什么情况吗？

2. 斯图加特的“残阙”议会⁷²有没有通过一项决议，授权前帝国摄政在必要时重新召集德国议会？

关于1849年当时的普法尔茨临时政府曾向法国国民议会递交一份要求合并的请愿书，你或鲁普斯知道点什么情况吗？

你什么时候来这里？

你的 摩尔

还没有看到弗莱里格拉特。同这个家伙见面“非常恶心”，但是即使从政治上考虑，在彼此作了友好的表示之后，还是不得不去喝这杯苦酒。

他写给我的信也是十分友好的。

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4月17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希望你的病不严重，不过要多加小心，别过于劳累。

我今天寄给洛美尔**一百五十法郎**^①（你们在曼彻斯特筹不足的数目，我们在这里筹集）。理由如下：

1. 他必须付出五十法郎，从装订者那里把书^②赎回来。余下一百法郎。为此讨价还价将是**极不策略的**，而且不会使我们党由此而博得尊敬。

2. 主要的是很快而且**毫无条件地**把所谓的预付款寄给这个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牵制住。另外一半可以逐渐给他，这样他就会继续同我们**联结在一起**。

3. 他想要在拿到这笔钱后到萨瓦去，从那里写信来。

4. 你从附上的佩奇（我把济贝耳带来的那本书给了他）的便条中可以看出，他指望出售这种一般饶有兴趣的小册子来多赚些钱。

5. 洛美尔是个正派人。否则现在就叛卖了。我从贝克尔转给我的信中看到，洛美尔是老共和派的主要头目。同海因岑有友好关系。后者一定会叫嚷说他背叛！

济贝耳为斯特拉斯堡的报纸^③撰稿，我看是不合适的。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

② 指洛美尔的著作《在幕后》。——编者注

③ 看来是指《斯特拉斯堡记者》。——编者注

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4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维贝尔的信。看了他的信我才知道（这头蠢驴是完全可以早些把情况告诉我的），他**最初**对察贝尔不是以侮辱罪提起民事诉讼，而是提起**刑事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普鲁士的法律，要起诉需经王国检察机关批准。在第一审级他被驳回了；他已提起上诉。但是普鲁士政府的“**公众利益**”自然要求尽可能地诽谤我们。

你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于18日也提起了民事诉讼。⁷³

你是否要把这件事告诉黑克舍尔医生，并且就这事为汉堡的《改革报》写一篇简讯（几行）给他？他曾再三向我表示愿在这方面效劳，而且也应当让公众知道这件事（至少是为了迫使普鲁士政府谨慎一些）。关于这一点我也要写信给济贝耳。公众也不应当认为事情已经平息了。

洛美尔的材料（我从他那里还得到六、七种文件）包含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福格特已被收买。在日内瓦福格特已经感到自己**不十分安全**，因此正在设法弄到施维茨的公民权。希望你终于能来信详细地谈谈**你自己的事情**。你对我采取拘谨态度，这就见外了，对于别人采取这种态度可能是恰当的。

你觉得身体怎样？我很担心。

你的 卡·马·

佩里埃的事已经按照同波拿巴的协议办成了，但是没有达到原来所说的规模。⁷⁴ 约·佩里埃在巴黎同法济在一起，贝克尔的儿子在那里见到过他。

我为你的小册子^①给费舍写过信(同样也给席利写过信)，还没有收到回信。

正当文坛上的朱阿夫兵在德国西部斯特拉斯堡报^②耀武扬威的时候，文坛上的哥萨克兵也在德文杂志《波罗的海月刊》(里加)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真正的德国人”正在两面受敌。⁷⁵

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5月7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

(1) **费舍的信**。⁷⁶ 龚佩尔特硬说他把一封从柏林寄给你的信转寄到这里来了——他是弄错了。在他转寄到这里的那封给你的信里放的是李卜克内西给我的信^③。

(2) **瑟美列的信**。⁷⁷ 我已经很久没有写信给他，因为我非常讨厌他在他的小册子中对巴登格⁷⁸和帕姆^④谄媚。但是现在我想同

①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② 《斯特拉斯堡记者》。——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5和46页。——编者注

④ 帕麦斯顿。——编者注

他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3）埃梅尔曼给席利的信和博伊斯特给席利的信。⁷⁹你对这些庸人有什么看法？对佩剑的博伊斯特你觉得怎样？他想压服我，因为他泻了肚子并且逃离了科伦！这些信不用退还给我，但是你要保存好。

关于费舍的建议，我必须先较详细地了解一下，筹办的是怎样一种报纸，它的倾向如何，等等。

我很高兴泰霍夫的信³⁷是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在说这一个人的同时说到另一个。维利希不让人答复沙佩尔，这也很好。我将略微讽刺他一下。

同弗莱里格拉特已见过面。这个庸人显然想同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总的来说是想不沾这次“争吵”的边。他的见解变得非常庸俗。

希望很快得到你的音信。

你的 卡·马·

2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5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给《改革报》的简讯黑克舍尔立即寄去了^①，但是结果如何还

① 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

不得而知；黑克舍尔照例又夸大了自己的威信，现在他说他不能保证简讯会登载出来云云。

同时，济贝耳已把它交给了《中莱茵报》。

柏林方面有没有什么新闻？

瑟美列先生使我在托卡依酒上花了很多钱。这种葡萄酒太甜了，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喝；因此我只留下了几瓶，其余的都退还了，自然我要负担全部费用、捐税等等。他的信写得很客气，表示愿意提供别的酒，但是价钱比佩斯的酒商查理^①的贵两倍。这个家伙想靠他的“彻底爱国的事业”来获取大量利润。我们不妨看一看。

济贝耳患了一种“天才”病，他总是以此非常自豪。今天晚上我去看他。

关于我的小册子^②，我在报上什么反应也没有看到。又在大搞沉默的阴谋了。

附带说一下。赖夫到这里来了，据他说是李卜克内西、罗赫纳等人要他来的。他指望得到我的帮助，他现在是个街头乐师。我答复他说，由于某些情况我必须先写信同你商量。他似乎对此不十分满意。说你很生气，等等。怎么办？你看这个家伙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帮他很多忙。

我的弟弟艾米尔在这里，现在正同欧门进行谈判。我大概暂时还要留在哥特弗利德^③那里当职员，分取一定的红利，我并且得到保证几年后可以成为合伙人。我要设法使合同尽可能对哥特弗利德不利，以便在必要时他能乐于放开我。本星期末或者至迟下

①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③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星期内,大概一切都要决定下来。不过,最近我显然必须很卖力地工作。哥特弗利德先生成为企业的独一无二的主人后,准备实行重大的革新和改组。

问候你的夫人和小姐们。

你的 弗·恩·

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5月8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这个赖夫是个无赖。谁也没有派他到曼彻斯特去。他被揭露以后,就从这里消失了。早在1850年他就被逐出了同盟^①。在侦讯科伦案件时,他就作了直接背叛的供词。我正好找出了贝尔姆巴赫那封说明这种情况的信⁸⁰。让他见鬼去吧。

关于你的小册子^②,你可以从费舍的信中看出一些东西。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现在就会马上利用朋友济贝耳在著作界的那一点点联系(只要他又积极起来)来对抗沉默的阴谋。如果你在小册子上直接标出自己的名字,那末公众光是出于好奇心也不会把它放过。此外,贝伦兹似乎比敦克尔还坏。

瑟美列是那种很乐意接受别人帮助而自己却一毛不拔的人。你现在已为他做了很多事,我要是你的话,就让他去酒去完成“彻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底爱国的使命”。

同哥·欧门订的合同我并不很喜欢。问题在于你家有没有资本留在企业里？如果有的话，你们在谈判中就有施加压力的手段。

从你的来信中可以断定，你又想推迟来这里。交通这样方便，几天时间你总是抽得出来的。

关于西西里事件⁸¹，你的看法怎样？

据说，在维也纳看起来一切都很革命。

英国人现在自然要拿布鲁克来麻烦人。前天又有一个家伙用一个问题来纠缠我：“您对布鲁克的自杀有什么看法？”“先生，我告诉您：在奥地利，骗子割自己的咽喉，而在英国，骗子割人民的钱袋。”

刚刚接到波克罕从都柏林寄来的信。星期六晚上他将到曼彻斯特去，星期日将去看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5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的弟弟^①昨天晚上走了，因为母亲^②病很重，来电叫他回去。

① 艾米尔·恩格斯。——编者注

②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同欧门的事差不多谈妥了。我家在企业中留有一万英镑的资本，如果我成了合伙人，这些资本就必须转移给我。我的物质状况现在就有了改善，至少分红的比例增加了。这一切，我在圣灵降临节去你那里时将和你面谈——当然，如果在那时以前一切都已办妥，我母亲又没有发生什么变故，而我也能够去你那里的话。不过我担心病是从父亲那里传染的。我感到伤寒现在已经牢牢地缠住了我们一家。

关于其他问题，明天再谈。

济贝耳想知道，你在他弄来的文件中有没有找到《法国皇帝宝座上的斯芬克斯》^①这本小册子；席利没有找到它，他怕遗失了。

昨天看到鲁普斯。骨痛仍然使他很苦恼。加之还有风湿病。有时似乎觉得龚佩尔特的干预使病痛更加剧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好，因为病痛会更快地消失，鲁普斯又将恢复健康。

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5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母亲病势很危险。从巴门发来了两次电报。已经不许任何

^① 这本匿名小册子的作者是格律恩。——编者注

人靠近她。我必须再到那里去，正在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会有什么结果，我不知道。这件事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看来真是伤寒。

今天我不能再给你写别的事情了，脑袋装得满满的，而且时间也很晚了。七个星期以来我始终处在紧张和激动的状态中，现在再次达到了顶点——比任何时候都坏。幸而我的身体又十分健康了。如果我去巴门，也许顺路要在伦敦逗留一天，那时我们就能见面。⁸²

向大家问好。

你的 弗·恩·

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5月28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拉萨尔的信。关于费舍，你认为应当怎样写信给他，请立即来信。

我将不同意他关于柏林的建议⁸³。

从洛美尔那里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你的 卡·马·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5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智者埃夫拉伊姆^①的信奉还。他替你制定的计划简直是发疯。⁸³你对于在科伦发生的事情本来就不可能说出什么来。但是埃夫拉伊姆在这件事上恐怕还用得着；他至少比那些老懦夫——甘心忍气吞声的科伦案件的参与者，要勇敢一些。也应当试试，在科伦本地是否能做些什么。

关于费舍的情况，显然必须对这个笨蛋和盘托出，并且要向他说明，“反动的”这个词在他那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纯粹的空话。你也可以顺便促使他解释一下，究竟为什么他，深谋远虑的埃夫拉伊姆，同我们和费舍在“反帕麦斯顿主义”问题上见解一致。这至少是难以理解的。拉萨尔和费舍在柏林的私人纠纷根本不应牵涉到我们。费舍的表现非常好，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抛弃他而去讨好拉萨尔。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有向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②隐约地暗示，在对外政策上“反动的”这个词是没有什么用的，在这方面可以利用一些比费舍还要大得多的“蠢驴”，只要他们是熟悉内情的人。我们那位卓有远见的革命思想家，实际上的普鲁士王

① 拉萨尔。——编者注

② 拉萨尔（暗示他的一本书《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国宫廷民主主义者，要是听到乌尔卡尔特想要加强王权，那会多么气愤啊。一般地说，在对外政策这个专门领域内，有可能把它同对内政策作非常微妙的思辨的区分，从而使你一定会很愉快地向他解释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上反动的如何在对外政策上能够成为客观上革命的，在这以后他一定会平静下来。必须向这个人提示这种转化，这样他就会感到理论上的满足，尽管我们同费舍的联系实际上已使他很恼怒，尤其是他知道费舍曾为我的小册子^①奔走。

你也许还可以向这个人指出，如果借口德国国土上目前的统治者是反动派，而先去剥夺或者是让别人去剥夺德国人的最牢固的立足点和民族生存条件，然后还指望会发生革命，这样做在多大程度上算是革命的。最好再讲一讲他对癞蛤蟆^②的革命首倡作用的迷信。这一切都用通常的、充满暗示的方式来表达，使他不得不咀嚼个把月；而最后会有一封四印张的长信，对此你又不予以答复。

我星期六回到这里很有好处。星期日我立即知道了许多对谈判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正在研究合同的草稿。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济贝耳准备动身了。

你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② 法国庸人。——编者注

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6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给伊戚希^①写了将近十页^②，其中八页关于科伦案件，两页关于费舍。这不是容易的，因为我还没有完全复元，一直在服药。

很糟糕的是，洛美尔[几]^③天前就已通知我包裹由铁路寄来⁸⁴。它早就该寄到了。

费舍写信给我说，《每日电讯》驻柏林的通讯员是一个姓阿贝尔的。

收到席利的来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济贝耳已把你的小册子^④运到曼彻斯特的事告诉他了。给席利的一本我必须通过莱茵兰德尔转寄给他。我也需要一本，供写作我自己的小册子^⑤时使用。

你能不能在**星期三**以前替我给《论坛报》写一篇关于加里波第的军事行动的短文^⑥？如果不能，**星期五**以前怎样？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拉萨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38—549页。——编者注

③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⑤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⑥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在西西里》。——编者注

顺便说一下。从席利的信中指出，莫泽斯^①同时是《希望报》(他的波拿巴主义色彩很浓厚，以致有一个法国人同他断绝了友谊)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记者。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6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能不能在星期一以前寄给我一点钱？在这段期间我为案件和福格特的事花了将近十三英镑，三个星期以来我又因病没有寄出一篇通讯。

昨天济贝耳走了。

非常感谢你的相片。

有件政治上**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明天)。有客人在楼下等着我，今天不能再写了。

你的 卡·马·

^① 莫泽斯·赫斯。——编者注

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6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十英镑已收到，非常感谢。

相片好极了。你也将收到我的这么一张。洛美尔寄的材料还没有到。他去质问，对他的答复是，这类包裹（他为了省钱寄了慢件）总是要走几个星期的。

下面是洛美尔最近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你当然已经看过6月8日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在那里刊登了一篇伯尔尼通讯，其作者可能是《联邦报》的编辑之一查尔纳，从这篇通讯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福格特分子向他们巴黎的主子和上司告密，而且间接向伯尔尼联邦当局和德意志各邦宫廷告密。这是关于阴谋，关于德国蛊惑家的反复讲过的老故事，说是他们正在力图唆使法国和德国相互对立，以便实现中央集权共和国。在联邦范围内以及在日内瓦，福格特的阴谋诡计起不了作用，但是看来它对德意志各邦君主的有限理智不无影响。甚至听说，这个由巴登格⁷⁸操纵的阴谋的怪影迫使这些吓破胆的人在巴登-巴登给巴登格安排了他所热烈渴望的会晤⁸⁵。《总汇报》把我从萨瓦和都灵寄给它的一些最辛辣的短评悄悄地搁置一边已有两星期了，十天前回到这里的福格特对一个工人说，那些给德国报纸寄乌七八糟作品的家伙们很快就会老实起来，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发生许多意外的事情。”

巴黎现在出版了阿布的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①。首

^① 这是阿布的《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一书最初的书名。——编者注

先是对德国说些好听的谄媚话。它的所有伟大人物的名字,如“歌德、席勒、洪堡、福格特、贝多芬、海涅、李比希等”在法国都成了常用词。法国虽然不断受到挑拨,但是它是毫无私心的。其次是必须依靠法国才能达到德国统一的无稽之谈。然后是对普鲁士现状的非常肤浅的批评。(涅果累夫斯基所说的事⁸⁶也详细地提到了!)唯一的出路是赞同法国的“民主原则”和反对奥地利的封建主义。这种民主原则就是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建立君主独裁。够了!

但是非常好的情况是,普鲁士王国宫廷民主派现在处于极恶劣的境地;但愿那个摄政王^①也很快使自己声誉扫地。

祝好。

你的 卡·马·

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6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认为朋友洛美尔把巴登-巴登事件的主要起因说成是波拿巴派的告密^②,完全是他自己的一种臆想。但是说在这件事背后隐藏着一些东西以及福格特、波拿巴及其一伙也搞了这种阴谋诡计,那无疑是对的。

^① 威廉。——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4页。——编者注

民族联盟¹⁸的小德意志派⁸⁷现在在阿布的小册子^①中被描绘成波拿巴主义的直接帮凶，这很好。我们的朋友伊威希^②大概很快会发生转变；为了回答阿布的小册子，这些先生或者将显露出自己是波拿巴主义者，或者会同他们的普鲁士德国一起陷入非常狼狈的境地。

古丹麦的《英雄诗歌》偶然落到我的手中；在一堆糟粕中间可以看到绝妙的东西。这是乌朗特翻译过的一首⁸⁸。

奥路夫在树林里加鞭奔驰，
他去邀请客人来参加婚礼……
魔鬼们跳舞跳得真是欢喜！

他们拥上来围绕着他，
魔王的女儿向他说话：

你骑着马到哪儿去，奥路夫？
快下来同我一起跳圆环舞。

不，不！同你跳舞我可不能，
因为明天——我就要结婚。

你听着，奥路夫，不要执意不肯，
我把一双皮靴送给你做礼品。

你一定觉得它们很美丽，
上面钉得有黄金的马刺。

① 艾·阿布《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不，不！同你跳舞我可不能，
因为明天——我就要结婚。

你听着，奥路夫，不要执意不肯，
我把一件丝绸衬衫送给你做礼品，

母亲曾在月光下把它漂洗过；
快下马来把你的手递给我。

不，不！同你跳舞我可不能，
因为明天——我就要结婚。

你听着，奥路夫，不要执意不肯，
只要同我跳舞，就给你一堆黄金。

我很高兴接受这些东西，
可是我要忙着赶回家里。

你是一场也不愿同我跳？
那你会害瘟疫立刻死掉！

他胸膛上突然狠狠被打一下，
他疼痛得简直讲不出话。

她一手把他提上了马背：
给我快回去见你的宝贝！

当他回到了自家的门前，
亲生的母亲就出现在他身边。

我亲爱的儿子，你的脸色象一张白纸，

快些告诉我，你究竟出了什么事。

母亲，脸色怎么能不象一张白纸，
我在森林中碰见了凶恶的魔女。

要是你的未婚妻问起你，
奥路夫，叫我怎样回答呢？

就向她说我已去树林里，
放一放马，练一练武艺。

清早，东方刚破晓，
未婚妻就同朋友们来到。

她们送来葡萄酒和蜜糖。
我的未婚夫怎么不来，他在何方？

你的未婚夫刚刚去树林里，
放一放马，练一练武艺。

她把被盖揭开——满是鲜红血迹，
奥路夫在那里躺着，停止了呼吸。

我喜欢它，远远胜过乌朗特的雕琢得很光滑的译文。但是另一首《约盎先生》还要更好。

你的 弗·恩·

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6月25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在星期四或星期五的《科伦日报》“**琐闻**”栏内谈到伊戚希^①又弄得被人从维多利亚剧院撵了出来，你读到没有？

这个家伙还会养一个人来每年打他一记耳光，这样来引起人们对他的谈论，因为他自己的那种犹太人的厚颜无耻再也不能帮他做到这一点了。现时他具有挨打和栽跟斗的光辉才能。

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6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虽然我停止服药已将近一星期，但是正如红色沃尔弗^②所说的，我还是“很痛苦”。遵照艾伦的规定，我每天进行“强制性散

① 拉萨尔。——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步”，希望在这星期内终将完全复元。

丽娜^①在我们家度“假期”。她大约住一个月。关于济贝耳还没有任何消息。

如果你能在星期五或星期六以前为《论坛报》写一篇关于英国国防、关于加里波第或关于印度贸易的文章，我将很高兴。⁸⁹自从威尔逊当上了印度财务大臣以来，可怜的《经济学家》几乎没有刊登任何关于印度的东西。也不要忘记（虽然这个星期还不需要）就波希米亚对德国或者确切些说对俄国（福格特想把波希米亚让给俄国）的军事意义的问题给我写四分之一印张左右的材料⁹⁰。

顺便说一下。刚才收到1860年汉诺威出版的雅科布·费奈迭的《为了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尔·福格特》（40页）。从这个家伙的观点来看并不十分坏。有一些说明福格特怯懦的事实。

雅科布的这本书中同我们有关的有以下这些地方：

有一个朋友亲切地写道：

“这个福格特在他对《奥格斯堡报》^②和‘硫磺帮’的胜利中还揪着费奈迭，真是可耻。”（第4页）

“为了保卫自己只说几句话。福格特在他的《声明》中奉献给读者的所有那些对我庸俗无聊的攻击——‘高贵的雅科布’、‘淡黄发的人儿’、‘帝国的眼泪’等等——马克思、恩格斯一伙早在十年前就在莱茵报^③上十分新鲜、芬芳袭人而又辛辣俏皮地奉献过了，这难道福格特忘记了吗？福格特在那篇《帝国摄政》的文章（它成了“奥格斯堡的长舌妇”控诉福格特的出发点）中所称的‘伦敦的一帮肮脏阴险之徒’，也正在完全用福格特《声明》中的那种腔调攻击我，这难道还需要提醒他吗？但是这仍然没有阻碍福格特责难我，说我是

① 丽娜·舍勒尔。——编者注

② 《总汇报》。——编者注

③ 看来是指《新莱茵报》。——编者注

从马克思先生、恩格斯先生一伙那里抄袭对他的‘诽谤’。福格特知道，他对我的嘲笑只不过是追随他们。”(第7页)

“福格特这本关于他的诉讼案的小册子大有凯旅行进的气势。卡尔·福格特确实把奥格斯堡《总汇报》和‘伦敦的硫磺帮’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证明自己更有理。”(第6页)

就是这些。祝好。

你的 卡·马·

[信的背面写着]

曼彻斯特圣·玛丽街南门街7号弗·恩格斯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6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伊威希的遭遇^①，我什么也没有读到。

从附上的维贝尔的信中，你可以看到那些普鲁士狗东西的卑鄙⁹¹。当然，对于上诉法院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期望的。

多么美妙的法学呵！起初是禁止我提出“对于诽谤的控诉”，因为这对普鲁士政府不利，后来又不准公开审理“对于侮辱的控

^① 见本卷第69页。——编者注

诉”，理由是缺乏“犯罪构成”。这实际上是在替《国民报》“辩护”。

你瞧，巴伐利亚对待福格特又是多么宽容⁹²。这就是“普鲁士的进步”。

让黑克舍尔再就这件事寄一篇短讯给《改革报》吧。至少要公开揭露这种普鲁士的手法。

这群狗东西从我寄给维贝尔并被维贝尔附在他的控诉书内的文件中看出，如果案件准予“审理”，《国民报》将被判罪。由此就产生了这一切诡计。

祝好。

你的 卡·马·

4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6月26日于曼彻斯特
南门街7号

亲爱的摩尔：

我能否写成那篇文章，这很难说；明天或后天我妹夫^①要来看我，他现在正在伦敦。

所以对文章不能抱太大希望。我最多只能议论一下加里波第在大陆成功的可能性；关于印度的贸易我知道得很少，不足以写一篇文章。

你的 弗·恩·

^① 看来是指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4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6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件都请寄回。关于柏林的事情我马上要写几句话并连同我的回信一并寄给济贝耳，让他把事情推动一下。对黑克舍尔也这样。^①

我还想在今天把“波希米亚”写出来。^②现在是八点钟，但我还在办事处。明天我是否能写出点关于加里波第的东西，还不知道，因为：(1)没有材料；(2)我的妹夫^③。我总会尽力而为的。

伊威希^④在公众面前同福格特在一起，而暗中却是我们的同盟者！这倒不坏。请立即写信给迈斯纳。⁹³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72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0页。——编者注

③ 看来是指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④ 拉萨尔。——编者注

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6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件奉还。我将写信给迈斯纳。⁹³

拉萨尔的东西昨天我已经知道，因为《国民报》刊载了一篇非常赞扬卓越的《研究》^①的社论。

你对普鲁士政府的卑鄙行为怎么看？⁹¹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现在应当到处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那篇东西^②匿名出版一开始就是不利的。

① 《民主研究》。——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6月28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关于步兵检阅的文章^①。这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想出来的题目。请你仔细地看一遍，我没有时间再看它。

普鲁士的先生们现在确实掌握了“高明的手法”。因为对《国民报》的控诉只能给普遍的宪法的和谐带来刺耳的噪音，他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阻挠。“在柏林还有法官”⁹⁴，他们就对法官施加压力，我坚信就连维贝尔先生也受到了压力。信件的整个格调可证实这一点。因此现在应当更快地把小册子^②写出来，以便向高贵的普鲁士人证明，这样的东西他们是扼杀不了的。这些恶棍！可不可能他们在暗中对我这样宽容^③，正是为了可以更卑鄙地对付你？

今天晚上我还要尽可能地写完“波希米亚”。^④此外，不管怎样困难，你无论如何要把小册子写得使普鲁士人无法禁止它。首先要快，因为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在1861年以前，会有一个侈谈和平的时期到来，那时对祖国的背叛将不会引起这样的注意。为了做到及时，哪怕这一次稍微肤浅一点也罢。

① 弗·恩格斯《英国的志愿兵部队》。——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5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70页。——编者注

洛美尔寄的包裹你收到了吗?

下星期鲁普斯将在爱尔兰等地去度一个月的假期。

你的 弗·恩·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7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觉得迈斯纳的事令人怀疑,因为他直接同福格特一伙有联系。无论如何,在他签订合同以前,我什么手稿^①也不寄给他。

关于波希米亚怎样了?我现在就要用它;否则要延误了。而且,只要很简略地写一写。^②

同时希望你三言两语分析一下福格特这个福斯泰夫以下这些说法在军事上的荒唐:

1. 这个深入地研究了“力和物质”关系的人断言,联合起来的多瑙河各公国,在其**目前的**幅员内,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筑起一道对俄国的“堤防”,并且能够与俄国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相对抗。

2. 他提出下面这一点作为巴登格⁷⁸毫无私心和实行非掠夺政策的主要证据,即在“光荣的”克里木进军之后,这个人既没有侵占“俄国的”领土,也没有侵占“土耳其的”领土。⁹⁵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0页。——编者注

我还没有完全复元。总是好一天,坏一天。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带说一下。我读到(通过一个叫格林的年青英国人)一封加里波第的信,他在信中大骂波拿巴,并且表示希望总有一天要跟他交锋。⁹⁶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7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洛美尔寄的包裹经历了种种风险(详情下次再谈),就要在今天或明天经由科伦运到了。日内瓦的提货单(铁路的)已经到我手里。

几天以前我接到埃卡留斯的来信,说他已经同裁缝业务分手了,也就是说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再干这个了。医生对他说,没有什么办法。需要换一换空气,等等。因此我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由我出钱给他租了一个住所(当然同他的家眷分离,家眷仍留在原来住处);他还在我家用膳,而他所能做的事情只是在荒阜^①上游荡和每星期给魏德迈寄一篇文章,魏德迈给他每篇文章四美元的

① 汉普斯泰特荒阜。——编者注

稿酬。希望他能恢复健康。此外，我给他买了波尔图酒。但是长此下去我做不到，因为在我们的钱袋十分空虚的情况下单是目前由于他来而花的额外费用就已经很难负担了。

你能否很快写出点关于加里波第，或者关于普鲁士政府背着议院实行军队改革⁹⁷，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加里波第已经把法里纳赶走了⁹⁸，这很好。

祝好。

你的 卡·马·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7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帕麦斯顿将于星期一晚上提出关于英国防御工事的提案；这是一个大骗局。如果你能在星期三以前（因为我要在星期三把这篇东西从这里寄出）就这件事给我为《论坛报》写一篇短文^①，那就太好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弗·恩格斯《不列颠的国防》。——编者注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7月23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一有可能，我就写一篇关于防御工事的文章，但是你决不可能在最近一次邮班收到它。

金累克所作的揭露⁹⁹你觉得怎样？如果摄政王^①在巴登-巴登的令人震惊的宽大只不过是唱维拉弗兰卡那幕戏的可怜的老调，而弗兰茨-约瑟夫竟成了真正的“高贵者”，那倒很不坏。不过，各邦君主老爷们似乎终于领悟到，这一次关系到他们的脑袋；可是这仍然挽救不了他们。

我正在读乌洛阿的《1848—1849年意大利独立战争》。这是我读到的专业作家所写的拙劣军事作品中最愚蠢最无用的一本。它的评论纯粹是无稽之谈，事实被歪曲了，或者作者对事实并不很清楚，一切都被搅得混乱不堪。这个乌洛阿在1848年是那不勒斯的炮兵上尉，自从得到普隆-普隆的庇护以后就自称为“将军”。在这帮人中秘密的将军有如雨后春笋。总之，如果根据这个标本来看那不勒斯的军官，那他们确实是很糟糕的。

如果加里波第不马上开始进攻，对他可能不利；除非那不勒斯的情况有进展，但是不见得。在米拉措和墨西拿还可能发生向他这

① 威廉。——编者注

边倒戈的事，但是要远征大陆，形势可能恶化。舰队方面不会有阻挠，因为舰队不打算同意意大利人作战，但是在那不勒斯的军队中看来有一批狂暴的流氓，他们可能同外国人一起进行抵抗，而加里波第是不应当失败的。倘若他有一万名可靠的兵士，他当然会在三天之内结束一切。他现在必须有五千到六千人，西西里人当然不计算在内。

附上五英镑；这样你也许还可以再接济一点可怜的埃卡留斯。

你的 弗·恩·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7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五英镑已收到。文章^①也已收到。

关于防御工事的《报告》¹⁰⁰我将寄给你。乌尔卡尔特在7月4日最近的一号《自由新闻》上关于这件事的叫嚷，你读到没有？如果你想用英文写这件事（这会是非常及时的），那你必须把它写成文章寄来。那时我会在出版商那里想想办法，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把它登在某家杂志或周报上。¹⁰¹

金累克的说法是正确的，这可以从《通报》转载他的演说所采

① 弗·恩格斯《不列颠的国防》。——编者注

用的那种荒谬的形式看出来。¹⁰²

祝好。

你的 卡·马·

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7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将随信收到上诉法院不受理的决定¹⁰³。再向最高法院上诉恐怕也没有用。白白地多花钱而已。现在必须立即给维贝尔寄去他的三十二塔勒三银格罗申六分尼，以便他马上把文件（包括他所写的**控诉书**）寄给我。我写小册子^①需要它们。八九天后小册子就可脱稿交我妻子誊清（她抄写是很快的）。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做什么？（我指的是在报上。）

这样的诉讼程序（例如，你注意一下上诉法院的决定所用的那种放肆的报上论战的腔调）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普鲁士的狗东西们应该挨棍子。不过，他们给我提供了“材料”，这倒不错。

上诉法院中的怯懦的流氓们毕竟认为有必要拒绝受理福格特提出的关于“勒索”等等的控诉。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埃卡留斯的住处只和我们相隔几户人家，他已住了两个多星期。现在他身体好一些了。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8月1日于曼彻斯特
南门街7号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英镑(F/L 12596)，作为诉讼费。鲁普斯坚持要出四英镑。可见这就是桑苏西的磨坊主遇到过的那个著名的上诉法院⁹⁴。我倒想知道，如果受到这种待遇的不是你而是某一个普鲁士官吏，那它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提出什么样的理由。

让最高法院动起来恐怕完全是多余的；但是也许应该找一个第一流的普鲁士律师征询一下意见？

从卑鄙的论据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这伙流氓直接受到内阁的摆布。他们不希望有这种丢脸的诉讼案，因为这会破坏那种普遍维护内阁威望的令人陶醉的和谐。况且判《国民报》的罪，也就是判施莱尼茨的罪。

附件奉还。而现在无论如何要赶紧把小册子^①写好出版！下星期我将尽可能再写点关于加里波第的东西^②给你。

你可以问一问《论坛报》，它愿不愿意要一组关于线膛武器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的运动》。——编者注

（包括一切最新改进）的文章，共四五篇——我不想写这种东西去碰运气¹⁰⁴。

你的 弗·恩·

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8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五英镑寄给了维贝尔。

我正在设法**尽快地**把那本抨击性著作写出来，但是有些时候我的健康状况特别“讨厌”，我完全不能写作，这就造成了一些障碍。

不过，我还是决定向最高法院上诉。现在正值假期。在最高法院开庭以前，那本抨击性著作会出版（其中有我对至今施行的普鲁士诉讼程序的批判）。这些先生们不大丢其丑是无法摆脱出来的。

关于加里波第，星期三以前写给我。^①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的运动》。——编者注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8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好久没有写信，是由于讨厌的肝病老是缠住我，使我不得不把任何一点点空闲时间都用来工作。

关于出版者问题^①，我大约在十天以前已写信给济贝耳，现在正等待回信。时间拖得很长，一则是因为我不能全力从事工作，一则是因为我不久以前才得到全部必要的材料。不过，我认为今年除了意大利的事件¹⁰⁵以外（奥地利进行干涉的意图原来是波拿巴主义者的虚构），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请写点关于加里波第的东西。对班迪亚的朋友图尔，你有什么看法？¹⁰⁶），将出现一个沉寂时期，那时这样的小册子还是可以读的。

附上席利的信，使你开开心。**请把它寄还给我**。今天我把你的《尼斯、萨瓦……》^②寄给了席利。

大约两星期以前我用书面形式向威美尔曼博士（普鲁士前市法院院长）提出了一些有关诉讼的问题（手续问题）。可是，他认为必须询问一下柏林同行的意见。大约在本星期内可以收到他的书面意见。普鲁士人休想这样便宜地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

我现在经济非常困难。

① 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事。——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魏德迈先生的报纸^①又奄奄一息了，也就是说他退出了编辑部，准备到纽约去当土地丈量师。而他的同事^②将把这家报纸卖给某个政党，从而使它成为一家赢利的报纸。魏德迈终于明白，对于美国的新闻事业来说，他是太正直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曼彻斯特的情况怎样？印度怎样？国内市场怎样？

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8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埃卡留斯还能在曼彻斯特的裁缝那里找到工作吗？如果能，他就应当离开这里，因为他又能够工作了（他还是住在我们附近），而伦敦的情况不好，他在这里不走，那就得重新回到发臭的贫民窟去。

他的搬家费用，我们在这里筹措。

谈到他，我必须提醒你：我认为他得的是一种脊髓病。他的妻子是个讨厌的人：侈求体面（教会执事的女儿）和爱尔兰作风在她身上奇特地混合在一起。她管理家务很马虎。他本人没有一点精

① 《人民呼声》。——编者注

② 施坦道。——编者注

力，没有一点积极性，特别是从他的病加重以来。因此，必须使他不要一到曼彻斯特就受到纵容。他需要外界的强制，这特别是为了使她不致产生任何幻想。

我必须在最近几天得到一点关于加里波第的东西。这是美国佬唯一感兴趣的事情。

今天我收到我的柏林律师^①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把他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状的全文告诉了我。不久你将收到它。关于传单和布林德那一点^②，他自己没有正确理解，其余的都写得非常好。

祝好。

你的 卡·马·

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9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魏德迈的信。

其次是我的律师的信。后者你要寄还给我。这个人显然没有弄懂关于传单的事，如果最高法院决定重新把案件发回市法院从实质上进行审理（这很少可能），那我必须就此对他再作解释。这种普鲁士的法学真是妙极了。我为了得到从实质上进行诉讼的“官僚的许可”，现在已经通过了五级的预先审理。这类事情只有

① 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4、438—440和454—459页。——编者注

在普鲁士这个“文明国家”里才会发生。

现在是三点钟，所以我认为你关于加里波第的文章^①今天不会寄到了。我本来不想拿这篇东西来烦扰你，但是我知道美国佬在竞选期间除了意大利的戏剧性事件以外，在国外政治方面是什么也不看的。此外至多还有关于收成和贸易的文章¹⁰⁷。但是，为了体面，这些东西自然也只能一个星期写上一次。

你的 卡·马·

莫泽茵^②的将军就是那个被阿布特封为“制刷匠帮”将军的“藻伦海美尔”。^③

寄件收到了(星期四)。^④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 年 9 月初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如果你能寄给我几号《卫报》^⑤，我将非常感激。我似乎在最近的一封信中已经通知你收到五英镑。收到一封龚佩尔特从苏格兰

①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的进军》。——编者注

② 莫泽斯·赫斯的妻子西比拉·赫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468 页。——编者注

④ 这句话是在 1860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加上的。——编者注

⑤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寄来的信。

下次再多写些。

祝好。

你的 卡·马·

济贝耳那里还没有什么消息。

依我看，事态发展最近会有一个转变，这就是皮蒙特反对马志尼。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9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只要有任何可能，希望你在星期六以前寄一篇文章来。

附上戚美尔曼对我提出的问题^①所作的法律上的结论（你要在下星期**寄还**给我）。

此外，为了消遣，将埃卡留斯交给我的一封信抄寄给你。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84页。——编者注

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感谢你寄来的文章。

寄上艾希霍夫的书^①，这本书你最多过两三天就得寄还给我，丝毫不要损坏。**这不是我的**。这本拙劣的东西刚一出版，就在柏林被没收了。这是伦敦仅有的一本。第二编关于帕茨克等人，不管他写得怎样不好，也还是使人笑得要死。此外，你可以看出柏林的糟糕的法庭是怎么回事。柏林的下流报刊把自由派的全部非凡勇气都倾注在炮弹国王^②身上，因而对它们的帕茨克、法庭和可鄙的摄政王^③连一点余勇也没有了。

加里波第是真正的救星。否则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的神圣同盟又会提高波拿巴的声誉和巩固他的地位。¹⁰⁸

我们温顺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你可以从附上的拉萨尔的信(也请寄还)中看出——投奔摄政王了。先是拉萨尔从亚琛给我来信，他在那里用浴疗医治**痛风病**。信中附带告诉我，在科伦和杜塞尔多夫，工人协会在我们不认识的两个年青律师^④领导下进

① 威·艾希霍夫《柏林警察剪影》。——编者注

②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③ 威廉。——编者注

④ 贝塞耳和克诺尔什。——编者注

行了改组，那里热切地盼望着我的反对福格特的著作。波克罕从瑞士也带来同样的消息。我曾给催逼我的拉萨尔写信说，除了在伦敦印以外，没有其他可能（根据济贝耳的信看来确实是这样），^①佩奇从伦敦经过通常的途径（莱比锡）在德国推销，而在国外则直接推销。但这需要钱。他这封信就是给我的答复。但他要想这样脱身是不行的。我今天要再写信给他^②。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至少弄到三十英镑。波克罕提供十二英镑。这样就可以抵补大部分开支。附上希尔什菲尔德的清样。一印张要花费四个半英镑，不过字数多，相当于平常的两印张。请读一读拉萨尔那封没完没了的长信的末尾几页，他在那里竭力称颂我的那本政治经济学^③。但是看来，他对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东西并不理解，从他的话中我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带说一下。《新普鲁士报》写道：《民主研究》（瓦勒斯罗德、班贝尔格尔、拉萨尔、福格特、格律恩、奥本海姆等）是由八个真犹太人和两个假犹太人写成的。

① 见本卷第560—56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62—564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9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法律的东西奉还。鼯鼠雅科布^①的信和艾希霍夫的书^②明天寄上，艾希霍夫的书龚佩尔特还在看。我们鼯鼠的信使我很开心，或者不如说使我禁不住发笑；这无论如何是医治你肝病的一剂妙药。关于普鲁士政府的消息十分有趣；但是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家伙以为**现在**我们承认他在意大利问题上是正确的!!! **现在**，就是革命党在意大利本土正在直接攻击卡富尔并且威胁着他的时候！这是幼稚可笑的。现在，当加里波第打算在罗马进攻波拿巴的时候，我们倒似乎应当承认，我们在今年春天本来应当同卡富尔和波拿巴一起走，而且——谁知道——也许现在还应当同他们一起走！当然，问题涉及到现在的时候，鼯鼠先生是非常谨慎的。

无论如何要避免在伦敦印你的小册子^③。我刚刚又写了一封信给济贝耳。第一，这东西会马上被没收，说不定在运到边境上或莱比锡就被没收。第二，即使不发生这种情况，推销工作也还是会做得很差，结果弄得谁也看不到它。出版流亡者的著作，我们已经有过成百次的经验，永远是同样的毫无成果：永远是把金钱和劳动

① 拉萨尔。——编者注

② 威·艾希霍夫《柏林警察剪影》。——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抛到污水坑里去，只落得个不痛快。还有，钱从哪里来呢？按你的信看来，需要五六十英镑以上，而拉萨尔当然**不会**弄到三十英镑。总之，这个东西必须写得可以在德国付印和推销。要是谁也看不到它，那末答复福格特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里非写那些会遭到没收的内容不可。即使在目前的出版状况下，你还是可以说出许多话来使普鲁士人恨得要死的，这总比 in partibus〔非现实的〕¹⁰⁹ 满足好得多，这种满足公众是得不到的，可以说完全是为你个人受用的。

大约三星期以前，我给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军事总汇报》写了一篇关于猎兵运动的文章¹¹⁰。由于我不想打着别人的旗帜钻进这个官方的军界，所以我在附函中告诉这些先生们^①，我曾站在起义者方面参加过巴登战役¹¹¹。但是他们还是把文章准确无误地刊登了出来，而现在这篇文章在这里又用英文出版了。我尽可能在今天晚上就把它寄给你，你可以不退还给我，因为一星期后我将收到我自己的一份。这种联系对于我写军事文章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神圣同盟的事令人十分不快，它将在法国给波拿巴以极大的帮助。^② 加里波第的事是唯一的救星。但是我倒想知道，普鲁士的自由主义庸人们对普鲁士又屈从于俄国国会说些什么。不过，象柏林那样卑鄙的报纸，在世界上是没有的；看来它们终于也使鼯鼠生气了。跟你说吧，《国民报》或《人民报》简直不能用手去拿：在千步以外就可以闻到它们散发出的那种令人厌烦的胡言乱语和自作聪明的鄙俗言论的恶臭。

① 见本卷第 557—558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89 页。——编者注

米凯尔先生在民族联盟¹⁸中也发表了充满这个联盟所固有的那种真正智慧的响亮的演说。而亨利希^①终于确立了自己的真正的观点。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 年] 9 月 20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要**立即**把艾希霍夫的书^②和拉萨尔的信退还给我。

我指望在星期六以前得到一篇关于加里波第、拉摩里西尔或中国战争的文章。

大概明天能给你写得较详细些。

现在非常匆忙。

你的 卡·马·

尽管我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我还是把妻子和孩子们送到了哈斯廷斯去住一星期。由于钱的关系，不可能让她们在那里住得更久。可惜她们那里几乎总是下雨。

①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见本卷第 89 页)。——编者注

② 威·艾希霍夫《柏林警察剪影》。——编者注

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9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昨天家眷平安地回来了。

对附上的德纳的信，说明如下：自你来伦敦这里逗留以后，我曾写信给德纳，希望他向《百科全书》的另一个撰稿人预约《海军》这个条目。¹¹² 从那以后我没有接到他的任何回信，满以为事情已经了结，突然昨天寄来了附上的这封信。如果你有一点可能写出这篇东西——即使简略而肤浅，都无关紧要，——对**我在目前恰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为了得到一点喘息时间，我不得不在9月14日**预先开**了一张德纳名下的为期两个月的期票（在这个日期以后两个月应该付款）。我给他写信谈这件事，是提起了跟他的老交情，因为这是违背《论坛报》的规定的。我的信同他的信错过了。因此，正好现在需要使他保持良好的情绪，更不用说要使他对我们什么都能做这点保持信念了。所以，只要有一点可能的话，你就把这篇东西写出来，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帮助。德纳规定这篇东西最多写十页。但是如果不行，五页也可以了。问题是要拿出一点东西。

关于拉摩里西尔怎样了？^①

^① 见本卷第93页。——编者注

关于加里波第的情况，你有什么看法？

科苏特由于马志尼的干预，被赶走了；他是由波拿巴暗中派遣的。他说加里波第应当把罗马抛在一边，直接向威尼斯推进¹¹³。

现在谈谈**福格特**。

书^①将在这里印。

1. **资金**。我总共只要付二十五英镑。波克罕出十二英镑，拉萨尔答应给我八英镑。还差五英镑。其他印刷费和寄送费由**出版商佩奇负担**。在利润方面，除扣除和支付生产费用外，由我们平分。我现在已向佩奇提出这一点作为我同意在伦敦出版这本书的必需条件。

2. 这本书没有被**没收**的危险。是拉萨尔误解了。相反，我曾写信给他说，这本书**没有**被没收的危险，但是在柏林它不可能出版，因为由于共产党人案件¹，那里没有一个出版商会承印它。

3. 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1850—1858年那个时代了。佩奇在莱比锡、柏林和汉堡都有代售人。因此这本书可以通过**通常的**图书发售途径在德国推销。佩奇将**直接**通过他在比利时、瑞士和美国的代售人把它推销到那些地方去，这样就可节省许多时间。至于在报上登广告、通知书商等事，将在我参与下从这里办理。我们将寄给济贝耳五十本供分发给各报社用。我认为**没收是不可能的**。福格特不是摄政王^②，而施梯伯已在官场失宠。在政治问题上我是有意持克制态度的。

4. 我们节省时间，因为如果在德国，可能还要奔走几个月；然后还要花时间去校对等等。这是佩奇第一次出版东西（同时还有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威廉。——编者注

波克罕那本反对阿布的抨击性小册子^①），因而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也会尽一切力量去干的。

5. 假如这本书畅销，——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一点，——那末佩奇就会用德文或英文出版你的或我的小册子，这样德国出版商就窒息不了我们了（已经印好两印张）。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困难是件好事。你以为怎样？我相信，如果《波河与莱茵河》^② 和《萨瓦》^③ 等等在伦敦这里出版的话，那声势一定会大得多。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带说一下。你说得对，《前帝国的福格特》这个书名不合适。我觉得《卡尔·福格特》不相宜，因为我不愿意把“卡尔·马克思”放在《卡尔·福格特》的下面。所以我打算用《**达-达-福格特**》这个书名。正如我在批判福格特的《研究》^④ 这一章中所说的，达-达是一个阿拉伯作家，波拿巴在阿尔及利亚利用他就象在日内瓦利用福格特一样。达-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并且有滑稽感。

① 西·波克罕《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小册子匿名出版。——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④ 卡·福格特《欧洲现状研究》。——编者注

6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10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的刚刚平安回来的家眷到什么地方去旅行了？^①我一无所知。大概是到海滨或乡下去了吧？希望这次旅行得到好处。

《海军》现在很不凑巧^②。由于营业上的事情，我陷入了同律师们的纠缠之中，——这里的这种拖沓，在德国根本不会了解，——而恰恰在这星期，这些先生要把大批文件等等堆在我身上。但我将尽力而为，不过要很快写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完全不熟悉。

关于福格特的问题^③：我必须说你的书名我十分不喜欢。如果你想给他一个绰号，那这个绰号必须是人们在阅读这本书以前就懂得的，或者是在这本书里对它作了解释以后再出现。我认为书名愈简单朴素愈好，但是书名中除了福格特以外，还要尽可能提到波拿巴或者至少提到普隆-普隆。如果你讨厌“卡尔·”福格特，那可叫他福格特先生，但是我看不出为什么“卡尔”〔Carl〕不能放在“卡尔”〔Karl〕的前面——谁也不会因为这个对你开玩笑。

在伦敦印：我一点不相信那种必须由我们垫出全部或一半款子的出版社。附上的济贝耳的信会向你表明，他还远没有认为事

① 见本卷第94和10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4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95—96页。——编者注

情不可指望，相反他只是在等待指示，以便开始行动（这封信我还没有答复，请退回）。在国外印会有怎样的结果，我看得太多了，我怕这一次也完全是那样。如果说福格特成了例外（而他的东西还是在**法兰克福**印的），那是因为他得到了报刊的支持，而**我们**想必是得不到这种支持的。此外，由于佩奇先生对广告等等必须付钱，所以要他登许多广告也不那么容易。这你就会看到的。要是你积极促使济贝耳去活动，那无论如何你在德国肯定早就找到出版商了，我总认为这样是比较好的；况且希尔什菲尔德的小印刷所不可能印得很快。然而事情已经办了，现在只好等着瞧了。在广告中，我看除了书名以外，只加上**各章的标题**，其他什么都不要加——这完全够了。首先是要赶快把这东西弄出来。

如果已经印好三四印张，你可否把清样寄给我。

附带说一下。德纳那里的五页或十页是多少？我对此毫无概念。

拉摩里西尔可耻地被皮蒙特人打得措手不及。他对来自他们方面的袭击毫无准备，仅仅对加里波第有防范，而且是用只能对付地方起义的少量守备部队占据各个城市很坏的城砦。因此出现了一系列投降事件。到处皮蒙特人都是六对一。奥地利人在卡斯特尔菲达尔多打得很出色，在靠海一边甚至连工事都没有的昂科纳也是如此，而总的说来，罗马教皇的军队证明，由形形色色的外籍军官统率的、即使有一部分精锐兵力但成分复杂的军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不错，皮蒙特人有三比一的优势。

加里波第在军事方面看来已开始感到吃力。他把他的精锐部队分散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各个营，他就再没有什么有组织的部队。他只要遇到一道稍有防御的、筑有一个象卡普亚那样没有

被他控制的要塞的河线，他就得停顿下来。这暂时还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三万那不勒斯军队在一个狭小的地区内不可能生存，在两个星期内势必不是瓦解就是前进，而前进，他们是不会成功的。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加里波第未必会很快地到达克维里纳尔山¹¹⁴。而且现在还有卡富尔派的叫嚣；这些卑鄙的资产者能够很快给他造成非常困难的局面，所以他在能够取得胜利以前，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应当进攻。而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快地打垮那不勒斯人，然后在维克多-艾曼努尔来到之前就与皮蒙特人结盟，否则就晚了，他们就会忠于维克多-艾曼努尔。但是，最重要的是，加里波第已公开地把在罗马的法国人¹¹⁵看作是在威尼斯的奥地利人；他是否马上就能把他们驱逐出去，这已不怎么重要了。

奥地利的形势非常好。民族联盟的一个庸人，一个住在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的莱茵普鲁士人说，不久前到维也纳去度铁路节的慕尼黑人，原来完全相信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奥地利情况的报道，回来后感到很懊丧，因为那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奥地利人对他们说，那都是欺骗，那里的状况令人无法忍受。奥地利的资产者似乎也已经有了治疗财政困难的特效药：**奥地利全部地产的百分之二十属于教士，应该予以没收。**能够设想更好的革命形势吗？跟这样的纲领相比，普鲁士人的全部自作聪明连同他们的民族联盟还有什么价值呢？

读了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和瓦德西先生的著作，我终于确信，普鲁士人那样奇妙地组织和训练自己的军队是一定要被打败的。为了弥补四十五年来缺乏作战经验这个缺陷，他们以演习的形式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人为的、程式化的战争，那里的一切都跟在

真正的战争中完全不同，它简直是教官兵学会以各种借口不采取主动行动，并给他们灌输一些完全不切实际的概念。例如，在演习中，兵士当然不能闯入住宅并将其占领；所以就把兵士分布于住宅的四周，以此来**标志**住宅已被占领。一个普鲁士上尉在什列斯维希的一次**战斗**中奉命占领一个庄园时，竟象在演习中一样把兵士整整齐齐地分布在围墙的四周！这是瓦德西亲眼见到的。总之，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作为一个士兵是不错的，他憎恨普鲁士的机械训练。但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官有多大价值，那就很难说了。

你的 弗·恩·

6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0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有一封信你大概没有收到，因为我在这封信里对你说过，我的家眷到海滨去了，要住一星期。^①

至于德纳的页^②，那你的一大页（例如《炮兵》的一页）等于德纳的一页。

对济贝耳的信，我的印象正和你相反，就是他没有办法。**迈斯纳**由于《民主研究》而直接站到敌人营垒里去了。此外，从他同济贝耳的私人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期待的是“有价值的”讨论，并认为

① 见本卷第97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4和98页。——编者注

福格特是一个大人物。奥·维干德是我的私敌，几年前他对我让他出版《雾月十八日》的建议（甚至不取稿酬）作了粗暴的答复。¹¹⁶波恩的厄耳伯曼则纯粹是一个幻想。波恩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总之，根据在反动的十年所形成的风气来看，小册子^①未必能在德国出版（特别是由于济贝耳同莱比锡的出版商没有联系）。要是手稿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内容都泄露出去，出版商可能还是找不到或者经过长久辗转才找到，那会是什么结果！当然，我与其要佩奇先生，不如要科塔、布罗克豪斯或者甚至康培，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有佩奇就已经是一种幸运。波克罕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对佩奇非常信任。最后，我们在德国的最近几次经历也并不是很令人鼓舞的。

在希尔什菲尔德那里，印刷在本星期会进行得快些。在这以前，他手头还剩下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印完。

书名我还要考虑一下。“达-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这种情况很合我的心意，而且我觉得这正适合于轻蔑嘲笑的做法^②。但是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跟我的批判的良心^③仔细地商量一下（书名到最后才印）。内容如下：一、硫磺帮。二、制刷匠帮。三、警察作风：1、自供。2、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3、舍尔瓦尔。4、科伦共产党人案件。5、工人协会洛桑中央节。6、其他。四、泰霍夫的信。五、帝国摄政和普法尔茨伯爵。六、福格特和《新莱茵报》。七、奥格斯堡战役。八、福格特的《研究》。九、代理机构。十、庇护人和同谋者。十一、对《国民报》的诉讼案。十二、附录。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83页。——编者注

③ 看来马克思是指他的夫人燕妮。——编者注

鉴于你现在没有时间写文章，关于意大利的战事你就**私下**极其简略地写个**要点**给我就行。然后我自己再把它弄成所需要的东西。

约·菲·贝克尔打算去那不勒斯（席利将陪同他）。他想在那里建立一支德意志的志愿部队（!!!）。

我一个钱也没有了。如果你还能在本星期寄给我几英镑，那就好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泰晤士报》真是无耻到了极点，竟断言（昨天）加里波第之所以能够这样久地得到“信任”，是因为“他被认为是**拿破仑第三的秘密意图的表达者**”。¹¹⁷小丑爱得文·詹姆斯被吓坏了，溜到了伦敦，他是前天到达的。科苏特在普隆-普隆的《民论报》上发表了一封按照波拿巴分子的精神和受他们委托写给加里波第的信¹¹⁸。

所有伦敦的报刊都特别注意你的那篇关于猎兵的文章^①；内阁的《观察家报》也议论了它。轰动一时。

① 弗·恩格斯《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编者注

6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10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英镑的银行券一张（E/L 33688，曼彻斯特，1860年1月12日）。

我本来可以早点寄出，但是龚佩尔特向我借了十英镑，所以我不得不等几天，免得因我一下子取了很多钱而引起注意。

至于在伦敦印，当然最主要的是为了使这本东西^①出版，而且很快地出版；但最好还是在德国印，而且这无疑是可以做到的。不管佩奇如何卖力，但德国的出版商，例如迈斯纳（他决不是象你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庸人，你只要看一看他的出版目录就可知道），却握有全然不同的手段来打破沉默的阴谋。而且我决不能认为党不得不把我们本来就很少的资金投到这方面来是一种幸运。

至于书名，我再重复一遍，那种只有在把书读了一半以后才能看懂的书名，无论如何是最不成功的。我的这个意见鲁普斯也完全同意。庸人对福格特早就不那么感兴趣，不会伤脑筋去猜测你为什么称他为达-达。能使福格特令人感到兴趣的唯一的，就是他同波拿巴和普隆-普隆的联系，而这一点你必须在书名中强调出来，以便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在书名上搞轻蔑嘲笑的做法^②，恐怕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01和483页。——编者注

除把书名弄得离奇古怪或矫揉造作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朴素的书名无疑是最好的；蔑视嘲笑在书的正文中已经够多的了。

加里波第老爹又大败那不勒斯人，并捉到二千名俘虏。¹¹⁹ 这个家伙对军队的影响必定是不可思议的。图尔以及吕斯托夫的理论都出了丑，这很好，不然后者一定会坚信他应该成为德国的加里波第；这个家伙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中间可能成为一个危险分子。炮弹国王^①大概也快要完蛋了，他的军队很快就将没有吃的，因而必定会散伙；小小的地盘养活不了他们。关于这件事暂时没有更多可说的。但是不能否认，温雅的国王^②既然现在去那不勒斯，那他就在十分坚决地扮演他的角色。

我那篇论猎兵的文章^③的成功，并不是完全自然而然得来的。我用红笔把文章清楚地标上，将那小刊物^④分寄给伦敦的各主要报纸和这里的各地方报纸，并给它们写了大致如下这些话：“《军事总汇报》驻英国的通讯员向××报编辑致意，谨提请编辑注意他在《志愿兵杂志》（这份杂志由邮局寄上）上发表的那篇关于牛顿的检阅一文。因为这是外国军事报纸对志愿兵运动所作的第一次专门的评论，所以它也许能引起一些兴趣”。当然，这我完全是匿名写的。我没有给《泰晤士报》写，但是这家报纸还是刊登了文章的摘要¹²⁰。

济贝耳把他未婚妻的相片寄来了；很漂亮，象玛丽-安东尼达，还略有一点象贞洁的欧仁妮，而且很有男子气味——她将把丈夫

①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② 指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编者注

④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编者注

管得服服帖帖。济贝耳还会对这个“有理性的生物”感到惊奇的。她的妈妈男爵夫人在杜塞尔多夫当过时装裁缝和店员，据说她常在下午到居佩尔露天啤酒部喝三四杯啤酒。人们的传说是这样。

据最新的材料¹²¹，加里波第是阿雅克修的约瑟夫·巴蒂斯塔·马里亚·加里波第博士的孙子或曾孙，这位博士曾被泰奥多尔·诺伊霍夫国王派往德国，他在威斯特伐里亚同卡塔琳娜·冯·诺伊霍夫结了婚，自他的内兄垮台以后迁居尼斯。他的容貌确实有些威斯特伐里亚人的特点。艾韦贝克和维利希都是各有特色的加里波第的漫画像。

据说科拉切克的德国月刊^①第三年集第一分册里有一篇激烈反对福格特的文章¹²²。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10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现在很忙。星期六将写信给你。布拉斯的小册子^②中有一些好东西。

如有可能，你就加里波第的光辉战役¹¹⁹写些指导性的意见给

① 《时代呼声》。——编者注

② 奥·布拉斯《我们需要什么》。——编者注

我(星期六以前)。

你的 卡·马·

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0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维贝尔的信;看来我必须寄给他六塔勒左右,以此结束同普鲁士法院的事¹²³。你可以把这件事告诉济贝耳。

我以后要在伦敦这里出版一印张左右的小册子——《论普鲁士司法》,但这要在书^①顺利地运入德国以后。

希尔什菲尔德那里的工作头一个月进行得很慢;首先是因为排字工人秦恩溜走了,于是希尔什菲尔德的工作就非常多,此外,我的每一印张比通常的两印张还要多。但是上星期我还是同他订了一个书面合同,规定11月15日以前全部结束。

科拉切克在《时代呼声》最近一期上的一篇文章《欢呼者》中又把这事^②重新提了出来;顺便说一句,朋友拉萨尔在那里也挨了一顿。

《海军》的事怎样了?^③

你看今年秋天会不会爆发战争?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05和109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94和97页。——编者注

看校样和为私事奔走,使我忙得不可开交,暂时很少有工夫写信给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 年 11 月 5 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一个星期前,在星期五,我曾寄给你维贝尔的最近一封信,这封信**必须寄还**给我。

希望你没有发生任何不幸的事情,因为我一点没有听到你的消息。

我事情很多;一部分是私事,另一部分是校对^①(总要校两遍);上星期,由于最高法院的决定,我不得不把关于诉讼案的那一章¹²⁴完全改写;最后是《论坛报》。

据说,《曼彻斯特卫报》常有一些巴黎的趣闻?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看,要是我信赖济贝耳,那会得到什么结果。早在两个多星

① 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期以前,我就向他询问,他是否同意负责把书运到(分发到)德国的各报刊(以及分发给哪些报刊?)。当然没有得到回信。

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1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从你的来信¹²⁵中看出,你自己在钱方面正有困难。可是,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典当,我还是不得不请你尽可能**在本星期内**把你答应寄来的五英镑寄来。本星期六(11月17日)我必须按期票付给希尔什菲尔德二十五英镑,可是我还没有凑足这笔钱。

书^①(十二印张,即通常的二十四印张)在下星期就印好了。鉴于最高法院的决定,我把原来占几页的关于**诉讼案**的那一章全部改写了。现在它大约占一印张。最后的一印张全部用**小号铅字**排印(附录)。我之所以没有把**单个的**印张寄给你,是因为这会破坏对这部著作的完整印象,就象对其他任何著作一样。我将寄给你六本:分别给你、鲁普斯、龚佩尔特、博尔夏特、黑克舍尔和查理^②。

关于洛美尔的小册子^③(你再没有听到它的下文,“而且又花了钱”),你提的问题好象是对我的责备。首先,即使一文钱也捞不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③ 格·洛美尔《在幕后》。——编者注

回来,可是若没有洛美尔的帮助,我就写不了揭露福格特个人的最重要的那一章——《代理机构》。这个人¹²⁶为我的各方面的详细讯问而不得不至少写了四十封信。而且他还把他原来准备寄给《总汇报》的那篇反对福格特的声明¹²⁶寄给了我。我认为,一个和我们党毫不相干的人没有理由必须替我们无偿地工作。此外,佩奇昨天告诉我,他已经卖得两三英镑,而其余的(他在德国刚刚登了关于小册子的新广告)要是卖不掉,无论如何他会到合众国和澳大利亚去推销。

你读了我的作品以后,就一定会放弃你的看法,即认为那位只有美文学方面联系的济贝耳能够在德国安排出版我的著作(恐怕要到 1880 年)。济贝耳已有信给我。

在书名问题上我向你让了步,(昨天)已经把《福格特先生》排上去了。我的妻子坚决反对这个书名,而坚持要用《达-达-福格特》,并且旁征博引地指出,甚至在希腊悲剧中,剧名和内容乍一看来也往往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科拉切克的《时代呼声》。《欢呼者》这篇文章(在那里我们的朋友拉萨尔很不好受)由于所报道的一个事实,实际上提供了了解福格特卖身投靠波拿巴的动机的钥匙(虽然蠢驴科拉切克忘记指出这一点)。1858 年初,在日内瓦建立了一家“水泥”股份公司,它象是一个通常的挥霍账户存款的信用银行。除经理(没有指出他的名字)以外,副经理是福格特。到 1858 年底,经理先生们把全部资本都挥霍光,破了产。总经理被逮捕。就要受到刑事追究了。福格特从伯尔尼的国民院跑到日内瓦。法济把案件暗中了结了。股东们一文钱也没有得到。¹²²

从同一篇文章《欢呼者》[«Juchheisten»]中(科拉切克——顺

便说说,他已卖身投靠奥地利,——为什么不称他们为«Juchheiten»呢?),我看出,《去意大利,好啊!》(我不能强迫自己读完由波克罕提供给我用的福格特集团的《民主研究》本身),也就是巴黎的银行家“路·班贝尔格尔”,1848年《美因兹日报》的编辑,一只讨厌的蜚蜉,竟敢于谈论“领半薪的共产主义者”。¹²⁷因此,我把这个讨厌家伙补充到福格特的同谋者行列中,简略地把他描绘了一下,同时对其他的“欢呼者”——路·西蒙、哈特曼(他在瑞士对波克罕说过,福格特已把我置于死地)和亨·伯·奥本海姆——也增添了几句一般的俏皮话。

祝好。

你的 卡·马·

6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1月14日于[伦敦]西蒂区

亲爱的恩格斯:

我们两人的信错过了。为了通知你五英镑今天早上已经收到,我现在在波克罕的办事处给你写这几行。

近来我给你写信很少,而且很短,但这只是由于工作过于繁忙、身体不好以及各种各样伤脑筋的事。从下星期末起,我如果又能腾出手来,那就要象以前那样写信了。

今天我已邮寄给你昨天我提到的那一期《时代呼声》,但是最迟到下星期三我必须收回,因为它不是我的。

我把《卫报》^①的非常有益的评语放在最后一章《附录》中间。¹²⁸

比斯康普前天**结婚了**——跟一个美国妓女。祝他幸福。

伊曼特来了信。他有了一个女儿。他**瘦**得象根干柴似的；整个夏季都害病，直到现在还病着。可怜的人！

波克罕向你问候。他已得到他的公司许可，可以私人经营酒类买卖，他表示，如果可能的话，请你在这方面给予帮助（**各种酒类**）。

没有别的新闻。

祝好。

你的 卡·马·

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妻子从星期一起一直躺在床上，患很严重的神经热。昨天我遵照艾伦医生的嘱咐，把三个孩子都从家里带出去了，因为他怕传染。艾伦说，这病很危险，但**希望**能恢复健康。上星期六我妻子就感到很不舒服，我发现她有热病的症候，就要请医生。但是她不愿意。星期日也是这样。到了星期一我自然不能再延误，她自己

^①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也感到这不是平常的感冒一类的病。

瑟美列在这里。也要路过曼彻斯特,那时将去拜访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十分感谢你寄来十英镑和《海军》^① (这个条目写得很精彩)。

至于我妻子的病,一方面有好转,而另一方面比我想的更坏。问题是在没有弄清病的性质以前,艾伦向我隐瞒了病的真相。昨天再也瞒不住了。我妻子患的是天花,而且非常厉害,虽然她曾种过两次牛痘(除了鲁普斯,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因此艾伦就马上把孩子们从家里弄走。这是一种可怕的病。琳蘅^②要是传染上,我立刻就把她送进医院。直到现在,我自己担负看护的任务(主要任务)。但是这使我非常疲劳,所以今天我一收到十英镑,就马上雇了一个女看护。许多星期以来,我妻子非常焦躁,因为我们遇到了许多麻烦事,这样一来她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就减弱了,可能在公共马车、店铺或这一类地方受到了感染。

① 弗·恩格斯《海军》。——编者注

②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写文章现在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了。我能用来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数学。最近几星期以来，我给《论坛报》写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主要是关于华沙会议^①、波兰现状¹²⁹、意大利、法国以及金融市场^②。关于中国还什么也没有写。

你收到科拉切克的文章了吗？^③

医生已允许我妻子饮少量的波尔多酒，因为她非常虚弱。昨天夜里是可怕的，说真的，此刻我感到自己也病了。

鬼知道我们是多么不走运。

我把可怜的孩子放在与我邻近的李卜克内西家，我每天给他们送食物去。由于宗教仪式，他们不愿去学校寄宿。

祝好。

你的 卡·马·

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妻子的病情，就目前可能达到的情况来说，已有了好转。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好的。但是可以称作病情发作高潮的那种状况，是已经过去了。

① 卡·马克思《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06、109和110页。——编者注

艾伦认为,被传染只能用神经过分紧张来解释,而她在许多个月以来都处在这种状态。

请把附去的东西**立即**通过黑克舍尔寄给《**改革报**》。

前天佩奇已在《**海尔曼**》和《**雅典神殿**》上登出广告,说《**福格特先生**》将在本星期出版。

你从日期上可以看出,给《**改革报**》的这篇东西我还是在星期六写的。我本来打算再写封信同它一起寄给你,但是我突然感到很不舒服,什么也不能写了。艾伦给我吃了药,今天我又好了。

向鲁普斯问好。

你的 卡·马·

[附在信内的一篇声明]130

编辑先生:

如蒙刊载如下声明,我将非常感激。下星期内您将收到我的一本反对福格特的小册子。

致最崇高的敬意。

尊敬您的 卡尔·马克思

致《**改革报**》编辑部

声 明

1860年2月初,承蒙《**改革报**》编辑部发表了我的声明^①。这个声明开头几句话如下:

“兹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起诉,因该报第

① 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37号和第41号社论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对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

1860年2月，我在柏林对《**国民报**》的主编**弗·察贝尔**的诽谤行为起诉。我的律师、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最初选择了**刑事追究的途径**。检察官在1860年4月18日作出决定拒绝“干预”**弗·察贝尔**，因为据说**缺乏公共利益**，所以没有理由这样做。1860年4月26日，他的拒绝为检察长所批准。

于是我的律师提出**民事诉讼**。**王国市法院**在1860年6月8日决定**不受理**我的**起诉**，因为**弗·察贝尔**的确实有侮辱名誉的“言论和论断”，似乎是“由**简单地引证**别人的词句构成的”；并且其中并没有“侮辱的意图”。**王国上诉法院**1860年7月11日的决定又宣布：**引证**的形式丝毫不能改变文章的应受惩罚与否的问题，但是文章中有侮辱名誉的地方同我“**个人**”没有关系。此外，“**本案中**”“不能认为”有侮辱的意图。**王国上诉法院**这样就承认了市法院不承认我有起诉权的决定。今年10月23日我收到**王国最高法院**1860年10月5日的决定。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中**”没有“发现”**王国上诉法院**有任何“法律的错误”。因此，**不受理对弗·察贝尔起诉**的决定仍然有效，案情也就没有得到**公开审理**。

我对福格特的答复将在近日问世。

卡尔·马克思

1860年11月24日于伦敦

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妻子现在**脱离危险**了。请把这**马上**告诉**鲁普斯**，并代我向他问候。这事要拖**很久**，照艾伦的说法，她在病愈后必须马上至少**离开**一个月。

至于我，昨天又种了一次**牛痘**，因为从**昨天**算起，这十天内被传染的**危险最大**。琳蕻也一样。对我极有利的一种情况是牙痛得要命。前天我拔了一颗牙。那家伙(他叫加布里埃尔)给我造成极大的肉体上的痛苦之后，把牙根拔出来了，但仍留下一块碎片。因此我满脸肿胀疼痛，咽喉也有一半闭塞了。这种肉体上的痛苦大大地增强了思维能力，从而也增强了抽象力，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纯思维，或者纯存在，或者**无**，都是同一的¹³¹。

在最近十天内，隔离更加严格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不能写作。同时，在两个半月以前开出的一张德纳名下的五十英镑的期票，直到现在还没有用工作完全还清；由于我妻子在生病以前早就有各种各样的神经上的病痛，我不能按时寄通讯，因此现在处于很困难的境地。所以，请你至少在最近两个星期内尽可能多写些文章。在目前情况下，好象应该写信给我的老太婆^①，但是自从她把一个普鲁士下级军

① 卡尔·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官^①作为女婿招到家里来以后，由于我的一些意见她同我断绝了一切联系。债主四面八方逼债，情况变得异常严重。十英镑的大部分已经用来至少使一些人安静下来。我本来不想写信告诉你这些，因为你所做的本来就已超过了你力所能及的程度，但是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呢？加之，我什么措施也不能采取，因为，不管这是多么奇怪（这大概是由于病势好转），我不能离开家：我妻子正好在现在应当尽量少看到她的时候（这话当然不能对她说），要求我一直留在她身边。

艾伦认为，假如她不是种过两次牛痘，她就战胜不了这场病。在目前情况下，他甚至认为这次出天花是一种幸运。因为他昨天对我说，那时她的神经状态很不好，所以他认为与其得一定会发作的神经热或类似的病，还不如得这种病。

可怜的孩子非常不安。星期五艾伦将给他们和李卜克内西全家种牛痘。

《福格特先生》你大约在星期五可以收到。上星期耽搁了一下，因为**我**未能及时校完最后几个印张。

非常感谢你的酒。在收到酒以前，艾伦的药方中就开了酒，此外，还有其他不这么适口的药物。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的妹妹艾米莉的丈夫约翰·雅科布·康拉第。——编者注

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12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由于天晓得怎么形成的种种情况，我在最近一个月内不得不取了很多钱，以致现在**必须**无条件地等待几天。明天我尽可能寄给你一英镑，几天以后一有办法，再多寄些。无论如何，在一个时期内我一次只能取一小笔钱；现在对我重要的是向欧门表明，我是量入为出的（上一会计年度我**没有**这样做）；这是谈判时的手段之一，我决不应当失掉。要是我有任何借口，我会试着向龚佩尔特借五英镑，以两周为期，但是不使他觉察出真正的原因，我又做不到这一点。加上我不知道他在这个时令有没有钱。你处境多么困难，我是很了解的，我将尽全力去想办法，但是我前几天给你寄去的那十英镑，已经算作预支记在12月份的账上了，因而这个月的负担已经很重。不过，明天你一定能收到一点钱。

我原打算在今天晚上为你写一篇文章（上星期五我眼睛发炎，在煤气灯下根本不能写作），但是刚才瑟美列来了，他向你问候，因而今天又写不成了。我尽可能明天晚上写。

几册书^①收到了。这东西非常好。特别是《研究》和《代理机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构》这两章；这是致命的。其他下次再详细谈。书大部分已经分发出去了。

你的 弗·恩·

7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12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终于附上那早已说过的两英镑的邮局汇票，在切林-克罗斯取款；我不知道比这更近的办理汇兑的邮局，请告诉我一处供以后用。

鲁普斯特意要我先告诉你，他特别喜欢你对爱德华·西蒙的痛骂。这本书^①我越读越喜欢。但是刊误和笔误很严重。有一处把奥地利皇帝弄成了俄国皇帝。还有一点不好的是，你夫人用拉丁字母写的所有的外国字，也用拉丁字母印了出来。所有的外国印刷所都是这样做，因而要避免这一点，必须预先专门说好。

你忽略的是没有作小结。例如在《制刷匠帮》和《硫磺帮》这两章的末尾；还有在《警察作风》的末尾，在整个谈个人事情的部分（即在《研究》前面）的末尾以及其他地方，都适于作些小结，以便庸人能够清楚地得到完整的印象。这最多会增加四页篇幅，但却能使这部由于拥有大量材料和大批很少为庸人所知的人名而令人有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点透不过气来的著作大大提高效果；同时会使非常好的全书结构的艺术性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你夫人的健康状况怎样？

你的 弗·恩·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1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非常感谢你的文章¹³²。

我妻子的健康状况大有好转，我觉得酒对她的帮助比一切药物都大。只是在夜间，她还非常苦于神经过分紧张和失眠，有时甚至说梦话。

你要是星期六以前还能写一篇文章的话，可不可以写一篇**注明发自柏林的关于我的诉讼案的通讯**呢？当我觉得不便写社论时，就注明文章是发自柏林、巴黎等地的通讯。这样的通讯比较好写一些。

难道关于中国战争或者关于波拿巴军队的装备¹³³等等没有什么可说的吗？

此刻我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而只有“讨厌的”头痛。

孩子们——可怜的小鬼们——还在过着流放生活^①。我让人

① 见本卷第111—113页。——编者注

给他们送去几瓶酒作为慰问品。前天当我从李卜克内西家旁走过时，最小的^①就从窗户里向我喊道：喂，老伙计！

顺便说说。弗莱里格拉特一知道我妻子害了病（自然不知道生的是什么病），自然就马上给我写了一封“令人感动的”信。但是我给他寄去了《福格特先生》，——自然（在这三行里一连用了三个“自然”，你看我的思想多丰富啊）还写了一句表示友谊的题词，——而他却写信给我尽谈别的事情，对这本书连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哪怕对书已收到也没有说一声。他为了掩饰这一点，还在信的末尾加上“匆匆”二字。我看书的某些部分一定使他恼怒到了极点。首先是由于他对福格特的“不慎重”，但主要是由于**法济**。他打算春季迁往日内瓦。问题是，揭露法济的脏东西，会不会阻挡他的去路呢？

布林德在星期四就向佩奇订购了一本，而他昨天才收到。书之所以没有在伦敦先出售，是怕普鲁士大使馆的阿尔伯茨先生在我的书运到柏林以前就向那里发出警告。在伦敦，关于我的“不足取的”攻击方式，自然会有许多议论。特吕布纳这个讨厌家伙昨天订了十二本。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2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十分感谢你寄来的两英镑。最近的邮局就是卡姆登镇的办理汇兑的邮局。

你说缺少小结是完全正确的。最初是有的，但是当我看到这东西不知不觉扩大起来的时候，我就都删掉了。这东西^①若象通常那样排印，会弄成很厚的一本。不过你会看到，在第十一章《一件诉讼案》中，全部涉及个人的问题是那样有力地灌输给庸人，肯定他一生都忘不掉。

至于爱德华·西蒙先生，这条狗在他的一篇肮脏文章中(恶意地翻译泰霍夫的“间谍”一词)把你叫做“忙个不停的间谍”¹³⁴。于是我决定把这个坏蛋教训一顿，因为对你进行侮辱比侮辱我还要使我生气。

此外，顺便说说，如果鲁普斯一啃完这本书就亲自写几行给我，我将很高兴。我妻子最大的快乐就是看这方面的信。总的说来，她的健康状况在好转，但是很慢。

庸人弗莱里格拉特先生，这个长着一副“冷酷的威斯特伐里亚人嘴脸”^②的家伙，昨天写了一封信给我，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三章。——编者注

“你的书(决不是**小册子**)佩奇已寄给我了。非常感谢!就我已经读过的来看,正象我预料的那样,它充满了机智和嘲笑。细节太多,几乎妨碍了总的印象。恕我不能接触问题的实质。我对这整个争论至今仍感到遗憾,不论过去和现在,我都是置身事外的。”

你对这最后两句话会怎么说呢?这个恶棍其实早就知道福格特的撒谎和布林德的无耻了,现在看到白纸黑字写出来了,竟不愿意(注意,我决没有请求他)“接触问题的实质”。而且他“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是置身事外的”。我看他还没有把全书读完,否则他就会发现他置身在**什么地方**了。我现在才知道他和布林德亲近的秘密(把他和福格特—法济联结在一起的自然是生意经)。这就是:在席勒纪念活动期间,弗莱里格拉特把自己的诗^①印了两万本,花去四十至六十英镑。他本来打算在这上面做**一笔生意**。但是卖出去的**不到四十本**。既然这笔投机买卖这样失败了,现在就只好把这笔费用“塞给”——象佩奇正确指出的——席勒委员会。而布林德在这件事上是最驯服的工具。由此就产生了这个冷酷的威斯特伐里亚人嘴脸的“报德”。

在勘误表上你可以找到你指出的刊误。原来这张表还要长两倍。但是由于这样不好看,我们把它缩短了。全部过错都在希尔什菲尔德身上;他是一个可怜虫,不善于对付他的排字工人。佩奇再也不在他那里印什么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编者注

如果你想到的一些东西可以写成一本一至三印张的军事方面的小册子的话,那佩奇非常欢迎,因为他现在想作为一个“出版者”出名。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非常感谢你的文章¹³²。

《**新普鲁士报**》上的那则简讯(除了它自己的按语以外)不过是《**伦敦石印通讯**》(施累津格尔)上的一段话;所有德国报纸,除了少数例外,都登了这则简讯,大都登在“伦敦”通讯栏内。

简短的广告只登载在**英国**出版的报纸上。而在**德国**报纸上则还附有目录。¹³⁵

附上佩奇自己写的登在《书报业行市报》^①上的广告。他在广告末尾提到的著名的“政治家”,就是曾以这种身分向波克罕发表过意见的伟大的洛·布赫尔。

德国报纸上的广告,大概只是在这个星期才登出的。比书本身到达的时间稍晚一点,是为了不致引起普鲁士人的注意(由于《**一件诉讼案**》的缘故)。

广告寄到以下各家报刊:

①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编者注

《总汇报》、《布勒斯劳报》、《联邦报》(伯尔尼)、《德意志总汇》^①、《法兰克福报》、《汉堡消息报》、《自由射手》、《改革报》、《卡尔斯卢厄日报》、《科伦日报》、《科尼斯堡哈通》^②、《曼海姆报》、《国民报》、《新普鲁士报》、《政论家》、柏林的《人民报》、《东德意志邮报》、《新闻报》、《罗斯托克报》、《士瓦本信使报》、《特利尔日报》、《北德报》、《新苏黎世报》、《新南德》^③(慕尼黑)、《晨报》、《民族联盟周报》、《德国博物馆》、《画报》、《外国》(奥格斯堡)、《德意志历史月刊》(不伦瑞克)。

《纽约州报》、《纽约刑法报》、《纽约晚报》。

《泰晤士报》、《雅典神殿》、《批评》、《星期六评论》、《新闻画报》、《曼彻斯特卫报》、《海尔曼》。

寄书去的有科塔、《改革报》、敦克尔,给了济贝耳六本;寄给英国几家报刊编辑部(《星期六评论》、《雅典神殿》、《批评》、《新闻画报》);还寄给洛美尔、布拉斯、费舍。一共寄赠了五十多本,其中只有少数几本是给报社的。

伦敦到现在为止售出四十一本。

注意。洛美尔的《在幕后》目前在德国畅销。甚至有从里加去订购的。

布赫尔(在奥格斯堡《总汇报》附刊上写文章,例如关于培尔西尼和帕麦斯顿)已答应波克罕在《总汇报》上进行评论。恐怕比斯康普会比他先走一步。

李卜克内西给美国的四家德文报纸和四家英文报纸提供了广

① 《德意志总汇报》。——编者注

② 《科尼斯堡哈通报》。——编者注

③ 看来是指《南德报》。——编者注

告和详细的摘要。他现在通过一家石印通讯给这几家英文报纸撰稿。

“福格特先生”在几家不出名的美国的德文小报上由自己署名发表通讯，他骂《波拿巴》^①。声称我的书**永远也出版不了**。

我妻子好多了。但是孩子们大概要再过两星期才可以回来。我自己差不多整天都得留在她身边，并且觉得身体非常不舒服。但只要她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况，这就会好的。

艾伦一星期前就不让用波尔多酒，而改用波尔图酒了。如果你再能寄给我几瓶波尔图酒，那就好了。

我的藏书寄来了。¹³⁶ 现在还在海关，因为海关的官员还没有决定我是否能免税领取。

请猜一猜，我是怎样识破**路德维希·西蒙**的秘密的？（见附录 16c ¹³⁷）。

向鲁普斯问好。

你的 卡·马·

7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12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除瑟美列以外，星期日到我这里来的还有我的妹夫^②。瑟美列

①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② 看来是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今天到利物浦去了，也许还要回来；我的妹夫明天走。因此，我没有可能写文章。星期六以前，我设法写点关于奥地利的东西^①。

瑟美列本人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有一副奥地利人的好心肠，而在匈牙利，在革命时期，他可能也是刚毅、果断并有敏锐的眼光；不过，涉及到别的国家，他的学识和思想当然就远远不够用了；至少我未能从他那里挤出点什么特别有见识的东西。可笑的是，他曾在他的小册子^②中按波拿巴主义的精神说话，而现在又完全改变了。他附带问到我对于下述建议有什么意见：要是情况这样发展，即在帝国崩溃时，哈布斯堡王朝只继续做匈牙利的国王，而讲德语的奥地利则重归德国，那我会有什么看法？对此，我自然回答他说，这样解决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将愉快地把这整个匪帮赠送给匈牙利人。他在这里的酒生意很兴隆；由于科布顿的介绍，加上他在巴黎科布顿那里结识了一些人，他的营业就十分顺利。

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明天我将再寄给你两英镑；可惜今天已经太晚了。

希望你的夫人恢复健康，问候她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附带提一下波尔图酒。现在我再也没有合适的了，但明天将设法去找一点好的，立刻寄上。

① 弗·恩格斯《奥地利革命的发展》。——编者注

② 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

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2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妻子已好多了。艾伦认为，孩子们在星期日或星期一就可以回来——两处伙食不仅很麻烦，而且花费大。那时我又可以开始自己给《论坛报》写通讯了，它在五个星期中只收到两篇文章^①。你如有可能，在星期六以前再写一篇。

我卧床服药已有两天了，但艾伦说不要紧，过三四天就会复元。这是紧张等等的后果。

至于你对瑟美列的看法，我**完全秘密地**告诉你，我全都同意。最可笑的是，我曾讽刺地向他建议：他们可以替自己保留哈布斯堡王朝，把佩斯当作他们最后的避难所。^②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120和124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27页。——编者注

8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0年1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两英镑，在卡姆登镇取款。

我愈读这本书^①，就愈难设想，福格特怎么能从这个“永远也出版不了”的东西^②中摆脱出来。在伦敦几天就售出四十一本，这已经很不少了；现在可能售出更多了。这确实是你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其文体比《波拿巴》^③朴素，然而这种文体运用得当，也一样有力。

你的 弗·恩·

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谢谢你寄来的两英镑；我已叫琳蕙到邮局去取了。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26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艾伦认为，我妻子不会留下任何出天花的痕迹。她自然还感到痛苦（正因为病情好转，病人变得更加不安宁，更加烦躁了），但是艾伦对病情的发展是十分满意的。

至于我（最可怕的是失眠），今天已经——经过一夜正常睡眠——觉得好多了，我想再过两天，至多三天，又将恢复健康。

由于这星期我病得太厉害了，不能外出，所以我不知道书^①在伦敦的出售情况。但李卜克内西告诉我说，伦敦工人协会¹在这星期为自己的图书馆买了六本。

施潘道的威美尔曼（现在是伦敦的律师），前议会议员，福格特的知己朋友，以前是《人民报》和我个人的大诽谤者，上星期请客，赫希斯特律师（在爱北斐特很有名，现在是巴黎很忙的律师）出席，我们的朋友莱茵兰德尔也在座。威美尔曼声称：布林德已经完全声誉扫地。至于福格特，他过去不愿意相信他已被收买，虽然这位先生的轻浮和爱虚荣他是知道的。而现在我的书已使他信服，福格特是一个最平常的“间谍”，与一般的间谍不同之处只是津贴多些罢了，等等。他（威美尔曼）也写信给在瑞士的熟人，以便使福格特先生不怀疑他对他的看法。

布赫尔写信给波克罕说，反对福格特的证据是完全可靠的。此外，我的书把“他关于马克思的鼓动活动的偏见”全都摧毁了。他在坎柏威尔商人中间就这两点发表了意见（他给他们讲德国法学史），并且还写了信给“德国有影响的人物”。

由于这里的庸人的缘故，威美尔曼和布赫尔的意见是重要的。

在我经受折磨的时期——最近一个月——我读了各种各样的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①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相反,阿·巴斯提安的《人在历史中》(三厚册,作者是不来梅的一个年青医生,作过一次多年的环球旅行)试图对心理学作“自然科学的”说明并对历史作心理学上的说明,写得拙劣、紊乱而又模糊不清。唯一可取的是有的地方叙述了民族志学上的一些奇闻。此外显得很自负,文笔也很糟。

顺便说说!关于路德维希·西蒙,你一定要猜一猜,我是怎样识破温存的库尼贡达的^②。

几星期以前我接到拉萨尔的一封信,他病得很厉害。他生的不是痛风病,而是骨炎?信上说,正在布罗克豪斯那里分两卷出版一本“大部头的重要著作”^③。他躺在床上十七个小时,下床三小时,正忙于校对“大部头的重要著作”。我想,我寄给他的那本反对福格特的书,对于减轻他的病痛未必适宜。但是,既然他是柏林的“理想政治家”,又有什么办法呢?

弗莱里格拉特和大学生布林德亲近的“雄厚物质基础”是什么,我已经写信告诉你了吗?^④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33—134页。——编者注

③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23页。——编者注

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1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非常感谢你的酒和五英镑。我妻子认为波尔图酒非常好。

从今天起,我又觉得健康了。

凯尔从莱比锡来信说,书^①一到就马上卖出了一百二十本。

李希特尔从汉堡(从《改革报》)来信说,书的销路很广。

我妻子向你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12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的《日内瓦国境通报》关于《福格特先生》的广告¹³⁸的剪页,单凭那特大号的字体就可以使人看出,布拉斯对福格特是多么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爱戴。此外,在《国境通报》最近五号上有**很好的**文章。

昨天佩奇告诉我,伦敦到目前为止已卖出八十本。可是他抱怨说,在曼彻斯特“简直一本也卖不出”。

据我所知,除去《**改革报**》发表了一系列短评(赞许的¹³⁹)并说将于下星期登一篇长文以外,德国报纸上至今没有发表什么东西。**奥格斯堡《总汇报》**很奇怪。它已收到两篇详细的批评文章:一篇是讨厌家伙比斯康普写的,另一篇是洛·布赫尔先生给附刊写的。然而至今没有登出一个字。但以后瞧吧。

就这样。

1. **路·西蒙**^①。书差不多已经完全弄好了,有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为校对的事到希尔什菲尔德那里去,顺便先跑到西蒂区朋友莱茵兰德尔的营业所去坐了一会儿。他非常愉快地告诉我,小赫希斯特(律师的儿子)已从巴黎来到伦敦,在这里的一个企业就业。莱茵兰德尔从巴黎那时起就十分了解赫希斯特父子。后来有一次我在莱茵兰德尔那里见过这个小赫希斯特,他是个不会得罪人的小伙子,不仅没有任何政治观点,甚至没有任何政治概念。他曾经在一个大概姓克尼格斯韦特^②的银行家(这个著名的波拿巴主义者的姓我现在记不十分确切了)那里当过职员,而路德维希·西蒙曾经在那里当过营业所主任。莱茵兰德尔向赫希斯特详细打听过这位温存的库尼贡达。他说:啊,我们营业所的人不喜欢他。虽然他是营业所主任,但是他胆小得每个行动都要问老板,业务也很不熟悉,容易激动,此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去搞政治了。著名的艾·阿布几乎每晚都在他那里,同他一起工作;我亲自看见过他们

① 见本卷第126和131页。——编者注

② 指克尼格斯瓦特。——编者注

校对他们的共同著作之一。经过莱茵兰德尔反复询问才弄清楚，这部共同著作就是《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①。路德维希·西蒙在波拿巴主义者克尼格斯韦特的营业所里似乎吹嘘过他和艾·阿布的关系，于是在政治上象一个新生婴儿似的、对谁也不怀疑的小赫希斯特，以为他告诉莱茵兰德尔的是对路·西蒙非常荣誉的事情。最可笑的是，后来在威美尔曼那里的一次午宴上（小赫希斯特没有被邀请），莱茵兰德尔非常天真地问老赫希斯特，关于我对路·西蒙的揭露他有什么看法？老赫希斯特声称，他已经多年根本不再从事政治了，政治已经两次毁灭了他，可是在他看来我的揭露是不可信的。但是莱茵兰德尔坚持说我是有很“可靠的”材料的。

2. **布林德**极疯狂地进行报复。他宣布中止了同佩奇公司的业务往来。这是“盲人的报复”^②。老瑞日卡！

3.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因你给他的冷酷的嘴脸上贴了膏药，他今天将感到很舒畅——以及关于他和布林德亲近的物质基础，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早些时候就写信告诉过你了^③。确切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席勒纪念活动期间（1859年），这位高贵的诗人**通过他的代理人布林德**起初把你所知道的那篇赞美诗^④提供给水晶宫的经理处。经理处如要获许**出版**这篇著名的赞美诗并且在席勒纪念活动的那天在水晶宫出售，必须付给他四十英镑现款。这位重商主义

① 艾·阿布《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布林德的原文为 Blind，是姓，也有“盲人”的意思。——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23页。——编者注

④ 斐·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编者注

的诗人自己还要保留以后销售的权利。经理处很客气地感谢了这种善意,建议弗莱里格拉特先生自己经营出售他的赞美诗。

于是这位高贵的人物看来是自己掏腰包在希尔什菲尔德那里把这篇肮脏东西印了两万本。生产费是四十英镑。按照这位高贵的诗人的计划,收入的一半献给席勒协会,而另一半归自己养家,这样,扣去花费(每本的价格是六便士),诗人就能为自己获得纯利二百一十英镑,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全德国吹嘘一通自己的慷慨。

但是这个算盘打错了。在整个英国也许(总共)卖出了几百本,而且这还是在对许多人施加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卖出的。

因此事情就非常糟糕了。就在这个时候布林德开始从早到晚、从晚到早地活动,迫使伦敦席勒委员会支付印刷费,经过激烈的争吵以后,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①。

至于一大堆存放在仓库里的书,弗莱里格拉特交给他的盲人朋友去销售,而这个不知疲倦的小滑头早在 11 月(1860 年)就用阴谋手段在伦敦举办自己的席勒纪念活动,以便出售弗莱里格拉特的破书。无怪乎弗莱里格拉特不论过去和现在都“置身于”他的布林德“近旁”。^②弗莱里格拉特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自己的私利,对他来说商业利益(这里自然也包括诗人的荣誉)高于一切。

还要提一下布林德在这种情况下还演了一出很说明他的特点的滑稽剧。

这个深谋远虑的布林德事先没有告诉朋友弗莱里格拉特和朋友金克尔,悄悄地(用大家都知道的一百英镑基金中的钱)刊印了关于席勒和勃鲁姆的一些初步的东西或初步的一些东西。清晨七

^①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23 页。——编者注

点半，当大家还在规规矩矩做梦的时候，他就把一只装着他的“激进传单”的匣子放在宫殿³⁶⁴门口了。从《晨报》借来的送信员给他看守着匣子，并把这种胡写的东西塞给每个参观者。如有人问价钱，那就根据他的衣着向他索取六便士，三便士，直到一便士。谁要是不问，他就免费取得这种胡写的东西。所以，还没有轮到金克尔的演说或弗莱里格拉特的赞美诗之前，这个巴登的滑头已经捷足先登，把他的破烂硬塞给随便遇见的任何人了。

祝好。孩子们又在家了。向鲁普斯问好。

你的 卡·马·

谢谢你的文章^①。

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12月27日[于伦敦]

特急

亲爱的恩格斯：

刚才接到约·菲·贝克尔从那不勒斯寄来的一封信。他要求波克罕立刻给加里波第寄去：

1.《波河与莱茵河》^②。（我还有一本，这是从佩奇那里找到的。因此这解决了。）

① 指弗·恩格斯《奥地利革命的发展》。——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2.《萨瓦、尼斯与莱茵》^①。(我那本早寄给席利了。希望你那里至少有一本,请立刻邮寄伦敦西蒂区马克街 44 号西·路·波克罕。)

3.《福格特先生》^②。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1861年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把今天早晨收到的你那封信不知塞到哪里去了，因此记不起给佩奇寄《揭露》^①的费用应该是多少。在我这里保存的一部分书，上星期就寄给他了。¹⁴⁰

济贝耳有信来。他刚从巴黎结婚旅行回到爱北斐特。他分发出去六本，又订六本^②。你最好指点他一下如何登广告。

托比^③在《自由射手》上发表了长篇的绝望的号叫¹⁴¹。

《福格特先生》中的最令人遗憾的刊误（没有被发现），是有三四处把“联邦院”误为“国民院”。我已通过佩奇坚决要求在《日内瓦国境通报》上声明更正。

普鲁士国王^④死得正是时候。你以为怎样？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② 指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③ 爱德华·梅因。——编者注

④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我妻子虽然还很虚弱，但一天比一天好。星期六我已将**最后**一瓶药吃完了。

对博尔夏特，还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①

祝好。

你的 卡·马·

全家让我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并向你致新年的最美好的祝愿。信写得很短，因为我的妹夫和妹妹^②在这里。明天他们去好望角。

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1年1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揭露》^③今天或明天就从这里寄给佩奇，邮费预付。最好他在书的封面贴上注明伦敦“佩奇公司”1861年的小纸条，使人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它。

你能不能给我弄到托比的绝望的号叫^④？

① 见本卷第572页。——编者注

② 约翰·卡尔·尤塔和路易莎·尤塔。——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④ 爱·梅因《卡·马克思对卡尔·福格特的新揭露》。——编者注

我写信给济贝耳。

除了《科伦日报》以外，在德国报纸上还没有登一篇广告^①，这毕竟令人奇怪。

我们的宿敌没有逃避掉他们理应遭到的命运。

据奥格斯堡《总汇报》报道，已经寿终正寝的《斯特拉斯堡记者》报的主编是“科伦的一位沃尔弗斯先生”，而这就是那个给杜蒙的报纸^②工作的极可尊敬的沃尔弗斯。你能不能迫使比斯康普把这点通知奥格斯堡《总汇报》，并且还告诉它，这个家伙根本不是莱茵省人，而是一个讨厌的比利时人？

施万贝克发酒疯死掉了。正派的勃律盖曼不知去向，并被人们忘却，而沃尔弗斯则公开接受波拿巴的津贴——你还要怎样？

国王威廉一世现在恐怕也一定要大出其丑。他对柏林人说，发生了许多不合适的事情，那显然是指施梯伯的被迫辞职。再说一件事。还有一个“朋友”——鸟儿格莱夫^③，据《新普鲁士报》报道，因患严重的中风而卧床不起了。

天雷轰击这伙人，这是好兆头。皇位的更替恰恰同奥地利革命¹⁴²这么好地携手并进，这好极了。甚至《民族联盟周报》现在宣称，如果普鲁士不是努力加紧干，那末奥地利必将居德国的首位。奥地利的情况非常好。对此出力最多的，当推一贯优柔寡断的蠢驴弗兰茨-约瑟夫了。事态正在很好地发展，将使弗兰茨以至波拿巴先生无法控制。

北美的情况也变得很有意思。如果南部人敢于进行这种冒险

① 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科伦日报》。——编者注

③ 文字游戏：格莱夫的原文为 Greif，是姓，也有“兀鹰”的意思。——编者注

的赌博，那末奴隶问题想必很不妙。¹⁴³ 只要北部稍微进行一点游击式的攻击，就足以引起燎原大火。无论如何，奴隶制显然会这样或那样地很快完蛋，而接着棉花生产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对英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不久就会见分晓。而就在这样强大的运动时期，波拿巴这头蠢驴还期望长期混水摸鱼！

多多问候。

你的 弗·恩·

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托比的绝望的号叫^①，我自己只粗略地浏览了一遍。不过上星期我已通过佩奇预订了两本，你可以得到一本。

济贝耳现在的地址是：巴门（小维特路25号）小卡尔·济贝耳。

关于《揭露》^②，佩奇已经在《书报业行市报》^③登了广告。由于考虑到沙佩尔，我不让他在其他任何刊物上登广告。

至于书商关于《福格特先生》的广告，我至今只在《改革报》、《政论家》、《自由射手》和《国境通报》^④上看到。不过佩奇曾当着

① 爱·梅因《卡·马克思对卡尔·福格特的新揭露》。——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③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编者注

④ 《日内瓦国境通报》。——编者注

我的面不得不给所有有关的人写了信，这个谜在最近几天内就会解开的。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报社，而在于**书商**，他们把广告推迟到圣诞节和新年去了。而在报上登广告，总是要通过在当地推销书刊的书商之手。但是我们等着瞧罢！

你看我多么倒霉。从上星期三（正好一星期以前）起，我就伤风、咳嗽，同时肝部感到刺痛，因此不仅在咳嗽时，而且每一转身都感到肉体上的痛苦。这象是炎症。我感到这样的疼痛还是第一次，虽然艾伦曾不止一次非常热心地来探问病情。这一次我自己治疗，因为我本来就有一笔惊人的医生账，另外还有一堆其他的账。我的疗法很简单：不抽烟，服蓖麻油，只饮柠檬水，少吃东西，什么酒也不喝，什么事也不干，坐在家里（因为冷空气马上会使我咳嗽）。我还没有完全复元，相当虚弱。不管怎样，还是请你问一下龚佩尔特，再这样急性发作时，应当怎么办。只要我又能外出，而且感到身体完全正常了，我就去问艾伦。

祝好。

你的 卡·马·

我妻子（她慢慢地在复元，但还是很虚弱）和孩子们向你问候。

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1月11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昨天收到了随信附上的这个通知单，这样，我必须为这批书立即付给代理人两英镑五先令。此外，运到家里也还要花十先令左右。税是免了。自然，如果不是绝对必需，我是不会为着这点小事写信给你的——现在我一文钱也没有。

下面抄的是亨·贝塔受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委托所写的关于《福格特先生》的拙劣不堪的东西¹⁴⁴。

你的 卡·马·

这就是哥特弗利德的贝塔（贝特齐希），他当过德鲁克尔出版的《您好！》的编辑，是《凉亭》等报的哥特弗利德的好斗的走狗¹⁴⁵。坏透了的恶棍！这是什么样的文笔！又是怎样的胡言乱语！

8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三英镑已收到，到现在才告诉你，请原谅。星期一我的病又发作，由于星期二未见好转，只好又去求助艾伦，因此我现在正在治疗当中。写东西时所必要的动作使我感到疼痛，所以我也就迟迟没有写信。你看，我象约伯那样多灾多难，虽然不是那么怕上帝。

济贝耳——看来他很珍惜他的时间，因为他一行字也没有写给我——把载有两篇赞扬我的书^①的短评的两号《科伦日报》寄给了我。书商的广告登在1月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的附刊上。

希望你用英文给我写一篇——艾伦嘱咐我至少还得一星期不能从事任何写作，——就是说用英文为《泰晤士报》写一篇批判普鲁士大赦¹⁴⁶的短文。并且要强调下列要点：

(1) 这种大赦是1849年以来任何一个国家（奥地利也不例外）颁布的大赦令中最可鄙的（微不足道的，真正普鲁士式的）；

(2) “自由主义的”普鲁士报刊的状况，可以根据它们如何吹捧这种脏东西来判断；

(3) 对于某些小的违法行为——违抗宪兵，冒犯官长等等——的大赦令，在普鲁士每次新王即位时总是颁布的，而当前这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次大赦实际上无非就是这一种大赦；

（4）**一切流亡者**——也就是1848—1849年革命的所有参加者——实际上被排除在大赦之外。对那些“**可能要被我们的民事法庭判罪**”和“被准许自由返回”（似乎不是任何人都有“合法”权利在任何时候返回）的流亡者，答应由司法部“按规定”为之提出“**赦免申请**”。事实上这种诺言得不到任何保障。选择这种无聊的形式，似乎是因为普鲁士是一个“法治国家”，国王按照宪法不能中止任何审讯。对一个正如《普鲁士司法报》（柏林）所承认的那样已经有十年不存在任何法律的国家来说，这是极愚蠢的滑稽剧。此外，要知道缺席判决是可以立即被撤销和废除的。当施梯伯、格莱夫、戈德海姆跟西蒙斯、曼托伊费尔等人一样仍然逍遥法外的时候，这种卖弄“法律”的做法，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5）但是最卑鄙的是大赦令的第四条，按照这一条规定，凡“以后可能被军事法庭判罪”的人，必须先向威廉“请求恩赦”，然后由他“根据我们的军法部门提出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定”。

这里必须考虑到，按照普鲁士后备军条例，很少有哪一个普鲁士流亡者会不受“军事法庭”的管辖¹⁴⁷；“请求恩赦”是无条件规定的，而对这种屈辱却没有许诺任何肯定的补偿；最后，威廉比起任何一个流亡者来更需要“大赦”，因为从严格的法制观点看来，他根本不该钻到巴登等地去的¹⁴⁸。

《泰晤士报》肯定会非常乐意采用这种批判文章。我想把这篇文章同时也寄给其他报纸，当然，只署名：“一个普鲁士流亡者”。同时给编辑部写封私人信。

这是回敬普鲁士的狗东西们和那位率领他们的军士^①的

① 指威廉一世。——译者注

唯一方法。

你的 卡·马·

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1月22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我同时寄出两份关于大赦的说明^①（一份寄给《泰晤士报》，另一份寄给《旗帜报》）。对于布赫尔及其同伙的声明¹⁴⁹，你有什么看法？

你从普鲁士报刊上可以看到，哥特弗利德^②怎样靠报界一帮人的帮忙又钻到前台来出风头了。

关于我的书^③的广告（书商的）在《新普鲁士报》上也登出来了。本星期内，这个广告将再分送给柏林的所有报纸。不论哪方面的狗东西都想用沉默来扼杀这部书。

至于我的状况，艾伦的意见和龚佩尔特的一样。但不管怎样，这种极讨厌的状况使人不能工作。同时我还感到身上疼痛，不过今天好多了。我还在治疗，艾伦每隔三天来看望我一次。今天他又来过。他劝我骑马逛逛，换一下环境等等。自然我不能对他说我的难处在哪里。我曾一再考虑，由于生病花了钱，又没有《论坛

① 见本卷第144—145和149—150页。——编者注

② 金克尔。——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报》的稿酬等等，我的状况已弄得很糟糕，能否通过波克罕与某个贷款社做笔交易来稍微改善一下。但一当我要完全下决心这样做时，却又不寒而栗，因为波克罕是个爱说大话的人（虽说他品质很好），每天，也就是说每次见面时，他都对我叙说他把多少钱给了流亡者。

如果你有时间，也想写文章，给我随信寄一篇来，我将感到很高兴。我还是不能工作。特别希望你在星期六以前写一篇关于法国的军备或法国其他方面的文章。

我以为在俄国为一方同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另一方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盟。俄国总是力求从各方面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它只不过是同那两个强国在华沙签订了某种协定（关于波兰和多瑙河各公国）¹⁰⁸，但是**完全可以肯定**，它为了防范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也同波拿巴签订了新的条约。

附带说一下。如果你写有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东西，也许更好些。问题的实质是：柏林的报刊很卑鄙，它总是责怪奥地利，硬说它“阻碍”普鲁士去反对丹麦。而现在，当奥地利允许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报刊却叫喊什么“陷阱”，警告要保持和平等等。¹⁵⁰ 请看《人民报》、《科伦日报》等报纸。要把柏林的报刊狠狠地训一顿。我以前在《论坛报》是常常这样做的。但这必须经常重复。

你的 卡·马·

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月29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人要一倒霉，不幸的事就接踵而来。你看了附上的德纳的信就会相信这点。我12月10日开出的一张为期两个月的三十英镑的期票竟被拒付，另外在六个星期内不接受我的**任何**通讯。昨天我自然立即跑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了。为了使他自己不受损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他设法在某处贴现我在自己名下开出的一张为期三个月的期票。我今后怎么才能对付过去，连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赋税、学校、住房、食品商、肉商以至上帝和魔鬼都不允许我有丝毫的迟延了。

德纳是多么卑鄙，同我算账时竟回溯到1858—1859年危机时期，那时只是**作为例外**把通讯稿的数量缩减到每周一篇；其实这个协议¹⁵¹早已被实践甚至被明确的信件所废除了。另外他把我的在去年**没有登出的所有文章全都扣除**。另一方面，即使从他的错误设想出发，把1858—1859年的协议看作仍然有效的話，他也无权剥夺我一个半月的工作。然而我对他们毫无办法，因为我完全依赖他们。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尽管我早就看出危机要来了。

同时附上拉萨尔的信。他在这封信中甚至记不起福格特的脏东西^①当时给他的印象。不过晚明白总比始终不明白好。至于他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打算重新出版《新莱茵报》一事，——哈茨费尔特拥有三十万塔勒的财产，关于她我将寄给你一份备忘录¹⁵²，——那末在目前条件下我会抓住这根稻草。但是德国的浪潮还不够高，还冲不动我们的船。一开始就会流产。

托比^①又写信给波克罕，问他是否真的一点也没有听说我们的流亡者的九十英镑的事。他说德国瞧不起我，因此普遍沉默。又说伟大的路·瓦勒斯罗德自己声称，对这种卑劣行为任何人都不用答复，云云。顺便提一下，你如**对波克罕的信给予答复**，那就帮了我的忙——因为他为《福格特先生》的出版付过十二英镑。他在这一点上是很敏感的。

被列入柏林议员名单的布赫尔和洛贝尔图斯，在他们的声明¹⁴⁹发表以后，被愤怒的“小德意志派”⁸⁷从名单中**勾销了**。声明很不好，但是布赫尔在《海尔曼》最近的一号上却把哥·金(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痛骂了一顿。

科拉切克先生为了要评论《福格特先生》，昨天来信要求赠送一本。我已经寄给他了。这本书在彼得堡和里加销路相当好，但在科伦**没有什么销路**(大概一共卖出了六本)。

拉萨尔所说的关于察贝尔的事很不错。

祝好。

你的 卡·马·

卑鄙的《泰晤士报》没有采用你的关于大赦的文章^②。《旗帜

① 梅因。——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44—145页。——编者注

报》也一样。现在你把文章寄给《卫报》^①，然后把报纸寄来，我再通过波克罕把它登在讨厌的《海尔曼》上和别的什么地方。

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1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信和十英镑收到了，非常感谢。我现在就要出去，先去交煤气费和税款，不然那些家伙就要派评价员¹⁵³到我家里来。我怎样对付其他的狗东西——这还需要考虑。

你明天的信^②一到，我就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祝好。

你的 卡·马·

附上拉萨尔的备忘录。

①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51页。——编者注

9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1年1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答复波克罕很困难^①。此地为意大利市场购买货物的经纪人都是自己向那里出售，因此他们会把伦敦的订货人看作竞争者，而同他拚命。罗伊斯—克林公司和济歇尔公司就是这方面的主要公司，但是少量订货他们根本不接受。

无论如何要留意，不管谁跟这些人打交道，都不要提到我；这完全没有好处，会使我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订货的数量比较大，并且希望建立经常的联系，那末购货人最好亲自到这里来，直接跟厂主接洽。替伦敦各公司采购的在这里只有一家“东印度商行”和一些我不认识的小人物。

现在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那些出面谈生意的家伙是些什么人，我根本不知道。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149页。——编者注

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昨天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便函^①，但这并没有使情况好转。你要立即写信告诉我，应当怎样办？

各方面的纠缠，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使我痛心的是，我还不得不用这一切不幸的琐事来烦扰你。

我已经写信给德纳，但成功的希望毕竟很小^②，尽管从法律观点来看他无疑是错误的。这些家伙知道别人需要他们，而他们在目前则不需要别人。

你曾想把载有马志尼几封信的《民族》寄给我。忘了吗？最近几天你将收到我寄去的被没收的那一号《星期日邮报》。

布赫尔肯定说——他曾请求通过波克罕把这一点转告我——他的评论还将在《总汇报》上登出来。你看，恶棍布林德竭力使自己的名字象一个大政治家那样尽可能常常出现在公众面前。

为了那些书的别扭事，我一共花费了四英镑多。这批藏书的命运多么令人惊奇！¹³⁶

① 见本卷第576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48页。——编者注

听到济贝耳的消息了吗？他的联系看来还是非常少。
祝好。

你的 卡·马·

提姆几天前告诉佩奇，在曼彻斯特对《福格特先生》骂得特别厉害。布拉斯专门为了能荣幸地印刷《福格特先生》的广告而定铸了新铅字，这样，广告会更加引人注目。你难道在曼彻斯特那许多瑞士人那里连一张《国境通报》^①也弄不到吗？

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1年2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今天只能给你写几行。如果裁缝同意贴现由我开出的三十五英镑的期票，而又不需要在7月或8月以前付款的话，那就这么办，我就签发。但是我必须指望谁也不说出去，不然我就可能要以我的整个地位作为代价。如果龚佩尔特已经弄到钱（我从星期五起没有看见他），那我也许不用这样也能把事情弄妥。

你的 弗·恩·

^① 《日内瓦国境通报》。——编者注

9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1年2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可以告诉弗莱里格拉特，说我们不需要他的裁缝了。龚佩尔特已经收回了一些别人欠他的钱，足够借给我所需款项的大部分，以后每月偿还五英镑。这样一来，事情就弄妥了。弗莱里格拉特随时都能收到他那三十英镑；今后他只需把费用垫付一下，在他说明数额之后我也会在二十四小时内还给他。我看他就这个问题可以直接写信给我，你就根本不必再为这整个事情操心了。以后再看，我能否把这笔款子的哪怕一部分转入下一个会计年度。

现将信件退还。我在上次的信发出之后才弄明白，德纳认为你提出要账的文章数比登出的多了十九篇。不过，这件事是卑鄙无耻的，《论坛报》的做法真正象是一张不值钱的小报。它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不过是小铺老板所特有的那种最丑恶的欺诈。

拉萨尔还是那个伊西多尔·普鲁士蓝。在这种小事上证明内阁的不彻底性，就以为给了它以毁灭性的打击，那算是什么政治家。他对议会制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的所谓法和正义，也有美妙的见解。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在他那宏伟的两卷书^①中，有什么不会谈到啊。

①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不管怎样，他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在福格特的问题上完全改变自己的立场²⁰。至于他的报纸^①，我若处在你的地位，会劝他从办周报开始，而与《普鲁士周刊》、《柏林评论》、《民族联盟观察周报》^②等相对抗。凭哈茨费尔特的三十万塔勒（他们两人将牢牢抓住不放）和这位夫人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不会有足够维持一份日报的额外收入。经费不足的现象很快就会出现。然而办周报不用花很多钱，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收入来源。自然拉萨尔必须很好地付款，就是说按英国的方式付款，不然也毫无意义。周报如能作为机关报，那对我们也是十分重要的。

普鲁士军士^③显然非常胆怯。这个畜生每次演说都谈到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我把供《论坛报》用的那篇关于法国武装的文章^④修改后刊登在这里的《志愿兵杂志》上了。可能今晚我还要分寄一打给各家报纸，这篇东西也许会引起轰动。也寄一份给你；既然纽约那些狗东西现在并不太想得到它，加之它又经过很大的修改，因此不会有什么妨害。我的小册子下星期就出版；剩下的只是还要看一小批校样，写一篇序言。¹⁵⁴

布赫尔似乎表现得相当不错。

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148—149页。——编者注

② 《民族联盟周报》。——编者注

③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法国的武装力量》。——编者注

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没有立即答复你的十分亲切的来信，务请原谅。同时你可能已经收到庸人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了。

我有过，而且现在也还有许多麻烦事。问题是我打算到荷兰去，以便把我这里的事情整顿一下，不然它们会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为此我需要两样东西：护照和钱。两者我都必须在这里设法弄到手。（也许我不得不去亚琛一趟。）

我还没有写信给拉萨尔。出版周报可能是最好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我们这位朋友是轻率的，他一坐在那里当主编，就随时能够给我们大家招来麻烦！他自然会马上使报纸具有党的机关报的性质，而我们将不得不为他的一切蠢事承担责任，并且使我们在德国的地位在还来不及重新争得以前又遭到破坏！对此应当十分认真地予以考虑。

德国报界的沉默的阴谋严重地妨害《福格特先生》的销售。开头的顺利局面就这样被破坏了。看来《总汇报》几乎决定连布赫尔的评论也不予刊登。无论如何这在最近几天内会见分晓，因为一般说来如准备刊登的话，就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对科拉切克是可以指望的。

我妻子建议你读一下约翰娜·莫克尔的《汉斯·伊贝勒斯》。

在那里维利希以维尔德曼的形象出现，冯·布吕宁克夫人被塑造成普拉托尼娅，而坏蛋金克尔被写成**唐璜**。关于这部拙劣的东西，我所知道的也仅仅是妻子告诉我的这些。她认为这部书无疑证明约翰娜·莫克尔是由于失恋而跳窗的。（顺便说说，我妻子的脸还没有恢复正常，这种状况也许还要继续很久。）不管怎样，牧师金克尔¹⁵⁵倒是不错，他拿死去的莫克尔的自白去赚钱，把它卖给科塔，以使用弄到的钱同那个已经给他生了孩子的敏娜·威纳尔一块儿过活。牧师是最聪明的人。的确，约翰娜·莫克尔是个不那么诱人的女性，况且她身上发出难闻的气味，尽管她有着音乐的幻想。

《民族》已收到。非常好。《志愿兵杂志》也收到了。但是你的小册子还没有收到^①。

福格特永远不会饶恕芬克，因为芬克大大超过了他。不过，普鲁士猪猡们在许多方面都出了丑。起先这些无赖请求波拿巴继续干涉加埃塔¹⁵⁶；现在他们又同波拿巴和俄国一起赞成法国继续干涉叙利亚¹⁵⁷。奥地利和帕麦斯顿——后者当然是装样子——表示反对。而在国内的一切胡作非为又算得了什么！这一群匪徒应该消灭。

威廉·李卜克内西也几乎被他的美国报纸弄得狼狈不堪。他供稿的报纸中有一家^②在新奥尔良被捣毁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155页。——编者注

② 看来是指《德意志报》。——编者注

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明天动身，但是发给的去荷兰的护照不是用我的名字，而是用毕林^①的名字。这费了很大周折，同时单是为了弄到能够上路所需的钱也费了不少劲。对纠缠最厉害的债主不得不偿还一点；对其他债主（例如食品商），则借口美国危机才使他们答应延期还债，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在我不在时妻子要**每周**付款。此外，她下星期必须交纳两英镑十八先令的税款。

注意。我妻子对你寄来酒表示感谢的那封信（大约一星期以前寄出的），你想必收到了吧？她有点不放心，怕信落到别人手里。孩子们对你寄来酒也非常感激。他们大概继承了父亲的酒癖。

我很可能不办护照，还到柏林去一下，以便看一看周报的情况怎样^②（附带说一下！威廉一世在柏林被称作“**美男子威廉**”），一般地看看这些脏东西。

布林德这个猪猡在最近一号《海尔曼》报上发表了马志尼给他的信¹⁵⁸。这个死不要脸的畜生显然已使马志尼相信他是德国流亡

① 毕林是早先孚赫的无产阶级即孚赫的自由贸易派无产者的代表人物，是个真正天才的发明家，但完全不会办事情。因此他自己经常受骗，而他的发明总是被别人利用。（马克思原注）

② 见本卷第148—149和155页。——编者注

者的代表。他使那同一号《海尔曼》充满了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胡言乱语（爱国主义性质的）；把同样内容的信签上自己的名字寄给《地球报》等报纸。他靠布朗纳的帮助——他同这个人 和沙伊伯勒一起成立了“自由统一协会”¹⁵⁹——从布莱得弗德的一个商人那里榨取了不少钱，竟能够在汉堡创办一张坏透了的小报——《北极星》，以便把自己装扮成北方的重要人物。同时在南方，他让人——在沙伊伯勒的协助下——在斯图加特的《观察家报》（象南德意志《人民报》一类的报纸）上把自己吹嘘成“铁打的布林德”。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开展这一切活动，一方面是为了掩盖《福格特先生》带给他的耻辱¹⁶⁰，另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成为黑克尔第二。这个可怜虫。

科伦人把我的藏书¹³⁶处理得很妙。傅立叶以及歌德、海德、伏尔泰的著作全部被偷走，而对我来说最糟的是，《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¹⁶¹（最新版本，我大约花了五百法郎）、希腊古典作家的许多卷书和其他文集的许多单卷都被偷走了。如果我有机会去科伦的话，我就要同民族联盟的毕尔格尔斯就这个问题好好谈一谈。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也被偷走了。

由于最近两星期令人讨厌的奔走，——要不使我的全家彻底垮台，真是需要很大的本事，——我根本没有看报，甚至连《论坛报》关于美国危机的报道也没有过目。但是，晚上为了休息，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作者祖籍是埃及。施洛塞尔说他“没有灵魂”，大概是因为他极力要穷根究底地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而庞培是十足的废物；他之所以

享有非份的荣誉,只是因为他最初窃据了鲁库鲁斯的战功(反对密斯腊达特),后来窃据了赛尔托里乌斯的战功(在西班牙)等等,最后又充作苏拉的“年青亲信”等等。作为统帅,他是罗马的奥迪隆·巴罗。他刚要在对凯撒的斗争中显示自己的本领,便马上暴露出他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家伙。凯撒为了迷惑这个与他对抗的庸人,犯了一些极大的军事错误,并且故意使这些错误显得很离奇。任何一个平凡的罗马统帅,比如说,革拉苏,也能在伊皮罗斯战争¹⁶²中把凯撒打败六次。但是对庞培,那就不论怎样打都行。莎士比亚在写喜剧《爱的徒劳》时,看来对庞培的真正面目已经有一些概念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我将从荷兰写信给你¹⁶³。不用说你也知道,对你的极其友好的表示我是多么感激。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5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向你认罪^①。但是因为有下列这些情况我才没有给你写信,

① 套用西塞罗《关于利加里的演说》里的一句话。——编者注

它们可以减轻我的罪。首先，你知道，我在柏林大部分时间是住在拉萨尔家里。我不可能从他那里给你写信而又不给他看，这是我所不愿意的。其次，我全部时间都是在旅途中：从柏林去爱北斐特，接着去科伦、特利尔、亚琛、博默耳^①、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最后，我原来的计划（我写信告诉过我妻子），是从鹿特丹去赫尔，再从赫尔去曼彻斯特，要在那里向你详细地口头报告这次旅行。这个计划被我的表兄弟雅克·菲利浦斯打乱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我准备好从鹿特丹出发的时候，他通知我第二天要来伦敦，而且也真那样做了，当然，我就不得不直奔伦敦，好给他以应有的接待。他前天才离开这里。

无论如何希望你在圣灵降临节到我们这里来住几天。我在爱北斐特听说，你准备在圣灵降临节去看望亲属。即使是这样，你也可以安排在我们这里至少逗留几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这些事情口头讲比写信好。此外，你总是绕开伦敦，我家里的女士们在生你的气了。

先谈谈事务吧。我目前从表舅^②那里挤出了一百六十英镑，所以我们得以偿还大部分债务。我的母亲（她没有一点现款，而且她的生命也快要结束）把我以前开给她的几张借据销毁了。这是我在她那里住了两天所取得的非常满意的结果。关于钱的事我甚至没有向她开口，是她主动提到这个问题。其次，我在柏林开辟了一条途径，以便在迫不得已时同维也纳《新闻报》¹⁶⁴进行联系——在当前美国这种情况下，看来是非这样做不可的。最后，我通过拉萨尔谈妥了把我的政治经济学²⁵的第二部分交给布罗克豪斯去出版，

① 扎耳特博默耳。——编者注

② 莱昂·菲利浦斯。——编者注

而不交给敦克尔。关于敦克尔, 卡米拉·埃西格(即柳德米拉·阿辛格)说得对, 她说, 如果想把书保密, 那就交给敦克尔去出版。不过, 我的名字还是在劳-劳这个德国的萨伊的近著¹⁶⁵中被提到了。

顺便说一下。关于你的《波河与莱茵河》等, 哈茨费尔特——她在她姐夫冯·诺斯提茨将军家里能见到所有普鲁士将官; 她的外甥, 另一个诺斯提茨, 是“美男子威廉”的侍卫官, ——告诉我说, 军界的高级和最高级人士(包括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周围的人)都把你的书看成是一个不愿露名的普鲁士将军的著作。据陪审官弗里德兰德(维也纳《新闻报》编辑的兄弟)告诉我, 维也纳也都这样认为。我亲自同普富尔将军谈过这事, 他现在已经八十二岁, 但精力依然充沛, 思想非常激进。普富尔当然不知道我们曾经授予他以“硝酸银”¹⁶⁶的光荣称号。不过, 他已失宠, 被宫廷视为雅各宾党人和无神论者等等。

现在来谈谈政治情况。

柏林当然没有什么“高级政治”。一切都围绕着同警方的斗争转圈子(并不是因为警方在目前有什么放肆行为; 它倒是温和与容忍的模范), 而且要求把策德利茨、帕茨克等人撤职查办。其次是军人和文官之间的敌对。就是这些问题(在资产阶级人士中, 特别还有军事法案和免除大地主的征税问题), 必将引起麻烦¹⁶⁷。(炮兵军官塔韦尔尼埃伯爵对我说, 他们最乐意向禁卫军开火。)到处笼罩着瓦解的气氛, 各界人士都认为灾难不可避免。看来, 首都比外省走得更远。不管这是多么奇怪, 军界人士普遍确信, 在和癞蛤蟆^①的**第一次**交锋中, 普鲁士人就免不了要挨揍。柏林盛行一种

① 指法国人。——编者注

傲慢无礼而轻浮的风气。议院受到蔑视。我在剧院里亲自听到讽刺芬克的歌曲博得热烈掌声。大部分公众很不满意现在的报刊。在即将来临的第二议院改选时 (秋季), 那些当过普鲁士国民议会¹⁶⁸ 议员的大部分人肯定会当选。这事之所以重要, 不是由于他们本身, 而是因为“美男子威廉”把他们看成是红色共和派。总之“美男子威廉”自当上国王以来, 就受赤色幽灵的折磨。他把他的“自由主义者”的名声看作是变革党为他设下的陷阱。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能从明年起在柏林 (虽然我个人很厌恶这个地方) 出版一份报纸, 那确实是很合时宜的。如果和拉萨尔等人合作, 有可能筹集两三万塔勒。但是这里有问题。拉萨尔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了这个建议。而且他信任地说, 应当同我一起担任总编辑。我问他, 恩格斯呢? “行啊, 三个人如果不算多, 恩格斯也可以担任总编辑。不过你们两个人的表决权不能比我一个人的大, 否则我每次都将是少数。”他认为必须同我们共同领导, 其理由如下: (1) 他在一般人看来比较接近资产阶级政党, 因此可以比较容易地弄到钱, (2) 他势必要牺牲自己的“理论研究”和从事这种研究所必需的安静, 为此需要有某种补偿等等。他补充说: “不过, 如果你们不同意, 那我今后还是象现在一样, 仍然准备在钱和写作方面帮助这个报纸; 这对我甚至更有利, 因为我可以从报纸那里得到一切好处, 而不用为它承担任何责任……”所有这些话当然都是带着感情说出来的。拉萨尔在一些学者当中由于他那本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书^① 而受到尊重, 在一些寄生虫当中则由于他的佳肴美酒而受到赞许, 于是就被这些蒙住了眼睛, 自然不知道他在广

①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大公众中的名声是多么不令人羡慕。此外，还有他那一贯自以为是的脾气；他在“思辩概念”的世界中的留连（这家伙甚至梦想创造一种双料的新黑格尔哲学，并准备把它写成书）；法国的旧自由主义对他的感染；他那夸夸其谈的习气，以及纠缠不清和不知分寸，等等。

拉萨尔可以在有严格纪律的条件下当一名编辑。不然他只会给我们丢脸。你当然理解，在他对我做了这么友好的表示之后，我是很难把所有这些都开诚布公地跟他谈的。因此我采取了含糊的态度，告诉他说，不预先同你和鲁普斯商量，我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这也就是我没有从柏林给你写信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不愿在柏林得到你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如果我们作否定的决定，那末伯爵夫人^①和拉萨尔就要到东方或意大利去旅行一年。但是困难就在这里。他现在等着我的答复，我不能再拖延了。这个问题你看怎么办？这个家伙高谈阔论到令人可怕的程度，因此我毫无办法，只有经常诉诸讽刺。由于曾把他奉为全面天才的伯爵夫人也开始表现出要摆脱这位佛陀的危险倾向，这就尤其伤害他的自尊心。奇怪的是，哈茨费尔特受他感染，有时还学到了某种犹太人的腔调。

鲁普斯对普鲁士警察局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唯一还存在的困难，最多只可能涉及到那些以前作过军人宣誓的人。陪审官弗里德兰德告诉我，鲁普斯在布勒斯劳^②以及在西里西亚另一个什么地方（地名我忘了）至今还是最有名望的人。埃尔斯纳投靠了《西里西亚报》，而施泰因则投靠了《布勒斯劳报》。但是在布勒

①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斯劳又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民主党。附上《普鲁士司法报》的剪报,这是该报编辑市法官希尔泽门策尔因我坚决要求而登载的。¹⁶⁹ 记录员施泰因已从苏黎世返回柏林,他向鲁普斯衷心问好。

关于我同普鲁士政府,换言之即同警察局的交涉,下次再谈¹⁷⁰。

顺便说一下。我这里有拉萨尔送给你的一本很好的军用地图集,但是你要亲自来取。

向你、鲁普斯和龚佩尔特问好。

你的 卡·马·

1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5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首先附上相片一张。等相片一加印出来,鲁普斯和龚佩尔特也将每人收到一张。我加印这东西,一方面是为了给鹿特丹的表兄弟^①,另一方面是为了同在德国和荷兰得到的相片交换。其次,附上杜塞尔多夫一家报纸上的有关《福格特先生》的剪报一份。最后,寄上《自由新闻》一份。这份报纸确实是已经过时了,但是很可能你和鲁普斯没有那么留心议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辩论。这是帕

^① 雅克·菲利浦斯。——编者注

姆^①自1848年以来所遭到的最大挫折。171

你关于筹办柏林报纸的意见同我完全一致，主要的几点，经过适当的改动，我已经向拉撒路谈了。^②但是，既然我在柏林已经向他说过，不征得你和鲁普斯的同意，我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那末我就肯定应该向你们两人“认真而客观地”说明事情的实质，从而拯救自己的灵魂。

顺便谈谈拉萨尔-拉撒路。累普济乌斯在他论埃及的巨著^③中证明，犹太人出埃及，不外是曼涅托所说的由一个叫作摩西的埃及祭司所领导的“害麻疯病的人”被赶出埃及的历史。因此，害麻疯病的拉撒路是犹太人和拉撒路-拉萨尔的原型。只是我们的拉撒路是脑子患了麻疯病。他的病原先是治疗不善的二期梅毒。结果他的一条腿发展成为骨疽，而且直到现在还有这个病的残余；据他的医生弗雷里克斯（我不知道这个著名的教授的名字怎么拼写）说，这是腿神经痛或是某种类似的病。但是我们的拉撒路现在和他的对立面财主一样^④，过着奢侈的生活，从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我认为这正是他在治疗上的主要障碍。总之他太妄自尊大了，例如他会认为去啤酒店就是罪恶。可笑的是，他至少向我问过四次，问我在《福格特先生》中所说的雅科布·维森里斯勒^⑤是影射谁。但是，在他那种已成为真正“客观”的虚荣心的情况下，这只不过是一种正常现象而已。他会把他那部新的奠基性的法律创作

① 帕麦斯顿。——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98—599页。——编者注

③ 理·累普济乌斯《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文献》。——编者注

④ 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至三十一句。——编者注

⑤ 这部抨击性著作里是用这个名字指拉萨尔。——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
(1861年于伦敦)

（达尔马）¹⁷² 寄给我们大家的。

在柏林还访问了弗里德里希·科本。发现他丝毫没有改变。只是发胖了，而且有点“难看”了。我跟他单独在一起喝了两次酒，对我说来真是一大乐事。他赠送给我两卷他所著的《佛陀》——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我从他那里还了解到，察贝尔这个无赖及其一伙是怎样霸占《国民报》的。

原先这家报纸是在1848年通过发行一次全部付清的股票的办法创办的（但是没有订正式合同，只是口头商定）。缪格、科本等人为此出了不少力。鲁滕堡是作为总编辑加入的，跟他一起并受他领导的有察贝尔，最后是担任总务主任的犹太人沃尔弗^①。该报由于采取庸俗的温和态度和百般讨好议会左翼¹⁷³，不久就得到很大的发展。鲁滕堡被他的伙伴们用不知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理由排挤了出去，他们说使报纸采取了过于保守的方针，并且接受汉泽曼的“赏钱”。察贝尔把一个同伙引进编辑部来代他写东西，而他本人则到各种不同的啤酒店去同市侩们交谈，为报纸日益增长的声望操心。政变（曼托伊费尔的）¹⁷⁴ 和以极粗暴方式一直持续到1850年底的对报刊的各种强制措施，为不召开任何股东会议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借口。

在这期间，这家只是由于革命报刊遭到彻底镇压和确立了辛凯尔迪—施梯伯制度才得到适当生存条件的报纸，在市侩心目中提高了声望。它变得赢利了，因此在1852年前后有一部分股东坚决要求提出报告和召开全体大会等等。这时，犹太人沃尔弗和候补神学家察贝尔把其中最固执的拉到一旁，秘密地告诉他们说，为

① 伯恩哈特·沃尔弗。——编者注

了不使报纸遭到毁灭，对它的财务状况无论如何要保持完全沉默，因为它已濒于破产。（其实，最初牌价是二十五塔勒的报纸股票，到这时已经是一百塔勒了。）因此希望他们不要迫使报纸以任何方式暴露自己的财务状况。但是出于对他们（即最固执的股东）的特别尊敬，**作为例外**，将退给他们股金，以收回股票。这样就使最危险的股东心满意足了。这种滑稽剧重演了好几次。但是，这些被收买了信任的人中大多数只得到——看他们消极抵抗的程度而定——他们原来投资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相当大一部分昏庸老朽的自由派至今分文未得，而且也未能争取到提出报告。他们由于害怕《十字报》而默不作声。犹太人沃尔弗和候补神学家察贝尔通过这种骗术，成了拥有“余钱”的庸俗自由派的显贵。可惜我过去对这些事情全不知道。

鲁滕堡作为必要的摆设被曼托伊费尔转让给施韦林。他现在正在用剪刀制作已经没有任何人看的《国家报》。一家类似《伦敦官报》的报纸。听说布鲁诺^①的情况很不妙，他徒劳无益地向现内阁自荐，要为半官方的《普鲁士报》继续撰稿。他现在是由《十字报》瓦盖纳出版的《**国家词典**》的主要撰稿人，此外他还是里克斯多夫（或者叫什么鬼地名）某个地方的农场主。

有一次下院开会，我坐在记者席上。我在1848年夏天也这样去看过普鲁士协商派议会¹⁷⁵。他们变化多么大呀！^②虽然他们也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会议厅很狭小。旁听席少得可怜。议员们坐长板凳（而“老爷们”坐安乐椅）¹⁷⁶，官厅和学校的奇妙的混合物。比利时的议会同它相比简直是富丽堂皇了。议长西姆桑或参

① 鲍威尔。——编者注

② 套用咪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二卷中的话。——编者注

孙为了要对自己受到曼托伊费尔的拳打脚踢有所补偿，于是凭着他的驴腮骨，以内阁看门人的那种十足丑恶和粗暴的首长气派，向躲在下面的庸人们猛扑过去¹⁷⁷。要在任何别的会议上，象这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神气活现的奴才们的无耻行为早就会吃到耳光了。虽说在柏林，尤其是在戏院里，穿军服的人多得实在令人厌恶（顺便说一下！哈茨费尔特为了要侮辱王室，在我到达的头几天就把我带到跟“美男子威廉”及其一伙人紧挨着的一个包厢去看戏！三个小时的芭蕾舞。整个晚上再没有别的什么。这也是柏林的一种特色），可是，有时候要是在一群温顺的充满官僚气、学究气的青年中碰见这样一个身穿军服的小伙子，昂着脑袋，笔直地坐着，那还总是令人感到十分高兴。正好芬克在讲话，他总不放过任何讲话的机会。的确，我还把这位先生理想化了。如果我以前听他演说过的话，那末对他的描绘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¹⁷⁸。我在柏林看过的弗莱塔格的一出名叫《**新闻界人士**》的蹩脚喜剧中，描写了一个名叫**皮彭布林克**的肥胖的汉堡市侩和酒商。芬克就是这个皮彭布林克的维妙维肖的翻版。满口是令人讨厌的汉堡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方言，把一些词生吞活剥地咽下去，没有一句是在结构上正确的或完整的。这是我们的土产的米拉波！在这个侏儒的畜圈中唯一显得稍微象样的人物，一方面是瓦尔德克，另一方面是瓦盖纳和布兰肯堡的唐·吉诃德^①。

在爱北斐特去看望了济贝耳。在巴门他家里吃了一次晚饭，他的年青漂亮的妻子（很会唱歌，对她的卡尔敬佩之至）我挺喜欢。济贝耳还是老样子，他最接近的一些人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新

① 摩里茨·冯·布兰肯堡。——编者注

莱茵报》过去的闵斯德通讯员^①) 以及一些诗人、音乐家和画家。我觉得其中最好的是泽耳。在巴门, 济贝耳带我到“加利福尼亚”去过。一些无聊的人! 他们向我致祝酒词。我让济贝耳转告, 说我的嗓子哑了, 于是他代我回答了几句一般的俏皮话, 但是非常得体。济贝耳说, 他的父亲什么都模仿他, 也好诗嗜酒, 因此大家都说: 苹果树倒下, 离苹果不远^②。

在科伦去看望了施奈德尔第二和克莱因博士。他们没有变化; 看来甚至走得更远了。和他们在一起喝了几个小时啤酒。在一家啤酒店里, 还看到了施土尔干格·科尼斯文特尔(沃尔弗干格·弥勒)^③, 但没有通名报姓。拜访了丹尼尔斯夫人。没有去看民族联盟盟员毕尔格尔斯这个蠢家伙。关于这事以后再谈。我光顾得说闲话, 到现在还没有谈到最主要的事情。好啦, 下次再谈吧。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① 施蒂林。——编者注

② 谚语“苹果落地, 离苹果树不远”, 意思是儿子象父亲, 这里是倒过来说, 意思是父亲象儿子。——译者注

③ 文字游戏: 施土尔干格的原文为《Stuhlgang》, 意思是“粪便”, 沃尔弗干格·冯·弥勒是威廉·弥勒的笔名。——编者注

1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5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和龚佩尔特没有遇上。先是在下午五点在尤斯顿广场上等他,一直等到六点。后来在八点左右我又去伦敦桥车站,但是两个地方都没有见到他。

请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来¹⁷⁹。

至于你个人同普鲁士的关系问题^①,首先我想把一些我在柏林交谈过的最有名的法学家的意见告诉你。一切取决于你**是不是应征服过兵役**。如果不是的话,那你的问题就作为后备军人的案件将由普通民事法庭来审理。但是看来普鲁士当局只注意到你的爱北斐特问题,而没有注意巴登的问题¹⁸⁰。

不知道你是否看了今年4月19日的奥格斯堡《总汇报》。该报的一篇巴黎通讯,一字不差地以下述的话结尾:

“警告书商,卡尔·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已被列入禁书,因此正在印刷的该书的法文删节本不能出版。”

今天本来想继续报告这次旅行的情况,但是刚才毕林先生来找我,因此只得寄出这几行。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16页。——编者注

10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6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收到了维也纳来的信。弗里德兰德要求我先写两篇文章：一篇关于美国的事件（我必须把全部乱七八糟的东西写成一两篇政治和军事性的社论），另一篇关于英国的状况。以后（即收到这些文章以后）他准备给我提出比较详细的稿约；指的是我每篇文章可得一英镑，每篇普通的通讯可得十先令。按照德国的标准，这算是优厚的稿酬，我只得同意，因为必须生活下去。我很想在这星期就把这两篇试验性的文章寄出去，因此你得给我准备好关于美国的军事部分。我再从政治上把它加一下工。

一星期以来，我在认真写我的著作²⁵。再也没有得到拉萨尔的音信，但是他的表兄弟弗里德兰德从柏林给我来信（拉萨尔一点不知道，而且也不该知道同《新闻报》的交易），内容如下：

“斐·拉萨尔从布勒斯劳^①回来之后，一部分时间忙于解决您的国籍问题，据我看来，他的过分热心和过于偏重论证的呈文，倒妨害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一部分时间忙于翻阅和给别人朗读各种教授和枢密官们对他那本如此出色、如此有趣、如此机智等等的著作^②而写的许多封感谢信。这些信使他得到方便的机会去谈论他的‘卓越的’著作，并从而证明，他对这种小小的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恭维毫不在意，他最没有虚荣心。可怜的伯爵夫人^①患流行性感冒很厉害，她愈来愈难以完成她作为反对者的正式使命了，而我对在这种情况下当监场人也开始感到厌倦。”

弗里德兰德就是这样写的。

关于所谓的民族联盟¹⁸¹中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和金克尔的失败，明天写信告诉你，因为我现在还得给柏林和维也纳写信。

祝好，问候鲁普斯。

卡富尔死啦？你对此有何想法？

加里波第这头蠢驴由于给北方佬写信¹⁸²谈同心一致而声名扫地了。

你的 卡·马·

10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1年6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遗憾，我没有收集关于美国战争的报纸，而且有很多地方在地图上是不找到的。主要的情况如下：

多年以来，特别是自从总统选举引起骚动¹⁴³以来，南部就已经秘密地准备战争；由于布坎南的部长们的背叛行为，南部在最后一刻又得到了大批的武器和金钱。因此，在3月4日¹⁸³以前，北

^①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部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一直到萨姆特尔陷落的时候，林肯只是把为数不多的正规部队（总共一万八千人，大部分分散成小支队，在西部对付印第安人）稍加集中和整顿，此外他什么也没有做，而且也不能做。只是现在在萨姆特尔遭到袭击以后，北部才情绪激昂起来，迫使一切反对派不再说话，因此才有可能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已经宣布征召七万五千能作战的人，但是据判断，报名的人十倍于这个数字，因而现在武装起来的已多达十万人，虽然他们还远未集中起来。最近几天内林肯就可能要再次征兵，而这次征兵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以往少，因为现在一切都已有了较好的准备。这七万五千人，或者确切些说，其中驻在华盛顿地区、肯塔基州对面的俄亥俄河一带以及圣路易斯（密苏里）的那一部分，还不算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预备队，就足以造成波托马克河一线南北两军之间暂时的均势，甚至可以使北军暂时发起近距离的进攻。

南北双方的第一个目标都是华盛顿。这方面南军的攻势至今还是非常无力的；其主力越过里士满以后，显然已不能适时地发动决定性的攻击。他们唯一做到的事情是，派遣了一支机动部队到华盛顿上方波托马克河畔的哈帕尔斯渡口。这个阵地非常适合于进攻北部（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它位于相当大的谢嫩多厄河和波托马克河汇合的地方，在战术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完全可以控制这两条河。在那里还有一个联邦的军械库，看来，从一个曾经预见到未来的脱离运动并且予以鼓励过的政府来说，在那里设置这个军械库不是没有用意的。占领哈帕尔斯渡口，就可以在一个要害的地方，阻止联邦军对波托马克河一线的控制，从而使南部的大军进抵这一线时能够立刻完全控制该河两岸。

马里兰和德拉韦的命运取决于北军能否守住华盛顿；这两个

地方与南部的联系被切断,为联邦军所占领,因而立即为联邦所控制。这是北军的第二个胜利。

圣路易斯的德国人收复密苏里是第三个胜利,而且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掌握了圣路易斯就可以封锁密西西比河¹⁸⁴。肯塔基的中立,究竟有利于北部或南部到什么程度,这将取决于形势和事态的发展。无论如何,这一中立暂时把战场限制在该州以东^①的地区内。

结果是:南部尽管做了一切准备,但它所达到的只是,北部仅仅经过一个月的准备之后,便从它手里夺去了首都和三个蓄奴州,而第四个蓄奴州已不敢分离¹⁸⁵;南军的攻势到波托马克河就停止了,可是北军已经渡过该河,一直到现在没有遇到抵抗。现在南军如果还能增调一个新兵,北军就能增调三个或四个。分离出去的各州人口约七百五十万,其中有三百多万奴隶。至少要扣除一百万白人用来监视奴隶,因此可用于战争的人数只不过二百五十万。如果从这些人中征集百分之十(这是为进行防御战所能征集的最大限度的数字),那末至多也不过二十五万人。但这个数字肯定是征集不到的。瑞士大致有同样多的人口(二百万多一点),纸面上约有十六万民兵。可是北部仅仅按各自由州计算,就有人口二千万,也许除了加利福尼亚、犹他和一些极西部的地区以外,他们**全部**都可以用于作战。假定只有一千七百万人可以用于军事方面,而且不取其中的百分之十,而只取百分之十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作为可用于进行进攻战的人数,那末北部也有五十万人以上,即使南部尽最大的努力,这个数字也足以压倒

① 原稿为:“以西”。——编者注

它。至于双方士兵在素质上的对比，那末毫无疑问，无论在体力上或士气上，北军士兵都大大超过南军士兵。南方人的好斗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掺杂有暗杀者的怯懦。他们每人都带着武器，但只是为了在战斗时**趁对方不备杀死对方**。这是普遍的……^①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6月19日^②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拖了这么久没有写信，是因为维贝尔（普法尔茨的钟表匠）答应给我寄一篇关于伦敦民族联盟会议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金克尔经受了那么奇怪的事情，而维贝尔以“旁听者”的身分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今天我才从他那里收到随信附上的这份报告。你从最近一号的《海尔曼》上会知道是怎么回事。闭幕会定于下星期六即一星期之后举行。在这期间，尤赫将用西蒂区的一个德国商人**为此目的提供的钱**，前往科堡，促使那里的民族联盟中央委员会把泽尔菲（因此也包括金克尔）开除出去。真是妙极了，哥特弗利德由于对英国人卑躬屈节，而激起了西蒂区整个自由主义市民阶级的强烈愤怒。

① 信的结尾部分缺损。——编者注

② 原稿为：“6月9日”。——编者注

从波恩也来了几封信，威胁说，哥特弗利德回去时，要给他“吃一顿棍子”。泽尔菲（无疑是受命行事的）和哥特弗利德之所以为麦克唐纳辩护¹⁸⁶，其秘密在于：哥特弗利德在肯辛顿博物馆当讲演员，为英国服务，而好样的泽尔菲则在艾释黎（舍夫茨别利）的一个机构中任职。哥特弗利德仅有的一些同盟者都是“不问政治”的歌咏团体以及其他吃吃喝喝的下流社团的一些庸人。上星期哥特弗利德为民族联盟收买了很多这种人（大概是用英国钱）。（因为只要缴纳三先令最低的会费，在特吕布纳那里购得一张证明，就可以成为这个猪猡联盟的成员。）哥特弗利德还和他的追随者私自开了会，并派了代表团去海茵茨曼那里，建议他自动辞去主席的职务（因为侮辱了哥特弗利德的尊严），否则将正式提出这种建议。此外，我不应当忘记告诉你，正当吵得最厉害的时候，我的朋友莱茵兰德尔来到了会场（和我商定的），并且带来了伊斯林顿一个歌咏团体的五十来名会员（大部分是店员）。正是他们对哥特弗利德闹得最凶。

莱茵兰德尔告诉我说，西蒂区的德国商界还从来没有这样狂热地参加过政治活动。如果哥特弗利德由于对一个外国政府卑躬屈节而被迫退出民族联盟，这将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这会破坏他在德国资产阶级败类中的地位，他如果失去这个地位，他还算得了什么？哥特弗利德感到，对他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他就拚命活动。特别使他恼火的是，现在到处都在谈论：“本来《人民报》和马克思对他的评论就是正确的”¹⁸⁷。他对印刷厂主希尔什菲尔德的一个熟人说：“硫磺帮⁴⁷是隐藏在整件事后面的不露面的领导者”。我们连手指头也没有动一下，而我们的敌人却说我们有这种神秘的“力量”，这不是很妙吗？

寄给你的第二个文件（必须寄还，因为我必须答复）是哈茨费尔特的信。一定要使她成为我在柏林的私人通讯员，因为她的政治见解（更不必说她的出色的社交联系）远远胜过“每一步本身都包含有自己走路的常规”（拉萨尔，第2卷第545页）^①。（附带说一下！你和鲁普斯不是已经收到拉萨尔的这部巨著了吗？）为了你能够弄清她信里的两个地方，我告诉你以下的情况。关于布朗基事件，我转交给她一封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信（德农维耳写的）。首先说的是出版德农维耳那本关于可耻的布朗基案件的抨击性小册子（法庭上的发言等等，以及对此案的反应）的费用问题。布朗基本人通过德农维耳，非常热情地感谢我和德国无产阶级党（在国外的¹⁰⁹）对他的同情。¹⁸⁸ 我们同法国最极端的党重新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我认为这非常好。

第二点。我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最近期间关于报纸一事不会有什么头绪，我还写道——这是为了把药丸裹上糖衣，——今冬我可能到柏林去一趟^②。

哈茨费尔特对柏林官方民主派的评价，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她没有接触真正的人民，自然也就不了解啤酒店里的论调，那里的论调还是要更好一些。

非常感谢你关于美国的信^③。只要发生什么重要的事件（从军事观点来看），你当然会告诉我你对这事件的看法的。我根据墨西哥战争¹⁸⁹（见里普利的著作^④）对司各脱将军（他现在已经七十六

①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03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73—176页。——编者注

④ 罗·萨·里普利《同盟墨西哥交战》。——编者注

岁)得出的看法是,这头老蠢驴如果没有别人的监督,可以干出最愚蠢的事来。首先是行动迟缓,优柔寡断。然而我从《论坛报》所报道的事实中看到,北部已经在公开谈论对奴隶主的战争和消灭奴隶制。

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蒙台居勋爵正象他早已声称的那样,昨天在下院提出了关于帕麦斯顿的1850年伦敦议定书(关于丹麦的王位继承)¹⁹⁰的问题等等。老头子^①采取了他惯用的手段。蒙台居刚开始演说,会上就有人早有准备地借口不足法定人数要求停止辩论,把他的嘴堵住了。

星期六我必须付两英镑税款。你如能寄给我这笔钱,我将非常高兴。7月初,我又能收到少量的钱。带回来的钱已经全部花完,你不应对此感到奇怪。要知道,除了我那次旅行所想要解决的债务以外,还要加上几乎四个月期间没有任何收入,而单是学校和医生就花去了将近四十英镑。

哈茨费尔特在她的信的末尾提到的路·西蒙的情况怎样?难道西蒙入过后备军¹⁴⁷吗?无论如何,你的罪行比路德维希要多得多(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等等)。这点我不明白。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① 帕麦斯顿。——编者注

1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7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在这里看到鲁普斯，我和我的家里人都很高兴。老头子虽然患痛风病，却显得很年轻。他把你的信和两英镑交给了我，这两英镑立刻就落到了税务官手里。今天早晨我指望从德国能寄来一点钱，但什么也没有来。因为我仍然没有任何收入，而“消费不断地继续着”（某些经济学家企图以此来解释“利润”，认为利润不取决于生产费用，而取决于消费费用¹⁹¹），所以曼彻斯特只要来钱，就是值得高兴的。

请**立即**来信告诉我，你对在弗吉尼亚的行动（军事的）有何看法？民军军官们（皮尔斯准将，按其才能不过是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裁缝”）令人遗憾的错误，当然双方都会常常重犯的¹⁹²。华盛顿还受到威胁吗？你是否认为南军在马纳萨斯那里是处于攻势地位？这些家伙是否不如说是在打算退却？南军在密苏里看来是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同时可怕的“伯恩施太因上校”也在那里突然出现了。根据一封寄给维贝尔的私人信件，“维利希上校”指挥着一支辛辛那提的队伍。他大概还没有参加战斗。

在比较仔细地研究了美国的事件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南部和北部之间的冲突，在北部五十年来一再屈辱地退让之后，终于（撇开“骑士等级”的新的无耻的要求不谈）由于西北部各州的非凡

发展对事件进程产生影响而爆发了。这些州的居民，由于掺进了相当大量的德国人和英国人的新鲜成分，而且又大部分是耕种自己土地的自耕农，当然就不象华尔街的绅士们和波士顿的战栗教徒们那样容易被吓住。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1860年），那里的人口在1850年至1860年期间增加了67%，在1860年达7 870 869人，而根据同一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分离出去的蓄奴州的全部自由人总共约五百万。所以西北部各州不仅提供了拥护执政党的基本群众，而且提供了1860年的总统^①。也正是北部的这一部分，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任何对南部同盟的独立的承认。不言而喻，他们不能把密西西比河下游和三角洲让给异己的各州。同样，正是西北部各州的居民，在堪萨斯事件¹⁹³（当前的战争实际上是由此开始的）中起来同边境的暴徒进行搏斗。

对脱离运动的历史作进一步研究，就可以看出，脱离运动、宪法（在蒙哥马利通过的）、国会（同上）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篡夺¹⁹⁴。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举行过全民投票。关于这种“篡夺”，——这不仅仅是脱离北部，而且是巩固和加强南部三十万奴隶主对五百万白人实行寡头统治的问题，——当时在南部的报纸上出现过一些很能说明问题的文章。

现在来谈谈“高级政治”，即金克尔和伦敦的民族联盟¹⁸¹。你还记得，海茵茨曼在上上星期六把会议延期了（在《**海尔曼**》上对此有通知），因为尤赫被派到科堡去，争取在那里得到上级的命令。同时伟大的海茵茨曼指定于星期二召开非常会议，纪念滑铁卢战役等等。

^① 林肯。——编者注

但是狡猾的哥特弗利德伙同泽尔菲给他们自己的人分发了秘密通知（见最近一号的《海尔曼》），邀请他们于星期六参加会议。哥特弗利德及其追随者这样就取得了行动自由，实际上是背着别人举行了自己的会议。哥特弗利德（作为民族联盟副主席之一）主持了这次会议，而泽尔菲（作为这个民族联盟的委员会委员）则担任秘书。当然，在这次会议上就麦克唐纳事件¹⁸⁶等问题通过了符合哥特弗利德和泽尔菲心意的决议。下一个星期二，海茵茨曼建议宣读他主持的上次会议的记录，装作好象不知道在这期间哥特弗利德及其一伙举行过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哥特弗利德和泽尔菲也没有提议宣读有关的记录，而且只字未提他们自己所召开的会议。但是哥特弗利德在第二天写信给尤赫，请他把随信附去的哥特弗利德的会议记录在《海尔曼》上发表。他甚至还是以威胁口吻提到他和尤赫在转让《海尔曼》时签订的协定。但是尤赫坚决地回答说：“不行”（见最近一号的《海尔曼》）。

前天一定讨论了在赛德的旅馆召开的民族联盟会议上所发生的争吵^①。但是我还没有得到关于这方面的任何消息。

这样，你就有了“崇高的哥特弗利德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某种样品。从最近一号的《海尔曼》上关于民族联盟会议的报道中，你还可以看到，布林德——他的卑鄙阴谋多得象狗身上的跳蚤——暗中唆使“德腊勒”^②建议向作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救星的布林德表示感谢。但是这被海茵茨曼拒绝了，他甚至不让德腊勒的建议进行表决。就是这个至高无上的布林德，还通过居间

① 见本卷第176—177页。——编者注

② 指特腊勒（文字游戏：特腊勒的原文为 Tralle，是姓，德腊勒的原文为 Dralle，意思是“胖子”，两词谐音）。——编者注

人向维贝尔等人提出问题，说他布林德是不是应当在德国共产主义者协会和各法国人协会联合筹备的纪念六月起义¹⁹⁵的群众大会上“以演讲人的身分出面讲话”。回答是：如果他希望挨打的话，就让他试一下。

关于拉萨尔的书^①：

鲁普斯把他自己的那本送给我了，条件是，要你把它寄给我的表兄弟，地址是：阿姆斯特丹韦斯特马尔克附近的凯撒沟 L. L. 267 号奥·菲利浦斯律师。

当然你得把拉萨尔的题词抹掉，因为从题词上可以看出，这书是送给鲁普斯的。我的表兄弟对理论法学感兴趣。

你自己，为了对拉萨尔这本书无论是平淡无味的地方还是其中好的地方尝到一点味道，暂且可以读一下第一卷前言和第二卷第四十一章（从第 517 页起）。

祝好。

你的 卡·马·

10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1年7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关于弗吉尼亚局势的问题，提出来容易，要回答就难了。华

①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盛顿是否还受到威胁？直接的威胁没有了，不然南军不会退出这么多的地方；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果北军的第一次大举进攻被彻底击退，那就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不知道他们究竟将在什么地方再停下来。不过很可能的是：波托马克河在这种情况下也将成为足够强大的障碍。

马纳萨斯这个阵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南军必须凭借通往帕里斯和斯特拉斯堡的铁路来保持与弗吉尼亚西北部的联络。如果失掉马纳萨斯，那末他们与西弗吉尼亚（在山脉的另一边）的最近的铁路交通，便将是里士满经戈登斯维耳到施坦顿的一条路线——在原来的路线以南八十英里。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根据需要把紧靠前线的第一线预备队迅速从西部运到东部，或从东部运回西部，而在西弗吉尼亚的任何部队都可能被切断，或被赶到很远的地方。这就是这个阵地的战略意义，——它是不是也有某种战术上的意义，那我就不能说了，因为从地图上来看根本判断不出什么。总之，西弗吉尼亚的战事首先将是争夺铁路枢纽。

大贝瑟耳的事件^①没有任何意义；它在战术上极端荒唐。企图用这样一些志愿兵，而且还分散成单独的纵队来进行夜袭，必然是只能以混乱、互相射杀和逃散而告终。

但是我觉得北部犯了如下两个错误：（1）大量新组成的和充分动员起来的部队完全没有使用，把他们闲置在离战场四五百英里的地方，而如果他们在波托马克河一带，那将是非常宝贵的，（2）勇敢的老司各脱似乎又在筹划庞大的包围计划，而这种计划只会使兵力大大分散；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失败，还很难断定，

^① 见本卷第180页。——编者注

因为南军一片混乱,而且对他们的一些主要人物还不了解。

难道没有就脱离问题进行过投票表决吗?这里所有的报纸都报道说,每个州的代表大会的决定都是经全民投票批准的。

告诉我,那个解放伟大圣墓的元帅^①——崇高的哥特弗利德后来的情况如何。

附上五英镑银行券一张(J/L 62585,利物浦,1860年5月12日)。

尽量争取在周末再寄一些给你。

鲁普斯去普鲁士大使馆的情况怎样?

问候女士们。

你的 弗·恩·

1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7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信和所附的五英镑都收到了,谢谢。

我患极讨厌的眼炎已经三天,弄得我完全不能写作和阅读。但是我想过两三天就会好的。

鲁普斯在阿尔伯茨那里遇到了最大的困难。(顺便说一下,后者是伯恩施托尔夫的主要助手。此外,他又是头号警探和向高贵

^① 塔索的叙事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第一章(把金克尔讽刺地比作诗里的主人公布尔昂的哥特弗利德)。——编者注

的普鲁士旅客介绍娼妓的主要拉纤人。)但是由于鲁普斯固有的倔强,他最终还是使阿尔伯茨在他的瑞士护照上加了一个长长的批语,说鲁普斯曾被驱逐出境,而现在希望利用大赦等等,为了什么什么目的去维斯巴登等等。阿尔伯茨最初对他说,由于他在国外呆了十年,他丧失了普鲁士的公民权(可见,这句口令现在见人就用了);所以他应当入英国籍,用英国护照旅行。

顺便谈谈,策德利茨在离职前不久对拉萨尔说,我具有共和主义思想,或者至少具有反保皇主义思想,而他们的原则是决不让这种人恢复国籍的。他们不愿在我的事情上为别人开任何先例¹⁷⁰。策德利茨的继任者文特尔向拉萨尔宣称,他不能撤销前任的决定。最后,施韦林也同样受到拉萨尔的纠缠,他只是为了摆脱拉萨尔,才对他说,他一定把这事转交给柏林市政府——但他是**不会**这么办的。当议院在讨论流亡者问题的时候,芬克之流对施韦林的声明热烈鼓掌,施韦林的声明说,政府对个别情况有自己酌情处理的权力。

至于脱离问题,英国各报的报道完全不真实。除了南卡罗来纳以外,到处都有过对脱离的极其强烈的反抗。

首先:各边界州。1861年冬天召开了各边界州的代表大会。弗吉尼亚、肯塔基、阿肯色、马里兰、德拉韦、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都被邀参加。因此,这些州都各自召开了代表大会,以便选出出席总的代表大会的代表。

德拉韦甚至拒绝为这种目的召开代表大会。

田纳西也是如此。该州由民主派组成的立法议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使它退出联邦。诚然,在这以后进行了投票,以批准这一非法行动。这种投票是在恐怖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

公民根本没有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有三分之一反对脱离，其中包括整个东田纳西，该地现在正在武装起来反抗脱离运动。

肯塔基。有十万人投票拥护联邦；只有两三千人赞成脱离。

马里兰宣布拥护联邦，而且现在已经选出六个联邦派的人为国会议员¹⁹⁶。

北卡罗来纳，甚至**阿肯色**，都选出了联邦派，而且前者是以相当大的多数票选出的。后来实行了恐怖。

弗吉尼亚。人民选出了联邦代表大会(根据多数票)。但是其中一部分人被收买了。在南部气焰最高时，即在萨姆特尔陷落时，以八十八票对五十五票**秘密**通过了脱离法令。这个法令还保密的时候，为夺取联邦的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和哈帕尔斯渡口军械库的其他一切步骤也是秘密采取的。但是这些步骤在实施以前，被泄露给了联邦当局。秘密地同杰弗逊·戴维斯的政府缔结了联盟，于是南部同盟的大批军队突然开入该州。关于脱离问题的投票，就是在这些军队的掩护下进行的(纯粹是波拿巴式的)。尽管不断采取恐怖手段，但还是有五万票拥护联邦。正如你知道的那样，弗吉尼亚的西北部现在公开同脱离派分手了。

其次：墨西哥湾的各州。真正的人民投票只在几个州里举行了。大多数的州里，为了决定南部各州对林肯当选的态度而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后来通过**自己的**代表，还成立了蒙哥马利的国会¹⁹⁴），不仅篡夺了决定脱离问题的权力，而且篡夺了承认宪法和杰弗逊·戴维斯等问题的权力。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你从下面引自美国南部的几家报纸的摘录就可以看出。

得克萨斯，除南卡罗来纳以外，它拥有最强大的蓄奴党和最残暴的恐怖手段，但仍然有一万一千票拥护联邦。

亚拉巴马，人民既没有就脱离问题举行投票，也没有就新宪法等问题举行投票。这里选出的代表大会以六十一票对三十九票通过脱离法令。但是几乎完全由白人居住的北部各郡投的这三十九票比那六十一票代表了更多的自由人；因为根据**美国宪法**，每个奴隶主同时还可以替他五分之三的奴隶投票。

路易西安纳。在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投票赞成联邦的比赞成脱离派的多。但是这些代表倒过去了。

卡罗来纳的西部，田纳西的东部，亚拉巴马和乔治亚的北部，这些山区的利益同南部沼泽平原的利益很不相同。

关于这整个脱离运动的策略具有“十二月二日”¹⁹⁷的性质（因此这些家伙也就必须挑起战争，以便在“北部反对南部”的口号下使这个运动保持下去），你从后面的报刊摘录中可以看出。这种情况由于以下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明显，即领导这个运动的布坎南政府中的叛徒们（陆军部长弗洛伊德、海军部长图西、财政部长科布、内政部长汤普逊），同南部一些最有名的参议员一起，在**侵吞公款**问题上牵连很深，侵吞达数百万元之多，国会（众议院）曾在1860年12月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这些家伙中有一部分人至少有蹲监狱的危险。因此他们成为三十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的最顺从的工具。当然，这些奴隶主由于他们的集中、地位和掌握资财，暂时还能压倒一切反对派。他们在一部分“白种贫民”¹⁹⁸中找到了为他们充当朱阿夫兵的贱民。

乔治亚。《格里芬联邦报》：

“正是那些在蒙哥马利制定了这部宪法的人，现在回到乔治亚又用州代表大会的名义批准这个宪法，这纯粹是愚弄。”

《梅肯报》：

“完全为别的目的而召开的各个州的代表大会……硬说它们就是人民，它们由于攫取了这种权利而可以不同人民商议就派遣代表去参加总的代表大会。它们的同盟的国会的一切决议，都是关着门秘密开会通过的，一切都是背着人民干的。”

《奥古斯塔纪事和哨兵报》（乔治亚最大的一家报纸）：

“**整个脱离运动**和新政府的成立——至少就乔治亚来说〈而乔治亚是人口最多的一个蓄奴州〉^①——只不过是在**臆造的人民同意**下进行的，而且是在异常紧张和狂暴的情况下以**虚假的多数**强加于人的。尽管使用了一切手段等等，但1月4日的选举表明丧失了几乎三千票及七十九名当选代表的绝对多数。但是在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由于采取谄媚、劝诱、收买和一切欺骗伎俩，才出现三十一票的多数〈反对联邦〉……**乔治亚代表大会**和**同盟国会**是在没有人民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亚拉巴马。《谋比耳纪事报》：

“代表大会代表亚拉巴马州批准了永久性的宪法…… 不容置疑的重要事实是，代表不是为这个目的选出来的。”

《北亚拉巴马人报》：

“代表大会急忙篡夺了人民的特权，批准了宪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国家的坚实的、物质的力量，即一旦国家发出号召就得承担整个斗争重担的双手长满老茧的劳动者，**从一开始就反对脱离。**”

密西西比。《杰克逊密西西比人报》和**《维克斯堡辉格党人报》**对篡权也有类似的怨言。

路易西安纳。《新奥尔良真三角洲报》：

“这里的脱离所以成功，只是由于把选举的结果隐瞒了……政府已变成了**专制机关。**”

1861年3月21日，**老罗斯利埃斯**（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在路易西安纳（新奥尔良）州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说：

“蒙哥马利的文件^①……并没有创立一个人民的政府，但是创立了一个可憎的和绝对的寡头统治。人民没有被许可参与这件事情。”

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耳，参议员加思里（奴隶制的拥护者，皮尔斯的财政部长）于1861年3月16日说，整个运动是“阴谋”和“篡权”。同时他说：

“在亚拉巴马，在全民投票时大多数人反对退出联邦，但是微弱的多数代表赞成脱离；他们使亚拉巴马脱离出去，不准人民对这事说出自己的意见。路易西安纳也投票反对脱离，但是代表们隐瞒了这一点……”

你的 卡·马·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7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上次来信连同附件，或者更确切些说，那封不带信的附件，收到了，十分感谢。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伟大的悲喜剧得到了应有的结局，可怜的哥特弗利德被彻底粉碎了。

简单说来，这个重大事件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6月15日，哥

^① 在蒙哥马利通过的宪法。——编者注

特弗利德及其一伙，正象我已经向你报道过的那样^①自己负责召开了特别会议，在会上他们通过了符合他们自己心意的决议，6月18日，在海茵茨曼的主持下举行了非常会议，由于当时还在等待科堡的回信，会上没有把那个重大的争论问题提出来讨论。

最后，在7月6日，由于当时科堡圣哲的回信已经来到，召开了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两派的战斗力全都出了场，其中包括哥特弗利德用现款收买的“德国好男儿联合会”³的三十五名会员。但是还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就已进行了大量的鼓动工作。例如，“德国好男儿联合会”就受到了海茵茨曼及其一伙的宣传鼓动，他们把哥特弗利德搞阴谋活动的情况通知了该会的会员。这个联合会的主席，一个名叫施米特的船舶公司代理人（汉诺威人），自然是追随“爱国者”方面的。

顺便说一下，海茵茨曼追求的当然是双重目的：第一，博得普鲁士政府的赏识，第二，尽可能通过这种途径从这个政府那里获得即将举行的工业博览会¹⁹⁹的某种要职。听说，这个家伙在执行他的主席职务时，以爱北斐特的粗暴的真正普鲁士王国检察官的方式行事。诚然，以这种方式对待象在演戏的哥特弗利德是正确的。

总之，会议开幕（7月6日）以后，海茵茨曼叫人宣读了6月8日和18日两次会议的记录。无论是金克尔还是泽尔菲，连提议宣读他们6月15日会议的记录都不敢。这样一来，他们就承认了自己秘密召开的会议是非法的。随后海茵茨曼宣读了科堡的来信。那里的圣哲写道：开除出联盟，的确只有科堡的参议院才能作决定，但是开除出委员会（这是就泽尔菲而说的）是地方组织的事，

^① 见本卷第181—182页。——编者注

因此，由伦敦酌情决定。

但是，正巧在7月8日要重新选举伦敦民族联盟的负责人。因此通过了施米特提出的关于转入下一项议程和关于由选举本身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

哥特弗利德发表了冗长的演说，心情非常激动，表情极不自然。他脑袋上仅有的那几根头发不断竖起。他的声调一会儿痛苦，一会儿又转为威胁，有时甚至进入他完全不擅长的讽刺领域。在他演说的时候，会场上非常嘈杂，时有嘘声。也常常可以听到高声喊叫“哥特弗利德”的声音，而他对此一向是非常忌讳的。看来最可笑的是，在随后的辩论进程中，哥特弗利德已再没有发言权，然而却不断地跳起来打断发言人的话，而海茵茨曼则威胁地举起手来——只简单地做一下手势——迫使他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哥特弗利德及其整个一帮在选举中遭到了彻底失败。在选主席时，海茵茨曼得一百三十三票，哥特弗利德得五票。由此可见，甚至被他收买的那些家伙大部分也是投票反对他的。在宣布选举结果的时候，据说，哥特弗利德以“最威严的姿态”宣布自己是“垂死的角斗士”和“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综合体。难道这是哥特弗利德为“他的亲爱的德意志”所做的一切应得的报偿吗？

然而，矮子布林德——他作为“共和主义者”自然不会是民族联盟的成员——用卑躬屈节、阿谀奉承和一切阴谋手段，争取到在民族联盟6月15日和7月8日的两次会议上，把他当作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业奋斗的英勇爱国的战士向他欢呼“万岁”。

关于这场老鼠与青蛙之战^①，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你一

^① 指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它是对荷马英雄史诗的模拟作品。——编者注

定已经看到，甚至在《喧声》杂志上也登载了几则嘲笑高贵诗人^①的笑话。

你的 卡·马·

10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7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认为，你不把一份严重败坏自己名声的文件交到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手中，就不能向这些家伙申请到“品行证书”。

无论从普鲁士的法律还是从国际法来看，普鲁士大使馆不是应该签发品行证书（不管是对外国人还是对普鲁士人）的监督机关。大使馆只是由于要签发**护照**，才有责任查明，某某人是否是被法庭判决或受舆论谴责的罪犯。除此以外，它不应该知道私人的事情。它所知道的一切，是由于它滥用职权充当间谍机构的结果。所以大使馆的品行证书，无非就是受大使馆录事阿尔伯茨领导的非法的（因此**正式是不存在的**）**秘密政治警察**签发的证书。但是你不能承认这种行政机关，你要是请求巴门警察厅长给你指出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拥有这种职权所依据的普鲁士法典的条款，他就会狼狈不堪。

至于普鲁士驻曼彻斯特领事，则是另一回事。领事是本国的

^① 金克尔。——编者注

商务代表，而不是政治代表。因此他们应当知道自己所在城市的商界情况，特别是属于他们本国的商人情况。所以他们能发给证明书，证明某某人十年来在曼彻斯特居住，是人所共知的可尊敬的商人。普鲁士政府绝对无权要求别的证明书，而且它也很注意不正式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对你它可以要求这种证明书，因为你申请恢复国籍而使自己处于与外国人一样的地位，而在外国人入普鲁士国籍时，是可以向他们要求这类证明书的，等等。

关于你的**政治品行**的任何证明书，普鲁士政府都无权要求，正如它不能要求你本人阐述**政治上的信念**一样。

我再也没有收到维也纳的信，德纳也没有来信，虽然他每星期给我寄《论坛报》。

布罗克豪斯要在手稿²⁵寄给他以后，才作出明确的决定。这个条件决不是令人愉快的，因为他会把手稿交给他的文学顾问蠢驴们去征求意见。不过，由于有许多家务缠扰，我的工作也没有象我希望的那样迅速进展。

拉萨尔的书^①你已经看了一点吗？你把书给我表兄弟^②寄去了没有？这事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很需要这个年青人帮忙。

拉萨尔和伯爵夫人^③正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一处矿泉疗养地。

有个波兰特使来过我这里，他从席利那里给我带来了一大包还没有看过的约·菲·贝克尔的书信。他没有再来找我，因为我向他尖锐地指出，目前在普鲁士搞阴谋活动没有任何指望，他大概

①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菲利浦斯。——编者注

③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觉得很不对劲。贝克尔的信我看完后马上寄给你。拉萨尔给我的信，我给他复信后也立即寄给你。^①

听到鲁普斯的消息没有？

祝好。

你的 卡·马·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8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匆匆通知你，五英镑已经收到，谢谢。

昨天给我寄来一份叫作《图斯涅尔达》的很糟糕的小报——它是由金克尔和泽尔菲发行，反对海茵茨曼及其一伙的。这种孩子般的胡闹，我很少见过。

尊敬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在居尔岑尼希发表了一篇符合民族联盟精神的演说，当他喊出高贵的哥达人^②的名字的时候，所有的听众都欣喜若狂。

美男子威廉看来是完全发疯了。这个蠢才正在钻研关于弗里德里希一世加冕的大厚本书。

我寄给你的《图斯涅尔达》小报，请保存起来。

又附上关于议院在讨论丹麦问题时因不足法定人数停止辩论

^① 见本卷第606—609页。——编者注

^② 恩斯特第二。——编者注

的材料^①。

祝好。

你的 卡·马·

1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9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们最小的孩子^②从我回家以后得了黄疸病。她的健康情况很久以来就不能令人满意。从昨天起，眼睛里的黄色消失了，并且出现了一切复元的征象。

这个星期和上星期^③都给《论坛报》寄去一篇文章^④。过两个来星期就会清楚，能否这样继续下去（暂时还是每周寄一篇文章）。

从昨天的《泰晤士报》通讯中可以看出，维也纳《新闻报》终于转过来反对施梅林了。因此现在也许可以同该报建立联系了。

科拉切克的《时代呼声》，在下星期一可运抵伦敦的那一期上，将载有关于《福格特先生》的专刊（此事科拉切克本人曾写信告诉波克罕）。^⑤

① 见本卷第179页。——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原稿为：“上上星期”。——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美国问题在英国》。《不列颠的棉花贸易》。——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200页。——编者注

非常感谢你寄来《曼彻斯特卫报》（我现在非常需要它）和“不列颠协会”的刊物²⁰⁰。

这个星期初，这里来了一个名叫恩·奥斯渥特的青年军官，他身穿加里波第的军官服，带了席利的介绍信。他以前是普鲁士的尉官，后来在加里波第那里当志愿兵；梅迪契把他提升为尉官。在加里波第的军队解散以后，他到了巴黎，为了勉强糊口，进工厂当了工人。他现在来这里，是为了要去美国参加那里的战斗。问题是缺少路费。这里每个星期有一艘帆船开往纽约。路费只要六英镑。波克罕愿意以他自己和几个熟人的名义拿出五英镑。因此，还要在曼彻斯特通过几个自由主义的庸人（博尔夏特等人）的帮助，募集一小笔钱，其中一部分用来凑足路费。但是伙食费不包括在这六英镑内。波克罕起初向金克尔要求从革命基金²⁰¹中拨给奥斯渥特路费。但是哥特弗利德回答说：不成。（波克罕在苏黎世的时候就是通过这种途径为安内克弄到去美国的路费的。）美国使馆也分文不给。奥斯渥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优秀青年，而且很谦虚。他如果到纽约，我给德纳的介绍信会对他很有用处。但是应当促使他赶快离开这里，因为他留在伦敦只是白费钱。

奥斯渥特说，图尔在军事方面也分文不值。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加里波第使用他，只是因为他是由于加里波第的朋友（图尔过去认识的一个意大利人）介绍来的，但主要是由于他作为“匈牙利代表”的身分。每次加里波第试着让他独立进行某种军事行动，他都不能使加里波第满意。据奥斯渥特说，吕斯托夫的作用也同样微不足道，甚至毫无意义。他的正式职务是战争的“历史编纂学家”。关于加里波第，奥斯渥特说，他实际上是个游击队领袖，要他率领一支较大的部队在较大的地区内作战，他就应付不了。他

的战略方面的顾问是科散兹和梅迪契。

什么时候你去德国？²⁰²

我们全家致最美好的祝愿。向鲁普斯、龚佩尔特和其他人问好。

你的 卡·马·

看到了梅因的《柏林改革报》试刊号。这是最地道的，确切些说，是最肮脏的臭狗屎。

顺便说一下。刚才接到我表妹^①的信，从信里知道，奥古斯特·菲利浦斯在阿姆斯特丹还一直没有收到拉萨尔的书^②。请查一下办事处是否已经寄出。

1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0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境况终于有所好转，我至少又重新感到自己脚踏实地，而不再是悬在空中了。你知道，我从曼彻斯特回来²⁰³以后不久，一发觉时机合适，就又开始给《论坛报》每周撰写一篇文章。算到上星期为止，我已经给他们寄去了六篇文章²⁰⁴。我刚从**最末一次邮**

① 南尼达·菲利浦斯。——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班收到已经刊登出来的我的头两篇文章^①。其中第一篇 (三大栏, 关于英国对美国的评论) 登在显著地位, 而且在该报头版特别作了介绍。因此, 这事已无问题, 一星期两英镑已有保证。

其次。也是你知道的, 我还在曼彻斯特时就给维也纳《新闻报》去过信探询“情况”²⁰⁵。大约在三个星期以前收到回信, **在政治方面**令我完全满意。(该报在这期间改变了对施梅林的立场。) 同时, 弗里德兰德 (为他的出版者赞格) 要我先写两篇文章试试。我给他寄去了, 昨天早晨收到回信, 内容如下: (1) 文章^② 和有关的广告已在该报头版登出; (2) 从11月起, 我被聘为固定撰稿人, 稿费是, 论文每篇一英镑, 通讯每篇十先令。

至于《论坛报》, 我必须找到一条兑付期票的门路才行, 因为今后通过弗莱里格拉特未必行得通了。

为这两处写稿, 总算使我有希望结束我的家庭在这一年来所过的那种受折磨的生活, 而且也有希望把书²⁵ 完成。虽然由于你的帮助, 我能够在9月初给最惹人厌烦的无赖们满足了要求, 但是压力仍象过去一样相当难于忍受, 而在10月份又有增加。我在写这封信的同时, 还给我的老太婆^③ 写信, 看看能否从她那里弄到点什么。此外, 我想试试, 能否从一个贷款社里弄到些钱。在纽约和维也纳没有足够的钱可以提取以前, 现在对我最重要的当然是整顿一下财务, 因为为了能在这间隙期间进行工作, 我首先需要安静。在这期间, 我们把家里所有能够拿出去的东西都典当了, 最糟糕的是, 我的妻子病得很厉害。她勇敢地经受了各种暂时的困难,

① 卡·马克思《美国问题在英国》。《不列颠的棉花贸易》。——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北美内战》。《美国内战》。——编者注

③ 卡尔·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但是完全没有出路的前景使她懊丧。不过从维也纳和纽约来的好消息已经引起了良好的反应。

至于科拉切克的《时代呼声》，不管这是多么奇怪，波克罕既骗了自己也骗了我。在第39期上，的确有一篇题为《卡尔·福格特和卡尔·马克思》的长达一印张的论文，但它是由“卑鄙中的最卑鄙的”、一提到日内瓦就令人想起的那个大学生**阿布特**写的。他在头两页同意了我书^①中的基本内容，可是在其余的十四页中，他就“制刷匠帮”²⁰⁶的问题对我，特别是对席利和伊曼特进行了最猛烈和最卑鄙的攻击。最后他宣称，如果我不收回自己的话，他就要抓住“他所知道的我的唯一致命弱点”来败坏我的名声，“使我后悔”。当然，我根本不把这个恶棍放在眼里。但是，科拉切克先生看来由于自己的什么事情，已完全听任他摆布了，因为据阿布特说，他早在1月份就已收到阿布特那篇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直到9月份还在拒绝把它发表。

祝好。

你的 卡·马·

关于曼彻斯特的现状，不要忘了给我尽可能写得详细些。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1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五英镑和葡萄酒都已收到，没有及早写信告诉你，请原谅。非常感谢你这两件东西。恰巧这几天我很忙，此外还有许多家务事缠扰。

《论坛报》又在头版介绍我的一篇文章^①，说是“十分有趣”。这些美国佬的做法真怪，竟把证明书发给自己的撰稿人。

昨天我收到老太婆^②的回信。只有“温情”的字句，但没有一个钱。此外，她告诉我（虽然这些我早就知道），她七十五岁了，患有许多老年的病。

我想在这里借债，直到现在还没成功。我所能够提出的保人，也正如我预感到的那样，被认为不够体面。有些家伙在这方面比较走运。例如贝塔这个坏蛋由埃德加尔·鲍威尔先生作保，从一个贷款社弄到了五十英镑。

俄国人在波兰经管得不坏。美男子威廉的事业和功绩也不逊色。²⁰⁷

你从德国报纸以及某些英国报纸上也许已经看到，公民和政治活动家布林德是怎样始终死皮赖脸地要使自己成为德国的马

① 卡·马克思《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② 卡尔·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志尼。

顺便说一下! 你不在的时候,我接到从荷兰来的消息,说拉萨尔的书^①我表兄弟^② **没有**收到。请你对此事查问一下。

请快点来信,因为在这个对我来说仍然充满危机的时期,我特别需要你的信。

你能不能什么时候抽空为《新闻报》写一篇关于围绕阿姆斯特朗的发明进行争论情况的报道?

祝好。

你的 卡·马·

1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1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又是克里斯平^③。目前情况就是这样。

11月9日,我在《**论坛报**》的名下为寄去的八篇文章,提取了十六英镑。我用这十六英镑,偿付肉商、面包商、茶叶商、油商、牛奶商和蔬菜商的欠款,每人三英镑。用十先令买了煤,煤明天就要用完了。你的五英镑,大部分用来偿还零星的现金借款。这样,我又

①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菲利浦斯。——编者注

③ 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第四篇开头的一句话,转义是:“又是这个人”或“又是老一套”。——编者注

一文不名了，可是还要付房东、学校和鞋匠的钱，还要给家里人添置一些过冬的必需用品。我几乎每天都在给《**新闻报**》写东西。本来，把《**论坛报**》和《**新闻报**》的收入加在一起，我是能够勉强维持生活的。但由于亏空不断增加（虽然还没有达到十亿²⁰⁸）和整整一年没有收入，这点就办不到了。

而目前又增添了一件很倒霉的事。

你知道，我为了印《福格特先生》，曾给佩奇公司垫了二十五英镑，当时约定他们用售书所得的收入先把这笔钱还给我，然后再支付其他一切费用。此外，为《在幕后》^①、《共产党人案件》^②、《雾月十八日》^③等著作，他们还欠我若干英镑。

另一方面，我拿了他们十英镑九先令的各种书报，至少是为了手头有点保证。

可是现在科勒尔（公司的股东之一）同佩奇发生争执。后者目前不管事。他们之间因为**公司停办**的问题打起官司来。

坏蛋科勒尔对我要求他还钱的事不予理会，反而向郡法院为那十英镑九先令对我起诉。我去找过威美尔曼。他认为，如果我向最高法院起诉，要花三十至六十英镑，对我来说，最好就在科勒尔起诉的同一个郡法院以反诉的形式提出要求²⁰⁹。但是他本人不在郡法院执行职务。因此，我必须在这个星期（而且要尽快）去找个英国律师，而这没有钱是不行的。

如果我能摆脱所有这些无谓的争端，能看到我的家庭不受悲惨的贫困的压迫，那末我对十二月帮财政制度的崩溃该会多么高

① 格·洛美尔《在幕后》（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兴,它的不可避免的垮台是我在《论坛报》上早就一再预言过的!

漂亮的威廉,或美男子威廉,对西里西亚人直率地说:“如果你们选举民主派,你们就会被摧毁。”“只有士兵有助于反对民主派。”²¹⁰

祝好。

你的 卡·马·

1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1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匆匆通知你,五英镑已收到,几份《曼彻斯特卫报》前天也已寄到。

我现在去找律师。我妻子情绪很坏,我担心,如果这场斗争还要长久拖延下去,情况将会很糟。

祝好。

你的 卡·马·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1年11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这些北方佬竟对南部同盟的使者干出这样荒唐的事情²¹¹，他们疯了吗？在拉芒什海峡这里也曾有一艘军舰在等候邮船的到来，这个事实证明华盛顿一定发出了普遍的指令。根据政治原因在外国船上强行拘留，这是给人提供的最明显不过的宣战理由。这些家伙要挑起同英国的战争，显然是完全疯了。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你可以把你的信写给某个居间人，经由德国或哈佛尔寄往纽约，但是你必须留心不要给“女王^①的敌人”以任何帮助。

巴枯宁的逃跑使我非常高兴。这个不幸的人想必受尽了苦难。这样倒是作了一次环球旅行！²¹²

波拿巴先生看来还是弄不到钱，而富尔德显然也已智穷才竭。看那里的事情日后如何发展，将是很有趣的。

俄国和波兰的情况很好，而我们英勇的普鲁士现在大概终于也将发生危机，如果复选人²¹³不让人吓住的话。但是钱包啊，钱包！它大概还是多少能拖住一点“进步”。在科伦，甚至有关于勇敢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做候选人的传闻。万哈根的日记^②大概是很有趣的。不过这个家伙毕竟是个卑鄙怯懦的无赖。《十字报》

①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② 卡·奥·万哈根·冯·恩赛《日记》。——编者注

上对这些日记发表了一篇很有风趣的文章，当然是尖酸刻薄到了家。

12月1日我再寄五英镑给你。

多多问候。

你的 弗·恩·

1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1年12月2日于曼彻斯特]

I/Z 07595, 太恩河畔新堡, 1860年8月14日。

亲爱的摩尔:

上面写的是随信附上的五英镑银行券的号码, 因为12月1日是星期日, 只能今天寄出。我又没有寄挂号。

这几天我终于开始读拉萨尔的书^①。关于回溯效力说得很近乎情理, 但论据不够充分, 例如论述离婚法律的那部分就是证明, 关于它, 可以象某些柏林庸人那样说: “要是我知道离婚会这么难, 我就不结婚了。”而且这家伙很迷信——还相信“法的观念”, 即绝对的法。他反驳黑格尔法哲学的意见很大部分是很正确的, 但是他的新的精神哲学还不是毫无毛病的。即使从纯哲学观点来看, 他也应当懂得, 只是过程而不是过程的仅仅暂时的结果是绝对, 这样, 除了历史过程本身以外, 他就不能得出任何别的法的观念了。

①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文笔也很出色：“矛盾的束手无策的绝望”等等。其次是序言。真是地道的智者埃夫拉伊姆。这本书我未必再往下看很多，除非我认为可以把它当作罗马法教程使用，这样的话，我就会把它读完。此外，硬把一个如此简单而实质上又不很重要的观念贯穿整部民法大全²¹⁴，把它应用于每一个条款，好象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它变得更重要一些，这种做法能使他得到什么乐趣呢——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但是更可笑的是他认定，对“充分的具体事例”这样毫无意义地胡扯一通，就是对他所提出的原理的论证，而他的著作因此也就最后完成了。

柏林的情况现在就会好转。新议院的软弱无力的“进步党的”民主主义²¹⁵，对美男子威廉说来还是会显得太红了，到3月恐怕一定会出现温和的慢性危机。由此会产生什么结果，倒很有趣。只要这些家伙在议院里不是太怯懦，他们终究会战胜美男子的，但是我对这些民主派的恶棍们毫无信心。

希望你夫人健康已有好转。代我向她和女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1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由于有很多麻烦事，没有及早给你回信。我妻子病很重。我

今天晚上给你写信，因为白天要写文章。

祝好。

你的 卡·马·

1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可以从我许久没有写信这一点看出，给你写信，我的心情是多么沉重。你为我尽了这么大的力量，甚至超出了你的能力所许可的限度，可是我还经常用阴郁的信来折磨你，我自然感到很难过。

我用你上一次寄给我的钱，加上另外借的一英镑，偿清了学费，以免1月份加倍偿付。肉商和杂货商逼迫我给他们开了1月9日到期的期票，一张十英镑，另一张十二英镑。虽然我根本不知道，这笔钱该怎样偿付，但我不能把事情闹到法院去，因为那样的话，我家里一切都要完蛋。我现在欠房东十五英镑，到1月份将欠二十一英镑。此外，我还欠蔬菜商、面包商、报贩、牛奶商和一些坏蛋的钱（我从曼彻斯特回来²⁰³以后给他们付了一部分钱，已使他们安静下来），最后，还欠服装商的钱，因为冬天来了，我们不得不购置最必需的冬令衣着，又不得不赊账。

到月底，我的收入至多三十英镑，因为《新闻报》的无赖们没有刊登我的一部分文章。我当然必须习惯于只是在“德国理智的限

度内”进行活动。（然而他们在报刊上对我的文章却大肆渲染。）

我负债（包括当铺的利息等等）已达一百英镑。令人吃惊的是，没有任何收入而又不可能在哪一天全部还清债务的状况，不管得到什么帮助，总是一再使旧日的沉渣泛到表面上来。

今天给**德朗克**写了信，因为他还欠我一点钱。但是我只是稍微提了一下，没有逼他；我冒昧地对他说，如果他能给我垫点钱，你大概不会拒绝对偿还这笔钱作保。

我要是摆脱了这堆乱七八糟的事，那末靠纽约和维也纳至少能勉强生活。

我妻子有过很危险的神经发作症状，艾伦医生有几天对她很担心。他知道，或者不如说是猜测到，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他说得很委婉，没有说什么不适当的话。可怜的女人还是病得很厉害。但我不怀疑，由于她的精神力量，只要情况一好转她又会复元的。

对美国的**战争**，正如我最初几天就在《新闻报》上断定的那样^①，是不会爆发的，我遗憾的只是，我当时没有钱去利用受路透和《泰晤士报》左右的交易所在这疯狂时期的愚蠢行为。

同意你对伊威希的批评（他从佛罗伦萨写信给我说，同加里波第进行了“非常有趣的会晤”等等）。第二卷^②至少由于拉丁引文而更有趣一些。空想主义贯穿了全卷，而辩证方法则用得**不对**。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归纳大量“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称为辩证法。

我的著作有进展，但很慢。²⁵在当前情况下，要迅速完成这种理论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东西正在变得通俗多

① 卡·马克思《“特伦特号”事件》。——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了，而方法则不象在第一部分^①里那样明显。

祝好。

你的 卡·马·

1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

德朗克立即寄来五英镑，作为对以前我资助他的补偿，昨天他亲自到这里来过，同他的一个经理见了面。

他想试着去贴现期票。我立即告诉他，主要的条件是，期票在到期以前不得流通。

科勒尔这条狗采取了另一种手法。他没有向郡法院起诉，而是把案件交给郡长法院处理，并且把追究的钱数增加到二十英镑，说我要对《福格特先生》的全部费用承担责任。这就是对我的反要求的回答。

我的律师悉尼·赫伯特认为，从手续上说必须向同一个法院提出**反诉**。全部困难就在于，我同佩奇的协议没有用**书面**确定下来。

我的妻子好些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知道，跟德朗克的事情^①是怎么发生的。我写信给他谈的不是期票，而是钱。因此，我自然必须把我所处的危急情况通知他，而他和任何其他人一样，鉴于美国的事件，应该认为而且也的确认为这种危急情况是很自然的。他接到这个通知后就来找我，于是达成了那个协定。要不是你在信¹²⁵里曾**明白**说到，如果我能通过弗莱里格拉特“或其他任何人”贴现期票，你就准备承兑的话，我决不会想到要这样做的。我写这些，是为了消除我似乎过于轻率的嫌疑。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在弗莱里格拉特那里**毫无**结果。他只有一个裁缝，而且到《论坛报》的事发生时，他连这个裁缝也已经没有了，因为他的两个店员由于他的推荐拿了七十英镑的衣服，没有付款就逃之夭夭了。而且，我同弗莱里格拉特的关系也已经大大改变，甚至连我那些《论坛报》名下的期票他也很不乐意拿去向比朔夫斯海姆贴现。但是不管**愿意**与否，他现在根本**不能**办了，尤其是因为他的银行行将破产的情况已为全伦敦所知道。

我在给你写这封信的同时，还通知**德朗克**，说我同他达成的协

① 见本卷第209页。——编者注

定是出于误会，因此请他把它看作无效。同时我还告诉他，如果他能够不要别人介入而贴现以**我的**名义开的期票，我会感到很高兴。我不得不给他这样写，因为我看不到任何别的出路，并且的确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他的地址如下：利物浦奥尔德霍尔街49号；信封上应注明“**亲启**”。据德朗克自己表示（但我认为他还在新堡，根本不在利物浦），他想只通过自己的银行家办理此事。

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不让我妻子知道你的信的内容，因为它涉及了期票贴现的事。而这样的消息总要引起她的某种发作。

至于**对美国的战争**，也许帕姆^①能使之实现，但这是不容易的。他必须有借口，而我不认为**林肯会提供这种借口**。部分阁员——米尔纳·基卜生、格莱斯顿、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路易斯——不可能象约翰·罗素那样受愚弄。

从事情本身来说，美国人根据他们那里通用的**英国海上法**，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没有任何违法。至于**实质性的**法律问题，英国皇家法官自己也是这样断定的²¹⁶。但是因为帕姆需要借口，他们就求助于**形式上的错误**，即技术方面的问题，在法律上吹毛求疵。但是这也是不对的。根据英国海上法，必须区别两种情况：中立国船只是载运着**交战国的**物资和人员，还是载运着**战时禁运品**（不管是物资还是人员）。在后一种情况下，应当把船只连同物资和人员一起扣留，并带到港口审处。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对物资还不曾**转为**中立国的财产（至于人员本身，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疑问**，那末交战国的物资或人员可在公海上予以没收，而船只等则应放走。英国在实践中是一直遵循这些法律准则的，不管

① 帕麦斯顿。——编者注

当局如何,我在《科贝特氏纪事》^①上查看了从1793年以来同中立国的全部争论以后,对此深信不疑。

另一方面,既然英国皇家法官只限于指出有形式上的错误,也就是承认北方佬**有权**没收载运交战一方人员的任何英国船只并带到港口进行审处,那末北方佬就不难宣布(我看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对这个让步感到满意,今后将遵守在没收等方面的一切**手续**,并同意这次交出梅森和斯莱德耳。

当然,如果帕姆无论如何非要战争不可,他是能做到的。不过我觉得,**他的目的并非如此**。如果美国人象我设想的那样行事,那末帕姆就给愚蠢的约翰牛提供了证明他是“真正英国大臣”²¹⁷的新证据。那时他就能为所欲为。他会利用这个机会,以达到以下的目的:

(1)迫使北方佬承认关于中立国权利等的巴黎宣言²¹⁸;

(2)试图在这个借口下去做**他在此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即向议会提议并迫使它批准废弃旧有的英国海上法,而废弃这个海上法是由克拉伦登受他(帕姆)委托、背着国王而且事先未让议会知道而采取的行动。帕姆老了,而俄国人自从叶卡特林娜二世以来就竭力要使巴黎宣言得到承认。他们还有两件事没有办好:**英国议会的批准**和**美国的加入**。这两者都要趁这个时机实现。所有这些战争剧,在我看来无非只是追求一种戏剧效果,它的用处是向迟钝的约翰牛表明:为了俄国而彻底废弃他自己的海上法,乃是靠“真正英国大臣”的英勇而取得的对北方佬的胜利。

发出这种战争喧嚷的其次一个原因是:转移对波兰的注意(因

①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编者注

为甚至象布莱顿的肯宁格姆这样的家伙，都在公众大会上要求停止继续偿付荷兰—俄国的借款²¹⁹)，以及转移对丹麦的注意，俄国目前在那里正致力于把它自己提出的王位追求者格吕克斯堡排除掉。

当然，可能北方佬不让步，那末帕姆由于自己以前所做的准备和所吹嘘的大话，将不得不进行战争。但是我还是愿意以一百对一来打赌，这不会发生。

祝好。

你的 卡·马·

1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1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当外界索债的“通知”开始纷纷到来的时刻，我不仅给母亲和亲戚，而且给济贝耳写了信——由于不愿老是烦扰你而没有给你写。我从这个青年的来信中看出，他又给你写信了。请你别把它当一回事。

你因我而不得不给德朗克开出借据，使我很不安。他原先答应办这件事时，没有说要搞这么繁琐的形式，而且期限也要长一些。

我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危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由于我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我只得写信给房东，说我**现在**付不出房

钱，愿意给他开期票等等。

加之还有这场官司^①在作梗。鉴于争执围绕着合伙问题，我的律师认为必须把它由郡法院转到最高法院去审理，否则会判处我偿付二十英镑。我将于1月3日由郡法院传讯。疏忽的地方在于，我没有同阿·佩奇订立任何书面协定。我的律师悉尼认为，在最高法院我赢得胜诉的可能性较大。

卑鄙的《新闻报》刊印我的文章几乎不到一半。这是些蠢驴。倒要看看他们将怎样付我的稿酬。我写这些单篇的文章，难道是拿去“碰运气”还是怎么的？

现在祝贺你新年幸福！如果新的一年仍象旧年一样，那末我看最好还是让它见鬼去吧。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203和210页。——编者注

1862年

1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很久没有写信，并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情况的压力，我不愿拿这些事情来打扰你，折磨你。

你知道，在新年前我只能偿还一部分无论如何不能再拖的债（例如我的房东，到下月底，我就欠他整整一年的房租了）。大部分钱是用来偿还开期票借来的债。

维也纳《新闻报》并没有成为原来所指望的奶牛，从德国当前的恶劣情况来看，这是应该预料得到的。说来每篇文章我得一英镑。但是这些家伙每四篇文章只登一篇，往往**连一篇也不登**，结果我得的就少得可怜，此外，由于写东西要碰运气，不知道仁慈的编辑部是否会恩准发表某一篇文章，白费时间和令人生气的事就不用说了。

对科勒尔的诉讼^①我只得让步，主要因为案件转到最高法院，

^① 见本卷第203、210和215页。——编者注

就要预付律师三十英镑，而我当然是弄不到这笔钱的。只好付给律师和他请的法律顾问五英镑。同科勒尔达成了协议，我必须付给他十八英镑，每月付两英镑；第一个两英镑已经在1月份的最后一天付给他，下一个两英镑应该在2月底付出，但是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弄钱。

最近两个月里，《**新闻报**》很少登我的文章，我在那里结存的钱简直微不足道。

使情况变得更令人不愉快的是，小燕妮在医生的护理下差不多已经有两个月。这孩子眼见得瘦了下去。燕妮现在已经长大，她已经意识到我们景况的全部艰难困苦，我认为，这就是她生病的主要原因。（顺便说一下。艾伦昨天给她开了服**葡萄酒**的方子，如果你能寄几瓶来，我将很高兴。）例如她曾背着我们到杨格夫人那里，打听能不能在剧院里找个工。

总而言之，这样穷困的生活实在不值得过下去。

至于乌尔卡尔特的报纸^①，我到现在怎么也收罗不到。请写信告诉我，从哪一号开始，科勒特会做到需要做的一切。附上这个家伙对巴枯宁的诬告²²⁰，我没有见到巴枯宁。他住在赫尔岑那里。

你打听到了没有，拉萨尔的著作^②是否确实给奥古斯特·菲力浦斯寄去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指《自由新闻》。——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1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2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今天寄给你一个木箱，送货运费已付，内有：

八瓶波尔多酒，

四瓶1846年陈莱茵酒，

两瓶雪莉酒。

我现在没有这一次适用的波尔图酒。希望这些东西对燕妮有好处。可怜的孩子！不过我想，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她长得很结实，只要好好护理和运动，就会重新恢复体力的。

给科勒尔的两英镑，我明天或星期一寄给你。

我今年的花费超过了收入。危机对我们影响很大²²¹，我们没有接到任何订货，从下周起只能半天开工了。况且我还要在一个月內付给德朗克五十英镑，而下星期还要缴付全年的房租。我要从这里迁走；今天早晨该死的萨拉偷走了我上衣口袋里的钱。所以来信**不要再**寄往特隆克利夫小林坊。我现在几乎全部时间都住在玛丽^①那里，想尽可能少花些钱。可惜我不能没有住所，否则我就完全搬到她那里住了。我还没有新的住所，因此必须去找。情况如何，请再快些来信。《论坛报》怎么样了？

①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要不要给《新闻报》写一篇关于美国的军事文章？
我缺的《自由新闻》的号数是1861年10月至1862年2月。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3月3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我叫妻子到当铺去，看看那里能不能有点什么办法，因为我收到房东一封粗野透顶的信，这家伙如果把评价员¹⁵³打发到我家里来，那就但愿上天可怜可怜我了……

葡萄酒还没有寄到。

如果你能在**这个星期**（星期五早晨以前）寄给我一篇用英文写的关于美国战争的文章，那就太好了。你可以**完全无所顾忌地**写。《论坛报》会把它当作外国军官来信登出来。注意：《论坛报》是痛恨麦克累伦的，因为他同民主党串通一气，又因为当他任全军总司令时，他进行**直接干预**来阻碍任何军事行动，不仅在波托马克河是这样（在那里这种干预也许有些道理），而且在**各个战场**，特别在西部也是这样。（他也是那个极其卑鄙的反弗里芒特阴谋²²²的灵魂。）此外，这个麦克出于派系习气和对文职人员的憎恨，庇护军队中所有的叛徒，例如梅纳德上校和斯通将军。后者在麦克累伦被解除全军总司令职务以后一两天就被逮捕了。《纽约先驱报》驻华

盛顿的无耻“代表”^①作为间谍也被捕了，这是违背麦克累伦的意志的，何况他在被捕的前一天还在家里举行香槟酒会宴请麦克累伦参谋部全体人员。

你可能还记得，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从对华贸易中指望不到什么结果。贸易部最近的报告²²³证实了这一点：

	1860年	1861年
	英镑	英镑
中国·····	2 872 045	3 114 157
香港·····	2 445 991	1 733 967
	<hr/>	
总计	5 318 036	4 848 124

可见，输出总额是减少了。直接的输出额增加了，经过香港的输出额减少了。在这时期，俄国人又占领了朝鲜沿岸附近的一个很好的岛屿。此外他们又在爪哇^②实行新的“占领”，由此你可看出，这就保证了他们在太平洋北部的霸权。英国**所有**报刊对俄国在这个地区的推进默不作声，以及对波兰的消极态度，都可以证明，它们在帕姆^③的影响下**俄罗斯化**到了什么程度。

附带说一下。烦你告诉我，给我表兄弟菲利浦斯的那本拉萨尔的书^④到底怎么样了，我由于没有这些消息，不能写信给这个表兄弟。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艾夫斯。——编者注

② 应当是：在日本（见本卷第222—223页）。——编者注

③ 帕麦斯顿。——编者注

④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1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3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邮局汇票两英镑，到卡姆登镇取款。

书早已寄出，在10月9日打包寄给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代理人厄·施勒德尔；这个包裹附在寄给那里的哈尔父子公司的大包里，号码为118。当时我还附了几行字给施勒德尔，请他帮忙办理一下。东西是正确无误地寄给你的表兄弟^①的，因此，如果他还没有收到书，只要去找施勒德尔就行了。

文章我会寄给你的。南部那些吹牛家现在遭到沉重的打击。炮舰在田纳西河到亚拉巴马州的弗洛伦斯（从这里开始出现有介壳的沼泽，无法通航）到处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在田纳西西部平原地带，绝大多数也是拥护联邦的。一万五千名俘虏，其中有南部同盟最好的将领约翰斯顿——他曾经迅速向中央集中自己的部队而决定了布尔河会战的结局，——这不是开玩笑。²²⁴

今晚我将同鲁普斯见面。如果他能把哪怕是少许的钱借给我到7月1日再偿还，那我就给你解决。我现在自己也身无分文。如果在美国不媾和或者寻求不到什么解决方法的话，那末从1861年7月1日至1862年7月1日的我的全部收入，可能要减少一百

① 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编者注

英镑,这样一来我就要负债了。我们有大批商品,然而一点都卖不出去;如果这些商品一直要搁到美国事件解决为止,那末我们在12月底以前所获得的全部利润大概都将丧失。我还是认为,战事还将长久继续下去,因为我看不出这些家伙怎样能媾和。

靠近朝鲜的一个俄国岛屿是个什么岛屿?而在爪哇(可能是在日本吧?)的占领又是怎么回事?这些我全不知道。^①《自由新闻》的情况如何?

此外,根据你的材料来看,对中国的输出额还是大大增加了。据我的记忆,十年以前这个输出额在一百万至三百万之间。

小燕妮的健康如何?衷心问候她、你的夫人和劳拉。

你的 弗·恩·

1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3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寄来的汇票和葡萄酒已经收到,非常感谢。科勒尔这个狗东西持有我的一张借据^②,昨天他已经来催讨了。

随信附上最近三号《自由新闻》。我还没有见到科勒特本人。他一定也能弄到其余几号。

在给你的信里,把日本写成了爪哇。^①这些事实我是从登载俄

① 见本卷第22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16—217页。——编者注

国官方报告和美国领事报告的几号《论坛报》上引来的，而英国报刊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只字不提。这几号报纸我已经寄给**乌尔卡尔特**，还没有收回。我最初用它们给《**新闻报**》写了一篇关于俄国在亚洲推进的文章。但是这些蠢驴没有发表它。我对名称的记忆很差，这你是知道的。所以我现在不能给你举出地名。第一个岛屿^①恰好在日本西南端和朝鲜半岛之间。它有巨大的港湾，据美国的报告说，它能成为第二个塞瓦斯托波尔。至于其他一些直接隶属于日本的岛屿，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其中有**虾夷岛**^②。但是我要设法把这些材料弄回来。

对华贸易和 1852 年以前的情形相比，当然是增长了，但是远不如发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²²⁵以来同其他市场的贸易。此外，在过去的报告里，把香港当作英国的领地，同中国分开计算，所以“中国”项下的输出额一直(从四十年代起)少于整个输出额。最后，从 1859 年以后的增长，到 1861 年又降到过去的水平。

贸易部 1861 年的报告表明，由于美国的危机，各个市场在英国出口中所占的地位起了很大变化。**印度**占首位，达 17 923 767 英镑(包括锡兰和新加坡；单是印度就占 16 412 090 英镑)。

第二个市场是德国，它平常占第四位。1860 年为 13 489 513 英镑，1861 年为 12 937 273 英镑(通过荷兰以及在较少程度上通过比利时的商品不计在内)。考虑到德国对英国的这种经济意义，要是在别的情况下，我们能有什么外交来对付笨拙的约翰牛呢！

法国今年占第五位。1860 年为 5 249 980 英镑；1861 年为 8 896 282 英镑，但是这里包括瑞士在内。而英国现在却是法国的

① 指对马岛。——编者注

② 北海道的古称。——编者注

第一个市场。

在 125 115 133 英镑的输出总额 (1861 年) 中, 英国的“领地”和“殖民地”占 42 260 970 英镑。如果再加上英国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输出, 那末最多还剩下 23% 到 24% 是对欧洲各国的输出。如果俄国今后在亚洲仍象最近十年那样迅猛推进, 直到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于印度, 那末约翰牛的世界市场就将完蛋; 而美国的保护关税政策还将使这个结局加快到来, 美国现在即使仅仅为了对约翰牛进行报复, 也一定不会很快放弃这个政策。此外, 约翰牛将会惊惶地发觉, 它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自由贸易论者, 它在北美和澳洲的主要殖民地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保护关税派。约翰牛赞扬帕姆^①在亚洲和美洲的“勇敢政策”时那种扬扬自得的十足的愚蠢, 将使他付出极高的代价。

南部人将于 1862 年 7 月 1 日以前媾和这一点, 我看不大可能。如果北方佬 (1) 保住各边界州, ——而从战争一开始实际上问题就在这些州, (2) 占领直至新奥尔良的密西西比和得克萨斯, 那就开始战争的第二时期, 那时北方佬不要作很大的军事努力, 而只要进行封锁, 最终就可以迫使墨西哥湾各州自愿地重新回到联邦。

约翰牛在这次战争中的行为, 大概是空前的最无耻的行为了。

就英国行为的粗暴来看, **墨西哥蓝皮书**²²⁶ 达到了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程度。与**查·伦诺克斯·魏克爵士**相比, 缅施科夫真可以算是正人君子了。这个流氓不仅在执行帕姆的秘密训令方面表现得极其狂热, 而且想方设法用粗野手段对墨西哥外交部长 (现已去

^① 帕麦斯顿。——编者注

职)、前新闻工作者萨马科纳先生进行报复，因为后者在外交文件往来中总是显示自己的优越感。至于这个家伙的文体，我这里从他致萨马科纳的照会中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来看看吧：

“关于两年内暂停一切支付的专横法令**227**，是剥夺**在这期间内**有关方面的钱财，这就是说使他们招致价值极大的绝对损失。”

“一个快要饿死的人自己可以认为偷面包是正当的，因为紧急的需要迫使他这样做；但是从道德的观点来看，这样的论据不能为他的违法作辩护，违法正如犯罪一样无可原谅，它与一切感伤无关。如果他真的快要饿死了，那他应当先请求面包师给他解饿，但是没有得到许可，他擅自这样做〈去饿死吗？〉，这就同墨西哥政府当前对他的债权人所做的一样了。”

“关于您在上述照会里所表达的那种观察问题的观点，请原谅我说一句，它不能片面地加以讨论，如果不同时考虑由于将您的这些观念加以实际应用而直接受害的那些人的意见。”

“我首先听到关于这个非常措施的消息，并且看到它印成公告，张贴在熙熙攘攘的街头，我有充分权利对此表示自己的不满……”

“我必须对我自己的政府和我被派驻的那个政府履行义务，它促使我……”

“我同这个共和国政府中断一切正式关系，直到女王陛下政府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为止。”

萨马科纳写信给他说，墨西哥最近二十五年来动乱，主要是由于外国外交官的阴谋活动引起的。魏克回答说，

“墨西哥的居民堕落已极，这不仅对他们自己是危险的，而且对所有同他们接触的人也都是危险的！”

萨马科纳写信给魏克说，他的建议是要结束共和国的独立，并且是对一个独立国家的侮辱。魏克回答说：

“原谅我再补充一点，我的建议不一定是损体面和不可行的，只是由于您这个当事人〈即作为墨西哥外交部长〉喜欢这样武断而已。”

然而已经够了……

从席利给莱茵兰德尔的信来看,巴黎的情况很不妙,如果没有战争,巴登格⁷⁸连一年都站不住。这个家伙真不幸,他统治的是巴黎人,而不是崇拜他的柏林人!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言:(1)«gigs»^①这个词德文怎么翻译?

(2)feeders on circular frames^②是什么?

(3)你能不能把例如你们工厂里工人的各个工种(货栈中的工人除外)写给我,并指出他们之间的数量比例?我的书²⁵需要一个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在机械工场里不存在象亚·斯密所描写的那种作为手工工场基础的分工。尤尔已经提出了这个原理。^③随便举个例子就行。

我要写信告诉《新闻报》的这些家伙,必须重新订立合同。他们不登载最好的文章(尽管我一直在设法写得使他们能够登载),我倒不在乎。但是他们在四五篇文章中只登载一篇,而且只给一篇的稿酬,从财政方面来说是不行的。这使我甚至连文丐也不如。

① “刮毛机”。——编者注

② 圆织机的送料机械。——编者注

③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安·尤尔《工厂哲学》。——编者注

1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3月8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答应给你的东西。下星期接着寄第二篇文章。²²⁸我还没有见到鲁普斯，今晚到他那里去。《自由新闻》和你的信都已经收到。

你认识不认识普鲁士流亡者数学家济佩尔？听说这个年青人在汉普斯泰特的一个姓蒙哥马利的人家里当家庭教师，好象还在大赦以前，他在和这一家人一起旅行的时候于普鲁士被捕，关了几个月以后又被释放；现在他竭力想在拜尔法斯特大学当数学教授。这里有一人想知道他的详细情况；好象有什么事要找他。

今后来电报请寄：曼彻斯特南门街圣玛丽街7号。

匆匆。

你的 弗·恩·

1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3月15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由于你的文章没有寄来^①, 今天我不能给纽约写东西。现在我同《论坛报》关系和以前不同了, 那时我不给续篇(它如果登载文章的话), 而寄其他文章, 它也会发表出来。我更相信, 它又打算把我和欧洲其他所有通讯员一起推出去。它的版面缩小了。三篇文章也许只登一篇, 甚至连一篇都不登。这是要采取此类措施的通常标志。

因此在星期二以前要把续篇寄来, 把**结尾部分**寄来就更好了, 因为对它说来最感兴趣的是包含展望将来的那部分。

我的书²⁵进展不很快, 由于家务琐事, 工作经常整个星期难于进行, 也就是说被打断。小燕妮还远没有痊愈。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219页。——编者注

1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4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妻子出于慎重，没有给德纳写信。这些家伙连《论坛报》都不再给我寄了，他们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从这一点现在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附上星期六收到的弗里德兰德的来信。这些德国人真是想入非非！要我给他寄篇关于博览会开幕的文章，办这件事除了买季票以外，还必须买套衣服，再加上其他一些额外支出，至少要花我十基尼；换得的是发表四篇到六篇文章的希望，共可得八英镑（总计），至多十二英镑。由于对这些家伙向来不能抱多大的希望，因此结果就一定是除了写四篇文章以外，我还得贴钱！我写信¹²⁵给他，我不能上街，因此不能在星期四供给他们所盼望的关于开幕的报道；但是如有可能我会在其他文章中间插进几篇关于博览会¹⁹⁹的文章。所谓“其他”文章，实际就是指每周的一篇文章（每篇一英镑），就连这也很成问题。这我当然不得不接受，而且已经接受了，因为聊胜于无。他们现在对美国特别感兴趣，你最好在这星期寄给我一篇关于战争进程的文章（我指的是科林斯会战²²⁹），而且每当战事起变化的时候，最好都能给我写文章寄来。即使为了通过报刊在德国传播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正确观点，也需要这样

做。（你以前的一些文章我加工后给他们寄去，已经刊登出来了。①）

维科在自己的《新科学》中说，德国是欧洲唯一的还在用“英雄语言”的国家。如果这个老那不勒斯人有幸领略维也纳《新闻报》或柏林《国民报》的语言，那他是会抛弃这种成见的。

回到伦敦²³⁰，我发现有封房东的信，他约定今天（4月28日）来看我，以便收取欠款的余数二十英镑。但是他一分钱也拿不到。我离家四个星期，生活必需品的欠账单当然增多了。加之还有两笔欠款需要立即支付，而且比欠房东的钱更紧迫。第一笔是要付音乐教师七英镑，因为我妻子在当前情况下不得不预先通知他停课，所以必须付款。第二笔是向当铺赎当要十英镑，当的不仅有孩子们的东西，而且有女仆的东西（甚至有鞋子）。由于房东的关系，我现在在这里对任何人（除了波克罕以外）还没有露面，这样我妻子也就可以告诉房东，说我还没有回来，尽力把欠款**无限期地**拖下去。总之，事事都在应付搪塞。

波克罕已经给了我二十英镑，答应在下星期初付给余数。

我妻子在街上看见德朗克带着太太和孩子，但他们没有看见她。

关于**阿莉阿德尼**，争论至今未休^②。这里问题恰恰在于法律上的争执。狄奥多洛斯把她当作恒星。这样的星座我没有找到。然而有一个这样的小行星——1861年柏林出的**梅特勒**著作第五版（我有这本书）的最后一分册第二表²³¹第四十三号。可见无论如何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美国内战》。——编者注

② 贺雷西《诗论》。——编者注

在天上是有这个少女^①的。这是非常微妙的法律问题：你们之间谁打赌赢了，是你还是鲁普斯。你的总的论断是，由希腊人安排在恒星之间的角色^②在星图上仍然存在，这种看法终究还是很可疑的。

除了英国军队的预算草案以外，你还需要什么？只要我能重新获得“活动能力”，就设法把它弄到。

金克尔象挨了揍的狗似地溜走了。他没有回答。而由坏蛋贝塔写了几行字²³²，证明只是由于他半年来再三恳请，哥特弗利德才寄给他所需要的传记资料（就是这个坏蛋，很久以来每隔两年总要用一次这个资料），而相片等等是应《凉亭》发行人凯尔的请求才供给的。但是关键在于，在麦克唐纳事件¹⁸⁶以后，凯尔和贝塔（尤赫有一封贝塔有关此事的信，而艾希霍夫知道信的内容）拒绝就这件事出来说话，哥特弗利德在花了很大力气以后，才终于使事情“着手进行”。但是我写信给艾希霍夫，叫他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否则只会减轻哥特弗利德的失败。问题是尤赫胆小怕事，不敢出来谈贝塔的这封信，否则他早就会主动这样做，即对贝塔的声明作出回答。

祝好。

你的 卡·马·

小燕妮还远没有痊愈。小的孩子^③曾经病得很厉害；现在已经复元。

① 第四十三号小行星的名称阿莉阿德尼，是借用希腊神话中一个少女的名字。

——译者注

② 指希腊星座神话中的人物。——译者注

③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附上从乌尔卡尔特的东西中摘录下来的材料，你必须看完。

1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5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上星期我忙于张罗办事处的事情，而且身体也不大舒服，因此没有写信。寄还弗里德兰德的高贵的信。这些人对伦敦的看法真怪！

至于《论坛报》，我在《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的文学新闻栏中发现一则简讯，说德纳“**由于同霍拉斯·格里利先生观点有分歧**”，已退出《论坛报》。这样，一切大概都要归咎于这头带着天使般面容的老蠢驴了。²³³ 要是我，在这件事上就不会轻易放过他们，至少会要求德纳再解释一下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以及现在是谁代替他主持《论坛报》，以便知道现在应当同谁打交道。如果他们要决裂，至少要迫使他们把这一点说出来。我不会同意不经过任何商谈就那么轻易地理会他们间接的示意。如果你以后给其他任何纽约报纸写东西，那他们总是可以把事情说成是**你背弃了他们**。而且他们必定会举出某种理由来。

波克罕来信说，他已经把余款付给你，因此你大概已解除囚禁了。

至于阿莉阿德尼，我肯定是正确的。^① 旧**星座**图像在现代的星

① 见本卷第230—231页。——编者注

图上仍然存在。狄奥多洛斯的论断并不是权威性的。他不是天文学家。此外，重要的是原文。我打赌是星座。至于它出现在新发现的小行星当中，这点我自己后来想到了，但是，这当然与这件事毫无关系。

除了陆军部的支出预算（1862年）以外，我需要那份提交议会的报告，其中说明了**印度土著军队**的新组织（也就是说明1861年到现在**存在**的状况，即团的数字和新旧番号，因为它们有的直到现在保留原来番号，有的则重新编号）。²³⁴

你能不能给我弄到4月份的《自由新闻》？5月份的我设法在这里找。

关于美国：

（1）科林斯会战^①。可与一切大规模的、双方势均力敌的近代出色的会战相提并论，如埃劳、瓦格拉姆、吕岑、包岑（在这里，法军在数量上确实占很大优势，但是没有骑兵，无力追击敌人）、博罗迪诺、马振塔、索尔费里诺。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战斗象潮湿的火药，慢慢地燃烧，消耗着双方的力量，而取胜一方**确实**争得的利益，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精神上的。²³⁵无论如何，博雷加德在星期日获得的暂时的优势，比起格兰特和布埃耳在星期一所得到的好处要显著得多，可观得多。同盟军虽然终于被打败，也就是说被迫放弃进攻而退却了，但是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这讲的是战术方面。至于战略方面则是这样：

博雷加德集中了他所能得到的一切部队，以便尽可能对逼近的联邦军各师各个击破。这一着失败了。原来格兰特、布埃耳和

^① 见本卷第229页。——编者注

华莱士的部队有足够的力量把他击退。要是这一次是联邦军失败，那就会失掉田纳西，但是他们现在还固守在那里。博雷加德只是靠了科林斯的工事，才没有被迫立即更往南退却。这些工事不能使他足以抵御哈勒克（此人现在已经取得指挥权）的攻击，我们还不得而知。传说，博雷加德从密西西比、路易西安纳和亚拉巴马得到大量援军，这同样是不足信的。即使有一部分属实，那也完全是新兵，对他弊多利少。另一方面，在匹兹堡-兰丁，双方几乎完全势均力敌，哈勒克**没有援军**也同样很难强攻一个营垒，或进行其他任何大规模的攻击。除了在匹兹堡-兰丁投入战斗的部队以外，我们不知道联邦军在田纳西和肯塔基还有什么部队，因此很难说双方胜负如何。现在联邦军在科林斯的東西两面切断了从孟菲斯通往恰塔努加（就是通往里士满、查理斯顿和萨凡那）的铁路线。博雷加德因此不得不局限在一条铁路线上（通往谋比耳和新奥尔良），他能不能长期供应他在科林斯部队的给养还很成问题。²³⁶

（2）弗吉尼亚。麦克累伦这位英雄已陷于绝境。我看，他将要在这里葬送掉他的虚假的荣誉。他迫使麦克道厄耳再调给他一个师，但是这对他不会有什么益处。只有**装甲舰**才能拯救他，有一艘装甲舰（“加利纳号”）已经重新开赴门罗。你可以看看今天《晨星报》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美国通讯，这篇通讯对奥地利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从这篇简讯中你也可以弄清楚，为什么不久前当“梅里马克号”、“约克城号”等截获三艘运输舰的时候，“蒙尼陀号”却安然不动。这些舰艇如果扫荡沿江两岸，发扬两舷和舰尾火力，就可以再次救出这头蠢驴或叛徒^①，正如炮舰在匹兹堡-兰丁救了薛尔曼

① 麦克累伦。——编者注

（他的部队是些根本没有上过火线的新兵）一样。

（3）山区。弗里芒特仍在惠林，因此弗吉尼亚南部的山区，还有田纳西东部仍在敌人手里。这正是**联邦最好的地区**！为什么会这样，无法解释。无论如何，4月初就已在诺克斯维耳（田纳西）征集起来的同盟军的一个团，大概会听到第一声枪响就马上投降。

波拿巴又在美洲玩弄诡计。但他会怕捅这个马蜂窝。在年前（见《晨星报》）他的装甲舰以及所有的法国商船就可能会从大洋溜走，那时他就完啦！

顺便说一下。在今天的《旗帜报》（或《先驱晨报》）上，你一定看到**黑克尔将军**变成了黑人的主要征集者（据曼哈顿的报道）。**请把这份报纸保存下来。**

你对普鲁士的选举有什么看法？政府遭到的惨败，也可以说是它的决定性胜利。²³⁷因为这将促使美男子威廉采取最极端的手段。现在这个选举送给他的是清一色的民主派！汉堡通讯员也已经在说，依靠现行的选举法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而且也不可能进行管理。可敬的特韦斯顿又完全着了议会迷，他想建议对大臣们进行不信任投票。无论如何，困难正在增加，而浪头也越来越高了。

酒对小燕妮怎么样？告诉我，艾伦推荐最力的是哪几种酒？我现在还能寄上少量波尔图酒，这种酒**很值得推荐**，它是一种温和的陈酒，没有烧酒味道；但先要**好好过滤**，因为瓶塞有点松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5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一封虽然支离破碎但极其有趣的信，这封信以巴黎的匈牙利青年的名义发表在《世纪报》、《时报》和《里昂进步报》上，是席利寄给我的²³⁸，你给鲁普斯看了以后，就退还给我。这些“青年”现在准备出版一本抨击性小册子，对巴黎三执政科苏特—克拉普卡—图尔进行罕有的揭发。

附带说一下。你可以把这封信里所谈的事实告诉艾希霍夫，他的地址是：利物浦拉尼勒街57号。他会把它发表在《北德报》（汉诺威）上。

席利来信说，不久以前在伯尔尼的《联邦报》（你能不能在俱乐部里查阅一下？）上登载了一个匈牙利流亡者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把福格特叫作“罗亚尔宫豢养的肥猪”，而把法济、科苏特、克拉普卡和图尔说成是“骗子和赌棍”。

我从坏蛋科勒尔那里收回了三百三十册《福格特》^①。我要是有机会就好了！现在可能是百分之百挽回损失的最有利时刻。即在日内瓦和伯尔尼出售。现在这正是时候。

寄上4月和5月的《新闻报》^②。今后你可以按时收到。你要

①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见本卷第203和216—217页）。——编者注

② 《自由新闻》。——编者注

的东西(即预算草案),一定弄到。

说到酒,孩子们当然最喜欢混合酒。我想,艾伦认为最合适的是波尔多酒和波尔图酒。

我还要再给德纳写信。《论坛报》停寄,使我很不舒畅。这是格里利和麦克耳腊思的卑劣行径。从3月份《论坛报》的最后几号上,我知道了两件事情。第一、麦克累伦确实知道同盟军的撤退是在此以前一个星期;第二、《泰晤士报》的罗素在“特伦特号”事件²¹¹期间,利用他在华盛顿探听到的情况在纽约交易所里进行投机活动。

普鲁士虽然还不会发生剧变,但是终会发生政变^①。

波拿巴在墨西哥当前的行动(这事是帕姆^②开的头),是由于胡阿雷斯只承认对法国的官方债务为四万六千英镑。²³⁹但是米腊蒙和他的一帮人通过瑞士银行家热克尔及其同伙发行了国家债券五千二百万美元(其中付了约四百万美元)。这些国家债券(热克尔及其同伙仅仅出面而已)毫无代价地落入莫尔尼及其同伙手里。他们要求胡阿雷斯承认这些债务。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③

叔尔茨是弗里芒特那里的准将!!!

你的 卡·马·

波克罕在上星期五已把余数付给我了。

① 俏皮话:“剧变”原文是«coup d'éclat»,“政变”原文是«coup d'état»,两词谐音。——编者注

② 帕麦斯顿。——编者注

③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1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5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匆匆寄上十英镑(O/A 40602, 曼彻斯特, 1862年1月24日), 使你能平息肉商的怒火。我明晨五时到伦敦, 七时就返回, 所以很遗憾, 不能前来看你。

北方佬尽管取得了种种成功, 但是使我感到不安的倒不是军事形势本身。这仅仅是整个北部所表现的萎靡不振和麻木的结果。这里人民的革命毅力又在哪里? 他们任人痛打, 而且还以所受到的鞭挞感到十分自豪。在整个北部何尝有丝毫的征象, 证明他们在认真对待这一切? 在德国, 即使是在最坏的时候, 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恰恰相反, 看来北方佬感到最高兴的是他们将使他们的国家债权人受骗上当。

再见。

你的 弗·恩·

13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5月18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应该原谅我没有写信给你。我接待的客人从来没有象这个星期那样多过。有奥地利人、边疆居民²⁴⁰、法国人，而今天波克罕还打发他的合伙人来麻烦我——真是一派美妙的情景！这些人把我弄得头昏脑胀。此外还要同这帮家伙饮酒作乐。博览会真是该死！匆匆。

你的 弗·恩·

1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5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一星期前，即上星期四，你来信说要寄酒给小燕妮他们^①。我把信给孩子们看了。但是酒没有寄到，孩子们很失望。然而我希望此刻能使他们得到欢乐，因为目前我们家里非常沉闷。

① 见本卷第235页。——编者注

没有比现在加在我们全家头上的压力更令人烦恼的了。

幸而我对博览会及其观众毫无见闻，但愿它今后继续“不触犯”我，因为我现在根本无力接待任何人。

你一有空，就请扼要地写信告诉我，你对美国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麦克累伦的英勇事迹有什么看法。

祝好。

你的 卡·马·

1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5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酒迟寄的原因同信一样。在这些事情上我都必须亲自料理，要买筐和办别的事，因此常常耽误。这一次我也不能寄波尔图酒，因为这种酒放在我的住所里，我没法运到货栈去。一筐酒将于今天寄出。红葡萄酒和1846年的霍赫海姆酒是特地给小燕妮的。用红火漆加封而没有商标的三瓶是1857年的吕德斯海姆酒（就是我们在这里喝过的那种酒）。这种酒对病人刺激太大，而对健康的人则很好。

施特龙来过这里（你看，来客不断）。议院解散前不久，他在柏林曾经和莱茵的议员们多次痛饮。他们对整个形势非常认真，相信自己是有万能的，深深地着了议会迷，几乎同1848年那个时候一

样。红色贝克尔^①在这期间头发灰白得很厉害，他穿了晚礼服，从头到脚全是黑的，还穿起燕尾服，整天整天地奔走。他的肚子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凸得高。鲁道夫·施拉姆先生（原施特里高^②的议员）也在那里游荡，并且向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诉苦，说哪个地方的公众都不愿意选他，他对此大惑不解²⁴¹。有一天晚上，施拉姆对英国大放厥词，于是施特龙对他说：“施拉姆先生，您听着，如果我在英国住得象您那样久，要这么胡说八道就会感到害臊。看来您在那里全部时间都在睡大觉。”一向脸皮很厚的施拉姆对此回答说：“您要知道，我在英国由于妻子的缘故，不得不同我所不习惯的社交界交往，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不能见到我乐于见到的那些人!!!”

麦克累伦还是按尽人皆知的老样子干下去。同盟军老是从他面前溜过，因为他借口他们比他强大得多而从来不向他们进攻。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常常逃掉。从来还没有一次战争是这样进行的，为此人们会感谢他的。同时，这些退却中的失利的小战斗和士兵的不断逃跑已足以严重地败坏同盟军的士气，这种情况当决战到来时就会显示出来。

占领新奥尔良是舰队的一个勇敢行动。干得非常出色的是从两个堡垒之间穿过。在这以后，一切都好办了。²⁴²这个事件对同盟军的精神上的影响大概是极其巨大的，而物质上的影响也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博雷加德目前在科林斯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防守的了。这个阵地只有在它掩护着密西西比和路易西安纳、特别是新奥尔良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战略上博雷加德已陷入这样的境地：一次失利的会战就会使他把自己的军队分散成一些游击队，别的

①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斯特舍哥姆。——编者注

出路是没有的，因为在他的军队的后方没有一个作为铁路线和补给线中枢的大城市，他**无法**控制大量军队由自己指挥。

如果同盟军在弗吉尼亚被击溃，那它在经历了各种败坏士气的事件之后，很快就会自动地分散成一些游击队。这支军队的确是运气比较好，因为它的退却线上有许多从山上横流入海的河流，而且它的对手是麦克累伦这头蠢驴。但是事物的逻辑会迫使它或者接受一场决战，或者**不战**而分散成一群一帮。正如俄军在斯摩棱斯克和博罗迪诺曾经被迫作战一样，虽然这样做**违反**那些正确地判断了形势的俄国将军的本意。

假如博雷加德或者弗吉尼亚的军队赢得一次战役，哪怕就是很大的一次，那也无济于事。同盟军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他们前进不了二十英里就得停下来，因而也只好等着遭受新的攻击。他们缺少一切。然而，如果不发生直接背叛的行为，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可能有的。

因此，现在同盟军的命运要取决于唯一的一次战役。剩下的问题就是需要估计一下游击战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令人惊异的是，正是在这次战争中，居民很少参加，或者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参加。1813年，法军的交通线常常被科隆布、吕措夫、车尔尼晓夫和其他二十个游击队领袖及哥萨克首领切断和破坏；1812年在俄国，法国的进军线上连一个居民也看不到；1814年，法国农民曾经武装起来，杀死联军的巡逻兵和掉队者。但是这里根本没有这种事情。人们都屈服于**各次大规模会战的结局**，以胜者得到诸神赞助……^①的话来安慰自己。血战到底的大话变成了纯粹的废话。

^① 胜者得到诸神赞助，败者得到卡托欢心〔*victrix causa diis placuit, sed victa Catoni*〕（琉善《谐趣歌》）。——编者注

难道游击战能在这种地方发展起来吗？我肯定南部的“白种废物”^①在军队彻底瓦解以后会试图这样做，但是，根据种植场主的资产阶级本性，我毫不怀疑，这立刻会使他们成为狂热的联邦派。只要这些贫民试图用抢劫来实现这一点，种植场主就到处都会张开双臂来欢迎北方佬。

密西西比河畔的大火完全是由两个肯塔基州人传出来的，这两个人据说已来到路易斯维耳，但肯定不是从密西西比河来的。在新奥尔良燃起一场大火是不难的，并且将会在其他城市中重演；肯定还会有许多东西被烧毁，但是事情必然会使种植场主和商人同“白种废物”之间的裂痕达到顶点，那时也就是脱离运动的末日。

新奥尔良的商人狂热地拥护同盟，仅仅是由于这些家伙曾经不得不拿现金购买大批由同盟发行的债券。我在这里知道不少这样的例子。这一点不应忘记。大量的强制公债是把资产者束缚于革命，以他们的个人利益来模糊他们的阶级利益的一种绝好办法。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鲁普斯又深受痛风病的折磨。五星期后他去德国。

你大概已经看到有关贝尔纳的事了吧，他们把他关在疯人院。这是真的还是在搞什么诈骗？

^① 南部各州的种植场奴隶主对白种贫民的蔑视称呼。——编者注

1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5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孩子们和全家都很感谢你寄来的那筐酒。附上的艾希霍夫的信，会使你再次深切地感受到金克尔牧师所**喜爱**的那种争论。如果不信口开河他就不能成为哥特弗利德了！

克莱因博士在科伦中了三万五千塔勒的普鲁士彩票，我还没有写信告诉你。他如果仍然保持原来的想法，现在大概是会同丹尼尔斯夫人结婚的。

贝尔纳总是很古怪，加上最近几星期由于疲劳过度，他确实出现了“幻觉”。这件事情的卑鄙之处在于，在这个借口下他立刻被抓住关了起来；其实这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他教过课的住在多尔金的那一家愿意照料他并为他承担责任。奥耳索普也愿意这样做。但是奥耳索普曾经资助过奥尔西尼的谋刺事件，所以他的出现以及他的再度和贝尔纳的会晤，早已引起波拿巴警察的不安，而英国警察受他们委托，很久以来就在监视着贝尔纳。

上星期六我接到煤气公司的简要通知，在**这星期六**以前需交一英镑十先令，否则（这是最后警告）就要“切断线路”。我现在身无分文，在这困境中不得不向你求援。

“梅里马克号”的炸毁，我认为是同盟派无赖们的一种明显的怯懦行为。²⁴³ 这些狗东西还会铤而走险的。《泰晤士报》（它狂热地

支持针对爱尔兰的一切高压法案) 哀叹说, 如果北部对南部专横跋扈, “自由” 必定沦亡²⁴⁴, 这真是妙不可言。《经济学家》也很出色。它在最近一期上宣称, 北方佬在财政上很顺利——纸币不贬值, ——它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这件事非常简单)。它原来总是一期接一期地用这种贬值的说法来安慰它的读者。现在它虽然承认对自己干的这一行什么也不懂, 并且把读者引入了迷途, 但是却用关于“军事行动”的阴暗想法来安慰他们, 而自己对此是根本一窍不通。²⁴⁵

北方佬在纸币问题上之所以非常容易对付 (且不说主要的因素——对自己事业的信心 and 对自己政府的信任), 无疑是因为这样一种情况: 由于脱离运动, 西部几乎完全失去了纸币, 即一般的流通手段。凡是以各蓄奴州的抵押券为其主要保证金的所有银行, 都破了产。此外, 以南部各州的直接银行券的形式在西部周转的几百万纸币都从流通中消失了。其次, 在这整个时期, 一部分因为实行了摩里耳税则²⁴⁶, 一部分因为战争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使奢侈品的进口停止, 北方佬取得了同欧洲的贸易顺差, 因而也取得了有利的汇率。不利的汇率则会严重地影响市民对纸币的爱国主义信心。

但是约翰牛对山姆大叔应当支付的国债利息如此担心, 真是可笑已极! 好象这同约翰牛自己的国债比较起来并不是区区小数似的, 至于今天美国比 1815 年负债十亿的约翰牛肯定要富裕, 那就更不用提了。

帕姆^① 不是已经使波拿巴陷入墨西哥而弄得狼狈不堪了

① 帕麦斯顿。——编者注

吗！247

我现在——大概是由于绝望——认真埋头工作，拚命写作，我说的是政治经济学²⁵的事。

《新闻报》每星期发表一篇文章。我按照弗里德兰德先生来信的要求^①，也只给他们寄一篇。

祝好。

你的 卡·马·

请代我问候博特曼夫人和她的姊妹。

13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5月2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邮局汇票两英镑。在肯提希镇取款，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离你最近的分局。济贝耳有件喜事——生了一个女孩。

安内克在布埃耳的军队里，从今天起他给《奥格斯堡报》^②写稿。我倒有点替哈勒克的军队担心；事情拖得这么久，始终还看不出他得到了任何援军，虽然斯宾斯在《泰晤士报》上的谎言确实证明不了什么东西²⁴⁸。维利希的军衔是上校（永恒的上校！），指挥着第三十二印第安团。

① 见本卷第229页。——编者注

② 《总汇报》。——编者注

可怜人克莱因的事情^①，使我十分高兴。

艾希霍夫的信等我给鲁普斯看了以后，就寄还给你。但是我现在不能到他那里去，因为几天以来我因扁桃腺肿大，晚上必须呆在家里。

现在似乎毕竟开始了某种游击战，但是不能说这具有什么十分重大的意义，而且只要一取得胜利，接着开来的补充部队连同若干骑兵部队就会很快了结这种事。如果遭到失败，那情况大概就糟糕了。

你的 弗·恩·

1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6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上星期五邮汇给你在肯提希镇取款的两英镑^②，已经收到了吧。

现在，我们终于从安内克的信中得知，如果把波普和密契尔的部队算在内，哈勒克在4月26日已经有十万多人和三百门大炮了，并且他正等待柯蒂斯和济格尔前来增援。截至4月29日止，军队的情况看来大体上还过得去；安内克一点也没有谈到疾

^① 见本卷第244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46页。——编者注

病的事。因此，我认为关于疾病的流言纯粹是虚构的。不过应该承认，斯坦顿和哈勒克善于诱发报刊和公众猜疑。其实，在每个军团设一名记者是很好办的，将领想让公众得到什么消息，就指示他写什么。因此，大概济格尔和柯蒂斯一到达，大的会战就会爆发。

斯宾斯计算需要十二万人才能保持各边界州的稳定，简直可笑。²⁴⁹看来，在肯塔基几乎没有驻兵（不算路易斯维耳的新兵训练营，济格尔的军团大概要由他们组成），而在纳希维耳，据安内克说，仅有休养人员等等。此外，驻在各边界州的除了哈勒克和麦克累伦的军团，只有弗里芒特（他似乎还没有部队）、班克斯（他的兵力一定很弱）和麦克道厄耳，不过他们全都列入**作战**军队之数。斯宾斯在另一方面也错了：（1）目前联邦派的兵力加在一起绝对不超过五十万；（2）他们分驻在大西洋沿岸的肯定有九万人以上，我的估计大致如下：

在大西洋沿岸·····	100 000 人
班克斯和弗里芒特	30 000 人
济格尔和柯蒂斯	30 000 人
麦克累伦	80 000 人
在华盛顿地区	30 000 人
麦克道厄耳	30 000 人
哈勒克	100 000 人

所以在战场上共有四十万人；另外，还得加上六万左右的新兵、休养人员和小部队，分布在密苏里、俄亥俄河下游两岸和田纳西河两岸，一部分分布在东北部城市，总共四十六万人。我这个估计由于新近征兵五万人而得到证实，这次征兵后，大概很快就要再征集同等数量的新兵；看来是想使军队总数经常保持五十万人。

停止征兵，是斯坦顿最大的错误，纯粹是他吹牛。这在物质上带来很大的损害，也是在科林斯和里士满造成全部时间损失的原因；而在精神上，目前这次取消征兵为害更大，至于现在征集新兵要困难得多这一点就不用说了。本来，那里人员是够用的；由于移民，北部各州二十到三十五岁的人至少要比其他任何国家多百分之三四。

至于其他方面，从安内克先生的信中看来，他还是以前那样一个好埋怨、爱吹毛求疵和自作聪明的批评家，他判断一支军队既不是根据现实情况，也不是根据敌人的情况，而是从受过训练的旧式欧洲军队的概念出发，并且他所依据的甚至不是这些欧洲军队的现实状况，而是它**应当具有**的状况。可是这个蠢货也该想想自己在普鲁士演习中曾不止一次地经受过的那种混乱。

柏林的喜剧非常有趣。内阁向议院保证它的自由主义，而议院向国王保证它的保皇主义。接吻吧——从此结束纷争！²⁵⁰

不过，这些人这样轻易而迅速地卷入了议会倾轧，无疑是一种进步，同时，冲突也必定立即发生。非常有趣的是，在黑森选帝侯国事件中，在选帝侯使美男子威廉本人受侮辱之前，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而在这以后，更没法搞出什么来了。²⁵¹

小燕妮情况如何？

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衷心问好。附还艾希霍夫的信。

你的 弗·恩·

1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6月6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现在才告诉你两英镑已经收到,请原谅。这个星期缠得我完全抽不出时间。房东和其他半打魔鬼把我折腾坏了。

附上拉萨尔写的书^①两本(一本给你,一本给鲁普斯)。对书的意见望告诉我。

接到施特芬来信,回信以后,日内就把信寄给你。他在波士顿。看来情绪很不好。魏德迈被提升为陆军中校。

祝好。

你的 卡·马·

1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6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又来向你诉苦,实在不痛快,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妻子天天

^① 斐·拉萨尔:《文学史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编者注

对我说，她还不如同时孩子们进坟墓，的确，我也不能责怪她，因为我们由于目前处境而忍受的屈辱、痛苦和可怕的事情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你知道，五十英镑全还了债，还没有还清一半。两英镑付了煤气费。维也纳的那一小笔钱要到7月底才能拿到，而且这笔钱少得很，因为这些狗东西现在一星期连一篇文章也不登。此外从5月起又得添上新的开支。至于在伦敦这种地方七个星期不名一文的极其危急的境况，就不去谈它了，因为对这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你凭亲身经验会清楚地知道，总有些日常的开支必须付现钱。因此只好把4月底从当铺赎出来的东西又送去典当。可是，近来这种财源已经枯竭，上星期，我妻子徒然地打算把我的一些书籍卖掉。我对可怜的孩子特别感到心疼，因为这一切正好发生在展览季节，他们的熟人都在尽情游玩，而他们却只怕有人来，会看到这种寒伧景象。

此外，我现在正在加紧工作，奇怪的是，在种种困苦的包围之下，我的脑袋倒比前几年更好用了。我正在把这一卷大加扩充，因为德国的狗东西是按篇幅来估量一本书的价值的。²⁵现在我终于顺便把地租这个烂摊子（但是在这一部分我一点也不打算涉及它）清理出来了。很久以来，我就怀疑李嘉图的学说是否完全正确，现在我终于揭穿了骗局。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一期间，我又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极其新鲜的东西，准备加到这一卷里去。

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①，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

① 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①，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

布克尔同卢格开了恶劣的玩笑——突然死去了。卢格还幻想布克尔写一套丛书，由他卢格“译成”德文。倒霉的卢格！布克尔也倒了霉，一个“朋友”今天还在《泰晤士报》上以向他送“虔诚证”来诽谤他。²⁵²

你和鲁普斯收到我寄去的两本《尤利安·施米特》^②没有？

此外，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我想要一个复式簿记的样本（附有解说），我在阐明魁奈医生的《经济表》²⁵³时有用。

没有一个人来看我，这使我高兴，因为这里的一帮人会使我……十足的恶棍！

祝好。

你的 卡·马·

拉萨尔来过一封信。他也许在7月间到这里来。秋末，他要着手初步制定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但是这要花他“很长时间”。他会吃惊的。

① 霍布斯《利维坦》。——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文学史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编者注

1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7月3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新的营业年度已经开始，而还给波克罕的五十英镑，我要过两个来星期才付出，所以我们又可以再搞一次突击了。现附上一张十英镑的支票（I/Q 86445。曼彻斯特，1861年1月31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后半截明天寄上。

棉花市场的尔虞我诈以及因此造成的价格天天上涨，弄得我头昏脑胀。一有工夫，就写信给你。

小燕妮情况如何？

你的 弗·恩·

1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7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收到十英镑的前半截，十分感谢。

听说龚佩尔特先生到这里来过；他没有来看望我。那也没有

什么，我试试，不见得非有他不可。

寄上一号《新闻报》^①和拉萨尔两次很聪明的“演说”²⁵⁴。

所附拉萨尔的信是奥地利“退职上尉”施韦格尔特——一个善良而愚蠢的家伙——带来的。妙就妙在：吕斯托夫——还有吕斯托夫的两个弟弟支持——曾经想或者说现在还在想利用民族联盟¹⁸、体操联合会等等，至少在德意志的一些小邦中拥有一支由**吕斯托夫先生统率的**在紧要关头能够与军队对抗的**市民自卫军**。这个计划真是蠢透了。而且为此还得从伦敦搞钱！我不认为拉萨尔也有这一类空想。他只不过是想要在施韦格尔特等人面前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罢了。

我希望你无论如何要在展览季节中来伦敦。小燕妮已经不再生病了，但是相当瘦弱，按她身架来说是太瘦了，无论如何要让她能洗海水浴。

鲁普斯到德国了吗？

不列颠协会²⁰⁰“会员”情况如何？旧会员证还有效吗？我的会员证在鲁普斯那里。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自由新闻》。——编者注

1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 年] 7 月 11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拉萨尔来这里已经两天了; 他打算在这里逗留几个星期。你必须到这里来住几天, 因为你和沃尔弗收到他的著作后一直没有给他写信, 他本来就很“委屈”。况且你原来也打算到这里来参观几天博览会。

因我正紧张写书^①, 就写这寥寥数笔。

祝好。

你的 卡·马·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 年] 7 月 21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过了, **一切都顺利。**

伊威希^②——他的虚荣一定使你发笑——下星期走。你有可

① 见本卷第 251 页。——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能,就星期五来。莱茵哈特昨天也过来了,他已经做了商人。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对于麦克累伦有什么看法?

14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7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星期五没有能去,很抱歉。除其他原因外,还因为我跟欧门小小地争吵了一场,所以我既不能请他帮忙,也不能一声不响干脆就走。不然,我星期五无论如何去了,哪怕冒着星期六耽误什么要事的危险也行。

在美国,事情进行得可不大好。归根到底主要的错误要由斯坦顿负责,因为他在攻占田纳西之后,纯粹出于虚荣心而停止了征兵,这样一来,就使军队正当最需要增强,以便进行迅速的、坚决的进攻的时候,陷入了不断削弱的境地。只要新兵源源不断补充进来,那末,即使现在还没有取得胜利,但最后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在不断胜利的情况下,新兵也会充分补充。斯坦顿这种做法之所以显得特别愚蠢,还因为恰好在那个时候,南部征召所有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男子入伍,准备孤注一掷。正是这些在那个时期入伍

的人，现在使同盟军到处居于优势，稳操主动。他们挡住了哈勒克的前进，把柯蒂斯赶出了阿肯色，击败了麦克累伦，并且在杰克逊的率领下，在谢嫩多厄河谷发出了打游击的信号，这种游击行动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俄亥俄。没有人比斯坦顿的行动更愚蠢了。²⁵⁵

其次，当斯坦顿看到他无法解除麦克累伦对波托马克河军团的指挥权时，他又做了另一件蠢事：为了削弱麦克累伦，他赋予弗里芒特、班克斯和麦克道厄耳以单独指挥权，**就这样为了除掉麦克累伦而分散了兵力**。其结果不仅麦克累伦打了败仗，而且舆论都认为应对失败负责的**不是麦克累伦，而是斯坦顿**。斯坦顿先生真是活该。

如果战争终于以革命方式进行的话，这一切本来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可能有好处。但是这一点恰恰没有做到。失败没有使北方佬振奋起来，反而使他们畏缩了。如果为了得到新兵竟到了答应他们只服役**九个月**的地步，那就无异于承认，我们陷入了绝境，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支装装门面的军队，以便在和平谈判中作为显示力量的手段。这三十万志愿兵原是一块试金石，而北部拒绝提供这些兵员，也就表明他们实际上把整个事业都不放在眼里。况且政府和国会又是多么怯懦啊！他们害怕征兵，害怕采取果断的财政措施，害怕触犯奴隶制，总之，害怕做一切急切需要做的事情；一切事情都听之任之，即使某种装装门面的措施终于在国会通过了，可敬的林肯也要附加许多保留条款，弄得它等于一纸具文。这样萎靡不振，这样在失败（它使一支最优良、人数最多的军队被消灭，并且实际上使华盛顿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压力下象刺破了的猪尿脬似地瘪了下去，以及在全体民众中间这样完全缺乏任何坚韧精神——所有这些向我证明，一切都完了。几次群众大会等等

算不了什么，连一次都没有达到选举总统时的那种激昂程度。

加之完全缺乏人材。将军一个比一个蠢。没有一个人有点主动性或决断能力。三个月来，主动权重新完全落入敌人手中。其次，财政措施一个比一个轻率。除了普通士兵外，到处是束手无策和怯懦畏缩的景象。政客们也如此——同样荒唐，同样犹豫。而民众更是无能为力，即使在奥地利统治下闲荡了三千年，也不至于这样。

南部则相反，——闭眼不看事实是没有用的，——他们办事非常认真。我们得不到棉花，就是一个证明。各边界州的游击战是第二个证明。一个从事农业的民族在与世隔绝之后，还能经得住这样的战争，并且在遭到严重失败，资源、人力和土地蒙受严重损失以后，居然能够重新成为胜利者，而且大有直捣北部心腹之势，这在我看来是有决定意义的。此外他们打得十分出色；在再度占领肯塔基和田纳西的情况下，对联邦还残存的一点同情，除山区外，肯定会丧失净尽。

如果南军攻占密苏里，那末他们也就得到各领地²⁵⁶——那时北部就糟了。

总之，如果北部不立刻以革命的方式行动，就会遭到一顿痛打，这也是活该——看来事情必将如此。

小燕妮身体如何？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 年] 7 月 30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从附去的小纸条上，你可以多少看到我现在多么伤脑筋。房东暂时总算不吵闹了，但我得付他二十五英镑。以分期付款方式卖给我钢琴的钢琴商人，在 6 月底就应该收我六英镑，这可是一个很粗鲁的家伙。纳税六英镑的通知单已经在我家里了。将近十英镑的学费幸好已经付了，因为我尽了一切努力不让孩子们受耻笑。还了肉商六英镑欠账（这是我从《新闻报》一季拿到的全部收入！），但是他又来催逼，至于面包商、杂货商、蔬菜商和其他一切魔鬼，就更不用说了。

犹太黑人拉萨尔，幸好在本星期末要离去，他在一次靠不住的投机买卖中又很走运地丢掉了五千塔勒。这个家伙宁愿把钱扔在污泥里，也不愿借给“朋友”——甚至保证还本付息也不行。同时，他总认为，他生活排场应该象个犹太男爵或者得到男爵封号（也许是通过伯爵夫人^①）的犹太人。你想想，这个家伙，他知道美国事件等等，因而知道我所处的危机，竟厚颜无耻地问我是否愿意把我的一个女儿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当“女伴”，甚至是否拜托他请求格尔斯滕堡对我庇护照拂(!)。这个家伙费了我不少时间。这个

①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混蛋以为，既然我现在“无事可做”，只不过搞些“理论工作”，那末我就可以象他那样欣然地同他消磨时间！而我的妻子为了在这个家伙面前保持一点体面，不得不把所有东西一丝不留地送进当铺！

要不是我处于这种绝境，要不是痛恨这个暴发户炫示他的钱包，他倒会使我非常开心的。一年不见，他完全发疯了。在苏黎世住了一阵（和吕斯托夫、海尔维格等等一起），然后到意大利旅行，再加上他的《尤利安·施米特》^①等等，完全冲昏了他的头脑。他现在深信他不仅是最伟大的学者，最深刻的思想家，最有天才的研究家等等，而且是唐璜和革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同时，用假装激动的声音不断地唠唠叨叨，装腔作势地做出各种动作来引人注目，讲起话来带着教训人的腔调！

他当作天大的秘密一样告诉我们夫妇说，他曾经劝加里波第不要进攻罗马，而向那不勒斯进发，在那里宣布自己是独裁者（不侵犯维克多-艾曼努尔）并号召人民军队向奥地利进军。拉萨尔认为他就会有一支从地下冒出来的三十万人的军队，而皮蒙特军队自然也会加入。然后，——按照据他说是吕斯托夫同意的计划，——应有一支特别的部队到达，或者正确些说，渡海到达亚得利亚海沿岸（达尔马威亚）并发动匈牙利暴动，而加里波第率领的主力不顾四边要塞区²⁵⁷从帕多瓦向维也纳推进，那里的居民就马上起义。一切在六个星期内就能办到。行动的杠杆就是拉萨尔在柏林的政治影响或者他的笔杆子。而吕斯托夫则率领德意志游击部队加入加里波第方面。波拿巴则会因拉萨尔这种英勇的行动而完全瘫痪。

^① 斐·拉萨尔《文学史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编者注

他也到马志尼那里去过，而“这一位也”赞成这个计划并且对此“惊叹不止”。

他是以“德国革命工人阶级代表”的身分同这些人谈话的，并且想象（一字不差！）他们知道，是他（伊威希）用自己的“论意大利战争的小册子^①防止了普鲁士的干涉”，并在实际上指引了“最近三年来的历史”。当我和妻子取笑拉萨尔的计划，嘲弄他是“开明的波拿巴主义者”等等的时候，他可发火了。他大嚷大叫、暴跳如雷，最后则确信，我太“抽象”，不懂政治。

至于美国，他认为，那是完全没有趣味的。北方佬没有任何“理想”。“个人自由”只是“消极的理想”等等，而且这一切都不过是旧的早已腐朽了的思辨垃圾。

我已经对你说过，如果在另一种情况下（而且假使不打扰我的工作），这家伙倒会使我非常开心。

此外，这位“理想家”还异常贪食、放纵肉欲。

现在我完全明白，他的颅骨的结构和头发也证明，他是加入由摩西领出埃及的那群人中的黑人的后代（如果他的母亲或祖母没有同黑人私通的话）。犹太气质和德意志气质同黑人本体这样结合起来必然造出一种特殊的产物。这个家伙如此纠缠不清也就是黑人的气质。

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从帕多瓦向维也纳进军的计划的作者是吕斯托夫先生，那末我觉得他也是精神错乱。

你的 卡·马·

^① 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

我们这个黑人的一大发现，——他可是把我当作“最亲密的朋友”才告诉我的，——是皮拉斯基人起源于闪米特人。主要的证据是，在玛喀比人书^①中，犹太人以同宗的关系派遣使者往希腊求援。此外，在佩鲁贾发现了伊特刺斯坎人的铭文，而这个铭文，柏林的宫廷顾问施图克尔和一个意大利人曾同时把它译解出来，并且各自独立地把伊特刺斯坎文的字母解释为希伯来文字母。

他为了使我们再也不能指给他看《蓝皮书》⁷¹，已花二十英镑把它买来了（在布赫尔指导下）。

他要人家相信，他已经使布赫尔转向社会主义。而布赫尔——一个虽说古怪，但是精明的人，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他会同意拉萨尔的“对外政策”。布赫尔——这就是《尤利安·施米特》中“排字工人的妻子”。²⁵⁸

你只要来这里住上几天，就会有一整年的笑料。这就是我曾非常希望你来这里的原因。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

14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7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知道，由于上月大笔开支，现在我无力替你筹到二十五英镑。我自己的所有大笔开支（付给女房东和还季度账）都拖到8

^① 玛喀比人书的前三书（圣经的一部分）。——编者注

月；此外，由于期票，曾不得不开出一张票据给波克罕，也预定在8月付款。但我还是竭力在明天以前筹出点钱来。其次，我还欠鲁普斯十英镑，而他一回来，就会立刻向我要的，这是哪一天都可能发生的。你把这一切再加上上月开支一起算一算，就会看出，在新的会计年度中，挖了一个多大的窟窿。不过，今晚我看看我将要清偿多少，因而还能寄给你多少。

要是我知道平衡表结果和我的境况，那就好了！不过查理^①后天去华沙，——那里我们有一笔滥债，——那时整个业务又要停顿。

你的 弗·恩·

1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8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的十英镑是我今天能寄给你的全数。情况是这样的。上月我必须支付的有：一季的养马费十五英镑，女房东二十五英镑（老希尔还把它算在7月份，因为我是昨天付出的），波克罕五十英镑，你十英镑，一共一百英镑。这个月我要支付的有：鲁普斯十英镑，波克罕的票据十五英镑，书商约十英镑（1861年的余数）。其次，还有零星开支：裁缝、鞋匠、衬衫之类、雪茄烟——约二十五英

^①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镑，加上上面提到给你的十英镑，一共七十英镑，或者说两个月共一百七十英镑，日常开支除外。你可以看出我的境况如何。此外，我几乎完全有把握说，上个会计年度我已经超支了，这个年度我的收入将微乎其微。希望你能对你的债主再拖一段时间；而我对我的债主则毫无办法。因为这里的人习惯到办事处来要账，这样一来，催上两三次，在精神上就会感到有一种必须还债的压力。

如果鲁普斯在9月底以前不需要用我欠他的那十英镑，或者他同意分期付款，那我自然会把钱寄给你的。

拉萨尔的故事逗趣极了。他的战略计划^①是我闻所未闻的最妙的计划。完全可能，吕斯托夫是赞成的；这个好汉的虚荣心同伊戚希一样强，并且正走在通往同样狂妄的道路上。你可以看看他在《民主研究》第二卷中写的关于1860年战争的东西。²⁵⁹

《欧洲五头政治》的作者^②抛出了一部新著作——《欧洲的内阁和联盟》。俄国人真算是物色到了一头出色蠢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愚蠢而混乱的作品。特别不同凡响的是这家伙谈论国际法的地方，一下子创立了三四种不同的理论，而彼此又互相矛盾。并且这一切贯穿着极端的基督教正统派精神，而对一切俄罗斯东西的阿谀如此露骨，以致人们可以尽情嘲笑俄国人在他身上竟花了这么多钱。德国可以引以为荣的是，他们没有能够收买到一个正派人替俄国^③写作，即使终于弄到象布·鲍威尔这样一个人，他也立刻变得愚蠢不堪。²⁶⁰要点是：俄法同盟；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⁸⁷；奥地利迁都到布达佩斯后，获得多瑙河各公国和巴尔干北

① 见本卷第260—261页。——编者注

② 戈德曼。——编者注

③ 原稿为：“替德国”。——编者注

面的整个地区。这一切枯燥乏味的空话拖了三百页，象一堆牛粪一样。如果你愿看这个东西，我寄给你。

你的 弗·恩·

O/D 13134, 曼彻斯特, 1862年1月27日——5 英镑

O/D 24296, 曼彻斯特, 1862年1月27日——5 英镑

10 英镑

1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8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十英镑已经收到，非常感谢。

你为了我在钱的问题上作难，使我非常不安，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谁能够抵抗得了象美国这样的危机？况且，我又特别倒霉，同维也纳《新闻报》这类卑鄙的报纸有了联系。否则，对我来说它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替《论坛报》。你是否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同比如《晚邮报》(纽约一家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报纸)接洽通讯工作的时候了？

我还能这样推进我的理论工作，简直是奇迹。我还是打算把地租理论放在这一卷作为增补，即作为对前面提出的原理的“说明”。²⁶¹ 我想把这个详细叙述起来非常浩繁的问题用几句话告诉你，希望你能把你的意见告诉我。

你知道,我把资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原料、辅助材料、机器等),它的价值只是在产品价值中**再现出来**,另一部分是**可变资本**,即用来支付工资的资本,它所包含的物化劳动比工人为换取它而付还的劳动要少。例如,如果日工资=10 小时,而工人劳动 12 小时,那末,他所补偿的就是可变资本+它的 $\frac{1}{5}$ (2 小时)。我把这种余额称为**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

假定**剩余价值率**(即工作日的长度和超出工人为了再生产工资的**必要劳动**以外的**剩余劳动**余额)为 50%。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一个 12 小时的工作日中,8 小时为自己劳动,4 小时($\frac{8}{2}$)为雇主劳动。还假定一切工业部门中的比例都是这样,那末对平均劳动时间的各种偏离,不过是对劳动难易程度等等的补偿而已。

在**不同工业部门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相同**的情况下,**等量**的不同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会提供**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量,从而提供**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利润率正是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这将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即取决于资本怎样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假定剩余劳动和上面一样为 50%。就是说,如果 1 英镑=1 个工作日(把它设想为一个劳动周等等也是一样),1 个工作日=12 小时,而必要劳动(再生产工资的劳动)=8 小时,那末 30 个工人(或工作日)的工资=20 英镑,而他们的劳动价值=30 英镑;付给每个工人的可变资本(每日的或每周的)= $\frac{2}{3}$ 英镑,而他创造的价值=1 英镑。100 英镑资本在不同工业部门中所产生的剩余价值量,全按 100 英镑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而有极大的不同。用 c 代表不变资本, v 代表可变资本。例如,假使棉纺织业的资本构成是 c80, v20, 那末,产品价值就=110(在剩余价值

或剩余劳动为 50% 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 = 10, 利润率 = 10%, 因为利润率 = 10 (剩余价值): 100 (所耗费的资本的总价值)。假设在大规模的缝纫业中资本构成是 c50, v50, 那末, 产品 = 125, 剩余价值 (在剩余价值率和上面一样为 50% 的情况下) = 25, 而利润率 = 25%。假定另一工业部门的比例是 c70, v30, 那末产品 = 115, 利润率 = 15%。最后, 还有一个工业部门的资本构成是 c90, v10, 那末产品 = 105, 而利润率 = 5%。

这里, 在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的情况下, 等量的资本在不同的工业部门中产生的剩余价值量极不相同, 从而利润率也极不相同。

但是, 我们把上述四种资本列在一起, 就得出:

		产品价值			
1.	c80	v20	110	利润率 = 10%	在所有情况 下剩余价值 率都 = 50%
2.	c50	v50	125	利润率 = 25%	
3.	c70	v30	115	利润率 = 15%	
4.	c90	v10	105	利润率 = 5%	
资本			400	利润 = 55	

依此计算, 每 100 英镑的利润率是 $13\frac{3}{4}\%$ 。

如果从这个[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400)来考察, 那末, 利润率 = $13\frac{3}{4}\%$, 而资本家们是兄弟。竞争(资本的转移, 或者说, 资本从一个工业部门流入另一部门)使**等量**的资本在**不同**的工业部门中提供**同一**的**平均**利润率, 而不管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换句话说, 投入某个工业部门的譬如说 100 英镑资本所提供的**平均**利润, 并不是这笔资本作为这种特定情况下使用的资本, 因而不是按这笔资本本身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提供出来的, 而是这笔资本作

为资本家阶级总资本的**相应部分**提供出来的。这笔资本是一个股份，它的股息依据它的数量按比例从这个 [资本家] 阶级的全部可变资本(支付工资的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或者说无酬劳动)的总数中支付。

在上例中，要使 1、2、3、4 类[资本所有者]得到同样的**平均利润**，其中每一类都必须按 $113\frac{3}{4}$ 英镑出售自己的商品，1 和 4 出售商品**高于**它的价值，2 和 3 **低于**它的价值。

这种经过上述调整的**价格** = 已耗费的资本 + 平均利润 (例如 10%)，这就是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费用价格**²⁶²等等。这就是**平均价格**，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竞争(通过资本的转移或流出)使不同工业部门的价格转化为这种价格。所以，竞争**不是**使商品转化为它们的**价值**，而是转化为**费用价格**，这种价格按资本的有机构成或**高于或低于或等于**它们的**价值**。

李嘉图把**价值**同**费用价格**混为一谈。所以他认为，如果存在**绝对地租** (即与各类土地的肥沃程度**无关**的地租)，那末农产品等等的出售价格就会由于**高于**费用价格(预付资本 + 平均利润)而经常**高于价值**。这就会推翻基本规律。所以，他否认绝对地租，只承认级差地租。

但是，他把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费用价格**等同起来是根本错误的；这是同亚·斯密一脉相承的。

实际情况是这样：

假定一切**非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是 $c80, v20$ ，那末，产品(在剩余价值率为 50%的情况下) = 110，而利润率 = 10%。

再假定**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 = $c60, v40$ (从统计材料看来，这个数字在英国是相当接近实际情况的；畜牧地租等等在考察这个

问题上并没有意义，因为它不是由本身决定，而是由谷物地租决定的。于是，在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和上面相同的情况下，产品 = 120，而利润率 = 20%。因此，如果租地农场主按**农产品的价值**出售农产品，那末他就将按 120，而不是按它的**费用价格 110**出售。但是**土地私有制**阻碍租地农场主象他们的资本家兄弟那样使产品的**价值和费用价格**相等。资本的竞争不能做到这一点。土地所有者出来干预，并攫取了**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超过不多，总是表明该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低（或者是相对地低）。因此，如果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等于 $c60, v40$ ，而非农业资本的构成等于 $c80, v20$ ，那就证明农业还没有达到和工业相同的发展阶段。（这是很易理解的，因为撇开其他各方面不谈，工业的前提是比较老的科学——力学，而农业的前提是崭新的科学——化学、地质学、生理学。）如果农业中的比例等于 $c80, v20$ （在上述前提下），那末**绝对地租**就会消失。剩下的只有**级差地租**，而我对级差地租理论的发挥，使李嘉图关于农业不断退化的假设显得极其可笑和武断了。

关于和**价值**不同的**费用价格**的上述规定，还应当指出，除了从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产生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还有从资本的**流通过程**产生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但是如果再把这一点考虑进去，这个公式就太复杂了。

这里你可以看到对李嘉图的理论的批判（粗略的，因为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无论如何你会承认，由于考虑到了**资本的有机构成**，许多一向似乎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消失了。

顺便附一笔。为了某种目的（我在下一封信中告诉你），**非常希望**你能为我详细地从军事上（政治方面由我来做）批判拉萨尔一

吕斯托夫关于解放的谬论^①。

你的 卡·马·

问候女士们。

伊曼特已经通知说他要来。伊威希^②将在星期一动身。

你看到，按照我对“绝对地租”的见解，**土地私有制**的确（在某种历史情况下）**提高了**原料的价格。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可以利用的。

如果上述观点是正确的，那末，根本**不必**在一切情况下或者对**任何一种**土地都支付**绝对地租**（即使农业资本的构成象上面所假定的那样）。凡是**土地私有制**（事实上或法律上）**不存在**的地方，就不支付绝对地租。在这种情况下，在农业中使用资本就不会遇到特殊的阻碍。资本在这个领域中就会象在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毫无拘束地运动。于是农产品就象许多工业品常常有的那样按照**低于**自己价值的**费用价格**出售。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是同一个人的场合，**土地私有制**实际上也会失去意义，等等。

但是这里没有必要研究这些细节。

单纯的级差地租——它的产生不是由于资本仅仅投入土地而不投入其他任何部门——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困难。这种地租不过是任何工业生产领域中经营条件优于平均水平的资本所具有的超额利润而已。不过它在农业中是固定的，因为它建立在不同种类的土地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然肥力这样一个坚实而（相对地）牢固的基础上。

^① 见本卷第260—261、264、275和282页。——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1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8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一房东来了，宣称他已经忍无可忍，如果我还不能在最短期间内付钱，他就要把这件事交给他的经理人去办。这就是说要让评价员¹⁵³来了。而且——这一天真是祸不单行——我接到立即缴税的通知以及大多数跟房东相识的零售商人的信，他们威胁说要告我和停止供应生活用品。

拉萨尔在星期一晚上走了。在这一切事情发生以后，我还见过他一次。他一看到我心绪不宁的样子，就明白他早就知道的那场危机到了灾难性的地步。他问了我。我讲了情况以后，他表示在1863年1月1日以前可以给我十五英镑；也同意开一张他名下的期票，数目不拘，只要你或其他人担保付给他十五英镑以外的那部分钱。他自己也拮据，再多似乎也无能为力了（这一点我相信，因为他在这里仅雪茄烟和马车费，**每天**就花一英镑二先令）。

你也许用这个办法，就能让波克罕做贴现人，想出点什么办法来防止危机。我从那十英镑中拿出六英镑付给了钢琴商，不然，这个粗野的家伙会不由分说到郡法院去告我的。两英镑用来赎当，余下的则交给妻子支配。

可以肯定地对你说，要是不会给家庭造成困难，我宁愿搬到模范公寓去，免得经常榨取你的钱包。

此外还有一件事。艾伦医生对我说，小燕妮绝对必须到海滨去，至少住两个星期。最小的一个^①也需要这样——她去年患了象黄疸那样的病，现在又不怎么好了。

伊戚希^②还告诉我，他9月回去的时候，也许会办一种报纸。我回答说，如果**报酬优厚**，我愿意担任英国通讯员，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同他搞政治合作，因为我们在政治上，除了某些非常遥远的终极目的以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你对美国内战的看法^③，我不完全同意。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完了。北部人从战争一开始就受各边界蓄奴州的代表的支配，布雷金里季的老党羽麦克累伦也被他们捧为军队首领。相反地，南部从一开始就行动一致。北部自己使奴隶制变成南部的军事力量，而没有使它转过来反对南部。南部把全部生产劳动放到奴隶肩上，因而有可能顺利地把它的全部作战力量投入战场。南部有统一的军事指挥，而北部却没有。从肯塔基军团在占领田纳西以后的各次军事行动中已经可以清楚看到，北军没有任何战略计划。据我看，这一切很快就会转变。北部终究会认真作战，采取革命的手段，并摆脱各边界蓄奴州的政客们的支配。只要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

要获得三十万人，其困难我看纯粹在政治方面。西北部和新英格兰²⁶³想要迫使、也一定将迫使政府放弃它一直采用的外交式的作战方法，而且它们现在正在创造能提供这三十万人的条件。如果林肯不让步（但他是会让步的），那就会发生革命。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56—258页。——编者注

至于说到缺乏军事人材，那末一直采用的纯粹依靠外交的或党派的阴谋来挑选将领的办法，未必能把军事人材选拔出来。但是波普将军在我看来毕竟是一个有毅力的人。

至于财政措施，那是不高明的，在一个至今实际上（就全国而言）不存在任何赋税的国家中，这种情况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还远不象皮特之流所实行的措施²⁶⁴那样毫无意义。目前货币贬值，我看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纯粹是政治上的原因，即出于不信任。所以，这种情况将随着另一种政策而改变。

简单说来，我认为，这种战争必须按革命的方式进行，而北方佬至今却一直试图按照宪法进行。²⁶⁵

祝好。

你的 卡·马·

伊曼特目前在这里。就是说，又被打断了，这在目前是我很不愿意的。我想，我的书²⁵的篇幅会有三十印张。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8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开列费用清单，根本不是要让你今后难于如你所说的那样来“榨取”我的钱包。相反地，我相信只要能办到，我们今后还是要互相帮助的，完全不在于谁在某个时候是“榨取者”或“被榨取者”，

这种角色是会再调换的。这次计算开支的唯一目的，是向你表明目前我没有可能寄十英镑以上。

拉萨尔的十五英镑你当然立刻拿到了现款，不然，所谓“在1月以前”是什么意思？难道他那时才打算给吗？至于期票，我现在就可以在拉萨尔名下开出，期限是三个月，如有可能则四个月，数目甚至是四十到四十五英镑或二百六十到三百塔勒，只要波克罕愿意贴现就行，此外，我欠波克罕的酒钱，如果他同意等到9月再还，我还可以再寄给你十英镑现款。那就是：我的十英镑，期票四十五英镑，拉萨尔的十五英镑，共七十英镑。我虽然因此相当长时期将囊空如洗，但只要你能摆脱困境，小燕妮能去海滨，也就无所谓了。既然波克罕要经常向大陆付款，——而且他知道，我如果不想把自己在这里的境况弄糟，就不管怎样也**必须**偿付他的期票，——那末你可以完全平心静气地去问他，是否同意给我们斡旋这件事。可以告诉他，目前棉纺织业生意不好，我不得不尽量少向公司支钱，因此宁可采取上述办法。在这种场合，对于他，你比我要方便得多，——那末，你马上去找他把这件事办好，我好立即开出男爵^①先生名下的期票。

鲁普斯星期一到了，患了流行性感冒和风湿病；这些病使他在伦敦卧床一整天，而他在那里也只逗留了这一天。他稍微好一些，就立刻到这里来了。他没有去看你，原因就在这里。现在他好了些，但也是囊空如洗，所以马上向我要十英镑。

你肯定需要再采取一项财政行动，否则我简直无法想象，失去了《论坛报》，我们能用什么来补偿。对你来说，纽约其他报纸根

^① 拉萨尔。——编者注

本不能代替《论坛报》，但是有机会时仍不妨试一试，也许会有所获。书^①即使算三十印张，顶多能给你七十来英镑。同布罗克豪斯的事情办得怎样了？你在这方面同拉萨尔谈妥没有？还要拖多久？我同《军事总汇报》又有了联系，看看能有什么结果，不过，那里一个半月至多可以登载一篇文章。你可不可以通过你的mussurus〔助手〕^②或者用其他办法把我介绍给伦敦任何一家英文报纸军事专栏撰稿？不过这些都是小笔的，如果我们想不出弄钱的办法，那你除了找一个门道试试从亲戚那里弄几个钱以外，也未必有其他出路了。你想一想吧。

关于拉萨尔的军事计划和你的地租理论^③的意见，我日内就写给你，但是“绝对”地租的存在，我还很不明白——这一点你应该进一步论证。讨厌的痔疮发了，因而我不能久坐。

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8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伊威希打算到1月1日才付那十五英镑。

① 见本卷第223页。——编者注

② 来源于犹太语《m'schores》。——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65—270页。——编者注

我去过波克罕那里。你必须开出一张拉萨尔名下的四百塔勒的期票（关于拉萨尔，即他要付的那十五英镑，我当然没有同波克罕谈起）。期限是三个月。以后这张期票再**延期**，因为我对波克罕说，1月1日我才付款。（这是拉萨尔定的期限。）

主要的是你要把这张期票寄给波克罕。

至于**地租理论**，我自然首先应当等待你的来信。但是，为了使“**辩论**”（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会这样说）简单些，说明以下几点：

一、我必须从**理论上**证明的唯一的一点，是绝对地租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情况下的**可能性**。这是从重农学派起直到现在的**理论论战**的中心点。李嘉图否认这种可能性；我断定有这种可能性。同时我还断定，他否认这种可能性，是基于一种理论上错误的、从亚·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教条，即假设**商品的费用价格**^①和**价值**是同一的。此外，我还断定，当李嘉图**举例**说明这个问题时，他总是以或者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或者（事实上或法律上）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为前提。而问题正是要在这些东西存在的条件下来研究这个规律。

二、至于绝对地租**存在**的问题，那末这是每个国家都应当从**统计上**来解决的问题。但是纯粹从理论上解决问题的**重要性**，是由下列情况产生的：三十五年来统计学家和实践家全都坚持说有绝对地租存在，而（李嘉图派的）理论家则企图通过非常粗暴的和理论上软弱的抽象来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直到现在，我始终确信，在所有这一类争论中，理论家总是**不对的**。

三、我证明，即使假定绝对地租存在，也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

① 见本卷第268页。——编者注

说，在任何情况下最坏的耕地或最坏的矿山也都是支付地租的；相反地，很可能它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产品按市场价值、但**低于其个别**价值出售。李嘉图为了证明相反的主张，总是假定（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不管市场条件怎样，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始终决定市场价值。你早在《德法年鉴》中就已经正确地对这一点反驳过。^①

以上是对地租问题的补充。

至于布罗克豪斯，拉萨尔答应尽力而为，这我是相信的，因为他郑重地宣称，只有在我的著作^②出版以后，他才发表或从事**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发表或从事对他说来是一回事。

祝好。

你的 卡·马·

波克罕另外还说：

你应当开一张拉萨尔名下的为期三个月的四百塔勒期票，并在到期前两星期把期票延期到1863年1月1日。如果你不能分批偿付，波克罕就会设法让拉萨尔在第一次到期时能得到款子。至于《晚邮报》，如果你为我拟一封信，那就好了，因为我用实用英语写东西还很不行。

① 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73和275页。——编者注

1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8月12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附上智者男爵^①名下的期票一张。**你必须**写信通知他签字日期，支付日期，并告诉他，到期将收到钱，但期票要延期到1月1日，那时我再付给他十五英镑的差额。

你的 弗·恩·

[马克思的附注]

1862年8月12日签字(期限三个月)。1862年8月12日

1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8月13日于曼彻斯特]

对于写在正面的信²⁶⁶我不能回答，因为我不了解你在细节上对波克罕说了些什么，所以怕对不上词。我自然以为拉萨尔已经回到柏林。你马上到波克罕那里去一次，催促一下，让期票寄回

^① 拉萨尔。——编者注

来, 然后由你让拉萨尔办理承兑。不这样做当然就什么也办不成了。我实在不明白怎么会闹出这种误会来。

你的患痔疮的 弗·恩·

1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8月14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只写几行, 因为今天忙于办很多事情。

全部误会在于你的“任何一个”假设都不符合实际。

我给你写信之前对波克罕说, 我**不知道**拉萨尔是否在柏林, 因此我不能担保立即办理承兑。而波克罕不管这些, 答应只要有你的签字, 期票就可贴现。后来他又变卦了。他违反初衷, 决定自己不贴现, 而通过他的一个和柏林有来往的朋友去办这件事。

为此, 他自然需要拉萨尔承兑。昨天从布赫尔那里知道, 拉萨尔现在在维尔德浴场, 老拉萨尔^①在那里已奄奄一息了。我立即就给伊威希男爵^②去了信。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斐迪南·拉萨尔的父亲海伊曼·拉萨尔。——编者注

② 拉萨尔(见本卷第627—628页)。——编者注

1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 8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为期票历尽了艰辛。

起初波克罕答应由他自己（自己出钱）贴现这张期票。他心意很好，但爱吹牛，并且事后又无缘无故地犹豫起来。他明明知道拉萨尔只能过些时候承兑。于是他对我一字不提就通过布鲁克兄弟把期票寄往柏林，由他们去办理贴现。他装作忘掉了本意，很可能是他在这段时期又害怕起来了。

其次智者男爵^①曾经声称“怎么办都可以”，我就在他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同他商定了这个手续，他今天从维尔德浴场（我往那里给他寄了一个通知）来信说：

“为了办理承兑，我需要恩格斯本人写个保证书，保证在到期前八天付给我清偿期票所需的款项。之所以需要这样做，当然不是因为！我怀疑你是受他委托而写的，纯粹是因为：既然我要接受这张我自己无法支付的期票，那末为了避免任何意外情况，以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至少必须握有那个应该而且能够承担抵补款额的人的亲笔书面保证。”

为了答复这一点，我已经给男爵写了一封非常讽刺的信^②。他现在在苏黎世（已离开维尔德浴场），过几天“也许”从那里前注意

① 拉萨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29—630页。——编者注

大利。我在信中告诉他，我立即请你给我寄来这样一份保证书，我对你提这件事，就是在履行诺言。

波克罕昨天把他给你的信向我念了。最好你能私人给他去信，要他尽量设法给我弄到这笔钱。因为一来（确实如此）我正处于**极端**穷困的境地，二来拉萨尔完成他充满奇遇的旅行，归期可能推迟。

（此外，我已写信给伊威希^①，让他一收到你的保证书，就告诉柏林握有期票的“迈耶尔兄弟银号”，他回来后就承兑期票。这是因为他在任何地方都耽搁不久，不能把期票本身寄到那里去承兑。）

亲爱的朋友！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过事实上，我的不幸给你带来无穷的麻烦，简直使我无法忍受！但愿我终能找到一个什么事情做做！我的朋友，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事业才常青^②。可惜，我信服这一点为时太晚了。

波克罕借给我的二十英镑，我首先拿来交税，然后还鞋匠的债（他威胁要向法院告我）、等等。昨天我花了五英镑把家眷送到兰兹格特，因为小燕妮不能在这里再呆下去了。你使她能到那里去，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才好。这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能干的孩子。但她在这里却遭受双重痛苦。首先是肉体上的；其次是家中的烦恼严重地影响了她。今天我多么高兴：妻子和孩子们都走了，他们就不必同我一起品尝伊威希来信的滋味！

你能不能来这里逗留几天？我在我的批判中要推翻许多旧东

① 拉萨尔。——编者注

② 套用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中的对话。——编者注

西,因此我想有几点要预先同你商量一下。这一切靠通信,你我都会觉得乏味的。

你是实践家,有一点必定知道得很清楚,这就是:假定某一个企业在开业时,它的机器价值等于一万二千英镑,这些机器平均使用十二年。如果每年投到商品上一千英镑,那末机器的价格在十二年内就得到补偿。亚·斯密以及他的追随者都这样说。但是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平均数,能使用十二年的机器,和有十年生命或有十年役力的一匹马相似。虽然这匹马在十年以后要用新马来替换,但是如果说这匹马每年要死去 $\frac{1}{10}$,这在事实上毕竟是不对的。相反地,奈斯密斯先生在他给工厂视察员的一封信中指出,机器(至少是某些机器)在第二年比第一年运转得更好。²⁶⁷无论如何,在这十二年中总不是每年都要以实物形式替换机器的 $\frac{1}{12}$ 的吧?预定每年用来补偿机器 $\frac{1}{12}$ 的基金将怎样办呢?这笔基金实际上不就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同收入转化为资本的一切情况无关的积累基金吗?这种基金的存在,不是**部分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即固定资本多的国家,同还没有达到这种发展水平的国家,两者的资本积累率是**大不相同**吗?

不管痔疮怎样,你无论如何总能简短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至于吕斯托夫—拉萨尔计划^①,由于布赫尔的缘故你的批评对我是重要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260—261、264和269—270页。——编者注

1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 年 8 月 21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给拉萨尔的便条^①。对于这种蠢事，不要太生气。你干脆要求收回期票，并寄给拉萨尔承兑；或者立即直接从柏林来办理。你知道，我能从波克罕那里弄到的不会比你多，甚至要更少。他爱吹牛，这我是知道的。

匆匆。

你的 弗·恩·

15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 年 9 月初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深深陷进了规模巨大的棉纺织品投机买卖，——谁有胆量，谁就能赚大钱，遗憾的是无论是欧门还是恩格斯都没有这种胆量，——再加上我的工作极多；一有可能，就给你写信。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 631 页。——编者注

1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9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近来我必须怎样苦干，你甚至连想也想不到。该死的棉纺织品的价格平均上涨了五倍；要不停地把这种不断涨价的情况通知顾客，这是一种什么差使，你甚至无法设想。

希望拉萨尔这家伙同这张不幸的期票的事^①已经处理好了，而你得到了钱。我终于能如愿去德国两星期了²⁶⁸，星期五动身。可惜，时间太紧，不能在伦敦停留，而无聊的博览会¹⁹⁹，我连听也听厌了，看不到它，简直高兴。但是，在我临走之前，你还得给我写几行，谈谈期票的事和小燕妮身体状况。

在这种棉纺织品角逐中，地租理论^②真的使我觉得太抽象了；等到稍微安静一点，我会好好考虑的。关于机器损耗也是这样，虽然我确信，在这个问题上你走入了歧途。要知道，损耗期并不是一切机器都相同的。但这个问题等我回来以后再详谈。

这里有些家伙在这次涨价期间捞了一大笔钱。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得到，一来因为勇敢的哥特弗利德^③毕竟是个胆小鬼，二来

① 见本卷第277—283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65—270和276—277页。——编者注

③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因为纺纱厂主在这个时期一般地是挣不到钱的。承销商行把一切收入都塞进了腰包。

第二次布尔河事件是石壁将军杰克逊的小小的得意杰作，他无疑是美国最出色的人物。如果他得到同盟军主力的正面攻击的支援，而且一切又配合一致（即使是勉强的配合一致），那末波普先生很可能就会完蛋。²⁶⁹ 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军除了获得巨大的精神上的好处——崇尚他们的进取精神和尊敬杰克逊——和取得几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外，并没有什么成果；然而，它却大大加快了**整个联邦军**在华盛顿附近的会合和集结。下一班轮船大概会给我们带来进一步的战斗消息，在这些战斗中，联邦军只要自己的将军不是大笨蛋，就可能获得胜利。但是对这种毫不中用的人有什么办法呢！波普是其中最卑鄙的一个，只会吹牛、抵赖、撒谎和隐瞒败绩。真是参谋部的自作聪明的败类。麦克累伦现在看上去又象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了。此外，还发布了关于将来的所有陆军少将都要经过普鲁士士官考试的命令。²⁷⁰ 这一景况太可怜了，而南部的这些家伙至少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同北部萎靡不振的人们比起来，我觉得他们倒象是英雄了。难道你仍然认为，北部的这些先生们能平定“叛乱”吗？

再见！

你的 弗·恩·

1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9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家里的人都从蓝兹格特回来了。小燕妮身体恢复得很好。

拉萨尔的信昨天才到，其中附有给柏林迈耶尔兄弟银号的承兑通知信，期票现在在他们手里。就在这个时候波克罕却已经动身去旅行了。他至今已分批付了四十英镑，其中最后一笔十五英镑，是在我十三天前**动身**²⁷¹时付的。我本想找我表舅^①纠缠一番，可是他却到大陆去了。我由那里（经过科伦等地）前往特利尔我母亲处，但是没有结果，这我在没有碰上表舅的时候就预料到了。17日我给肉商的一张六英镑的期票要付款了，但波克罕那时还回不来，因为他打算还要花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逛瑞士等地。

谈到北方佬，我仍旧确信，北部终将取得胜利^②；当然，内战可能还要经过各种周折，也可能会休战，并且可能拖得很久。南部只有在得到各边界蓄奴州的条件下才会媾和或者才能媾和。在这种情况下，加利福尼亚也就会落入南部之手，而西北部也将步其后尘，于是整个联邦，也许只有新英格兰各州除外，将重新组成一个国家，不过这一回是在公认的奴隶主的统治之下组成的。这就是说要在南部力求达到的基础上重建合众国。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① 莱昂·菲利浦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56—258、272—273和285页。——编者注

也是不会发生的。

就北部来说，只有同盟被限制在原来的各蓄奴州的范围内，即闭锁在密西西比河和大西洋之间，它才会媾和。但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很快就会完蛋。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实现休战等等，充其量只能算是战争进行中的暂时间歇。

北部进行战争的方法，正是一个长期以来欺骗成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能采取的方法。南部是一种寡头统治，更适应于进行战争，特别是因为它的寡头统治是一种生产劳动全部由黑人担负，而四百万“白种废物”专以打劫为业的寡头统治。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用脑袋打赌，不管他们拥有怎样的“石壁将军杰克逊”，他们还是会很快被打败的。诚然，情况的发展很可能首先就在北部爆发一种革命。

维利希是一个旅长，同时正如卡普在科伦向我说的，现在连施特芬也准备上战场。

我觉得，你有些过分看重事情的军事方面了。

至于我的经济学著作^①，我不愿在你旅途中给你添“麻烦”。祝好。

你的 卡·马·

你路过伦敦的地点和时间，望写信告诉我一下。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去找你。

明年初我可能（虽然还要经过各种周折）到英国一个铁路营业所工作。

关于加里波第听到什么没有？

^① 见本卷第273和275页。——编者注

1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10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整个上星期和这星期我每天都想给你写信，但是该死的棉纺织业生意使我抽不出空来。当我不在的时候，这些先生们把凡是能扔下的事情统统扔下不管，弄得我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鲁普斯要求我转告，你寄去的所有东西^①，他都收到了。事情是非常可笑的。可怜的撒谎成性的普鲁士人一动起笔来就要出丑！

我动身那天寄上十英镑，谅已收到。我在巴门和恩格耳斯基尔亨又逗留得太久了，因为沿着摩塞尔河、莱茵河以及在绍林吉亚跋涉了整整两个星期。我经过布鲁塞尔和卢森堡，马上前往特利尔，再由那里步行到科黑姆等地。根本没有去科伦。

对俾斯麦被任命资产者报以哈哈大笑。²⁷²一般说来，这些先生们非常自信，并且有几分胆量。他们终于在金钱问题上掐住威武的威廉，并且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最后必定向他们让步。但是他们把事情的过程设想得非常单纯，以为只要折磨他一阵，他自己就会找上门来。但是他们还会领教的。无论如何，春天以前必将

① 见本卷第631页。——编者注

发生危机。可是金钱问题对庸人竟会有这么大的鼓舞作用，真笑死人啦。舒尔采-德里奇之流变得非常可笑，只有微耳和仍是个“严肃的”人。然而，不对，除他以外，还有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在拥护古老的帝国宪法，从而在魏玛保持着应有的尊严。舒尔采-德里奇这个储蓄银行侏儒，他始终只是而且只愿意做一个卑鄙的市侩，应该说，他同那些在魏玛依靠“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去拯救祖国的狗东西如毕尔格尔斯或伟大的米凯尔比起来，在我看来，倒是很值得尊敬的。²⁷³

我现在也懂得了金克尔。他完全是科布伦茨一个裱糊工的传神的讽刺画，这个裱糊工是独具一格的莱茵人的唯一典型，具有这个种族所特有的一切偏见和愚昧：诅咒普鲁士人，痛恨法兰西人，同情奥地利人，同时既是天主教徒也是民主主义者，而又擅长步行。这个小伙子是我越过科黑姆山脉时的旅伴。金克尔如果看到这个小伙子，他会大吃一惊，因为他从头到脚同这个小伙子简直维妙维肖。

你对美国看法怎样？随着关于纸币的不合理措施而必然到来的财政崩溃，看来已经临近了。而北部的军事局面现在显然又在好转。

小燕妮身体好吗？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10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在休假期中甚至抽不出短短的一天到伦敦来一趟,这可不
行。

小燕妮从海滨浴场回来后好多了,不过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
程度。一年来,她的体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轻。

拉萨尔对我很生气,他对我说,因为他没有自己的银行家,支
付期票的钱必须寄给他本人,即寄往他在柏林的住址:贝尔维街13
号。他因一次著名的演讲这个月要打一场官司。²⁷⁴

席利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显得十分憔悴,满面病容。但是他的
朋友伊曼特却胖得吓人,他在我动身去荷兰和特利尔^①之前也
来过这里,他背上的肉好象比原来长得厚出一倍。

谈到美国,我认为马里兰战役²⁷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
表明,甚至在最同情南部的那些边界州,支持同盟派的也很少。而
整个斗争又是以各边界州为转移的。谁掌握这些州,谁就能统治
联邦。正当同盟军攻入肯塔基的时候,林肯发布了即将实行的解
放法案,这同时也表明对各边界州那些效忠的奴隶主不再顾及
了。²⁷⁶ 奴隶主带着他们所有的“黑色牛马”从密苏里、肯塔基和田

^① 见本卷第286页。——编者注

纳西向南迁移，现在已经具有很大的规模，如果战争再拖长一些时日（这是毫无疑问的），南部就会失去那里的一切支柱。南部为了领地²⁵⁶而发动战争。但战争本身却成了摧毁它在各边界州的势力的手段；而各边界州同南部的联系本来就一天天在削弱，因为不能再为“繁殖”奴隶和内部买卖奴隶找到市场。因此，据我看，南部现在只能进行防御。然而它只有进攻才有取胜的可能。据说，胡克担任波托马克河军团的实际指挥，麦克累伦被“黜退”为“理论上”的总司令，而哈勒克则担任西线最高指挥，如果这些消息属实，这就意味着在弗吉尼亚的战事也会更加激烈。此外，对于同盟军说来，最有利的季节已经过去了。

毫无疑问，马里兰进军的失败在精神上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至于财政状况，合众国从独立战争时期起就知道，而我们从奥地利的经验中也知道，纸币贬值能够达到什么程度。²⁷⁷ 事实是，北方佬向英国输出谷物从来没有象今年这样多，今年的收成又远远超过常年产量，而他们的贸易顺差从来没有象最近两年这样大。新税制（诚然是毫不新奇的、而且纯粹是皮特式的²⁶⁴）一旦实行，则至今只是一直在**发行**的纸币也终将开始**回流**。按目前规模继续发行纸币，也就因此变成多余，于是纸币的进一步贬值将被制止。即使到目前为止的贬值，同在类似情况下在法国以至英国的贬值相比，其危险性也要小，因为北方佬从来不限**两种价格**——用黄金表示的价格和用纸币表示的价格。这一切所造成的实际灾害就是国债——从来没有换取过应有的等价物——和对证券交易及投机活动的奖励。²⁷⁸

英国人吹牛说，他们的货币贬值从来没有超过11.5%（根据别的资料，这种贬值有时超过此数一倍以上），但他们忘记了，当时他

们不仅继续交纳旧税，而且每年要增交新税，所以一开始就保证了银行券的回流，北方佬最近一年半以来实际上是在**没有任何税收**（除了大为降低的进口税）的条件下对付过去的，而且完全依靠一再发行纸币来保证战争的进行。从这样一个过程（它现在已到了转折点）来看，贬值在实际上还是比较小的。

南部人对于林肯法案²⁷⁹的狂怒证明了这些法案的重要性。所有这些法案，象是一个律师向对方律师提出的经过慎重考虑并附有但书的条件。但这并不降低这些法案的历史意义，而且当我把它们同法国人用来蒙盖最无关重要的东西的帷幔比较时，确实使我觉得有趣。

自然，我和大家一样，也看到了北方佬在运动形式上的一切可厌的方面，但是，我认为对“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本性说来，这是很自然的。然而那里发生的事件毕竟具有世界意义，而在整个事件中再没有比英国人对它的态度更可恶了。

代我问候鲁普斯。祝好。

十英镑收到了。

你的 卡·马·

1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刚从弗莱里格拉特处回来。他要把这四百塔勒转寄给拉萨

尔。你给弗莱里格拉特寄六十英镑，然后他把汇率等等告诉你。

至于期票延期，这不会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开一张四十五英镑或六十英镑以下的任何数目的期票，把它寄给我，再让拉萨尔在上面背书。这点一办妥，就可以在这里贴现。期票你可以开三个月。但是要延期就必须有拉萨尔的签字，这样一来，从这笔支付中就弄不出什么名堂来了。在我去信以后，拉萨尔自己也知道有这次延期。应该怎么办，请马上来信。

你的 卡·马·

1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11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明天我就给弗莱里格拉特寄出六十英镑。至于怎样办理期票延期，只有当我知道期票一经拉萨尔承兑就**一定能**贴现，而且知道谁担保这次贴现的时候，才能告诉你。一方面，用这些决不能使你直接得到钱的期票去过分地麻烦拉萨尔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另一方面，波克罕（他也有同样的考虑）如果总是零星地寄钱给我，则于我也没有多大好处。而且还要增加一些费用。

至于美国，我自然也认为同盟派在马里兰出乎意料地受到一次意义重大的精神上的打击。我也确信，**最终地**占领各边界州将决定战争的结局。但是我并不相信，事情会以这种典型形式发展下去，而你似乎是这样想象的。尽管北方佬大叫大嚷，但还是没有

任何迹象，证明他们把这件事真正看作民族存亡问题。相反地，民主党在选举中的胜利倒是表明，对继续战争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了。²⁸⁰ 哪怕有一个证据或一点迹象能够表明北部的群众开始象1792年和1793年的法国那样行动起来，那就太好了。但是唯一可以指望的“革命”，看来将首先是民主党的反革命和一个包括分割各边界州在内的糟糕的和约。事情决不会就此结束，这我同意。但是这样的人民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竟让自己四分之一的居民不断地打击自己，并且在进行了一年半的战争之后，唯一的成就是发现他们的将领全都是蠢驴，而文官全都是骗子和叛徒——对于这样的人民，目前也只能说无法激起我的热情。事情终究应该发生转变，即使在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只要它还没有完全陷入泥潭，也应该是这样。你说英国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是卑鄙的，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这里的贫困状况日益严重。龚佩尔特对我说，他的医院里所有的重病例都带有伤寒的性质，而且最近八、九个月以来结核病患者大增。我想，再过个把月工人们就不能再象现在这样凄惨地忍受下去了。

祝好。

你的 弗·恩·

一个哥本哈根来的德国商人看望过弗莱里格拉特，他是1848年的前民主派。谈话当中提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弗莱里格拉特建议他的客人去找布林德。我对这个人说，布林德是一个爱挑拨是非的人。

1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11月9日于伦敦

火急

亲爱的恩格斯：

埃卡留斯的三个孩子接连死于猩红热。而且非常穷困。请在熟人中间凑一点钱寄给他，地址是：丹麦街22号圣贾尔斯教堂对面。

祝好。

你的 卡·马·

1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刚给埃卡留斯寄过钱，又为拉萨尔的期票付了一大笔款子，必定已经“囊空如洗”。但是我还得请你在**星期一以前**给我寄一点钱来，因为我必须买煤和“生活资料”；我没有还清欠款，小铺老板已经有三个星期不让我再赊购了，而我只好用现钱向这个猪猡买

东西,以免他去法院告我。

祝好。

你的 卡·马·

1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11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说得对,我确实囊空如洗了,并且现在正在仿效普鲁士政府,认真研究“节约”问题。希望海德路的家庭生活能抵补这笔开支,所以附上五英镑银行券一张(O/L 28076,曼彻斯特,1862年1月28日)。同时经由“查普林—霍恩公司”寄去酒一筐,其中一打波尔多酒和两瓶1846年陈莱茵酒给小燕妮,其余是1857年莱茵酒。共二十四瓶。

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将带来纽约选举^①消息的轮船。如果民主党人在纽约州获胜,那我就不知道对这些北方佬该怎么想了。一个处在关系到本身存亡的伟大的历史抉择关头的民族,经过一年半的战斗竟会大批地反动起来,并投票同意作出卑怯的让步,这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美国也丢尽了脸,因而将来再也不可能鼓吹它本身的价值,而只能说它是社会革命的手段和过渡形式,从这一方面来说,虽然是件好事,但还是使我非常

^① 见本卷第299页。——编者注

生气，因为一种控制居民要少一半的、可恶的寡头统治，竟证实自己同笨拙、庞大而又软弱的民主制度一样强大。况且，如果民主党人获胜，威武的麦克累伦和西点人²⁸¹就会完全占上风，那时整个事业就完蛋了。如果南部在总统永远由南方人担任而国会永远由人数相等的南方人和北方人组成的条件下回到联邦中来，那末这些家伙就能够媾和。如果不能用其他方法获得和平，他们甚至能够立刻宣布杰弗逊·戴维斯为美国总统，甚至放弃各边界州。那时美国就完了。

关于林肯宣布的解放^①，除西北部由于害怕黑人泛滥而投票拥护民主党以外，直到现在还看不到其他效果。

谈完大事谈小事——你对威武的威廉怎么看？这家伙终于又恢复了本性；他忏悔了他所犯下的自由主义的罪恶，并且向瘸子伊丽莎白^②说：母亲，我有罪了。为此，主就赐给他力量去打击患瘰疬病的自由派无赖，于是威廉就说道：“为此我需要军队。”这个家伙如此狂暴，甚至连俾斯麦在他看来都不够反动了。沙佩尔，你是愚蠢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你自己也知道，但是，你为什么**这样愚蠢**呢，如此等等。情况好极了，在1848年过去十四年之后，自由资产阶级现在为了区区六百万塔勒（约合八十五万英镑）又被推向极端紧迫的革命的抉择关头，能有什么形势比这更好呢。但愿这头老蠢驴不要又往后退缩。的确，他现在非常神气，但是对这些普鲁士人是一点也不能信赖的，就连他们的愚蠢也不能信赖。如果事情仍然这样发展下去，暴乱就完全不可避免，如果事情发展到极端，威廉将会由于“这些军人”发表意见的方式而感到惊奇，特别是普

① 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妻子，普鲁士王后。——编者注

通士兵，他们将会为他们必须在三年而不是两年的服役期作战而对他感恩戴德。²⁸²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衷心问好。

还有一件事。请把最近四号《自由新闻》寄给我。如果不是当天去买，在这里就再也买不到了，可我总是忘记。

你的 弗·恩·

1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11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五英镑。

我觉得你考察美国纷争时，太偏重于一个方面。我在“美国咖啡馆”里浏览过一批南部报纸，确信同盟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英国报纸对“科林斯”会战²⁸³一声不吭。南部报纸则把这次会战描述成自战争爆发以来它们所碰到的最倒霉的事情。乔治亚州已经宣布，同盟所通过的“征兵法”是无效的和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弗吉尼亚通过窃贼弗洛伊德对“杰弗逊·戴维斯的亲信们”（原文如此！）再在该州征兵的权利提出异议。里士满国会的得克萨斯的代表奥尔丹抗议把西南地区的“精锐部队”派到东部即弗吉尼亚去。从所有这些争执中可以得出两个不容争辩的结论：

同盟政府为了补充部队而采取的强制措施，走得太远了；

各州援用“州权”来反对宗得崩德，正如后者利用州权作为借口来反对联邦一样。²⁸⁴

我认为民主党人在北部的胜利^①是一种反动，联邦政府作战拙劣和财政上失策，使得保守分子和背叛分子的这种反动易于得逞。不过，这是一种在每次革命运动中常有的反动，例如在国民公会时期，这种反动十分强大，以致要求把处死国王^②的问题提付全民投票表决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而在督政府时期，这种反动也是十分强大，以致波拿巴第一先生必须炮轰巴黎²⁸⁵。

另一方面，1863年^③12月4日以前的选举，不会对国会的组成产生任何影响，最多只能刺激一下有剑悬在头上的共和党政府。²⁸⁶而且无论如何，共和党的众议院会更好地利用它的余下的时间，哪怕只是出于对反对党的憎恨。

至于麦克累伦，在他自己的军队里就有胡克和其他共和党人，他们随时都会按照政府的命令逮捕他。

此外，还有法国干涉的企图，它将引起反动来对抗反动²⁸⁷。

因此，我并不把这些事情看得那么阴暗。更使我不安的，倒是郎卡郡工人的绵羊般的驯顺。这是人世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尤其是，这帮工厂主甚至根本不想假装“作出牺牲”的样子，而是让英国的其余部分得到为他们供养他们军队的光荣；这就是说，让英国的其余部分去承担维持这帮家伙的可变资本的费用。

英国在这个时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丢脸：工人由于自己的基督教的奴性而丢脸，资产者和贵族由于疯狂地维护最露骨的奴

① 见本卷第296页。——编者注

② 路易十六。——编者注

③ 原稿为：“1864年”。——编者注

隶制度而丢脸。而这两种现象是互相补充的。

至于谈到我们的“美男子威廉”，这个家伙实在令人开心。不过，俾斯麦内阁无非是**拥护小德意志**⁸⁷的进步党人²¹⁵的善良愿望的实现而已。他们赞扬路易·波拿巴，说他是一个“进步人士”。现在他们看到，普鲁士的“波拿巴主义的”内阁是什么含义。要知道，俾斯麦是由波拿巴（和俄国）以某种方式任命的。

《新闻报》^① 我将给你收集。

祝好（并向女士们问好）。

你的 卡·马·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11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十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已经收到，**衷心感谢**，为此赶忙通知你。

要是墨西哥人（“最下等的人”！）把癞蛤蟆^②再揍一顿就好了，而这些狗东西——假激进资产者——现在甚至在巴黎谈起“旗帜的荣誉”来了！

如果斯宾斯在小战争中赢不了北部人，那末什么也无济于事；

① 《自由新闻》。——编者注

② 法国人。——编者注

甚至连麦克累伦的拙劣的军事艺术也帮不了忙!

祝好。

你的 卡·马·

1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2年12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自离开你以来²⁸⁸,我度过了一段事故最多的时间。

星期一摩尼教徒们²⁸⁹来了,但并不都是按照约定时间来的。我把十五英镑分给了他们。给最凶恶的一个开了一张六个星期(其实是七个星期,因为我在期票上注明的日期是今年年底)的十二英镑期票,指望有意外的情况发生。

星期三我妻子到巴黎去了。昨晚她已经回来。正好在她到达之前,阿巴伯内尔患了脑溢血,虽然神智还清醒,但是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要不是这样,那一切就都顺利了。总之,她经历了一系列悲喜剧式的灾祸。起初是海上的大风暴;她乘的船闯过去了,但相距不远的一艘(它经过布伦)却沉没了。阿巴伯内尔住在巴黎郊外。妻子乘火车到他那里去。机车坏了,她只好在途中等了两小时。后来她坐的公共马车又翻了车。而昨天在伦敦,她乘坐的一辆出租马车跟另一辆相撞。她从车里下来,就雇两个男孩子给她拿东西步行回家。不过,她在巴黎办成了一件事,他同马索耳等人见了面。我的书²⁵一出版,也将出法文版。

现在谈一件最大的不幸事情。玛丽安娜(琳蘅的妹妹)正好在妻子离家那天感到不舒服, 艾伦在去年就给她医治过心脏病。星期二晚上, 妻子回来前两小时, 她去世了。我和琳蘅看护了她整整一星期。艾伦从第一天起就很担心。**星期六**下午二时安葬, 而我应付给殡仪馆七英镑半。这笔钱必须弄到。这些就是可怜的孩子的美好的圣诞节娱乐。

祝好。

你的 卡·马·

1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 年 12 月 26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鲁普斯昨天把你的信转给我了; 现寄上英格兰银行的五英镑银行券一张(O/I 85335, 曼彻斯特, 1862 年 1 月 28 日), 以及波士顿银行的五英镑银行券一张(M. 97), 由伦敦马斯特曼钱庄凭票付款。可惜老希尔没有英格兰银行的十英镑银行券, 固然别的银行券也是现金。

你家里和你夫人出门期间的事故, 确实令人惊奇, 更重要的是, 说明**十分奇特的不走运**。可是有希望出法文版却很好。这将怎么进行呢? 你有没有听到关于布罗克豪斯的什么消息?^①

① 见本卷第 277 页。——编者注

我担心可敬的伯恩赛德将在腊帕哈诺克河畔被击败。而他一定也想那样做，因为他怎么也不能定下决心拿四万多人去孤注一掷。另外，我很奇怪，为什么同盟军在那里作战，而不愿逐渐退到里士满去应战。很可能事情还是会这样发展的。

多多问候。

你的 弗·恩·

1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2年12月30日于曼彻斯特
海德路252号

亲爱的摩尔：

星期五寄出挂号信一封，附去了十英镑：英格兰银行的五英镑银行券一张和波士顿银行的五英镑银行券一张，后一张由伦敦马斯特曼钱庄凭票付款。这以后你没有给我来信，我有点担心。

伯恩赛德的失败²⁹⁰被大肆夸张了。显然，它一定会影响军队的士气，但是远不会象在野战中被击败那样严重。战术部署看来很糟。很明显，在萨姆纳指挥下进行正面攻击之前，应当首先展开左翼的侧面攻击。但是这都被完全忽略了。在富兰克林转入认真的行动之前，萨姆纳看来已经完全陷入困境。其次，伯恩赛德似乎怎么也定不下决心来使用他的预备队。左翼的成功本来应该促使他至少派一部分预备队到那里去，因为正是在那里必将发生决定性的行动。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把预备队用在正面，而且这件事

也已经做得太晚了，因为派它们去（1）是为了**替换**，而不是为了增援萨姆纳的被击败的部队，而且（2）是在天黑前不久才派出，当一半人能够开始行动时，已经是夜间了。自然，所有这些我都是根据美国报纸所提供的蹩脚材料来写的，并不了解实地情况。我仍然认为，伯恩赛德本来可以用迂回的办法把这些流氓赶走，如果他确实有十五万人来对付十万人，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那种只有堵住敌人才能使华盛顿得到安全的信念，显然妨碍了他这样去做。给同盟军一个月时间，使他们得以巩固阵地，然后对他们进行正面攻击——对这样一种蠢事，只能用打屁股来批评。

玛丽和莉希^①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玛丽·白恩士和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1863年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新年好！

这星期我因四处奔走，加上生病，所以收到寄钱的信^①后没有通知你。

布罗克豪斯至今没有回信。^②不过听说班迪亚所称的“一家之主”，目前不在莱比锡。

我妻子在巴黎通过阿巴伯内尔认识了一个叫勒克律的人，此人在经济学著作方面有一定的地位，而且懂德语。这个勒克律想同不懂德语的马索耳(这项交易的中间人)和其他若干人着手对我的书进行加工。^③在布鲁塞尔有个书商受他们支配。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甚至象卡诺和古德

① 见本卷第303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77和302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01页。——编者注

肖这样的人，都声称在最近的运动中必须推崇布朗基。

看来伯恩赛德在弗雷德里克斯伯格会战期间有许多战术上的失策。他显然不敢大胆地指挥这么庞大的部队。至于主要的蠢事，（1）等待了二十六天——那末华盛顿军事部门的直接背叛行为无疑在这里起了作用。甚至《泰晤士报》驻纽约的记者^①也确认，答应立即调给伯恩赛德的增援物资，只是在几星期以后才收到；（2）虽然如此，他所采取的攻势仍然证明此人精神上的弱点。威武的《论坛报》开始对他怀疑，并以撤职相威胁。这家报纸的激情和无知，酿成了大害。

民主党人和麦克累伦分子，自然同声叫喊来夸大这桩倒霉事情。“传说”麦克累伦，这个泰晤士报的“蒙克”，已被召回华盛顿，这个谣言的出笼应归功于路透先生。

在“政治方面”这次失败是有益的。这些好汉在1863年1月1日以前本来不应当走运。任何这一类事情都会使“宣言”²⁷⁶化为一纸空文。

《泰晤士报》及其一伙对于在曼彻斯特、设菲尔德和伦敦举行的工人群众大会²⁹¹恨得要死。用这种办法使北方佬明了真相，这很好。不过，奥普戴克（纽约市长和政治经济学家）已在纽约一次群众集会上说过：“我们知道，英国的工人阶级是赞成我们的，而英国的统治阶级是反对我们的”。

我觉得十分遗憾的是，德国没有举行这类示威。这并不费事，但从“国际”意义上来说却贡献很多。德国更有权利这样做，因为它在这场战争中为北方佬出的力，比法国在十八世纪出的力更多。

^① 看来是指麦凯。——编者注

在世界舞台上不出头露面，也不强调实际所干的事——这就是德国老一套的愚蠢做法。

收到了伊威希的信以及小册子^①。信的内容是：我应当把罗雪尔的书^②还给他。小册子的内容是：关于普鲁士宪法的报告^③的续篇。本质是：拉萨尔是一切时代、特别是当代的最伟大政治家。无疑正是他拉萨尔发现了（而且是根据纯粹无条件的和无条件纯粹的理论发现的），一个国家的真正宪法是不成文宪法，而真正的宪法取决于现实的“力量对比”，等等。甚至《新普鲁士报》、俾斯麦以及罗昂，都象他用引文来证明的那样，是“他的”理论的信徒。因此，他的听众都可以放心——既然他发现了正确的理论，他对“当前”也就有正确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如下：

“由于政府不顾议院的决议等等而继续支出军事费用，等等，并由于立宪政府因此而形同虚设，等等，所以议院停止开会，直到政府宣布它不再支出这种费用为止。”

这就是“事实说话”的力量。

为了使议院节省点气力，他立即制订了一个它应通过的法令。

老海伊曼^④顺利地回到亚伯拉罕的怀抱中去了。

问候女士们，并致新年的祝愿。

你的 卡·马·

我看到棉纺织品跌价了，但是我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

① 斐·拉萨尔《现在怎么办？再论宪法的实质的讲话》。——编者注

②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编者注

③ 斐·拉萨尔《论宪法的实质》。——编者注

④ 斐迪南·拉萨尔的父亲海伊曼·拉萨尔。——编者注

17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①1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玛丽^②去世了。昨天晚上她很早就去睡了，当莉希^③在夜间十二点不到准备上床的时候，她已经死了。非常突然：不是心脏病就是脑溢血。今天早晨我才知道，星期一晚上她还是好好的。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

你的 弗·恩·

1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3年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关于玛丽的噩耗使我感到极为意外，也极为震惊。她非常善良、机智，而且又是那样眷恋你。

① 原稿为：“1862年”。——编者注

②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③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现在,在我们的圈子里,除了不幸,没有别的,天晓得怎么回事。我也完全弄得头昏脑胀。我打算在法国和德国设法弄一点钱没有成功,而且很明显,靠这十五英镑我只能阻止雪崩几个星期。更不用说,除了肉商和面包商,任何人都不再赊账给我,而且到这星期末连他们也要停止赊欠了——为了学费、为了房租和为了世上的一切,我被逼得喘不过气来。那些得到了几英镑债款的债主,狡猾地把这些钱塞进口袋里,又更使劲地向我逼债。加上孩子们上街没有鞋穿,没有衣服穿。一句话,魔鬼找上门了,这种情况,当我去曼彻斯特,并作为一种最后绝望的挣扎派妻子到巴黎去^①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如果我通过贷款社或人寿保险(这我看不出有什么希望;我曾经试图同贷款社商谈,但毫无结果;它要求保人,并且必须先给它看交清房租和捐税的收据,这我办不到)弄不到比较大的一笔钱,那末全部家业就连两个星期也维持不了。

在这样的时刻向你谈这些可恶的事情,我真是太自私了。不过这是顺势疗法的一张药方。一种灾祸消散另一种灾祸所引起的悲伤。归根到底,我该怎么办呢?在整个伦敦我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衷肠,而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又得扮演一个沉默的斯多葛派的角色,以便同另一方面来的猛烈爆发保持均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是完全不可能了。我的母亲一身是病,现在反正过得很痛苦,并且也算长寿了……难道她不能代替玛丽吗?你看,“文明人”在某种情况压迫下竟会产生多么奇怪的想法。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 301 页。——编者注

你现在打算怎样安排你的生活？这对你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因为你在玛丽那里有个家，在那里你感到很自在，而且在那里只要你愿意，总是可以避开人世间的一切肮脏事。

17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1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

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①那就听便吧！

我的收支情况你是知道的，同时你也知道，我尽一切力量想使你脱出灾难。但是你所说的比较大的一笔钱，我现在没法弄到，这你也是应当清楚的。

现在有三条路可走：

（1）贷款社。要弄清楚，我的担保在这里能帮多少忙；我想是微乎其微，因为我不是房主。

（2）人寿保险。约翰·瓦茨是“欧洲人寿保险社”的经理，它

^① 在这封信的草稿上，下面一句话是：“享有你的这种优越性去吧，谁也没有说你
没有这种优越性”。——编者注

的伦敦分社你无论如何可以在姓名地址簿上查到。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妨碍你把你的寿命保险为四百英镑；凭保险单他无疑会付给二百英镑，须知他是以此为生的。如果这不是太吃亏的话，那末这无疑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你应该立即到那里去一趟，把一切条件都弄清楚，马上告诉我。

(3)如果这得不到什么结果，那末我可以在2月间——更早不可能——拼凑二十五英镑左右，此外，我还准备签一张六十英镑的期票，不过**肯定**要在1863年6月30日以后才能付款，也就是说，**肯定**要延长到这个期限。这应当以适当方式向我提供担保。不足之数那时你一定要从你荷兰的表舅^①那里榨取出来。

别的路我看没有了。

你打算采取怎样的步骤，就告诉我，我会尽力而为的。

你的 弗·恩·

1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在给你回信以前，我想还是稍微等一等为好。一方面是你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我的情况，都妨碍我们“冷静地”考虑问题。

从我这方面来说，给你写那封信是个大错，信一发出我就后悔

①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了。然而这决不是出于冷酷无情。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可以作证：我收到你的那封信(清晨寄到的)时极其震惊，就象我最亲近的一个人去世一样。而到晚上给你写信的时候，则是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之中。在我家里呆着房东打发来的评价员¹⁵³，收到了肉商的拒付期票，家里没有煤和食品，小燕妮卧病在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通常只有靠犬儒主义来解救。还特别把我气得要死的是，我妻子还以为我没有完全如实地把真情告诉你。

在这点上，你的信来得恰巧正好，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她很好地知道，我不需要你劝我去找表舅^①；我在伦敦不能同瓦茨打交道，因为他和他的营业所都在曼彻斯特；在拉萨尔拒付期票以后，我不能再在伦敦开出期票；最后，2月间的二十五英镑既不能帮助我们度过1月份，也不能防止面临的危机。既然在我告诉你我们正处在曼彻斯特工人的境地之后，你还不能够帮助我们，那她就只好领悟到“实在没有办法”了。而我正希望这一点，因为我们至今所处的状况，这样在文火上烤，把脑袋和心都烧光了，而且吞没了宝贵的光阴，去维持对我和孩子们都同样有害的虚假的门面——这种状况应该结束了！自那以后我们度过的三个星期，终于使我妻子同意我早已向她提出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尽管有使人极不愉快的一面，但它不仅是摆脱已经造成的局面的唯一出路，而且要比最近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我们所过的生活好得多，同时，这个建议还使我们有可能重新恢复我们的自尊心。

我将写信给所有债主(房东除外)，如果他们不让我安静的话，

^① 莱昂·菲利浦斯。——编者注

我就用不付期票的办法，在破产法庭上宣告自己是无支付能力的债务人。这当然不涉及房东，他有权得到应该留给他的家具。我的两个大女孩^①将通过肯宁安家找到当家庭教师的职位。琳蕙将在别的一家服务，而我同妻子和小杜西^②将迁入西蒂区一所模范公寓，红色沃尔弗^③和他的家眷曾经在那里住过。

在下这个决心以前，我当然还曾经写信给德国各式各样的熟人，但是自然毫无结果。无论如何，这样的办法比我们现在所处的而且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境地要好些。我不得不费了不少工夫，讲了许多好话，许了种种假愿，才说服房东和肉商，使他们带着评价员和期票一起离开了我这里。在新的学季里，我没有能力送孩子们去上学了，因为旧账还没有付清，而且除此以外，她们的穿着实在太不体面。

我希望实行上述的计划，至少能不需他人的任何干预重新获得安宁。

最后，还有一件与上面没有关系的事。我在动手写我的书关于机器的一节²⁹²时，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始终不明白，走锭精纺机怎样改变了纺纱过程，或者确切些说，既然从前已经采用了蒸汽力，那末现在除了蒸汽力以外，纺纱工人的动力职能表现在哪里？

如果你能给我说明这一点，我就十分高兴。

顺便提一下。我妻子背着我找鲁普斯要一英镑作为必需的日常开支。他给她寄了两英镑。这使我很不愉快，但事实终究是

①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事实。

你的 卡·马·

阿巴伯内尔死了。萨宗诺夫在日内瓦也死了。

17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1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对你的坦率，我表示感谢。你自己也明白，前次的来信^①给我造成了怎样的印象。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样久，她的死不能不使我深为悲恸。我感到，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我接到你的信时，她还没有下葬。应该告诉你，这封信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始终在我的脑际盘旋，没法把它忘掉。不过不要紧，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②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

现在谈谈你的事情。今天我去过瓦茨那里，我本来以为他还在伦敦；不过他在伦敦派尔-麦尔2号有一个营业所。但是同他没有谈出什么结果。他的保险社不再向外贷款了。他向我提了另外一个地址。那个人愿意出借，但是要求根据情况，对利息、酬金以

① 见本卷第308—310页。——编者注

②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及贷款的偿还有**加倍或甚至更多倍**的保证。遗憾的是，我们提供不出这种保证。我们能找谁帮忙呢？自然可以找龚佩尔特，但是人家未必肯接受。既然我们两人都没有殷实地位，那末无论如何还是会要求我们再找一个人；最后，为这笔借款所需的费用将事先从所借的款子中扣除，结果也就所剩无几了。

我起先想卖出一部分为投机而购进的棉纱，把钱寄给你，而不是退还给欧门（钱是他的）。这无论如何是可行的，因为这件事只有到7月才会发现，而到那时好多事情又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不走运。目前市场呆滞，出售不仅无利可图，而且简直要亏本，在本周内也许根本卖不出去。

我不能随便支钱——欧门会拒绝，而且十之八九会拒绝，所以我不能采取这个办法。向别人，向高利贷者去借，就等于给欧门提供同我撕毁合同的最好借口。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听任你实行你在来信中所说的那种计划。因此，我找了老希尔，从他那里弄到一张一百英镑的约翰·拉普公司名下的期票，2月28日到期，我背书了你的名字，现在附上。我想这在7月以前不会被发现，这样我们就能喘一口气了。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因为我现在确实会有亏空，但只好铤而走险了。老实对你说，要不是查理（他编制了一个类似最近六个月总平衡表的东西）今天下午对我说，事情比我所能设想的对我更有利，大约有三十到五十英镑余额，那我是不敢走这一步的。在这六个月内，我大约挣了三百三十到三百五十英镑。

而你自己现在也应该明白，自我从1862年6月30日起作了异常的努力之后，我已经完全挤干了，因此在6月30日以前，除非零星小数，你不要再指望从我这方面得到什么帮助。6月30日以

后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只有鬼知道——因为我们现在**什么也挣不到**，市场不再活跃了。

这张期票同现金一样。弗莱里格拉特会很乐于给你贴现，在流通中几乎没有比这更可靠的证券了。现在偷窃邮件的事很多，而你在商界又谁也不知道，每个人都可以冒充卡尔·马克思博士，所以收到信后，费心立即通知我。

你的 弗·恩·

1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一系列的意外事件使我实在不可能在昨天告诉你，附有期票的信已经收到。

我很清楚地理解，你用这种办法给我如此巨大而意想不到的援助，是多么**冒险**。我简直无法表达对你的感激，虽然在我内心深处地感受到你的友谊是多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不需要**再来**证明。不过，如果你看到我的孩子们那种欢乐的情景，那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补偿。

现在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尽管最近这几个星期我受尽了一切压抑，但是再也没有比担心我们的友谊发生裂痕的忧虑那样使我感到沉重。我向我妻子讲过很多次，由于生活上的琐事和她的极度紧张，我在这样的时刻竟还以我个人的穷困来烦扰你，而

不是来安慰你，同这点比起来，所有那些讨厌的事情，对我说来，都算不了什么。结果家庭的和睦严重地遭到破坏，可怜的女人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而她对此本来是完全无辜的；要知道女人总是习惯于要求做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她当然不知道我在给你的信中讲了些什么，但是只要稍微想一下，也能够猜到八九分。女人是一种奇妙的创造物，甚至那些才智卓绝的也是这样。那天早上，我的妻子为玛丽^①和你的损失哭得这样厉害，以致完全忘记了她自己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在那一天达到了顶点；到了晚上她又深信，除了我们以外，世上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这样痛苦，如果他家里既没有评价员又没有孩子的话。

在上一封信^②中，我曾向你问过走锭精纺机的事。问题是这样：在这种机器发明以前，所谓的纺纱工人是用什么方法进行工作的？走锭精纺机我明白，但是它以前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²⁹³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韦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赫胥黎在那里也讲过课）。我在力学方面的情况同在语言方面的情况一样。我懂得数学定理，但是属于直观的最简单的实际技术问题，我理解起来却十分困难。

你知道，或许还不知道——因为事情本身无关紧要——在**机器**和**工具**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论。英国的力学家（数学家），以他们那种粗率的方式称工具为简单的机器，而称机器

①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11—313页。——编者注

为复杂的工具。但是英国的工艺学家比较注意问题的经济方面（英国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跟着他们走），他们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的动力是人，而另一个的动力是自然力。德国的蠢驴们在这类小事情上是够伟大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犁是机器，而极其复杂的“珍妮机”²⁹⁴等等，既然是用手转动的，那就不是机器。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机器的基本形式，那就毫无疑问，工业革命并不开始于动力，而是开始于英国人称为 *working machine*^① 的那部分机器，就是说，并不是开始于譬如说转动纺车的脚被水或蒸汽所代替，而是开始于直接的纺纱过程本身的改变和人的一部分劳动的被排除，而人的这部分劳动不是单纯的力的使用（譬如踩轮子的踏板），而是同加工、同对所加工的材料的作用有关的。另一方面，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当问题不再涉及到机器的历史发展，而是涉及到在当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工作机（例如在缝纫机上）就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因为一旦这一过程实现了机械化，现在谁都知道，可以根据机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汽来使机械转动。

对纯粹的数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问题涉及到要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它们却是非常重要的。

重读了我的关于工艺史的摘录之后，我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撇开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不谈——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即从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一直到真正的大工业这一时期，在工

① 工作机。——编者注

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做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钟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即水磨)，二者都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水磨是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从小亚细亚传入罗马的。)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其性质来说，它本身是以半艺术性的手工业和直接的理论的结合为基础的。例如，卡尔达诺曾写过关于钟表构造的书(并且提出了实际的制法)。十六世纪的德国著作家把钟表制造业叫作“有学问的(非行会的)手工业”；从钟表的发展可以证明，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学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同譬如大工业中的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不同。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在十八世纪把自动机器(特别是发条发动的)应用到生产上去的第一个想法，是由钟表引起的。从历史上可以证明，**沃康松**在这方面的尝试对英国发明家的想象力有极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磨**从一开始，从水磨发明的时候起，就具有机器结构的重要特征。机械动力；由这种动力发动的最初的发动机；传动机构；最后是处理材料的工作机；这一切都彼此独立地存在着。在磨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摩擦**的理论，并从而进行了关于轮盘联动装置、齿轮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测量动力强度的理论和最好地使用动力的理论等等，最初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从十七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所有的大数学家，只要他们研究应用力学，并把它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就都是从磨谷物的简单的水磨着手的。因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 *Mühle* 和 *mill*^① 这一名称，实际上也应用于为了实际目的而使用的一切机械发动机上。

① 磨。——译者注

磨的情况和压力机、机锤、犁等等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使动力是人力或畜力，但是打、压、磨、粉碎等等实际工作，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人的劳动。所以，这类机械至少从它的起源来看是很古老的，它最早使用了真正的机械动力。因此，它也几乎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存在的唯一的机械。一旦机械应用于自古以来都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取得最后成果的地方，就是说，不是应用于如上述工具那样**从一开始就根本**不需要人的手对原料加工的地方，而是应用于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人不是从一开始就只作为简单的**力**起作用的地方，**工业革命**就开始了。如果人们愿意和德国的蠢驴一样，把使用畜力（也就是完全和人的运动一样的**随意运动**）叫作使用**机器**，那末，使用这种发动机无论如何要比使用最简单的手工业工具古老得多。

伊威希把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词（他被判处四个月徒刑）²⁹⁵寄给了我——这是不可避免的。“小伙子，你的英勇应受赞美！”^①首先，这个吹牛家把关于“工人等级”的演说词在瑞士又印成小册子（你有这本东西），用了一个响亮的标题：**《工人纲领》**²⁹⁶。

你知道，这东西无非是把**《宣言》**^②和其他我们时常宣传的、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口头禅的东西，卑劣地加以庸俗化而已。（例如这个家伙把工人阶级叫作“等级”。）

看，他在柏林法庭上辩护时竟厚颜无耻地讲了如下的话：

“其次，我肯定地说，这本小册子不仅象其他许多著作一样，是一部阐述已经众所周知的成果的科学著作，而且它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科学的**发现**，是新的科学思想的发展……我在科学的一些极不相同的而且是极其艰难的

① 咪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9卷。——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领域里，为了扩大科学本身的范围，殚思竭虑、夜不成眠，出版了多种内容丰富的著作，也许我象贺雷西一样，有权利说：‘我奋力战斗并不是没有荣誉的’。^①但是我**亲自**向你们声明：在我的内容丰富的无论哪一部著作中，从构思来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一行字**，能比这部著作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止，更严格地符合科学…… 总之，请把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看一下。它的内容不是别的，而是压缩在四十四页里面的一部**历史哲学**…… 这是一千多年以来作为欧洲历史基础的那种客观的合理的思维过程的发展，这是内在精神的发展……”

这不是无耻之尤吗？这家伙显然认为，他是命中注定要继承我们产业的人。这简直是荒唐可笑！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向鲁普斯取来今天的《**星报**》，看一下该报转载《**先驱晨报**》的关于《**泰晤士报**》和德兰恩的信。

1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乌尔卡尔特派的各种著作。近来这些好汉们愚蠢到了家。例如，他们关于美国运动的“哲学”²⁹⁷就是这样。

^① 贺雷西《颂歌》。——编者注

我本来会早点写信给你的，可是大约已经有十二天，严禁我阅读、书写**任何东西**和吸烟。我得了一种类似眼炎的病，加之还有头部神经极其令人讨厌的疼痛。现在我已经好多了，眼下又敢试着写东西了。在害病期间，我完全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幻想，就象快变成瞎子或疯子的人可能常有的那样。

你对波兰事件²⁹⁸有什么看法？有一点很明显，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是那些天真的幻想和我们在1848年2月前不久欢迎革命纪元的那种近乎幼稚的热忱，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象维尔特等等这样的老同志去世了，有些人离开了或者消沉了，而新生的力量还一直看不见。此外，我们现在已经懂得，愚蠢在革命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坏蛋又是如何善于利用这种愚蠢。不过，对“意大利”和“匈牙利”崇拜的“普鲁士的”民族狂热者已经处于困境。“普鲁士人”不会放弃“亲俄”。但愿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而不是相反，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法国首倡作用的“光荣”。墨西哥的冒险是没落帝国²⁹⁹滑稽剧的十足典型的收场。

“赫尔岑的”士兵们³⁰⁰看来是照常规行动着。但是由此还不能就俄国的群众甚至就俄国军队中的主要群众作出任何结论。我们知道，法国人的“有思想的军队”³⁰¹干了些什么，以及甚至我们自己的莱茵流浪汉于1848年在柏林干了些什么。但是现在你必须密切注意《钟声》，因为赫尔岑一伙现在有机会来证明他们的革命诚意了——至少是在同斯拉夫偏好相容的限度内。

乌尔卡尔特派大概会认定，波兰起义是彼得堡内阁挑起的，是为对付乌尔卡尔特所谋划的入侵高加索而进行的一种“佯动”。

在美国，事情进展慢得出奇。我希望约·胡克能设法挣脱出

来。³⁰²

先来封信谈谈，你现在在曼彻斯特干些什么。大概你感到在那里非常孤单吧。我有体会，当我偶然路过索荷广场一带时，我至今还是心有余悸。³⁰³

祝好。

你的 卡·马·

1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3年] 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不来信确实使我感到不安。希望你没有生病。另一方面，希望我没有无意中又使你不快。我在确认收到一百英镑的那封信中向你讲机器等等^①，那只是为了让你分分心，使你忘却你那痛苦的遭遇。

波兰事件和普鲁士的干涉³⁰⁴，这的确是一种使我们非说话不可的形势。不过不要个人出面，一则是为了不让别人把我们看成大学生布林德³⁰⁵的竞争者，再则是为了不堵塞自己去德国的道路。这里的工人协会^②做这件事合适。必须——而且立即——以它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你应当写**军事**部分，即论德国对复兴波兰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我写外交部分。

① 见本卷第316—321页。——编者注

②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

回答吧，老伙计，如果你心里有什么疙瘩，那就象个男子汉那样坦率地说出来；你要相信，世上没有一个人这样真心地关切你的忧乐，除了

你的 摩尔

18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2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很久没有给你去信，请原谅。我的心境原来十分沉重，这种状况毕竟是应该摆脱的。我试着学斯拉夫语，但孤独我实在忍受不了。我决心强制自己去作消遣。这很有效，现在我又是老样子了。

波兰人真行。如果他们能支持到3月15日，那整个俄国就要动起来了。³⁰⁶起初我非常担心事情不顺利。但是现在看来，胜利的把握多于失败的可能。不应忘记，**年青的波兰流亡者**有他们自己的军事著作，其中一切问题都是从波兰的特殊条件的角度来研究的，而且其中在波兰打游击战的思想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讨论得非常深入。³⁰⁷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到现在为止唯有华沙的犹太人弗兰科夫斯基和普鲁士的尉官梁格维奇是有名的领袖。俄国老爷们由于动作迟钝，大概已经吃足游击战的苦头。

你有没有发觉，巴枯宁和梅洛斯拉夫斯基彼此指责对方为撒谎者，为了未来的俄波边界而扭打起来？我已经订了《钟声》，希望从中找到这件事的详情。³⁰⁸不过要从头掌握语言，还必须好好下

一番功夫。

普鲁士人的行径和往常一样，很卑劣。俾斯麦先生明白，如果波兰和俄国都革命化了，那他就要倒霉。不过，普鲁士的干涉不会急于进行。在有必要进行这种干涉以前，俄国人是不会许可这样做的，到有必要的时候，普鲁士人就会留神不向那里推进了。

要是波兰的事情结局不好，那在我们面前显然就会出现数年残酷的反动时期，因为那时信奉正教的沙皇又将成为神圣同盟的首脑，与这个同盟相比较，波拿巴先生在愚蠢的癞蛤蟆^①眼里将成为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的保卫者。拿破仑及其一伙的**那些事情**，我们早在十年前就说了，可是人们总是不愿相信，而金累克把他道听途说、知道一鳞半爪的东西，拿出一部分公之于众⁹⁹以后，英国整个资产阶级都对布斯特拉巴³⁰⁹大骂特骂，真是可笑极了！揭露巴黎宫廷的作品又成了热门货，而汤姆·泰勒先生则在《卫报》上把我们很早以前就更清楚地知道的所有那些关于佐尔姆斯、波拿巴、怀兹、热克尔等人的故事郑重其事地奉献给读者。只是有一点很有意思：热克尔已经为斯特拉斯堡的阴谋或者布伦的阴谋出了钱；究竟是为哪个阴谋，泰勒不知道。可见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北方佬的国家里情况不大好。的确就象世界史上常有的讽刺，同庸人相比，民主党现在成了主战派，而破了产的蹩脚诗人查·麦凯又大丢其脸。我从纽约的一些私交那里听说，北部继续以前所未闻的规模进行武装。但是，另一方面，士气消沉的征候日益增加，缺乏获胜的能力也日益显著。要有这样一个政党，它的胜利和上台也就是意味着要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且为此不惜

① 法国庸人。——编者注

采取一切手段，而它在哪里呢？**人民**被侮辱了，这就是不幸；幸而媾和目前在实际上没有可能，否则，仅仅为了万能的美元和能够再活下去，他们早已缔结和约了。

曾经参加过里士满附近的战斗、在李的司令部供职的一个同盟军少校，最近对我说，根据李本人给他看的文件，叛乱者方面在这些战斗结束时掉队的士兵不下四万！特别是他怀着很大的敬意评论了联邦军的西线各团；不过在其余方面，他却是一个蠢驴……①

18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关于波兰，完全同意你的意见。② 大约两个星期以来，我脑子里就在转念头要写一本小册子。不过象你提议的那样办好些，因为同时把外交部分加进去，就会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将共同合作来搞这东西。

全篇要多少印张，据你看，我应担当多少？写作计划或多或少取决于这一点。由谁来印？你的那部分打算在什么时候付印？

关于机器，这几天就写。

你的 弗·恩·

① 此信结尾缺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23页。——编者注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3年2月20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想，关于波兰的事情，最好照下面那样来办：

给庸人，就是说用协会的名义写的宣言，**至多**占一印张，军事部分和政治部分都算在内。因此，你先写。我就照你的样写。**由协会去印。**³¹⁰

但是同时，要是我们能在小册子里面把这个问题阐述得详细些，那就更好，如果这样，你就要自己根据材料确定印张的多少。外交部分，我随时准备写好，它将只是作为一点补充。至于出版者，你一告诉我多少印张，我就立即写信去汉诺威。

顺便提一下。请把给布赫尔的委托书寄给我，以便同敦克尔交涉关于《波河与莱茵河》^①的事。

你的 卡·马·

①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1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2月21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将把宣言的历史部分寄给你——非常简短，但是其中也许有一半是原来该由你写的，这就只好由你自己去整理了。

至于小册子，我想把材料作如下的安排：（1）俄国对西方和南方的军事地位，**在三次瓜分波兰³¹¹以前**；（2）同上，**在三次瓜分波兰以后**；（3）同上，在1814年以后；（4）波兰恢复后俄国和德国的地位。（这里需要讲一讲普属波兰、语言的疆界以及关于杂居人口的统计资料。）全书至多三四个印张。书名是：《德国与波兰。因1863年波兰起义所作的军事政治考察》³¹²。而你在这段时间内需要重看一下你的札记，把一切准备好，只要一收到宣言，马上就把它插到有关的地方去，或者作为补充加进去，并在需要的地方加以引用。如果你对此还有什么意见，请尽快来信，以便我能加以考虑。

你的 弗·恩·

1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3年2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当我的危机达到顶点的时候，我曾给德朗克写过一封信。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回了信，说他出门了一次。昨天他突然来到我这里，今天又见了一面，现在他已经走了。

他说（他**主动地**），他愿意帮我弄一笔巨款，以便我能够安静地工作一年。后来谈到了你。我对他说（但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详细情节告诉他），你帮了很多忙，而且在今后几个月你早就被榨干了。他还是重复说：讲的不是几个月，而是一两年。他要亲自和你联系。

这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可信或者只是吹牛，你自己最能判断。

顺便谈谈。我的“肝脏”肿得厉害，并且在咳嗽时有些刺痛；在压它的时候也不太舒服。请问一下龚佩尔特有什么**家用药品**。如果我到艾伦那里去看，那他就会给我治一个疗程，而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这样治疗，更不用说其他原因了。

在这次波兰事件中，我最担心的是波拿巴这只猪猡会找一个借口向莱茵推进，以此来摆脱他的非常难堪的处境。

关于1813年拿破仑在俄国垮台以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公正大王的行径，请寄给我（因为你手边有这方面较多的材料）一些摘录（确切的）。这我要用来进攻腐朽的霍亨索伦王室。

关于第二卷是否已经付印²⁵，我没有向德朗克作明确的回答。祝好。

你的 卡·马·

刚才我从《泰晤士报》增刊上看到，普鲁士众议院终于做了一点好事。³¹³ 我们很快就会会有革命了。

1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知道，由于眼病，我大约有两星期几乎完全不能写，也不能读。因此，我必须加紧工作，以弥补耽误了的时间。这就是我不写信的原因。

德朗克给我汇来了五十英镑。

你从附上的库格曼医生的信^①（请退还我）中可以看出，这些德国的“党内同志”简直是些糊涂虫。他们说，我的经济学著作“不及时”，然而我还是应当在第一卷出版以后再继续做整个这项工作，以便在理论上安慰某些好人。至于在我致力于“不及时的著作”期间，我靠什么生存，这自然是这些老爷们连一分钟也不去想一想的问题。

^① 见本卷第635—638页。——编者注

梁格维奇的事令人厌恶。³¹⁴ 我仍然希望事情还没有结束，哪怕只是暂时的。关于波兰的著作^①，我稍微放慢了点，为的是看一看事态怎样发展下去。

我得出的政治结论如下：芬克和俾斯麦在实质上**正确地**代表普鲁士的国家原则。普鲁士“国家”（一种与德国极不相同的造物），**没有**现今的俄国而**同**独立的波兰**在一起**是不能生存的。普鲁士的全部历史，归结为这个老早就被所有霍亨索伦君主（包括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内）所理解的结论。国君的这种意识远远地高出于“臣民的有限理智”³¹⁵，即普鲁士自由派的理智。既然波兰的存在对德国来说是必要的，而同普鲁士国家并存又是不可思议的，那就应该除掉普鲁士这个国家。要么波兰问题只是作为一个新的理由，来证明在霍亨索伦世袭领地存在的时候，要捍卫德国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打倒俄国对德国的霸权！”这个口号，跟“消灭老兽奸者暴徒！”^②这个口号意义完全相同。

在美国人最近的事情中，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件是，他们又打算颁发**私掠特许证**。这将使整个事情——对英国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色彩，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导致对英国作战，这样，自满的牛^③就会看到，不仅棉花，而且谷物也将从它眼皮底下漂走。在内战开始时，**西华德**曾经冒着风险斗胆声明，1856年巴黎会议的决议，对美国来说也**暂时被认为是**有效的。³¹⁶（这是在关于特伦特号事件²¹¹的紧急报告发表时看到的。）对于在利物浦等地给南部海盗供应军事装备感到愤怒的华盛顿国会和林肯，现在已使这

① 见本卷第323、326和329页。——编者注

② 海涅《掉包的怪孩子》。——编者注

③ 即约翰牛，指英国。——译者注

种事情绝迹了。这引起此地交易所的极大恐慌，但唯命是听的报刊的忠实走狗，在报纸上只字不提这件事。

你大概已经愉快地发现，老狗帕姆^①丝毫不差地又在重施他1830—1831年时期的故技³¹⁷（我把演说词作了对照），并且迫使《泰晤士报》这样做。在这件事情上，这一次好的方面是：路易·波拿巴必定会卷进去（1831年在倒霉的路易-菲力浦时期，这对整个欧洲是有害的），必定会落到要对他自己的军队作出十分讨厌的抉择的境地。墨西哥和在《通报》上对沙皇的奉承（帕姆怂恿布斯特拉巴³⁰⁹干的）都会使他遭到毁灭。于是，他吓得胆战心惊，下令把紧急报告刊印出来，借以证明他的一片好心只是由于帕姆的抵抗才破灭了。（倒霉的路易-菲力浦——虽然事情完全一样——还曾经允许厚颜无耻的帕姆在议会里吹嘘说：“倘若不是**法国人背信弃义**和普鲁士干涉，那波兰到今天还依然存在。”）他想以此来影响英国舆论，好象帕姆关于波拿巴属意于莱茵这种保证还不足以安抚英国舆论似的！好象这种舆论的四分之三不是帕姆本人制造的似的！可怜的普隆-普隆没有勇气说，帕姆是替俄国服务的，因而他说，“凶恶的俄国”想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煽起仇恨！我们这个没落帝国²⁹⁹的活动家，在这里又显出自己是可鄙的胆小鬼，他只有得到**欧洲至高无上者的允许**，才敢举行疆界以外的政变。假如这个不幸的人有勇气去揭穿帕姆（或者哪怕是以此相威胁），那他就能够安然去莱茵散步了。但是现在，他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把自己整个地交给了帕姆，和已故的路易-菲力浦完全一样。好，那就听便吧！

① 帕麦斯顿。——编者注

斯泰里布雷芝和埃士顿的事件非常令人快慰。³¹⁸ 无产阶级终于失去了脑满肠肥和大腹便便的人的“尊重”。艾德蒙·波特尔今天在《泰晤士报》上大丢其脸，该报由于近来声名越来越臭，所以向这头蠢驴进攻，以便多少挽回一点声誉。

祝好。

你的 卡·马·

1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4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六天来我总打算给你写信，但是每次总有人来打扰。打扰最多的是那位可敬的艾希霍夫。从普鲁士逃出来的尉官们和奸商们都在利物浦愚弄这个可怜的人，以致他现在负债一百英镑左右，还不包括由他的合伙人而不是由他花掉的一大笔钱。他无疑要回到这里来，而且据他保证说，要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他会乐意接受向他介绍的任何职位；对于他现在在这里从事的一切，他都小心地掩盖起来，等等。但是很快就弄清楚了，他不是要谋求工作，而是在这里干各种秘密的代理人勾当，现在我了解到，他在这里是受小德朗克的委托，为南部各州搞走私勾当，德朗克在精心地经营这门生意。这就是为什么要这么秘密的原因，而我们这个朋友由于没有经验（确实超出了一切界限），往往就露出了马脚。最后，这家伙现在很少活动，整个下午都呆在我这里。既然他对我不讲实话，

那除了他向我征求意见的场合外，我自然不能替他做什么了。

我怕波兰的事情不顺利。梁格维奇的失败在王国^①里已经开始令人感觉到。立陶宛的运动是目前最重要的，³¹⁹ 因为：（1）它超出了会议桌上的波兰³²⁰ 的疆界；（2）农民大量参加运动；而在库尔兰附近，它甚至直接具有土地运动的性质。如果这个运动不能顺利发展，没有使王国的运动重新活跃起来，那我认为不会有较大的成功希望。梁格维奇的行为我看很可疑。哪一个党首先违反了关于为起义成功所绝对必需的联盟协议，这很难确定。但是了解一下一种是梅洛斯拉夫斯基同普隆-普隆有联系的传说，另一种是科斯策尔斯基同他有联系的传说，都可靠到什么程度，那倒是很有趣味的。至于谈到布腊尼茨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他早就是普隆-普隆分子了。

好样的库格曼，看来对你有非常高尚的意图。天才人物也必须饮食起居，以至为此付钱，这对我们老实的德意志人来说来是一种毫无诗意的想法，所以他们根本不会产生这种念头，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有损尊严的。我想知道是哪一位聪明人悄悄告诉他，我将放弃我的书^②。对这点你应该向他作必要的解释。至于出新版（在他们看来，怎么说都行，就是不“及时”），在目前，当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力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宣布自己完全容忍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无论如何是不相宜的。

我读了赖尔和赫胥黎的新著^③，这两本书都很有趣，而且都很

① 波兰王国。——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③ 查·赖尔《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考证》，托·亨·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编者注

好。赖尔的空话稍多，但是也有些微妙的笑料；例如，为了证明人同猿之间的质的差异，他白费气力地援引了所有自然科学家的话，最后引证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话，而这位大主教断言，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宗教。不过，这里现在有时也对旧宗教进行攻击，并且是从各个方面进行攻击。为了捍卫宗教，很快就不得不炮制出一种象肥皂泡那样吹起来的唯理论体系。欧文让人在《爱丁堡评论》上回答赫胥黎；这一回答，在所有实质问题上都作了让步，所争论的只是用语而已。³²¹

小德朗克想从他的银行家那里提取二百五十英镑，由我承兑，甚至同意负担与此有关的费用和利息大约十五英镑，他以为这是他惊人的英雄气概的表现。他觉得我面对这样的英雄气概，不愿承担（你深知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在一年之内弄到这二百五十英镑的义务，是我太小气了。请你相信，要不是事情与你有关，我就要给这个小无赖的屁股上踢一脚。我气得喝醉了酒，并且醉后为这件事给你写了一封生气的信¹²⁵。我料想在信中是说了难听的话，因为我一点都想不起写了些什么了。不过为了使你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我在这里再提一提。

祝你健康。

你的 弗·恩·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小杜西^①对来信和它的内容^②非常高兴，禁不住要“亲自”答复你。

多年以前，我从约·菲·贝克尔和席利那里就知道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普隆-普隆主义的详情细节。而在更早的时候我就从他在上次俄土战争期间出版的书³²²中看出了这一点。这位高尚的人物在书中提出把德国分成两部分。至于说到科斯策尔斯基，那对我来说还是新闻。关于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可笑的虚荣和难以形容的轻信（当他的虚荣被触犯时），贝克尔曾在1860年从意大利给我写来了一份关于这方面的非常有趣的报告。

伊威希又发表了两本关于他的诉讼的小册子³²³；幸而**他没有**寄给我。相反地，他前天却给我寄来了给筹备莱比锡工人（应读作**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³²⁴。他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大谈其从我们这里剽窃去的词句，俨然就是一个未来的工人独裁者。他“象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这是原话）解决工资和资本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象他那样“带着科学这种闪闪发光的武器”的人送到议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35页。——编者注

会中去。然后他们就创办由**国家**预付资本的工人工厂，而且这样的设施会逐渐遍布全国。这无论如何是令人吃惊的新鲜事！我想引一段话给你看看：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现在就已经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按他**（舒尔采-德里奇）**的意思**还是**按我的意思来理解合作社**——这主要是**他的**功劳。而且正是**他的真正的**功劳，对这种功劳不能不给予足够高的评价……不过我在**承认这种功劳时**的热情，不应当妨碍我们……”

这就行了！

正当帕麦斯顿在格拉斯哥的时候，还有一个大人物也决定到那里去，这就是大学生**卡尔·布林德**。他在到达那里以前，给在格拉斯哥出版的《北不列颠邮报》寄去一则简讯，标题是《**卡尔·布林德先生**》，编辑部刊登在意味深长的“**告白**”栏内。

这个妙不可言的**公告**——正象一切有关他的报纸简讯一样，是由**他本人**写的，并且是由麦克亚当这头蠢驴送到编辑部去的——一开始是如下一段独特的“引言”：

“此刻一个爱国的流亡者为了要向公众说明波兰问题的真实性质，正准备到我们格拉斯哥来，所以稍微谈一谈这个流亡者的政治生涯将是适当的，特别是考虑到他在苏格兰**比较少地**为人所知道这样一种**不幸的情况**。卡尔·布林德是德国人，是一个流亡的德国人，他没有**坚持不懈地、始终不渝地**在欧洲显示自己，因此他没有成为自由党方面**普遍崇敬**的对象，也没有成为压迫党方面**普遍咒骂**的靶子。他一向处于**既受爱戴又被憎恨**的中间地位。**但是不是整个欧洲就分成**各按自己的方式向他表示敬意的这两个营垒。卡尔·布林德**感到满意的是，他知道**还有只是站在一旁观望的作为**他的朋友的第三部分人**。因此，当他出现在苏格兰公众的面前时，对他所抱的成见，也许比**对他之前来的其他卓越的流亡者**要少一些。”

接着就记述这个伟大的陌生人的简历，借以使苏格兰和“人类

的第三部分人”都知道：这位“卡尔·布林德先生”是在巴登出生的，早先象科苏特和马志尼一样，是研究法律的；“巴登革命……是他的宣传的结果”；“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政府”于6月间曾委派他为“外交使节”到巴黎去等等，他是以“最著名的流亡者所特有的那种合作精神”来干工作的！

这不是“太妙了”吗？

我妻子病在床上有两个星期了，不知什么缘故几乎完全失去了听觉。小燕妮又生了一种类似白喉的病。你如果能为她们两人寄一些酒来（艾伦要小燕妮喝波尔图酒），我将非常高兴。

在伦敦这里现在有一个牧师（与在约翰街作宣传的无神论者不同）对市民作自然神论的宣传，完全伏尔泰式地嘲笑圣经。（我妻子和孩子们去过那里两次，称赞他是一个幽默家。）

我出席了工联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由布莱特主持³²⁵。他看起来完全象一个独立派，每当他说：“在美国没有国王，也没有主教”，总是响起热烈的掌声。工人们自己讲得很精彩，完全没有资产阶级那套空洞词句，丝毫也不掩饰他们同资本家的对立（不过，布莱特老头也攻击了资本家）。

英国工人能够多快地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我们还要等着瞧。此外，你的书^①中的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被1844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我恰好又把这本书和我关于后来这段时期的笔记对照了一下。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

祝好。

你的 卡·马·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4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一张小报（这是爱·梅因的报纸），有些地方用红铅笔划了线，这是拉萨尔一星期前寄给我的。³²⁶ 报纸是在我寄给你那封信的第二天收到的，那封信中概述了伊威希最近的小册子。^① 他显然希望我出来为他说话。怎么办？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336—337页。——编者注

19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4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怎样对待拉萨尔，很难说；总之我认为，用辟谣声明的重炮来答复梅因的小小的谣言，会有损于伟大的伊威希的尊严。让他自己去收拾他惹出来的麻烦吧；如果他能做到些什么，那也不需要你给他什么证件，既然你已经告诉他说，他不能同我们一起走，或者我们不能同他一起走^①，那为什么你还要玷污自己呢？他插手舒尔采-德里奇的庸人们的这些事情³²⁷，而且恰恰试图在那里以我们过去的工作为基础建立一个政党，这一点也已经够愚蠢的了。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他的家伙力图在这个资产阶级的时代，把**无知的手工业者**提高到资产阶级意识的高度，在我们来看，这只能是求之不得的，否则，到革命时期，我们就必须同这件事情打交道，而在本来一切都被小邦分裂状态弄得繁杂不堪的德国，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可能作为某种新的、实践中的东西来同我们对抗。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我们的对手占据了应占的阵地，而迟钝的手工业者认清了自己，因此转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阵营去了。但是把他们算作无产阶级的代表，那就让伊威希去做吧。

大学生布林德^②的趣事，使我和鲁普斯非常开心。鲁普斯的

① 见本卷第60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37—338页。——编者注

痛风病又发作得很厉害，他总是很任性，病还没有全好就上街并去教课，于是病就更重了，并且拖得太久，等一切药物都已用过才去请医生。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总是说“我会去的”。

最近我倒着看俄国史，即先看瓜分波兰和关于叶卡特林娜，而现在在看彼得一世。应该说，只有蠢人才会对1772年的波兰人发生兴趣。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贵族在那个时代神气地，其中一部分甚至还有点威风地衰败了，虽然在他们之中普遍认为，唯物主义就是吃喝、肉欲、玩牌或者干坏事而得赏。但是没有哪国贵族象波兰小贵族这样愚蠢得只有一种本领，就是卖身投靠俄罗斯。然而，在整个欧洲，贵族的普遍的卖身投靠是一种十分好笑的情景。其次，我对帕特库尔先生的事非常感兴趣。此人实在是整个俄国外交的发明者，并且他具有俄国的全部外交手腕的雏形。如果你弄不到1795年柏林出版的他给俄国政府的报告^①，那就应当在《书报业行市报》登个广告试试，设法弄到一份。而他的后继者增添的新东西多么少！对待每一个国家总是同一种手法，同一种姿态。不过，要做到这点正需要里夫兰人的客观态度，他们绝对没有任何民族利益，至多只有地方的和私人的利益。这一切俄国人是永远办不到的。

叶卡特林娜二世反对彼得三世的政变史也很有意思。这是布斯特拉巴³⁰⁹学到的主要东西，他把俄国的卑鄙做法甚至细微末节都当成了典范。这类卑鄙勾当整个重演，丝毫不爽，真是可笑。

我手头现在没有波尔图酒，大概最近也不会有。不过我还要找找看，现在我就到地窖去取莱茵酒和波尔多酒（前一种是给健康

^① 约·莱·帕特库尔《给莫斯科沙皇内阁的报告》。——编者注

人喝的，后一种是给病人喝的)。就此搁笔，再给小杜西^①附去几张邮票。

你的 弗·恩·

有许多邮票是双份的。重复的邮票在这里可以交换。我可以大量供给意大利、瑞士、挪威和德国的某些邮票。

19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5月20日于曼彻斯特

老摩尔，老摩尔，

大胡子的老摩尔！

你出了什么事，怎么听不到你一点消息？你有什么不幸，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病了？还是陷入了你的政治经济学的深渊？还是你已任命了小杜西做你的通信秘书？还是别的什么？

你对我们在柏林的那些好汉们怎么看，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一个大臣宣称整个议院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云云，那末议长是否有权要求他遵守秩序³²⁸，是一个问题。还没有一届议会这样顽固地和不适时宜地坚持这种原则，即资产阶级的反对派在同专制制度和容克奸党的斗争中负有挨揍的义务。这仍然是我们1848年那些老朋友。而这次却碰上了另一个时代。

拉萨尔的事件以及因此在德国引起的争吵开始变得不愉快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Manchester 20 Mai 63.

Moro viejo, Moro viejo,
El de la vellida barba,

Was ist mit Dir los, daß man von Dir
& Deinem Wohlstand & rebus gottis nicht
mehr vernimmt? Bis Du krank oder in der
Folge der Antiquitäten festgefesselt? Oder hast
Du Schiffsahrt für Deinen Correspondenzposten
verworfen? or how?

Was soll Dir zu dem Traven in Berlin, die
zu dem Haupt gekommen sind, das Du fragst,
ob ich Präsident der Minister für Berlin werden
soll, und der Minister soll die ganze Deputation
können ich Krugvill etc. Mein sat eine halbe
monat lang mit größerer Freude, demselben Tag,
den ich festgesetzt, daß die bürgerliche Opposition
in dem Kampf mit Absolutismus & Junkern
nicht aufhört für die Freiheit zu kämpfen.
Der Herr wurde wieder um sein altes Freund
von 48. Ich habe seit demmal die Zeitungen nicht
angelesen.

Die heftigste Opposition & der Wunsch, daß
zu in Deutschland möglich, fangen sie an zu
angreifen zu werden. Es ist die letzte Zeit, daß die
Din hier fertig muß, und vernünftig sind, damit
wir nicht untereinander anders Art bekommen. Sie
Abjuren ist es ganz gut, daß auf diese Weise wieder
in Berlin für antikenzeitliche Leben gewonnen
wird, nur was fatal, daß diese Zeit für einen

了。³²⁹现在到时候了，你应该写完自己的著作，哪怕只是为了我们能有另一种通俗宣传员。此外，因为用这样的办法可以重新争取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活动的地盘，这是很好的；糟糕的只是，这个臭名远扬的伊戚希这时也将给自己树立地位。不过，我们对此决不能加以阻挠，正象我们不能阻挠卡尔·布林德在公众面前对巴登大公^①摆出英勇好斗的姿态一样。

然而，即使在完全脱离政治的领域内，新的科学发现需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关于这一点可以看赖尔的《人类古代》一书。早在1834年，施梅林在柳提赫^②就发现了恩吉斯人的头骨化石，并给赖尔看过；当时他还发表了一大本书^③。而尽管这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认为值得花力气多少认真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同样，布歇·德·佩尔特早在1842年就在松姆河流域的阿勃维尔发现了燧石工具，并且正确地确定了它们的地质年代；但是他的发现一直到五十年代末才得到承认。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却是科学的维护者。

鲁普斯的痛风病又发作得很厉害，但已复元了。

我在努力学塞尔维亚语，主要在学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卡腊季奇搜集的民歌集。它对我来说，要比其他任何一种斯拉夫语容易些。

再附上几张邮票。在这方面，现在办事处里是盗窃成风。

你的 弗·恩·

① 弗里德里希一世。——编者注

② 比利时称作：列日。原稿为：“1843年”。——编者注

③ 菲·沙·施梅林《关于在列日地区山洞中发现的骨化石的科学研究著作》。——编者注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5月29日于[伦敦]
英国博物馆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的肝肿了，随之带来种种“附属品”，你只要想到这些，就会马上明白，我为什么很久没有写信。最近三个月来，我因为这个该死的东西，吃的苦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厉害。说来你不会相信，这对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有多么大的影响；它使人感到头脑迟钝，四肢麻痹。尤其什么事都不能做，甚至信也不能写。最近两星期，日子又好过一些了。这件事弄得我简直不能写作，尽管一再努力，还是**未能完成**关于波兰的那篇东西^①；不过现在我对这样的结果只是感到高兴，因为不然的话，我不但得不到什么直接的好处，反而会失掉到普鲁士去的可能性。

当然，在这期间我绝对不是无所事事，不过是不能工作罢了。我所做的是：努力填补自己在俄国—波兰—普鲁士事件方面的缺陷（外交的和历史的），此外，阅读与我所加工的那部分政治经济学³³⁰有关的文献，并且作了摘要。这一切都是在英国博物馆^②进行的。而现在当我的工作能力有所恢复的时候，我想最后卸下这个包袱，把政治经济学**誊清**付印（并作最后润色）。如果现在我能一人独

① 见本卷第323、326和329页。——编者注

②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处的话,事情进展就会很快。无论如何我要亲自动手把手稿带到德国去。

小燕妮还没有完全复元。讨厌的咳嗽缠上她已经两个星期了。

至于伊戚希^①,弗莱里格拉特暗中告诉我(并给我看了伊戚希的信),他要求弗莱里格拉特为“新的”运动写首诗,换言之,就是歌颂伊戚希。但是弗莱里格拉特不干。伊戚希在信中写道:“几百家报纸每天把我的名字传到德国的穷乡僻壤”。“我的无产者!”云云。既然弗莱里格拉特不歌颂他,他就找了另一位诗人。下面就是一个实例:

来吧,德国的**无产阶级!**
来吧,不要再作无谓的奔忙!
有一个人愿为你们开辟幸福之路,
你们只需为行动待命整装!
他不侧身于崇高的议会,
也不以雄辩的口才逞强;
人民的儿子,**斐迪南·拉萨尔!**
为民喉舌,言语明晰,朴素大方!

“你们再不能挥汗如雨,
去为**他人**装满钱包!
再不能衣食无着,
而让**他人**致富称豪!
劳动的果实应由**你们**自己享用,
田野的庄稼应酬答**你们的**辛劳!”
啊,**斐迪南·拉萨尔**的豪言壮语,
已经遐迩皆闻,响彻云霄。

^① 拉萨尔。——编者注

小伙子，你的英勇应受赞美^①！既然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②
向鲁普斯热情问候。你不要用沉默来答复沉默，请马上把你的消息告诉我。

祝好。

你的 卡·马·

1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6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下星期一（6月15日），我的六英镑的期票（欠肉商的）就要到期了。如果你在这之前寄钱给我，那只要同德朗克的事情一办妥，我就能把这笔钱还给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对法国怎么看？还有波兰？还有我们在柏林的“勇敢的同胞”？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九卷。——编者注

② 既然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编者注

19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6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英格兰银行的五英镑银行券两张（R/X 46271，1862年1月31日，曼彻斯特；S/R 92394，1862年10月14日，伦敦）。希望你能用它使肉商安静下来。因为我不能自己到邮局寄这封信，请你收到后告诉我。

你好久没有来信使我十分担心，在这期间我听说你病了，希望你现在已经痊愈。小燕妮的咳嗽怎样了？

波兰的事态最近看来已不那么好。立陶宛和小俄罗斯的运动显然是软弱无力的，而波兰的起义者似乎也没有取得成果。领袖们全都阵亡或者被俘后遭枪杀；看来，这可以证明，他们要率领自己的人前进，就必须冲在前头。从质量上来说，起义者现在已不如3月和4月，因为最优秀的人员都已经损失了。不过，关于这些波兰人是很难作什么预言的，虽然现在成功的机会较少，但是情况可能还会好转。如果他们还能支持一些时候，他们还能够汇入一个能挽救他们的全欧洲运动。但是，如果事情进展得不顺利，那末波兰会有十年左右一蹶不振。这样的起义使有战斗力的居民在许多年内都不能恢复元气。

据我看来欧洲的运动很可能兴起，因为资产者又一点也不害

怕共产主义者了，而且在必要时也准备一起行动。法国的选举，以及普鲁士从最近的选举³³¹以来所发生的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运动会在法国开始。巴黎的选举毕竟过于资产阶级化了；凡是工人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都一概落选，他们甚至没有力量迫使资产者至少选举激进派。此外，波拿巴有一套牢牢控制大城市的方法。

在普鲁士，如果尚武的俾斯麦不封住他们的嘴，他们还会继续唠叨下去。但是不管那里的事情怎样进展，和平的立宪的发展已经终止了，庸人们必须准备撕打。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虽然我很轻视我们的民主派老朋友的勇气，但是我还是觉得，最大量的易燃物正是在那里堆积起来，而且，由于霍亨索伦王朝在对外政策方面几乎不可能不陷入最愚蠢的事情，所以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军队一半放在波兰边境，一半散布在莱茵河畔，从而使柏林处于不设防状态，那时就会遭到打击。如果柏林领导运动，那对德国和欧洲都将是糟糕的。

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大俄罗斯居然没有爆发农民运动。看来波兰的起义在那里产生了肯定是不利的影响。

美国的情况极好。善战的约^①尽管在大吹特吹，还是可耻地出了丑。³³²罗斯克兰斯在睡大觉，只有格兰特打得好。他从西南向东北进攻维克斯堡，分割并击退援军，随后向维克斯堡急行军——所有这些都很好，就连那些虽未成功但很猛烈的进攻也都很好。我不信有可能及时集结足够数量的援军。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看到，美国的将军们打了两个星期的漂亮仗，而后就突然开始干

① 胡克。——编者注

起最蠢的事来，所以根本无法估计他们未来的机动是什么。

歌颂拉萨尔的诗，我是从济贝耳寄来的小册子上看到的，显然你也有一本。这东西非常可笑。这家伙现在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有朝一日，俾斯麦先生厌烦了他，他会被关进监狱，领教一下普鲁士的民法，看来，他一直把普鲁士民法同法典混在一起。还有，自从他在福格特事件中出面以后，情况变得很妙，他现在不仅受《奥格斯堡报》^①的庇护，而且受《十字报》的庇护。³³³

我现在正看金累克的著作^②，他愈来愈使我相信，每个英国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地方挡了一块板子，什么也进不去。

你的 弗·恩·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3年6月12日于[伦敦]
英国博物馆

亲爱的恩格斯：

十英镑收到，十分感谢。我因为怕你在**星期一以前**不能汇钱来，又因为家里很担心期票的事，所以我同时也给德朗克写了信。

小燕妮有点咳嗽又有一个来月了。今天把她送到艾伦医生那里看病。

① 《总汇报》。——编者注

② 亚·威·金累克《入侵克里木》。——编者注

我自己也还没有完全复元，但是主要的病已经好了。在这期间我曾经吞服过**硫磺**，这必定会使福格特非常高兴。³³⁴

伊威希把他**关于间接税**的辩护词^①寄给了我（大概也寄给你了）。个别的地方不错，但整个来说，首先是**写得太罗唆**，言过其实，使人受不了，而且最可笑地摆出一副博学和了不起的架势。此外，这实质上是“**小学生**”的拙劣作品，他迫不及待地竭力把自己宣扬为一个“造诣很深的”人和独立研究家。因此，他的作品里有很多历史和理论方面的错误。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以便你自己没有看这个东西也可以体会）：他想博得法庭和公众的敬佩，打算写一种追溯过去驳斥间接税的历史概述，因此在回顾过去时，从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到博丹等等，胡乱引证。于是显出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学生。他撇开**重农学派**不谈，显然，他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亚·斯密等所说的一切都是从重农学派那里抄来的，而且一般地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先驱。他把“间接税”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税”，也同样完全是小学生气的；间接税“在中世纪”是这样的，但现在不是这样（至少不是在资产阶级已经发展的地方）。这方面比较详细的资料他可以从利物浦的罗·格莱斯顿先生一伙人³³⁵那里得到。看来这头蠢驴不知道，反对“间接”税的争论是“舒尔采-德里奇”之流的英国、美国朋友的口号，所以无论如何不能作为**反对他们**，即反对自由贸易论者的口号。把李嘉图的一个原理**运用于普鲁士的土地税**，也完全是**小学生气的**（就是说根本是错误的）。令人感动的地方是，他向法庭奉献出“他的”经过多少“不眠之夜”的苦心钻研，从最深的“科学和真理宝藏”中发掘出的下述发现，即：

① 斐·拉萨尔《间接税和劳动阶级的状况》。——编者注

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是“地产”，

在近代是“资本”，而现在则是

“工人等级的原则”，“劳动”或者“劳动的道德原则”。在他向迟钝的手工业者报告自己的发现的同一天，政府高等顾问恩格尔（他完全不知道拉萨尔的事情）在音乐学院向更文雅的公众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³³⁶ 拉萨尔和恩格尔互相“书面”祝贺各自“同时的”科学发现。

“工人等级”和“道德原则”确实是伊威希和政府高等顾问的成就。

从今年年初以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定决心给这家伙写信。

批判他的东西，是浪费时间，况且他还会把每个字都攫为己有，并冒充为自己的“发现”。要戳穿他的剽窃也未免可笑，因为我决不想从他那里夺回我们那些在形式上已被他糟蹋了的东西。但是容忍他大吹大擂和**不知分寸**的做法也不行。这家伙会马上利用的。

因此，毫无办法，只好等待他什么时候怒气爆发。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我就有了最好的借口，就是他（同政府高等顾问恩格尔一样）经常声明，这不是“共产主义”。那时我将回答他说，这样一再声明——如果我必须同他周旋——使我不得不：

（1）向公众指出，他怎样抄袭我们的东西，抄袭的是些什么；

（2）我们的观点同他的货色如何不同，不同在哪里。

因此，为了不损害“共产主义”也不触犯他，我认为最好是对他完全置之不理。

此外，这家伙之所以这样叫嚷，完全是出于一种虚荣。1859年这一年他完全属于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现在他显然认为

在政府的庇护下抨击“资产者”比抨击“俄罗斯人”对自己更为合适。斥骂奥地利人和赞美意大利，正象对俄罗斯人保持沉默一样，向来是柏林人的特点，也就是这个勇敢的好汉所做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3年6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矮子”^①今天从利物浦写信给我说，钱的事情必须**立即**最后办妥，也就是说必须作个了结，因为他说不定哪一天会出门去办事，而这件事又必须由他**亲自**办理。说真的，你不得不为我对矮子承担某些责任，使我感到很不愉快。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所有时间都花在英国博物馆里，而且直到月底都会是这样，因为单单为了我的“肝脏”，我也必须尽可能避免听到家里人由于外部的压力而必然发出的怨言。只要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就一定着手誊清我那可咒的书²⁵，我想把它亲自带到德国去，并在那里出版。做完这件事以后，才能有时间同巴黎和伦敦联系关于法文翻译或英文修订的问题。单是伊威希^②就迫使我们不能再让我

① 德朗克。——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们的巨著搁置起来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19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6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实在不明白，这个矮小的忙人^①想要干什么。现在他要办理这件事，为什么他不写信告诉我？他曾经写信给我说，如果我不给他回信，他就要根据商妥的条件，开我名下的期票。既然商妥的事已经商妥，我认为没有必要在到期前两星期，对履行我口头和书面承担的义务，再次作出专门的书面保证。至于他给你的信中提出的则完全是另一种理由，我现在已经写信给他，把需要谈的都谈了。我将承兑二百五十英镑。你要注意让他把全数汇给你，因为他必须承担费用和利息。

金累克的书^②已经看完。从来没有比描写阿尔马河会战更肤浅（虽然部分材料很好，但不完备）、笨拙和浅陋的了。只有法军的参战至少大体说来描述得好而确切。但是许多地方在有军事修养的读者看来是很可笑的。³³⁷

波兰的情况不好。波兰政府的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行动——

① 德朗克。——编者注

② 亚·威·金累克《入侵克里木》。——编者注

六月的群众性起义——遭受失败，³³⁸ 原因显然是缺乏武器，如果不出现外部纠葛，现在也免不了要逐渐衰落下去。

你对伊戚希^①的策略完全正确。这个家伙在关键时刻可能为形势所迫而和我们同行，也可能成为我们公开的敌人，对他采取宽容态度，能有什么结果呢。容忍这个蠢才从智力上长年剥削，而且为了对此表示感谢，还必须不顾他的种种蠢事而去维护他，这真是太过分了。

有人在找我，就此搁笔。

你的 弗·恩·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7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二百五十英镑。德朗克大约四个月以前寄来过五十英镑，今天寄来了二百英镑。

小燕妮可惜一直没有复元。咳嗽还没有好，她太“虚弱”了。学期一结束，我马上把她和其他孩子们一起送到浴场去。我虽然很信任艾伦，但还是非常希望龚佩尔特（在度假的时候他大概会到大陆去的）到这里来看看我们，给小燕妮诊断一下，对我谈谈自己的意见。老实告诉你说，我对这个孩子非常担心。我觉得，在这样

^① 拉萨尔。——编者注

的年纪消瘦得这样厉害，很危险。

帕麦斯顿在波兰事件上玩弄他的老手法。交给俄国人的照会，其原件是从彼得堡送到伦敦的。帕麦斯顿**收买了**乌尔卡尔特那里的**亨尼西**，给这个爱尔兰流氓在法国的一条英法合资经营的铁路上找了一个肥缺（一个高薪的闲职）。此地政客们**卖身投靠的行径**，远非大陆上所能比拟。不论我们或法国人，都想象不到会有这样恬不知耻的情况。关于“扎莫伊斯基伯爵”，我已经向乌尔卡尔特分子再三谈过，说这个家伙在1830年至1831年间出卖了波兰人，他派一个满员的军，不是去**对付**俄国，而是**越过了**奥地利的边境。由于他老是私人同帕姆搞阴谋诡计，现在这些人终于对他产生了怀疑。³³⁹

南军对北军的征讨³⁴⁰，我看是里士满的报纸及其追随者掀起的叫嚣迫使李进行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绝望的举动。不过，这场战争会拖下去，而且从**欧洲**的利益来看是很合心意的。

伊威希给我寄来了一本他新出的小册子——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说³⁴¹。我现在每天必须花十个小时去搞政治经济学，所以不能要求我把自已余下的时间消磨在阅读他的小学生练习上。因此，暂时只能放在一边。有空时我研究微积分。顺便说说，我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如果你愿意研究，我准备寄给你一本。我认为这对你的军事研究几乎是必不可缺的。况且，这个数学部门（仅就技术方面而言），例如同高等代数比起来，要容易得多。除了普通代数和三角以外，并不需要先具备什么知识，但是必须对圆锥曲线有一个一般的了解。

请你对附去的“鲁西荣公爵”的小册子为我写一个多少有点论据的评论，——他以前的名字叫“彼”，这你大概想得起来，——因

为他每天都写信来纠缠我，要我作出“裁决”。

附上一份“**经济表**”，这是我用来代替魁奈的表³⁴²的，天气很热，但是你如果有可能，就仔细看一看，如有意见就告诉我。这个表包括全部再生产过程。

你知道，**亚当·斯密**认为，“**自然价格**”或“**必要价格**”由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构成，也就是全部分解为收入。李嘉图也承袭了这种谬论，不过他把地租当作只是偶然的現象排除出去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斯密的这种见解，而那些持不同见解的人，又陷入了另一种荒唐见解之中。

斯密自己也感到，把社会**总产品**分解为**单纯的收入**（可能每年都被消费掉）是荒谬的，而他在**每一个单个**的生产部门中，把价格分解为**资本**（原料、机器等等）和**收入**（工资、利润、地租）。果真是这样，社会就必须每年都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从头开始。

至于讲到我的表（这表将作为**概括**插在我著作最后某一章当中），要了解它，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数字一律以百万为单位。

2. **生活资料**在这里是指每年列入**消费基金**的一切东西（或指可以列入消费基金而不积累起来的東西，积累不包括在这表里）。

在第 I 部类（生活资料）里，**全部产品**（700）都是由**生活资料**组成，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不变资本**（原料和机器、建筑物等等）。同样，在第 II 部类里，**全部产品**都是由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组成，就是说，由作为原料和机器重新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商品组成。

3. **上升的线**用**虚线**表示，**下降的线**用**实线**表示。

4. **不变资本**是由原料和机器组成的那一部分资本。**可变资本**是换取劳动的那一部分资本。

5. 例如在农业等等中,同一种产品中的一部分(例如小麦)构成生活资料,而另一部分(还是以小麦为例)又以它的自然形式(例如作为**种子**)作为原料进入再生产。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身,因为这样的生产部门,按一种性质来说,属于第II部类,而按另一种性质来说,则属于第I部类。

6. 因此,整个事情的要点是:

第I部类,生活资料。

劳动材料和机器(就是**机器中**作为**损耗**包括在年产品中的部分;没有消费掉的部分**不**列入表内),例如=400英镑。用于换取劳动的可变资本=100英镑,它再生产出来时成为300英镑。其中100英镑补偿产品中的工资,200英镑是剩余价值(**无酬的剩余劳动**)。产品=700,其中400是不变资本的价值,但是它已经完全转移在产品中,所以必须予以补偿。

在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这种比例中,是假定工人用 $\frac{1}{3}$ 工作日为自己工作, $\frac{2}{3}$ 工作日为自己的“天然首长”工作。

因此,如虚线所表示的,100(可变资本)是作为工资用货币付出的;工人用这100(用下降的线表示)购买本类的**产品**,即购买价值为100的生活资料,因此,货币又回到第I部类资本家那里。

剩余价值200在它的一般形式上=利润,而利润分解为**产业利润**(包括**商业利润**),以及产业资本家用货币支付的**利息**和他同样用货币支付的**地租**。支付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这种货币,由于用来购买第I部类的产品,又流了回来(用下降的线表示)。这样,由于全部产品700中的300是由工人、企业家、货币资本家和地主消费掉的,因此在第I部类中由产业资本家花费的全部货币就流回到他那里。第I部类的产品(生活资料)的**剩余**为400,而不变

资本则缺少了 400。

第 II 部类, 机器和原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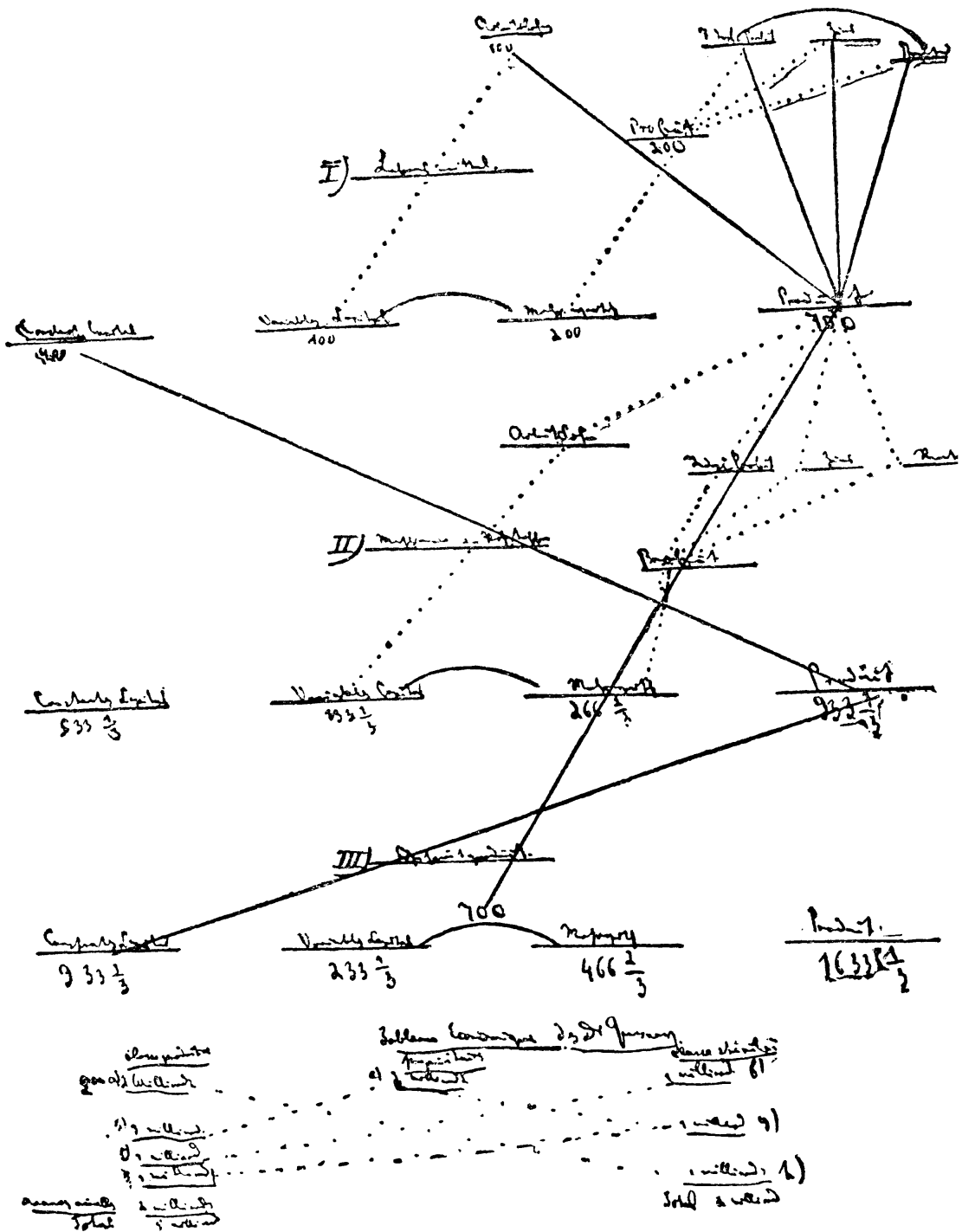
因为**这一部类的全部产品** (不仅是产品中补偿不变资本的那部分, 而且也包括代表工资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的那部分) 是由**原料和机器**组成的, 所以这一部类的收入不能在它自己的产品中实现, 而只能在第 I 部类的产品中实现。如果象这里所做的那样, 撇开积累不谈, 那末第 I 部类只能按它补偿它的不变资本所需的量, 从第 II 部类购买东西, 而第 II 部类也只能把自己产品中代表工资和剩余价值(收入)的那一部分用在第 I 部类的产品上。所以第 II 部类的工人把货币 $= 133\frac{1}{3}$ 用在购买第 I 部类的产品上。第 II 部类中的剩余价值的情况也是这样, 它也象在第 I 部类中一样, 分解为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这样一来, 这 400 就以货币的形式从第 II 部类流到第 I 部类的产业资本家那里; 而后者由此把自己的价值 400 的剩余产品卖给了前者。

第 I 部类用这 400 (以货币形式) 从第 II 部类购买那些为补偿它的不变资本 $= 400$ 所必需的东西, 所以, 第 II 部类用在工资和消费 (产业资本家本身、货币资本家和地主) 上的货币以这种方式又流回第 II 部类。这样, 在第 II 部类的全部产品中还余 $533\frac{1}{3}$, 它就是用这些来补偿自己所损耗的不变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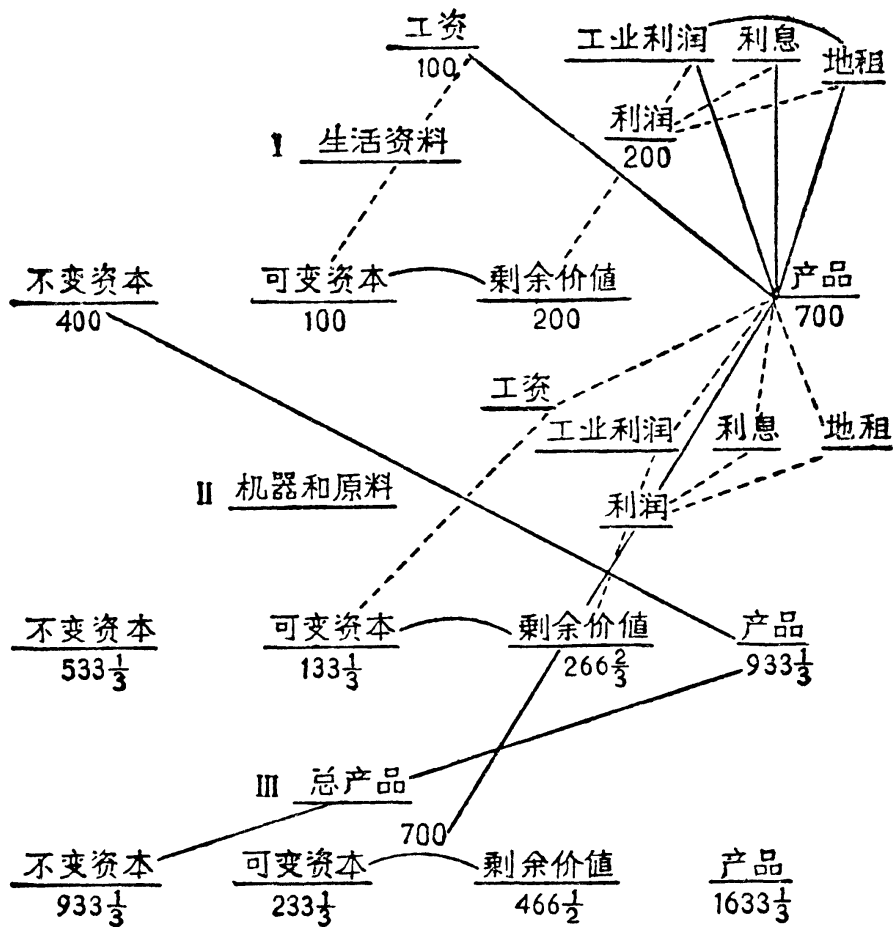
部分发生在第 I 部类内部、部分发生在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之间的运动, 同时表明了货币怎样流回这两部类中相应的产业资本家那里, 他们又重新拿这些货币来支付工资、利息和地租。

第 III 部类表明了全部再生产。

第 II 部类的全部产品在这里表现为整个社会的不变资本, 而第 I 部类的全部产品, 则表现产品中补偿可变资本 (工资总额) 和



附在马克思 1863 年 7 月 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
 说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图表
 (中译文见第 362 页)



魁奈博士的经济表

生产的阶级	所有者	不生产的阶级
a) 20亿	e) 20亿	10亿 f)
b) 10亿		10亿 g)
c) 10亿		10亿 h)
d) 10亿		10亿
每年预支		总计 20亿
总计		50亿

瓜分剩余价值的各阶级的收入的那一部分。

我把魁奈的表附在下面，在下一封信¹²⁵里我准备简单地把它解释一下。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告诉你。埃德加尔·鲍威尔找到了一个职位——在普鲁士出版局里。

2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8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整整一星期以来，我每天一起床，总是下定决心要给你写信，要不是这样，那就象红色^①常说的，让我见鬼好了。可是我一进工作室就原谅自己的良心说，只想在昨天所写的稿子上添加六行。但是“坏事之可怕，还在于它必然继续产生坏事”。^②

我的全家人上星期五到哈斯廷斯去了。动身晚了一些，因为琳蕻家里有事必须到德国去两星期。

附上照片数张（孩子们强迫我照的），燕妮和劳拉的照片随即寄去。

① 红色沃尔弗，即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② 席勒《皮柯乐米尼父子》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我的工作（整理手稿，准备付印）³⁴³，一方面进行得很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最后审订中，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G—W和W—G以外，已经变得相当**通俗**了。另一方面，虽然我整天整天地写，但是进展得并不象我久经磨炼的耐心所希望的那样快。无论如何，这比起第一部^①来要容易懂百分之百。总之，现在我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②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时，就感到伊威希^③的确可笑，“他的”政治经济学居然已经完成了。可是，从他迄今所写的一切东西看来，他只是个大言不惭地、喋喋不休地把一些原理当作最新发现奉献给世人的中学预科学生，这些原理我们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交给我们的拥护者象辅币一样流通，并且成效比这要大上十倍。就是这位伊威希把**我们党**二十年之久的排泄物收集在他的肥料厂，准备给世界历史施肥。例如，他在《**北极星**》刊登了“**海尔维格**”（他对“劳动原则”确实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爱）的贺信。这家《**北极星**》的主编是那个败完了钱财的布龙，他是拉萨尔从布林德那里收买来的。又例如，伊威希任命“**莫泽斯·赫斯**”为他的“莱茵省总督”等等。他一直念念不忘要**弗莱里格拉特**歌颂他，而后者丝毫不想这样做。他又通过他莱比锡的“总督”^④恳请弗莱里格拉特这样做，并向他指出格·海尔维格的好榜样。但愿他知道，弗莱里格拉特和我对这次新的谋害是怎样嘲笑的呢！

“伊威希啊，伊威希，是什么迷了你的心窍，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编者注

③ 拉萨尔。——编者注

④ 赫斯。——编者注

你同海尔维格、赫斯结成知交！”

这里的庸人们对《泰晤士报》十分恼火，因为这家报纸在同盟派公债问题上骗得他们昏头转向。现在这些俗物该明白了，正如科贝特早已揭露的，《泰晤士报》不过是一家“商业企业”，只要决算对它有利，它对决算是怎样作出的毫不介意。³⁴⁴《泰晤士报》的这些家伙，例如，詹·斯宾斯（据《里士满消息报》说，“这个人已经得了硬币”）所得的公债券，一部分没有花钱，一部分是按照票面价格打了对折。他们靠广告把行情抬高到一百零五，做了一笔很不坏的买卖。

我认为美国首先努力占领余下的港口，如查理斯顿、谋比耳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每天都可能同布斯特拉巴³⁰⁹发生冲突。这个当上了皇帝的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耳奥现在不仅是在讽刺他的伯父^①，而且也在讽刺他自己。因为墨西哥的“全民投票”不仅对那次使他本人成为法国人的全民投票是极好的讽刺，而且对那次使尼斯和萨瓦归属法国的全民投票也是极好的讽刺。³⁴⁵我认为，他无疑会因墨西哥的问题招致毁灭，如果他在此以前不被绞死的话。

波兰事件就是被这个布斯特拉巴和他的阴谋对查尔托雷斯基派造成的影响完全搞坏了。拉品斯基上校同巴枯宁一起漂流，在瑞典海岸被帕麦斯顿很妙地阻拦住³⁴⁶以后，几天以前回来了，他对华沙、伦敦、巴黎各委员会完全处于波拿巴—查尔托雷斯基的影响下，牢骚满腹。

我们的祖国显得十分可怜。没有外部的鞭挞，对这些狗东西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是无可奈何的。

顺便告诉你，自从你论英国的著作^①出版以来，到现在才终于出现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二号报告³⁴⁷。从报告中看出，通过工厂法从某些工业部门排除的一切残暴行为都更加穷凶极恶地扑向自由领域。全部报告都出来以后，就可以给你的著作作一个极好的补充。

向龚佩尔特祝贺。他过去总是担心婚后没有孩子。

博尔夏特长的那身肉，看来不适合他的牧师职位。他会引起其他所有犹太女人的忌妒。

鲁普斯回来没有？如果回来了，请代我向他表示衷心问好。我是多么想同你在这里过两天，聊聊天，喝喝酒。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聚会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我已经给“彼”复过信了。顺便告诉你，我在英国博物馆发现的珍品中有这样一件：

《真正的发明，或德国首先作出的贡献，不是象某个诽谤者〈一个英国人〉以怀疑的态度诋毁的那样是靠了酒，而是靠了精神和身体的力量，并由它传播于世界其他地区》。作者**米哈埃尔·迈尔**，1619年**法兰克福**版。

德国的发明和贡献是：“罗马的帝号、火药、印刷术、宗教改革、泰奥弗腊斯特·帕腊策耳斯发明的药物、罗曾克雷茨派³⁴⁸的秘密——在政治、战争、文学、神学、医学、化学等方面的发明”。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20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3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的全家人回来已经有十天左右了。小燕妮身体恢复得很好，也不咳嗽了。她现在在家里洗海水浴，即用掺海盐的水洗浴。我每天早晨也在家洗浴，大约已有两个月了。从头到脚用冷水淋浴，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身体好些。

我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最有趣的人物**拉品斯基**上校。无疑，他是我至今所结识的人中最机智的波兰人，而且是个实干家。虽然从举止和语言说他是法国人，但是他完全同情德国人。他只承认有种族斗争而不承认有民族斗争。他仇视所有的东方人，并且不偏不倚地把俄罗斯人、土耳其人、希腊人、阿尔明尼亚人等等统统列为东方人。有一段时期他在这里同**乌尔卡尔特**交往，而现在不仅称他为“骗子”，而且甚至完全不公道地怀疑他是否正直。

乌尔卡尔特和拉品斯基在英国所炫示的那两个“切尔克西亚”公爵，都是奴才。拉品斯基断言乌尔卡尔特受扎莫伊斯基的愚弄，而这个人自己又是帕麦斯顿的工具，因而间接地是俄国大使馆的工具。他说他虽然生来是个天主教徒，但是他（拉品斯基）非常怀疑乌尔卡尔特和英国天主教主教们之间的关系。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例如，装备波兰军团以侵入切尔克西亚的领土（拉品斯基也认为这是最好的牵制行动）——乌尔卡尔特在扎莫伊斯基的影

响下对此拒绝协助。总之，他只能“空谈”。他是个“撒谎大家”，而这位（拉品斯基）特别不能饶恕他的是：他不事先征询他（拉品斯基）的意见，就使他成为他的撒谎的同伙人。据说，在切尔克西亚没有一个人知道乌尔卡尔特，他不懂那里的话，在那里只逗留过二十四小时。拉品斯基为了说明乌尔卡尔特的幻想，举出一件事实作为例子：乌尔卡尔特向他吹嘘过，说是他（乌尔卡尔特）击溃了英国的**宪章运动**！

在华沙又对国民政府进行了清洗。³⁴⁹ 由于波拿巴—帕麦斯顿的阴谋，查尔托雷斯基派偷偷钻进这个政府。其中三个人现在被**刺杀**，其余的人**暂时**也被吓住了。（查尔托雷斯基派中为首的是梅林斯基^①）。从康斯坦丁大公本人接受国民政府出国**护照**的情况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有多大的力量。据拉品斯基说，赫尔岑和巴枯宁完全泄了气，因为俄罗斯人只要擦伤一点皮，就仍然变成了鞑靼人。

巴枯宁变成了一个怪物，长了一大堆肉和油；行动很困难。此外，他疯狂地猜忌他的十七岁的波兰女人，她是因为同情他的殉道精神而在西伯利亚嫁给他的。现在他在瑞典，同芬兰人一起制造“革命”。

拉品斯基说，对波兰农民这个“自古以来的反动暴徒”在最初时期只好不去触动。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熟，人人一定会响应政府号召举行起义。

照他的话说，要是没有奥地利，运动早就毁灭了，而且如果奥地利认真封锁边界，起义在三星期内就会完蛋。但是奥地利在对波兰人干某种卑鄙勾当。弗兰茨·约瑟夫仅仅因为绝望才去法兰

① 看来是指马耶夫斯基。——编者注

克福，他知道俄国、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意大利、法国、匈牙利和普鲁士的炸弹在威胁着他，而且据说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教皇^①公布了他的最近关于保护波兰的信件。³⁵⁰

拉品斯基告诉我，丝毫也用不着怀疑，不仅是班迪亚，而且还有施泰因、图尔、克拉普卡和科苏特都同俄国有协议。

他目前在伦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哪怕只有二百人的德国军团，这个军团将打着黑、红、黄三色旗³⁵¹去反对波兰的俄国人，一方面是为了“激怒”法国人，另一方面是为了看看，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在德国的德国人觉醒过来。

所缺的是钱。因此他们在这里试图利用德国的一些协会等团体。你比别人更知道在曼彻斯特这方面是否能有所作为。事情本身是极好的。

向鲁普斯问好；告诉他，他给埃卡留斯的信我已寄出。

你的 卡·马·

20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11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既然你夫人没有给我一点消息，那我希望你已经好些，你的脓疮也已痊愈。你只要继续喝酒、吃肉就行了——这是最主要的事。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近来晚上在办事处里被打扰得很厉害，而那里是我能进行私人通讯的唯一的地方。要不是这样，我早就给你写信了。

德国情况危急。丹麦事件³⁵²一方面来得不是时候，另一方面只能加速危机。可笑的是：英国的报刊多年来坚持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十分混乱，如邓德里厄里所说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而现在却突然发现，这问题十分简单清楚。其实英国报刊的招供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是1852年的议定书³⁵³是俄国多么巧妙的一击啊！只看愚蠢的《自由新闻》，我实在无法弄清问题的实质，这些蠢驴有本事把随便什么东西弄得杂乱无章，甚至邓德里厄里本人也望尘莫及。普鲁士和奥地利曾在这个议定书上签字，这是不可名状的卑鄙行为，他们对此将以血来偿还。

现在王位继承的全部问题在于：这个奥古斯滕堡人^①的母亲并非皇族，这一点是否妨碍他成为继承人。这也是十分可笑的。

在普鲁士，俾斯麦的骄横做法看来还是有所收敛。否定地方官在选举中的不法行为和废除出版法是重大的征兆。³⁵⁴我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跳得更远才后退的。拉萨尔在出版问题的辩论中也起了一些作用。瓦盖纳使人难堪地（对他的默不作声的同盟者拉萨尔而言）引用了拉萨尔对自由派报刊的意见为出版法辩护。³⁵⁵结果招致微耳和与格奈斯特的哄笑和戏谑。拉萨尔彻底毁坏了自己的运动，但是，当然这并不妨碍他重新再干。这头蠢驴现在真该从《宣言》^②里好好学一学，在这种时候应该怎样对待资产阶级。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3年1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两小时前接到我母亲去世的电报。命运向我们家要一个人。我自己已经一只脚踏进坟墓了。在现在情况下，我无论如何暂时比老人更有用点。

为了处理遗产问题，我必须去特利尔。我原来很怀疑，艾伦是否允许我去，因为我在三天前才开始每天散步半小时以恢复健康。

可是，艾伦给我两大瓶药，认为我这次出门甚至是有益的。伤口还在化脓，不过在旅途中帮我换药的好心人有的是。

请**即刻**寄点路费给我，使我能**马上**启程去特利尔。

祝好。

你的 卡·马·

20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12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供你去特利尔之需，附上五英镑银行券两张（U/O16055 和

56, 共十英镑, 注明曼彻斯特, 1863年1月13日)。希望祖国同胞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热情不致使你此行太扫兴。对这整个问题, 我已经仔细研究过, 并且得出以下的结论:

(1)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理论是无稽之谈;

(2) 在霍尔施坦问题上, 奥古斯滕堡人^①看来真是对了;

(3) 至于什列斯维希, 很难说继承权应该属于谁, ——但是, 如果一般说男系有什么权利的话, 只能以**丹麦的封地藩臣的身分出现**;

(4) 伦敦议定书^②无疑对丹麦是有效的, 不过完全不适用于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 因为没有向那里各阶层的代表咨询过;

(5) 德国人对什列斯维希的权利仅仅限于**南部**, 因为那里从民族构成和所表现的自由意志来看是德意志的; 因而, 什列斯维希应该加以划分;

(6) 目前德国解放各公国的唯一机会就是:**援助波兰, 同俄国开战**。那时, 路易-拿破仑就会成为我们顺从的仆人, 瑞典立即会投入我们的怀抱, 而英国, 即帕姆^③, 就会陷于瘫痪; 那时我们就能无阻碍地从丹麦取得我们所要的一切。

这是我的看法。如果你在德国能找到一个出版商, 我就打算写本小册子来进一步阐述。³⁵⁶当然, 我要署自己的名字。你认为怎样?

鲁普斯好一些了, 但还不稳定。衷心问候你们全家。又看到你的爪子写的信, 非常高兴。

你的 弗·恩·

① 奥古斯滕堡, 弗里德里希。——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70页。——编者注

③ 帕麦斯顿。——编者注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3年1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十英镑，还有后来寄到的波尔图酒。它对我产生了奇效。除葡萄酒以外，我每天(到今天为止)要灌一夸脱半的最烈性的伦敦黑啤酒。我看，写起小说来倒是不坏的题材。从前面看，这人享用波尔图酒、波尔多酒、黑啤酒和大块大块的肉，把这些装进自己的“体内”，是个纵酒作乐的家伙。从后面看呢，在背上——在“体外”，长着一个可恶的疔。假如魔鬼同谁约定，答应在**这样的**情况下飧以美食，那就让魔鬼自己见鬼去吧。不过，我的头部还很虚弱，两膝颤抖，但是，希望我这次出门会消除这些现象。小杜西^①讲到这种“体外”之物时说：“这不也是你自己的肉吗！”艾伦医生对我的态度怎么颂扬都不过分。他谈到手术时声称，德国的哲学家们总是坚持不变的。

关于“海水环绕的”^②地方，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显然，整个继承权问题只有外交上的意义。至于丹麦，我认为，既然俄国军舰在丹麦国会表决时对它进行威胁，那丹麦对伦敦条约³⁵³就不承担义务。附上乌尔卡尔特派的谬论，即鲁·施拉姆的谬论^③，以及丹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海水环绕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是1848—1850年流行的一首德国爱国歌曲中的歌词。——编者注

③ 鲁·施拉姆《一八四八年的红旗和一八六三年的黑白旗》。——编者注

麦的抨击性小册子，这本书起码有两点是很有趣的：（1）关于作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发难者的好汉们；（2）关于霍尔施坦农民的状况。

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这一栏，你会看到图迪希乌姆博士的一篇东西，是胡诌德国历史的典型。

我一定能够在德国给你找到出版商，你马上就着手写吧！

我一到特利尔，就给你写封短信。我还必须绕到荷兰去一下，因为我的表舅^①是我的大债主。³⁵⁷

祝好。

你的 卡·马·

可不要去激怒丹麦人。他们应该明白，在对俄关系上，德国人和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利害是一致的，而且对他们自己来说，最有利的就是让德意志成分分离出去。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3年12月22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地址可以看出我又到了荷兰，我是昨天安抵这里的。在特利尔，我母亲遗下的票据和什物都加封了，现在还不能启封，因

^①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为荷兰委托书仍然没有到达，还要经过极繁琐的公文手续。我给特利尔法院留下了给我妹夫康拉第的委托书，就到这里的“总司令部”来了，因为，第一，绝大部分财产在我表舅手中，第二，他是遗嘱执行人。但是我要得到我的那份钱，至少还要五六个星期。而1864年1月10日我妻子要付给肉商一笔十英镑的账（是**期票**），如果你能照顾一下，我将很高兴。

我的痛已经完全好了，但是背上因为生了疖子还得受很多苦，譬如昨天我就整夜没有合眼，而我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来到这里，由于旅途劳累，本来应该美美地睡一觉的。我的表妹夫^①是这里唯一的医生和市医官，所以我不缺医少药。

在整个莱茵省，从特利尔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从这里再经吉森到科伦，一直到荷兰的边界，我只听到对普鲁士人的咒骂。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主义很少，少极了。而且总是被看作“普鲁士的诡计”。

在法兰克福（在那里我必须探望两个老姑母^②）我只停留了一天，因此，一个书商也没有见面。不过我同一个熟人谈了，他（受我委托同一个书商商谈后）会写信到**这里**来向我说的。

如果你现在在写你的小册子^③，最好补充一些事件，也别忘了写上普鲁士政府、进步党人和1815年以来真正怙恶不悛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骗子们的一连串丑事。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罕丽达·菲利浦斯的丈夫阿·范·安罗伊。——编者注

② 巴贝塔·布吕姆和艾丝苔·科泽耳。——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72页。——编者注

给我写几行来。我的地址：荷兰扎耳特博默耳，莱昂·菲力浦斯先生转交卡尔·马克思。

一个狂人叫道：“你不是北方佬…… 从你一来，我就观察着你。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有牛和狼的成分，而在你的身上有猴和狗的成分。你怕自由，你不知所云，你讲空话。你是法国人！”（爱德华·拉布累《美国的巴黎》第195—196页。）（1863年巴黎版。）

2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3年12月27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上星期三我写信给你，谈到我又生了疖子和那“痛苦”度过的一夜。第二天，范·安罗伊医生发现，在疖子旁边又长了一个可恶的疖，恰好长在原先那一个的下面。从那时起——姑且不谈这次发现使我在精神上留下的不愉快印象——我一直经受着剧烈的疼痛，特别是在夜里。我表舅^①，这个非常出色的老头，亲自给我贴膏药和上泥罨剂，而我的那位长着一对厉害的黑眼睛的、可爱而伶俐的表妹^②，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和照顾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想回家，不过由于我的身体状况，这一点暂且连想都不用想。医生向我展示了愉快的前景：由于这种讨厌的病是慢性的，所以我将带痛消磨掉1月份的大部分时间。什么时候我的健康状况允许

① 莱昂·菲力浦斯。 — 编者注

② 南尼达·菲力浦斯。 — 编者注

我去伦敦，这由他决定。我背上的第二个坏东西，目前远没有象在伦敦生的第一个那样厉害。我还能写信，你就可以看出来来了。

我已经有两个半月不抽烟了，我想未必会马上再抽。

如果有人想对政治感到厌恶，那就必须每天吞服荷兰小报提供给读者的那种电讯丸药。

同时，一出大戏将要演出，它一开场就将是维护“合法”公爵^①的运动，大吵大嚷地要求得到第三十六个国君，这对德国来说未免可笑。³⁵⁸

那群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聚会、着了议会迷的狗东西们，不加讨论就否决了波兹南的一个德国人提出的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对德俄关系问题的实质作了很明智的论述。³⁵⁹

致新年的良好祝愿，并代向鲁普斯致同样的祝愿。

你的 卡·马·

附言：顺便提一下，我的表妹同这里所有的“女士们”一样有一本相片簿，我已答应帮她收集相片，我也答应帮她搞一张你的相片。因此，如果你手头有相片的话，请你随信附来，我希望你终于会写信到这里来。

又及：刚准备把给你的信封上，医生就进来了，二话不说，又给我动了手术。一眨眼工夫手术就做完了，现在事情会很顺利。

^① 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编者注

1864年

209

恩格斯致马克思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1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圣诞节的多次痛饮，弄得我完全不能搞业务，所以无法较早地给你回信。幸而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就把上次所说的钱寄给你的夫人。^①其次，我十分高兴，你第二个痛动了手术，因而也就度过了这最后的危机。由于这件没有意思的事，你一定会弄得非常消瘦。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又变得非常复杂了。如果象我所设想的那样，在春季爆发战争，那末对抗我们的将有丹麦、瑞典、法国和意大利，可能还有英国。在匈牙利和波兰，普隆—普隆主义非常盛行，因为它早就由科苏特推行了。我看这件事只有两种结局：（1）或者在柏林，当军队一离开，就发生革命，而在维也纳发生相应的运动，对匈牙利、可能也对波兰作一定的让步。这是最顺利

① 见本卷第375页。——编者注

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就什么也用不着担心。但是在目前混乱的情况下，这种结局极少可能。或者（2）恢复神圣同盟，象往常那样，以瓜分波兰使它巩固起来（俄国对波兰要比对丹麦更有兴趣，另外，在缔结和约前，俄国有可能把奥地利和普鲁士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有可能提出自己的条件）。这样，在柏林，俄国人就会取代普鲁士人充当宪兵的角色；我们就会被出卖，波拿巴也就会成为主要的人物。

在弗兰格尔统率下侵入什列斯维希的虚张声势的战争，是不能持久的。³⁶⁰ 首先，丹麦的工事使头几次战役就流血过多，其次，布斯特拉巴³⁰⁹ 非常需要一种得人心的战争，所以要抓住这个良机。还有什么能比神圣同盟复辟以及既是由于莱茵又是为着波兰而进行战争更为他所希望呢？何况站在他一边的有英国和意大利，还有欧洲所有的小国。

顺便谈一下。我们那位威武的孚赫在议院里以一个激愤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宗德堡—奥古斯滕堡人的身分发言，同时却在《曼彻斯特卫报》写反德的文章，向《泰晤士报》的英国狗东西们谄媚。是否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揭露这个坏家伙？

假如在普鲁士议院里狗东西们现在还有足够的胆量，他们就能够六个星期内办好自己的事情。美男子威廉的答复证明，政府的确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³⁶¹ 谁也不借出钱来，即使是高尚的海特也一样，而且他们知道，政府用强力是得不到钱的。

鲁普斯刚才到我这里来过，他向你衷心问好。

致良好的祝愿并恭贺新年！

你的 弗·恩·

2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4年1月20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看，我还一直逗留在这里，而且“我要向您多说一些”，事实上我又不能走了。这是一种真正基督教式的阴险的疾病。当你的信寄到的时候，我还庆幸自己的旧伤口治好了，但是就在那天晚上，在左胸上方靠近颈部的地方冒出了一个大疖子，而另一个（与它相对称）长在背上。虽然这很讨厌，但是至少还不妨碍走动，我确实由表舅和表妹^①陪着到莱茵河（伐耳河）对岸散过步。但是过了几天，在右腿上又出现了一个痈，歌德的诗中说：

“要是骑士没有屁股，
那他又怎样骑马呢？”^②

这个痈就正好长在那个部位下面。

这是我长过的脓疮中最痛和最不便的一个，我希望它终于是这一连串中的最后一个。暂时我还不能走动，不能站，也不能坐，甚至连躺着也非常难受。你看，我亲爱的，自然界的智慧怎样在考验我。要是把这种忍耐的考验赐给一个善良的基督徒，赐给西耳维奥·佩利科之类的人物，岂不是更合理吗？你要知道，除了屁股下面的这个痈以外，在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疖子，而胸部的那个现

① 莱昂·菲利浦斯和南尼达·菲利浦斯。——编者注

② 摘自歌德《完整无缺》一诗。——编者注

在刚刚开始收口,这样,我象一个真正的拉撒路(或叫拉萨尔),一下子受到四面八方的袭击。

谈到拉撒路,不禁使我想起勒南的《耶稣传》。在某些方面,这简直是一部充满了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幻想的长篇小说。这本书与它的德国前辈相比,还是具有某些长处,而且书并不太厚,所以你应该读一读。这自然是德国人研究的结果。非常值得注意。在荷兰这里,德国的神学批判的思潮非常流行,以致牧师在传教台上公开宣扬这种思潮。

我希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事在德国内部引起冲突。俄国非常了解自己的走卒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这可以从《彼得堡报》^①敢于在这个时刻发表华沙议定书³⁶²这种厚颜无耻的态度中看出来。

德意志各小邦君主十分认真地对待虚张声势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他们确实认为,德国有了他们还不够,所以德国渴望再立第三十五个王位³⁵⁸。

只给你写这几行,但就连这几行也费了很大的劲,因为我坐着很痛苦。但却期待你立即回信。一看到你的手笔我就振奋起来。

不要忘记附来你的相片。我已答应我的表妹^②了,要是我没法叫你把相片寄来,那她怎么会相信我们之间的奥列斯特和皮拉德的友谊呢?地址照旧:莱·菲利浦斯先生转交。

向你和鲁普斯问好。

你的 卡·马·

① 《圣彼得堡报》。——编者注

② 南尼达·菲利浦斯。——编者注

2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暂时只写这几行，通知你我已回来了³⁵⁷。只要天气许可，我要再到曼彻斯特去**两天**，亲自同你见见面，同时谈谈我的事情。

我已经完全治好了，只有在几个地方（特别是在腿的上部）最后愈合的过程还使我感到有点不方便。虽然生病，但我并没有瘦，反而胖了。的确，烟是完全不抽了。

皮佩尔突然在这里出现，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他到这里来，是为了给他的姊妹找个地方当家庭教师。四年来他在不来梅当教员。最后一年他“吃的是民族联盟¹⁸的面包”，甚至用奥古斯滕堡人^①的钱去过意大利。他依然是那样一个枯燥无味的蠢物。

向你和鲁普斯热情问好。

你的 卡·马·

① 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编者注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3月11日]星期五[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明天早上十点钟我将从这里的尤斯顿车站上车，约于下午五点到达曼彻斯特。³⁶³

再等好天气是愚蠢的。

此外，在最近两星期中阻留我的是，在我身体的不同部位意外地出现了几个新的疖子。

你的 摩尔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4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疖病几乎一直拖延到上星期，这使我非常“恼火”，只是在几天以前我才能重新工作。

4月1日愚人节的特权，这一次至少在伦敦展延到整个4月

份。加里波第和帕麦斯顿在伦敦的墙上永远(!)不朽了。加里波第会见帕姆^①,会见**克兰里卡德**,并且在英国的警察的赞扬声中在水晶宫露面!在英国没有密探!邦迪埃拉兄弟可以在这方面谈些情况。³⁶⁴加里波第和“卡尔·布林德”!后面这个患脑水肿的虱子,发挥出多么高超的妄自尊大的天才!据《雅典神殿》报道,“卡尔·布林德先生参加了莎士比亚委员会”!³⁶⁵可是这个家伙对莎士比亚一窍不通。我不得不竭力反对,而且看来我完全失去了维贝尔^②的尊敬。因为工人协会^③(在维贝尔的怂恿下)想要我写一篇致加里波第的欢迎词,然后同代表团一起去见他。我断然拒绝了。

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全家都盼望着见你。

会议³⁶⁶明天开幕,条顿人会醒悟过来的。科勒特请我在星期四接待他,同时给我寄来了一大批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劳恩堡的臭事的德文著作。因此,明天我必须认真地研究这些讨厌的材料,以便准备同这个能背诵全部系谱等等的家伙谈话。你大概已经注意到,可怜的迪斯累里竭力想使帕麦斯顿不必花力气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去答复奥斯本和金累克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质问。昨天迪斯累里宣称,他将提出先决问题。两三年来,他总是在一切严重的事件(例如,阿富汗事件¹⁷¹)中帮老帕麦斯顿摆脱困境。

加里波第可怜(也就是说愚蠢)到什么程度,——其实他几乎被约翰牛拥抱死了,——你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来,自然这件事大家还不太知道。

① 帕麦斯顿。——编者注

② 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编者注

③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

在布鲁塞尔革命者的秘密会议(1863年9月)上——加里波第是名义上的领袖——曾经议决,加里波第应去伦敦,但要化名,以便使这个城市措手不及。然后,他应该最坚决地出来捍卫波兰。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同帕姆亲密无间!莎士比亚在《特洛埃勒斯和克蕾雪达》^①中说:“我宁愿做一只羊身上的虱子,也不愿做这么一个没有头脑的勇士”。

向鲁普斯和莉希^②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小燕妮还在咳嗽,但我看好多了。新居确实使她很兴奋。³⁶⁷

2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4月2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希望你还是终于摆脱了疴病。在这期间,鲁普斯受风湿性头痛之苦达到极点,你还在这里的时候^③,他就发病了,从那以后,头痛不但没有间断,反而越来越厉害,所以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好好睡觉了。他只好又在床上躺几天,而博尔夏特这头猪对这种病不采取任何办法,却用秋水仙去治疗他脚上轻微的痛风病(这个病现

①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和克蕾雪达》第三幕第三场。——编者注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83页。——编者注

在一点也不使他烦恼，倒是头痛和失眠确实危害着他），根本没有间或给他一点点鸦片。这个问题我同鲁普斯相当严肃地谈过几次，但是你知道，这没有多大用。他认为他欠着博尔夏特的人情，这样也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庸医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前天给他放了十盎斯的血！今晚我将再到鲁普斯那里去，看看情况怎么样。大约三星期前，我的风湿病也剧烈发作，呼吸肌非常疼痛，但是龚佩尔特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把它治好了。

加里波第之行得到了应有的结局。伦敦的名流细心地观察了他整整一星期之后，就把他撵走了，用的方法十分妙，而且纯粹是英国式的。给英国的贵族当了九天的怪物，然后被赶出门外，除了加里波第以外，这对谁来说都会是致命的，而对加里波第来说也是奇耻大辱。他们把他当作纯粹的浪漫主义者看待。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做，怎么会愚蠢到把这些邓德里厄里看作英国的人民。不管怎样，谁要是现在还不明白这位先生的纯属资产阶级的特性，那他就什么也不会明白了。因为对英国报刊表示尊敬，也许比对警察卑躬屈节还坏。但是退场，退场是上策。³⁶⁸

我们的朋友俾斯麦也是一个明星。真可以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苏路克的^①。起初他模仿波拿巴对报刊提出警告，而现在却把勇敢的军士威廉派往什列斯维希，以便迫使人民投票赞成和普鲁士合并。³⁶⁹显然，这头蠢驴以为，萨瓦和尼斯多不胜数，俯拾皆是。不过，《日报》完全正确地指出，在占领杜佩尔³⁷⁰以后，普鲁士的反动报刊是那样欢欣鼓舞，而且这些家伙又是那样趾高气扬，以致人们可以确有把握地预见到，这帮人很快就要彻底

① 套用雨果的小册子《小拿破仑》中的话。——编者注

垮台。

普鲁士军队的这种强攻的确使我感到惊奇。攻击是用四个旅（二十四个营）对丹麦的四个旅（十六个营）进行的；就这种强攻来说，这在数量上根本不占显著的优势。诚然，丹麦军队被大炮的火力大大削弱，但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更为严重。可是普军在二十分钟内就占领了第一批六个堡垒，接着又在两小时内——注意，没有命令，因为那位勇敢的亲王^①想以此为满足——占领了整个半岛^②，包括桥头堡在内，并且使大约一万六千名丹麦军队损失了五千人，这些比人们对他们所预期的要多。不过，你记得，我一直认为普鲁士的火器——无论是枪还是炮——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一点现在已被证实。然而会议马上就会表明，普鲁士的外交家都是些什么样的傀儡。他们夹在俄罗斯、布斯特拉巴³⁰⁹和帕麦斯顿中间，并且依据俾斯麦的“伟大的”政策，用不了多久，他们的傲慢气焰必定会受到打击。钱怎么办呢？从国库取出的二千二百万，以及通过铁路贷款弄到的六百万，都已经花光了，以后又怎么办呢？

我很快会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突然到你那里去，当然，我事先会写信告诉你。

请尽快回信，并向全家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弗里德里希·卡尔。——编者注

② 日德兰。——编者注

2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5月1日星期日下午
六点五十分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刚从鲁普斯那里回来，龚佩尔特和博尔夏特也在他那里。他们在诊断上意见不一致，但是这在现在并没有意义，因为问题在于首先恢复他的体力，在这方面龚佩尔特立即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关于波尔图酒，昨天我又问过博尔夏特，但是他认为既然鲁普斯有些头晕，最好不要给他波尔图酒，还在今天早晨他就提出给他用斑蝥硬膏！今天每隔两小时就给鲁普斯喝一杯香槟酒，此外，在夜里，在给他喝香槟酒的间隔里，还要给他喝掺有肉汁的白兰地。要知道，博尔夏特这个狗东西早在星期三就给他放了十盎斯的血！！总之，情况十分严重，因为不管哪一种诊断是正确的，两种都同样不妙。博尔夏特的诊断是脑膜炎，是有渗出倾向的脑膜发炎。今晨龚佩尔特还未能作出诊断，但是他认为，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可能是尿毒症（由于肾脏功能减退，尿渗入血液）或者是贫血症兼神经系统局部损坏。因为在会诊后他还要出诊一次，我没有能同他详谈；一知道他的意见，我就立即写信给你。

你明天能不能到这里来几天？我非常希望你能来。³⁷¹我预料我在这星期将非常忙，因为我们两人当中总要有一个每天同医生见上两次面，并且料理医生嘱咐的一切事情。而且除此以外，我

也总是十分乐意你来的。如果你能来，你就从上车的车站打电报给我，地址是：圣玛丽街南门街7号；这只需要花一先令。

为了迫使博尔夏特答应会诊，我昨天不得不告诉他，你同我一样信任龚佩尔特，如果我不请龚佩尔特来会诊，那一旦鲁普斯死了，你是永远也不能原谅我的。这使他非常不愉快，但是我们决不容许为了这个坏蛋的虚荣而让鲁普斯被杀害。

你的 弗·恩·

2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5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鲁普斯的病情日益恶化。他处于昏迷状态中，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去探望他的人，他还很清楚地认识，但是有时语无伦次，只有在服了足量的兴奋剂以后，才有清醒的时刻。但是，就连这种时刻，也越来越懵懂，越来越短促了。龚佩尔特已经认为没有多大希望；他诊断是脑软化，病因是脑充血所造成的持续不断的头痛以及与此有关的失眠。至于博尔夏特所谓的脑膜炎，再也不提了，他同意龚佩尔特的诊断，而且凡是龚佩尔特所提议的，他一概照办，但是他对这种头痛的起因，似乎没有十分清晰的想法。

鲁普斯处于这种昏迷状态，只有用兴奋剂才能使他清醒过来，这样每过一天，自然都会使他的病情恶化一步，如果最近三四天再不好转，这个可怜的人就会因虚弱或脑溢血而死去，即使能活下

来，也会成为**白痴**。二者必居其一，死或者痴呆，这太可怕了。龚佩尔特谈到自己的同行自然十分谨慎，但是我很清楚，如果鲁普斯的头痛能得到正确治疗，特别是如果能设法使他**安睡**，那他本来可以得救。但是一直到上星期四，在失眠拖了五个星期之后，博尔夏特才给他一点鸦片。加上星期三又放了血！他在这段时间里老是把**他当痛风病治**，除了秋水仙之类的药，什么也没有给。直到失掉了知觉，才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起来。

明天早上九点再次会诊，我也要在那里去看看情况。博尔夏特想给他找个护士。但愿这个可怜的人能摆脱灾难！

你的 弗·恩·

2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5月2日] 星期一
晚八点三十分[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鲁普斯的病情迅速恶化。他出现了幻觉，经常从床上跳起来等等。我们缺少一个人看守他，防止他使自己受伤。这里只有一个职业护士，但他也没有空。诚然，博尔夏特能从附近的疯人院里找到这样的人，但是眼前既然还没有失去康复的最后希望，他不愿找这种人，免得以后传出有损于鲁普斯的流言。所以他问起，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可靠的人，他不**必是职业护士**，甚至不是护士更好，只要他不睡觉、能照嘱咐的去做——如有这方面可靠的人，你明天

马上把他送来；现在我们只保证到明天，拖延就有危险。如果找到了这样的人，请立即让他去找博尔夏特，地址是：曼彻斯特腊兴路。

如果你那里没有人，博尔夏特请你立即于明天早上打电报给他（花一先令），以便让他和龚佩尔特知道，是否需要在这里另找他人。

关于这件事，我刚才打了一个电报给你，为了使电报容易明白，又寄上这封信。

你的 弗·恩·

2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领取威廉·沃尔弗遗赠的遗产的委托书^①

1864年5月23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兹委托您，作为我的全权代表，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执行我们共同的朋友威廉·沃尔弗的遗志。

哲学博士 卡尔·马克思

[在信封上写的是]

曼彻斯特牛津街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收

① 见本卷第652—657页。——编者注

2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5月26日星期四[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使我感到十分惊“喜”的是，今晨发现在我胸部又有两个“可敬的”疖子（昨夜我就不能入睡了）。请问一下龚佩尔特，我该怎么办。我现在不愿服铁剂，因为我本来血就往头部涌。我也不想去找艾伦，因为我最怕又开始一次正规的治疗，这在目前会妨碍我的工作，而我却必须最终结束这个工作。别人从外表看总说我健康，相反，我一直感到有点不舒服，而且我在分析比较困难的问题时总要费很大的劲，看来也是由于这种非合适感觉。请原谅我用斯宾诺莎的这个术语。我们的可怜的鲁普斯的书籍寄到伦敦来了吗？³⁷²书没有寄到使我感到不安，因为——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你的货栈管理员本应在星期四（上星期四）就把书寄出了。

格兰特的军事行动你怎么看？《泰晤士报》自然只赞扬李在退却后面隐藏的战略。³⁷³杜西^①今天早上说：“我说，它准认为这是够精的。”我最希望的是巴特勒成功。如果他先攻入里士满，那就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如果格兰特不得不退却，那就糟了，但是我认为，他知道自己所干的事情。无论如何，向肯塔基州、维克斯堡的第一次进军以及布莱格在田纳西州所受到的打击，都应该归功于他。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附上琼斯的便条,你可以为此改天邀请他³⁷⁴。

向你全家问好。

你的 卡·马·

2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5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书还没有寄出,酒也没有寄;所有东西将一起寄走。博尔夏特那里和律师那里都没有任何消息;后天我去找律师,把委托书交给他^①。

龚佩尔特认为,疖子如果**只是**旧疖子的**余毒**,那就不用再管它了。同他还谈到小燕妮。他说,据他看来,这种情况象是贫血症。有这种病时,常常突然发生由血液循环的障碍所引起的胸部气喘性郁闷。凡发生这种情况时,他主张只采用一般的办法——他认为不需要对艾伦的治疗再补充什么,似乎他认为这种病并不很严重。

弗吉尼亚战局又具有悬而不决的性质,确切些说,具有在这个地区难于使事情完全得到解决的性质。我认为从苏格兰传来的消息没有多大意义,仅仅表明一星期的霪雨使李不至于连吃索尔费里诺那样的败仗³⁷⁵而已。而这对他来说却大有好处。要是再有两

① 见本卷第391页。——编者注

次这样的战役，他那支每晚被迫退却到新阵地的军队必将陷入非常恶劣的境地，而且未必能在里士满前面的任何地方再站住脚。格兰特无疑也因这次暂息而得到了一点好处，但不会有这么大。他们现在得到的增援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如果李很快撤退到里士满，我不会感到惊奇。那时在那里就会发生一场决战。

俾斯麦看来极其走运；好象会签订奥古斯滕堡和约³⁷⁶。我还完全不能理解这种情况，但是今天《晨邮报》上一篇极其惊人的文章向我证明了这点。（文章中说些什么，什列斯维希应该分割，而埃德尔应该作为丹属什列斯维希和德属什列斯维希之间的新疆界！）尽管这一切看起来好象真有道理，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俄国人会这样轻易地放弃他们在1851—1852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³⁷⁷，何况对他们来说，还看不出有什么等价物。

看了你那本弗朗克尔的书，我钻到算术中去了；从许多明显的数字上的刊误未加改正这一点来看，你对它大概很不关心。个别地方十分精彩。但算术的应用部分却写得非常拙劣和肤浅，在任何一个德国学校里都可以找到更好的教材。甚至我还怀疑，只用数字（完全不用代数，实际上也假定读者不具备初等代数的知识）以初等方式来陈述诸如根、幂、级数、对数之类的东西是否方便。不管怎样好地利用数字例题来说明，我总觉得这里仅限于用数字，不如用 $a+b$ 作简单的代数说明来得清楚，这是因为用一般的代数式子更为简单明了，而这里不用一般的代数式子也是不行的。的确，这正是有损于道地的数学家们尊严的那部分代数学。

丹麦的报纸明天寄给你。根据这些报纸的报道，在日德兰的某些城市里普鲁士军官在执行查封命令之前，就强烈反抗；一般说来，任何地方都没有抱怨士兵，而只抱怨将军们和他们的命令。

《日报》上对英国的辱骂看来比在德国还要厉害。

除了严寒外，没有别的新情况。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衷心问好。希望杜西^①对棉纱线感到满意。

你的 弗·恩·

2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4年6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现附上：

（1）拙劣文稿一篇，这是凯特贝尼这头蠢驴今天从布鲁塞尔按印刷品寄给我的；³⁷⁸

（2）《莱茵报》的剪报，上有埃尔斯纳写的一篇哀悼鲁普斯的文章，埃尔斯纳现在是《布勒斯劳报》的编辑之一，《莱茵报》是从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

（3）《莱茵报》的另一页剪报，请你注意《封建社会主义》这篇文章。³⁷⁹

（4）一个姓克林格斯的人从佐林根寄给一个姓莫尔的一封信。为了使你看懂这封信，告诉你以下的情况：莫尔（另外还有他的一个同伴^②）是佐林根的一个工人，他（同刚才提到的那个同伴一起）逃避了四个月的监禁（去年拉萨尔的演说造成的后果）。克林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梅耳希奥尔。——编者注

格斯也是工人，是伊威希男爵在佐林根的全权代表。³⁸⁰

这两个逃出来的佐林根人来看过我，向我叙述了他们对伊威希的热情，并且讲到伊威希上次在佐林根的时候，工人是怎样被套上他的马车的。他们自然认为，我们俩与伊威希是完全一致的（他上次在爱北斐特逗留的时候作了关于鲁普斯的演说³⁸¹）。他们告诉我，克林格斯是同盟^①盟员，而且莱茵省伊威希运动的所有**工人领袖**也都是同盟盟员；他们一如既往都是我们的坚决拥护者。莫尔还把克林格斯的信给我看，我问他是否同意把这封信留在我这里，以便转寄给你。他作了肯定的回答。所以不用把信退还了。自然，我没有详细向这些人说明我们和伊威希的关系，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同他并没有关系，而只是向他们作了一点很隐约的暗示。

这些人现在都流落街头。从佐林根给他们寄来五十塔勒，这里的工人协会^②给他们两英镑，我们这里还要筹集一点，最好在曼彻斯特也能筹集几英镑。必须把这两个小伙子送往美国，因为工厂工人（佐林根的制刀匠等）对伦敦的**手工业**来说，是完全不合适的。

当我看伊威希的《**雇佣劳动和资本**》^③时，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问题是这部著作的基本原理，在我看来每一个字都很熟悉（虽然作了伊威希式的乔装打扮），而又不是直接从《宣言》^④等里面抄袭来的。正好，几天前我偶尔翻阅了我在《新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②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

③ 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莱茵报》（1849年）上发表的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是单纯地重印了我1847年在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上所作的几次演讲。正是在这里，我发现了我的伊戚希的灵感的直接来源。出于我对他的特别的友谊，我将把《新莱茵报》上的所有这些东西作为**注解**印在我的那本书的**附录**里，自然**要想出一个借口**，丝毫不暗示伊戚希。³⁸² 他对此未必会感到高兴。

书寄到了^①，酒也已经寄到，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杜西^②要我“向你致意，并且告诉你，你的棉纱线已经好一些了。”

波克罕利用埃及的“犹太人居斯”——**奥本海姆**的关照，挣了大约二千英镑。奥本海姆——据波克罕自己说，他在奥本海姆那里扮演了金字塔国家中一个小丑的角色——一定要把波克罕留在他那里。但是欧洲人在那里大批死亡，因而波克罕宁愿从阿卜尔-海姆（阿拉伯人这样叫奥本海姆）那里偶尔接受一些委托。夏末，他将为此目的再去君士坦丁堡。

女孩子们和夫人向你衷心问候。

向莉希^③问好。

你的 卡·马·

顺便谈谈。朋友弗莱里格拉特自然是哪里能得到荣誉就往哪里跑。请看一看埃尔斯纳的哀悼文章^④。请回忆一下哈尼在施拉姆墓前的演说。³⁸³ 现在在纽约可以看到一本定价很贵的《革命编

① 见本卷第392页。——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395页。——编者注

年史》，是由纽约的一个社团出版的，书中反映了自目前内战爆发以来的所有事件和文件等。好！这部编年史免费分送给大约二三十个人（包括欧洲各个图书馆），其中有：英国女王、约·斯·穆勒、科布顿、布莱特以及弗莱里格拉特。弗莱里格拉特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并说，美国佬“使他非常高兴，并且向他表示敬意”，他把随书寄来的信和附于信中的印就的受赠人名单给我看。我很想知道，这个好汉给美国佬做了些什么，或者他可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但是一般的规则是：弗莱里格拉特应该代德意志民族受到尊敬，因为这位高尚的公民是如此高尚地保持中立；不过，他的确“什么也没有学会”³⁸⁴。

2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6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为了郑重证实我的上一封信^①，今天我可以告诉你，鲁普斯的遗嘱前天在遗嘱法院³⁸⁵通过了，我已得到有关的证件。而且我已经出示证件让银行登记，星期一或星期二可以取到钱（不用博尔夏特帮忙，我自己完全可以做这件事）并汇给你。这笔钱大约有二百三十英镑。我打算尽量在明天或星期一去博尔夏特，并尽一切可能使事情从速办理。遗产税大概要交十二英镑^②，这笔钱我先

① 见本卷第393页。——编者注

② 原稿为：“一百二十英镑”。——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64年于曼彻斯特)

留下来,还要留下一些钱付给律师等等。律师对我说,为了保证避免以后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在遗嘱生效后约一个月(即从7月1日起),必须在《官报》^①、《泰晤士报》和地方报纸上接连三次刊登给不知名的债权人的通知,指明丧失权利的期限。这也会推迟一些最后清算的时间。到9月会收到交税通知(因此,在这以前这笔税款的利息不能丢掉),然后我们必须同伍德结账,缴款,那时事情才算最后了结。

我找到了给鲁普斯照过相的那个人,他那里还保存着底片;我让他印了二十四张,现附上其中的四张;你可以给普芬德和埃卡留斯各一张,如果你还要的话,可以再给。趁这个机会,我也照了相,现把相片附上;这里大家都认为照得非常好。

《自由新闻》收到了,谢谢。可怜的科勒特在赋闲以后,现在将干什么?而那个洞悉高级外交的一切秘密的可怜的聪明人^②又怎样?!

衷心问好。疖子怎么样了?

你的 弗·恩·

① 《伦敦官报》。——编者注

② 看来是指乌尔卡尔特。——编者注

2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4年6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相片和鲁普斯的相片都收到了。鲁普斯的相片我至少还需要四张。你的相片照得很好。孩子们说，你在相片上显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小燕妮原来想照张新相片，但还没有照，所以昨天给你寄去了银版相片。《日报》收到了，谢谢。

昨天收到李卜克内西的信，现附上，它在某些方面会使你感到兴趣。你应当按我寄给你的同类信件那样，把它归入档案。我立即给李卜克内西写了复信，整个说来称赞了他的做法，只是责备他在谈到打算筹办的拉萨尔的报纸时所提出的荒谬条件，即要我们参加进去；幸而现在他们已经放弃了这种打算。我向他解释说，尽管我们从策略上考虑暂时不干涉拉萨尔的行动，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同他混在一起……这星期内，我将给他（李卜克内西）寄点钱去。这个可怜人的境况看来非常糟。他是好样的，他长期留在柏林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波克罕给我看了现在住在维也纳的伟大的奥尔格斯的信。奥尔格斯宣称，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脑软化”“获得了胜利”，“分立主义”取代“日耳曼主义”在该报占了统治地位，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四个所有人之一对他（“伟大的奥尔格斯”）“几乎”进行了“人身侮辱”，长期以来他受到束缚，但是现在他终于出来说话了，云云。

奥尔格斯真是罪有应得。这个家伙在福格特事件中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十分卑鄙的①。

波克罕在信中把关于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十分确切的、经过现场核实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我将给达乌德-帕沙②寄去一篇关于这一情况的简讯。³⁸⁶

至于丹麦事件，俄国人的处境十分困难。俄国人以最诱人的诺言把普鲁士引入了战争，答应只要在波兰事件中能够得到普鲁士继续不断的援助，它就可以换得占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美好前景。³⁰⁴现在，美男子威廉扮演着征服者威廉的角色，要对付他，当然不能象对付他天才的前辈③那样容易。从帕麦斯顿方面来说，他的手脚由于女王④而受到束缚。俄国人和他们的帕姆⑤想推动波拿巴去充当反对德国人的替罪羊，波拿巴自然有他装聋作哑的理由。不过，即使俄国人同普鲁士可能订有秘密条约，俄国人现在首先必须取得“德国的同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完全有可能“牺牲”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正象叶卡特林娜二世那样，在第三次瓜分波兰时，她把目前的波兰王国让给普鲁士，宣称这是她那方面的巨大牺牲——自然，附有保留条件，即在适当时候可以收回这一“牺牲”。³⁸⁷俄国人现在在高加索采取非常步骤³⁸⁸，欧洲以白痴般的冷漠态度加以观望，这一步骤几乎迫使俄国人闭眼不看另一方面在干什么，而且也使他们容易产生这种情况。镇压波

① 见本卷第13—16页。——编者注

② 乌尔卡尔特。——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④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⑤ 帕麦斯顿。——编者注

兰起义和占领高加索这两件事，我认为是1815年以来最严重的欧洲事件。帕姆和波拿巴现在可以说，他们并没有白白地进行统治，如果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³⁶⁰只是为了转移德国和法国对这些重大事件的注意，那末不管伦敦会议³⁷⁶的结局如何，这个战争对俄国人来说已经完全完成了它的任务。从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你可以看出，普鲁士自由派的报纸太怯懦了，甚至连普鲁士不断引渡波兰逃亡者这样的事实都不敢确认。俾斯麦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把他们的嘴完全堵住了。

美国的消息我觉得非常好；特别使我开心的是《泰晤士报》今天的社论，它要证明，格兰特总是挨打，而且由于他的失败，他可能会受到夺得里士满的“惩罚”。

祝好。

你的 摩尔

2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6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电报收到了，随信附上五英镑银行券的后半截。银版相片^①我稍微擦了一下，现在我觉得它很好了；今晚将拿给龚佩尔特和他的夫人看。

李卜克内西住在柏林对我们来说自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

^① 见本卷第400页。——编者注

1809. 21. Juni. V. geb. Sarnau, Bismarck'sche Kreis.

1817. Preußen

1834 - 1838 4 1/2 J. in Bitterburg. D. Inspektion des Regts.

1843 - Febr. 1846 in Bresl. in Gendarmen-Inspektion, als Offizier

1846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6 - 48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8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8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8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8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9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9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9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9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9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9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9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9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1849 in Bresl. als Inspektion des Regts. in Gendarmen-Inspektion

会使我们有可能把伊威希^①打个措手不及，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向工人说明我们对他所持的立场。我们无论如何必须让他留在那里，并且给予他一些帮助。你要是现在给他寄钱去，这会使他感到很大鼓舞，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再这样做，那就来信告诉我，我将托你转寄给他五英镑银行券。

关于哀悼鲁普斯的文章。我们应该写点传记一类的东西；我以为会许可把它用小册子的形式在德国印出来，并附上全部议会报告。³⁸⁹ 不要延误这件事情。

关于苏伊士运河现在的情况，波克罕报道了些什么？是否确实已经作出了一些成绩，可以指望很快竣工？

我很想知道，弗吉尼亚的战事将怎样发展。双方的力量似乎仍然接近平衡，但是如果发生一点小小的意外，如果南军能够单独地击败格兰特的某一个军，那末李就又可能占上风。里士满附近的战斗就会在完全另外一种条件下进行；因为巴特勒确实比博雷加德弱，否则他是不会让自己被迫采取守势的；而且即使双方势均力敌，李在里士满和博雷加德会合后仍然比格兰特和巴特勒会合后要强些；因为李从他的营垒可以用他的全部兵力向詹姆士河任何一岸出动，而格兰特必须分出一部分兵力（到河的南岸）。但是我希望，格兰特仍然能把他的事情干好。无论如何，这一点是确实的：在维耳德纳斯第一次会战³⁹⁰以后，李很少表现出有在开阔地进行决战的意图，相反地，他把他的主力经常留在筑垒阵地内，只敢进行一些短促的攻击战斗。我也喜欢格兰特的作战方法。对于这样的地形和这样的敌人，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① 拉萨尔。——编者注

在这里要为佐林根人^①募钱是什么也募不到的,但是自然,我将为他们寄一点钱给你。到时候,告诉我一下,你们为他们筹集了多少旅费以及这笔旅费需要多少。

大前天,我们的老希尔终于把他的钱柜交出来了,但是自然还不能完全离开办事处;每天他完全照老样子仍然到这里来,只是今天他没有来,至少上午没有来,但是午后他又忍不住来了。

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

2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6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谢谢你寄来《日报》。

为了怕忘记,在写这封信之前想先向你提个问题:我在一个比利时词源学家^②那里发现的下列一些词的对照有没有什么价值?

梵文 Wer(掩盖,保护,尊敬,敬仰,喜爱,珍爱),**形容词** Wertas(优秀的,可敬的),**哥特文** Wairths,**盎格鲁撒克逊文** Weorth,**英文** worth,**立陶宛文** werthas,**阿勒曼尼亚文** Werth。

梵文 Wertis,**拉丁文** virtus,**哥特文** Wairthi,**日耳曼文** Werth。

梵文 Wal(掩盖,加固),*Valor, Value(???)*。

① 莫尔和梅耳希奥尔(见本卷第395—396页)。——编者注

② 奥·约·夏韦《试论哲学词源学》。——编者注

施特龙在这里。昨天来的。明天要再去布莱得弗德。我觉得他已大大复元了。而且也更有朝气了。

我和其他几个人在这里用自愿捐献的办法为两个佐林根人^①募集的钱，只差两英镑，就可以使这两个年青人从这里乘帆船去纽约，而且到了那里也不致钱袋空空。我还让他们带个便条给雅科比医生。顺便了解一下，这个矮小的谦逊的人现在在干什么。

我收到了附上的李卜克内西的来信和从《国外消息》中弄下来的关于鲁普斯的材料³⁹²。李卜克内西现在将收到我的表示“真正的关怀”（象帕特库尔先生在他的秘密报告^②中所说的）的第二封信。

看来，俄国人将以奥登堡王朝的名义为自己要求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普鲁士将为此而得到某种“补偿”。这笔交易实在太高明了。

来顿的一位荷兰东方学家多济教授，出版了一本书^③，其中证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是幻想的形象；以色列人是偶像崇拜者；他们在“约柜”里带的是一块“石头”；西缅的宗族（在扫罗统治期间被赶走）迁徙到**麦加**，在那里造起了供奉偶像的庙宇，向石头顶礼膜拜；以斯拉从巴比伦囚禁中出来以后，编造了从创世起直到约书亚的全部传说，后来为准备改革又写了教规和教条，还论述了一神教等等。

有人从荷兰就这样写信告诉我，而且还说这本书在当地神学家中所以引起很大的轰动，特别是因为多济是荷兰最有学问的东

① 莫尔和梅耳希奥尔（见本卷第395—396页）。——编者注

② 约·莱·帕特库尔《给莫斯科沙皇内阁的报告》。——编者注

③ 莱·多济《麦加城的以色列人》。——编者注

方学家，而且又是来顿的教授！无论如何，在德国境外（勒南、克伦佐、多济等人）正发生着值得注意的反宗教运动。

孩子们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此外，我妻子关于她表链的事要我向你提一句。

祝好。

你的 卡·马·

（把你的“私人住址”告诉我，如果星期六晚上我还要给你写些东西，就可以用这个地址。）

把厄内斯特·琼斯的地址告诉我。

2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7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大约在两星期以前寄给你一封信^①，内附李卜克内西的信等，不知你收到没有？

埃尔斯纳还没有回音。³⁹³

我再度服药已有十来天了，此外，我今天还患一种类似流感的病。所以今天不能多写了。

^① 见本卷第406—408页。——编者注

谢谢你寄来《日报》。
祝好。

你的 卡·马·

2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7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6月3日的来信中说，第二天就能同博尔夏特办好钱的事情。我希望了结这件事，原因有三个：

（1）由于博尔夏特；

（2）不知是从哪里（可能是从德国特利尔）传出的谣言，说我是“继承人”。给我寄来的陈年（包括《新莱茵报》时期）老账，数目大得出奇。

（3）假如我在最近十天内有钱的话，我就可以在这里的交易所赚许多钱，现在在伦敦又到了可以靠机智和少量的资金赚钱的时候了。

由于这些原因，我希望了结这件事，自然要从我的那部分钱中扣除税款和律师的报酬等。

要是你能在7月15日以前了结这一切事情，我将十分感激。请原谅我在你百忙中打扰你，但是这里牵涉到重大的利害关系。

非常感谢你清算了欠弗莱里格拉特的账^①。他寄给你的那张

^① 见本卷第665页。——编者注

相片，是不是就是小燕妮的相片簿里显出浮士德般的忧郁的那一张？

我妻子在一次拍卖中买她自己缺少的一些东西时，替你买了切肉用的刀和叉各一件；今天就寄给你。我曾对她说过，你家里缺少这些用品。

中国皇帝^①和他的伙伴向你问好。

你的 卡·马·

我还在患流感，影响到口鼻等，所以我既失去了嗅觉，也失去了味觉。

在这一段完全不能工作的时期里，我读了卡本特尔的《生理学》、洛德的《生理学》、克利克尔的《组织学》、施普尔茨海姆的《脑和神经系统的解剖学》以及施旺和施莱登关于细胞的著作^②。在洛德的《通俗生理学》中对颅相学作了有力的批判，虽然这个人是信教的。其中有一个地方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这段话是：

“他们试图把精神分离成若干种假设的固有的性能，这没有一个形而上学会片刻承认的；同时他们还试图把脑分解成同样多的器官，解剖学家请求把它们指出来，没有得到结果；然后他们转而把前面的（没有得到承认的）假设之一作为一种作用的方式同后面的（没有被证明的）存在联系起来。”³⁹⁴

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所以最近我可能要认真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此外，还将去听讲学（那里展示实物并进行解剖）。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② 泰·施旺《用显微镜考察动植物的结构和生长的协调一致》；马·雅·施莱登《关于植物起源的资料》。——编者注

2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7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6月3日写信给你说钱的事4日办理^①，指的只能是在**银行**里的钱；这我立即就办好了。至于你想马上得到一笔较大的款子，那我没有想到。因为本来我们已经说定，如果你想得到较多的钱，就应当来信告诉我；所以我把钱安然存在庸人施泰因塔耳那里，不管怎样，他要付五厘的利息。

但要在一天之内（6月3日至4日）把**全部遗产**手续办完，这是我或随便哪一个人都不敢应承的。好象我甚至写信告诉过你，事情可能还要拖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牵涉到法律所规定的一系列手续（公告鲁普斯的不知名的债权人，交纳遗产税等等），而这要花不少时间。从我这方面来说，当然会竭尽全力使这件事尽可能快地了结。

但这绝不会妨碍你，一旦你想得到遗产中你那部分约计的款额，你就可以拿到。你那部分至少有六百英镑，甚至可能更多；因此，我们还可以给你寄去三百五十英镑左右，并且我将设法使你在**本星期内就能**收到。同时我还要催促博尔夏特，让他提出他的账目，因为这也耽误事情的最后处理。

^① 见本卷第398—399页。——编者注

如果你早些写信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哪怕是写两个字，我总是可以马上，也就是在几天之内，给你弄到这三百五十英镑。今天已经办不到了。整天消磨在办事处，同律师们和哥·欧门辩论（合股文书还没有弄好³⁹⁵，而在这以前，哥·欧门对我以合伙人身份出面进行活动的权利不愿承认），加上德朗克又在我这里。现在快七点钟了，我还没有吃饭，也还没有把事情做完。你可以看出，我的情况怎样。

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

2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4年7月25日于兰兹格特
哈兹街46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从地址上可以看出，我在兰兹格特已经好几天了。

我非常不痛快地吃了一惊，发现我身上长的不是疖子，而更象是恶性的痈，而且不知羞耻地在阴茎旁边发展。所以大约十天来，大部分时间只好躺在床上——而且天气又这样热！伤口愈合得很快，但是由于病这样恶性地出乎意外地复发，我确实失去了一切信心。

燕妮和杜西^①同我一起在这里；劳拉后天来，大约再过八至十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天，我们将去荷兰，而妻子那时将到海滨去。

顺便说一下，**别忘记把我妻子的表链寄去**，她去海滨时要把表装上表链。妻子说，这只要放在一个小盒子里，交邮局寄出，这样不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希望现在你同欧门已经解决了一切问题，律师们也不再烦扰你。

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我还不十分相信事情不会以各公国同丹麦联合成君合国而告终。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以及它们和德意志联邦之间的竞争，奥古斯滕堡^①和由俄国提出的奥登堡^②之间的争执等等，都使得以这种办法解决问题在当前至少还是可能的。此外，帕麦斯顿早在1851年就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附带提议过奥登堡公爵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候补者。

我要给劳拉写信，叫她把《**自由新闻**》寄给你。

这里到处是寻欢作乐的庸人，尤其是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看到大洋神老头，这个原始的狄坦神无可奈何地让这些卑劣的人戏弄和供他们作消遣之用，是非常可悲的。

燕妮和杜西致良好的祝愿。海滨的生活对她俩起了极好的作用。再见。

摩尔

① 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编者注

② 奥登堡，彼得。——编者注

2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4 年 8 月 31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从兰兹格特回来，到今天整整有三星期了。荷兰没有去成，因为我表舅家里一个女仆突然患了天花。

妻子上星期得了霍乱，来势凶猛，一度看来很危险。昨天她（一个人）到布莱顿去了。

我这里有几封李卜克内西的来信，但是我没有寄出，因为你是否在曼彻斯特，我不能肯定。附上科勒特的拙劣东西，让你开开心，如果你不在，那也没有什么关系。科勒特天真极了；我为他（用奥地利的说法）制造了一篇关于俄国的奢望的长篇论文，他**没有**刊登，却认为我应对他那篇愚蠢透顶的鬼东西发生兴趣。³⁹⁶

我妻子曾就鲁普斯的传记材料给埃尔斯纳写过信^①，他来了一封回信，现附上。

我重新开始工作已有好几天了。在这以前，我老是受疾病的折磨，不能工作。如果你还没有走，那就立即通知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能顺路来我们这里。孩子们向你衷心问好。燕妮迫不及待地要让你看她的温室。

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要弄清

① 见本卷第 683 页。——编者注

楚,需要新的事实。神圣同盟的复活,你是正确地预见到了。^①看来,波拿巴有当“同盟中的第四个人”的巨大“意向”^②。从波兰起义爆发直到现在,这个人的卑鄙齷齪暴露得最彻底最真切。

我偶然翻阅了格罗夫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一书。他在英国(而且也在德国!)自然科学家中无疑是最有哲学思想的。我们的朋友施莱登虽然由于某种误会而发现了细胞,但是他却具有追求庸俗口味的天赋秉性。皮佩尔的订婚通知误落在李卜克内西手里,他转寄给了我,现附上。

祝好。

你的 卡·马·

费心把厄内斯特·琼斯在曼彻斯特的地址寄给我。别忘了!

2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 年 9 月 2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从你上次来信^③看来,我相信你已经深深陷入了荷兰的泥潭,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写信。你在荷兰的地址我怎么也找不着。表和表链我已经在 8 月 6 日放在小盒子里用挂号邮寄给你夫人,希望

① 见本卷第 379 页。——编者注

② 套用席勒的叙事诗《人质之歌》中的话。——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412—413 页。——编者注

已经顺利寄到。

下星期四（9月8日）或下星期六（9月10日），我打算从赫尔动身去汉堡，看看我们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新产业，如果办理护照没有什么困难的话，还将从卢卑克去哥本哈根。9月底以前回不来，如有可能，将在归途中到伦敦逗留一天。

合股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合同签订了，因此我希望在这方面能有整整五年的安静。

我们离开了坦南特街的寓所，在两星期前搬到大约有五百步远的一所稍大一些的风子里，下层有两间起居室。因此，我们大致同你最近的一次迁居一样得到了改善。地址是：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路摩宁顿街86号。来信照常写我的名字。

琼斯的地址是：曼彻斯特十字街52号。

丹麦人认为，或者确切些说，还是有些担心君合国会恢复，因为《日报》的编辑比勒和《祖国报》的编辑普劳两人都是议员，他们确实有可靠的情报来源，而现在的大臣又都是亲俄派，所以我确信，俄国在这种趋向下会玩弄巨大的阴谋。而俾斯麦先生当然完全另有打算，为了取得积极的结果，也就是使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成为附庸，我看，他万分需要奥古斯滕堡人^①。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以美因河为界划分德国的那种普鲁士的传统政策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厚颜无耻地鼓吹过，而自由主义的混蛋们对此却似乎十分谅解。如果确实是这样——而这我到德国就会看清楚的，——那末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就为我们最近将要进行的斗争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器。此外，我确信，埃尔斯纳是正确的，

^① 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编者注

至少在旧省³⁹⁷内那种胜利的狂欢令人难以忍受。我不愿去那里。即使在莱茵情况也会是十分糟糕。

波拿巴先生对参加神圣同盟抱着极强烈的愿望，在这件事传出的那天，我把它告诉了勇敢的哥特弗利德^①，使他非常恐慌。³⁹⁸这家伙终究不会有好结局。总是在“营业”上绞脑汁，很容易使人衰老，这点我在哥特弗利德身上看得很清楚，他在商业上的意向，大致同波拿巴在政治上的意向一样，而且思路也差不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产生引退的愿望，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损害健康。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帕麦斯顿的。³⁹⁹我觉得，我们亲爱的波拿巴正飞速走向没落。他一开始衰颓，就会很快完蛋；这就更好。

向女孩子们衷心问好。你不去荷兰和你夫人生病的事，你在来信中怎么只字未提？

你的 弗·恩·

2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9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昨天下午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一封信，照抄在下面；从信中你可以看出，拉萨尔在日内瓦决斗中受了伤，生命垂危。就在当天晚

①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上，我去弗莱里格拉特那里。但他没有接到任何新的电报。他顺便告诉我——不要对别人说——，他的银行处在危机中，原因是日内瓦的事情和法济在这件事中搞的鬼⁴⁰⁰。

祝好。

你的 卡·马·

[弗莱里格拉特的信]

“亲爱的马克思：

刚接到克拉普卡从日内瓦寄来的信，带来一个可悲的消息：拉萨尔于 8 月 30 日在日内瓦同一个瓦拉几亚的伪国君^① 决斗时受了致命伤。下面就是克拉普卡信中所说的详细情况……

‘拉萨尔在这里有一段恋爱史，但完全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准备同这位姑娘，即巴伐利亚的公使塞尼盖斯的女儿结婚。父亲反对这件婚事，而姑娘欺骗了可怜的拉萨尔；她原来的未婚夫，即上面提到的伪国君从柏林来到这里，事情发展到要求作出解释，写信互相指责，继而提出决斗。拉萨尔的监场人是吕斯托夫上校和我的同乡贝特伦伯爵将军。拉萨尔正象一个具有声望和政治地位的人那样——勇敢而自尊。他腹部中弹，现在躺在“维多利亚”旅馆里，生命垂危。对他不幸的是，子弹深入体内，因此伤口很容易发炎。我来了以后就立即去看他，见他在口授遗嘱，但准备从容地迎接死亡。我对他感到无限惋惜；对于一个人，往往是在他生命最终时刻，才能真正认识他。虽然医生们诊断说很凶险，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他安然度过危机。’

克拉普卡就是这样写的。”

^① 腊科维茨。——编者注

2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9月4日于曼彻斯特
斯托克波特路摩宁顿街86号

亲爱的摩尔：

你的电报⁴⁰¹是在昨天收到的，那时我还没有拆阅你的来信，因为各种各样的事一下子把我缠住了。你可以想象，这消息使我多么震惊。且不论拉萨尔在品性上、在著作上、在学术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在政治上无疑是德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对我们来说，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然而看到德国如何把极端政党的所有比较有才干的人都毁灭掉，毕竟还是会很痛心的。现在工厂主和进步党的狗东西们将会多么欢欣鼓舞，要知道，在德国国内，拉萨尔是他们唯一畏惧的人。

然而这可真是个独特的丧命方法：他以唐璜自诩，一本正经地钟情于巴伐利亚公使的女儿^①，希望同她结婚，跟已失恋的情敌而且又是瓦拉几亚的骗子^②发生冲突，最后让人家杀害自己。这只有拉萨尔才干得出来，——因为只有他才具有那种轻浮和感伤、犹太人习气和骑士作风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的品性。象他这样的政治

① 海伦娜·塞尼盖斯。——编者注

② 腊科维茨。——编者注

活动家，怎么能和一个瓦拉几亚的冒险家决斗呢！

此外，关于他去世的报道在星期四晚上就已经在《科伦日报》上刊登出来了（该报是在昨天下午，即在你的电报来到以后四小时寄到的），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这个消息传得多么快。

你对美国的战争有什么看法？李巧妙地利用了他在里士满的营垒，无怪乎这已经是对这个据点进行的第三次战役了。⁴⁰²他以较少的兵力牵制住格兰特的主力，而以大部分的兵力在西弗吉尼亚进攻，并威胁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这是可供普鲁士人学习的最好的范例，他们可以从仔细地研究如何利用科布伦茨的营垒去作战，但是他们自然过于傲慢，不会向这些阅历不深的将军去学任何东西。格兰特——六年前是一个因酗酒而被开除军籍的尉官，后来在圣路易斯是一个嗜酒成性的工程师——抱有明确的目的性，对他手下的炮灰的生命很不看重。看来他在搞小战略（指在短时间的活动方面）方面还是有不少办法的，但是我找不出迹象证明他有足够广阔的眼界来通观整个战局。进攻里士满的战局看来是不成功的，格兰特时而在这里进攻，时而在那里进攻，但是没有一处能够坚持不懈地利用掘壕和爆破的方法向前推进，这方面的急躁情绪是一个不好的迹象。看来，北方佬的工程作业一般做得很不好；要做好工程作业，除了需要理论知识外，还需要有传统的实践，而这绝非一日之功。

薛尔曼能否攻下阿亚特兰塔尚未分晓，但我认为他有很大可能⁴⁰³。游击队和骑兵从后方袭击未必会使他遭到严重损害。如果阿亚特兰塔陷落，对南军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罗姆也会立即随之陷落，而那里却有南军的铸炮工厂等等。此外，他们还将失去阿亚特兰塔到南卡罗来纳的铁路线。法腊格特依然如故。这家伙知道

他该做什么。但是谋比耳是否也会陷落，这还是个问题。这个城市设防非常坚固，而且据我所知，只能从陆上夺取，因为吃水深的船只无法靠岸很近。但是，沿海岸分兵进攻，同时攻击查理斯顿和谋比耳，而不是集中全部兵力逐次夺取这两个城市，这是多么愚蠢。

对于目前广泛流传的关于媾和的风声，我认为没有多大意义。我也不相信关于林肯正在进行直接谈判的谣传。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竞选的手法。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林肯再度当选是十拿九稳的⁴⁰⁴。

我母亲在奥斯坦德，星期六回家；由于这个消息，我改变了我的旅行计划^①，打算在星期四晚上去奥斯坦德。我怕只能乘夜班火车来伦敦，这班车到达时间是早晨六点左右。但如有可能，我将乘四点十五分的车，九点十五分抵达尤斯顿车站，那时或者乘车去多维尔（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在伦敦桥车站的旅馆过夜。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会预先通知你，我们可以会面。⁴⁰⁵ 你对美国有什么看法，来信告诉我。

向女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416页。——编者注

2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9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至于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你说得完全对。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次轻率行为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关系变暗淡了——当然，这是他的过错。另一方面，使我感到很欣慰的是，我没有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拨的影响，在他的“得意年代”⁴⁰⁶一次也没有反对过他。

真见鬼，我们这一伙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不过，我确信，如果拉萨尔在瑞士同那些军事冒险家和戴黄色羔羊皮手套的革命者周旋，就决不会发生这种惨剧。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总是想要到这个欧洲革命的科布伦茨去。⁴⁰⁷

“巴伐利亚公使的女儿”^①不是别人，就是柏林窦尼盖斯的女儿，窦尼盖斯是鲁滕堡一伙周围的那些大学蛊惑者中的一个，他

① 海伦娜·窦尼盖斯。——编者注

原先属于青年绅士之列，或者确切些说——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绅士——属于在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兰克周围的年青人之列，兰克曾让他们出版旧德意志皇帝的丑恶的编年史⁴⁰⁸。手舞足蹈的矮子兰克认为收集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归为琐碎小事是属于“精神”的事情，是严禁这些乡村年青人去做的。他们必须守住“客观事物”，而把“精神”领域让给他们的导师。我们的朋友窦尼盖斯在某种程度上被公认为叛逆者，因为他至少在实际上跟兰克争夺在“精神”领域的垄断权，并且以各种方法用实例证明，他同兰克一样是天生的“历史的宫廷侍从”。⁴⁰⁹

现在有趣的是看看拉萨尔所拼凑的组织^①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海尔维格，这个“劳动”的虚幻的朋友和“缪斯”的实际的朋友，并不是那种有用的人。所有在拉萨尔那里当副手的一般都是无用的废物。李卜克内西来信告诉我说，舒尔采-德里奇的柏林联合会⁴¹⁰总共只有四十名会员。从我们的威廉·李卜克内西是联合会的重要政治人物这一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那里的一般情况是怎样了。如果拉萨尔的死使得象舒尔采这样的家伙有了无耻反对死者的借口，那末唯愿拉萨尔的正式信徒会在必要时出来为他辩护。我现在必须查询一下，谁继承了他的书信，并将立即提出禁令，使你我的东西一行字也不被刊印出来。问题在于热衷于写回忆录的柳德米拉^②等败类贪婪地汇集在这些遗物的周围。在普鲁士，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手续取得这些东西。

关于美国，坦率地说，我认为目前是十分危急的。要是格兰特遭受严重失败或者薛尔曼取得重大胜利，那倒还好。恰恰是在目

① 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② 柳德米拉·阿辛格。——编者注

前,在选举时期,接连遭到一系列的小挫折则是危险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目前林肯再度当选是十拿九稳的,仍然是一百对一。但是在这个民主诈骗成风的典型国家里,竞选时期总是充满偶然事件,这就可能完全出其不意地使“事变的理性”(伟大的乌尔卡尔特认为这种说法象“火车头的正义”一样荒谬)颠倒过来。南部似乎非常需要休战,以便避免兵力消耗完。南部不仅在它掌握的北部报纸上而且也直接在里士满的机关报刊上首先谈起了这一点,虽然现在当纽约对此也有反响的时候,《里士满观察家报》却把这点轻蔑地归之于北方佬。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斯先生决定把黑人士兵当作“战俘”看待——他的陆军部长^①最近的正式命令就是这样说的。

林肯拥有大量竞选手段。(他这一方提出的和平建议当然只是一种策略而已。)反对党的候选人当选可能导致一场真正的革命。但是尽管如此,决不能忽视在最近八周内(问题首先将在这期间解决)很多事情将取决于战争的变化。毫无疑问,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最危急的时刻。如果这个时刻顺利地度过,林肯老头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继续干蠢事。不过,这个老头根本不善于“造就”将军。而对部长他却已经能够较好地选择。同盟的报纸抨击他们的部长们,也正象北方佬抨击华盛顿的部长们一样猛烈。如果林肯这次也能闯过去——这是非常可能的——,那只能是在远为激进的纲领的基础上和在完全改变了的形势下。所以,那时老头将运用他那律师的手腕,认为更激进的手段并不违背他的良心。

希望明天见到你。向莉希夫人^②问候。附上劳拉的相片。我

^① 塞登。——编者注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时刻等待的燕妮的相片,可惜还没有寄来。

老伙计,祝你好。

你的 卡·马·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1860年1月—1864年9月

1860年

1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1860年1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感谢您为我的事奔忙。⁴¹¹ 这封信耽搁了，是因为我为您的书同一个出版商进行商谈，他一天一天地拖延不予答复，而最后表示拒绝。⁴¹²

找本特利对您不合适。可以找约翰·默里试试看。在给这些人写信时，请不要忘记签上：前部长。对这种谄媚者来说这样做是会起些作用的。

忠实于您的 阿·威·^①

您在下一封信中能否费心把匈牙利的实际情况告诉我？

^① 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0年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你的信使我很高兴。我本来以为——这种想法我也写信告诉过恩格斯^①——你不写信是因为我的上一封信¹⁰惹你生气了。

我只有几分钟的闲时间,因为今天必须为《纽约论坛报》写一篇社论。因此信将写得很简短。

1. 关于“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②,我立即给你寄去。我记得,你早先已从我这里得到过一本。

2. 福格特竭力不让他那本**捷列林格式**¹⁶拙劣作品⁹——它的第一版——运到这里来。不论弗莱里格拉特(我方才去过他那里)、金克尔、《**海尔曼**》,还是**此地的任何一个书商**都没有得到。帝国流氓⁴¹³自然是**想赢得时间**。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国民报**》上看到的。⁴¹⁴这完全是**施梯伯式**的谎言。为了以**诽谤罪**对《**国民报**》起诉,我已经写信给**柏林**我认识的一个法学家^③。你对这种诉讼程序有什么看法?请**立即**来信谈谈。

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福格特自己承认他**间接地**被波拿巴收

① 见本卷第8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③ 费舍。——编者注

买过，因为你的匈牙利革命者们的狡猾手段**我是知道的**。我曾在伦敦一家**英文**报纸上揭露过他们⁴¹⁵，并给科苏特先生寄去过五份报纸。他保持沉默。纽约等地的**匈牙利流亡者**通过了**反对他的**决议。

你关于福格特问题的论证我不明白。⁴¹⁶我一得到他那本拙劣作品，**就要写一本小册子**，但是同时我要在前言中声明，我**毫不在乎你的德国公众**的意见。

李卜克内西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依**我**看来，奥格斯堡《总汇报》一点也不比《国民报》和《人民报》差。

从我在《**国民报**》上看到的那些摘录中可以得出结论，福格特同谢努或者德拉奥德²⁷是一路货。

3. 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到第二分册出版时，仅仅完成第一册的第一篇，而全部著作共有六册。因此你不能等**全部著作完成**。⁴¹⁷然而等到包含有全部**精髓**的下一分册出版，则**对你自己**有好处。至于这个分册在柏林还没有出，那要怪环境太坏。

祝好。

卡·马·

3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1860年1月3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先生：

您的沉默使我断定，您因为我的上一封信而见怪了，然而我敢

说，这没有充分的根据。您想必不会否认，是您自己的上上一封信使我不再受我对您的诺言的约束。⁴¹⁸另一方面，您随时都可以写信到柏林去，让出版商敦克尔先生证实，他曾要求我把他所期待的手稿²⁵寄去，不要再推迟。最后，我推荐卡范讷先生的目的自然是为您效劳，而不是为我，而且我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才推荐的**。

同时我曾设法通过我的一个朋友在《威塞尔报》上登了一则关于您的小册子的广告（或者确切些说，是关于它即将出版的预告）。只要我一拿到您的小册子，就乐于马上给《纽约论坛报》写一篇评论它的长文。科苏特曾企图通过给格拉斯哥的麦克亚当再次写信来引起英国公众的注意。这次他的企图彻底失败了。

有一件事，我需要从您那里了解一些情况，而且我认为我有权向您提出这一请求。

福格特教授（日内瓦的詹姆斯·法济手中的工具，而法济也象福格特一样，同克拉普卡和科苏特交往密切）发表了一本关于他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的小册子^①。这本小册子对我捏造了最荒谬的谣言，因此我不能不**回击**这种无耻的诽谤，尽管我也觉得被迫在如此讨厌的问题上耗费时间是可惜的。好啦。现在他肯定说，他的宣传费是从匈牙利革命者那里得到的，并且隐约地暗示，这笔**钱直接**来自匈牙利。这是不足信的，因为科苏特自己都未能从这个来源得到任何东西。您能否较确切地把意大利战争³³爆发前克拉普卡的经济状况告诉我？因为我不得不在我打算写的这本抨击性著作^②里较详细地谈谈科苏特及其一伙，如果您把您所知道的关于他最近的金钱交易的新材料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他有没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有从三百万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作为一个匈牙利军团的军饷或装备费呢？（我是说，分给军官和文官的那些钱除外。）

非常关键的时刻就要到来，我希望任何误会都不至于妨碍我们的共同行动。

忠实于您的 阿·威·^①

4

马克思致约阿希姆·列列韦尔

布鲁塞尔

[草稿]

1860年2月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列列韦尔：

1848年在科伦有个波兰人^②带着您的一封介绍信来见我，可惜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同您保持联系。我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有个福格特，是日内瓦的教授，发表了一本小册子^③，其中充满对我和我的政治活动的最惊人的诽谤。他一方面把我描绘成渺小的人，另一方面把最卑鄙的动机强加在我身上。他歪曲我的整个过去。因为当我住在布鲁塞尔时有幸同您保持亲密的关系，——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在1848年2月22日波兰革命纪念会⁴¹⁹上当

① 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② 看来是指科斯策尔斯基。——编者注

③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众与我拥抱所给我的荣誉，——所以请您给我写封私人信，证实您对我的友谊，同时也证明我在布鲁塞尔同波兰流亡者保持过友好关系。⁴²⁰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夫人希望您还记得她，她誊写了我给您的信，因为我的字迹潦草。

5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60年2月6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随信附上一份**书面声明**^①，恳请予以刊登。这个声明我同时寄给柏林的《**国民报**》和《**政论家**》(该报的方针我不清楚，但是据说它在那里销路很广)，还寄给《**科伦日报**》、《**法兰克福报**》、**汉堡**《**改革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如果您把下述情况告诉拉萨尔，我将非常感谢。

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他回信。

关于科苏特的文章^②我寄给了巴黎的瑟美列，**讲好一定要立即寄还给我**，可是他已把它压了好几个月。现在我要用刀按在他

① 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的脖子上了一——当然,这是比喻的说法。

如果拉萨尔把福格特的书^①按照恩格斯的私人住址(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我将到那里去³⁸)直接**邮寄**给恩格斯,那他就帮了我的大忙。最后,我很希望他按照这个地址寄给我几份载有我的声明的柏林报纸。

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6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0年2月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作为你的一个党内的老同志和个人的老朋友,我认为有义务把我为柏林诉讼所要采取的步骤告诉你,这些步骤一定很快——但不是现在——就会为公众所知道。

你大概记得,或者至少从寄给你的铅印的英文通告信^②中知道,**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纸)上不仅引用了霍林格尔的证词,而且还引用了排字工人**维耶**的书面声明作为证据,证明我说了“明显的谎言”,证明我断定说他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传单是霍林格尔给他印的,而且总之是从霍林格尔的印刷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所里出来的,“那是一种虚构”。⁴²¹现在我把这个**·维耶·**对弯街法官的宣誓声明的**原文逐字逐句地**告诉你。我得到了这项声明的经**官方**签字证明无误的一个副本。另有一份已送交柏林的检察机关了。

我认为给这个文件加**一个字的注释**都是多余的。

你的 卡·马·

“去年11月初(具体日期我记不起来了)的一天晚上九、十点钟,菲·霍林格尔先生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当时我住在他家里(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并给他当排字工人。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内容是说:我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中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在**整个**这段时间内,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并**没有**排印一份标题为《警告》(«Zur Warnung»)的德文传单。我当时感到迷惘,同时由于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份文件重抄了一下并在上面签了名。霍林格尔先生答应给我钱,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进行这件事的时候,卡尔·布林德先生在霍林格尔先生的房间里等待着。几天以后,霍林格尔太太(菲·霍林格尔先生的妻子)在我吃饭时把我叫去,领我走进他丈夫的房间,我发现只有布林德先生一个人在那里。他把以前霍林格尔先生曾经给过我的那份文件递给我,恳求我再抄一份并且签上名,因为他需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交给报刊发表。他还说,他将酬谢我。我又抄了一份并在上面签了名。

我在此声明:上述经过确系实情,并补充下面几点:

(1)文件提到的十一个月中,我有六个星期**没有**在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而是在埃尔曼尼先生那里工作;

(2)正好是在排印传单《警告》(«Zur Warnung»)的时候,我**不在**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里工作;

(3)当时我听到那时在霍林格尔先生处工作的费格勒先生说,他(费格勒)曾经同霍林格尔先生本人一起为上述传单排版,并且说,原稿是布林德先生的笔迹;

(4)当我回到霍林格尔印刷所的时候,传单的活字版还保留着。由于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承印的德文报纸《人民

报》需要转载传单(或者抨击性文章)《警告》(«Zur Warnung»),我本人又把它重新排了一次。这传单刊登在 1859 年 6 月 18 日《人民报》第 7 号上;

(5)我曾看见霍林格尔先生把有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改正了四五处刊误的传单《警告》的一张校样交给住在伦敦索荷区教堂街 14 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霍林格尔先生曾犹豫要不要把校样交给李卜克内西先生,而李卜克内西先生刚一离开,霍林格尔先生就向我和我的同事费格勒表示后悔,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约翰·弗里德里希·维耶

今天,1860 年 2 月 8 日,弗里德里希·维耶在
弯街治安法庭上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并签名。

治安法庭

英国国徽

上述法庭法官 托·亨利

弯街^①

请你暂且不要把这份 affidavit^② 的抄件给**任何人**看。这种证词在英国这里会引起什么样的**刑事**后果,你当然是清楚的。

7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 年 2 月 13 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 9 号

尊敬的先生:

上星期我写信给柏林的一个朋友^③,请他给我介绍一位律师,

① 马克思把这几个字圈在圆圈里,表示这在原件上是盖的法庭圆戳。——编者注

②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③ 费舍。——编者注

以便进行我必须对柏林《**国民报**》提起的**诽谤诉讼**。⁹今天我收到了回信，我的朋友在信中指出，您，法律顾问先生，是柏林最著名的律师。

因此我冒昧请您在这个诽谤案件中当我的律师，案件的详细情节我下面再谈。

如果我随信附上的十五塔勒**预付款**不够的话，那就请**来电告知**，我将立即把所需之款寄上。

附上我的委托书，希望有这个文件就行了。

我恳请您**立即**向法院起诉，以便不错过**时效期**，并且务请**用电报**通知我，您是否将采取必要的步骤。

同时我在伦敦这里对《**每日电讯**》提起诽谤诉讼，因为该报用英文转载了《**国民报**》的诽谤文章。

致最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见背面）

我在这封信中提到的《**国民报**》的文章刊登在该报第37号（1860年1月22日，**星期日**）和第41号（1860年1月25日，星期三）。这两篇文章都是社论。我在以后的通信中还有机会向您阐述这两篇文章中贯穿的精神。至于我在下面**明确提出的几点**，是我要提起诽谤诉讼的依据，而且我认为从法律上看这是最重要的几点，即：

（1）在第41号（**文章**的标题是《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第3栏末尾写道：

“布林德在《总汇报》上两次断然声明，他不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而且

他这样说不是为福格特辩解，他并不同意福格特，而是反对马克思—李卜克内西—比斯康普……他〈布林德〉显然不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我们觉得，使他变成替罪羊，对于该派来说并不十分困难，而为了对福格特提出的控告有分量，这种控告就必须由某一个能对此承担责任的相当的人来进行。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事先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象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可见，他们在这里直接指控我以别人的名义“**伪造**”传单。其次：由于《国民报》在这同一篇文章（见同一栏，往上一些）中自己向自己的读者叙述，我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去“排字工人费格勒的证词”，费格勒在证词中说，“他根据以前的手稿认得布林德的笔迹，他在霍林格尔印刷所亲自排了传单的第一部分，霍林格尔本人排了第二部分”⁴²²，所以《国民报》在上面援引的那段话中不仅荒谬地指控我**伪造**传单，为了欺骗而使传单具有布林德“**作品**”的形式，而且还干脆武断地说，我有意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去一份**伪造**的文件。为了使自己的诽谤癖达到完美的境界，该报继续写道：

“11月2日霍林格尔就此发表声明说：断言传单是在他的印刷所印刷的或者传单的作者是布林德，这是恶意的臆造，在他那里工作了十一个月的排字工人维耶可以证实这个声明。总是随机应变的马克思在11月15日的《总汇报》上回答说：‘霍林格尔的声明简直可笑。霍林格尔知道他印刷传单不标明印刷地点是正式破坏了英国的法律。’此外，马克思几次援引以下的说法，即早在传单出现之前布林德就向他口头转述过传单的内容，而且写过后来传单上所写的那些东西；因此，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从一开始布林德就被认为是传单的作者。”

为了把上面援引的那些侮辱我的话发表出来，《国民报》在这里故意不提我在1859年11月2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附刊上刊

登的一篇声明^①中在法学家看来，特别是在英国法学家看来最重要的部分。我附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剪报，并给您标出我的声明中《国民报》故意省略不提的一些地方。

按照一切法律惯例，《国民报》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它所提出的侮辱我的指控是**真实的**。但是我将寄给您**法律上的**证据，证明它的指控是**虚假的**。您会看到，根据英国的法律，只要**我愿意**，我甚至能够现在就以“秘密勾结”反对我的罪名把布林德先生送去服苦役。

（2）在《国民报》第37号标题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的社论第二栏里，一字不差有这样一段话：

“福格特在第136页及以下各页上说：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⁴⁷**或者也以**制刷匠帮⁵⁰**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

我将给您寄去证据，证明在这里把两个根本不同的**日内瓦**团体混为一谈，这两个团体**从来没有**同我有过**任何**联系，也没有建立过这样的联系。^②但是我认为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后面的一段话，我要用这段话来作为诽谤诉讼的**第二点**依据，现将这段话照抄如下：

“硫磺帮〈据称它在我的领导之下〉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

让《国民报》对它指控我的这种极端卑鄙行为提出证据，**不要**

①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67—469页。——编者注

它向法院交出**几百封信**,甚至不要交出一封信,而只要它交出能证明这种卑鄙敲诈行为的**哪怕仅有的一行字**——关于这**仅有的一行字**,如果不能证明是出自我本人之手,至少也要证明是出自曾经同我有过某种联系的**某人**之手。该报紧接着上面引证的地方写道:

“根据‘谁要不是无条件地站在我们一边,他就是反对我们’这个原则,任何反对**这些阴谋**〈即反对上面所说的那些诈钱的恐吓信〉的人,不仅要在流亡界中败坏他的名誉,而且要遭到报刊的‘危害’。‘无产者’〈我被描绘成他们的领袖〉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

《国民报》当然不难在**被塞满了的“反动报刊的各栏”**中指出**哪怕仅有的一行字**是我或者我的朋友写的,并且包含着对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告密”。

完全正确,——而且这是**唯一**的事实,——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写过一首讽刺诗^①反对金克尔先生的**革命公债**²⁰¹和他在**合众国的革命旅行**;起初他把这首诗刊登在我的朋友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杂志^②上,后来刊登在《晨报》^③上。这当然不是“告密”。其实是所谓民主主义流亡者(德国的)用关于我的最愚蠢的谣言塞满了德国报刊。在我认为需要予以答复的**唯一**的一次,我给一家报纸寄去一篇反驳文章,它却**不予刊登**。⁴²³

我在被迫流亡后只为一家德国报纸写过东西,这就是《**新奥得报**》。该报大约从1855年1月初到7月发表过我的通讯,在这些通讯中我一次也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流亡者。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② 《革命》。——编者注

③ 《知识界晨报》。——编者注

至于说到**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李卜克内西的通讯，它们完全与我无关，这些通讯同样**一次也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流亡者**，顺便说一下，这些通讯（我是指它们的内容）使他获得很大的荣誉。关于这点我将较详细地告诉您。^①

我同**德国和法国秘密警察的同盟**，对我说来自然是个趣闻。

（3）在上面援引的《**国民报**》第41号上《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一文中，它指控“无产者的党”——称我是这个党的领袖，因而也就是指控**我**——于1852年在瑞士搞过“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并且指控它于1859年也玩弄过类似的“伎俩”，因此德意志各邦“在缔结维拉弗兰卡和约以后”似乎不得不向瑞士“**联邦委员会**”^②提出质问。

以后我将较详细地来谈这样一个问题：我同这一切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从**1850年9月起**我完全停止任何宣传鼓动，并且早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1—1852年）我就**解散了**我所在的共产主义团体⁴⁴，**从那时起**我没有加入任何**秘密的**或者**公开的**团体。《**国民报**》在这一点上也是**蓄意诽谤**，这从下述情况可以看出：它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材料中一定已经知道**，我本人通过科伦律师揭露了那个似乎于1852年在瑞士作为**警探**活动过的家伙，施梯伯本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个家伙从1850年起就同我处于敌对的关系。必要时我将提出证据，证明这个家伙（**舍尔瓦尔**，他的真名是克列美尔）**从来没有**，甚至在**1850年以前**也没有同我有过联系。

（4）提起诽谤诉讼的最后一点，应该根据第41号《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一文第二栏中的这样一句话：

① 见本卷第463页。——编者注

② 瑞士政府的名称。——编者注

“天知道，**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即在伦敦出版的《**人民报**》〉弄到**钱**；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如果把这句话同两篇社论的总的精神联系起来看，——这两篇社论把我描绘成是与秘密警察、反动分子以及以揭发革命活动来威胁和敲诈勒索的**硫磺帮**同流合污的人，——那就是暗指我用卑鄙无耻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让《**国民报**》为这种诽谤提出证据。我将把我为《**人民报**》弄钱的事实告诉您，如有必要，也把察贝尔先生所怀疑的我的经济情况整个告诉您；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国民报**》上的卑鄙的诽谤是完全与事实**相反的**。

请您在回信中同时指出，有哪几点您还需要我作补充说明。

又及：为了使这封信不致延误寄发时间，**委托书**将迟一些（明天）寄给您，但是如果来得及的话，今天晚上就另函寄出。

8

恩格斯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60年2月20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您13日的信我已收到，但是很抱歉，今天才能把手稿随信寄上⁴²⁴。我想，手稿不会超过三印张。

您由于有原则性怀疑而提出的保留条件我不完全理解，也许您向来是不看到手稿就不愿作出决定的。我不能设想，您愿意为您那里出版的一切作品——从马克思的到雅科布·费奈迭的，从

拉萨尔的到帕累斯克的——承担道义上的、逻辑上的和美学上的责任,或者您愿意使自己的出版社符合《人民报》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我无法评论,因为在曼彻斯特得不到《人民报》。但是,如果您的原则性怀疑同拉萨尔关于意大利的小册子³³有关(这本小册子的确不符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末我当然会对您的这种想法作应有的考虑。但是我也知道,拉萨尔也许会第一个反对考虑这些想法。因此我要写信给拉萨尔,因为我深信,如果认为他能够阻碍一篇在这个问题上同他的见解有分歧的作品出版,哪怕是有一点点阻碍也好,他也会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

然而,如果在您看来小册子的篇幅或者其中的原则是您的出版社所不能接受的,那末我请您**在收到小册子之后二十四小时内**把它转寄给柏林列宁街173号雕塑家伯·阿芬格尔先生。给波克罕的信我已转去。

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9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2月20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您寄来福格特的拙劣作品^①。下面再详细谈它。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敦克尔也许已经告诉您，我向他提供了一篇类似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的东西^①，他愿意承印，但提出关于“原则性怀疑”的保留条件。对某一作品中的原则承担责任的是出版者而不是作者，这对我来说虽然是十分新奇的，但是我仍然作了努力（尽管白费力气）去弄清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要知道，敦克尔是不希望他的出版社成为《人民报》的一个简单的附属品的，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并没有看到过《人民报》。最后，我想起敦克尔可能探听到，在意大利问题上我同您持有不同的见解，由于过分尊重您的小册子^②他才提出这种保留条件。我深信，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末我只要提醒您注意此事，您就会让敦克尔**对此**放心的。我知道，您对问题是抱客观态度的，如果有人猜测，您仅仅由于某一作品在这个问题上与您的观点不一致，就会哪怕是稍微表示不希望出版该书，那末您会觉得这是对您的侮辱。说实在的，我考虑了很久才下决心提醒您注意此事，因为我担心您可能单是由于我认为别人可能有这种猜测而生我的气。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否则我就无法解释敦克尔的怀疑。

要对付福格特是毫不费力的。这种被重新搬出来的陈词滥调，我们早在八年前就揭穿了⁴²⁵（关于这一点，藏在偏僻角落里的日内瓦的庸夫俗子是一无所知的），现在我们要彻底清算它，让它只剩下从福格特身上散发出来的他那种特有的臭气。不过，布林德的声明、比斯康普的声明⁴²⁶、特别是鲁普斯的声明⁴⁶已经使这个家伙声誉扫地，要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就会真的无事可做了。此外还要加上沙伊伯勒关于传单《警告》的来源的声明⁶²。这项声

①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

明将把整个奥格斯堡的诉讼¹⁶勾销，并且最后会迫使福格特在伦敦起诉，如果他要提出相反的证据的话。因此，我们自然必须重新翻阅我们所存的全部文献，从那里面可以找出这整个民主主义集团的历史，根据这个历史我们就能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完蛋。对这个无知的福格特，我们还要给他个厉害看看，尽管他有泰霍夫的信（况且这封信是他偷来的）³⁷，又有他那些琐碎无聊的日内瓦的流言蜚语，他又认为，我们其余的人都象他一样的无知、一样的卑鄙和一样的胆怯。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恩格斯

10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2月21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最尊敬的法律顾问先生：

我没有在我的第一封信^①之后立即把委托书寄给您，因为我在那封信中曾另外请您打电报给我。我等了几夭，后来认为最好是等到您从柏林寄出的回信可以到达伦敦的那一天（即昨天，2月20日）。

由于没有收到信，另一方面，您的电报没有拒绝我提出的当我

① 见本卷第437—443页。——编者注

的律师的请求,因此我认为您已经接受了我的委托,为了不致再耽误时间,现在用这封挂号信给您寄去:

(1) 委托书。

(2) 七个附件,其中原件用英文写的都**附有译文**。

这七个附件是:

(1) 奥·费格勒的 affidavit。^①

(2) 约·弗·维耶的 affidavit。^②

(3) 我的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告信。^③

(4) 和 (5) **奥格斯堡《总汇报》**就这一事件给我的两封信。

(6) 1860 年 2 月 15 日**伦敦报纸《每日电讯》**第五版第五栏中的一段: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标题是**《反对福格特的传单》**。

(7) 1859 年 9 月 8 日卡·布林德给李卜克内西的信。⁴²⁷

明天也许您的信已经寄到我这里,那时我就可以给您寄去对这些文件的说明。您一眼就可以看出,《**国民报**》第 41 号上对我进行的无耻指控(把我描绘成是那些以别人的名义发表文件的匿名作者),可以在法庭上无可辩驳地**揭穿**是卑鄙的诽谤。

关于几份 *affidavits* (向法官作的声明,用以代替宣过誓的证词)我只提出下面一点:

您从作为**附件二**的 affidavit 中可以看到,《*upon oath*》(宣过誓的)这几个字被法官勾掉了。法官向我们解释说,在他们面前作的声明可以被认为是宣过誓的声明,他还说,**作假声明等于犯刑事罪,要受流放的惩处**,但是根据英国的法律,只有被告在场时宣誓

① 见本卷第 42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6—37 和 436—437 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才算是真正的誓词。

其余的一切我明天再写。

谨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还要停留多久，因此今后一切来信请寄我的住处：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我在委托书上留下空白地方，以便填写《国民报》的编辑们的姓名。

11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0年2月23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现在我再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就福格特事件给你写信。你对我的前两封信^①甚至不回信说一声收到了，而你对任何一个庸人倒是会回信的。我不能相信，你竟会认为我要从你那里弄到一封信，好用来发表。你知道，我这里至少有二百封你的来信，其中有足够的材料能用来——在必要时——确定你同我以及同党的关系。

^① 见本卷第435—437页。——编者注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因为你作为一个诗人，而且还是个大忙人，看来对于我在伦敦和柏林提起的诉讼⁴²⁸的意义理解错了。这些诉讼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柏林诉讼的意义之所以更加重大，还由于将同时审理以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¹为注意中心的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²⁹。

看来，你对我有下述不满的地方：

（1）我滥用了你的名字（象你对孚赫所说的那样）。

（2）我在你的营业所好象跟你“闹了一场”。

关于第一点。我除了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声明过布林德对我讲的话大体上也告诉过你以外，^①我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你的名字。这是事实。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指出传单^②的真正来源是何等重要，而且我也有权利引证听到过布林德的话的证人。

至于李卜克内西写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的那封提到你和我的名字的信（关于布林德）⁴²⁹，那末，他在必要时会宣誓证明，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这样做；我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也同样事先并不知道他把传单《警告》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当奥格斯堡《总汇报》由于福格特向它追究责任而找到李卜克内西的时候，他还怀疑我是否会利用机会表示不同意他的做法，而当我立即向他声明我将尽全力帮助他的时候，他甚至感到惊奇。

在寄给你的信⁴³⁰中，我为他进行了辩护，我反对你给他的信，只是因为：从你这位享有声誉和社会地位的人物来说，对一个居住阁楼的不知名的党员过去那样亲密无间，现在却这样尖刻地攻击，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够宽宏大量的。

①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马克思指的是传单《警告》。——编者注

至于我的信语调气愤,那是由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

首先,使我深受刺激的是,看来你相信布林德甚于相信我。

其次,你给我的有关《晨报》(关于席勒纪念活动的文章)的信,是用极其气愤的口吻写的,从这封信看来,你认为我竟能干出这样卑鄙的事情:我不仅把侮辱你的地方偷偷地塞进布林德的文章里,甚至过后又当你的面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布林德玩的鬼蜮伎俩。⁴³¹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应遭到这种对我说来是那样可耻的怀疑。

再其次,你把我给你的私人信件给布林德看了。

最后,我有权期待,尤其是在《凉亭》上的文章^①发表以后,你会给你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加上哪怕一点说明,以消除这样的印象,即这一声明意味着同我个人决裂,意味着公开脱离党。你的第二篇声明同布林德的声明一起发表,⁴³²你的名字充当了他的谎言和歪曲的护身符,这种情况也不能使我感到高兴。无论如何,我可以向你保证:李卜克内西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一切声明,在报纸上出现以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⁴³³

关于第二点。正好在我到你的营业所去的那一天,从柏林寄到我家里两号《国民报》(在第一号上载有后来在《电讯》^②上发表的卑鄙的摘录和评述)。当时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激动,我的可怜的妻子情况实在可怕。同时,我收到了一封德国的来信,信中告诉我,除了你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以外,在福格特的卑劣的书中还有你的一封信⁴³⁴。据说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你同福格特的亲密关系,而且可以看清楚,你的名字是福格特借以捞取政

① 见本卷第143页。——编者注

② 《每日电讯》。——编者注

治资本，并使他的卑劣行为受到公众重视的唯一起作用的名字。你不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并反躬自问一下，你在这种时刻能够不失掉自制力吗？

我再说一遍：这封信所谈的并不是**私人利益**。在伦敦诉讼中，我能够不经你的允许而使你被传到法庭做证人。对于柏林诉讼来说，我手头有你的信件，必要时我可以用上它们。况且，在这一案件中我决不是孤立的。福格特的无耻攻击，给我在一切国家——比利时、瑞士、法国和英国——提供了意外的同盟者，甚至包括完全是其他派别的人在内。

但是，为了我们双方，为了案件本身，当然采取一致行动是比较好的。

另一方面，我坦白地承认，我不能由于一些小的误会而失掉我所爱的少数真正**朋友**当中的一位。

如果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那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①

当然，我完全理解，在你目前的处境中，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对你来说都一定是很不愉快的。

但是，从你自己方面来说，你将不能不同意，完全把你撇在这一案件之外是**不可能的**。

首先，因为福格特借用你的名义捞取政治资本，而且还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玷污整个党是得到你的赞同的，而这个党却以它是它的成员而感到自豪。

况且，你是从1849年底到1851年春住在科伦、而从那以后一

^① 原话是：“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者》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直住在伦敦的前科伦中央委员会^①的**唯一的委员**。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②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末我认为，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的罪过。

怀着最诚挚的友谊。

你的 卡尔·马克思

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2月23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现在我必须进行两起诉讼，一起在柏林，一起在伦敦^③，另一方面，我还得纯粹为谋生而工作，所以我只能给你写几行。

你在福格特的小说^④中发现了“许多真理”，这一点在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感到非常惊奇；同样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你向我提出的

①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② 马克思套用圣西门的用语“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在圣西门的许多著作中都可看到这个用语。——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54—475页。——编者注

④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那些胆怯的劝告。

唯一不是完全臆造的事实是泰霍夫的信³⁷。但是这封信，或者确切些说，这封信的内容，我早在七年以前就在纽约出版的一本题为《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抨击性小册子中作了相当彻底的驳斥，以致使得所有爱叫嚷的人——那时他们还纠合在一起——都张口结舌，不敢提出一个字来反驳。

我希望从你那里知道的，而且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查明谁是《每日电讯》报驻柏林的通讯员，以及这个畜生住在柏林什么地方（街名和门牌号）。看来，这是一个姓迈耶尔的犹太人。凭你在柏林的地位，要打听出这一点，对你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请尽快把打听到的告诉我。附上关于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①。

你的 卡·马·

又及。至于说我的不信任（你迫使我用大政治家布林德的语言说话——见奥格斯堡《总汇报》）⁴³⁵，那你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抱怨。例如，我随这封信寄给你一封来自巴尔的摩（美国）的便函。这封便函是我通过私人关系得到的。⁴³⁶ 在同盟的文件中有对你的正式指控（其中有杜塞尔多夫一个工人代表团的证词^②），这些文件不由我掌握，我不能支配。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4页。——编者注

13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2月24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我感到奇怪，直到昨天我还没有从柏林得到关于您收到我2月13日寄上的挂号信^①的通知。

昨天我从这里——曼彻斯特——寄给您第二封挂号信，内附委托书和七个附件^②。今天我要引用上述编号的附件，对重要的几点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这几点是对柏林《国民报》提起诽谤诉讼时所必须特别注意的。同时附上1852年11月19日的一封信⁴³⁷和一本我在1853年发表的《揭露》^③。

I. (a) 匿名传单《警告》。

在柏林报纸《国民报》第41号第1版发表的标题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社论第3栏这样写道：

“**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事先在**同马克思的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想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象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① 见本卷第437—443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46—448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总之，这一栏的整个意思是，把我描绘成是**伪造**上述传单的人，同时卑鄙地指控我，说我把这个传单弄得好象是**布林德伪造的**。

在谈昨天寄上的附件中的证据之前，我认为有必要简单地告诉您这件事情的经过。

奥格斯堡《**总汇报**》在同福格特进行诉讼的时候，同其他文件一起发表了我以下的信：

“1859年10月19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我参加德国报刊工作时，攻击过《总汇报》，《总汇报》也攻击过我。但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决不会有碍于我尽力帮助它。**附去的文件**，要是在伦敦这里，是具有**司法**文件的作用的。不知在奥格斯堡是否如此。我之所以要取得这份文件，是因为布林德不肯承认他向我和其他人说过的话，我把这些话又告诉了李卜克内西，他对匿名传单里所进行的揭露也就毫不怀疑了。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马克思博士”^①

致《**总汇报**》的这封信中所附的文件该报也发表了，文件写道：

“当着卡尔·马克思博士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面，特此声明如下：《**人民报**》第7号转载的那个题为《警告》的没有注明印刷地点的匿名传单，（1）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和印刷的，原稿一部分由我本人排版，另一部分由菲·霍林格尔排版；（2）原稿是卡尔·布林德的笔迹，我是根据卡尔·布林德为《**海尔曼**》报写的稿件和卡尔·布林德写的一些匿名传单认出他的笔迹的，这些传单的印刷地点表面上说是在

^① 卡·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而实际上，它们是在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霍林格尔那里排版和印刷的；（3）菲德利奥·霍林格尔亲自对我说过卡尔·布林德是那张反对福格特教授的传单《警告》的作者。

排字工人 **奥古斯特·费格勒**

（本签字由**威·李卜克内西**和**卡·马克思博士**证实）

1859年9月17日于伦敦”**438**

（见**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文件第30、31页。）

对此，《总汇报》第313号和《科伦日报》上出现了下面这封卡尔·布林德的信和信中所附的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词。

“1859年11月3日于伦敦圣约翰
伍德区汤斯赫德路23号

为了驳斥关于我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的声明，我公布下面的文件。我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替卡尔·福格特辩解，他的品德自从我们在半年前知道以后，我和共和派里的朋友就无条件地予以谴责。我能够证明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先生的报道是真实的，这里确实由福格特提供过酬金，目的在于激励这里的德国人在一定的意义上对祖国的报刊起作用。

卡尔·布林德”。

（a）“兹声明：排字工人费格勒在《总汇报》第300号上断言传单《警告》系在我的印刷所印刷，并认为卡尔·布林德先生是传单的作者，纯系**恶意捏造**。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索荷区
利奇菲耳德街3号”

（b）“本人**十一个月**以来一直在利奇菲耳德街3号居住和工作，可以证明霍林格尔先生所说确系实情。

排字工人 **约·弗·维耶**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

（参照福格特的书。文件，第37、38页439）

我在《总汇报》第325号上对此作了答复^①。从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剪下的有关材料，我已经附在从伦敦寄给您的第一封信中。^②

卡尔·布林德在12月11日《总汇报》的附刊上从自己方面发表了新的反对意见。编辑部在附刊上声明说：

“卡尔·布林德先生说的基本内容如下：‘我再一次引用由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先生和排字工人维耶签名的文件，并最后一次声明，断定我是经常提到的传单的作者这样一种纯系诽谤的说法，是明显的谎言。对我的别的说法则包含有**最粗暴的歪曲**。我再重复一遍，我作此声明只是为了保卫自己不受马克思—比斯康普—李卜克内西的攻击，而不是替我早就反对的福格特辩解。’”

关于这个声明，《总汇报》编辑部加了如下按语：

“因为在本报上继续对这些情况进行解释和争论，广大读者早已不感兴趣，因此我们要求与此有关的各位先生不再继续争论。”⁴⁴⁰

（参照福格特的书。文件第41、42页）

文件的公布暂时到此为止。当我一看到《国民报》上的文章摘录了福格特小册子中的话并且对此加以评论时，我就首先公布了致伦敦报纸《自由新闻》编辑的英文通告信^③（附件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迫使卡·布林德以侮辱罪对我起诉，从而使我有可能，第一，向伦敦法院提出关于传单《警告》的印刷和作者的证据，第二，迫使这个传单的真正作者向英国法院提出他所拥有的反对福格特

①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38—442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的证据。

这个通告信(附件三)——它刚一印出我就立即给卡尔·布林德寄去了——的最近的结果,是卡·布林德在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发表的**声明**。在这个标题为《**反对卡尔·福格特**》的声明中,布林德重申他不是那个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警告》的“作者”,但是他为我的通告信所迫,不得不提出一些论据来证明福格特是在伦敦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的代理人。我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公布通告信(附件三)——的**直接**结果就是这样。

同时,我得到了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耶的 affidavits^①(附件一和附件二)。这些 affidavits 证明:**第一**,我的论断,即传单《警告》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的并且是布林德亲笔写的,是符合**实情的**。**第二**,布林德在《总汇报》第313号和《科伦日报》上报道的、后来他又在12月11日《总汇报》附刊上提到的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词,是**假的**。**第三**,布林德和霍林格尔(见排字工人维耶的 affidavit,附件二)为了弄到反对我的假证词,使我在大众心目中成为撒谎者和诽谤者,他们进行了 conspiracy(秘密勾结)。根据英国法律,这种秘密勾结是**应受刑事惩办的行为**。只是由于考虑到布林德的家庭,我才没有对霍林格尔和布林德提出刑事追究。

两个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耶的 affidavits(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抄本,我寄给了某些常同布林德见面的流亡者,他们已经把这两个抄本给他看过。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沙伊伯勒医生**在1860年2月15日《每日电讯》上的**声明**,沙伊伯勒在声明中称自己是传单《警告》的**作者**,并且自己承担传单中斥责福格特的责任(见附件

①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六)。因此,如果福格特想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他就必须重新起诉,而且是在伦敦。沙伊伯勒关于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的声明,决不能改变以下的事实:传单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印的,是布林德拿去印的,也是布林德亲笔写的,他所提供的霍林格尔和维耶的证词都是假的,最后,霍林格尔和布林德企图通过这些假证词使自己摆脱出来并败坏我的名誉。

没有必要进一步向您说明,费格勒和维耶的 affidavits (附件一和附件二)和沙伊伯勒医生 2 月 15 日在《每日电讯》上的声明(附件六)给予您确凿的证据,证明我在这封信的 I. (a) 项中援引的《国民报》的诽谤性责难是骗人的。

(b) 我和《总汇报》的关系。

1859 年 10 月 16 日《总汇报》编辑部给我的两封信(附件四和附件五),和上面 I. (a) 项中援引的我在 1859 年 10 月 19 日对这两封信的答复,就是我同《总汇报》的全部通信。因此我们的通信仅仅限于我给《总汇报》提供了一个书面文件,这个书面文件是为了说明《总汇报》由于转载而被福格特控告的那个传单的来源。

1859 年 5 月 9 日,卡·布林德在戴维·乌尔卡尔特召开的公开的群众大会上,把对福格特的一切指责都告诉了我,后来他在传单《警告》中重述了这些指责,传单是在下一个月即在 6 月才出版的。他要我相信,他手中有这些指责的证据。我并不认为他告诉我的事情有特别的意义。福格特的一本名为《欧洲现状研究》的小册子,其次,福格特同“日内瓦的暴君”法济的联系以及法济同路易·波拿巴的联系,早已使我确信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他是居心不良还是出于好意,是取报酬的还是不取报酬的,这对我完全一样。在布林德告诉我那件事情以后的两三天,同我从来没有私人

联系也没有政治联系的比斯康普先生到我家里来了，是李卜克内西把他带来的。比斯康普请求我和我的朋友给予他所创办的《人民报》以物质上和写作上的帮助。起初我没有接受他的请求，理由是一方面缺少时间，另一方面我应当更好地了解《人民报》，然后再推荐我的朋友为它撰稿，而当时它只出了第一号。同时我强调指出，我迄今为止原则上**完全**避免参与伦敦的德文报纸。在这次会见的时候，我当着比斯康普的面把布林德在乌尔卡尔特的群众大会上告诉我的事情向李卜克内西重述了一遍。同时我还提到，南德意志人由于妄自尊大而喜欢夸张。后来，比斯康普先生在5月14日《人民报》第2号上写了一篇由他个人负责并由他亲自作了补充的文章，标题是《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⁴⁴¹。在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的诉讼》的《文件》一章中第17、18、19页上援引了这篇文章。后来，大约在6月中旬，那时我不在伦敦，而在曼彻斯特，李卜克内西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从霍林格尔那里得到了传单《警告》的校样，他立即发现这上面转述了布林德口头告诉我的事情，而且他从排字工人费格勒那里得知，是布林德把传单的原稿交给霍林格尔付印的。李卜克内西把这份校样寄给了《总汇报》，该报转载了它，因而招致了福格特对它提起的诽谤诉讼。李卜克内西有权这样做（关于这件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我不在伦敦），何况他已知道指控福格特的布林德本人曾被福格特邀请去参加拟议中的宣传活动。这个人答应给德国报刊上一切有利于波拿巴计划的文章付**奖金**（见福格特的书^①中与此有关的自供，给勒宁博士的信，《文件》第36页），因此必须利用象《总汇报》这样销路广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的报纸来对他进行“警告”。

一当福格特由于**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了传单《警告》而对它提起诽谤诉讼，《**总汇报**》编辑部就立即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坚决请求他提供证据。李卜克内西就来找我。我告诉他去找布林德，并且根据他的要求，我亲自陪他到布林德那里去了一趟，关于这一点您从布林德的信（附件七）中可以看到。我们正碰上布林德不在家，他在圣莱昂纳兹的疗养地。李卜克内西给他写了两封信。几个星期都不见回信，直到布林德估计奥格斯堡诉讼将近结束时他才回信。（这估计错了，因为在这期间《**总汇报**》使诉讼延期了。）最后，在9月8日的信（附件七）中，布林德极端无耻地回答李卜克内西说，正如他“以前已经说过的”，他“与这事**毫无关系**”，至于“那些私下的谈话”，他打算“以后有机会时作**口头说明**”。李卜克内西带着这封信来找我。

我明白，现在需要采取强制办法使布林德开口说话。我想起了我在5月27日的伦敦《**自由新闻**》报上读过一篇匿名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⁴⁴²，文章基本上转述了传单《警告》的内容和布林德口头告诉我的事。文章的风格和内容使我毫不怀疑它的作者是布林德。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自由新闻**》的责任编辑科勒特先生那里去了一趟。他犹豫了一会之后说，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布林德。此后不久，我收到排字工人费格勒的书面声明，说传单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印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

于是李卜克内西又写了一封较详细的信给布林德，告诉他，现在我们手上有他与传单《警告》有关的证据，同时引证了《**自由新闻**》上的那篇文章，再一次要求他提供他所掌握的材料。卡·布林

德未作答复，而且不论在奥格斯堡法庭审理以前还是在法庭审理期间，他一分钟也没有打破他的沉默。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布林德决意抱不承认态度和外交上不予理睬的态度。因此我对李卜克内西说，如果《总汇报》向我要书面的东西，我就准备把我掌握的费格勒的声明转寄给它。我在收到《总汇报》10月16日的两封信后，确实这样做了，在10月19日的回信中附去了那份声明。

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骤的动机如下：

第一，我认为，既然李卜克内西最先从我这里听到布林德关于福格特的议论，那我就有责任使李卜克内西得到证据，证明他并没有捕风捉影地散布对第三者的指责。

第二，我认为，《总汇报》完全有权转载传单《警告》，因为该报知道，传单出自那个被福格特先生本人竭力吸引来参加他的宣传活动的人。虽然《总汇报》属于同我敌对的一派，并且总是采取同我本人敌对的态度，甚至不止一次地发表关于我的最愚蠢的谎言，虽然我意外地处在奥格斯堡法院的权限范围之外，因而《总汇报》不可能强迫把我传到法庭去做证人，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第三，在6月2日俾尔的《商业信使报》第150号的附刊上（参照福格特的书中的《文件》第31页），福格特发表了一篇诽谤我的文章^①，显然他认为我是比斯康普发表在5月14日《人民报》上的那篇反对他的文章的作者。他在对《总汇报》的控诉中，同样也是从我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这样的设想出发的。显然，布林德决心要永远维持这种非常符合福格特心意的“误会”。

^① 见本卷第23—24页。——编者注

第四，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想使福格特和他的原告们当面对证，而且是在必定能使事情了结，双方又都没有可能使用任何诡辩手段的地方对证。为此，重要的是要把传单《警告》的真正作者和出版者从暗处硬拉出来。我的想法是对的，这可以从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附件六）和上面援引的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布林德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

我同《总汇报》的通信只限于奥尔格斯博士的两封信（附件四和附件五）和我在上面（在I.（a）项中）援引的我在10月19日写的回信。而福格特先生（和《国民报》）认为凭这点就足以把我叫作《总汇报》的撰稿人，而在德国公众面前把他自己描绘成“反动分子”和极左分子的阴谋活动的无辜受害者。

李卜克内西从1855年起就是《总汇报》的通讯员，正如福格特先生本人早先是该报的通讯员一样。在必要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将宣誓证明以下事实，即我从来没有利用他给《总汇报》塞去过哪怕一行字。他同《总汇报》的关系过去和现在都同我毫不相干。一般说来，他的通讯仅仅限于英国政治方面，而他在《总汇报》上所捍卫的那些观点是他过去和现在在激进的美国德文报刊上所捍卫的观点。在他的通讯中没有一行字不反映他的观点，因此，也没有一行字不是他无论在哪里都能加以捍卫的。在英国对外政策方面，李卜克内西所持的观点接近于布赫尔在柏林《国民报》上所持有的那种反帕麦斯顿的观点。在英国对内政策方面，他始终捍卫英国最进步的政党的观点。他一次也没有在《总汇报》上写过一行关于伦敦流亡者的流言蜚语。关于我同《总汇报》的虚构的联系，就这么多。

II. 在《国民报》第41号第1版发表的标题为《怎样伪造激进

传单》的社论第2栏正数第45行和以下几行，一字不差这样写道：

“去年5月，上面所提到的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了《人民报》……天知道，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弄到钱；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同《国民报》第41号上的整篇文章和第37号上的社论——这里把我描绘成“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联系起来看，特别是同我在III项中援引的那段话联系起来看，以上援引的那段话有这样的含意，即我是用**不名誉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的。

对此，必须作以下的说明：

福格特本人在《国民报》所说的他那本小册子开头的《文件》部分第41页上，**援引了**6月11日《人民报》第6号上刊登的编辑部声明中的一段话：

“我们可以满意地告诉本报读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决定支持《人民报》。**”⁴⁴³

由此可见，在6月中旬以前我还没有给《人民报》以**任何支持**，而且在此以前它的**财政状况完全与我无关**。我还可以顺便地说一下：比斯康普当时在伦敦靠教书过活，他经常**无代价地**为《人民报》编辑。所有其他撰稿人，从该报创刊到停刊也都**无代价地**寄来自己的稿件。因此唯一必须开支的费用是印刷费和递送费。但是这些费用往往大大超过卖报所得的钱。在我为该报撰稿之前，赤字是用从住在伦敦的德国人那里公开募集的钱来抵补的。后来我弄到了二十到二十五英镑（一百三十三到一百六十六塔勒），这些钱**完完全全**是由博尔夏特博士——开业医生，龚佩尔特博士——也是医生，黑克舍尔博士——也是医生，威廉·沃尔弗——教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商业家（所有这些都住在曼彻斯特）和我本人所捐献的。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完全不同意我、恩格斯和威·沃尔弗的政治观点。然而，他们都认为起来反对在流亡者当中进行的波拿巴派阴谋活动是非常适时的（而这也正是《人民报》的主要任务）。

结果《人民报》欠了大约八英镑（五十三塔勒）的债，这笔债由比斯康普负责偿还。他为这笔钱开的借据在霍林格尔那里。

这就是《人民报》的全部财政情况。

至于比斯康普先生，他本人现在在1860年2月15日《总汇报》第46号附刊上作了这样的声明：

“我和马克思先生的全部政治联系仅限于他为我所创办的……周报《人民报》提供了几篇文章。”

至于我本人的收入来源，我只想说，我从1851年起就是《纽约论坛报》——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的固定撰稿人，我不仅为该报写通讯，而且还写社论。这家报纸拥有二十万个订户，能适当地付给稿酬。此外，几年以来我还是《纽约论坛报》的编辑之一德纳先生所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①的撰稿人。我想，在法庭审理之前我还来得及收到德纳先生从纽约寄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信。⁴⁴⁴如果这封信不及时寄到，那举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就够了，他是伦敦皇家交易所大厦2号瑞士银行总行的分行经理，多年以来他热情地帮我把美国的期票兑为现款。

福格特以及站在他一边的《国民报》，由于我同一家不付稿酬的报纸有关系而无耻地对我产生怀疑，可是正是这个福格特却在

^①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

《国民报》所提到的他那本书的第226页上公然声称，他“今后仍将从凡是他能够拿到钱的地方拿钱”以用于自己的目的，这就显得他们更加无耻了。

III. 在《国民报》第37号一篇题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的社论中（第1版第2栏，正数第22行及以下几行）说了下面一段话，我认为这段话是可据以提出诽谤诉讼的分量最重的一点：

“福格特在第136页及以下几页上说：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无产者’〈我被描写成他们的领袖〉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

《国民报》毫无保留地采用了福格特先生的这段卑鄙的话，并且向它的九千个订户进行了传播。关于这段话，我要作如下说明：

第一：正如我在给您的第一封信中已经指出的，《国民报》有责任从“几百封”恐吓信中举出哪怕是仅有的一封信或者仅有的一行字，它的作者是我或是某个真正同我有关系的人。

第二：我重复一下我在第一封信中已经说过的话：从1849年7月起，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写过东西，唯一的例外是在布勒斯劳^①出版的《新奥得报》（1854年），那时候它的编辑是埃尔斯纳博士和施泰因博士。我从来不认为需要哪怕用一个字谈到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流亡者，不仅该报本身表明了这一点，埃尔斯纳先生和施泰因先生无疑也会乐于证实这一点。

让《**国民报**》从“塞满了”我或我的朋友们的“告密”的“反动报刊”各栏中哪怕仅仅举出一栏来。但是，伦敦的相当一部分德国流亡者在这好多年当中经常用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塞满形形色色的德国报纸，这倒是**确实可靠**的并能够找到证据的。而我从来没有利用我同《**纽约论坛报**》、同宪章派的各家报纸以及同《**自由新闻**》的关系来进行报复。

至于说到“同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联系”，那末，众所周知的法国警探赫尔弗很长时间是金克尔流亡者协会在巴黎的主要代理人。而且他还和同时充当普鲁士警探和《**科伦日报**》通讯员的贝克曼有过联系。另一方面，同样众所周知的法国警探恩格兰德尔很长时间是卢格集团在巴黎的通讯员。可见，伦敦的“民主派流亡者”完全建立了“同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联系”，对这一点，当然他们自己是不怀疑的。

最后，福格特和追随他的《**国民报**》谈到：

“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

这一段话我认为是次要的，但是为了说明和揭露福格特和《**国民报**》的诽谤意图，我还是要作以下说明：

所谓的**硫磺帮**是年青的德国流亡者的一个团体，他们在1849年至1850年住在日内瓦，并且把“欧罗巴”咖啡店作为他们聚集的大本营。这个团体既不具有政治的性质，也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是真正的“**寻欢作乐者的团体**”，他们竭力用狂妄的举动来抑

制被驱逐的初期的痛苦。这个团体的成员有：**爱德华·罗森勃鲁姆**——医学系学生，**麦克斯·康海姆**——商业职员，**科尔恩**——化学技工和药剂师，**贝克尔**——工程师以及**路·西·波克罕**——大学生和炮手。除了1848年在科伦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⁴⁴⁵上同贝克尔先生有一面之交以外，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1850年年中，除科尔恩外，这个团体的成员都被驱逐出日内瓦，而各奔东西了。

以上所说的关于这个**我早先一无所知的团体**的情况，是承蒙波克罕先生的好意我才得到的，他现在是西蒂区（马克街44号）的一家大商行的主管人。**大约两星期**以前，在我向波克罕先生提出书面请求要他告诉我这些材料⁴⁴⁶以后，我才认识波克罕先生本人。

这就是关于**硫磺帮**的全部情况。

至于**制刷匠帮**，这个名称是一个名叫**阿布特**的人（他现在是夫赖堡的主教^①的秘书）给**日内瓦工人教育协会**取的一个骂人的绰号。事情是，阿布特在一次流亡者全体会议上被宣布为**无耻之徒**，出席会议的既有前法兰克福的议员，也有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流亡者）。为了报复，他写了一篇抨击性文章，在文章中他给工人教育协会起了个**制刷匠帮**的绰号，因为协会的主席当时是一个名叫**藻伦海美尔**〔*Sauernheimer*〕的**制刷匠**〔*Bürstenmacher*〕。⁴⁴⁷这个日内瓦的工人教育协会不论同我还是同我所属的**伦敦共产主义协会**^②都未曾有过联系。1851年夏，这个日内瓦协会的两个成员——**律师席利**（现住在巴黎）和**彼·伊曼特**（丹第一所中学的教员）——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他们前往伦敦，在那里参加了当时

① 马利耶。——编者注

②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由维利希和沙佩尔领导的工人协会¹，但是几个月以后他们退出了该协会。他们同我的关系是同乡和有私交的老朋友。我从普鲁士被驱逐出来 (1849 年) 以后，只跟在日内瓦的一个人保持过联系，这就是德朗克博士，现在他是利物浦的商人。

所以说，**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名称，正如这两个名称所表示的两个不同的团体一样，都只是同日内瓦有关系。这两个团体从来没有同我有过任何联系。在伦敦，人们从伦敦的日报《每日电讯》摘要转载的《国民报》社论中初次知道这两个团体。

因此，我同“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联系是福格特蓄意编造的谎言，而《国民报》也加以散布。

IV. 《国民报》第 41 号第 1 版上题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社论第 1 栏正数第 49 行写道：

“起初福格特只谈到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

这家报纸就是这样把我同“无产者的党”混为一谈，因此，它关于这个党的一切言论也就都涉及到**我本人**。此外，在这同一篇社论第 2 栏正数第 18 行和以下几行还写道：

“因此，1852 年，对瑞士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 (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这个密谋若不及时揭穿，会给瑞士当局带来极大的不愉快。”

往下，在同一栏，正数第 33 行写道：

“‘无产者的党’对瑞士怀有特别的仇恨……”

《国民报》应当从 1852 年 10 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知道 (正如福格特从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知道这一点一样)，我从来没有同那个据说 1852 年在瑞士搞这种阴谋的舍尔瓦

尔有过联系（关于这一点，卡尔·沙佩尔先生准备作全部说明，他住在伦敦培德福德广场彼尔西街5号，**在科伦案件之前**，舍尔瓦尔同他保持过关系）。这家报纸应当知道，**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我通过律师揭露了舍尔瓦尔是施梯伯的同谋者；根据施梯伯本人**被迫**提供的证词，舍尔瓦尔在1851年，也就是他在施梯伯领导下在巴黎炮制德法密谋⁴⁴⁸的时候，属于一个**敌视我的**协会。《**国民报**》专为福格特的书写了两篇社论，因此它从这本书中知道，**在科伦案件结束以后**我还在瑞士出版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揭发过舍尔瓦尔是个奸细。在科伦案件期间舍尔瓦尔据说是从巴黎监狱逃跑了，而实际上他是作为奸细来到了伦敦，当时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工人协会非常热情地接纳了他，但是由于科伦的律师（就是施奈德尔第二）按我的指示在审讯时向施梯伯质问了舍尔瓦尔的情况，结果使他被该协会开除了。

由此可见，要我对由一个明明仇恨我的、被我揭露和控告过的人所完成的所谓的瑞士功绩负责，是福格特和追随他的《**国民报**》对我进行的一种**最无耻的、完全有意识的诽谤**。福格特说到同舍尔瓦尔有过来往的“在日内瓦的**马克思的走狗**”。但是即使现在，也同1852年一样，我**同住在瑞士的任何人**都没有保持联系。

我把我以前写信告诉过您的情况^①再重复一下：1850年9月15日，我和我的朋友们跟当时存在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叫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伦敦中央委员会中在维利希领导下的那一部分分裂了，因为他们玩弄“民主派流亡者”的革命和密谋的把戏（不过这种把戏是极其幼稚和安全的）。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并

① 见本卷第442页。——编者注

且除了同科伦通信以外，没有同大陆上的任何部分进行过**任何**通信。正如科伦案件所证实的，这种通信不包含任何犯法的东西。从1851年春天协会的个别成员在科伦被捕的时候起，我们（即协会的**伦敦**部分）就立即断绝了**同大陆的全部的和任何的往来**。我只同一个我本人并不认识的、被捕者的朋友（**贝尔姆巴赫**先生，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继续通信**商谈辩护办法的问题**。我在伦敦的朋友每周集会一次，设法使施梯伯无耻采用的每天翻新的警察伎俩不能得逞。在11月中（1852年），科伦案件结束以后，经我的朋友们的同意，我宣布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从那时到现在我没有参加**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曾经是共产主义协会成员，而且从1848年秋天到1851年春天在科伦，从1851年春天到现在在伦敦，他可以证明以上所说的全是实情。此外，附上的1852年11月19日的信^①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这封信是我的朋友弗·恩格斯在他的旧文件里找到的，信上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邮戳。

附上的福格特和《**国民报**》所援引的小册子^②，是我在波士顿（美国）印的，在此以前，在巴塞尔由沙贝利茨出版了第一版，印数二千册，在巴登边境被没收。您从这本小册子里以及以后从在柏林挑起的施梯伯—艾希霍夫案件²⁹中可以看出，1852年11月中以前我所在的那个共产主义协会的活动中没有可据以控诉的**任何犯罪构成**。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我和我的伦敦朋友们所能采取的办法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还是很有成效地粉碎了警察设下的种种阴谋罗网，以至于最后——正如曾当过施梯伯的密探，现在

①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这封信的全文见本卷第482—483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被监禁在汉堡的那个叫**希尔施**的人在1853年4月22日《纽约刑法报》上发表的自供⁴⁴⁹中所表明的——为了保证给被监禁的人**判罪**，希尔施不得不冒充豪普特到科伦去，扮演豪普特的角色向法庭提供假宣誓证词。但是，据希尔施说，冯·辛凯尔迪先生在执行这一计划的前夜写信说：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不言而喻，附上的小册子仅仅对于弄清我同施梯伯—辛凯尔迪和当时的普鲁士警察制度进行的斗争来说有法律价值。其中所提到的那些团体早已成为历史了。

V. 最后，为了让您弄明白以诽谤罪对《**国民报**》提出控诉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还要简短地谈一下《**国民报**》的社论在伦敦所引起的那些后果。

在1860年2月6日的《**每日电讯**》（伦敦的一家日报）上用两栏半篇幅登载了一篇标题为《奥地利的报界帮凶》的文章。

这篇注明写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而实际上是在**柏林**写的文章，经过最粗率的对照就可以看出，它的一部分是《**国民报**》第37号和第41号的社论的简单重述，一部分是这两篇社论的逐字逐句的译文，我认为《**国民报**》的这两篇社论是有罪的。与此有关的那一号《**每日电讯**》，我将于日内寄给您。在《**电讯**》的这篇文章中，正如在《**国民报**》上一样，第一，把我和我的朋友说成是“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第二，逐字逐句地翻译我在第IV部分引用的《**国民报**》关于**硫磺帮**、进行敲诈的恐吓信的那段话，还有关于我同舍尔瓦尔在瑞士伪造假钞票的关系等等的話。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我立刻就写信给《每日电讯》的编辑^①,威吓要对他提起诽谤诉讼 (*action for libel*), 要求他向我公开道歉。他回答说, 已把我的信寄给他的德国通讯员了, 将等待后者的答复。这个答复刊登在 1860 年 2 月 13 日的《每日电讯》上, 逐字逐句的译文(过几天您将收到原文)如下: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2 月 8 日。现在我只简短地回答马克思博士就我寄给您的一篇通讯而提出的指责。他简直是找错了对象。如果这位博学的先生指责的是福格特博士本人, 或者是引用过福格特博士的书的**成百个德国编辑**中的一个, 那末他的这一行为是合乎事态所要求的。但是, 马克思博士对于在他自己的祖国向他提出的无数指责不予反驳, 而宁肯向一家英国报纸发泄他的怒火, 只因这家报纸刊登了在**几乎所有多少知名的德国城市**都刊印了和转载了的论述。看来这位博学的先生忘记了这一情况:**既然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追究在他的祖国制造和散布谣言毁坏他声誉的人的责任**, 他就没有丝毫权利对一家**英国**报纸刊载几篇使他不愉快的报道而提起诉讼。最后, 我表示有充分准备承认上述报道中的论述是错误的, 只要马克思博士能使人们相信这些论述是错误的话。如果他有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证据,**那末要得到如此合乎他愿望的结果, 对他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至少有五十个德国城市**供他选择, 他能够在这些城市提起诉讼, 并且能够使编辑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他不想采取这样的途径**, 那末一个英国通讯员完全没有责任去驳斥那些论述, 因为这**不是他独创的**, 他只是**由于相信可尊敬的来源有毋庸争辩的威望才加以重复了。**”

顺便要指出《每日电讯》报的柏林通讯员(好象是一个叫迈耶尔的犹太人^②)竭力用来掩饰他抄袭《国民报》的行为的那种夸张说法。最初他说成百个德国编辑, 后来说数千个(也就是, 德国

① 卡·马克思《给〈每日电讯〉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② 《每日电讯》的柏林通讯员是阿贝尔(见本卷第 536 页)。——编者注

多少知名的城市，也就有多少编辑），而最后说，我至少应当对五十个编辑起诉。他所说的**可尊敬的**来源也就是**他的唯一来源**——柏林的《**国民报**》。

还要顺便提一下，在2月6日我给《**每日电讯**》编辑的信中，也就是在他亲自写信告诉我他已转寄给他的德国通讯员的那封信中，我曾通知《**电讯**》的编辑，并且通过他也就转告他的通讯员，说我即将以**诽谤罪对柏林《国民报》**起诉。

依我看来，这里唯一具有决定作用的情况是，《**每日电讯**》以它的通讯员为掩护，**在我对德国报纸中的一家起诉之前，它将拒绝向我作任何道歉**。该报提到《**国民报**》的“可尊敬的”威望，因为唯独《**国民报**》刊登了《**每日电讯**》上发表的**这方面的**论述。

《**电讯**》的文章在伦敦引起了什么样的轰动，这您是了解的。我认为这种轰动应归咎于《**国民报**》。单是为了我的家庭，我也应当以**诽谤罪对《电讯》**起诉（action for libel），这方面的预付费——在案件结束以前——至少需要二百英镑。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福格特能堕落到如何**极端卑鄙**的地步：他散布恶毒的谰言，说我同《**新普鲁士报**》的所谓联系，是由于我的妻子是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

我希望**立即**得到（如果您给我的信还没有寄出）您收到以下信件的通知：

（1）2月13日由伦敦寄出的信，附有十五塔勒的预付款。

（2）2月21日由曼彻斯特寄出的信，附有委托书和七个附件。

（3）2月24日由曼彻斯特寄出的这一封信，附有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我在1852年11月19日写给弗·恩格斯

的一封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邮戳的信。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1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伦 敦

[草稿]

1860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请向沙佩尔介绍一下福格特的书^①。到他那里去一趟。他会告诉你，我给他的信中写了什么。

根据我昨天收到的我的柏林律师^②的信来判断，这个案件进行得很顺利。我在寄给他的材料中同时也叙述了跟你有关的必要的情况。请详细研究一下福格特书中整个有关你的那一部分，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加以利用。但是要准确地把握住事实。

此外，1860年2月6日工人教育协会为保护我而通过的、并由协会主席^③签名的那个反对福格特的决议⁵²必须立即得到法官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

③ 弥勒。——编者注

的证实(即签字)。因此必要时跟维贝尔^①谈一下。

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15

马克思致卡尔·沙佩尔

伦 敦

[草稿]

1860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沙佩尔:

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信,请他向你介绍一下福格特的书^②,以便你本人能够确信,在柏林对《**国民报**》的诉讼(对《**电讯**》^③的诉讼是次要的),对于我们党在历史上的声誉以及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是多么重要。我昨天收到了我的柏林律师^④的信,从信中可以看出,《**国民报**》的察贝尔先生势必要为他对福格特的热心而去尝尝铁窗的风味。我的律师认为重要的是,你尽快地向伦敦的法官(弯街的这个法官是个合适的人,他已经认识李卜克内西,而李卜克内西可以陪你去一趟)提出如下的 affidavit^⑤,或者与此类似的

① 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编者注

②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③ 《每日电讯》。——编者注

④ 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

⑤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affidavit;

“兹声明,在某年……舍尔瓦尔(别名克列美尔……)经我本人介绍参加一个叫作«Der Bund»(同盟)^①的德国互助团体(顺便说一下,这个团体早已不存在了)的伦敦支部;这个舍尔瓦尔于1848年某月某日路过科伦时同我进行过简短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我甚至没有向卡尔·马克思博士提过。他当时根本不认识舍尔瓦尔这个人;1851—1852年,舍尔瓦尔住在巴黎时,属于一个叫作‘同盟’的德国互助团体的巴黎支部,并和它通过信,当时领导‘同盟’的是我和现在住在合众国的辛辛那提的维利希先生。1852年秋,舍尔瓦尔从巴黎回到伦敦以后,参加了一个叫作‘工人教育协会’的公开的德国工人团体,他早先曾是这个团体的成员,那时领导这个团体的是我和上面所说的维利希先生。由于在科伦审问贝克尔博士^②和其他人时公开揭露了舍尔瓦尔,以及由于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材料,这个舍尔瓦尔被公开开除出所说的德国工人俱乐部,此后不久他就从伦敦溜走了。”⁴⁵⁰

恩格斯向你衷心问好;顺便提一下,他本人今春某个时候将来伦敦一趟。请你不要耽误时间。

你的 卡·马·

在 affidavit 里说“互助团体”,因为这类东西在英国法官听起来是完全无害的;况且对于“互助团体”随便怎样理解都行。

①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②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16

马克思致穆赞比尼

伦 敦

[草稿]

1860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①

亲爱的穆赞比尼：

孚赫先生大概已经告诉您，正好现在我在进行两起关于诽谤的诉讼，一起是在柏林对《国民报》起诉，另一起是在伦敦对《每日电讯》起诉。两起都同波拿巴代理人福格特那本攻击我的小册子^②有关。

因此，对我来说极端重要的是能够得到关于以下问题的确切材料：关于克拉普卡将军同瑞士银行总行以及同奥斯曼银行的关系；关于这两个银行的相互关系；关于奥斯曼银行同穆苏卢斯的关系；以及关于后者同俄国的关系。如果您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给我寄到我现在在曼彻斯特的住址，我将非常感谢您。

请代我问候穆赞比尼夫人。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马克思在日期下面写了这样的字句：“装入给我妻子的信中；注有上述日期的寄给穆赞比尼的信如下：”。——编者注

②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1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0年2月29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来信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只和很少数的人交朋友，然而我却很珍视友谊。1844年成为我的朋友的人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至于你信中正式谈到的事情本身，那是出于严重的误会。因此我要作如下的说明：

1. 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²⁹

我给了尤赫一份“材料”（同时我还向他声明，由于下面两个原因，他和艾希霍夫都不能得到我的支持：**第一**，由于他们在《**海尔曼**》上谈论科伦案件的那种方式；**第二**，因为我确信，艾希霍夫不过是前任警务顾问敦克尔手中的工具，后者企图对施梯伯进行报复，完全象以前维克多克在巴黎对日斯凯进行报复一样；但是，仅仅为了替我死去的朋友丹尼尔斯医生报仇，我也要尽一切可能来协助打垮和惩罚施梯伯）。这份“材料”的内容如下：

我给了尤赫一本《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请注意，这是我先在瑞士，后来又在波士顿出版的著作，并且被福格特当作众所周知的书籍引用过，所以绝对不是“秘密材料”。

我向尤赫说，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包括在这本书里了。

最后，我向他指出，列伐尔特（艾希霍夫的辩护人）应当要求被拘禁在汉堡的希尔施出庭作证。这一点做到了。希尔施现在已经宣誓供认，“记录本”是普鲁士伪造的，其他一切从法律上看都是违法的。

这样，在这一案件中根据我的“材料”所要作的“揭露”，会给过去的“同盟”盟员连犯罪的迹象都洗刷掉，并且还会“揭露”普鲁士的警察制度，这种制度由于“科伦案件”和科伦陪审员的可耻怯懦而确立下来之后，现在在普鲁士已经发展成为连资产者本身和奥尔斯瓦特内阁都终于感到难以忍受的一种统治力量了。事情就是这样。

此外，我非常惊异你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我在某些方面能替警察效劳。请你回想一下你所知道的科伦来信（1849—1850年），这些信直接责备我不该使同盟的宣传活动中断下来（我当时这样做，是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的，绝不是出于个人考虑）。

2. 我对《国民报》的诉讼。

我首先要指出，在“同盟”根据我的提议于1852年11月解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加入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因而这个寿命短促的党对我来说，不存在已经有八年了。在我的著作^①出版以后（从1859年秋天起）我曾向某些先进工人，其中也包括以前的同盟盟员，讲授政治经济学，但这种讲演与不公开的团体毫无共同之处，它与这种团体的关系，比方说，甚至比格尔斯滕堡先生在席勒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还要更少。

你会记得，我曾经从设有许多支部的纽约共产主义者协会⁴⁵¹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的领导者（其中有住在纽约交易所广场44号通用银行的经理阿尔勃莱希特·康普）那里接到了一封经你手转交的信，这封信实质上是请求我改组旧的同盟。过了整整一年我才写了回信，当时我说，从1852年起我和**任何**组织都再**没有**联系，而且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参加大陆上已经过了时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好处。此后，伦敦谢尔策尔先生的《新时代》曾不止一次地激烈攻击我的这种“无所作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攻击什么人**是**显而易见的。

当勒维（第一次）从杜塞尔多夫到这里来的时候（那时他也常去拜访你），他甚至想以在伊塞隆、佐林根等地发动工厂工人起义的诺言来引诱我。我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无益而又危险的**愚蠢想法**。另外，我还向他声明，我再也不属于任何“同盟”，而且无论如何我**不能**加入这类组织，至少因为这类联系会给我们在德国的人带来危险。勒维回到杜塞尔多夫，正如不久以后有人写信告诉我的，他对你赞扬备至，而对我的“空谈主义的”冷漠态度则尽量揭露。⁴⁵²

可见，从1852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党”，我是一无所知的。如果你是一个诗人，那末我就是一个**批评家**，的确，对我来说，1849—1852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⁴⁵³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

在柏林我需要证明两件事情（有关这个旧的并且已经过了时的同盟的历史）：

第一件是从1852年起就不存在以我为成员的这类团体；

另一件是福格特先生是一个**最无耻的诽谤者**，因为他对存在到1852年11月的共产主义者协会进行的诽谤超过了捷列林格。

就后者而言，你当然是一个见证人，而且**你给卢格的信**（1851年夏天写的）还可以证明：**在这里所谈的那个时期里**，你把这类攻击也看作是对你个人的攻击。

发表在《晨报》、《旁观者》、《观察家》、《先驱》、《人民报》上的那个声明^①，你也签了名。**科伦案件的卷宗**里有这个声明的一个副本。

此外，当在我的《揭露》（波士顿版第47页）中重新提到这一点⁴⁵⁴的时候，你也丝毫没有表示反对。

你的名字还作为收款人出现在我们印发的为被判罪者募捐的呼吁书中。⁴⁵⁵

其实，也无需再提起这件事情了。

但是，让我的柏林律师^②手里有**我给恩格斯的下面这封信**，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个司法文件，因为它是不装信封寄出的，而且上面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的邮戳。

“1852年11月19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三^③，同盟^④根据我的建议**自动解散了**，并宣布同盟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自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被捕以来，它在大陆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附上给英国各报用的**声明……**此外，我还写了一篇石印通讯（我后来没有出石印通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

③ 1852年11月17日。——编者注

④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讯，而是在沙贝利茨那里出版了小册子^①），详细地叙述**警察当局所干的卑鄙勾当**等等，并且向美国发出关于救济被捕者及其家属的呼吁书。**收款人是弗莱里格拉特**。我们所有的人都签名了。（以下几行无关紧要。）

你的 卡·马·”456

在这样的文件里我当然不能删掉**任何一个名字**。这是我用你的名字来**证实一个事实即同盟解散**的事实的一次，因为你的名字偶然出现在我于1852年写的一封信中。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损害你声誉的地方。

有一封你在1851年写的信，我打算收在案件结束以后出版的小册子^②里。信中绝对**没有**在法律上可能危害于你的东西。但是，由于这还要拖延好多星期，这件事情我以后再和你面谈。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

“党的会议、决议和行动”在1852年以后已属于幻想世界，这不用我证实你也会知道，而且根据你给我的许多信件来判断，看来你是知道的。

我和大洋彼岸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志**在1852年以后还继续了一段必要的时间即继续到1853年年底的**唯一的**活动，就是对**民主派流亡者的骗局和革命儿戏**进行了正如1851年路德维希·西蒙先生在《论坛报》上所说的那种“轻蔑嘲笑的做法”⁴⁵⁷。你抨击**金克尔的诗**^③以及你在这一期间同我的通信都证明你和我在这一点上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③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

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这与当前的案件毫无关系。

捷列林格、**班迪亚**、弗略里等人从来没有加入过“同盟”。在风暴中扬起一些尘土，在革命时代闻不到玫瑰油的香气，时而有人甚至被溅一身脏东西，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官方世界如何拚命地反对我们：为了要毁灭我们，他们对刑法典不是稍稍触犯一下，而是通通彻底违犯了；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愚蠢的民主派”不会原谅我们的党比他们自己具有更高的才智和风格而进行恶毒的诽谤；如果我们熟悉**同一时期**的其他一切政党的历史；最后，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究竟能够提出什么**事实**（不是福格特或捷列林格这样的人所提出的**在法庭上可以驳倒的**无耻诬蔑）来反对整个党，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在这个十九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或事务关系中，难道能够避免肮脏齷齪的事情吗？那里正好是藏垢纳污的自然场所。例如罗·卡登爵士（见议会关于贿选的兰皮书）⁴⁵⁸；又如**克拉普卡**先生，关于他的为人我已得到最确凿的材料，克拉普卡一点也不比“**班迪亚**”好，也许比他还更坏。尽管班迪亚在切尔克西亚留下了英雄业迹，尽管我公开地揭露了他^①，可是**直到现在**克拉普卡和科苏特仍然在君士坦丁堡庇护着他，只是因为他深知他们的底细。从个人方面来说，班迪亚比克拉普卡要体面一些。他养了一个姘妇，而克拉普卡却**长年**靠姘妇生活，等等。愿贝塔的纯洁能抵当捷列林格的

① 卡·马克思《切尔克西亚的叛徒》。《历史上有趣的一页》。《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编者注

卑污，甚至赖夫的放荡也能与保拉的贞节相当，不过保拉无论如何不是党员，而且也没有冒充党员。

有支付能力的（这也象每次商业危机所证明的那样，必须作一些极为含糊的保留）道德所表现的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在我看来，丝毫不高于不可敬的卑鄙，而后者不论是最初的基督教团体或者是雅各宾俱乐部和我们过去的“同盟”，都没有完全避免掉。只是在资产阶级的相互交往中人们才习惯于失去这种对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的感觉。

3. 福格特—布林德的特殊事件。

在费格勒和维耶提出 affidavits^①（大家知道，提出假的 affidavits 是要受到流放惩罚的）以后，在由于有了这些证词布林德不得不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作了声明，沙伊伯勒医生也不得不发表声明（在2月15日**《每日电讯》**上）以后⁴⁵⁹，事件就**昭然若揭了**，因而你就这个问题提供证词**现在已完全成为多余的了**。在布林德的事件中，我感到麻烦的只是材料太多。

我就这一事件去找过厄内斯特·琼斯，由于他对布莱特、吉耳平等人的愚蠢态度，我已有两年没有同他见面了，现在他已**公开放弃这种态度**。⁴⁶⁰我去找他，首先是因为他象其他许多人（其中有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一样，2月6日的**《电讯》**一出版，就主动地向我表示他对福格特的卑劣行径感到极大的愤慨⁴⁶¹，因为福格特竟无耻地断言，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目的（并且在1849—1852年在这方面进行了活动）是**以告密相威胁，向住在德国的被败坏了名誉的人勒索金钱**；福格特还根据我和冯·威斯特华伦的“姻亲关系”

①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得出了我同《新普鲁士报》有“联系”的结论，等等（由于我的妻子的缘故，我对琼斯的这种表示感到很高兴，因为不能要求夫人们对政治上不愉快的事情无动于衷，同时也因为她们通常正是根据患难来衡量友谊的真假程度的）；**其次**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了**在法律上对布林德极不愉快的事件去找真正的英国律师**——不是为布林德本人，而是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着想。出于同样的考虑，我没有把**英文通告信**^①寄给《晨报》，而且除了《电讯》以外，也没有寄给任何一家**英国**报纸。

琼斯对我说了下面一段话：

“你可以——我将亲自陪你出庭——根据维耶的 affidavit 争取立即下令以**秘密勾结**的罪名逮捕布林德。可是，你要注意，这是**刑事追究**，一开了头，你就无法再把它撤回。”

当时我问琼斯（他能向你证实这一切；他的地址是：西区肯辛顿剑桥广场5号）：他能否对布林德提出警告，从而迫使他说出他所知道的有关福格特的一切，迫使他承认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所提出的**证词**是假的。

琼斯回答说：

“秘密勾结的案子，因为属于刑事犯罪性质，**律师**想要促使撤回诉讼或者和平了结的任何**企图**，都要担负刑事责任。”

琼斯在《电讯》的案件中将作为我的律师出庭。

听了琼斯的话以后，我感到很为难，因为，一方面，**为了我的家庭**，我应该迫使《电讯》辟谣，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愿采取在**法律上**会损害布林德**家庭**的任何步骤。我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把两个

① 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

affidavits 的抄本连同的一封信寄给布林德的朋友路易·勃朗，在这封信中我写了如下一段话：

“如果我将被迫对布林德提起刑事追究，我将感到很遗憾，但不是为了完全罪有应得的布林德先生本人，而是为了他的家庭。”

我的这个步骤引出了沙伊伯勒（可怜的人！）的一篇声明，正象我的铅印通告信（一印出来，我就马上寄给了布林德）引起了**同一天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他反对福格特的声明一样。布林德尽管具有巴登人的小聪明，但是他忘记了他是在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这个人在事情关系到个人的荣誉或者他的党的荣誉时，是**毫不留情的**。

现在情况是这样：对**《每日电讯》**已经提起诉讼，但是我的律师将把它拖到对**《国民报》**的诉讼**结束以后**。如果沙伊伯勒把他所知道的关于福格特的一切坦率地告诉我（沙伊伯勒当然是布林德手中的驯服工具），那末在2月15日的**《电讯》**上发表他的声明以后，我就根本用不着把这些 affidavits 转交给伦敦法院了。而在柏林，这对布林德不可能有任何**司法上的后果**，要避免这样做自然是不可能的。沙伊伯勒是不是“传单”^①的真正的（文字上的）作者，这并不能改变根据 affidavits 所确定的下列事实：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所提出的证词^②是假的，它们是通过**秘密勾结**弄到的，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里印的，是布林德亲笔写的，并且是他交给霍林格尔印刷的。

① 传单《警告》。——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6页。——编者注

所有这些事情当然都使人厌恶,但是并不比1851年以来欧洲的全部历史,包括它在外交、军事、文学和信贷方面的全部发展在内,更使人厌恶。

“不管这一切”^①,对我们来说,“**受庸人攻击**”这一口号始终要比“**让庸人踩在脚下**”这一口号更好一些。

我已公开向你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你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此外,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说的“党”就是指八年前便已解散的“同盟”,或是十二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②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

你的忠实的朋友 **卡·马克思**

又及:我刚才接到妻子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最好你在星期六(后天)(不是星期五,因为我还要算上星期二寄出的那篇文章)在《论坛报》账上付给我十六英镑。我的“全权代表”^③将同平常一样前来拜访。

① 这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一句,该诗是用罗伯特·彭斯的曲调写成的。——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编者注

③ 看来是指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1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3月3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立即给你回信,不过写得很简短(但我希望能写清楚),因为两起诉讼的准备工作使我忙得不可开交。

1. 关于我对《国民报》的诉讼。

你对诉讼的结局是无法判断的,因为第一,你不知道我手头有些什么样的文件,其次,你也不知道福格特的谰言是纯粹的捏造。但是,你应当一开始就赞成**进攻**。第二起诉讼是我对伦敦报纸《**每日电讯**》提起的,因为它曾转载和传播《**国民报**》的文章。《**电讯**》是伦敦一家**最卑鄙**的日报(而这一点很重要),但它决不是一家小报。在伦敦的所有日报中间,它的发行量**最大**。它专门受到**帕麦斯顿**的津贴,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乐意登载这类**攻击我的**肮脏东西的缘故。

《高尚意识的骑士》^①你一定会收到。

2. “庄严的姿态”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⁴⁶²。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已给恩格斯、沃尔弗和我妻子看了,而按照他们**一致**的看法,信中可以感觉到由于福格特的卑劣小册子^②而产生的某种**惶惑不**

①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②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安——既然三人成会^①，看来这一点是无疑的。

我把这封便函^②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是要让你清楚地看到，你会由于这类肮脏东西而如何大发雷霆，尽管便函并没有发表，而且它也绝不能同福格特的诽谤性谰言相比拟。

福格特控告我犯了**应受刑事处分的罪行**。在你的几封来信中我看不出你对这个庸人感到丝毫的气忿，按照你的意见，我甚至应当向他公开道歉。如果福格特知道你同我的关系，而且手头有维斯的便函，那末，他就会把它当作“硫磺帮”⁴⁷历史上的真实文件发表出来。你推测我已在某处公开提到（除了给你的一封信⁴⁶³以外）布林德掌握的反对福格特的证据，这种推测是欠考虑的。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这一点我已从他的书^③中看得非常清楚。当维利希（泰霍夫只写了维利希在1850年私下对他说的话）于1853年在**合众国**对我进行类似的诬蔑的时候，魏德迈、雅科比医生和克路斯在我获悉这件事以前，就已出来公开宣布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耻的诽谤。⁴⁶⁴在德国，我当地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攻击表示过任何抗议，反而给我写来了家长式的训诫信。

因此，我把这个便函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使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或者更确切些说，使你对我所处的境地有一种正确的、热情多一些、空论少一些的看法，这是完全合适的。

我寄给你的**不是**维斯医生那封信的**副本**，而是原本（即从美国寄给我的那个副本）。德朗克根本不知道这封便函。

① 拉丁谚语，原文是 tres faciunt collegium，意思是三个人以上开会作出的决定可以有法律效力。——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2—453页。——编者注

③ 卡·福格特《欧洲状况研究》。——编者注

至于说编造**记过簿**，那是谈不上的。⁴⁶⁵ 我在寄给那个收到维斯便函的人^①的私人信中，说你是我们党最能干的人物之一，也是我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看来，那个收信人——**由于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不能说出他的姓名——曾把我的这封信拿给维斯看了，或者至少把这封信的内容转告过他。这就是维斯这件事的缘由。我现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跟维斯发生任何联系。过去他曾表示愿意为《**新莱茵报**》效劳，还寄来过一篇通讯，我把它扔进了字纸篓，没有给他任何答复。他在**纽约**（在魏特林的报纸《工人共和国报》上）发表了半打**反对我的愚蠢文章**。

我使用“**正式**”指控这个词^②，只是把它同维斯的“**秘密**”信相对照。现在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词太滑稽——要知道我是在匆忙中写的。

我不能不守信用说出杜塞尔多夫的那些人是**谁**^③。但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我没有同他们发生过任何联系**。至于说工人**忘恩负义**，那与我亲身经受的来比，这种对你的忘恩负义只是一种儿戏。无论如何，**勒维**不是这种人，也不是这种人里面的一个。**贝克尔、贝尔姆巴赫、埃尔哈特、乌伦多夫**（后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行反对你的话或有关你的事**。⁴⁶⁶

我没有同贝克尔^③“发生过联系”。同盟^④中央委员会被迁往科伦。最后的决定是在那里通过的。（这个同盟正象所有同它有关的事情一样**早已成为往事**，同盟的文件除两三份外都在美国。）贝

① 克路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

③ 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

④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克尔是在科伦被吸收入同盟的。这样他就同我有了联系。

如果现在你把所提到的事实与你对它们的解释对照一下，那你就明白你具有“不信任”的特殊才能。

至于说到我的不信任，那在我公开活动的这十八年中，我只知道在**两件事情**（你若能举出**其他事实**，我将感谢你）上，可以用某种**似是而非**的理由责难我犯有这种精神上的毛病：

（a）我在《**新莱茵报**》上刊登过从巴黎寄来的对巴枯宁的告密。这是出自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来源。其中一个是我认识的一个波兰人^①。另一个是**巴黎的石印通讯**。即使我不登出来，这家通讯也会把它塞给**各家**报纸的编辑部的。公开提出指控，既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巴枯宁。《新奥得报》发表的巴枯宁的反驳文章，我**马上就**转载了。科斯策尔斯基被巴枯宁派到科伦来向我转达决斗的挑战，当他看了**巴黎的信件**之后，他深信我作为一个编辑有**责任**刊登这项告密（作为通讯，未加评论），因此他**立即**写信给巴枯宁说，他不能再继续充当他的代表。科斯策尔斯基成了《新莱茵报》最好的、最可贵的朋友之一。我在《**新莱茵报**》曾公开发表一项恢复巴枯宁名誉的声明，我个人又同他在柏林言归于好（1848年8月），以后又在《**论坛报**》（1851年）上出面维护他。⁴⁶⁷

（b）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②中，有些人，特别是**沙佩尔、奥·迪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维利希**受到了不公正的攻击，但是**沙佩尔本人**（迪茨在一封给沙佩尔的信中也这样）承认：我反对他们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他们干了许多蠢事，如果他们不被怀疑，那倒是怪事；那时维利希**发疯了**，准备不惜采取**任何措施**来**反对我**，

① 艾韦贝克。——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而且实际上也对我我的朋友采取了一系列**卑鄙**的行动。

最后：

“至于说我的**不信任**，那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抱怨”^①那句话，是对你以下这句话的**公正**的反驳(我这里是凭记忆援引)：“对了解你的人说来，福格特的小册子是无损于你的……”我就是对这个安慰人的保证作出回答。

至于说“许多真理”的说法^①，那我必须以后在伦敦再看看你的信。

我希望所有各点现在都说清楚了。

你的 卡·马·

还有一点。你劝我等到把福格特的书读完以后再“起诉”。但是，难道在《**国民报**》上登载的摘录还不够吗？难道一个“一生中无可非议和清白无辜的”^②人在这之后还能等待吗？

阿道夫·施塔尔是否知道《**电讯**》^③的通讯员？后者至少由于金克尔夫人的逝世而刊登了一些带有芬尼·列伐尔特气味的东西⁴⁶⁸。

① 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

② 贺雷西《颂歌》第一册第二十二首颂歌。——编者注

③ 《每日电讯》。——编者注

19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3月3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您2月22日的信我已收到，首先对您接受我的委托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我完全同意您办理这一案件的种种设想。如果我根据正式理由提起诉讼得不到法律上的结果，那末至少提起诉讼对于舆论是极其重要的。

作为对下述附件^①的注释，并且为了结束我的情况介绍，我以为可以作以下的说明，同时要预先指出，因为我2月13日给您的那封信没有留底，所以诉讼的几个要点的编号按我2月24日的最后一封信。^②

对于第IV点关于舍尔瓦尔。

您从转寄给您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可以看到，卡尔·沙佩尔先生曾是1850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与我敌对的那部分人的两个领导人之一，我曾谴责他们对当时存在的秘密团体的宗旨作了错误的理解；根据我的信念，这个团体应该从事某些观点的传播，但是不应从事任何阴谋活动。因此，我不仅通过科伦法

^① 见本卷第498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4—475页。——编者注

庭上的律师^①之口,而且还在上面提到的我那本后来在瑞士和美国出版的小册子中,公开谴责沙佩尔先生及其一伙为施梯伯及其密探们的警察阴谋制造了借口,从而使我在科伦的朋友们受到司法追究。

尽管在法律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沙佩尔先生的自尊心来说该是多么痛苦,但我仍然知道他是个诚实的人(他在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的校对员),所以才在从这里寄出的一封信中要求他向伦敦的法官提出一份关于这一点的 affidavit^②。^③他立即满足了我的要求(见附件 a。译文:附件 f, 1)。

沙佩尔先生和我一样,已经多年不从事任何宣传鼓动。

沙佩尔的 affidavit 消除了我同坏蛋舍尔瓦尔的关系问题中的最后一个疑点;不过,如果《国民报》哪怕是粗略地看看最有影响的普鲁士各报所转载的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和11月)的公开报道,它对于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怀疑。这家报纸在对我提出侮辱性的指控之前应该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因为它自己在社论中曾多次提到这一案件,那就更应该做到这一点了。沙佩尔的 affidavit 证明,舍尔瓦尔同我从来没有联系,而仅仅同我当时的反对者有联系。关于舍尔瓦尔,我还可以从一封旧信中摘录下面几段话加以补充,这封信是我写给曼彻斯特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1852年10月28日),他还保存着。

“说舍尔瓦尔是警探,证据如下:

第一,判决以后,他马上从巴黎监狱奇怪地逃出。

① 施奈德尔第二。——编者注

②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76—477页。——编者注

第二，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刑事犯，却毫无阻碍地呆在伦敦。

第三，雷缪扎先生（我委托施奈德尔第二在必要的时候点他的名）曾告诉我：舍尔瓦尔曾提出愿以奥尔良亲王密探的身分为其效劳，他此后写信到巴黎，并且得到了文件（我看到了抄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舍尔瓦尔起先是普鲁士的警探，而现在是波拿巴的密探了。”⁴⁶⁹

从信中摘录的以上这段话的内容，科伦的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可以证实，如果您认为有必要请他到柏林去做证人的话。在以上援引的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个德·雷缪扎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曾是路易-菲力浦手下的大臣，至少是路易-菲力浦时代最杰出的议员之一，也是这一时期的所谓空论派的最有名的作家之一。

对于第 II 点。（关于《人民报》的资金）。

我寄给您的**附件 b**（**译文**：附件 f, 2），是关于我提供《**人民报**》使用的那笔钱的**来源**问题的我的代替宣誓证词的个人声明。⁴⁷⁰

因为办理我对伦敦《**每日电讯**》提起的诽谤诉讼的律师住在曼彻斯特，所以我必须在曼彻斯特逗留一个时期，这样一来我只好向曼彻斯特的 *Justice of the Peace*（治安法官）作 affidavit。因此，根据**英国**的法律，在证词上没有印章。

对于第 I 点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关于第 III 点我要作如下说明：

说到我同“秘密警察”的“联系”问题，我可以要求让我的内兄，即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来做**证人**。但是我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妹妹，希望**尽可能地**避免**家庭丑闻**。这一点我**完全**交给您斟酌处理。

附件 c (译文: 附件 f, 3)是合法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主席格·弥勒的一份代替宣誓证词的声明。这是从我一到达伦敦时起(1849 年 9 月或 8 月)直到我后来在各家德文报纸(其中包括当时存在的《**德意志伦敦报**》)上公开声明退出该协会^①时(1850 年 9 月中)为止,我在伦敦参加的**唯一的**工人团体(上面提到的那个根据我的建议于 1852 年 11 月解散的**秘密**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除外)。总之,这是**我居住伦敦期间有某些联系的唯一的德国工人团体**。这个协会在它的成立纪念日那天(1860 年 2 月 6 日)(恰好在这一天,伦敦的《**每日电讯**》报转载了《**国民报**》的文章),一致通过了一个为保卫我而反对福格特的决议,尽管我已经有十年不是这个协会的成员了。

正如您在附件中看到的,该协会的主席在伦敦把这个决议写成能够在**法庭上作为正式文件**提出的形式。

对于第 V 点。我在这里(附件 d)附上《**每日电讯**》对《**国民报**》一篇文章的转述,以及在我提出抗议后收到的《**每日电讯**》通讯员(柏林的)的答复(附件 e),答复的译文见我 2 月 24 日的信^②。

我认为,在诉讼进程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完全没有必要**提到我的朋友**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名字,**唯一的例外**是我在 1852 年 11 月 19 日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的名字,这封信我已在 2 月 24 日的信中转寄给您了^③。我认为这封信对于从法律上判明事实是**非常重要的**。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73 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454、471 和 482—483 页。——编者注

除了下面的补充说明，我随信附上以下的附件：

附件(a)沙佩尔的affidavit；(b)我本人的 affidavit；(c)格·弥勒的 affidavit；(d)2月6日《**每日电讯**》第5版第1栏中一篇标题为《奥地利的报界帮凶》的文章；(e)2月13日《**每日电讯**》第2版第6栏中一篇标题为《**德国**》(本报通讯员采访)，2月8日寄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通讯；(f)三份 affidavits 的译文；(g)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1853年12月纽约版；(h)临时政府成员**弗洛孔的信**，1848年3月1日于巴黎；(i)**列列韦尔的信**，1860年2月10日于布鲁塞尔；(k)：(1)律·若特兰的信，1848年5月19日于布鲁塞尔；(2)他的另一封信，1848年2月25日于布鲁塞尔；(l)一本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2月由科伦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科伦版；(m)厄内斯特·琼斯的信，1860年2月11日于伦敦；(n)**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信**，1860年5月6日于设菲尔德；⁴⁷¹(o)戴维·乌尔卡尔特的信，1854年12月9日于格拉斯哥；(p)附件 m、n 和 o 的译文。

我还应当给您提供的唯一的文件，就是《**纽约论坛报**》编辑的一封信⁴⁷²，信中谈我从1851年年中到目前为止同这家居于**美国英文报刊首位的报纸**的关系。这封信最近能收到。

致最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补 充 说 明

不言而喻，在对《**国民报**》的诉讼中，我只涉及《**国民报**》自己在其社论中作为引文或者作为引文的评论引用的福格特诽谤文章中的那几点；而且我只提对《**国民报**》说来应受**刑事**惩办的那几点。

其余的一切我留待我对福格特的书面答复时用，书面答复要在审判案结束后才能出版。

因此这些补充说明只求达到以下的目的：

（1）我对《**国民报**》上那些对于诉讼本身**毫无意义**的地方补充一些说明，以备在需要时**反驳对方的律师**。

（2）由于我本人是律师的儿子（我父亲是特利尔的已故法律顾问亨利希·马克思，他曾长期担任那里的律师公会会长，而且以自己的纯洁品格和法学才能出众），我知道对于一个具有责任心的律师来说，对自己的委托人的为人有个十分清楚的概念是多么重要。此外，您将看到，关于第2点所引用的**某些东西**可能在审讯期间有用。

对第1点。

在《**国民报**》上，在我2月24日信中第III点中援引的那段话^①之后，还有下面一段话（《**国民报**》第37号第2栏正数第65行及下面几行）：

“顺便说说，福格特为了作**进一步的**说明，引证了前中尉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的一封长信，信中……”

但是，首先，与只读过《**国民报**》而没有读过福格特本人的诽谤文章的读者所容易设想的不一样，这封信没有一字一行谈到《**国民报**》就在这段话前面同福格特一起并跟着福格特所断言的东西，也就是根本没有谈到什么“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以便以告密相威胁来诈骗他们的钱”，什么“同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联系”等等的话。

^① 见本卷第466页。——编者注

泰霍夫所说的实际上只不过是，他有一次同我、恩格斯和施拉姆（现在已去世，当时——**1850年**——是恩格斯和我在汉堡出版的杂志^①的主要出版人）一起喝酒，当时**他**为了要我们敬佩他，把自己装扮成瑞士一个秘密团体⁴⁷³的非常严肃而重要的**全权代表**，我们跟他**开玩笑**，他却很**认真**。这是指他的信的**理论**部分，他在这里描述他同我们的谈话（**这样的**谈话从来也没有过），极尽歪曲之能事，达到可笑的地步。谁都不能要求我这个已经有十五年以上用德文、法文和英文书面发表过自己观点的人去认真讨论一个前中尉对我的理论所作的叙述，而这个人在一生中只同我一起度过几个小时，而且是在酒馆里度过的。从下面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泰霍夫先生当时的**表里不一**和**心术不正**：起初他在从瑞士写给我和恩格斯的信中痛骂维利希（见附件 g：《高尚意识的骑士》第3—4页⁴⁷⁴），而后来他在他的一封未发表的信中无保留地重复维利希所散布的对我的谣言和诽谤（维利希当时表现出最愚蠢的自命不凡，他满以为他自己非常重要，而他想象中的对手则在想方设法陷害他）。其实，泰霍夫——假如他有一点点理智——当然应当懂得，他在伦敦总共只呆了几天，而且只和我们**当时的**反对者交往，他不能站在任何一方说话。

以上我谈的仅仅是所谓泰霍夫的信的理论部分（在福格特著作^②的第142页和下面几页转载了这封信，我当然不知道它是否被歪曲了）。

现在我来谈谈**该信中**似乎**使我罪过加重**的那部分，泰霍夫在这一部分谈到我的亡友康拉德·施拉姆同维利希的决斗。如果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②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国民报》转载了这封信，我就会附上施拉姆的信，他在信中——已经是在决斗之后很久——责备我受维利希的影响，因为我曾劝他不要决斗，尽管我的劝告没有生效。

这里只指出附件 g 第 5—9 页⁴⁷⁵ 就够了。（当这本小册子在 1853 年 12 月在纽约出版的时候，他们两人，不论维利希还是康·施拉姆，都已经在美国。）

谈到这本小册子（附件 g），那就必须多少谈一谈它的产生经过。

1852 年 12 月，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几个星期以后，我把我的关于这一案件的《揭露》的手稿寄给了巴塞尔的出版商沙贝利茨。沙贝利茨拖延了几个月才印，后来他在运送小册子的时候干得很愚蠢，使全部运往德国的出版物在巴登边境上被没收了。因此我又把手稿寄到北美合众国，在波士顿刊印，起初是在 1853 年 3 月的几号《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后来出版了单行本。

与在美国发表《揭露》同时，维利希先生和金克尔一起来到了美国。他们两人是为了募集革命公债²⁰¹ 到那里去的，因为按照金克尔当时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阐述的观点，只要有搞革命所“必需的钱”，“搞革命就象建铁路一样容易”。⁴⁷⁶ 我坚决反对了这种愚蠢的做法。在美国发表了《揭露》以后，维利希至少等了四个月，而后才仅仅在《纽约刑法报》上刊登了一篇答复。⁴⁶⁴

这篇答复所包含的那些蠢话和诽谤同泰霍夫的信一样（1850 年泰霍夫写给瑞士的实际上只不过是维利希当时在伦敦私下对他说的和 1853 年维利希在纽约发表的东西）。我当时由于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文章而在美国的英文报刊上已经获得了公认的社会地位，因此我更应当给予答复。不过我决定，问题虽然要从本质

上分析，但要采取诙谐的形式，在《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泰霍夫，维利希也一样，是可以**答复**我的，但是他们宁愿沉默，而且在迄今为止的七年时间内也**没有**打破他们的沉默。

《国民报》（它想方设法报复我1848—1849年在《新莱茵报》上对它的批评⁴⁷⁷）竟把老早就被公开**驳倒了**的流言蜚语当作**确实的真理**奉献给读者，它的无耻和荒诞已到了何等地步！

附带提一下，我在伦敦一拿到福格特的书，就把**书**连同我的一封信一起**寄给了在澳大利亚的泰霍夫先生**，大约过四个月以后可以向公众公布他的答复。

此外，下述关于公布泰霍夫的信的情况对福格特来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住在巴黎的律师席利在一封注明“1860年2月6日于巴黎”的信中，给我这样写道：

“这封信〈泰霍夫的信〉经过几个人的手终于到了我手里，在我这里一直保存到我被驱逐出瑞士（1851年夏），那时它才通过拉尼克爾（曾与维利希有联系的一个工人）落到福格特的手里。问题在于我不能够去整理自己的文件，因为我是在日内瓦街上突然被捕的，既没有任何关于驱逐的预先通知，也没有任何其他警告，我在那里被拘留起来，立即就经过各种拘留所押送到巴塞尔，又从巴塞尔押送到别的地方。我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整理的，其中就有拉尼克爾。他就是这样弄到了这封信。后来我从伦敦写信向拉尼克爾索取这封信，但是没有拿到手。他作为维利希的特别代理人（维利希从前同他一起住在伯桑松），在他那里可能还有其他的计划或指令……现在拉尼克爾是一个**很出色**的装订厂的厂主，而且这个厂是为**日内瓦政府**（其首脑是福格特的庇护人法济）服务的。拉尼克爾既是维利希的崇拜者，同时又是福格特的**耳目**。”

福格特先生就是通过这种**体面的**途径获得泰霍夫这封信的。

如果您一定要提到这点，那我请您不要提**席利的名字**，因为福格特作为波拿巴的代理人，有足够的力量把他驱逐出法国。

关于这一点我还应当作以下补充，维利希刚一（1853年）发表后来泰霍夫的信中复述的那些胡言乱语，我在英国还没有得知关于此事的任何消息以前，就在那同一家《**纽约刑法报**》上登出了约瑟夫·魏德迈（从前他是普鲁士炮兵中尉，后来是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的编辑之一，而现在担任艾奥华州总土地丈量师助手的职位）的一篇致命的答复，在伦敦分裂的时候和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的还有阿·雅科比医生，他本人是科伦的被告之一，但是已被宣告无罪，现在是纽约的开业医生。⁴⁷⁸

关于《**国民报**》第37号第2栏正数第31行和以下几行的一段话：

“在流亡者中间他们〈即我和我的同伴〉继续进行《**莱茵报**》的工作，该报在1849年进行宣传反对任何参加运动的行为，并且经常攻击所有的**议员**……”

我要说明一下：

完全正确，《**新莱茵报**》从来没有象《**国民报**》那样力图把革命变成摇钱树；而只是以牺牲大量资金为代价并且冒着个人的危险，我才得以把报纸一直维持到被普鲁士政府封闭的时候。说《**新莱茵报**》“在1849年进行宣传反对任何参加运动的行为”，特别是出自《**国民报**》之口，这是一种可笑的指责，对这种指责最好是由该报的内容本身来反驳。至于我在革命时的态度如何，可以看**附件1**：《**两个政治审判案**……》。

还有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新莱茵报**》总是以讽刺的口吻谈

到福格特先生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其他空谈家，对他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何况福格特（正如他在小册子中自己承认的那样）早在1846年就是**取得瑞士国籍的公民**，也就是说**外国公民**，他在德国无事可做。说《**新莱茵报**》“**攻击所有的议员**”，这是**不真实的**。该报曾同许多极左派的议员保持最友好的关系。福格特本人及其一伙差不多直到该报关闭之前是多么想要博得它的欢心，哪怕从这么一点也可以看出，即他们在成立**三月同盟**之后，向德国全国各地散发了一个**通告**，硬向他们的公众推荐订阅某些报纸，“**好的**”报纸标上一个星花，“**最好的**”标上两个星花。他们赏给了《**新莱茵报**》“**两个星花**”。我一拿到这张通告，立即就在《**新莱茵报**》（好象是在1849年3月份的一号上）的一篇简短的社论中，对那些在个人品质和政治才略都很少受我尊重的人们所强加的这种保护表示了抗议。⁴⁷⁹

对于第2点。1842年（当时我二十四岁），我是旧《**莱茵报**》的**主编**，该报最初受到**一般的**书报检查，后来受到**双重的**检查，最后终于被普鲁士政府**强行**封闭（1843年春）。**康普豪森**先生是我当时的同事之一，他在三月革命以后当上了普鲁士首相。旧《**莱茵报**》无疑地破坏了普鲁士书报检查的效能。（我**秘密地**对你说，当然不供发表：**在《莱茵报》封闭以后**，普鲁士政府通过我父亲的朋友秘密监察顾问埃塞尔向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当时埃塞尔和我都在克罗茨纳赫疗养地，我在那里同我的妻子结婚。**在他通知我这些建议之后**，我就离开普鲁士到巴黎去了。）

在巴黎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亨利希·海涅、阿尔诺德·卢格（后来我同海尔维格和卢格决裂了）一起出版了《**德法年鉴**》。1844年底，根据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的要

求，我被（基佐先生）驱逐出境，到了比利时。⁴⁸⁰ 我在巴黎期间在**法国激进派中间**所处的地位，从**附件 h**，即从1848年3月1日弗洛孔的一封信中可以很好地看出，弗洛孔在这封信中代表临时政府要求我回法国，并且通知我，基佐关于驱逐我的命令已被撤销。（**秘密**：1844年夏，在《**德法年鉴**》的出版者（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破产以后，我在巴黎收到克拉森医生代表康普豪森和《**莱茵报**》其他股东写来的一封信（内附一千塔勒）。在这封信中我的功绩被估计得太高，单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这里**没有附它**。）

从1845年初到1848年3月初，我住在布鲁塞尔，此后我又被驱逐，于是我遵照弗洛孔的信回到了法国。在布鲁塞尔我除了为各家激进的巴黎报纸和布鲁塞尔报纸不取稿酬写稿以外，还同恩格斯合写了《**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哲学著作，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吕滕出版社出版）^①、《**哲学的贫困**》（经济著作，1847年由福格勒在布鲁塞尔出版，并由弗兰克在巴黎出版）、《**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两卷关于现代德国哲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②（没有出版，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1859年由弗·敦克尔在柏林出版⁴⁸¹）以及许多传单⁴⁸²。在我留居布鲁塞尔的整个时期内，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义务地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演。我把这些讲演汇集成一本小册子，由于二月革命而未能刊印。⁴⁸³ 我在布鲁塞尔的激进派（各种不同色彩的）中间所处的地位，从我作为德国人的代表当选为公开的**国际协会**⁴¹⁹的委员会委员这件事可以看出。**列列韦尔**（现在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是八十岁的老人，1830—1831年波兰革命的老战士和博学的历史学家）作为波兰人的代表当选，**安贝尔**（后来任巴黎土伊勒里宫的警卫队长）作为法国人的代表当选，布鲁塞尔的律师，前**制宪会议**议员⁴⁸⁴和比利时激进派的领袖**若特兰**，作为比利时人的代表当选，他同时又当选为主席。您从若特兰（他现在已经不是老人了）给我的两封信（**附件 k, 1** 和 **k, 2**）和列列韦尔的一封信（**附件 i**）中可以看出，在我留居布鲁塞尔期间我同这些人是什么关系。若特兰的一封信（**附件 k, 2**）是在1848年2月22日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我同他发生分歧之后写的，在这以后，我送交给他一份关于我退出**国际协会**的声明。⁴⁸⁵他给我的第二封信，是当我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的时候写的。

1848年3月到5月底，我第二次住在巴黎。⁴⁸⁶（**秘密**：弗洛孔曾表示愿意提供我和恩格斯一笔钱作创办《**新莱茵报**》之用。我们谢绝了他的建议，因为我们作为**德国人**不愿意从即使是**友好的法国政府**那里领取津贴。）

1848年5月到1849年5月底，我在科伦出版了《**新莱茵报**》。

您从**附件 l**可以看出，我曾当选为莱茵-威斯特伐里亚民主主义者的三个领导人之一。⁴⁸⁷（**秘密**：当我到达科伦的时候，康普豪森的一个朋友曾建议我到柏林他那里去。我没有理睬这种暗中的拉拢。）

1849年6月到1849年8月，我在巴黎。在波拿巴当总统的时候，我被驱逐。

从1849年底⁴⁸⁸直到今年1860年，我住在伦敦。在这段时间里，我出版了：《**新莱茵报评论**》^①，1850年在汉堡出版，《**路易·波**

^① 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出版），《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伦敦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等等。我从1851年起直到现在是《纽约论坛报》的撰稿人。当我是**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成员时（从1849年底到1850年9月），我作过不取报酬的讲演。

您从附件 *o*（它带有机密性）中可以看出，我是怎样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发生联系的。从那时候起我就为他的《自由新闻》撰稿，一直到现在。我同他意见一致的是在**对外政策**的问题上（**反对俄国和波拿巴主义**），而不是在**对内政策**上，在对内政策方面我同（与他敌对的）**宪章派**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有六年的时间**为宪章派的报刊**（特别是为《人民报》）写稿而不取稿酬（见附件 *m*）。

1853年我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那篇反对帕麦斯顿的文章^①，曾不止一次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小册子的形式再版，印数一万五千到二万册。

附件 *n* 是只研究外交问题的一个乌尔卡尔特俱乐部的秘书的信，它是1856年按照设菲尔德俱乐部的委托寄给我的，您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同乌尔卡尔特派是什么关系，尽管我们在**对内政策**问题上观点有分歧。

附件 *m* 中的信是伦敦的律师（barrister at law）**厄内斯特·琼斯**写的，他是宪章派的公认的首领，也是公认的诗人。

附件 *o*、*n*、*m* 的译文在附件 *p* 中。

至于某些德国人士在伦敦散布的关于我的流言蜚语，那末在附件 *g* 《高尚意识的骑士》第14页所援引的我的朋友施特芬（前普鲁士中尉和师团学校的教官，现住在波士顿）的一封信很能说明

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问题。⁴⁸⁹

尽管十年来不断受到攻击，关于我的经历，我从来没有用任何一句话来烦扰德国读者。但是对我的律师，在象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有必要这样做。

至于**意大利战争**³³，我应当说明的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同我的朋友**弗·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中所阐述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本小册子是1859年由**弗·敦克尔**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在把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寄往柏林之前，先把它寄给了我。

我们1848年在《**新莱茵报**》上比所有德国报纸都**更坚决地**主张自由独立的意大利，现在我们也这样主张；我们对匈牙利和波兰的态度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希望波拿巴（同俄国秘密勾结）利用意大利的自由或者任何其他民族问题作为破坏**德国**的借口。

20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 敦

[副本]

1860年3月7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因为我离开了这里几天，所以没有能立即答复您的来信。

至于印刷费账单，我在2月6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信中曾

冒昧地请您把它寄来,您忘记寄了。请您把它寄给马克思夫人。

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由于我对布林德采取的措施,他**不得不**作这项声明)⁴⁹⁰,只需要指出如下几点:

1. 布林德是不是传单的“**文字上的**”作者——这个问题我不管。从**法律上**来看,他是作者。

沙伊伯勒的声明(照他的话说,三个月来“情况”不允许他在《**电讯**》^①上作这项声明,但是**我**把在弯街治安法庭所作的两份 affidavits^②的抄件一寄给**路易·勃朗**,就**马上**迫使他作出了这项声明)提出**不利于**福格特的充分证明。但是它**丝毫没有**提出**有利于**布林德的证明。它**丝毫没有**证明他是无罪的。手稿是他写的(如果不是他**起草**的话);是他让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他**付了**霍林格尔的印刷费,在《**奥格斯堡报**》^③上发表了**两个假**声明;他和霍林格尔**秘密勾结**反对我,为此目的迫使(您知道这完全成功)排字工人维耶给他们提供**假**证词。但还不止于此。象您从他9月间寄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所知道的,布林德竟敢厚着脸皮硬说,他与这件事**毫无**关系。最后,他和沙伊伯勒现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他有可能以“秘密勾结”罪受到刑事追究。

2. 沙伊伯勒医生看来已让布林德把他当作替罪羊。据我所知,他是听任布林德摆布的工具。

3. 我所追求的主要政治目的,由于沙伊伯勒的声明已经达到。这个声明使奥格斯堡的案件⁴⁹¹化为乌有,宣告无效,成为一个虚构的案件,因为案件中既没有证人,又没有原告和(真正的)被告,实

① 《每日电讯》。——编者注

②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③ 《总汇报》。——编者注

质上连**法庭**也没有，因为英明的福格特**并没有**向按照巴伐利亚的法律**应该**审理这一案件的那个巴伐利亚司法机关起诉。至于福格特本人，那只要举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在他本人居住的日内瓦，一家瑞士报纸（《**新瑞士报**》1859年11月12日的那一号上）声明说，它愤怒地拒绝了福格特想用**法国**的钱收买它的企图。这家报纸在社论中建议福格特对它起诉，正象我在《**奥格斯堡报**》和**汉堡**《**改革报**》上由我署名发表的声明中建议他对伦敦的《**人民报**》起诉一样⁴⁹²。虽然福格特是日内瓦的**联邦院**议员，因而也是有公职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些呼声并没有响应，而是借助奥格斯堡的滑稽剧——确切些说是**闹剧**——来预先取得愚蠢的德国自由派的支持。

请您把这封信当作**机密的信件**，因为在柏林和伦敦为我办理诽谤诉讼的律师们认为，**在法院审理结束以前**除非万不得已我不打破沉默是有益的。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21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副本]

1860年3月13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您的书^①我还没有收到。否则我已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对

① 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

它的评论了。

我给您寄去了一篇针对科苏特的文章⁴⁹³，条件是您一定要把它退还给我。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任何意义，但是我为了某种目的需要用它。

我在柏林和伦敦对那些无耻摘载福格特诽谤作品^①的报纸^②以诽谤罪提出了两起诉讼。十年来我总是在最肆无忌惮的诽谤面前保持沉默，但是我以为现在已经到了公开反驳的时候了。

我的朋友（我是在他家给您写这封信的）也许对您有用（他是商业家）。请您寄一份您的酒的价目表给他（地址：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但是您可不要利用施托夫雷根那类人来当您的代理人。

忠实于您的 威廉斯^③

过几天我就返回伦敦。

22

马克思致律西安·若特兰

布鲁塞尔

1860年3月13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先生：

承蒙您从布鲁塞尔惠寄给我一封信，而我至今没有回信告诉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② 指《国民报》和《每日电讯》。——编者注

③ 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您信已收到,请您原谅。我非常感谢您这封信,虽然我不想以任何方式利用它。如果我认为需要公布与我过去的的生活有关的某种正式文件,那末为了说明**布鲁塞尔的插曲**——在涉及我同比利时激进派的关系方面——最好是使用我现在在我的文件中找出的您的两封信(1848年2月25日和5月19日写的)。⁴⁹⁴

由于您属于共和主义者的美国学派(我只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同意这派的观点),也许您会对这一情况感到兴趣,即我将近九年来一直是最有影响的美**国英文报纸《纽约论坛报》**的主要通讯员之一。我曾利用这种关系在斯皮特霍恩先生路过伦敦时给了他几封去**合众国**的介绍信。如果您什么时候想在《**论坛报**》上发表有关贵国问题的东西,那您可以指望我为您效劳。

不久前对我的无耻攻击(对此我提出**两起关于诽谤的诉讼**,一起在柏林,一起在伦敦),都来自波拿巴的营垒。路易·波拿巴先生通过他的私人秘书莫卡尔先生,曾公开对《**纽约时报**》表示感谢,因为它为了抵销我从1852年起在《**纽约论坛报**》上对小帝国⁴⁹⁵的批判,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它的这个“一切”是具有十分卑劣的性质的)。

很荣幸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马克思

我在曼彻斯特这里只逗留几天。我的地址是: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如果您能用德文阅读的话,我将很高兴把我正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寄给您一本。

23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3月15日^①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您为我的小册子^② 费心同敦克尔尔交涉。我本来是会同意署自己的名字的，然而小册子那时候已为别的出版者^③ 所接受（当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这一著作也许已经出版），而且我认为，在尉官们正式（也就是在扉页上）看到《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并非军人以前，有必要为作者在军事著作方面树立一定的地位。您来信说，您无疑还会使我们改变看法，因此，说出**自己的名字**，就会使我们因为自己到目前为止对意大利事件所持的见解而败坏自己的名声，那对我们是不利的。从主观上来说，这个理由当然是不容置辩的；但是我们也能使您相信，我们同样认定我们会使您改变看法，尤其是因为我们的见解是根据对外交材料的周密研究得出的，这些材料在伦敦差不多很齐全，至少在某些问题方面是这样，而在柏林，公众无疑就**看不到**（大部分在柏林根本没有）。

马克思前天收到您的信，他将给您回信。现附上《高尚意识的骑士》^④，马克思以前忘记寄了。

① 原稿为：2月15日。——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③ 贝伦兹。——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附带说一下。几天前我们收到了诺特荣克的信。这个可怜的人在被释放以后，“由于多年不在”(!!!)而被剥夺了他在缪尔海姆的公民权，并被禁止在距科伦五德里之内活动。他在布勒斯劳^①当了摄影师，费了很多周折才在那里取得了居住权。现在他必须缴纳迁入税、立户税以及其他只有在普鲁士的词典里才能查到名称的税。您明白，在长期的监禁之后，加之这一监禁又使他回不得故乡(在任何别的国家可能有这类事情吗?)，现在这个可怜的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而在那里还采用这种奇妙法律的情况下，他若应付不了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无法生存。可不可以在你们那里为他想点办法呢? 1848年以前，这类事情在莱茵省里会是骇人听闻的，甚至那些支持把这种可耻的法律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资产者也必须帮助这个可怜的人。由于被囚在普鲁士监狱里而多年不在就使他回不得故乡——试把这种事情说给某个英国人听听吧! 他的地址是：回廊巷7号，澡堂，摄影师彼·诺特荣克。凭您在布勒斯劳的联系，您不难为他想点办法。此外，我们这位从前的裁缝看来在监狱大学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信写得非常文明。

我现在正在写一篇关于普鲁士新军事组织的短文，并且已经答应给敦克尔。

您的 弗·恩格斯

我差点忘记说了：马克思已经写信给红色沃尔弗。⁴⁹⁶但是我们多年来丝毫没有听到他的消息。顺便说说，福格特又同卖身投靠的坏蛋克拉普卡一起在普隆-普隆那里吃了饭。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这封信本来已经封好了，由于里面没有放《骑士》，我又把它拆开来，告诉您一下，我们没有能够找到在曼彻斯特这里仅有的那本《骑士》，准是谁把它拿走了。在伦敦马克思那里还有几本，他已写信要马上给我们寄来，等书寄来后我们立即给您寄去一本。

请您帮忙立即给我邮寄（不贴邮票）几号正在讨论军队体制问题的《人民报》和《国民报》，以及一两本在德国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请把这些都作一个印刷品邮件寄来。不然，要过很久很久才能拿到这些东西，而报纸则根本收不到。

24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3月2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现附上**最后**两个文件，可以作为对先前寄上的材料的补充。**第一个**文件是《纽约论坛报》主编给我的信⁴⁴⁴。我附了德译文。

第二个文件对证明下面这件事非常重要：可鄙的舍尔瓦尔，也就是纽金特，也就是克列美尔，甚至在日内瓦的时候同我也没有联系，相反，他是由于我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①的小册子而被驱逐出那里的。这封信是巴黎的约翰·菲利浦·贝克尔写的（贝克尔由于1830—1831年事件被迫流亡国外；在1848—1849年，他起先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是巴登起义者的领导人，后来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上校；现在是巴黎的商人；他可说是德国流亡界的老将)，受信人是同他有商业联系的伦敦商人莱茵兰德尔。我认识莱茵兰德尔先生，承他把这封信⁴⁹⁷转交给了我。

除了我的这封信以外，我曾寄给您：

(1) 2月21日——一份委托书连同附件。

(2) 2月24日——一封信连同附件。

(3) 3月3日——两个邮件连同附件。^①

希望您立即写信给我，第一，证实一下我寄给您的几封信已经收到，第二，告诉我关于诉讼进展的情况。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25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1860年4月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先生：

我还没有收到您的小册子^②。

恩格斯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因而他会尽力为您效劳

① 列举的信见本卷第446—448、454—475和494—508页。——编者注

② 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

的……①

我不认识施托夫雷根，但是在曼彻斯特各种商人[告诉过我]①，[他]① **不识时务**，惹人厌烦等等。不过他在郎卡郡的某些下层社会里也许能够象其他任何人一样把您的酒卖出去。

如果您**回信**告诉我佩尔采尔将军的地址，我将非常感谢。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说明。⁴⁹⁸ 您同佩尔采尔的关系怎样？

一切顺利。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②

2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4月9日于伦敦(原址)

亲爱的拉萨尔：

自收到你最后的一封信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恩格斯的父亲去世了，恩格斯经普鲁士政府许可，在普鲁士逗留了两个星期。而我忙得不可开交，现在也只能很简短地给你写一点。

1. 我的柏林律师③要我**一定不说出他的名字**。但是尽管我给他寄过许多材料并且一再提醒他，他已经有六个星期毫无音信，如果他再这样沉默下去，那就要你去向他施加压力了，因为到4月22日就满时效期。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③ 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

2. 福格特到过巴黎普隆-普隆那里。我的一些熟人看到过他,还同他谈了话。尽管如此,他却厚颜无耻地在德国报纸上声明(自己或通过别人),**说他没有到过巴黎。**

3. 洪堡的书⁴⁹⁹ 我没有收到。

4. 《高尚意识的骑士》今天寄给你^①。

5. 根据已把自己的**中心**从纽约迁到芝加哥(伊利诺斯州)的**美国工人同盟**⁵⁰⁰(合法团体,合众国各地都有它的分会)的建议,我的老朋友**约·魏德迈**辞去了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总土地丈量师助手的职位。魏德迈将在芝加哥一家用工人股金创办的日报^②担任编辑。芝加哥越来越变成美国整个西北部的中心,那里德国人的影响占优势。魏德迈请求我为该报征求一些通讯员,我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巴黎以及在瑞士都征求过了。⁵⁰¹ 我建议你担负德国的通讯工作(尽可能每周**两次**)。报酬是谈不上的;这是党的工作,但是**很重要**。魏德迈是我们的**优秀**分子之一。如果你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表示同意的话,那就马上干起来,稿子寄到:**合众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州)1345号邮政信箱芝加哥工人协会**约·魏德迈**。

6. 翻阅《新莱茵报》(为了福格特的事需要翻阅一下),发现我们曾在一篇简短的社论中支持柳德米拉·阿辛格夫人,反对《福斯报》,这使我很高兴。

7. 你能否寄给我一篇关于《国民报》的崇高的察贝尔反动时期以来的活动情况的简要介绍?这篇介绍可能作为由你签名的信件发表在我的小册子^③里。这样,你就会同那些在这本小册子中介

① 见本卷第513、515页。——编者注

② 指《人民呼声》。——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绍别人情况的十分受人尊敬的流亡者并列在一起。他们当中有些人匿名，另一些人用自己的名字。其中有许多人不属于我们的党派。

你的 卡·马·

27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洛美尔

日内瓦

[草稿]

1860年4月9日[于伦敦]

公民：

几天以前，在济贝耳从瑞士回来的途中，我在这里弗莱里格拉特家见到了他，他对我说，我在2月26日从曼彻斯特寄往“《新瑞士报》编辑部”交您收阅的那封信落到了布拉斯手中。原来我听人说，您是《新瑞士报》的编辑，而这家报纸我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写了那封信，因为我从革命的编年史中知道您的光辉的名字；至于布拉斯先生，我是不会写信给他的。

我是想从您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福格特的活动的说明。现在我不断收到属于革命政党各个派别的各国流亡者寄来的有关福格特以及其他波拿巴代理人的活动的材料。但是我要持批判态度，要严格地以事实为依据。由于您深知瑞士的情况，因此您所提供的材料对我将是极其宝贵的。

至于济贝耳给我的您那本小册子《在幕后》，它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认为很有必要出版它的第二部分。我也许能为**第二部**

分给您**在这里**找到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出版人。至于第一部分，我想我能推销三百本，每本一法郎，一部分在伦敦各团体中直接出售，一部分则通过书商。但是，为此必须先收到这些书。如果您同意的话，请把书寄来，书店的地址是：“伦敦，佩奇……”。

最后，我还想对您提出一个建议。我的朋友约·魏德迈(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前编辑之一)，根据**合众国**的工人同盟(它的中心已从纽约迁到芝加哥)的建议，辞去了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总土地丈量师助手的职位，以便在芝加哥担任《人民呼声》——由工人和体育团体创办的一家日报——的编辑工作。他请求我在欧洲物色通讯员，我在这里、在巴黎以及在柏林都进行了。我冒昧建议您担负**瑞士**的通讯工作，开始每周**一次**。每次稿酬为两美元(十法郎)。稿酬暂时很低，对于这种报纸，而且尚在初创时期，这是可以意料的；随着报纸的巩固，稿酬是会提高的。直到目前为止，在伊利诺斯州只有一家日报——《州报》^①，而芝加哥一天天越来越变成美国整个西北部的中心，在那里德国居民很多。对**准时**付给报酬我可以担保。如果您接受这个建议，就请在**这星期**立即开始，并费神将此事通知我。通信地址是：**合众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州)1345号邮政信箱芝加哥工人协会约·魏德迈。

回过头来谈福格特。您大概从我在德国各家报纸上的一项声明(2月初)^②中已经知道，我打算等我因柏林《**国民报**》摘录转载福格特的书而对该报提起的诽谤诉讼结束后，就对他的诽谤著作^③作出回答。

① 《伊利诺斯州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③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在第180—181页上(见有关的地方),福格特谈到他在洛桑工人庆祝会上所挫败的“密谋”。您能不能就这些自吹自擂的话给我提供一个说明?书里的话逐字抄录如下⁵⁰²:

这里问题在哪里?

最后,我还要冒昧提一下,如果您对福格特活动的说明用信件的形式寄给我,我将把它作为用您的名字写的单独的一部分收入我的小册子^①(由于柏林的诉讼^②,这本小册子只能晚一些出版)。这样您就会列入其他流亡者的十分光荣的圈子里。自然,出版人付给我的按页计算的稿酬中您所应得的那部分,我会转寄给您的。我所以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我非常了解流亡者的生活条件——我自己除了很短的几段时间,已经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了十七年,——而且侵吞从出版人那里得到的别人的稿酬,那是不对的。由于柏林的诉讼以及福格特的主要打击等等是针对我的,我的小册子将有很好的销路,并且一定能在德国找到很好的出版人。试问,为了事业的利益,是不是最好把进攻的力量集中起来呢?当然,您完全可以自己酌情处理这个问题,我深信您不会把我的直率了解成坏的意思。

祝好,握手。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

您如果写信给我,请寄以下地址: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阿·威廉斯^③先生。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5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28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巴 黎

1860年4月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格拉弗顿坊9号

贝克尔朋友：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的信、对您向济贝耳口头说的情况以及对**转寄信件**，表示衷心的感谢。福格特先生的攻击，撇开其他一切不谈，单凭它使我同我们革命和流亡中的老将接近这一点来说，就应当看成是一件值得我庆幸的事。不过我不象庸人那样对您一生所表现的坚毅精神表示惊讶。我至今始终确信，凡是真正坚强的人——举例来说罢，如老勒瓦瑟尔、科贝特、罗伯特·欧文、列列韦尔、梅利奈将军——一经踏上革命的道路，即使遇到失败，也总是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漂游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

我写这封信的最直接的原因——除了想亲自向您表示感谢以外——是我的老朋友约·魏德迈委托我在欧洲为《人民呼声》物色通讯员。这是**美国工人同盟**目前在芝加哥创办的报纸；同盟的中心已从纽约迁到芝加哥。这是一家日报，它将具有日益重大的意义，因为芝加哥越来越变成西北部的一个大都会。现给您寄上计划的引言部分。

条件是这样的：您每周要写一次通讯——每次稿酬两美元。这样一季度约为五英镑或一百二十五法郎。稿酬很少，但是工人

报纸不能不是这样。不过我的朋友魏德迈的人格可以担保按时付酬,这是美国其他德文报刊通常做不到的。如果您接受这个建议,就请从下星期开始,但是请预先告诉我一下。

装有非常重要的信件的那个邮包,在济贝耳到达伦敦的前一天我收到了。我将把信件编好,随时准备供您使用。其中有一份文件是一个起来反叛维利希的纵队写的,它是对这个唐·吉河德的绝妙的描绘。⁵⁰³

您非常了解法济,如果您能寄给我一篇关于他**自政变以来所作所为的简短介绍**,并对这个人的品性刻画一下,那就太好了——这对我的**小册子**^①十分重要。我认为福格特不过是法济的仆从,我只在巴黎见过法济一次(1843年),但一下子就看出了他是《国民报》的前撰稿人(那里连最好的撰稿人也是**坏的**)。

洛美尔的那篇玩意儿^②很有趣,其中有关于1847—1848年的一些有益的揭露。不过,他在谈到革命年代事变的起因时把一切都归结为琐碎小事的做法,我不能同意。但是也许正是他的见解狭隘,才使得他能够生动而又真实地描绘他个人所接触过的领域。

您的关于莱布尼茨的两首小诗和《一切不值一提》,我非常喜欢;您要是把它们附在给魏德迈的第一次通讯中(如果您接受我的建议的话),那就很好。他的地址是:

合众国伊州(伊州即伊利诺斯州)芝加哥1345号邮政信箱芝加哥工人协会约·魏德迈。

祝好,握手。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格·洛美尔《在幕后》。——编者注

29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60年4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艾米尔：

你以为哥·欧门**最近的**建议是什么意思？

1. 他是想分批付清母亲的股份，然后独力经营。
2. **我**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继续留在他那里当四年职员！

这个人以为我们会这样轻易地把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产业交出来给他，而我又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在他面前忍受这种屈辱。

谈判是在完全友好的方式下进行的。我马上就拒绝了他提出的对我的建议，之后他答应我过四年以后我有可能当他的合伙人，但是我要求在讨论这个建议以前由他作出保证。我还对他说，我们共同的意见是：如果一定要分手，我们将坚持按实物分，并召开债权人会议。这使他非常吃惊，谈判也没有进展。他以为我们在巴门迫切需要钱用（这一点我对他作了相应的解释），就企图来利用这种情况。总之，他对这次谈话十分失望，现在会对我们提出别的建议。详情以后面告。

有了这件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可以指靠查理^①；他已经认为，我们两人将能够迫使哥特弗利德^②去做我们想叫他做的一切，

①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②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也许甚至迫使他离开企业。

你的 弗·恩格斯

30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4月1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上次给您寄去最后一批文件，并请您通知我您是否收到我的信和附件，以及请您稍微谈谈案件进展情况^①，从那时到前天已经两个星期了。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特别感到不安，因为据您2月22日的来信说，起诉的时效期到4月22日截止。此外，您在那封信中还说，我不久就能得到您的消息。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① 见本卷第515—516页。——编者注

31

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

圣 埃 尔 耶

1860年4月1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将军先生：

我要出版一本论述波拿巴派活动的著作^①，因此不揣冒昧向您，最杰出的欧洲自由的前卫战士之一写这封信。您在上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发表一项声明，指出您已识破骗局，因此已及时退出舞台——这是您比科苏特这个丑角及其谄媚者高明的重要证明。可惜我把这篇声明丢失了。我为此请巴黎的瑟美列帮忙^②。他要我给您写信。如果您能费神把这篇声明的副本连同对意大利的匈牙利人所受欺诈的说明寄给我，您就为这件好事出了力。

我1859年夏天在《纽约论坛报》和伦敦《自由新闻》发表的文章^③中，曾把您称为在匈牙利流亡军人中唯一不受法俄外交的收买和欺骗，也不为科苏特的魔术所迷惑的人，我也会很乐意在我准备出版的新书中给您以应有的荣誉。

我不揣冒昧提起您注意，我早在1848—1849年任《新莱茵报》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17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编者注

主编的时候，就是德国支持革命匈牙利的最坚决战士。我现在也完全和那时一样，把匈牙利的独立和自主看成德国摆脱被奴役地位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同样坚决地拒绝那些要把一些民族贬为掩盖俄国佬和十二月帮阴谋活动的外衣的努力。

致崇高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32

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

曼彻斯特

[草稿]

1860年4月19日于曼彻斯特

尊敬的先生：

我在午休时间把成本核算簿带回家去，您感到不满，为此我毫不犹豫地向您表示歉意。因为与我们办事处有关系的别的一些人过去也把簿子带回家里去，所以我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会让您感到不快。如果说我有意用不体面的方式从这当中为自己谋得什么好处，那您也知道，这本簿子中的各项成本核算都早已过时，哪一项都不符合当前的实际价格。因此，我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意图，我希望，您目前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情绪，绝不是由于看到将来可能出现一个停止公司业务或对它作任何其他调整的协议的缘故。如果谈判能够本着友好互让的精神来进行，那对各方面来说都要好些。

谨致崇高的敬意。

弗·恩格斯

33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4月2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我十一天以前给您寄过一封信^①，在信中指出，对于我从这里和曼彻斯特寄出的许多封信（附有文件、委托书等），我已经两个月既没有收到您的回信，也没有收到证实这些信件已经寄到的消息，尽管您2月22日的信曾使我有理由期待很快就会得到复信；而且，从那封信看，起诉的时效期到4月22日（即明天）就要截止了。因此我才请求您作些说明。

但是连这封信我也没有得到答复，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我的信——虽然除最后一封以外，全都是用挂号寄的——您都没有收到；**要么**您至少有一封信被截去了。

如果这封信也遭到前几封信同样的命运，我将去质问这里的邮政总局和普鲁士大使馆，必要时我将在**伦敦报纸《泰晤士报》**上公开表示抗议。

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① 显然是4月13日的那封信，见本卷第525页。——编者注

34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莱茵兰德尔

伦 敦

1860年4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莱茵兰德尔:

请费心让施泰歇尔先生确切地(尽可能确切地)告诉您,舍尔瓦尔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到达日内瓦的,他在那里呆了**多久**,他失踪的事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为此我将非常感激您。

请您抽空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

您的 卡·马克思

3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4月2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十分感谢你寄来洪堡的书^①和费希特的著作。后者我还没有

^① 指《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一书。——编者注

读过⁵⁰⁴，而你却很机智地把它用上了。收到你的来信后，我请恩格斯把你的信和法律顾问维贝尔发自柏林的信寄给了我。读了后面这封信，我看出那里**只是说**，我在报上公开报道时不要提他的名字^①。因此在这方面是我误会了。

今天我接到维贝尔的信。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以下情况。**起初**他选择了刑事追究的途径。本月18日，他收到了如下的答复：

“原件由法律顾问维贝尔先生退回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并通知：此案不具备使我有理由进行干涉的**公众利益**（1851年4月14日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4月18日于柏林……利佩”

对这个决定维贝尔向检察长^②提起控诉。与此同时，为了使时效期延长并使自己留有采取别的途径的可能，他以侮辱的罪名向民事法官提起控诉。

我为自己的小册子^③当然在巴黎和瑞士进行了调查。我甚至派了自己的使者^④去日内瓦。现在我手里有证明福格特是法国代理人的**证据**。目前他感到在日内瓦的立足点再也不牢靠了，他在考虑怎样在别的州取得公民权。

附带说一下。我的一个熟人^⑤（柏林人）断定说，《每日电讯》的通讯员⁵⁰⁵是一个叫迈尔或迈耶尔的人^⑥，他与阿伯拉罕公司（或“阿伯拉罕父子公司”）有关系，住在柏林维多利亚街。你能否叫你的女士们打听一下这件事？

① 见本卷第517页。——编者注

② 施瓦尔克。——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④ 济贝耳。——编者注

⑤ 孚赫。——编者注

⑥ 见本卷第473—474和536页。——编者注

你的信我晚些时候再回。

这封信也许在柏林已碰不上你了。

你的 卡·马·

36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 年 4 月 24 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 9 号

尊敬的先生：

谨寄上十五塔勒预付费，同时告诉您，我完全同意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又及。经我委托在巴黎、瑞士，特别是在日内瓦进行调查以后，现在我掌握有证明卡尔·福格特教授是法国一名普通代理人的**证据**（以后，在诉讼结束之后，我将在小册子中公布出来）。此外，我认为尼斯和萨瓦的兼并甚至会使瞎子也能看清“意大利的解放事业”和威胁德国的危险，看清那些**预先警告过**这一点的人们是正确的。

37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巴 门

1860年4月25日于曼彻斯特

[电报]

星期六来信部分同意——星期五晚携限定全权委托书抵达——星期四晨动身——希面晤布兰克。

38

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

柏 林

[副本]

1860年5月8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非常感谢您给我来信和为我奔走。最近几天我将把小孚赫关于迈尔^①的一封信给您寄去。

至于筹办的报纸，我不反对参加。⁵⁰⁶ 不过事先我需要比较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个企业，了解一下报纸的倾向等等。在对外政策问题上（而这大概一定是英国通讯的主题），我认为我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分歧。当

^① 见本卷第530页。——编者注

然，最主要的是了解该报在普鲁士将采取什么立场。如果它不是持极端片面的党派立场，那末在德国正处于危急关头的现在，我以为持不同观点的各派人士是能够在彼此不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共同反对外部敌人的。

致深切的敬意。

卡·马克思

同时(5月8日)寄给了：恩格斯、波克罕、埃卡留斯、佩奇和魏德迈。

3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爱北斐特

[1860年]5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济贝耳：

附上柏林寄来的关于驳回刑事诉讼的决定。民事诉讼也不会有什么结果。⁹请写一点关于案件的情况给《中莱茵报》。你把信的内容告诉龚佩尔特和鲁普斯^①以后，就请把信寄还给我。

关于抨击性著作^②，我还根本没有同任何一个书商谈妥，暂时还拿不定主意，我是否值得向莱比锡或者汉堡接洽？

恩格斯昨晚离开这里，他十分健康。⁸²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斯芬克斯》⁵⁰⁷ 我还没有从你那里收到；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连布斯特拉巴³⁰⁹ 都不认为是斯芬克斯，更不认为卡尔·格律恩先生是奥狄浦斯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

如果你要给《中莱茵报》寄一篇标明发自“柏林”的短文，来谈我的诉讼过程，那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也捎带谈一下5月11日柏林第一审级对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的最后审讯。事情是这样的：艾希霍夫以“诽谤”施梯伯的罪名被判处了一年半徒刑。这一诽谤的要点是揭露（在伦敦报纸《海尔曼》上）施梯伯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中发假誓、盗窃等等。²⁹ 以下几点足以说明普鲁士法院的行径：

1. 艾希霍夫的揭露是以（如果不算我的抨击性著作，它自然不应该被提到）科伦审讯期间刊载在《科伦日报》上的报道⁵⁰⁸ 为根据的，而且无论施梯伯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从来没有对这些报道的真实性表示过异议。法院却宣布这些报道**不能作为证据**。每当情况有利于施梯伯的时候，法院就宣布刊载在《福斯报》上的报道⁵⁰⁹（可能是施梯伯本人写的）是**真实的**，而这只是**因为**施梯伯先生认为它们是真实的。然而每当情况不利于施梯伯的告密人的时候，这同一个法院则宣布当时法院秘书在记录中所作的可怜摘要**是唯一真实的根据**。

2. 施梯伯在策划1852年共产党人案件中的主要同谋者和助手警务顾问戈德海姆和警监格莱夫，每次都被免除了反讯问，因

为法院不愿使这些先生处于这样的抉择(法庭庭长^①公开谈过此事):“要么发假誓,要么证明自己有罪”。另一方面,他们的供词则被用来作为**说明施梯伯无罪**的证据。

3. 施梯伯和格莱夫在1851年迫使普鲁士警探罗伊特钻进奥斯渥特^②屋里偷去了文件,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曾利用这些文件作为证据(虽然它们实际上同案件毫无关系⁵¹⁰)。这次**盗窃**就是艾希霍夫揭露施梯伯的几件事情之一。但是现在请注意!王室国家检察官德朗克曼提出了以下新得出奇的盗窃理论,他声称:

“这些文件是否盗窃来的,这个问题可以暂且撇开不谈;从对**被告**判罪的观点来看,这没有意义。即使文件确实是偷来的,那末对于用这种办法弄到文件的警务官员,从法律观点来说也不能指控为偷窃,**至多**只能说行为不道德。法律上的盗窃,需具备恶意欺骗性质,但这**不适用于**被迫让人去进行这种偷窃的警务官员,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而是为了国家**利益**。”

因此,一个警务官员若是在伦敦闯进一所房子进行“偷窃”,那从法律观点来说丝毫没有犯罪,“至多”是行为不道德。这看来象是普鲁士国家对英国人的一种恩赐:习惯法暂停生效。

4. 被监禁在汉堡监狱的希尔施提供了宣誓证词,说记录本⁵¹¹是他和弗略里在格莱夫监视下伪造的。为什么没有把希尔施弄到柏林去,为什么在审讯期间没有把他作为证人进行讯问?

① 哥贝尔。——编者注

② 迪茨。——编者注

40

马克思致爱德华·费舍

柏 林

[副本]

1860年6月1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三个星期来肝病折磨着我；这整个期间我完全不能写东西和工作，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复元。结果我这里积压了很多工作，最近几个星期我的全部精力要用在这上边，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立即开始为新报纸写稿^①。您能不能给我寄一两号报纸看看？并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新企业的主要领导人？黑、红、黄——这是现在可以向国外颇有成效地使用的颜色。⁵¹²

我向您推荐日内瓦咖啡馆大院路北方路85号格奥尔格·洛美尔先生为报纸驻日内瓦的通讯员。

日内瓦现在是波拿巴阴谋的集中地，而洛美尔消息非常灵通。我深信，他会在要求很不高的条件下同意写通讯。

关于阿贝尔：衷心感谢您的这一发现。⁵¹³ 这个阿贝尔是谁？您如能把比较详细的情况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而且最好是快点告诉我。

我大概告诉过您，检察长已经批准检察官的决定，拒绝我的关于诽谤的控诉，说这个案件不代表“公众利益”。现在就要提起民

^① 见本卷第532—533页。——编者注

事诉讼。

想必您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伦敦电讯社的所有者、犹太骗子路透已被介绍给女王^①。原因很简单：路透（他自己写东西几乎是文理不通的）的得力助手就是维也纳的流亡者**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这个恩格兰德尔以前在巴黎是受当时的警务大臣庇护的石印通报的撰稿人；同时他又是法国的间谍。东方战争⁵¹⁴爆发时，恩格兰德尔被驱逐出巴黎，因为发现他是**俄国**特务。于是他来到了伦敦，最后到了早先就与之有联系的路透那里任职。既然路透通过他的电讯社控制着全部欧洲报刊，而俄国大使馆又通过恩格兰德尔控制着电讯社，所以您就会明白为什么帕姆^②把路透介绍给了女王。据我所知，同这件事有联系的是俄国加入奥普电讯同盟。我已把这些事实告诉了科勒特。也许您从您那方面也能加以利用。

致深切的敬意。

卡·马克思

恩格斯的小册子^③除了唯一的一本以外，不论恩格斯还是我都还没有收到。看来出版者先生也没有在报上刊登关于小册子的通常出版广告。

①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② 帕麦斯顿。——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编者注

4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6月2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患肝病大约已有三星期了，这病使我不能做任何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这种状况使我无心写信。

在答复你的信以前，我先说一点事。《每日电讯》驻柏林的通讯员叫阿贝尔。你能否为我弄到一些关于这个人的材料？

检察长施瓦尔克在第二审级也驳回了《国民报》的刑事诉讼，理由是案件不代表“公众利益”。不久将提起民事诉讼。

现在来谈你的信。

我不到柏林去。⁵¹⁵我当时不在科伦，关于施梯伯在那里的宣誓证词，我只是从《科伦日报》的报道中知道的。我在《揭露》^①中提出的批判是以这些报道为根据，因此我不适宜作这一案件的证人。如果想就某一点询问我，那我愿意向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提出证词（显然这是对其他流亡者常用的做法）。

当艾希霍夫案件还处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海尔曼》报的出版人尤赫为这个案件找过我。⁵¹⁶我给了他一本《揭露》，劝他邀请科伦的施奈德尔第二作**证人**，并提醒他注意：有必要讯问一下关在汉堡监狱里的希尔施。看来这次讯问安排得很不好。本来应该把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希尔施弄到柏林来，要他**亲自**提供证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切实的反讯问，才能当众揭露这一切可耻的阴谋，因为希尔施知道施梯伯—戈德海姆—格莱夫—弗略里的全部秘密。

另外一个必要的证人，就是现在呆在巴黎的舍尔瓦尔（约瑟夫·克列美尔）。毫无疑问，普鲁士本来可以要求引渡他，因为他是由于伪造票据而逃出亚琛的。但是政府将拒绝这样做。另外，他是法国的狗间谍，因而他还受波拿巴的保护。

其余值得讯问的大部分人都在美国。其中只有一个人还在这里，这就是维斯巴登的一个叫德·拉斯佩的人，他在英国警察局当翻译。我已采取必要的措施，争取[同他]^①会见，我要弄清楚，他是**同意**[去]^①柏林，还是**同意**在普鲁士大使馆提供证词。1853年，[他]^①曾试图在《泰晤士报》上揭露施梯伯。文章由于本生的干涉而没有登出来……^①

[现在]^①我指出几点，你也许能够用上。《揭露》是我在科伦案件一结束就写成的。但是我对这个案件十分关心，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查。我还要预先指出，把施梯伯的主要同谋者戈德海姆和格莱夫传来作被告证人，无疑是艾希霍夫提出的一个绝妙的想法。总之，现在情况是，只有政府决定对科伦案件进行调查，施梯伯之流才能受到法院审讯。但是政府不会这样做。

据说施梯伯（见我的《揭露》第10页）⁵¹⁷在科伦**宣誓**作证说，由于柏林警察总局把“在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的复制品寄到伦敦他手里，他才“注意到”保存在伦敦奥斯渥特·迪茨那里的“密谋的档案”。这个宣过誓的假证词是很容易推翻的，只要查阅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科伦案件的文件（其中一定也有在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就行了。

当时情况是这样。舍尔瓦尔(约瑟夫·克列美尔)是维利希—沙佩尔同盟⁵¹⁸驻巴黎的通讯员,他以这个身分同奥斯渥特·迪茨通信。同时舍尔瓦尔又是普鲁士驻巴黎的公使哈茨费尔特伯爵的密探。他不仅向哈茨费尔特报告他那个同盟伦敦执行委员会秘书迪茨的情况,而且还常给迪茨写信,以便以后可以把这些信件作为物证。施梯伯和格莱夫(正如**格莱夫本人**当着弗略里的面向希尔施所说的)从哈茨费尔特那里取得情报。他们通过罗伊特知道了迪茨的住所,然后,弗略里由施梯伯指派同罗伊特一起偷了迪茨的东西。这件事希尔施也知道。

顺便提一下,还必须注意希尔施先生所熟知的下面这个情况。弗略里将罗伊特偷到的信件复制了精确的副本,并把它们读给希尔施听了。这些信件中有一封是施泰翰从汉诺威写的,施泰翰在信中说寄给流亡者三十塔勒。施梯伯(同他的汉诺威的朋友维尔穆特一起)把这改成“**给首领们五百三十塔勒**”。据我所知,施泰翰在艾登堡,他大概能就这一点提供代替誓言的证词。施梯伯往下发誓说(根据《**科伦日报**》的报道,见《**揭露**》第11页)⁵¹⁹,迪茨的档案是从伦敦寄到柏林他那里的,他是在1851年8月5日收到的。其实,施梯伯是1851年7月20日自己把这个“档案”从伦敦带到巴黎的。前面提到的拉斯佩如果愿意,恰恰可以宣誓证实这一点。

格莱夫先生在柏林宣誓作证说,他不认识希尔施,或者只是泛泛之交。而实际上,希尔施在阿尔伯茨当时的私人住宅黄金广场布鲁尔街39号(阿尔伯茨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正是通过格莱夫认识弗略里的。这已经是在格莱夫从希尔

施那里收到关于革命流亡者的活动的报告以后。从那时起，格莱夫—弗略里—希尔施（由格莱夫领导）就在一起活动，一起编造了假记录本。

1853年4月，戈德海姆和施梯伯又来到伦敦，目的是炮制科苏特火药密谋和柏林密谋（拉登多夫的）⁵²⁰之间的联系。希尔施当时（即科伦案件结束后过了许多个月）经常陪着他们在伦敦走来走去，并同他们一起行动。

为了说明普鲁士在伦敦的密探——警察局向法庭承认，弗略里是它的密探——我要说一下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弗略里姓克劳泽；他是那个在二十二到二十五年以前因谋杀雪恩贝尔格伯爵夫人及其侍女而在德勒斯顿被判处死刑的皮鞋匠克劳泽的儿子。科伦案件后过了一个时候，这个弗略里—克劳泽因伪造案在伦敦被判处两年或三年苦役。现在他刑满出狱，又干起了他的老行当。

法国密谋（德法密谋）⁴⁴⁸是在施梯伯领导下由舍尔瓦尔伙同格莱夫、弗略里、贝克曼、佐美尔和法国间谍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雷）暗中编造的。在舍尔瓦尔的坚持下，格莱夫（他同施梯伯一样发誓说，他不认识法国—普鲁士的间谍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去了一趟北德意志，主要是为了在汉堡打听一个叫提茨的裁缝的住处，去取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委托写给他的信件。在汉堡，他到提茨未婚妻的住所去，“作为提茨的一个朋友”要求取得某些危险文件以便保管。但是这个图谋没有得逞。

格莱夫通过德拉奥德—杜普雷还同莫帕就释放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的事通过信。舍尔瓦尔一到伦敦，格莱夫就规定给他每周—英镑十先令的固定工资。正是这个格莱夫派他到泽稷去，以便在那里策划一次大的政治密谋。后来格莱夫同舍尔瓦尔的联系中

断了。希尔施先生如果愿意，是可以宣誓证实这几点的。这几点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格莱夫这一次又发了假誓，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涉及到舍尔瓦尔同施梯伯的关系，也涉及到施梯伯在科伦所作的关于舍尔瓦尔的证词的“真实性”。正当施梯伯在科伦**发誓作证**说，他不知道舍尔瓦尔的住处等等的时候（见《揭露》第27页）⁵²¹，在舍尔瓦尔和受施梯伯指派进行活动的格莱夫之间实现了这种合作。但是，当然，这一切按**法律手续**只能由希尔施（他在法庭公开审判时也许会说）和舍尔瓦尔（这个人很难说）的供词来证明。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当然会保持沉默，德拉奥德、贝克曼、莫帕等人也是一样。

希尔施和弗略里（他为了这个目的在伦敦弗利特街费特巷斯坦伯里印刷所租了一台石印机）受格莱夫指派炮制了《致农业无产阶级》、《致人民的儿女》等传单，格莱夫把这些传单作为马克思派的传单寄给了普鲁士政府。

汉堡的证人豪普特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突然“失踪”以后，辛凯尔迪通过信使责成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物色一个能顶替豪普特角色的人物，他要能向陪审法庭“宣誓证实”豪普特的告密。警察总局答应为此付给一千塔勒的报酬。辛凯尔迪写道，政治警察局的整个命运将取决于这个案件的结局。希尔施同弗略里（后来他说这是出自“高尚的”动机）谈妥以后，表示自己愿意干。一切都已经安排停当，突然弗略里从普鲁士大使馆带着停止执行的命令回来了。辛凯尔迪新写的一封信中说道：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良好的情况下，即使**不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为有罪的判决，因此，他〈辛凯尔迪〉要求暂时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普鲁士在巴黎的间谍贝克曼本来也得到去科伦的命令，以便

证实施梯伯关于德法密谋的证词，也由于同样原因收到了取消以前命令的新命令。

但随后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此事希尔施先生非常了解而且也很能说明施梯伯和戈德海姆的为人。

弗略里得知，我打算把所谓在记录上签了名的那些人（威·李卜克内西、林格斯和乌尔麦尔）的真实签名按法律手续在伦敦立案。他知道，有个叫贝克尔的流亡者跟维利希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因此他就以贝克尔的名义写了如下一封信：

“致崇高的柏林王国警察总局

即日于伦敦

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记录上的签名为伪造，他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

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自己就没有提出真正的保证。

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说出自己的名字。贝克尔，利奇菲耳德街4号。”

施梯伯在科伦向陪审法庭说，他得到这个记录本已经有两星期（在他把它交出以前），并且在使用它以前曾考虑很久。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作为信使而来的格莱夫带给他的。而戈德海姆先生则向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写道：

“记录本所以提供得这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真伪而提出的质询起作用。”

用“贝克尔”署名的这封信是写给柏林警察总局的。如果它真是出自贝克尔之手，那就应当寄往柏林。但是这封信寄给了科伦法兰克福旅馆警官戈德海姆，而这封信的**信封**寄给了柏林警察总局。信封内附了一张字条：“科伦的施梯伯先生对此用途将作**详尽**

说明。”因此，施梯伯是知道伪造这封信的目的的。弗略里也曾专门就这一点写信给戈德海姆。

可见，关于这个伪造物，在弗略里、戈德海姆、施梯伯和普鲁士警察总局之间是存在一种默契的。

（施梯伯没有利用这封信，因为他还在这以前就被迫放弃了记录本，因为施奈德尔第二不依靠我寄给的立了案的签名，已经在科伦弄到了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签名，此外，他根据我很早以前写的一封信知道，记录是希尔施伪造的。施梯伯打听到，施奈德尔和跟随他的其他律师，在法庭办公室里核对了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的签名。于是在下一次开庭时他忽然说出了他想出来的 H·李卜克内西（见《揭露》第 38—40 页 522）。）

施梯伯知道记录本是伪造的。否则他对真正签名的立案根本用不着害怕。

10月29日戈德海姆到达伦敦。施梯伯把他派到那里是为了就地同弗略里和格莱夫商谈如何挽救记录本。戈德海姆不得不毫无结果地回去，并告诉弗略里说，施梯伯为了不致损害高级警官们的名誉，决定在万不得已时让他弗略里的名誉受损害。

于是弗略里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他把手稿带给了希尔施，要希尔施模仿手稿的笔迹写一篇声明，签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然后向市长提供伪证，说他希尔施就是李卜克内西，要市长证明这篇声明是真的。当弗略里把上述手稿交给希尔施去临摹的时候，他对希尔施说，手稿的笔迹是写记录本的那个人的，是戈德海姆从科伦把它（手稿）带来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科伦拿出来的记录本并不是希尔施和弗略里所写的那一本；施梯伯亲自让人复制了一本。这一本与

弗略里和希尔施炮制的那本不同，除了其他一些非本质的地方以外，主要是弗略里所寄的记录没有签名，而施梯伯拿出来记录**有签名**。）

希尔施尽量模仿手稿的笔迹写了声明。（他离开伦敦时，**手稿**还在他那里。）声明的内容如下：下面签名人李卜克内西声明，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造的，只有现在这个签名他才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和真实的。希尔施在去见市长的路上说，他不准备在市长面前宣誓。弗略里回答说他自己来宣誓。在这以前弗略里到**普鲁士领事馆**（在那里他当然是非常出名的），要普鲁士领事证明他的签名（作为李卜克内西的签名）是真的。然后他同希尔施到市长那里去宣誓保证签名正确无误。但是市长要求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吹了。（过了一天——但已经太晚了——弗略里在律师那里证明签名是真的。）

希尔施在他向弯街治安法官贾丁作的代替宣誓证词的声明中谈了这整个丑事。他的证词提交给了上诉法院院长哥贝尔，与此同时它的两份副本寄给了施奈德尔第二和律师埃塞尔。

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把希尔施本人从汉堡弄到柏林来，让他在法庭公开审判时提供证词，并同施梯伯—戈德海姆—格莱夫对质。但是要把现在还是头号“文明人”和“解放者”的舍尔瓦尔弄来，在现存制度下是办不到的。

如果我自己去提供证词，自然我就根本不能说我是怎样发现这个或那个事实的——不然就会说出各种各样不应该说的东西来。况且这样的证词也不能成为证据。

如果政府能秉公办理，那案件非常简单，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要办理这个案件是十分困难的。

现在来谈费舍^①。

从1853年，即从我的第一本反对帕麦斯顿的抨击性小册子^②问世时起，我就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和他的拥护者（我不说他的党，因为在他的**专门领域**即对外政策方面，除了认为他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先知者的那一派以外，**所有英国党派**——从托利党到宪章派——都有他的拥护者）建立了某种契约关系。从那时起，我就不断地有时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有时不取报酬地为他们的《**自由新闻**》提供文章（例如，我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以及论文《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③等），并把我个人掌握的关于俄国密探如班迪亚等人的材料交给他们使用。费舍可说是乌尔卡尔特派在柏林的**正式代理人**，但是关于他在那里的活动，我只是凭传闻知道他出版《公文集》^④而已。这就是我怎样同费舍发生关系的情况（我只是偶然在伦敦一家报馆的办事处里碰见过他，并利用这个机会要他向你转达了问候）。他在柏林为我和恩格斯代办过各种事情。在对内政策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同他交换过一句话，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我同乌尔卡尔特自从下面这件事以后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有一次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我是一个革命者，而他也是如此坦率地对我说，他认为，所有的革命者要么是彼得堡内阁的密探，要么是受彼得堡内阁愚弄的人。

在我们和费舍来往的信件中，他总是十分审慎，只限于谈论我们同乌尔卡尔特分子观点一致的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

① 见本卷第59—61、532—533和536—537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编者注

④ 《新公文集》。——编者注

你大概读过乌尔卡尔特的著作，因此在这里来分析这个十分复杂的人物是多余的（即便不谈这点，这封长信在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下就已经使我非常疲劳了）。他在主观上无疑是一个反动分子（浪漫主义者）（当然不是从任何一个**真正**反动的党派都是反动的这个意义上来说，而是从所谓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所领导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运动成为**客观上革命的运动**。

他的德国拥护者，如布赫尔、费舍等人（后者的小册子《俄国佬》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读也知道它那里面写的是什么），甚至学去了他那种具有独特的混乱批判性的“盎格鲁撒克逊”怪癖，这我根本不在乎；正如，比方说在同俄国打仗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你的邻人向俄国人开枪是出于黑、红、黄的动机还是出于革命的动机一样。乌尔卡尔特是俄国所害怕的一种**力量**。他是在英国唯一有勇气和良心反对舆论的**官方人物**。他们是他们当中唯一不能收买的人（不论是用金钱还是用名誉地位）。最后，迄今为止在他的拥护者中间，例外地，我遇到的**都是诚实的人**，因此在没有**证明**情况相反以前，也应当认为费舍是这样的人。

至于费舍和哥达公爵^①的关系，我根据很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不是一种**雇佣关系**。因为这个公爵属于乌尔卡尔特用来反对帕麦斯顿和任何内阁篡权的英国王朝（洪堡预感到这种内阁篡权时问道：“为什么从来不向内阁阁员开枪呢？”），所以对乌尔卡尔特来说，最方便的就是在德国用他的名义反对俄国和帕麦斯顿。因此费舍的小册子《作为革命者的暴君》英译本就题为《科堡公爵的抨

① 恩斯特第二。——编者注

击性小册子》，而帕麦斯顿对它那么重视，竟亲自用一篇专门的（匿名）抨击性文章⁵²³来予以答复，从而使他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要知道，直到目前为止，帕麦斯顿是用不幸的科堡家族来做他亲俄的替罪羊的，而这本小册子迫使他放弃了这个阴险的诡计。

完全可能，费舍反帕麦斯顿的言论在柏林没有多大意义。然而它们对英国却很重要（因而反过来对德国也很重要），因为乌尔卡尔特派巧妙地利用这场论战，把它夸大，把它描绘成德国对帕麦斯顿的看法而在英国的论战中加以利用。

我们同乌尔卡尔特派一起对俄国、帕麦斯顿和波拿巴进行的这场战争，参加的有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欧洲所有首都的所有党派和阶层的人，费舍也是其中之一。相反，我同布赫尔却从来没有交换过一句话，因为那没有好处。假如他住在柏林而不是住在伦敦，那是另一回事。

一当我们在德国进入革命的时代，我们当然就会停止搞外交，即无论哪一方面都丝毫不掩掩盖盖，甚至不口是心非的外交。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这些英国的联系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同时十分明显，在对外政策方面，象“反动的”和“革命的”这类字眼是毫无用处的。在德国现在根本不存在革命的政党，而反动的最丑恶的形式，我认为是譬如在《国民报》上所表现出来的普鲁士王国的宫廷民主，这在《人民报》上也有某种程度的表现（对坏蛋芬克、摄政王^①等人的赞扬）。

无论如何，乌尔卡尔特派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熟悉情况”，他们这派不熟悉情况的成员从熟悉情况的成员那

^① 威廉。——编者注

里得到启发；他们追求明确的有重大意义的目标——同俄国作斗争——并同俄国外交的主要支柱伦敦唐宁街⁵²⁴进行殊死的战斗。让他们去设想这个斗争会使“盎格鲁撒克逊的”秩序建立起来罢。我们革命者必须在他们还有用时利用他们。这并不妨碍我们，当他们在对内政策上反对我们而成为一种障碍时就毫不留情地打击他们。乌尔卡尔特派对于我用我自己的名字同时为他们所切齿痛恨的厄内斯特·琼斯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当它还存在时）写文章，从来没有过意见。厄内斯特·琼斯曾笑话乌尔卡尔特的胡言乱语，在自己的报纸上嘲笑他，但是就在这同一家报纸上，他曾公开承认乌尔卡尔特在对外政策方面有非常珍贵的作用。

最后，乌尔卡尔特的浪漫主义，尽管对法国革命和一切“公共事物”怀有狂热的仇恨，但却是特别自由主义的。它的坚决主张是个人自由，只是意思极其含糊。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点，它给“个人”披上各式各样古老的服装。

祝好。

你的 卡·马·

42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1860年6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我长时间没有写信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我从曼彻斯特回来

后有很多事情要做。后来病了。我至今还在受医生的照料，几乎不能写东西。

至于您同恩格斯先生的事，那是由于他不得不再次突然去德国而耽搁的。他在返回曼彻斯特途经伦敦时⁸²对我说，他要马上付清那笔不大的账。他很遗憾未能对您更多地帮忙，而且决没有想要您负担往回运酒的费用^①。

您的书^②我读了感到很愉快，而且很受教益。我基本上同意您对恢复匈牙利的条件的看法，但是不同意您替波拿巴和帕麦斯顿辩护。后者在1848—1849年象出卖意大利那样出卖了匈牙利。在这以前，他对波兰也这样干过；后来他又同样地对待切尔克西亚。他从1829年起就是与彼得堡内阁保持密切联系的俄国代理人，现在依然如此。他是无法割断这种联系的。当然，俄国希望毁灭奥地利帝国，但是它决不希望让这个帝国的组成部分各自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匈牙利的真正恢复，比起动荡的、不稳固的和胆怯的奥地利来，对俄国的东方政策会是个更大的障碍。为了您自己的利益和您国家的利益起见，我但愿您不要收入给帕麦斯顿的《备忘录》⁵²⁵，不要谈论俄国的真正利益，甚至不要暗示瓜分土耳其。而现在，您所疏远的英国政治家，正是那些比任何人都更愿意尊重您，都更少受科苏特派诽谤者影响的人。（科苏特不久前曾通过他的一些代理人声称，您在阴谋反对他，因为他至少在原则上是个共和派，而您却属于“立宪的和贵族的党派”，而且他竟能把他的这个观点强加给了某些周报。）

请原谅，我冒昧地向您坦率指出了我不能同意您的几点。希

① 见本卷第55页。——编者注

② 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编者注

望我对您的著作和您的活动感到兴趣这一点,将足以为我表白。您什么时候再来伦敦?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顺便提一下。佩尔采尔给我回信了^②,信中承认我对他说的那些有点滑稽的恭维话是公正的,但同时又非常客气地拒绝提供我所希望的解释。看来,他写信时心情相当忧郁、伤感和沮丧。

还可以告诉您一件奇闻,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教授^③去年冬天就我发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作了讲演⁵²⁶。

43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巴 黎

1860年6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您能否费神把附上的这封信转寄给洛美尔?我通过您寄信,是因为在日内瓦我只知道洛美尔本人的地址,而这个地址看来是靠不住的。洛美尔至少在他最近的几封信中没有提到我寄给他的一些信,我问他,他通知我已寄出的那个邮包怎么还没有寄到我这里(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他也没有回答。

请代我向席利致衷心的问候。请您快点把拉尼克尔寄给他的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17页。——编者注

③ 巴布斯特。——编者注

信⁵²⁷寄给我。

我能重新工作,才只有几天,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正在复元。

7月初将在柏林出版的《德意志报》的出版人,通过第三者^①向我建议为他们撰稿。我还没有作最后答复。我想先比较确切地了解一下这个新机构的成员和它的倾向。但是,从目前报上发表的广告来看,我以为它将持“民族联盟”¹⁸的立场,据柏林的一位朋友^②来信说,最好是从外部对它的倾向给予有力的影响。请来信告诉我,如果您直接从柏林或通过伦敦接到相应的建议,您是否会同席利一起为这家报纸——看来它是有**经费**的——写通讯?请您**立即**答复我,因为我当然只有先保证在巴黎得到同意,才能在柏林提出这个问题。

阿布的抨击性小册子^③有这样一个功绩,就是哥达派⁵²⁸的用语在这里正式被承认完全是属于波拿巴的。

我在这里没有看到萨宗诺夫。

祝好。

您的 卡·马·

给洛美尔的信请尽快转寄。

① 费舍。——编者注

② 大概是费舍。——编者注

③ 艾·阿布《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编者注

44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8月2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很抱歉，我今天才收到您的信⁵²⁹，因为我有好几天不在伦敦。现附上三十二帝国塔勒，并深深感谢您为我操心，请您**向最高法院提交控诉书**。我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是我还是不愿放过争取自己权利的任何一个机会。我认为上诉法院的理由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请您**立即**把您在1860年6月21日提交的控诉书原件寄给我，如果控诉书暂时还必须留在案卷里，那就请您委托您的秘书把控诉的几点大体上抄一份（并列论论证各点的附件）寄给我。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45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⁵³⁰

伦 敦

1860年8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既然必要，那我不管好坏一定写一篇文章^①。今天济贝耳派了一个巴门的年青人来纠缠我，弄得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是希望明天能坐下来写这篇东西。此外，不可原谅的是，摩尔甚至对我提出的关于济贝耳的问题都不答复；我已经拖了十天没有给济贝耳回信；他至少可以写信告诉我，我应当向济贝耳说些什么。找出版人的问题至今还什么事也没有做^②，这也是荒谬的；其次，谈判谁知道会拖延多久，再加上德国印刷方面司空见惯的拖拉作风——我们将这样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爬进1861年；这不能怪任何人，而只能怪摩尔先生自己和他的过分认真，因为他自己既没有对出版人的问题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使济贝耳有可能去做这件事。而同时整个欧洲会乱叫乱闹起来，公众也会完全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个硫磺帮⁴⁷实际上究竟是谁，传单《警告》⁴²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泰霍夫的信³⁷中哪些是谎言，哪些不是。我们总是写出最精彩的东西，又总是尽量使它们永远不及时出版，结果成了无用的东西。

用三个印张立即答复福格特，无论如何会比那时以来所做的

① 弗·恩格斯《奥地利病夫》。——编者注

② 指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找出版人。——编者注

一切意义大得多。请尽一切力量就出版人问题**立即**采取措施，并使小册子最后完成。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自己破坏所有的机会，结果弄得**根本**找不到出版人。

现在谈一件滑稽的事，但这是很秘密的，不能让它从格拉弗顿坊9号的墙缝里透出去。请想象一下，这个可笑的济贝耳来到巴门，跟一个庸俗女郎一见倾心，在那里同她订了婚，打算不久就结婚并定居巴门。这么个笨蛋。他在我面前不好意思，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他在极严格的保密等等情况下告诉了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发生变故，会有一场开心的喜事。

衷心问候摩尔和小姐们。

你的 弗·恩·

46

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 林

1860年8月2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大约两星期以前，我曾请您将上诉法院驳回的您的控诉书中**控诉的几点**抄一份寄给我^①。我必须重申这个请求，因为没有这个抄件，上诉法院的决定中有几点我无法理解。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① 见本卷第553页。——编者注

47

马克思致贝爾塔蘭·瑟美列

巴 黎

1860年8月21日于倫敦

亲爱的先生：

接到您非常友好地寄给我的短信，不胜惊喜。

我自己没有写信是不难说明的。自接到您的最后一封信后，我长时期患严重的、折磨人的肝病，这病几乎使我无法握笔。后来有一个熟人告诉我您在伦敦，因而我就不能肯定寄往巴黎的信您是否能收到。

正如您正确地指出的，重大的事件将要发生。但是据我看来，在欧洲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大的危险是盘踞在华沙的**合法反革命**与盘踞在土伊勒里宫的**非法反革命**之间的战争。可是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形势，并且尽可能更好地利用它。即使加里波第（他的真实意图我从寄给我的私人信件中得知）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的旗帜，我也仍然希望来年春天有机会使各民族的事业同法国反革命勾当永远一刀两断。

我有一件事向您请求。最近科苏特竭力想挽回他在美国失去的影响。我打算揭破他的伎俩，因此您如能将这个假英雄的最近的行径**尽快地并尽量详尽地**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他曾经在（或者现在还在）巴黎；他在那里做了些什么？他到过都灵；为了什么事？也许您还可以补充一些1859年战争时期他在意大利第一次出现时的滑稽可笑的趣闻。

鉴于即将来临的事件，最重要的是，一方面要确立德国自由派和匈牙利人之间的友善关系而排除任何怀疑——我不久将有机会向德国说明自己的意见（不是口头，而是在报刊上）；另一方面则要使双方都不承认科苏特这个所谓匈牙利民族的代表。

在伦敦这里，我仍旧住在而且以后还打算住在老地方，即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如果您再来伦敦，我希望您不要再忘记我的地址。此外，我的妻子对于未能亲自认识您感到十分遗憾，她早已从您的著作中了解到您的卓越才能。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48

恩格斯致《军事总汇报》编辑部

达姆斯塔德

1860年8月24日于曼彻斯特
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军事总汇报》编辑部

达姆斯塔德

我是贵报的一个订户，而贵报又于去年就我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柏林敦克尔出版）发表短文予以好评，使我很受鼓舞，所以我不揣冒昧向贵报投寄一篇文章^②，也许贵报读者会对此感到兴趣。如果除此以外我再寄上某些问题的报道、通讯等等而对贵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又见本卷第6页。——编者注

报有用的话，我将很乐意这样做。顺便提一下，我也许不久就能给贵报投寄几篇有关惠特沃思火炮等方面的有趣报道。贵报自然非常清楚英国在军事上的进步对德国也具有的意义。因为在德国以外，归根到底只有英国是我们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天然的和必要的同盟者。

如果贵报要求撰稿人提供服役经历，那对我的经历当然不会感到满意；我在普鲁士近卫军的炮兵旅当过一年志愿兵，只做到炮手为止，后来和武装起义者一起参加了1849年的巴登进军。但是脱离现役以后，我总是不断研究军事问题。

我的文章如蒙贵报刊载，请立即按印刷品邮寄给我一份清样。我将把这篇文章的译文立即作为《军事总汇报》文章的摘录登载在英国报纸上，而这只会对贵报有利。不然请把手稿退还。因为通过书店来的《军事总汇报》，要在报纸出版后一个月才能到达，如贵报不把文章寄给我，那就要过很久，它在这里就不会引起任何兴趣了。

请贵报尽快就我在4月份出版的最新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刊登一篇公正的评论。

致崇高的敬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4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亚 琛

1860年9月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很高兴终于又得到你的信息，美中不足的是你不能告诉我关于你的健康状况的更令人愉快的消息。我自己一直患肝病；这不象痛风病那样疼痛（而且至少在英国人看来，也不是那么雅致），但对于脑力劳动也许妨碍更大。

我的反对福格特的著作^①之所以延迟出版，除了因为我必须做些更急迫的工作以外，是由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1. 我本来想等到对《**国民报**》的诉讼结束以后，但现在我放弃了这个打算。

诉讼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检察官，接着是检察长都驳回了控告，理由是案件不代表足以引起官方干涉的“公众利益”。于是就提起了民事诉讼。**市法院**作出了驳回控诉的“决定”，因为侮辱性的几段话只是“引证”的（注意，这是不真实的）。**上诉法院**宣布市法院的理由是**不正确的**，但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理由是污蔑性的几段话没有牵涉到而且不可能牵涉到**我**（法院通过“不正确的引证”来证明这一点），《**国民报**》没有侮辱我的意图等等。“决定”的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笔调清楚不过地证明这些家伙的惊惶失措。现在案件已转到**最高法院**。这样,我对普鲁士司法的认识就更丰富了;现在我知道,私人一般能否使案件得到**公开审理**,要取决于法官的决定。要知道所有这些决定无非是些企图阻止我在法庭上当众控诉《**国民报**》的“预防措施”。看来,法律顾问维贝尔丝毫不了解我同普鲁士政府的友好关系,因此他在他的信中对这些“无法解释的”决定表示惊讶。

你知道,我对《**国民报**》提起诉讼是在收到**福格特**的书^①以前。结果我是做对了,因为《**国民报**》以值得称许的机警收集了福格特书中**一切**,确实是一切要受到刑事追究的**诽谤指控**(我这里所说的是符合刑法典规定的那种诽谤,对这些先生们的一般谩骂我不愿意按法律手续去追究),而有的地方甚至比书里说的更尖刻。但是对每一点我都能够不是要求对手来**证明他的指控的真实性**,而是自己**证明这种指控的虚假性**。唯一例外的一点是关于往德国寄了几百封恐吓信去进行敲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报**》当然必须从它的朋友福格特那里弄到一封这样的恐吓信。因此,各级法院都明白,如果弄到公开审理的地步,那末《**国民报**》就要被判罪,而这——尤其是在法庭上的胜利——就会“与**公众利益相矛盾**”。**“最高法院”**一定会想出一种新的花招。无论如何,普鲁士人给我提供了这样一种材料,他们很快就会在伦敦报刊上看到它的令人愉快的后果。

2. **出版人**——这是目前阻碍全部事情的一个困难。小册子在普鲁士显然无法出版,因为其中一些涉及施梯伯等人的地方会使出版人遭到控诉。我同汉堡等地进行的交涉至今毫无结果。这些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

先生不是干脆拒绝，就是对小册子的笔调和内容提出条件，当然那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要是奥·迈斯纳不是在这以前出版了除你和格律恩以外也有福格特及其一大帮人——班贝尔格尔、西蒙^①等等参加的《民主研究》，那他是会承担这件事的。

最好是在这里刊印小册子并通过这里的一个德国书商在大陆上推销（福格特在日内瓦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不象福格特那样拥有使我能在这里刊印十二到十五印张的小册子的波拿巴津贴。

情况就是这样。你明白，我在反对福格特时并没有表现出一点慈悲，这是不合乎德国出版者对待这位教授先生的心意的。我对他就象对骗子和小丑一样蔑视，也就是给他以应有的蔑视。

我也收到来自瑞士和美国的许多询问小册子出版问题的信件。

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我已经有几个月避免同弗莱里格拉特见面了，因为我不愿意同他发生不愉快的冲突；另一方面，在这种关键时刻胆小怕事（由于怕损害同他的老板詹姆斯·法济在业务上的关系）使我很反感。（我认为特别不合适的是，我已用**司法**文件向他**证明**，布林德不怕罪过加重，从排字工人维耶那里骗取了关于传单《警告》的**假证词**⁴²来放在《**总汇报**》上发表，在这以后，他仍继续同布林德保持密切来往。）虽然表面上我们同过去一样是“朋友”，但是我们家庭之间的来往已经完全中断了。你是知道的，我妻子是个性很强的人。

希望很快能得到关于你自己的好消息。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路德维希·西蒙。——编者注

5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亚 琛

1860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信写得很简短，希望你还能收到。

1. 我已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前天），请他答复你的问题⁵³¹。没有得到回答。当然罗！答复这样的问题是**会违背他的职责的**。

2. 关于福格特的书^①。经过种种尝试，我深信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在**伦敦付印**。不过，书是有意写得**不可能被没收的**，因此即使它不能在柏林付印，也还是能够象其他任何书籍一样，通过莱比锡在德国推销。可以把书直接从这里转寄到瑞士、比利时、美国去。一部分钱由恩格斯付，一部分钱由我付。但这事花费很大，因为一印张在这里要花四英镑半。如果可能的话，你必须去筹一部分钱。我指望能成功，已经让人在下星期就开印。如果钱筹不到，那我们只不过损失到那时为止所印成的那几印张的费用。

3. 加里波第以前完全象马志尼一样同意我对**波拿巴的使命**的看法。我有过加里波第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但是，过去的事现在没有意义了。加里波第一旦使意大利人的斗争不依赖于波拿巴（而这也正是他的目标，他在给我的一个英国熟人（格林）的信中就十分明确地这样说）^②，**革命政党内部**所有的争论问题就会消除。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7页。——编者注

但是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纲领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如果你拟好一个草稿，那恩格斯、沃尔弗和我会同你就可能进行的修改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的“小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大的党”（因为其他政党不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或者不愿干自己所知道的事），已经临近应当制定自己战斗计划的时刻了。**正是由我们**（在英国这里）从民族立场出发采取行动，这在我看来——姑且不说这种政策的内在合理性——即使在策略上也是正确的。

4. 至于我们对俄国的态度，我以为你是弄错了。我和恩格斯所持的观点，是完全独立形成的，可以说是费了不少力气，对俄国外交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才得出的。诚然，在德国，人们仇视俄国，而我们早在《新莱茵报》创刊号上就已宣布对俄国人的战争是德国的革命使命。但是仇视和理解完全是两回事。

5. 你对我的书^①的称赞使我很高兴，因为这是出自权威的评论者之口。希望在复活节以前能出版第二部分²⁵。形式将稍有不同，将稍微通俗一些。这决不是出于我内心的要求，而是因为第二部分有直接的革命任务，而且，我在那里所叙述的关系也比较具体。

我的书在俄国引起了轰动，有一位教授^②在莫斯科就这本书作了讲演。我还从俄国人和懂德语的法国人那里收到许多封关于这本书的友好信件。

6. **关于亨·毕尔格尔斯**⁵³²。这很象温柔的亨利希。诚然，他名义上担任过《新莱茵报》的编辑，但是他除了一篇文章以外，从来没有在该报写过什么东西，而这篇文章还被我删掉了一半，改写了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巴布斯特。——编者注

另一半。毕尔格尔斯气得要死(这是在该报初创的时候),要求普遍表决。我例外地同意了,但同时声明,在报纸编辑部里应当实行专制,而不是普选权。普遍表决的结果表明大家都反对他。从此他就不再写东西。此外,监狱似乎使他变得很温和了。在这方面被囚的狼^①值得称赞。他是与毕尔格尔斯完全相反的人。

但是比毕尔格尔斯更使我恼怒的是,我们党的一个很有才能而又精力充沛的成员哥丁根的律师米凯尔归附了卞尼格先。

7. 在柏林出版了艾希霍夫博士的《警察剪影》。写得不好,但有些重要的事实。使人对柏林的自由主义的“警察局”和“法院”看得一清二楚。书立即被没收。有一本顺利地寄到了这里。

8. 至于说到**普鲁士的诉讼程序**,我应当承认我是完全无知的。我从来没有设想能得到**实际的**满足,但是我以为诉讼程序至少应当让我能达到**公开审理**。这就是我所曾希望的一切。

难道按照(旧的)莱茵省的诉讼程序,私人控告侮辱或诽谤也要得到司法当局即政府的事先批准吗?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5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⁵³³

亚 琛

[1860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刚给你发出一封信,就收到这封信,现在寄上。

你的 卡·马·

5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10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你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我立即转寄给他了。

当然,我给你写信,说你应当想办法“去筹”一些钱,我用的是含糊的说法。决不要去找同我个人没有友好关系的人。如能快些收到这笔钱总是好的。不过,我认为这钱不会白费,因为生产费用无论如何是能够收回来的。

恩格斯在达姆斯塔德的《军事总汇报》上写了一篇关于英国猎兵的文章^①,后来又被译载在曼彻斯特的《志愿兵杂志》上。全部伦

① 弗·恩格斯《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编者注

敦报刊都在转载和讨论这篇文章。

就我直接从加里波第的营垒中收到的信件来看，情况令人忧虑。卡富尔完全是波拿巴的工具，并且他掌握着维克多-艾曼努尔。加里波第将很难抵抗住波拿巴和皮蒙特军队，况且意大利的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匪帮都是同卡富尔站在一起。加里波第自己的军队素质变坏了一些，因为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精锐部队分散到那不勒斯的败类和皮蒙特的士兵当中去。

这一次我没有回你的信，只写了这么几行，请你原谅。除了看校样^①的（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日常的事务以外，我还受到一种犒赏——整个左边头部讨厌的神经痛。

祝好。

你的 卡·马·

最高法院还没有作出决定。一旦这事失败，我得不到公开审理，我就要在这里出版一个一印张的小册子：《普鲁士的司法》⁵³⁴。

5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10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只给你写几行，请原谅。我现在除了日常事务以外，正忙于

^① 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校样。——编者注

看校样。

如果你把能够寄给我的钱在11月初寄来，我将**非常**感激，因为我已向印刷厂主开出一张11月初到期的期票（其实，对伦敦的印刷厂主通常是**按周**付款）。

今天我收到最高法院的最后驳回的决定，内容如下：

“您今年8月23日对王国上诉法院刑事庭于今年7月11日就《国民报》编辑察贝尔博士侮辱卡尔·马克思博士一案所作决定提出的控告，经审查有关文件后，认为理由不足而予以驳回。王国上诉法院并不认为《国民报》的两篇被指控的社论**在客观上有侮辱起诉人名誉之处**，也没有发现其中有**侮辱起诉人的意图**，因此，驳回对侮辱的起诉是正确的。

确定客观上是否侮辱荣誉，是否有侮辱的意图，实际上是对事实的裁决，只有当上诉法官的决定在这点上犯了法律的错误时，才能对他的决定向王国最高法院提出控告。但本案中**没有这种错误。费用……”**

你的健康怎样？我的身体还是很不好。

祝好。

你的 卡·马·

5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0年11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非常感激地告诉你，十二英镑我已收到，是星期六寄到的。你提到的那两个人^①，你还是**不要**去找。

^① 阿辛格和敦克尔。——编者注

瑟美列的声明使我吃惊，不过匈牙利流亡者的任何事情总是会使我吃惊的。瑟美列的行为决不是出于个人动机，而是由于患有“治国才略”的毛病！

印书的事^①一结束，我就能腾出手来，那时，将详细地写一封信给你。

你的 卡·马·

在合众国，这一次取胜的，应当指望，而且很有可能是共和党（《论坛报》是它的机关报）。

今天我给我的律师**维贝尔**写了信，要他把同我的诉讼有关的文件转交给你。请你暂时代为**保存**。

55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伦 敦

[1860年]1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瑟美列：

由于我的妻子患很重的病（**神经热**），我没能在那星期日同您会面，也没能在那以后的某一天去拜访您。波克罕先生告诉我，他在上星期日见到了您。

《**奥格斯堡报**》^②上提到您的那篇文章，是住在我附近的一个朋友比斯康普博士写的。

① 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总汇报》。——编者注

我的妻子和我向您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11月18日的《星期日邮报》杂志刊登了一封注明“1860年11月14日于维也纳”的信，这封信完全是按您的公开声明的精神写的。

56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伦 敦

1860年1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瑟美列：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友好的信和科苏特—科布顿的备忘录⁵³⁵，这在我的上一封信中忘记提到了。

我妻子的病情还没有好转。恩格斯，您应当把他看作是我的第二个“我”，是我过去给您的那本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现住在：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星期日邮报》我有时从一个巴黎朋友那里得到。这个加内斯科是不是瓦拉几亚人？无论如何，从他的名字看，他原籍不是法国。

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57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60年11月2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恳请您把附上的声明^①尽快地在《人民报》上刊登出来，并寄给我一份报纸。

下星期您大概可以收到一本我的**反对福格特**的小册子^②。我将给我的朋友拉萨尔寄去三本——一本给他，一本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本给柳德米拉·阿辛格夫人。

您能否费神把这件事通知拉萨尔。同时告诉他，我的妻子患很危险的神经热已有一个星期，照医生的嘱咐我不得不使我的三个孩子离开了家。拉萨尔会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写信给他；如果他自己写信的话，我将非常感激。

致深切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1861年

58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爱北斐特

1861年1月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济贝耳：

祝你和你的夫人新年愉快！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告诉你，我的藏书以及你的来信都已寄到。

请你从你预定的六本《福格特先生》中，寄一本给《科伦通报》，寄一本给《北德报》（汉诺威），由你自己斟酌寄三本给文学杂志。而主要的是你自己要读一本并给我提出意见。

至于《科伦通报》，那你可以利用这家小报来反对《科伦日报》。

书^①的销路很好，因此佩奇“打算”出第二版。为此极重要的是，你要尽可能把在德国出现的有关这本书的一切情况都弄到，使我对这一切都能了解。（我在这里只看《总汇报》、《新普鲁士报》和《人民报》。）

①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在《自由射手》上已经发出爱·梅因的凄惨的“绝望的号叫”^①。别人也会跟着叫的！

希望下次你能抽时间，比较详细地写一封信给我。

最近我的处境很困难。我的妻子五周来病得很危险，我不得不把所有三个孩子都带出家去。

至于席利，我们要使他重新清醒过来。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5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巴 门

1861年1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济贝耳：

我刚刚发觉，写给你的信——今天收到的信的复信——我寄错了地址，写成：爱北斐特，留局待领，小卡·济贝耳。现在来纠正它。再一次向你衷心问好。

恩格斯刚才告诉我，高傲的博尔夏特医生很不满意我在《福格特先生》中提到曼彻斯特的“三个德国医生”曾给《人民报》提供经费⁵³⁶。真是一个可怜而又傲慢的傻瓜。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爱·梅因《卡·马克思对卡尔·福格特的新揭露》。——编者注

6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1月1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首先向你表示最良好的、但是迟到的新年祝贺。

我的妻子正在恢复健康。她这一生病，连我自己也生了重病，目前正患肝炎。这也是出人意料的新年快事。这病一直是慢性的，而现在是急性发作了。

这就是我没有写信的原因，但是我和我的妻子对你的痛苦在内心里都是极为同情的。但愿你能在下一封信中告诉我们关于你自己的较好的消息。你要是能给我寄来**比较详细的**病历，那我可以去请教一位医生，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医术**天才**^①。不过他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曼彻斯特。

王国普鲁士的大赦¹⁴⁶——它实际上把所有流亡者都排除在它的恩典之外——使我感到很可笑。不过，刚刚加入民族联盟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凭着对“恩典法令”的相应解释，是能返回祖国的。至于布赫尔、弗莱里格拉特、波克罕、施潘道的威美尔曼和其他许多人，则早已成了“归化了的英国人”。

曾担任《新普鲁士报》驻伦敦记者，后来是《晨星报》(曼彻斯特

① 马克思指的是龚佩尔特。——编者注

学派⁵³⁷)编辑之一的孚赫,其实是一个跟任何人都合得来的人,因为他不仅不掩饰,反而公开显示他那柏林式的随风倒的特色,凡是知道他的人,一般谁也不在政治上严肃看待他,而这个孚赫以为他现在可以扮演普鲁士的科布顿的角色了。请便吧!至少他在离开伦敦时的计划是这样。

我的一个朋友约·菲·贝克尔现在在卡普雷腊加里波第那里。他来信说,南意大利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完全是由马志尼的拥护者组织的,加里波第不太聪明,在他的朋友们的营垒里是一片慌乱。此外,加里波第同意马志尼这样的看法:卡富尔对维克多-艾曼努尔始终怀有不良意图,他不如说是波拿巴的直接工具;在加埃塔进行干涉¹⁵⁶,后来委派拉法里纳去西西里岛,委派法里尼去那不勒斯等等,都无非是周密安排的几着棋,以便迫使维克多-艾曼努尔向法国再作领土让步,并在南意大利向缪拉特让步。这点他是做得到的,不久就会看出来。

美国的奴隶占有制危机几年之后将在英国导致可怕的危机;曼彻斯特的棉花巨头现在就已开始战栗了。

我很少读德国的东西,但是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本阿·巴斯提安的书《人在历史中……》。我发现这本书不好,条理不清,装腔作势。他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的”论证并没有超出虔诚的愿望。另一方面,对历史作“心理学的”论证表明,这个人既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也不知道历史是什么。

达尔文的著作^①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

① 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最近我较多地看到德国报纸。都是些讨厌的东西。而且是自命不凡的平庸东西，真是令人作呕。

你能否寄给我艾希霍夫的《警察剪影》第二卷？这里弄不到。

现在我还读完了瓦勒斯罗德的《死人的检阅》。那里有很美的故事！但叙述得很不生动，不过这要归咎于该书出版的时代。

衷心祝愿你恢复健康，并代我的妻子向你问好。

你的 卡·马·

刚刚到过巴黎的梅洛斯拉夫斯基告诉我的朋友席利说，情况“不好”。同时他对“克拉普卡”反映很不好。但是关于梅洛斯拉夫斯基本人我也不十分清楚。

6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今天信写得很仓促，甚至不是从家里而是从西蒂区写的。最近就会给你一封答复**你的全部问题**的详尽的信。首先感谢你寄来的东西。其中一份我已转寄给弗莱里格拉特，第二份将寄给恩格斯，第三份留在我这里。这是一份很能说明当代历史特点的出色

文件152。

请费神把附上的便函⁵³⁸ **立即**送给艾希霍夫先生。

在目前你的健康状况下，出于对朋友的责任，我不能强迫你从事新的写作。否则我认为，写一本你所构思的那种针对察贝尔的抨击性小册子，倒是一件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事。

妻子向你和伯爵夫人^①衷心问好。她的健康正在迅速恢复。至于我，我想在一段时间里可以不服任何药物了（昨天喝完了最后一瓶药）。

请代我问候伯爵夫人。下一次给你写信时，我也要给她写上几行。

完全属于你们的 卡·马克思

62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1年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已同恩格斯谈好，那三十英镑你**随时**都能收到，而你垫付的费用，在得到通知后二十四小时内就能还给你。因此不必去找裁缝了，请你告诉恩格斯，他应当**在什么时候**寄钱。^②

我必须亲自去荷兰一趟，否则我无法度过目前的危机。请费神向你熟识的某个商人打听一下，在荷兰关于**护照**的情况怎样？

①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52和154页。——编者注

是否一定要有护照？《论坛报》的“卑劣做法”^①，再加上其他倒霉的事，之所以使我感到更加恼火，是因为这使我不能遵照医生的嘱咐为恢复我妻子的健康而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尽管我不属于“德国的受难者”之列，而且总是对这类人抱敌对态度，然而我认为我已饱尝了流亡的苦楚。

除了拉萨尔的建议以外，德国其他两个地方也建议我写政论。但是我以为——你大概也同意我的意见——风暴还没有临近到现在就接受这种建议的程度。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要是把发表在《评论》^②上的恩格斯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③同阿尔诺德向你撒的谎对比一下，那你就能看出，卢格这个老头子是个什么样的骗子。

63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巴 门

1861年2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

七份签了字的契约寄还，第八份留在我这里。⁵³⁹应当说，如果

① 见本卷第148和152页。——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

不是因为你，我很难决定走这一步。**肯定**能留给我们的父亲的企业就只有这一家，要我自己放弃它，心里很难过，况且，我认为这样随便地放弃，并没有足够的根据或理由。我认为对这个企业我也有一份权利，我的弟弟们^①无权要求我无缘无故为他们的利益而放弃我的权利。我的要求是绝对合理的，而且我又是非常及时地提了出来，以便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被考虑进去。当艾·布兰克在这里的时候，他承认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这以后，什么也没有通知我，只是当其余的人把一切都已商量好了，才要求我同意放弃自己的意见，作为说明的一些理由(在艾米尔^②的信中)，也许带有非常务实的性质，但是这种理由**我**是无论如何决不会提出来对付自己的弟弟们的。留给**我**的唯一慰藉只是艾米尔的**保证**，即他艾米尔**确信**哥特弗利德·欧门决不会破坏他同我订的契约。但是他的这种信念被我们的律师否定了，律师曾不止一次地对艾米尔说过，**契约本身**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合法的保障。弟弟们得到的是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而我得到的却是艾米尔的“信念”。

亲爱的妈妈，为了你，我克制住了这一切以及许多其他事情。世上的任何东西都丝毫不能使我让你在晚年因家庭遗产纠纷而黯伤。我以为，无论是我在你那里时⁶⁴的表现或是我的信件，都清楚不过地证明，我丝毫没有阻碍达成某种协议的意图，相反我愿意作出牺牲顺着你的愿望来解决一切。因此我也不多说什么，就签署了这个文件。我决不让这样的问题再来烦扰你，惊动你。我不会为此生弟弟们的气，只要他们以后不是逼得我非提不可，我甚至不愿意再对他们提起这件事。我认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我也不打

① 海尔曼·恩格斯，艾米尔·恩格斯和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② 艾米尔·恩格斯。——编者注

算夸耀我认为我所作的牺牲。不过我应当坦率地告诉你,我在这件事上主要考虑的是什么;自然,我根本没有设想你能使事情解决得对我更有好处一些。相反,我知道在每次谈判的时候,你也总是想到了我,并且为我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

问题解决了,事情就算结束了。你任何时候也不会再听到我对这件事的意见,自然,要是艾米尔到这里来,我一定象往常那样尽我兄弟之谊。尽管我同他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但是他毕竟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他在这里的时候对我的利益是很关心的。

睡衣已经收到,来得正好,因为天又冷了。但是红色的镶条有些不合这里的风尚。我还有一只会捕鼠的小狗,它现在成了我家里的伙伴。

希望你感冒已经痊愈,并且希望,摆脱与遗产有关的一切忧虑会对你产生良好的作用。而济克^①应当尽可能买下来!

衷心问候海尔曼、鲁道夫全家、布兰克全家和博林全家。

热爱你的儿子 弗里德里希

6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在我给你的第一封信^②以后,没有如愿接着再写第二封,因为

^① 指济克河岸上的一块地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75—576页。——编者注

在这时发生了**危机**——货币危机。德纳自纽约来信说，他们(《**论坛报**》)辞退了他们**所有的**驻欧洲通讯员，只留下了我一个，但是：(1)《百科全书》^①暂时停止出版，(2)我撰稿暂停六个星期，最后，(3)此后我每星期少写一篇。

由于这些情况以及妻子治病的花费，我必须到荷兰我表舅菲力浦斯那里去一趟，以便整顿一下我的财务。因为我需要路费，所以在你名下开了一张为期六周的二十英镑(大约三十四塔勒)的期票。我将在**到期以前**从荷兰寄给你这笔钱，**或者我自己把它带往柏林**，因为我也可能去那里。我要是能越过(如果我是卡尔·海因岑——力大无穷的仆人海涅卡⁵⁴⁰——我就会说迈过)荷兰国境而进入德国国土的话，那我当然会作为**旅行者**来的。

你的 卡·马克思

65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巴 门

1861年2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

我本来要立即答复你的亲切的来信，但是由于艾米尔^②一来，日常事务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回信就完全写不成了。昨天早晨他已经走了，想必今晚就可以到达恩格耳斯基尔亨。亲爱的妈妈，你不要担心我会由于事务上的问题生弟弟们的气；这我连想都没有

①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

② 艾米尔·恩格斯。——编者注

想过。被迫自行放弃父亲的企业，使我感到很不愉快，而且，我认为属于我的那种**权利**，在与此毫无关系的种种借口下被轻易地剥夺，而要求我同意又好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①，这也不能不使我深感不快。我不想说事情现在就不那么好；也许甚至比我的意见得到考虑的情况下还要好些。但是这一点恰好谁也没有设法向我说明，而且你也不能否认，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我签署文书，对我未免太过分了。不过，现在这事已经结束了，你可以相信我对无论哪一个弟弟都不会有丝毫的抱怨。我们以后还经常需要互相照顾，况且，你也知道，我根本不是那种一味抱怨人家不识好歹的人。我相信艾米尔不会觉得我有什么不愉快，更不用说对他有什么恼怒，而且他也不可能感觉到，因为我现在已经完全容忍了这一切，而且只希望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给所有四个人都带来很好的收入。因此，亲爱的妈妈，不要烦恼。对我来说，这事已经完完全全结束了，甚至我签署协议时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也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已经彻底消除和淡忘了。我想过，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是有些不愉快而已，而你在谈判期间所经受的不愉快，必定比我多得多，深得多；我高兴的是我能够大笔一挥就把这一切作个了结。我还会有成百个别的企业，但是我永远不会有另一个母亲。

我大体生活得不坏。艾米尔在这里过得很好，他会告诉你，我们同哥特弗利德^②的事几乎已经结束，因而连这个问题也终于解决了。好啦，再见吧，祝你健康，多加保重，并请代我衷心问候海尔曼以及鲁道夫全家、布兰克全家和博林全家。

热爱你的儿子 弗里德里希

① 见本卷第577—579页。——编者注

②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6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3月7日于荷兰扎耳特博默耳
(来信请寄给莱·菲力浦斯)

亲爱的拉萨尔：

我早先已经写信跟你说过，我打算从这里到柏林去，以便亲自同你谈谈我们在写作和政治方面可以共同进行的事情，尤其是想同你见见面。

但是你必须告诉我关于下面这个问题的非常确切的情况。我除了在1849年被驱逐出境⁵⁴¹时发给我的那个法国旧护照以外，没有别的护照。我很讨厌去找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也不愿意改入英国籍(象弗莱里格拉特、布赫尔、戚美尔曼等人所做的那样)，拿着英国护照旅行。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1845年，普鲁士政府在比利时迫害我的时候⁵⁴²，我通过我的姐夫^①从普鲁士领到了侨居证书。1849年，大家都知道，我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借口是我不再是普鲁士臣民。但是根据法律，凡侨居国外十年的才不再是普鲁士“臣民”。我从未加入过外国籍。其次，根据1848年预备议会的决议，即德国各邦政府在选举法兰克福议会时所遵循的决议⁵⁴³，一切侨民，甚至象福格特等已经入了外国籍的人，都能要求恢复德国公民权，并能在各地当选议员。我根据这一点在1848年曾要求

① 威廉·罗伯特·施马尔豪森。——编者注

恢复我的普鲁士公民权。当时的普鲁士内阁拒绝了我这个要求，但是他们也只是在革命失败以后才敢把我当作外国人来对待。

实际上这个问题目前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在于我能不能顺利到达柏林。只要能越过国界，在柏林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但是在外省风险就大些。

你知道，我想在这里依靠表舅^①（他管理我母亲的财产，过去他经常从我该继承的遗产份额中支给我大笔的钱）把我的混乱的财务整顿一下。这个人很吝啬，但是他对我的创作活动很引以为荣。因此，你在给我的信里请提一下我最近那本驳斥福格特的著作的成就(lucus a non lucendo^②)，以及共同出版报纸的计划等，总之，你要把信写得我能够“可以信赖地”拿给表舅看。同时不要忘了告诉我某些政治方面的情况。就这样说定了，好吗?!

衷心问候你和伯爵夫人^③。

你的 卡·马克思

（扎耳特博默耳在尼姆韦根^④附近。我想你不知道这个地名。的确，它是因为最近的水灾才闻名的。）

所有的德国报刊正象对我以前的一些著作那样，也以沉默的阴谋来对付我最近的这部著作^⑤，这实际上是对我的过誉，虽然它很影响书的销路。希望你的健康已见好转。

① 莱昂·菲利浦斯。——编者注

② 直译是：“森林来源于不亮”。在拉丁文中，«lucus»（“森林”）一词的词根是«luc»（“发亮”）。这个成语说明自相矛盾或不可信的事物。——译者注

③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④ 荷兰称作：奈梅根。——编者注

⑤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67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3月24日于柏林贝尔维街13号
(来信请寄：斐·拉萨尔博士)

亲爱的表妹：

对你亲切的来信，不胜感激，它的唯一不足之处是太简短了，自然你是照英国规矩行事，把最好的东西放进了最小的容器。

我于上星期日(3月17日^①)上午七时到达柏林。我这次旅行，除了在奥伯豪森这个极其无聊的小地方耽搁六个半小时以外，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拉萨尔住在柏林一条最繁华的大街上的一所华丽的住宅里，他为了招待我准备得很周到，给了我友好的接待。最初几个小时我们在闲谈中度过，休息了一会，吃了点茶点，使我消除了旅途的疲劳，随后拉萨尔立即领我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住宅去，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位伯爵夫人每天下午四点在他那里用午餐，晚上同他在一起消磨。我发现她的头发还是象从前那样“金黄”，眼睛还是那样蔚蓝，至于脸的其余部分，我看到深深印在那里的字样：二十加二十等于五十七。满脸全是“造物者留下的”皱纹，两腮和下颏所显露的丰满，象煤矿床一样，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的，等等。至于她的眉毛，一下子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它不但没有变坏，反而变得更好，以致人工远远超过了天赋。后来，我作了全面的观察，发现她是非常擅长化装术的，她善于从她的化

^① 原文为：“3月18日”。——编者注

装盒里找出她的血液不再具有的色泽。总之，她使我想起了某些希腊雕像，胸部还很优美，但是头部却因岁月的变迁而受到残酷的“剥蚀”。不过，说句公道话，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不是女学究，很有天赋，而且很活泼，对革命运动有强烈的兴趣，而又具有贵族式的**落拓作风**，远远胜过专事卖弄**聪明的女人**的忸怩作态。

星期一，我的朋友拉萨尔替我写了给普鲁士警察局长的关于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⁵⁴⁴。星期二，拉萨尔，这个非常勇敢的人，亲自把申请书送给了冯·策德利茨先生（警察总监、容克党徒和国王^①的代理人），他时而威胁，时而奉承——策德利茨把这次越过下属机构直接向他申请，看作是对他本人的尊重——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政府报纸《普鲁士报》报道了我回到“祖国”的消息。但是我还没有接到关于恢复我国籍的正式答复。

星期二晚上，拉萨尔和伯爵夫人领我去柏林剧院，那里在上演一个柏林喜剧^②，充满普鲁士的自我吹嘘。总之，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东西。星期三晚上，他们一定要我去歌剧院看芭蕾舞演出。我们有自己的包厢，它紧挨着——说来可怕——国王的“包厢”。这种芭蕾舞是柏林所特有的。它不象在巴黎或在伦敦那样是**幕间剧**或歌剧的结尾，而是演了整整一个晚上，分为好几幕，等等。演员不讲一句话，一切通过面部表情来表现，真是枯燥得要命。但是布景很出色，例如，你看到从利伏诺到那不勒斯的海上旅行；海洋、群山、海岸、城市等等，一切都仿造得象照相一样真实。

星期四，拉萨尔设午宴欢迎我回国，邀请了男女宾客。在知名人士中有冯·普富尔老将军、“战事画家”布莱布特罗伊、宫廷顾问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古·弗莱塔格《新闻界人士》。——编者注

费尔斯特(有名的普鲁士历史编纂学家,以前曾被称为“宫廷蛊惑者”,因为他是已故国王^①的挚友)等等。宫廷顾问费尔斯特为欢迎鄙人致了祝酒词。让我坐在伯爵夫人和柳德米拉·阿辛格小姐之间,后者是万哈根·冯·恩赛的外甥女,又是万哈根和洪堡通讯集^②的出版者。这位对我热情洋溢的小姐,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丑陋的人物:一副令人讨厌的犹太人面孔,非常突出的尖细的鼻子,永远微笑着,咧着嘴,说话常用散文诗,总要挖空心思说出几句不寻常的话来,装得非常热情,在忘乎所以时对你口沫飞溅。今天我勉为其难地去拜访这个小怪物,我对她非常审慎和冷淡,并且通过我的朋友拉萨尔向她示意:吸引力对我总是向离心方向起作用,当我非常赞赏一个人的时候,我往往是竭力躲开他。

这里的事态对执政当局很不妙。普鲁士的财政出现赤字,而一切旧的政党正处于解体的过程。在最近几个月众议院要重新选举,很可能在众议院的改选过程中,国家会发生很大的动荡。我的朋友拉萨尔认为,那时候可能是在普鲁士首都这里出版报纸的适当时机,但是我还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决定。由于必须等待当局对我的申请书的正式答复,我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可能比原来设想的要长一些。

亲爱的姑娘,你瞧,我在不多几天里看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你可以相信,我总是想再去博默耳。

向你、你的父亲和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始终是你的忠诚的崇拜者 卡尔·马克思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编者注

68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巴 门

1861年3月28日于柏林

来信请寄：贝尔维街13号斐·拉萨尔博士
(给我的信另套信封装入)

亲爱的济贝耳：

我旅行的秘密大概使你有些莫名其妙，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美国的危机，我参加撰稿的《美国百科全书》^①完全停止出版了。我给《论坛报》撰稿(我的主要收入来源)要停止到4月底，而在4月以后的一个时期，撰稿数量要减少一半(《论坛报》暂时辞退了所有的驻欧洲通讯员，只有我作为例外)。此外，还添上两件倒霉的事：《福格特先生》加上诉讼⁹以及其他费用花了我几乎一百英镑，再就是我妻子非常不幸，得了天花(尽管种过两次牛痘)；在她持续两个月的患病期间，由于孩子们不能住在家里，我必须维持两个家的开销。

因此，必须另找收入来源。党内的同志们还在这以前就向我建议，从秋天起在这里办一家报纸。这就是我留在这里的原因。详情下次写信再谈。

然而我在柏林(我不准备在此久留)陷入了很困难的境地。如

①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

果你能借给我一百到一百五十塔勒,那就太感谢了。

在我去英国之前,**无论如何**想同你见见面,顺便谈谈报纸的计划(为此已经筹到两万塔勒)。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给我来信,告诉我最好在爱北斐特哪一家旅馆住一昼夜。

你的 卡·马克思

69

马克思致卡尔·济贝耳

巴 门

1861年4月2日[于柏林]

亲爱的济贝耳:

今天收到一封阿姆斯特丹的来信,带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我的主要经济困难(关系到好几百英镑)将得到解决。我的表舅^①(他管理我母亲的财产)基本上已经同意。这样我就消除了**主要的忧虑**。至于我写信给你说的**次要的一点**,那就要靠你了。

我在这里无聊得象条哈巴狗。人家象对待**沙龙里的狮子**那样对待我,我不得不同**许多**专事卖弄“聪明”的男男女女见面。这是很可怕的。我之所以在这里耽搁(希望**不超过一个星期**),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愿在我迫使普鲁士政府承认恢复我的国籍以前就离开。(乍看起来,政府没有对我进行任何阻挠,但是却竭力把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①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我去爱北斐特将只停留一天。请**立即**写信告诉我，从爱北斐特乘车去亚琛要走**多久**，因为在亚琛我有约会。

我的《政治经济学》第二部分²⁵决定不给敦克尔出版，而给布罗克豪斯出版（布罗克豪斯还不知道，但是有可靠的办法使他同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70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4月13日于爱北斐特

南尼达小姐

我亲爱的表妹：

我从柏林寄出的一封信^①，料想你已经收到，尽管你是那样残忍，连一句话都不赏给自己的崇拜者。请问我的忍心的小妖精，你怎样能证明这种行为是对的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受到一大群庸人的包围，数不清的迂腐的美女和讨厌的女学究想方设法要把我变成一头驴子？你知道，古代的瑟西把乌利斯的同伴们变成了猪。而这些现代的瑟西们实在文明，竟想把人变成驴子。在这样的

① 见本卷第584—586页。——编者注

情况下，难道你就没有责任来搭救我吗？你小心我报复，我会同 *Waradje*^① 一起搞阴谋来破坏你那宁静的心境。

“到亲爱的祖国去”^②——是句很好的名言，但是我可以完全信赖地告诉你，德国这个国度美妙得最好不要在那里生活。至于我，要是我完全自由，而且又没有某种可以称作“政治良心”的东西驱使我，那我决不会离开英国而去德国，更不会去普鲁士，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去这个可怕的柏林，不管它有什么“沙土”⁵⁴⁵、“教育”和“最聪明的人”。

在柏林，凡是有点血气，因而可能感到沮丧的人，当然都非常渴望有人同他们共患难。如果把完全笼罩着这个城市的苦闷，分给更多的人来承担，那末每一个人就有希望分担得少一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这个拉萨尔的埃吉丽亚，费尽心机要延长我在愚蠢的军阀制度的首都逗留的时间。昨天她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我们之间有这么一段轻佻的谈话：

她：“只要一有可能，您就离开柏林，您是这样来答谢我们对您的友情吗？”

我：“完全相反。我把在这个城市逗留的时间延长得超过了预定的期限，正是由于您的殷勤使我舍不得离开这个撒哈拉。”

她：“那我要更加殷勤些。”

我：“那我就别无他法，只好逃跑了。不然我就再也不能回到伦敦，而天职在召唤我回去。”

她：“这是对一个女人的极好的恭维：她的殷勤竟至于把您

① 这个废弃不用的荷兰字 *«waaråtje»* (“真是如此”)，是希尔德布兰德的小说《映画镜》中一个人物的用语。这里大概是指牧师罗德黑岑。——编者注

② 席勒《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二场。——编者注

逃跑!”

我:“您不是柏林。如果您想向我证明您的殷勤是真摯的,那就跟我一起逃跑吧。”

她:“但是我怕您在头一个站就要把我扔下了。”

我:“我不能完全担保不在最近一站‘离别姑娘’^①。您知道,提修斯同希腊的美人^②逃跑后,在一个什么地方把她扔下了,这时巴考士神立即从奥林帕斯山降下,把被抛弃的美人抱在怀里,带到了一个永远欢乐的住处。因此,我不怀疑,有一个神已经在柏林外面的头一个火车站等候着您,如果我使您失去这样一次约会,那我就是一个最残酷的人了。”

好了,逗趣得够了。说实在的,我一想到很快又能看到你和在博默耳的全家人,就感到非常幸福。代我向你的“情敌”^③问好,请告诉她,最深厚的感情是最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她正是应该这样来理解我的沉默,理解我直到现在还保持着的尊敬的沉默。

我的小迷人精,再见了,不要完全忘了你的漫游的骑士。

卡尔·马克思

① 套用古爱尔兰歌曲的叠句:“同我离别的姑娘”(«The girl I left behind me»)。——编者注

② 阿莉阿德尼。——编者注

③ 罕丽达·范·安罗伊。——编者注

71

恩格斯致席勒协会理事会

曼 彻 斯 特

[草稿]

[1861年5月3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致席勒协会理事会⁵⁴⁶

谨作为附件一寄上前些时候转交给我的图书管理员来信的抄本。我曾冒昧地就该信的措辞向施特塞尔先生提出某些意见，但不出所料，他回答我说，这封信不过是照理事会文学部规定的格式写的。

因此，我现在不得不向理事会提出有关的意见，但首先应当强调指出，这些意见丝毫不涉及信的内容本身。对信的内容，即要求严格遵守规定的图书借阅期限，逾期要“罚款”，总之要求遵守协会的规章制度——当然每个人都会同意。这里说的只是这个文件所用的语气。这种语气同有教养的人们之间通信时通常用的语气截然不同，而我，应当承认，不习惯于收受此类信件。施特塞尔先生也承认，对这种说得轻点是粗暴的方式感到惊奇的，我不是头一个。

的确，当我读完这篇作品的时候，感到好象突然回到了祖国。我觉得好象手里拿着的不是席勒协会图书管理员的信，而是德国某个警官限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纠正某种过错，否则严加惩处的绝对命令。向我送达这一要求的职员身上那套通常看来是那么无害的制服，这次也使得我的错觉更加逼真了。

因此，我决定再重读一遍1859年11月12日仿佛是作为正在成立的席勒协会的纲领而发表的宣言。同上述图书管理员的信对照起来看，这个纲领就显得很别致。其中写道，席勒协会应当致力于：

“使年青的德国人……立即感到自己在这里象在家里一样……感到在道义上和精神上受到‘较好的关怀和爱护’……而主要的是使他在回到祖国时不感到自己同祖国疏远”。

毫无疑问，这种公文中的官腔完全是用来使收件人立即感到自己是在家乡的土地上，而且不得不相信，他将象在自己的祖国，即在亲爱的宗法式的警察国家、这个保护和收养幼儿的巨大机构里那样好地受到“关怀和爱护”，如果不是“较好”的话。只要这种公文盛行一天，当然就不用担心席勒协会的某个会员会感到自己同祖国疏远。如果协会的某个会员例外地在祖国没有机会领略过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和当局的官腔，那末，席勒协会在这方面显然能使他大受教益。看来必须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包含在纲领里的如下诺言，即席勒协会将促使

“在已经比较成熟的年龄返回祖国的人们，除了德国语言和德国教育之外，同时还保持作为德国人和德国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的的能力，甚至使这种品质得到更大的发展”。

当然，很多会员未必料到过，“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为培养这种精神，席勒协会应当成为统一的中心），除了别的以外，还包含有官僚主义精神，这种官僚主义精神可惜在祖国还几乎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力，但是整个德国正在同它进行斗争，而且恰恰现在正在对它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这种直接命令的语气，这种限定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命令的绝对要求，在这里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如果在这同时威胁你的不是两星期饱尝铁窗风味的拘留，而是半克

朗的可怕罚款，那末它们又是很可笑的。

席勒协会会员不仅有德国人，而且有英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这种语气在他们听起来决不可能“象在祖国一样”。请问，这些会员收到这种命令的时候，他们对“德意志精神”会怎么看呢？

由于偶然的巧合，目前我是这里另外一个协会⁵⁴⁷的文学部的成员，这个部没有图书管理员，因此我本人就不得不经常给协会会员寄类似的通知。附录二⁵⁴⁸是通常写这种通知的式样。我决不妄想使这种格式成为范例，但是它也许能使您们相信，不必损害有教养的人们的互相尊重，也可以取得同样结果。

我再重复一遍，办事严格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协会会员也有权要求对他们态度温和。文学部的铁拳应该落到每个有过错的人头上，但是希望它戴上丝绒手套。所以我请求理事会关心一下，使文学部给协会会员的正式通信不要采取德国行政机构给下属下命令的格式，而要采取有教养的人之间通信的格式。

72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5月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表舅：

首先，应对你再次向我表示极亲切的感情和在你家里给予我殷勤招待，向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为了避免阿谀的嫌疑，我只顺便提一下，同你这样有阅历的人交往给我带来了多么异乎寻常

的乐趣,你一方面是那么人道、公允和独特地看待世事,另一方面又完全保持了青年人的热情和火气。

我离开博默耳以后的旅行完全照原计划进行。我在鹿特丹的码头上遇见了雅克^①,同他闲谈了几小时,随后,就在当天,急忙赶到阿姆斯特丹,第二天在那里很快就办完了事情。奥古斯特^②和他的一家(这一次因从鹿特丹来了他的内侄女,他家里的人增多了)都很愉快和健康。奥古斯特还特别委托我回到鹿特丹以后稍稍激励一下雅克先生,他多少有点“厌世”,他之所以有这种毛病,不过是因为他和绝大多数人不同,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而且在政治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使他自己满意的坚定的观点。我从阿姆斯特丹回来,晚上九点半到达鹿特丹,而且必须在第二天(星期日)早上七点再搭乘开往伦敦的轮船。在我和雅克一起度过的短时间里,当然不可能答复他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甚至也不可能简略地分析他所提到的要点。因此雅克决定先同他的雇主们交换意见以后,再继续在伦敦进行讨论。我于星期一到达世界首都,看到全家都很健康愉快。雅克于上星期三突然来到我们这里,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他于昨天早晨又离开我们了,尽管我们想留他在这里多住些日子。我们约定互相进行政治性的通信。

亲爱的表舅,你记得吗,我经常和你开玩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培育大大落后于畜牧业。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全家,因此应当宣布你是**培育人的能手**。我一生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更好的家庭。你所有的孩子都有独特的性格,彼此各不相同,每一个都有特别的才智,而且个个都同样受到广泛的教育。

① 雅克·菲利浦斯。——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菲利浦斯。——编者注

在伦敦这里，对美国的事变进程表现出极大的惊慌。不仅分离州，而且某些中部州或边界州都采取了暴力行动（人们还担心，所有八个边界州，即弗吉尼亚、肯塔基、密苏里、北卡罗莱纳、田纳西、阿肯色、马里兰和德拉韦，都会投向脱离派方面），这些暴力行动使**任何妥协**都不可能了。毫无疑问，在斗争初期，南部会占优势，那里无产的白人冒险分子阶级成为作战的民军取之不尽的源泉。最后当然将由北部获胜，因为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出最后一张牌——奴隶革命。对北部来说，很大的困难是如何把军队调到南部去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季节，即使毫无阻碍，每天行军十五英里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应当攻击的最近地点查理斯顿距华盛顿 544 英里，距费拉得尔菲亚 681 英里，距纽约 771 英里，距波士顿 994 英里，而后三个城市是对付南部的**主要作战基地**。蒙哥马利（脱离派国会¹⁹⁴的开会地点）距离这些地方相应地为 910 英里、1050 英里、1130 英里和 1350 英里。因此，我觉得陆上进军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北军进攻的部队利用铁路，那就只会使铁路遭到破坏。）这样，就只有走海路和进行海战了，但是这很容易引起同外国列强的纠纷。今晚英国政府将在下院发表声明，在这样的形势下它打算采取什么立场。

美国的事件自然使我个人遭到很大损失，因为大西洋彼岸的报纸读者现在**除了**他们本国的事情**以外**，对什么都不闻不问。不过我收到了维也纳《**新闻报**》提出的很有利的建议^①，一等某些还可疑的地方向我解释清楚，我就要接受。我得从伦敦给它写稿。我妻子特别反对迁居柏林，还因为她不愿意把我们的几个女儿弄

^① 见本卷第 161 页。——编者注

到哈茨费尔特的圈子里去，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使她们完全不同这个圈子接触。拉萨尔今天寄来一封非常友好的信。他还没有收到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关于我的恢复国籍问题的任何新的通知。据拉萨尔给我的信说，警察局和公众之间的冲突当前在柏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和我全家向你和你全家热情问好。

忠实于你的外甥 卡·马克思

7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5月8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撒路：

经过种种不幸^①。我在旅行期间没有写信（在伦敦这里，在最初一个星期，我必须对我的鹿特丹的表兄弟^②扮演安斐特里昂的角色），这要怪伯爵夫人^③。她答应过我，在扎耳特博默耳我将得到她的相片和她的信。既然两者都落空，那我就坚决行使报复权，我也不写了。何况我在博默耳根本没有空闲时间。一方面我要同我表舅^④办事情，另一方面又要向我表妹^⑤献殷勤。先生，你明

① 咪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一卷。——编者注

② 雅克·菲利浦斯。——编者注

③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④ 莱昂·菲利浦斯。——编者注

⑤ 南尼达·菲利浦斯。——编者注

白,这样一来就顾不上写信了。在特利尔逗留给我带来的好处是,我母亲销毁了一些旧借据。此外,老太婆的机智及其坚定的平稳性格引起了我的兴趣。

现在谈谈钱的问题。暂且寄给你二十英镑;十英镑以后再还。情况是这样:我表舅给了我一百五十英镑现款,用来偿付5月初到期的期票。他答应过几星期以后再给我往伦敦寄一张新的期票。因此附上的二十英镑,以及少量用于家庭开支的钱,还有为了偿付德国一些零星债务所必需的钱,我是暂时向我的表兄弟借的。但是,如果我下欠的十英镑你马上需要的话,那就赶快告诉我。

我未能象最初打算的那样去曼彻斯特,因为我的鹿特丹的表兄弟决定紧跟着我来伦敦。借口是,他对同我进行政治讨论很感兴趣。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他是想同他的许多表姊妹认识一下。前天我写信给恩格斯谈了办报的计划^①,大概过几天就会收到他的回信。由于美国的事件,很可能,即使办报的事毫无结果,我还是要迁居柏林半年,或更久一些。当然,这只有在我争取到恢复国籍时才行。我不能否认,伦敦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虽然我在这个大巢穴里几乎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

顺便说说。布朗基还被关在马扎斯监狱(巴黎),在那里**根据侦查员的指令**,他在肉体上遭到宪兵等的残酷折磨。他是利用大赦的机会,以一个商人代办的身分从这里去巴黎的,毫无阴谋计划可言。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其他地方的下流报刊都企图封锁这整个案件。我已同深知案件始末的西蒙·贝尔纳约定在本星期六会晤,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打算,可能同厄内斯特·琼斯一起,

^① 见本卷第163—164页。——编者注

举行公众集会，抗议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我同贝尔纳交换意见并弄清案件的详细情况之后，将立即通知伯爵夫人。但是我请求你不论通过什么途径立即在布勒斯劳的报纸上刊登一则关于这个阴谋的简讯。你知道，德国报纸是互相转载材料的。

现在从悲剧转到悲喜剧：你有没有在报上看到日内瓦工人在大白天打了法济的耳光？

科苏特在诉讼期间在这里表现得极可鄙。起初，他在他的 affidavits^① 等中大话连篇，但是在审理过程中却变得低声下气和卑躬屈节，怯懦和畏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动机的任何**革命性**，这样一来，他就由于自己的愚蠢行为而使原先对这种传奇剧演员抱有好感的公众不再对他表示同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议会就麦克唐纳案件¹⁸⁶进行的辩论？帕麦斯顿针对普鲁士的挑衅性演说，实质上只是为了消除（施莱尼茨提出的）英普同盟的主张。这里追求的是什么目的，甚至向你暗示都是多余的，因为你知道这事的经过。

托比·梅因在汉堡《自由射手》上一篇发自柏林的通讯⁵⁴⁹中写了关于我在柏林逗留的非常奇怪的消息。首先，说什么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向我提供了两万塔勒用来创办一家报纸。其次，似乎我曾妄想利用《福格特先生》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然而大失所望。最后，说我在绝望中把这件事情放弃了，“因为无论哪一个著作家”都不愿“同我打交道”。干得多巧妙，托比！

关于洛贝尔图斯的著作^②，它的倾向是完全值得赞扬的。至

①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的效力。——编者注

② 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编者注

于其他方面，则好的地方不新，新的地方不好。然而罗雪尔是教授式学识渊博的真正代表。如傅立叶所说的是假科学。

不要忘了同布罗克豪斯^①商谈一下。将有十到二十印张——我决不能预先估计好篇幅。

而现在，亲爱的，我应当在最后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那么亲切友好地接待我和留我住宿，并且忍受了我的礼貌欠周的行为。你是知道的，我满脑袋是操心事，此外我又有肝病。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猴子是不笑的，因此，我们就显得是至善至美的佛陀了。

附上两张小相片，一张给伯爵夫人，请代我向她致最良好的祝愿，另一张给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7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5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已给在德国的一个朋友^②写了信，希望他**最迟**过一个星期

① 见本卷第589页。——编者注

② 济贝耳。——编者注

就把下欠的十英镑(六十七塔勒)寄给你。这件事我觉得非常不愉快,但问题是,我的表舅^①,正象这种老头常有的那样,虽然一般是实践自己的诺言的,但总还是给我制造一些麻烦。

我给美国写的通讯^②,由于那里的情况暂时完全停止刊登了,一直要停到欧洲问题在大洋彼岸重新引起兴趣时为止。

在巴黎,由于美国的危机,工人生活极端贫困。在里昂也一样。

所有的英国官方报刊自然都支持奴隶主。正是这些先生们,曾以他们反对奴隶贸易的慈善言论使全世界都听得发腻。但是棉花啊,棉花!

恩格斯来这里作客三天¹⁷⁹。他目前还不准备迁居。如果他那么做,他就必须放弃职位,违反合同,损失一大笔钱。他说只有到决定性时刻才会那么做,不然,也许过三个月以后会落入普鲁士司法机关之手,对谁都没有好处。他认为,办报还不是时候。他非常感谢你的军事地图集。

在你转寄给伯爵夫人的那封信⁵⁵⁰里,我已把波拿巴如何无耻地对待布朗基的情况以及这整个案件的情况比较详细、**比较确切地**告诉了她。^③她大概告诉你了。请代我向她衷心问好。希望她恢复健康。

很想听到你同普鲁士政府谈判的详细情况。感谢你为我热心奔走。

为了排遣我因各方面不安定的情况而引起的恶劣情绪,我正

① 莱昂·菲利浦斯。——编者注

② 指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

在阅读修昔的底斯的著作^①。这些古代人至少总还是令人感到新鲜。

祝好。

你的 卡·马·

7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6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请你将附上的信转交伯爵夫人。

你的书^②收到了，它是前几天寄到的，谢谢（相应的那几本我已立即转寄给曼彻斯特）。我从末尾，从皮拉斯基人的历史读起，然后再转到开头谈继承权的地方，现已读到第215页。这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但是我只有在全书读完以后才能对它评论，提出某种意见等等。这里只顺便提一下：在**印度**收养子女是[继承的]主要方式。**英国**的法经历了跟**法国**的法恰恰相反的道路。绝对的遗嘱自由（根据这种自由，没有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佬有义务给自己的家属哪怕遗留下一文钱）是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确立的，是随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英国**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此，绝对的遗嘱自由以及一般遗嘱——如果撇开它的地道的**罗马**起源等等不谈——看来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即使在资产

①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阶级社会里也具有不依赖于神话等等的独立的根源。

很遗憾,我接到德国的来信说,十英镑到月底才能转寄给你。那时以前,我要指望你的外交才能。你知道,听说我表舅^①在给我的即将到期的期票付款之后,对其余约定的款项又要拖延几个月支付,我是多么惊奇而又不愉快。然而对此不禁又感到可笑——这真是地道荷兰式的做法。

即使我不能恢复国籍,也还很难说我不会以“外国人”的身分凭我的护照携带家眷来柏林过冬。

祝好。

你的 卡·马·

76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7月17日[于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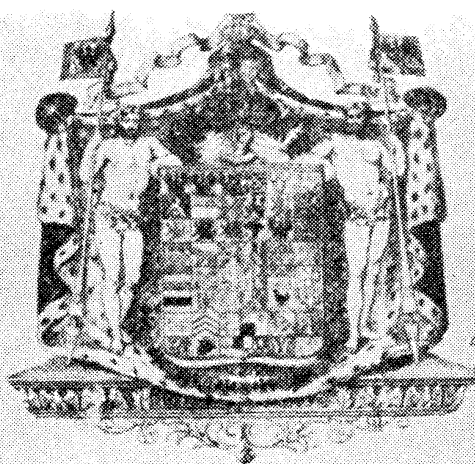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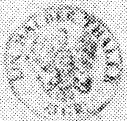
亲爱的表妹:

希望你对我长久不写信不致发生误解。起初,我弄不准该往哪里寄信——往亚琛还是往博默耳。接着开始大忙,而最近两三个星期又患了极其讨厌的眼炎,这就大大限制了我写东西和看书的时间。因此,亲爱的姑娘,如果我承认有罪的话,那也有许多复杂的情况,我相信你作为仁慈的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会加以考虑。不管怎样,如果你认为在这整个期间哪怕有一天我没有想起我亲

^① 莱昂·菲利浦斯。——编者注

爱的小朋友的话,那你就大大委屈我了。

我在柏林的事情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你记得,当我在普鲁士首都逗留的时候,霍亨索伦当局似乎作了让步,甚至还给我发了一张为期一年的护照。但是我刚一转身,拉萨尔就很吃惊地接到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的一封信,说由于我“政治上不可靠”,不能给我“恢复国籍”。同时普鲁士政府宣布,所有离开普鲁士十年以上的政治流亡者都已丧失公民权,成了外国人,因而同其他所有外国人一样,只有得到国王恩准才能恢复国籍。换句话说,他们承认了他们的所谓大赦不过是欺骗、伪装和圈套。这是我在柏林逗留期间就竭力迫使他们做的,而这甚至连普鲁士报刊和普鲁士众议院也不能默然容忍。因此,这件事引起了报上的激烈争论和众议院对内阁的质问。这一次,内阁用一些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声明敷衍过去了,但是整个事件大大地促使德国人民对那个被柏林人轻蔑地称作“美男子威廉”的人所宣布的“新纪元”⁵⁵¹感到失望。拉萨尔以他惯常的顽强精神竭力想制服当局。最初他跑到策德利茨那里,大闹一场,男爵完全慌了手脚,把秘书叫来帮忙。几个星期以后,策德利茨由于柏林群众举行反对他的示威而被撤职,于是拉萨尔去拜访了策德利茨的继任者枢密官文特尔,但是这个“继任者”声称,他的“前任”的决定使他受到约束。最后,拉萨尔抓住内务大臣施韦林伯爵,后者为了摆脱我的代表的强烈抗议,答应把全部问题交给柏林市政府解决,然而这个诺言他未必会实践。至于我,那我至少已经取得了迫使柏林政府摘下自由主义假面具的成果。至于我返回柏林的问题,如果我认为在1862年5月以前需要去那里的话,他们不能阻挠,因为护照已经发给我了。要是我推迟返回,那末也许普鲁士的情况将变得我不需要他们批准了。



Reise-Pass,
 Nr. 574.
 für den Zweck...

Wir Wilhelm

von Gottes Gnaden König von Preußen etc.

Erlauben hiermit, unter dem Versprechen einer vollkommenen Erwidmung, alle Militair- und Civil-Behörden an-
 wärtiger Staaten, Unten sämtlichen Militair- und Civil-
 Behörden aber befehlen Wir ausdrücklich, auf Vorzeigung dieses:

dem Durchreisenden Herrn Carl Marx

gebürtig aus *Trarbach*,
 wohnhaft in *Trarbach*,
 welche, in *Trarbach* geboren, *Trarbach*
 von *Trarbach* über *Trarbach* nach *Trarbach*

mit freier Hand

reiset, und durch *sein gültiges Patent* als unverächtlich legitimirt in frei und ungehindert
 reisen, und von dort hierher zurückreisen, auch nöthigen Falls ihm Schutz und Beistand angedeihen
 zu lassen.

Gegeben Berlin, den *ersten* April 1861 für und durch *den König*

Auf Seiner Königlichen Majestät allerhöchsten Special-Befehl.

Signalement
 Gestalt *...*
 Haare *...*
 Augen *...*
 Nase *...*
 Mund *...*
 Brust *...*
 Statur *...*



Der Minister des Innern.
Im Auftrage
Schubert

Gesehen Berlin den 11ten April 1861
Der Minister der auswärtigen Angelegenheiten,
Für Jussellens
den Wirkliche Gef. Legation Rath.
Felling.



马克思 1861 年的护照

(第 2 页)

一个政府竟会由于害怕个别人而这样吵吵嚷嚷，做出这样丢人的事来，真是可笑。他们必定是可怕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

同时，我有幸得到法国政府的特别关注。在巴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已经着手出版我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译本，这时德·培尔西尼先生下令禁止他继续出版这个译本。同时所有的巴黎书商都接到了禁止出售德文版《福格特先生》的一般警告。我是从《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的一篇巴黎通讯中才知道这一情况的^①。

我接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封十六页的信。我亲爱的姑娘，学这个榜样吧。她（当然由拉萨尔陪同）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浴场去了。他们将从那里去瑞士，在瑞士住一个月以后去意大利。她感到很**烦闷**，她认为她很可怜，因为她除了娱乐之外，无所事事。的确，对一个活跃的、精力充沛的、虚荣心又相当重的女人，在卖弄风情的岁月已成过去之后，这种处境是很不妙的。

顺便说一下，我从曼彻斯特给奥古斯特^②寄去了两卷拉萨尔的新的法学著作^③，我想知道邮件是否已经寄到。我没有得到雅克^④的任何消息。

亲爱的姑娘，我想我的妻子和女儿们今年不会有机会到博默耳去看望你们，因为医生认为夏季的海水浴是她用以消除她去年秋季患的那场可怕疾病^⑤的余毒的最好办法。另一方面，希望

① 见本卷第171页。——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菲利浦斯。——编者注

③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④ 雅克·菲利浦斯。——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111—117页。——编者注

你不要忘却你来伦敦的诺言，我们全家将很愉快地接待你。至于我，不必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事了。

我亲爱的小迷人精，希望你不要过于严厉，而要象一个好基督教徒那样，不对我的沉默太久进行报复，**很快就**给我来信。

请代我问候你父亲、我的朋友“小耶特”^①、医生^②、弗里茨表兄弟及全家人。

永远是你的最真诚的崇拜者 卡尔·马克思

谋刺普鲁士陛下——也就是美男子威廉——的消息使我十分惊讶。⁵⁵² 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杀一头没有头脑的蠢驴呢？

7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1年^③7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你应该原谅我很久没有写信，因为有各种“减轻罪过的情节”。第一，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能把我的财务料理好（尽管在这方面得到了各种许诺），特别使我遗憾的是，下欠的十英镑还没有能偿还你。

① 罕丽达·范·安罗伊。——编者注

② 阿·范·安罗伊。——编者注

③ 手稿为：“1862年”。——编者注

第二,我患极其讨厌的眼炎已经几个星期了(前几天才好转),这严重妨碍了我**书写或阅读任何东西**。

首先我要感谢你为我恢复国籍而奔忙。我们至少做到了使普鲁士政府声誉扫地,并且使它的所谓大赦^①失去意义。我认为,奥·贝克尔的可笑的谋刺行为(从报上看不出他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将大大促使“新纪元”以恐怖告终。

你的著作^②的第二卷我已读完(当我要开始读第一卷的时候,眼病妨碍了我),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享受。我是从第二卷读起的,因为我对这一主题比较熟悉,但这并不妨碍我以后通览全书。

对我上次信^③中匆匆所作的评论,你有些误解,这显然要怪我表达得不好。首先,我理解的“**遗嘱自由**”不是立遗嘱本身的自由,而是立遗嘱时对家属丝毫不加考虑的自由。这样的遗嘱在英国从很古的时候就有了,而且毫无疑问,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从罗马法学中借用来的。英国人在很久以前就不是把根据血统关系的继承当作准则,而是把根据遗嘱的继承当作准则,这可以从下面这种情况看出来,即早在中世纪初期,如果家长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那末他的妻子和孩子**只能**得到法律所规定的那份遗产,而根据情况把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交与教会。教士们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即要是他立遗嘱,那末他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会把一定数量的遗产留给教会。总之,就这方面来说,在中世纪遗嘱无疑具有宗教的意义,立遗嘱不是为了还活着的人,而是为了死人。但是我要提请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在1688年革命以后曾取消了在那以前在家属

① 见本卷第144—145页。——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02—603页。——编者注

继承权(这里,我当然不是说封建所有制)方面**法律**加在遗嘱人身上的限制。毫无疑问,这是适合于自由竞争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的本质的;同样毫无疑问,多少经过修改的罗马法为当代社会所接受,是因为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里的人关于自己的**法**的观念是同罗马法中的人的观念相一致的(这里,我完全不涉及极其重要的一点,即虽然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同这种关系又不完全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符合)。

你证明罗马遗嘱的袭用最初是(至于照法学家的科学理解,那末现在也还是)建立在曲解上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现代形式的遗嘱**——不管现代法学家据以构想遗嘱的罗马法被曲解成什么样子——是**被曲解了的**罗马遗嘱。否则,就可以说,每个前一时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时期所接受,都是**被曲解了的旧东西**。例如,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大家也知道,所有现代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被曲解了的**英国宪法上的,而且当作本质的东西接受过来的,恰恰是那些表明英国宪法在衰落、只是现在**在形式上**勉强还在英国存在着的**东西**,例如所谓的**责任内阁**。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

这样的问题,譬如说,英国人在没有罗马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他们的遗嘱(即使它是直接起源于罗马的遗嘱和适应于罗马的形式,

但终究**不是**罗马遗嘱),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要是我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又会怎样呢?譬如说:**遗赠**(而现代所谓的遗嘱无非是使主要的继承人实质上成为**全面的遗赠受领人**)⁵⁵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就**不能**自动产生出来,而同罗马无关吗?或者说,不是产生出遗赠,而是产生出一种仅仅由死者对财产作出的书面的处置就不可能吗?

说希腊的遗嘱是从罗马输入的,我看这点还没有得到证实,虽然十之八九是这样。

你大概知道,对布朗基的判决(这是所有判决中最可耻的判决之一)在第二审级批准了。¹⁸⁸我正焦急地等待他的布鲁塞尔朋友^①给我来信。

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我在著作完成时,对布罗克豪斯还要考虑一下^②。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把我的手稿拿出来碰过运气。

① 瓦托。——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89、600页。——编者注

78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利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1年9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表妹：

你应当原谅我今天只给你写这几行。因为我要为自己保留几天以后给你写封“真正的信”的乐趣。现在我只是想通过你的盛情协助了解一下，奥古斯特^①是否终于收到了**拉萨尔的著作**^②。拉萨尔为这事又写信来烦扰我——要知道，他自然把“他的著作”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要求我**立即复信**，所以我不得不又来找你。如果你尽快地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

顺便提一下。书应当是从曼彻斯特，而不是从伦敦寄给奥古斯特的，不过我得到保证，它已经从曼彻斯特寄往阿姆斯特丹了。当然，如果书“遗失”了，我丝毫也不会介意，因为奥古斯特自然不会因为没有“这部著作”而受到什么损失。但是出于礼貌我应当进行这个调查。

在给我写信时，你当然会友好地同时告诉我，你现在在干什么以及其他的情况，因为你知道，有关你的一切情况我是多么感兴趣。

向你的父亲和全家热情问好。

永远是你的最真诚的崇拜者 卡·马·

① 奥古斯特·菲利浦斯。——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79

马克思致路易·瓦托⁵⁵⁴

布鲁塞尔

1861年1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之所以对您最近几封信答复得这样迟，是因为每天等您认识的那位夫人^①的消息。终于有人通知我说，她在几个月以前去意大利了，但是很快就会回到柏林。

如果给拉^②的第一封信没有寄到，那我想是因为地址弄错了。那里把**经过南安普顿**写成**经过直布罗陀**。我发现这个错误以后，在第二封信上就改正了。我不只是贴了邮票，而且寄了挂号信。现附上英国邮局的收据。

我寄给您的五十法郎是由德国工人的俱乐部^③募集的。在下次信里我将给您寄上第二批捐款。您收到后，请通知我一下，并把您的小册子^④寄几本来，作为交换。

如果您给我写封信来（这封信我可以寄往柏林），并且在信中指出为……^⑤所必需的资金，那会有好处。我将把它转寄给有关的人。

①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② 看来是指拉康布尔。——编者注

③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

⑤ 看来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①的命运。

祝好。

卡·马·

^① 指布朗基。——编者注

1 8 6 2 年

80

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
伦 敦

[1862年]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贝尔：

我刚收到乌尔卡尔特邀请参加下星期一举行的群众大会⁵⁵⁵的入场券。

附上的三张入场券中，一张是指定给你的。你也可以凭券带你的朋友去。余下的两张请转交工人协会^①（凭券入场可以不拘人数）。

同时，——因为我手头没有协会的地址，——如果你通知那里一声，我由于要参加群众大会不能在星期一去讲演⁵⁵⁶，那你就帮了我的大忙。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

81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62年2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唯一原因是我无力帮助您。由于美国内战，我有整整一年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后来（几个月以前）这个“企业”又开张了，但是规模已经“缩小”很多。⁵⁵⁷至于熟人，他们当中哪怕稍微有点钱的人也不多。例如，关于您的情况，我早已写信给济贝耳¹²⁵，但是我从波克罕那里听说，他根本不和人通信。在曼彻斯特，所有能动用的钱不幸都已经被几个“到合众国去为正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冒险家”花光了。

关于推销您的著作⁵⁵⁸一事，我将尽**最大的努力**，但是成功的希望很少。那些参加各种协会（**根本没有基金**的工人教育协会除外）的无耻之徒，全都是**立宪派**，甚至倾向于普鲁士民族联盟¹⁸。这些家伙宁肯拿出钱来阻止出版您那样的著作。您当然知道，这些德国人，不论是年青的还是年老的，都是绝顶聪明的、稳重的和讲究实际的人，象我和您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至今还没有治好革命幻想病的幼稚的傻瓜。

国内的无耻之徒同国外这里的一样坏。我在柏林等地的时候^①就确信，要想**通过文字**来影响这群无赖是完全徒劳的。这些

① 见本卷第160—170页。——编者注

家伙把他们的可怜的报刊当作一种长生不老的妙药，他们那副扬扬自得的蠢相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此外，还有那种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大捧**是唤醒德国米歇尔的唯一手段，他们自从丧失了自己的哲学幻想并致力于赚钱和建立“小德意志”⁸⁷及“实际的立宪主义”以来，现在简直成了庸俗无能的小丑。德国实在只不过是……^①收容未老先衰的孩子的幼儿园^②。

《海尔曼》是普鲁士王国前检察官海茵茨曼的财产，它宣扬“上帝保佑国王和祖国”、“小德意志”的某些东西和有节制的自由。那位和您同姓的在该报写文章的莱比锡人贝克尔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并不很有影响，譬如说即使要他帮助我们推销书，也还没有能力。恩格斯好几个月不在家了，前几天才回到曼彻斯特。他和沃尔弗(布勒斯劳人)^③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而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侨民，人虽很多，但除了上面所说的人和另外三四个人外，也是象其他地方那样的庸人。

至于《福格特》^④，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德国，各种报刊对这本抨击性著作几乎完全保持沉默，但如果它即使在瑞士能发生一点影响，那我当然只会**感到高兴**。法文译本——事先我不知道——在巴黎已经译出，并开始印刷，但是由于皇帝的敕令^⑤，自然也就**消失了**。因此，实际上**并没有法文版**。

请您相信，亲爱的朋友，当我意识到自己在斗争中对您这样的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套用海涅的诗《安心》中的一句诗。——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171和605页。——编者注

人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时，没有比这更使我感到痛苦的了。您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您的旺盛的精力和您的活动使我惊叹不已。古人——好象是埃斯基涅斯——说过：要帮助贫寒的朋友，必须谋取人间的财富！这句话闪烁着多么深刻的人类智慧啊！

就推销书的事我与各方人士接洽的结果，将于最近告诉您。

再见。我妻子要我代向您致最好的祝愿。

您的 卡·马·

8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2年4月28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老伙计，你大概很生我的气吧，但是你又对，又非常不对。我一天天拖延给你写信，是因为我天天期望把我的财务理出一个头绪，至少可以将我欠你的十英镑还给你，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地给你写信。然而情况却一天不如一天。我同《论坛报》本来又有了来往，只是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但后来它终于辞退了所有的外国撰稿人。这一来我就完全悬在空中了。我不想向你诉苦而惹你讨厌，但是我毕竟还没有发病，这倒也是怪事。我提这些糟糕的事情，只是为了不至于在我的其他不幸之外，再加上你的误解。

你上次来信中所说的关于约·菲·贝克尔的情况，是完全不真实的。换句话说，你对这个人的了解只是靠道听途说。他从

1830年起就是德国最高尚的革命家之一,除了说他有一股不顾客观情况的热情以外,对他是无可指摘的。至于他和意大利人的关系,我**这里保存着**奥尔西尼的挚友^①的文件,不管意大利人甚至加里波第本人怎么说,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容置疑的。至于他同图尔的关系——对于这个人,我早在1859年**以前**就在这里《自由新闻》上揭露过⁵⁵⁹,——情况如下:在巴登战役⁵⁶⁰期间,贝克尔提升图尔为中尉,因此他们就有了一种同志的关系。假如贝克尔愿意利用这种关系,并且接受图尔在巴黎**当着**我此地一个朋友^②的**面向**他提出的建议,那末,他就不至于在六十岁时还过着他现在实际上所过的痛苦生活。贝克尔得到的极其少量的资助,其来源我是完全确切知道的。帮助他的人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他同一部分意大利人确实已经断绝往来,因为他的强烈的条顿人的感情使他不同意某些对他**优待**的计划。对贝克尔这样的人如此卑鄙地进行诽谤,真是令人愤慨。

至于**我的书**²⁵,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最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而且往往整月整月不能为我的这部著作写一行字。此外,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无论如何,著作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损失,而且德国读者当前正做着远为重要的事情。

至于你的著作^③,——当然现在我已全部读完,而且有几章还读了两遍,——我注意到,你似乎没有读过**维科的《新科学》**。你在

① 看来是指西蒙·贝尔纳。——编者注

② 席利。——编者注

③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那里当然找不到与你的直接目的有关的东西，不过这本书还是有意思的，因为与法学市侩对罗马法的精神所作的理解相反，它对此作了哲学的理解。原著你未必能够利用，因为该书甚至不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而是用非常费解的**那不勒斯**方言写的。我介绍给你一个法文译本：**《新科学。论天主教教条的形成一书的作者译》**。巴黎，夏邦提埃出版社1844年版。为了引起你的兴趣，我在这里只引如下的一些话：

“古代罗马法是一首庄严的长诗，而古代法学是严肃的诗歌，其中隐藏着法律的形而上学的最早而初具规模的萌芽…… 古代法学是极富于诗意的，因为它把已完成的看作是未完成的，把未完成的看作是已完成的，它把**活人**看作是**死人**，而把**死人**看作是**成为遗产的活人**。拉丁人称**英雄**为 *heri*，由此产生了 *hereditas*^①这个词…… 继承人……在遗产方面代表死去的家长。”

在维科那里，以萌芽状态包含着沃尔弗（《荷马》^②）、尼布尔（《罗马帝王史》^③）、比较语言学基础（虽然是幻想的），以及还有不少天才的闪光。他本人的法学著作，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在任何地方弄到。

在当前我所处的情况下（我处于这种情况几乎已有一年了），只是现在我才有可能很快就来评论你的著作。而我却非常希望——**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妻子——你在我尚未寄给你等价物之前，把关于政治经济学^④第一部分的意见送给布罗克豪斯刊登。

① 遗产。——编者注

② 弗·奥·沃尔弗《荷马绪论》。——编者注

③ 巴·格·尼布尔《罗马史》。——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行径，**没有**比它在这次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伟大斗争中的行径更可耻的了。相反的，最受内战之苦的英国工人阶级却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英勇和高尚过。人们要是象我那样知道在这里和曼彻斯特用来煽动工人去示威的种种手段⁵⁶¹，那就会对此更加感到惊讶。他们还掌握着的唯一的大型机关报——卖身投靠的坏蛋雷诺的《新闻报》^①——被南方佬收买了，他们当中最有威信的指导人也同样被收买了。但是这一切都是枉然！

万哈根的著作^②我很感兴趣，而且我懂得，它的出版是多么**及时**。关于此事，我恳请你向柳德米拉转致**我的祝贺**。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给万哈根较高的评价。我认为他是个平凡、无聊、浅薄的人。他对大使馆参赞克勒的憎恶，是因为他看到了与他类似的人而惊恐。

谋杀国王的西蒙·贝尔纳的来信附上，阅后请退还给我。你看干这种事有用吗？我看没有用。

请代我向伯爵夫人^③衷心问好。我不久将专门写封信给她。希望不写信这样的小事不致引起她的误解，并且请她相信我对她永远怀着好感并且衷心钦佩。

你的 卡·马·

① 《雷诺新闻》。——编者注

② 万哈根·冯·恩赛《日记》。该书由柳德米拉·阿辛格整理出版。——编者注

③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83

恩格斯致卡尔·济贝耳

巴 门

1862年6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济贝耳：

你真行，虽然我对你寄来的各种信件和邮包采取不答复的做法，但你还是把你小女孩出生的消息告诉了我。为此，我向你致最衷心的祝贺。希望她给你带来不少欢乐。你夫人身体好吗？

这里的生活还是老样子。我渐渐觉得，这种平静的资产者生活会使人道德堕落，失去一切干劲，变得十分懒散——这几天我甚至又看起小说来了。

不客气地说，所谓的席勒协会⁵⁴⁶（也叫耶路撒冷俱乐部）已经变成纯粹犹太人的机构，那里从一点半一直吵到三点钟，简直会把人弄得发狂。这个高贵的机构我几乎不再去了。犹太人往往是这样，起初他们因有了席勒俱乐部而感谢上帝，但是一旦进去了，就说什么他们觉得还不够完美，于是想要建造一座大房子，一座真正的摩西庙宇，一切都应该搬进去。这自然是一条破产的捷径。而你却还得**为此**写篇开场白，并且担任导演！这就是所谓德意志民族机构！等着瞧吧，过上两年你就会接到通告：“**鉴于**寿终正寝的席勒协会的破产”云云。

“鉴于”你的几次来信，我想简短地告诉你以下的情况。关于马克思，如果我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的话，他当然不会求助于你。而

情况正是这样,当时我毫无办法。关于红色贝克尔(他的小册子^①我非常感兴趣,一则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放弃了他过去的“怪异的”主张,一则是由于普鲁士政府竭尽全力使这个家伙变为当地的名人并借此使他成为议员),**实质上**我们同这个人没有关系。他从来就不真正属于**我们**这一派,他一向只不过是**个民主主义者**,而他之所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¹中受牵连,那只是因为他把这件事当作宣传手段。在审判期间,他完全脱离其他的被告,采取了独特的立场。从那时起,他很明显地成了普鲁士皇家民主主义者,主张君主制度等等。⁵⁶²所以,在**政治方面**我们同这个人毫无共同之处,当然,在我们同他的拥护者发生直接的政治冲突以前,这并不妨碍我个人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对目前的普鲁士议院来说,他总是**个非常好的人**。

好象我在巴门同你谈过一支短小的丹麦民歌⁵⁶³,它是我在一本《英雄诗歌集》中看到的,现在专门为你译成德文诗。随信附上。可惜我没有能充分表达原文那种无拘无束、泼辣欢乐的调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活泼的一支民歌。可是,你只好满足于这个译文了(其实,几乎是逐字逐句译出的)。我想,这篇小东西还没有人译成德文。

向你夫人衷心问好并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① 海·贝克尔《我作为议员候选人》。——编者注

8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2年6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布赫尔确实给我寄来了三本《尤利安·施米特》^①，但是你所提到的其他著作^②连一本也没有寄来。况且“施米特先生啊，施米特先生”（我已把指定给恩格斯和沃尔弗的两本转寄给他们了）来得正是时候，恰好我处于绝不愉快的心情之中。此外，我虽然没有读过施米特的什么著作，而只是翻阅过很少的一点，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是在文字上表现出来也是那么令人讨厌的资产阶级趋炎附势的化身，心里对他很反感。你暗示你的抨击只是间接地针对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庸人，这很对。这次可以说是：打驴子，吓麻袋^③。既然我们暂时还不能打麻袋本身，那末把他的有教养的驴子当中最好叫嚣和最厚颜无耻的那几头的脑袋砍掉，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当然，是用笔去砍，虽然可怜的梅因在《自由射手》上^④认为这种“玩弄断头台的笔墨游戏”既野蛮又幼稚。我感到最有意思的是《士瓦本宝鉴》和希腊的“七贤”——差一点说成《七个士瓦本人》了。⁵⁶⁴

① 斐·拉萨尔《文学史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费希特的哲学和德国人民精神的意义》。《论宪法的实质》。——编者注

③ 古谚是：“打麻袋，赶驴子”，这里是把意思反过来用。——编者注

④ 爱·梅因《柏林来信》。——编者注

顺便说说——谈到尤利安·施米特，格拉博夫分子尤利安⁵⁶⁵（不过使用这个名字好象是暗指背教者，至少有些嘲笑另一个尤利安^①的味道，而这是不公正的）我再随便说几句，——以前我曾对 σοφός^② 作为希腊哲学的富有特色的面具（在这里面具是从正面意思来说的）很感兴趣。最初是作为先驱者，作为神话中的英雄的七个士瓦本人或七贤；后来在中间的是苏格拉底；最后是作为伊壁鸠鲁派、斯多噶派及怀疑论派的理想的 σοφός。后来使我感到开心的是，把这种 σοφός 同他的摹拟品（在某些方面），即十八世纪的法国“智者”之间作比较。然后是 σοφιστής^③ 作为 σοφός 的必要的变种。对于现代，特色是在人民的意识中，只有诡辩论者保存了 σοφός 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性格和知识的希腊式的结合。

为了尤利安——不是格拉博夫分子尤利安，而是背教者尤利安——不久以前我同恩格斯发生了争吵，争论刚开始我就看出就实质来说恩格斯是对的。但是我对基督教怀有十分特殊的厌恶心情，所以我有点偏袒背教者，并且不愿把他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或其他什么浪漫主义的反动分子等量齐观，甚至不愿意作相应的修正。不知你是否也有诸如此类的感受？

你就洛贝尔图斯和罗雪尔提出的警告，使我想起还应该从他们的著作中作些摘录，并对摘录下来的东西加点评语。关于洛贝尔图斯，我在给你的第一封信中^④ 对他所作的评价并不完全公正。

① 指罗马皇帝背教者尤利安。——编者注

② 智者。——编者注

③ 诡辩学派。——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599—600页。——编者注

他的书^①中确实有很多好东西。只是他想创立一种新的租的理论的企图,可以说是近乎幼稚的,可笑的。在洛贝尔图斯看来,在农业中是并不计算原料的,因为洛贝尔图斯断言,德国农民自己并不把种子、饲料等等列入开支,并不计算这些生产费用,也就是说**计算得不正确**。按照这种理论,在农场主已经正确计算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就**根本**不应该有地租存在。由此应该得出的并不是洛贝尔图斯所得出的那种结论——租佃者所以缴租是因为他们的利润率高于工业中的利润率,——而是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缴租是由于计算得不对而使他满足于较低的利润率。不过单是这个例子就使我意识到,不太发达的德国经济关系必然要在头脑里产生混乱。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就其目前的表述方式来说,是绝对不正确的,但是对它提出的一切异议,要么由于不理解,要么充其量不过是表明,特定的现象乍看起来是同李嘉图的理论不相符的。但是后一种情况决不能推翻这种或那种理论。为反对李嘉图而提出的正面理论却更要错误一千倍。虽然洛贝尔图斯先生正面去解决也是那样幼稚,但是其中包含有正确的倾向,不过要评述这种倾向,这封信就太冗长了。

至于罗雪尔,我要过几个星期才能研究这本书^②,并对它简单地作些评语。我只得把这个好汉保留在**附注**里。这样的学究是不配放在**正文**里的。罗雪尔无疑掌握有大量的——往往是完全无用的——文献知识,虽然就在这一方面我也一下子就看出来,他是哥丁根的门徒,对文献宝藏并不了如指掌,而只知道所谓“正式”

① 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编者注

②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编者注

文献，是个可敬的人物…… 但是姑且撇开这一点不谈，一个博览数学群书但对数学一窍不通的人对我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多么扬扬自得、妄自尊大、老奸巨猾的折衷主义骗子。这类按本性来说从来越不出教和学的老框框而自己也从来学不会什么东西的学究，这类瓦格纳^①，如果能有一丝天良和羞耻心的话，那末他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有益的。但愿他不要使用任何虚伪的狡猾手段，而是率直地说：这里有矛盾；一些人是这样说的，另一些人是这样说的，而我对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看法；现在看看诸位自己能不能弄清楚！要是采取这种态度，学生们一方面就会得到一些资料，另一方面也会推动他们独立进行研究。当然，我在这里提出的要求是同这个学究的本性相矛盾的。他的根本性的特点是他对问题本身并不理解，所以他的折衷主义实质上只不过是从各处搬用现成的答案，但是在这方面他也是不正派的，他总是重视对他有好处的那些人的成见和利益！跟这样的精灵鬼比较，甚至最坏的流氓也是可敬的人。

再说一说托比。如果你认为可以利用一下托比·梅因，那就利用一下。只是不要忘记，和蠢货搞在一起，如果不采取许多预防措施，那会大大损害自己的声誉。

我们人数确实很少，但是我们的力量也正在这里。

我们大家都希望在这里看到你。我自己就不用说了，这对我一家也都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因为自从我的那些英国的、德国的和法国的熟人迁出伦敦以后，全家几乎完全没有见过什么“人”。**马里奥**我没有见到。“朋友”布林德显然警告过他，叫他不要到“这

^① 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编者注

样可怕的人”那里去。

祝好。

你的 卡·马·

85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伦 敦

1862年7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我早就该写信给您，感谢您不止一次地惠寄给我东西。我多次想这样做，但最近一年半来，我忙于可爱的商务，以致各方面的私人书信来往受到严重妨碍。得悉您在伦敦以后，我早在上星期六就想去那里，但实在无法分身。现在我准备在星期五晚上到那里去，但能否实现这个计划，还说不定。只要稍有可能，我就这样办，并在星期五中午打电报给马克思。要是不能成行，您能否在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早晨到这里来住几天，看一看这个棉纱窝？那时我们还可以参观一下利物浦，那个地方是值得去的，尤其是因为您是搞政治经济学的。我的住所里有一个房间可供您使用。您乘火车只需五个半小时。

总之，这件事请你考虑一下；如果星期六我不能脱身，那就请您迅速作出决定，于星期六早上九点钟从伦敦出发，两点四十五分您就可以到达这里。其余一切，等到了这里或那里时再面谈。

顺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8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2年]8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为了使危机哪怕是延缓几个星期，**恩格斯**通过波克罕在你名下开出一张四百塔勒的期票，为期三个月，从8月12日算起。^①他在到期以前给你寄去兑付的钱。然后期票再延期到1月1日，那时候恩格斯就会寄给你三百塔勒，其余一百塔勒，照你所答应的，就由你自己承担。

现在需要的只是，由你承兑恩格斯开出的期票。这总共是六十英镑，所以还救不了我。但是至少可以暂免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且这段时间也许还可以找到出路。

我真是如坐针毡，处在这样困难的境地，工作受到妨碍。

现在有了重新给美国佬的报纸^②撰稿的一点希望。

你在哪里？

在干什么？

你的老头子^③近来怎么样？

我和全家向你问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278页。——编者注

② 《晚邮报》(见本卷第265和277页)。——编者注

③ 斐迪南·拉萨尔的父亲海伊曼·拉萨尔。——编者注

8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维尔德浴场

1862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短信寄到柏林去了。今天才知道你在维尔德浴场。因此，我把这封你大概接不到的短信的意思用几句话重述一下。

为了延缓我缺钱的灾难，**恩格斯8月12日**通过波克罕在你名下开出一张六十英镑（四百塔勒）的期票。期限是三个月，从8月12日算起。这张期票波克罕在这里给我贴现。**恩格斯在到期以前把兑付的钱寄给你。**（然后他把这张期票延期到1863年1月1日，那时候再把该付的四十五英镑寄给你，你则如你所提出的付出十五英镑。）现在重要的只是要由**你承兑**。波克罕已立即把期票寄往柏林，大概在本星期末或下星期初就可以寄回来。那时，马上会把期票寄给你承兑。要是你能给伦敦托钵僧寺大街27号西·路·波克罕打这样一个电报：“同意承兑弗·恩格斯先生六十英镑的期票”，那我将非常高兴。这是为了使波克罕能够顺当地贴现期票。拖延的危险，其严重性对我来说不是信中所能表达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88

马克思致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
威廉·什瓦尔茨
伦 敦

1862年8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本人是维也纳《**新闻报**》驻伦敦通讯员，特请惠寄一张采访证，以便参观博览会。

一个月以前，《新闻报》编辑部已约请我撰写几篇关于博览会的一般报道，但因其他事务缠身，只有现在才能着手做这件事。⁵⁶⁶

忠实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8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苏 黎 世

[1862年]8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认为你虽然在阿尔卑斯高山地区和意大利旅行，但还是会在苏黎世逗留几天，或者无论如何也可以在那里得到留局待领的信件。为了更可靠起见，我还通知了吕斯托夫先生，说我往苏黎世

给你写了留局待领的信。¹²⁵

不管我的“处境”怎样,如果在你名下开出的期票不是已经在柏林“迈耶尔兄弟银号”手里,那我一定会把这桩事整个取消。诚然,这同我们已经说好了的有些矛盾,因为波克罕起初答应我在你返回柏林以前不把期票拿出去。不过我不觉得整个这件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我认为,在这第一张期票上写你的名字,只不过是一种**手续**,根本没有想到同你“个人生存”会有什么关系,或者会导致日常生活上的某种不幸。我认为恩格斯对四百塔勒这个“数目”担保,这本身“无论如何”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付款期限”,我知道在钱的事情上,特别是在票据事情上,恩格斯的特点是**绝对的“准确和认真”**。否则我就不会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了。

但是要在波克罕心目中保全我和恩格斯的面子,现在就不能取消这件事,所以后天我就把恩格斯的书面保证^①寄给你。信从曼彻斯特打个来回要花三天时间。**你一收到这个保证书**,最好就给“迈耶尔兄弟银号”(这是柏林一家商号的名称,恩格斯的汇票就存放在那里)写封信,说你**一回来就承兑期票**。

再说一遍: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我很抱歉,这是太造次了,其原因是你我双方都忽视了许多先决条件。

仍然是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631页。——编者注

90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2年8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按您的愿望,我确认(其实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在您名下开出的四百塔勒期票到期(1862年11月13日)之前八天,我保证把兑付的钱汇到柏林;如果您能够通知我,应向哪个银行家支付这笔款子,那我在11月5日以前就以您的名义把这笔款子汇到那里。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91

马克思致威廉·沃尔弗

曼 彻 斯 特

1862年10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鲁普斯:

你大概已经收到《巴门日报》及其全部刊误。⁵⁶⁷ 这里附上的《爱北斐特日报》的摘录,是济贝耳刚刚给我寄来的,并且还提到:《巴门日报》刊载的文章的确已在《下莱茵人民报》及《马尔克区人民报》(该报在哈根出版)上转载。

恩格斯回来没有？²⁶⁸

祝好。

你的 卡·马·

9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62年11月7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弗莱里格拉特今天寄给你六十英镑作为兑付期票的钱。我在这次办理期票的同时向你提到的期票**延期**这一点，只不过是说，波克罕从我这里收到一张你名下的期票，数目是一百塔勒，即十五英镑，期限是**两个月，从开出之日算起**（期票签发的日期是11月6日，所以应该在1863年1月9日左右付款）。

从你偶尔给我寄来的几行字中间，我看出你还在生气；就连信的格式本身也说明这一点。

全部问题在于，你在这件事情上又对又不对。你要我把你从巴登的来信抄一份寄给你。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使你能够证实，你的信本身能否成为我那封寄往苏黎世的信^①的**原因**吗？但即使把你的全部分析能力都考虑进去，你能用**你的眼睛发现我的眼睛**

^① 见本卷第629—630页。——编者注

所读到的东西吗？特别是你能从信中看出我的眼睛读信时我所处的情况吗？要向我证明我不对，你必须首先使这两个读信的人变得一样，其次还必须使他们所处的条件变得一样，但是你在这样做时，你还是处在拉萨尔地位的拉萨尔，而不是处在马克思地位的马克思。因此，这只能导致新的分歧。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能力是多么无能为力。你把我**没有设想的东西**强加在我身上。我所设想的东西，无论如何当然是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如果照**字面**来解释那封信，你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信的字里行间所包含的**意思**，无论如何我比你清楚。你甚至猜想不到我为什么这样气忿。原因在于，从你的信中我意识到（在比较冷静地重读了这封信以后，我相信这是**不正确的**），似乎你**怀疑**我是否真的征得了恩格斯的同意。我承认，我在我的信中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承认——撇开我们的私人关系不谈，单就事情的实质来说——这是一种荒谬的推测。然而我在给你写信的时候却觉得就是那样。其次，我承认，我在那封信中没有把我的真正怨气吐露出来，也许甚至连这方面的暗示也没有，而这恰恰成了误会的根源。但是对任何激情的诡辩也正是这样。

总之，你对我的信的解释无论如何是不对的；我也不对，因为我写了这封信，从而提供了引起误解的理由。

我们应不应该为这件事而完全决裂呢？我认为我们友谊的基础牢固得足以经受住这样的打击。我坦率地承认，我象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人，让环境来支配自己，而一个有理智的动物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从你那方面来说，对我采取的那种态度无论如何不是气量很大的，而是象一个法官和检察官那样，利用我宁愿给自己脑门上打一发子弹的这种心情来对付我。

总之,我希望,“不管这一切”^①,我们原来的关系不至于冷淡下来。

在那以后,我曾经到大陆——荷兰、特利尔等地——去安排自己的事情。²⁷¹但是一无所获。

我本想把罗雪尔的书^②寄给你,但后来发觉,邮费就得花十先令,就是说即使不同书本身的价值相当,也同它的价格相当。但我希望很快就有寄书的机会。

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表兄弟^③写信给我说,在他恳求下,一位最博学的法学家将在阿姆斯特丹的法学杂志上对你的书^④作详细的评论。

祝好。

你的 卡·马·

将近一个半月以来,我完全没有可能写作自己的书^⑤,就是现在工作起来也还是时断时续。但这种情况总算很快就要结束了。

① 这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一句,该诗是用罗伯特·彭斯的曲调写成的。——编者注

②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编者注

③ 奥古斯特·菲利浦斯。——编者注

④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617页。——编者注

93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2年1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随信“附还”那五英镑，非常感谢。迟了五天，请原谅。由于我姐夫罗·施马尔豪森突然意外地死去，我在特利尔的亲人心情十分沉重，从而给我的钱晚了。

我在棉花贵族统治和亲奴隶制狂暴行为的中心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逗留了几天。²⁸⁸ 在这些城市的广大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圈子里，可以看到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类理性的最大错乱。

日内我要到你的营业所去一会儿，因为有一件著作方面的事情需要和你谈谈。

《一个信徒的话》⁵⁶⁸，我最近就答复。

我们全家向你们全家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9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⁵⁶⁹

汉诺威

1862年12月28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不久以前，弗莱里格拉特转来了他收到的您的一封信。我本应早些回信，但由于家里一连串不幸事情，我在一段时间无法执笔。

我很高兴地从您的信中得知，您和您的朋友对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抱有十分强烈的兴趣。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⁵⁷⁰ 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

拖延很久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1860年福格特的丑事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因为我必须对那些本身毫无价值的琐事进行大量调查，打官司等等。1861年由于美国内战，我失去了我的主要收入来源——《纽约论坛报》。我给这家报纸撰稿，直到现在还没有

恢复。因此，为了不致使全家真的流落街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从事大量的零星工作。我甚至下决心做一个“务实的人”，并打算明年年初到一个铁路营业所去做事。但是由于我的字写得不好，没有谋得这个差事，我不知道这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之，您可以看到，我时间很少而且也不大能安静下来从事理论工作。很可能就是由于同样这些原因，我的著作付排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将拖延得比我预期的还要久。

至于说到出版，我无论如何不把第二卷交给敦克尔先生了。第一分册手稿，他是1858年12月收到的，可是到1859年7月或8月才出版。我倒是希望布罗克豪斯能印这本书，但这个希望并不太大。整个这伙德国文化流氓赏赐给我的沉默的阴谋——因为他们自己也明白，光靠谩骂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对于我的书的销路将产生不利的影晌，更不用提我的著作的思想的传播了。等手稿修饰好并誊清后（1863年1月就着手），我马上就亲自把它带到德国去，因为当面和出版者交涉，事情好办一些。

我完全有根据希望，等我的著作的德文版一问世，法文版也会在巴黎准备好。我自己是绝对没有工夫去搞法译本的，况且我打算或者用德文写续篇，即结束资本、竞争和信用的阐述，或者为**英国**读者把头两本著作压缩成一本书。我认为，这本书在国外获得承认以前，不能指望它在德国产生什么影响。第一分册的阐述方法当然很不通俗。部分原因在于对象的抽象性质，给我规定的有限的篇幅，以及著作的目的本身。第二部分就比较容易懂了，因为这一部分论述的是比较具体的关系。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要是风暴更甚的时期一旦到来，就可以再找到

相应的色彩和笔墨来通俗地阐述**这些**题目。然而，我无论如何曾经期待德国的专家学者们即使纯粹出于礼貌，也不会完全一致地无视我这本书。此外，我是有极不愉快的体验的：德国党内的朋友虽然长期研究这门科学，在私人通信中又过甚其词地赞扬我的第一分册^①，但就是不愿意稍微费点力气在他们可以利用的杂志上发表一篇书评，或者哪怕是内容简介。如果这就是党的策略，那末坦白地说，这个秘密我是理解不透的。

您若有便写信告诉我一些祖国的现状，那我一定很高兴。看来，我们正迎向一次革命，我从1850年起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⁵⁷¹第一幕将是绝对不令人愉快地重演1847—1849年间的那些蠢事。但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它是怎么样，就得怎么样。

致新年的良好祝愿。

您的 卡·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1 8 6 3 年

95

马克思致约瑟夫·瓦伦亭·维贝尔

伦 敦

1863年4月2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维贝尔：

你能不能向贷款社做我的保人(为十五到三十英镑作保)?我本来不想以此来麻烦你,但是因为:

(1)这件事**纯粹**是办一个**手续**,你**不必冒任何风险**,因为在7月初我就可以从亲戚那里收到二百英镑;

(2)平常做我第二个保人的普芬德突然必须到曼彻斯特去几个星期。

除了我家里的病人以外,我自己也有好几个星期受周期性肝病之苦,**弄得简直不能握笔**。因而为协会写东西的事也耽误了,这自然使我比协会本身更加烦恼。⁵⁷²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96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63年12月15日星期三
于特利尔“威尼斯”旅馆

我亲爱的、热爱的燕妮：

我来这里到今天正好一个星期了。明天我到法兰克福姑母艾丝苔^①那里去（注意：有一位太太原来在特利尔住过，更早以前住在阿尔及尔，而现在同姑母住在一起，——她也是我父亲的妹妹，也是我的姑母，叫巴贝塔^②，平常叫她“小贝尔”；她很有钱）。再从法兰克福去博默耳^③，这我在昨天已通知表舅^④，大概会使他大吃一惊。

这样迟才给你写信，可决不是由于健忘。正好相反。每天都去瞻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人大街），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瑰宝。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

我没有写信，是因为我天天都指望告诉你一点确讯，但是直到

① 艾丝苔·科泽耳。——编者注

② 巴贝塔·布吕姆。——编者注

③ 扎耳特博默耳。——编者注

④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现在任何确讯也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来到的时候，除日常用的家具外，其他一切当然都加了封。我母亲以她通常的“最高领导狂”对康拉第说过，他对什么也不用操心：她已经把一切都处置妥当，表舅会把“一切”办好的。

她仅交给康拉第一份经过公证的遗嘱副本，这个遗嘱只包括下列安排：（1）除金银物品外，所有家具、衣物和器皿均遗赠给艾米莉^①；（2）留给自己的儿子卡尔一千一百塔勒等等；（3）把父亲的画像留给索菲娅^②。全部遗嘱就是这样。（注意：索菲娅一年有一千塔勒收入，这笔钱大部分从菲利浦斯家领取。你毕竟还是可以看出，我的亲戚乃是十足的“坏种”。）

除了这个小纸片外，母亲还有一个（现已**无效**）办过法律手续的遗嘱。立这个遗嘱的日期比较早，并由于后一遗嘱而被**废除**。第一个遗嘱是在艾米莉出嫁以前立下的。母亲在这个遗嘱中说要把归艾米莉支配的一切财产的使用权交给艾米莉。此外，她指定舅舅马丁^③和菲利浦斯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母亲——确切些说，这个酒鬼公证人采尔（已去世）——忘记了在我前面提到的而现在唯一有效的那个文据中**重申**关于遗嘱执行人的保留条件，因此只是由于我们愿意，表舅现在才成为遗嘱执行人（我对此自然有充分的“考虑”）。关于财产的实际状况，我还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一切文据都放在**加了封**的柜子里。而迟迟没有启封，是由于要花很多时间办理在荷兰的委托书（尤塔和索菲娅的）寄来以前必须办完的手续。这对我说来是拖得太久了。所以，我让康拉第做我的全

① 艾米莉·康拉第。——编者注

② 索菲娅·施马尔豪森。——编者注

③ 马丁·普勒斯堡。——编者注

权代表。除了1858年的五桶酒(我母亲在有利时刻不愿出售)和几件金银小物品外,在特利尔这里再没有什么东西了(格律恩堡早就卖掉了)。这一切将在各继承人之间平分。实际的财产完全掌握在表舅手中。

我母亲于11月30日下午4点钟,即在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和时刻去世。她曾预言,她将正好在这个时间亡故。

今天我去办德穆特先生和小丽莎的事。等我到了法兰克福或博默耳再详细告诉你。向全家人致良好的祝愿。代我吻所有的人,特别是多多吻中国皇帝^①。

你的 卡尔

(但愿随下一封信能给你寄些钱去。)

9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3年12月23日于扎耳特博默耳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信我今天才收到,因为我妻子把它寄往特利尔,而妹妹^②又把它从特利尔转寄到这里。在你来我家的第二天(星期一),我就离开了伦敦。要不然,为了得到遗嘱执行人的委托书,我势必到西蒂区去一趟,但是按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来说,这是比海上旅行还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② 艾米莉·康拉第。——编者注

累人的。

“李卜克内西博士”住在柏林已经有一年左右了。他的地址是新堡街13号。关于那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⁵⁷³可是同这个书商有关的一个情况却使我感到奇怪。须知在威廉·李卜克内西担任奥格斯堡《总汇报》通讯员期间，他一直替该报给威廉·李卜克内西支付稿费，因此，他随时可以扣下李卜克内西欠他的钱。

从李卜克内西方面来说，滥用你的名义，无论如何是不能宽恕的。但是你对这个书商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威廉斯自己是能够得到偿还的。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卡·马·

1864年

98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①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表舅：

我从近到远来谈吧。昨天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我怀着冷冰冰的心情到了这里，因为天气冷得要命。可是这使我更感到见面的温暖，因此我也就体会到苦中之乐。顺便说一下，昨天和今天都是伦敦最冷的日子。所以，我的使命看来就是把冬天不仅带给博默耳，而且也带给伦敦。但愿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普鲁士人充分享受这种“与季节相适应的天气”。如果他们的爱国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他们的“忠君热”并不因此而冷下来，那末，我们必须把它扔掉！

小家伙^②对奥古斯特夫人为她选购的确实好看的玩具娃娃完全着了迷。附上小女孩写的几行字。她一再纠缠我，直到我答应把她认为是用中国象形文字写成的信也寄给你为止；这封信是一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个英国熟人寄给她的。

[在阿姆斯特]^①丹看到全家人都很健康和愉快。[因为奥古斯特^②]^①很忙,所以[根本]^①没有向他谈钱的事。在保险基金会里我取到了千盾券数张, 雅克^③帮我在鹿特丹把大部分换成了票据,其中约四分之一是银行券。

我在鹿特丹逗留的那两天, 雅克也很忙。第一天他到附近一个小城市里去办一个案件,第二天他必须去参加一次鉴定。总之,我觉得他自从订婚以来比以前更多得多地“关心业务”了。我相信再过几年他会有相当多的业务,尤其是因为他喜爱法学。雅克自己告诉我,差不多所有疑难案件他都胜诉了。既然他肯劳神谈论这些事情,那对此是可以相信的。我和他曾对一个他所谓的真正“当事人”笑破了肚皮。他告诉我,这个人还年轻,还能打三十年以上官司,弄到不少财产!

顺便说一下:奥古斯特对法院的无谬性也有其十分独特的信念。例如,他认为英国人并不因为他们诉讼费用异常昂贵而受到任何损失。不诉诸法院的人,都享有和打官司的人同样多的机会来求得公道。实际上,他显然是认为费用昂贵的法院,不比费用低廉的差,也许还更好一些;他在这类事情上是有所体会的。

奥古斯特给了我三册《地理学》,另外,雅克还供给我一本来自顿教授菲塞林的政治经济学(荷兰文)^④和一本《映画镜》^⑤。可见,给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菲利浦斯。——编者注

③ 雅克·菲利浦斯。——编者注

④ 西·菲塞林《实用国民经济手册》。——编者注

⑤ 希尔德布兰德《映画镜》。——编者注

我供应的荷兰读物很充分。弗里西安语的书在阿姆斯特丹一本也找不到，虽然仅在一家书店里就有八十八种**现代语**的作品。看来，阿姆斯特丹人对黑人的语言比对弗里西安语更有兴趣，不过人们总是偏偏忽视与他最接近的东西。

在这里，我的几个女儿在钢琴伴奏下唱着在阿姆斯特丹早已轰动一时的《索里埃·奥本海姆》^①，她们希望有一天能在她们的表舅爷面前唱这首歌。

这里已经给我堆积了一大捆来自四面八方的报纸等等，但是我拿定主意，在星期一以前有关政治的东西一眼都不去看。

现在，亲爱的表舅，再见吧！尽管我生了痈和疖子，但是我认为在你家里度过的两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片断，我将永远感激你们对我的一片心意。

你当然会转告小红房子^②，说我向他问好，并就我同他不得已的争吵一事表示歉意。

衷心问候全家，特别是小耶特^③、安罗伊医生和弗里茨。马克思夫人和女孩子们也都向你们问候。所附字条，烦转南尼达。

你的真诚的 卡尔·马·

① 一首流行的歌曲。——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小红房子”的原文是《Rothhäuschen》，“罗德黑岑”这个姓的原文是 Roodhuyzen，两词谐音。——编者注

③ 罕丽达·范·安罗伊。——编者注

99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

亚 琛

[1864年3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我想您已经到了亚琛或者还没有离开，所以把这封信寄到那里。要是您想等好天气，那您直到现在还会留在博默耳。这里的天气至少3月份是很恶劣的，除了一两个好天以外，其余都是寒冷而潮湿的日子，并且天气瞬息即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直到现在我身上这些该死的疖子还没有好。我诅咒这些东西，不过没有说出来罢了。

小爱琳娜咳嗽得很厉害，差不多有两天了，因此她不能给你写信。但是她要我多多问候你，在丹麦问题上她要我告诉你：“她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她认为争执双方不论哪一方都丝毫不比另一方好，也许甚至更坏”。

普鲁士政策之所以难以理解，纯粹是由于一些人的偏见，他们硬给这种政策加上重要而远大的目标和计划。同样地，例如，摩门教徒的圣经也很难理解，这正是因为它一点意义也没有。首先，普鲁士人曾打算使军队变得深得人心，早在1848年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役⁵⁷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其次，这使德国人志愿队、民主派和各小邦失去立足点。最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必定会给同它

们一鼻孔出气的丹麦国王^①提供机会，使他能够借用外来压力迫使丹麦人在内政和外交上作出某些让步。奥地利自然不会答应普鲁士扮演主要角色，并且它已趁机同它结成更紧密的同盟以防其他意外事件。

4月12日将在伦敦召开会议³⁶⁶。在**万不得已**时会议将通过关于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同丹麦合并为**君合**国的决议，也许这种合并的规模还更小些，而决不是更大些。尽管硝烟弥漫，铅弹呼啸，鲜血流淌，但整个事情之卑劣，单从这么一点就可看出来，即直到现在普奥既没有向丹麦宣战，丹麦也没有向普奥宣战。³⁶⁰要混淆视听，自然再没有比出兵征讨，让战马咆哮、大炮轰鸣更好的手段了。

然而，严重的冲突也许为期不远了。由于不仅在巴黎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在选举⁵⁷⁵中也特别尖锐地表现出这种情绪，波拿巴现在感到几乎不得不又要强使自己的士兵向外贩卖“自由”了。而且这次普鲁士已经为他开辟了道路。

加里波第的英国之行³⁶⁸，以及这里各方面对他发出的响亮的欢呼声，只不过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新的反奥起义的序曲。奥地利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是普鲁士的盟国，通过在加里西亚实行戒严⁵⁷⁶而成为俄国人的盟国，自然使自己的对手很容易玩弄把戏。在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当前的形势下，在德国人民现时的情绪下，以及在英国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的情况下，新的神圣同盟甚至会允许小拿破仑^②扮演大拿破仑的角色。现时最好是保持

① 克里斯提安九世。——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小拿破仑》这个抨击性小册子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编者注

和平,因为任何战争都会推迟法国的革命。

真见鬼!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政治棋局更愚蠢的呢!

我本来打算向你再谈两个问题:关于古罗马人的除法和关于宇宙空间的黑暗。但天已经黑下来了,信纸也写完了,邮局马上就要关门,这次只好到此为止,最后向全家致最衷心的问候。并向卡尔夫妇、让^①和其他人致最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你的外甥 卡·马克思

100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年4月14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表舅:

但愿咳嗽这种袭击象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总有一天会寿终正寝。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出现过一个新的疔子,我的医生认为现在我终于摆脱了这种坏东西。的确,早就该这样了。太阳似乎终于要穿透云层了。但是从东方还刮来狂风。爱琳娜的咳嗽好了。可是她姐姐燕妮却还是在咳嗽……^②将随着风向的变换而消失。

在收到你的信以前,康拉第已经给我写了信,我给他回信说,他可以把钱直接寄到这里。

^① 指卡尔·菲利浦斯和让·菲利浦斯。——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在博物馆^①里，我在博埃齐（他是民族大迁徙时期的著作家）《论算术》一书中读到关于古罗马人的除法（他当然不知道**任何其他除法**）。从这本书以及其他我用来与之相比较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不太大的计算，例[如]^②在家庭开支和商业中，从来不用[数字]^②而只用石子和其他类似的标记在算盘上进行。在这种算盘上定出几条平行线，同样几个石子或其他显著的标记在第一行表示几个，在第二行表示几十，在第三行表示几百，在第四行表示几千，余类推。这种算盘几乎整个中世纪都曾使用，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使用。至于更大一些的数学计算，则在有这种需要之前古罗马人就已经有了乘法表或毕达哥拉斯表，诚然，这种表还很不方便，还很繁琐，因为这种表一部分是用特殊符号，一部分是用[希腊]^②字母（后用罗马字母）编制成的。但是，[既然]^②一切除法都是把被除数分解为[两个]因数，因为表上列入的数字很大，所以，要分解诸如 MDXL 之类的数是够用的。每一个数，例如 M，单独分解为它用除数得出的因数，于是结果就出来了。例如，M 除[以]^② $2 = D (500)$ ，D 除以 $2 = 250$ ，[余类推]^②。在作很大的计算时，旧方法造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一点从杰出的数学家阿基米得所变的戏法中就可以看出来。

至于“宇宙空间的黑暗”，它是从光学中必然产生的。既然各种颜色只有在光波为物体所反射时才能呈现出来，而星际空间既没有**大气**，又没有其他物体，那末这些空间一定是漆黑的。它们让一切光线都能通过，换句话说，也就是它们是黑暗的。此外，在行星等的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空间，是极其“寒冷的”，因为只有在同某

①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种物体相撞击时光才能激发出热，所以我们地球大气的最高几层夏冬两季都是冰冷的严寒，正因为这些大气层都是空气极稀薄，从而相对地是没有什么物体的。但是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①

在没有视力去看光的地方和没有有机物去感受热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有光和热呢？勇敢的伊壁鸠鲁早就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想法：把诸神赶到太空中去（也就是赶到**无人居住**的宇宙空间中去）⁵⁷⁷。的确，只有在这些无比寒冷、漆黑一团的“没有物体的宇宙空间”，才有罗^②的“真正的狗东西们”的位置。

我已经成了一个很好的荷兰人，这一点你根据以下事实就可以相信：小燕妮已经把《映画镜》^③看了一半；劳拉在我的指导下已经读了《地理学》第一卷的大部分；就连爱琳娜都会背诵《跳舞吧，小修女，跳舞吧！》和《小鞋和它的小妻子》^④。

全家向你、卡尔、将军夫人^⑤和其他人致良好的祝愿。有这样好的天气，好事情是会接踵而来的。

忠实于你的外甥 卡尔·马克思

① 歌德《致祖莱卡》。引自《东西诗集》。——编者注

② 看来是指罗德黑岑。——编者注

③ 希尔德布兰德《映画镜》。——编者注

④ 荷兰儿童歌曲。——编者注

⑤ 可能指卡尔·菲利浦斯的岳母；他的岳父是个将军。——译者注

101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

可怜的鲁普斯今天下午五点十分去世了。我刚从死者那里回来。

从伦敦到达这里以后，当天晚上我就去看他，但是他当时昏迷不醒。第二天早晨，他认出了我。当时恩格斯和两位医生^①在场。我们离开时，他（用微弱的声音）叫住我们说：“你们还来吗？”这是他神智清醒过来的时候。此后，他很快又陷入衰竭状态。到星期四晚上，甚至到星期五晚上，病情仍然不明朗，结局如何，很难判断。从星期五晚上起一直到死，他都昏迷不醒。与死亡的斗争拖了很久——诚然，这对他是没有痛苦的。他无疑是夸夸其谈的庸医^②的牺牲品。明天给你多写些。

我们为数不多的朋友和战友中的一个，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他是一个最完美的人。葬礼定于星期五举行。

你的 卡尔

① 博尔夏特和龚佩尔特。——编者注

② 博尔夏特。——编者注

10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5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

现在才弄明白——博尔夏特以前就已经知道了——可怜的鲁普斯辛劳终身积蓄了一些钱。

他在遗嘱(1863年12月立下的)中指定恩格斯、博尔夏特和我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公证人刚才向我们宣布了他的遗愿。鲁普斯的遗言是：

(1)一百英镑给曼彻斯特席勒协会；

(2)一百英镑给恩格斯，

(3)一百英镑给博尔夏特，

(4)其余约六百到七百英镑以及他的书籍和其他财物都给我(如果我死在他**之前**，则给你和孩子们——他仔细地考虑到一切意外情况)。

现在我要到他的住所去一趟，以便整理一下文稿。幸而他至少在最后六七个星期是住在非常正直而善良的人们那里，受到很好的照料。关于找一个人看护病人的荒唐电报^①，都是自命不凡的博尔夏特胡吹瞎扯和装模作样的结果，龚佩尔特根本不知道这些电报。

① 见本卷第390—391页。——编者注

千百次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 卡尔

103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64年5月13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

今天为我们的好同志^①举行了葬礼。我们有意不邀请任何人，否则半个城市都会惊动起来。参加葬礼的有博尔夏特、龚佩尔特、恩格斯、德朗克、施泰因塔耳、马罗茨基（光明之友⁵⁷⁸的新教牧师，鲁普斯在他家教过书，他是作为生前友好而来的）、贝内克（这里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施瓦伯（同上），还有三个商人、几个少年以及大约十五到二十个所谓“下层阶级”的人——鲁普斯在他们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自然，我发表了简短的悼词。这个使命使我如此激动，以致有几次嗓子都哽住了。弗莱里格拉特来信表示歉意。说是他的上司法济目前正好在伦敦。恩格斯，特别是德朗克都认为这不成其为理由，德朗克明天在伦敦将要求他作出说明。

我在这里至少还得滞留三四天，以便了结一些事情，缴纳遗产税，宣誓等等。在一切没有办好以前，我自然不会离开曼彻斯特。

起初以为可怜的鲁普斯似乎是患初期脑软化。但是事实并非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如此。龚佩尔特早就说过，他是患脑充血（**脑溢血**）。这在**解剖**后已被证实，从而也证明，假如有稍微对症的治疗，他还是能活下去的。博尔夏特**丧天害理地**完全耽误了他的病。不过为博尔夏特一家着想，这一点就不必声张了，他一家同鲁普斯是很知心的（特别是博尔夏特的大女儿），帮了他不少忙，鲁普斯本人对这一家也很珍视。而我则谢绝了博尔夏特要我今天去吃午饭的邀请（恩格斯等人想必是出席了），我推说，在安葬沃尔弗的日子里，我不能去作客。

德朗克没有回你的信，他请你原谅。可怜的矮子因为他的几个孩子的死亡心里非常悲痛，连信都没有心思写。

鲁普斯把我们孩子们的所有信件都细心地保存下来，并且在最后几个星期里一再向博尔夏特夫人说，小杜西^①的那些来信使他如何地高兴。

前天马罗茨基在教堂（当时在为儿童举行坚信礼，博尔夏特的小女儿也在内）公开赞扬了鲁普斯。我认为在曼彻斯特没有一个人象我们可怜的鲁普斯（他还在孩子的时候就折断了双腿，为此医治了多年）这样受到普遍的爱戴。在他死后留下的许多人的来信中，我发现男女小学生，特别是他们的母亲，都对他表示极其真挚的友情。

向大家致最良好的祝愿。

请把亲爱的爱琳娜的相片立即寄三张来。

你的 卡尔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104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 敦

1864年5月17日星期二[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孩子,淘气鬼:

我很可能在本**星期四**(5月19日)离开曼彻斯特,**恩格斯可能和我同来**。⁵⁷⁹ 如果有变化,我会及时通知的。

昨天去看了厄内斯特·琼斯,恢复了同他的旧日的友谊。他很亲热地接待了我。艾希霍夫目前也在这里,他向你们大家问好,今天早上他告诉我:罗德博士的女婿马里埃特突然去世了。女儿回到了利物浦她父母处。艾希霍夫好不容易才当上了营业员。

小德朗克今天从伦敦来,谈到几天以前他同弗莱里格拉特见面的一些有趣事情。这次见面的地点是皇家交易所大厦2号,弗莱里格拉特的上司法济也在场。

我的一个老朋友施特龙从布莱得弗德来看我,不幸,他的身体很不好,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是从艾希霍夫那里知道我在曼彻斯特的。

龚佩尔特有件喜事,得了一个儿子。

我给你写这几句话,是因为恩格斯来时你大概得把你的房间让给他。看来只有你的房间能派这个用场。酒你们不必担心,我们将随身带来,有一打白麦酒就足够我们这位曼彻斯特人喝的了。

我没有能够办完自己的事情⁵⁸⁰,因为本星期这里的法院休假。事情要办好总得在下星期,而那时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从你妈妈的来信中很痛心地知道，玛丽·洛尔米埃不能恢复健康了。这些医生简直是些骗子。

如要写信给我，可以在明天晚上五点钟以前发出，我在曼彻斯特还能够收到。

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已经完全健康了。向你的继任者^①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向我的秘书^②使一个含有深意的眼色。

你的忠实的 老头子

我很想在这里给全家买点曼彻斯特的丝织品，但是正碰上假日，商店关门，不能实现我的心愿。

可以告诉你妈妈：乔·朱·哈尼已经第二次结婚，并且离开欧洲到澳大利亚去了。⁵⁸¹

105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 门

1864年5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对你7日的信和18日的信，答复稍微迟了一些，请你原谅。

至于那一千英镑，那末这笔款子我最早在7月1日，也许稍微迟一些，才能给你们汇去。我必须等待到今年6月30日为止的平衡表编造出来。在此以前，我只好非常小心谨慎，因为我应交付的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一万英镑中只要哪怕差一个便士，哥·欧门就会拒绝履行他的合同。关于这件事，我在4月7日的信⁵⁸²中已经告诉了妈妈，所以付给“维贝耳豪斯和布什”银号的钱就请你们自己筹措。反正我不能弄到为期一周的一千英镑的短期期票。因此，到7月或8月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根本不必着急。

不过我原来想，我也许可能部分地抵补这一千英镑，即说服哥·欧门在到期以前先把原定6月30日支付的三百七十五英镑利息汇给你们；但既然银行主现在付给我们六厘利息，那末他就不会愿意按五厘利息给你们钱。

至于我在你们那里的余额，则应作如下的处理：

6月30日把一万英镑记入我欠你们的债务项内。按照合同，这笔款子应留在这里的平衡表内。这笔款子中应扣除我在你们那里的余额及其利息；余款我将按五厘的利率向你们付息。我结余中留给母亲个人支配的那部分不给我算利息，所以最好把这部分另记一笔，否则只会使账目混乱不清。

这里要注意的唯一的问題是把英镑折换成塔勒的汇率问题。我看，目前和将来就我这笔账进行的一切计算，最简单的办法是采用平均汇率，即按六塔勒二十银格罗申的汇率，父亲在他的账簿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一来，我应付出的那一万英镑，在你们那里就是66666.20塔勒；而我用英镑来偿付的一切金额也将按这一汇率计算。你们商量一下，把意见告诉我。

关于把一万英镑记在我的账上一事，你们没有必要通知哥·欧门；你们都在合同上签个名就行了。

十分感谢你寄来相片。你的面部修版时修得过多了一些，但总的说来这些相片都照得很好。其余人的相片快点寄来，我好收进

照相簿里,这件事也提醒一下可爱的博林一家,从他们那里我还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布兰克家还缺大玛丽亚、小艾米尔、鲁道夫以及最小的几个孩子的相片。

顺便提一下,如果那里要求“欧门—恩格斯”公司支付在《科伦日报》、《布勒斯劳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的由我署名的讣告⁵⁸³的费用,那就请你照付,并把此款记在我的账上。

如果妈妈还在巴门,就代为问候,并告诉她,我一切都好。向恩玛^①(看来她的气色还没有象以前那样好,但我们希望这将很快过去)和孩子们以及鲁道夫^②全家、布兰克全家和博林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106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 年 6 月 25 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 1 号

亲爱的表舅:

非常感谢你寄来详尽的信。我知道你由于视力关系,写信是很吃力的,所以我并不是每封信都等你的回信。从你来信中我高兴地看出,你身体健康,心胸开朗,甚至没有因多济教授的发现^③而

① 恩玛·恩格斯。——编者注

② 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407 页。——编者注

有所波动。其实，从达尔文证明我们大家都起源于猴子的时候起，未必还有什么打击可以动摇“我们对于祖先的自豪感”。《摩西五经》^①只是在犹太人从巴比伦囚禁中返回以后才著成的，这一点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文》中就已经探讨清楚了。

爱琳娜在所附的短信中自己对你寄来的相片表示感谢，这张相片同通常这类黑影画一样好。小家伙在三四天以前就把“自己的信”给我放在桌子上了。

我的疝病又复发了，从我摆脱最后几个疝子到现在总共才不过两个星期。这种讨厌的病很妨碍我工作；此外，医生不许我从事紧张的和长时间的脑力劳动，所以我——这会使你大吃一惊——就做起投机生意来了，一部分是做美国国家有息证券的投机，但**主要是**做英国股票投机，英国股票今年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加起来（这是些五花八门的股份企业，它们扩充到不可思议的规模，然后又纷纷倒台）。我用这个办法赚了四百多英镑，而现在，当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又给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我又开始搞起来了。搞这种事情占去时间不多，而且只要稍微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来。

我家里一切都很好。医生要小燕妮“换换空气”，如果你或命运都不反对的话，那末在夏末我就带我三个女儿来看望你。

电讯已把会议^②毫无结果的消息传遍了欧洲。在这场外交悲喜剧中，唯一能够毫无阻碍地追求自己原先的目的和巧妙地玩弄手腕的，就是俄国人。一方面，他们复活神圣同盟，驱使德国蠢人去打仗，从而使欧洲不去注意他们自己在波兰和切尔克西亚的巨

① 圣经头五篇的总称。——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4、394和401页。——编者注

大进展；另一方面，他们唆使丹麦进行抵抗，最后就会在帕麦斯顿先生的帮助下巧妙地让英国为使1852年的条约³⁵²得到遵守而宣战，而现在已经**有凭据**证明，这个条约是俄国授命订立的！英国人并没有因为波兰而发动战争，虽然1815年的条约责成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因为切尔克西亚而发动战争，虽然俄国和高加索一起保证自己对**亚洲**的霸权；但是就是这些英国人却必须因为俄国授命签订的条约而宣战——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而同时也正是这个俄国却公然站在这个条约的反对者一边！这简直难以置信！英国人民对丹麦丝毫不同情（虽然他们无疑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十分反感）：有利于丹麦的群众大会连一次也没有开成；一些贵族所组织的救济丹麦伤员的募捐活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英国人民对于本国的对外政策所能谈的，却正如月球上的居民一样多。以《泰晤士报》等为代表的舆论，是帕姆老头子本人自行“规定”的。

6月19—21日哥本哈根曾经处于革命的边缘。国王^①接到了**俄国**照会，要他赞成各公国同丹麦王国组成君合国。成了俄国人傀儡的国王（他们把他的儿子^②安置在雅典，把他的女儿^③安置在英国，把他本人扶上了丹麦王位），赞成俄国人的方案，而大臣蒙希腊却反对。经过两天辩论，蒙希腊辞职以及在哥本哈根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新即位的国王才老实起来，这样，俄国就又暴露了它的阴险的图谋。但是，尽管俄国对这次战争的延续和扩大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它感到最有利的却是使欧洲各国人民（俄国是他们的公敌）互相打得头破血流。普鲁士装出的那副了不起的样子——

① 克里斯提安九世。——编者注

② 威廉。——编者注

③ 亚历山得拉。——编者注

美男子威廉扮演征服者威廉的角色——实在滑稽可笑。这种妄自尊大将带来可悲的结局。

为了对善人帕麦斯顿作一个说明，附上《晨邮报》(帕麦斯顿的私人报纸)的剪报，上面有关于议会辩论的报告——**弗兰德的演说**⁵⁸⁴。这里所谈的只是关于委任 *charity inspector* (慈善事业检查官)的问题。你从我划线的地方可以看出，在议会里人们当面向帕姆谈的是些什么样的事情，而他却满不在乎。

在加里波第逗留伦敦期间，我故意不和他见面。^① 要是在卡普雷腊岛，我倒要去拜访他，但是在伦敦这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木橛子，每个扬扬得意的糊涂虫都把自己的名片穿在这个木橛子上了。

向全家热情问好。我妻子向你和全家问候。

忠实于你的 卡·马克思

10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64年7月12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
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今天(刚才)接到一封信，我觉得信上的地址好象是你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想知道这封信**怎么**落到了你的手里？这是坏蛋布拉斯(从柏林)寄来的，他厚着脸皮托我把一个拙劣的东

① 见本卷第648页。——编者注

西转寄给比斯康普。⁵⁸⁵ 我已经好久不知道比斯康普这个流氓的下落了, 因为这个人的住处不明, 所以真不知道我现在该怎样摆脱这种无聊的事情。

我是躺在床上给你写这封信的; 我由于长了很危险的痲, 不得不躺几天。这可恶的病时常复发。

如果在 15 日以前(包括这一天在内)我不能照我所想的亲自到西蒂区去一趟(因为在那里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 那末我就在本月 15 日打发琳蘅去, 以便奉还三十英镑, 并表示谢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108

马克思致莱昂·菲利浦斯

扎耳特博默耳

1864 年 8 月 17 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 1 号

亲爱的表舅:

你的信我昨天晚上从英国博物馆回到家以后才看到。因为时间太晚了, 所以没有马上写回信。不用说, 来信的内容⁵⁸⁶ 简直吓坏了我和全家。有一点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和南尼达^① 没有立即离开家? 我劝你哪怕现在也要这样办。在我家里发生这种事情时, 我立即就把孩子们弄走了; 没有你们也可以同样照料女巨人^②。

① 南尼达·菲利浦斯。——编者注

② 菲利浦斯家的女仆。——编者注

为什么要无谓地冒险呢？请原谅我这样直率地说这一点，我是太替你们担心了，所以才直言不讳。真可惜，我自己不在你们那里，——我凭经验知道，这种病对我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如果你们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家（但是到底为什么？），那末我总可以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给你们以支持，因为在这种场合，要消磨时光，熬过一段日子，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三个人又比两个人好。

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情况，最近我已给南尼达去过信，她可以告诉你稍微值得注意一下的很少几件事情。总之，一切都好，全家人都还算健康。

现在这里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是死气沉沉。凡是有条件的人，都溜掉了，不是出国，就是到当地的海滨疗养地去。单调的生活，只是由于天天传来关于骇人听闻的铁路事故的消息才有所激荡。资本在这方面并不象在大陆上那样受到警察的严密监督，所以对铁路经理来说，在旅行季节里死多少人，是根本无所谓的一——只要平衡表不出问题就行。这些铁路大王玩忽人命，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但是追究他们所应负的责任的一切尝试，总是因为铁路公司在下院有很大的势力而遭到失败！

这里另一件开心事情，就是由于贴现率提高而使商界充满一片惊恐！毫无疑问，如果贴现率在目前水平上再保持几个星期，那就会造成倒闭，今年象雨后春笋般增长起来的大量搞投机活动的股份公司，将成为这种倒闭的牺牲品。西蒂区一家接着一家发生的重大破产事件，已经证明大风暴即将来临。

不久以前我偶然看到自然科学方面一本很出色的书——格罗夫著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他证明：机械运动的力、热、光、电、磁及化学性能，其实都不过是同一个力的不同表现，它们互相演

化、替换、转化，等等。他非常巧妙地排除了那些令人厌恶的物理学形而上学的胡话，象“潜热”（不亚于“不可见光”）、电的“流质”以及诸如此类为了给思想空虚之处及时找个字眼来填补而采取的非常手段。

希望很快能接到你们的好消息。今天我由于非常惦念你们，想阅读重要的美国新闻也不能安静下来。

全家致衷心问候。代我向小耶特、医生、弗里茨^①等问好。

忠实于你的外甥 卡·马·

109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布 莱 顿

1864年9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昨天收到了弗莱里格拉特的来信（照抄一份于后），你从信中可以知道，拉萨尔在日内瓦决斗时受了致命伤。这个消息使我们大为震惊，因为拉萨尔总还不应该落到这样的下场。我收到信以后，就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也就是到他的住处去，因为我知道伊达^②出门去了。看来，我的来到使他惊“喜”不止。他的女儿路易莎和他在一起。其余的一群人将在本周末回来。路易莎在布莱顿**弗兰契斯卡·卢格**那里呆了两星期。鉴于弗莱里格拉特同卢格等的关系，使用你的印有男爵头衔的名片要慎重。象卢格这样

① 罕丽达·范·安罗伊、阿·范·安罗伊及弗里德里希·菲力浦斯。——编者注

② 伊达·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的人，是会利用这一点的。弗莱里格拉特远没有象他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受到很大的“震动”：他还照常说笑，还拿拉萨尔来说笑。他向我说，他的银行正遭受危机，正是日内瓦的事情和法济在这件事中搞的鬼⁴⁰⁰使他受到很大的损害。最后告诉你一句杜西^①的妙语。因为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说，拉萨尔是为了他想要娶的一个女士^②而决斗的，劳拉就想起，他对每个妇女都说过什么“总共只能爱她六个星期”。于是杜西就说，“那他**准能**活六个星期”。小燕妮象着了魔似地在她的温室里劳动。全家人都很健康，并向你问好。

老头子

弗莱里格拉特的信^③

“刚接到克拉普卡从日内瓦寄来的信。他写道：

‘拉萨尔在这里有一段恋爱史，但完全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准备同这位姑娘，即巴伐利亚的公使窦尼盖斯的女儿结婚。父亲反对这件婚事，而姑娘欺骗了可怜的拉萨尔；她原来的未婚夫，即上面提到的伪国君^④从柏林来到这里，事情发展到要求作出解释，写信互相指责，继而提出决斗。拉萨尔的监场人是吕斯托夫上校和我的同乡贝特伦伯爵将军。拉萨尔正象一个具有声望和政治地位的人那样——勇敢而自尊。他腹部中弹，现在躺在“维多利亚”旅馆里，生命垂危。对他不幸的是，子弹深入体内，因此伤口很容易发炎。我来了以后就立即去看他，见他在口授遗嘱，但准备从容地迎接死亡。我对他感到无限惋惜；对于一个人，往往是在他生命的最终时刻，才能真正认识他。虽然医生们诊断说很凶险，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他安然度过危机。’

克拉普卡就是这样写的。我甘愿承认说得太过分了，好象把他吊在拷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海伦娜·窦尼盖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18页。——编者注

④ 腊科维茨。——编者注

问架上似的！>这个消息使我深为不安，我立即给克拉普卡打电报说，如果拉萨尔还活着，要他转致我的同情和慰问。克拉普卡将给我回电报；我如有所知，当即奉告。”

110

马克思致索菲娅·哈茨费尔特

柏 林

1864年9月1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伯爵夫人：

您知道，关于拉萨尔去世的完全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多么惊讶和震动。他是我所十分器重的人之一。尤其使我感到难过的是，近来我们彼此没有保持联系。原因不仅仅是**他没有写信**，——因为终止通信的是他，而不是我——也不仅仅是我生了病，我的病拖了一年多，几天以前才摆脱。这里还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我将来可以口头告诉您，信里就不讲了。请您相信，拉萨尔离开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而且我最为您悲痛。我知道死者生前对您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死对您又是什么含义。只是有一点您是大可欣慰的，就是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象阿基里斯那样。

亲爱的伯爵夫人，希望您以崇高而刚强的性格经受住命运的这一打击，并请永远相信我对您的充分而由衷的忠诚。

您的忠实的朋友 **卡尔·马克思**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0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说，如有可能，请您在星期五或星期六以前为他写一篇文章。可惜已经错过几篇文章了，今天的一篇^①我看也靠不住。什么题材都行。也可以写写进攻威尼斯以及诸如此类的什么小事情。

我希望在本星期内就能开始誊抄小册子^②。

这件事拖得太久了。我看，卡尔写得过分认真。

“分析泰霍夫的信”是一个最大的困难；看来，关键就在这里。除此以外进展得都比较顺利。

席利和贝克尔每天寄来一叠一叠新的文件，这些文件立即被用来充实小册子。遗憾的是，找出版者的事还一点没有着落。本星期内一切都应该搞完。“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要犯错误。”

我和女孩子们致衷心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2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10月5日以后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刚才又来了一印张校样^①。这张校样，摩尔应马上校阅，并发回西蒂区。因此，他要我在邮局关门以前赶紧告诉您，所寄五英镑的支票已收到，来得正是时候。

我们全家致衷心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3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3月16日以前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多年来您对我们的艰难困苦给了全心全意的帮助，我真是感激不尽！当我看到寄来的钱是我所指望的五倍时，我真是高兴极了。不承认这一点，那是虚伪的，而琳蕻^②比我更高兴！当我跑上

① 指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②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楼去对她说“恩格斯为了使你舒适，寄来了五英镑”时，她那双几乎已经失神的眼睛立即放射出了喜悦的光芒。

我想炎症是制止住了，昨天医生也认为垂危的病人已经有所好转。目前问题只是在于：会不会过度虚弱，会不会出现出血或坏疽现象！最糟糕的是，我们还不敢给她吃任何补品，因为必须忌食所有会刺激发炎的东西。我们经历了忧虑焦急的日日夜夜，而我还感到双重的不安，因为我还不知道卡尔的情况怎样，他是在柏林还是在别的地方¹⁶³。今天又没有收到信。

可怜的鲁普斯，实在使我难过。一个人孤独地躺在那里，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没有人经心照料，完全听任利欲熏心的女房东摆布；不过，他的穷困实际上多半应怪他自己。干吗要这样谨小慎微、拘泥细节呢？您对这位老先生要多加监督，特别是要使他厌弃痛风病的大敌——杜松子酒和白兰地。信写得很仓卒，请您原谅。我心事重重，身边又有很多琐事，甚至今天还要到市区跑一趟，因为有一张当票到期了。但是只要我们的琳蕙能熬过来，我亲爱的卡尔很快有好信息传来，这都算不了什么。

女孩子们和我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4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1年3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给您写了那么多叫人伤感的信，现在想告诉您一些好消息。首先，大家觉得琳蕻有救了。医生对她的病状十分满意，认为恢复健康大有希望。令人担心的说吃语、唱、哭和不安的动作等等，都已经大大减少，她甚至已经能吃羊肉排了。多亏您的帮助，我才能够给她安排一切舒适的东西——经常保持温暖的房间、葡萄酒、甚至象花露水这样的奢侈品，花露水对于这种病，特别是在时常昏迷不醒的情况下很起作用。除了这个好消息外，我还必须告诉您一件也使您高兴的事，就是摩尔终于来信了¹²⁵。从星期日起，他在柏林，住在拉萨尔那里，拉萨尔待他很热情。在一次宴会上，他坐在巴比伦女人^①（已故的维尔特^②的用语）和极丑的柳德米拉^③之间。祝他幸福！别的他没详谈，因为当时他要赶快给我汇五十塔勒。他只写道，前景很好，他将带着肯定的成果回家。我担心的只是，他一时回不了家。

请接受我们全家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② 看来原稿为：“沃尔特”。——编者注

③ 柳德米拉·阿辛格。——编者注

5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4月初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不明白为什么摩尔至今没有写信给您。我以为您完全了解他个人的事情，我甚至希望从您那里知道一些细节，因为我那位亲爱的夫君给我的信，这一次“文笔简练”到了极点。尽管我自己一直只是知道最一般的消息和少量的事实，但是我知道的毕竟比您稍微多一些，所以我想马上把我知道的一点消息告诉您，何况事情总的说来是十分令人满意的。现在来谈谈第一件事情。表舅^①已经同意外甥的全部建议，打算等卡尔一到博默耳就立即处理钱的事情。至于报纸散布的消息，大概您自己也可以看出这全是捏造的；卡尔根本无意带全家迁居柏林。他唯一想设法在那里办成的一件事，就是恢复普鲁士国籍。我不完全理解和知道，为什么卡尔这样急于要重新当普鲁士王国的“臣民”。我宁愿今后依旧做“自由的鸟”（红色沃尔弗^②的一个旧相识的用语）。

为了要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涉，他只好逗留在柏林。政府曾打算处理这件事，办法是让他享有柏林市公民权，但卡尔不愿以此为满足，所以事情就一天一天地拖延下来。今天卡尔来信说，他要到

① 莱昂·菲力浦斯。——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12日才能看到最后决定，而目前只好忍受寂寞的痛苦。看来，小伊戚希还在继续患流涎症和陷于思辨的空论。不过他对卡尔确实非常友好，他总是跟卡尔在一起。如果不是接到母亲一封邀请他去的信，那他会从柏林径直到博默耳去，而现在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还要顺路去一趟特利尔。要是他到特利尔去，那他回家又得延期，两星期以内未必能回来。看来拉萨尔热衷于办大报；他并且肯定地说，他可以为该报的出版提供两万塔勒。办一个日报，而且以哈茨费尔特为靠山，这对卡尔来说是多么冒险的事情！我个人很少怀念祖国，很少怀念“亲爱的”、可爱的、忠诚的德国，这个诗人们心目中的慈祥的母亲，而女孩子们就更不用说了！离开莎士比亚之国的念头，对她们来说是可怕的；她们已经成了道地的英国人，牢牢地扎根在英国的土地上了。关于逮捕您的命令已经撤销⁵⁸⁷，这很好；这样一来您就可以自由上路了……

您的 燕妮·马克思

6

马克思请斐迪南·拉萨尔 代办恢复普鲁士国籍事务的委托书

1861年4月12日于柏林

鉴于本人即将离开此地，兹特委托居于柏林的斐迪南·拉萨尔先生行使本人与如下一事有关的一切权利：本地王室警察总局据今年1月12日王室大赦令，现在正在审理有关承认本人普鲁士国籍一案，并可能准许本人重新入籍以及赋予本人居住柏林的权

利。兹委托他向普鲁士王室内阁及德意志联邦会议代递请求书、申请书和申诉书,并充分行使属于本人的一切权利。

卡尔·马克思博士

7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1月初于伦敦]

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给您寄上“高贵的达乌德-贝伊”^①的《自由新闻》。这会
使您大大开心一番。可惜卡尔不能亲自写信。他病倒在床上已经
有一个星期了。他长了两个血脓疮,一个在面颊上,一个在背上。
面颊上的脓疮,敷了治这种病所用的家常药品很有疗效。另一个
在背上的脓疮,长得比较大,肿得非常厉害,可怜的摩尔痛苦万分,
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您知道,这件事在精神上也使他很苦恼。
这本不幸的书²⁵好象注定永远完不成似的。我们大家就象做着
一个恶梦。只要利维坦游起水来就好了!!

我们全家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指乌尔卡尔特。——编者注

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1月24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们好久没有听到关于您的任何信息了，卡尔非常挂念您。看来，脱离危险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喝烈性的好酒和加强营养，都使他有力气忍受疼痛和顶住因大量排脓而引起的衰竭。糟糕的是他还睡不着觉，夜里痛苦难熬。医生对病情十分满意，希望再过四至六天即可停止排脓。有时他起来站一会儿，今天我们把他从病时所住的房间搀扶到了起居室。

他随“主席团”的信给您附去工人协会发的通告。⁵⁸⁸ 这个小玩意儿将迫使这个“为工人阶级奋斗和受难十五年”（想必是指同1805年生的淡棕色头发美人^①一块喝香槟酒吧）的人从警察道路转向非警察道路。⁵⁸⁹ 请快些来信。我们全家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9

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1863年11月24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先生：

我上一次给您可爱的夫人写信时，并没有料到我们将要度过多么可怕的日子。三个星期来，我亲爱的卡尔得了一种最可怕最疼痛的病——背痛，一直处在**致命的危险**中。恕我罗唆写了这几行字。您和您可爱的夫人知道，您们对我们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在这三个星期内我们所经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所以我也不去说它了，今天受我康复中的亲爱的丈夫的委托，把工人协会发出的通告^①转寄给您。关于波兰事件本身的意义就不用说了，决定散发这个呼吁书是为了结束某些人^②的“警察运动”。“主席团”一下子就上了这个钩，请求给它五十份呼吁书，以便分发给它的分会^③。为了使您了解情况，卡尔把它寄给您。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请允许我向您再谈谈这种病在我们家里是怎样发生的。本来卡尔已经病了好几个月，工作对他来说已经成了难以忍受的重担，为了多少能轻松一些，他加倍抽烟，把各种药丸，如治黄疸病有效的甘汞等的用量增加了两倍。大

① 卡·马克思《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编者注

② 指拉萨尔。——编者注

③ 指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约一个月以前，他面颊上出现了一个脓疮，很痛，但是我们敷了一般的家常药品就收到了疗效。这个脓疮还没有完全消除，背上又出现了一个痈。虽然痛得很厉害，肿得一天比一天大，但我们还冒冒失失地认为用压布等等就可以消肿。依照德国的疗法，可怜的卡尔几乎完全不准吃东西，就连便宜的四度啤酒也从饮食中取消了，光靠柠檬水过活。最后，痈肿得象拳头那样大，背也已经完全弯下来时，我才找了艾伦。我永远不会忘记丈夫在看到自己背的那一瞬间所使的眼色；他示意我和小杜西^①离开房间，琳蕻必须扶持卡尔；于是艾伦开一个很深的，又深又大的切口，鲜血从张开的伤口直往外流。卡尔一声不吭，泰然自若，甚至没有哆嗦一下。然后开始敷热压布，现在我们在两星期内不分昼夜每隔两小时准时换一次热压布。同时医生嘱咐一天喝波尔图酒三四杯和半瓶波尔多酒，而食物要比平常多三倍。问题是如何恢复他已经很衰弱的体力，使他能够顶得住剧痛和大量排脓所引起的衰竭。最近十四天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不必再向您多说了。琳蕻由于操劳太甚和过分紧张也病了，今天才觉得好一些。我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会有那样多力量。最初几夜我一个人守在床边，后来一个星期是和琳蕻轮流守护，现在我睡在室内地板上，以便随时照应。目前卡尔正在恢复健康，我的心情怎样，您是可以想象得出的。

卡尔和我可怜的女孩子们衷心向您问好。务请您两位多多来信，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要知道来信会使他多么高兴！信写得很乱，请原谅。

您的老友 燕妮·马克思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10

燕妮·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勒斯劳^①

[1864年6月中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阁下：

《布勒斯劳报》上刊登的那篇写得很好的悼念我们不能忘怀的亡友威·沃尔弗的文章^②，我们估计是您写的。我丈夫想写他的详细传记，但是缺乏关于我们这位朋友早期生活的材料。³⁹³如蒙您在这方面给他帮助，把您所知道的关于沃尔弗童年和他早期生活的一切事情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他，他将非常感激。从1845年起，我们一直和他保持极密切的关系。所以，需要知道的主要是关于他早年生活的情况。我丈夫得了一种既危险而又很顽固的病，刚好不久，他要我请求您阁下——死者的忠实的老朋友提供这种友好的帮助，望您很快就能把您记得的关于我们永远亲爱的沃尔弗的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们。

我和我丈夫致衷心问候。

您的 燕妮·马克思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95页。——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工人协会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该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6、23、95、130、449、469、621页。

- 2 1859年秋，弗莱里格拉特的行为客观上阻碍了对诽谤马克思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揭露。例如，弗莱里格拉特拒绝帮助马克思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承认他布林德就是1859年6月在《人民报》和《总汇报》上转载的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这个传单揭露了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见马克思

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特别是，弗莱里格拉特在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声明，他同对福格特的责难没有任何关系。关于马克思对弗莱里格拉特的批评，见马克思1859年11月19日和26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马克思1859年11月23日和28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88—496、616—620页）。——第6页。

- 3 “德国好男儿联合会”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在伦敦建立的德国流亡者联合会之一。

凯鲁斯奇人是马克思对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讽刺的称呼，暗指金克尔把他办的周报按照古代德国凯鲁斯奇部落的首领阿尔米纽斯的名字（海尔曼）取名为《海尔曼》。——第6、191页。

- 4 马克思指的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准备工作（并见注25）。——第6页。

- 5 指对恩格斯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评论，评论发表在1859年11月26日《军事总汇报》第95—96号。评论对恩格斯的小册子中所阐述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关于德国必须统治北意大利才能维护自己安全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表示特别同意。——第6页。

- 6 1859年10月16日，美国争取黑人解放的战士约翰·布朗试图在各蓄奴州掀起奴隶起义。他带领一小队伙伴占领了弗吉尼亚州哈帕尔斯渡口的国家军械库。但是布朗没有能够掀起更广泛的起义。这次发动的参加者（共二十二名，其中有五个黑人）在向政府军队作了殊死反抗后，差不多都牺牲了。约翰·布朗和他的五个伙伴被绞死。约翰·布朗的起义是美国革命危机增长的一个标志，它加剧了黑人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推动了美国废奴派力量的团结。——第7、9页。

- 7 指1859年12月玻利瓦尔城（密苏里州）的黑人居民试图举行起义一事。马克思指的是发表在1859年12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30号上的一篇短文。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

的机关报，后来则是共和党的机关报。马克思从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曾经为该报撰稿。为该报写的文章中很多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在欧洲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当时进步的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在美国内战时期，马克思停止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同《纽约每日论坛报》决裂的主要原因是，编辑部内部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因而使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变得愈来愈右。——第7、9页。

- 8 指在伦敦出版的《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担任工厂视察员职务的霍纳于1859年11月辞职。他的最后一次报告书上的日期是1859年10月31日。——第7页。

- 9 马克思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以捏造的事实和纯粹的谎言来诋毁马克思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活动。福格特对马克思的骇人听闻的诽谤达到如此地步，竟然把马克思及其同志说成是一群同警察当局秘密勾结的阴谋家。福格特的小册子于1859年12月出版，而在1860年初，柏林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在1860年1月22日和25日第37号和第41号的两篇社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中转述了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详见本卷第437—443和454—472页)。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在刊物上答复福格特，而对《国民报》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底起，马克思开始收集材料，以便写书反驳福格特和对《国民报》起诉。1860年2月马克思把对《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诉讼材料寄给了柏林自己的辩护人法律顾问维贝尔(见本卷第437—443、446—448和454—475页)。

但是，在1860年4月至10月这段时间，马克思的起诉遭到普鲁士各级法院无理拒绝。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还写作一本驳斥福格特的书，1860年11月写成，书名是《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397—754 页)。——第 8、11、17、430、438、533、587 页。

- 10 马克思指的是 1859 年 11 月 22 日他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614—616 页),他在信中批评拉萨尔在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中所叙述的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上的策略(见注 33)。——第 8、430 页。

- 11 马克思每星期两次——星期二和星期五——寄文章给《纽约每日论坛报》;1860 年 1 月 27 日是星期五。——第 8 页。

- 12 指 1860 年 1 月 26 日《泰晤士报》第 23526 号上一篇关于摩洛哥事件的通讯(它是 1860 年 1 月 13 日写的)。

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摩洛哥战争时期,1860 年 1 月中在卡博-涅格罗(摩洛哥的一个山岭)发生了西班牙军队和摩洛哥军队之间的会战(见恩格斯的文章《对摩尔人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18—620 页)。——第 9 页。

- 13 1860 年 1 月 27 日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一篇文章《英国的政治》,文章批判了议会关于对女王演词的答词所进行的辩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9—14 页)。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普鲁士军队改革指的是报刊上关于普鲁士政府打算把延长服役期和增加军事预算的法案提交议会审查的报道。法案于 1860 年 2 月 9 日提交给议会,遭到自由派多数的否决,由此开始了普鲁士的宪制冲突(见注 167)。对于普鲁士军队改革的评述,见马克思的文章《普鲁士备战》和恩格斯的著作《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205—208 页和第 16 卷第 41—87 页)。——第 9 页。

- 14 恩格斯指的是 1860 年 1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39 号“商业问题”专栏里所刊登的莱特公司关于棉花情况的报道。——第 9 页。

- 15 指费舍匿名出版的小册子《作为革命者的暴君》1858 年柏林版(《Despoten als Revolutionäre》. Berlin, 1859)。小册子被译成英文,书名是《科堡公爵的抨击性小册子》(《The Duke of Coburg's Pamphlet》)。

见本卷第 547、548 页。——第 10 页。

- 16 马克思在寄这封信的时候手中还没有福格特的小册子。显然，他所得到的关于小册子的结构的报道不十分确切。马克思称作序言的东西，实际上是小册子的第二节。第一节是 1859 年 10 月福格特在奥格斯堡对《总汇报》起诉的速记报告，福格特控诉该报在 1859 年 6 月转载了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传单《警告》。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01—525 页）。

马克思把福格特的这本小册子比作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弥勒-捷列林格的一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诽谤的小册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 年科伦版（《Vorgeschmack in die künftige deutsche Diktatur von Marx und Engels》，Cöln, 1850）。——第 11、14、430、446 页。

- 1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614—616 页。——第 12 页。
- 18 帝国流氓 是马克思对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时期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的讽刺的称呼。

民族联盟 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该联盟是在 1859 年 9 月法兰克福的代表大会上建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亲普鲁士的哥达党，该党于 1849 年 6 月在哥达城成立，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派。——第 12、66、93、254、382、552、614 页。

- 19 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是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自由民主派“残阙议会”于 1849 年 6 月在斯图加特成立的。——第 12 页。

- 20 拉萨尔对马克思反对福格特的斗争采取了不体面的立场。还在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出版之前，拉萨尔就拒绝帮助马克思去揭露福格特的波拿巴主义阴谋。例如，1859 年 11 月拉萨尔实际上

阻碍了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一篇反对福格特和布林德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为此马克思在1859年11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拉萨尔实际上“是同福格特一个鼻孔出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94页）。在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出版之后，拉萨尔在1860年1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埋怨马克思赞同当时民主派中存在的把福格特看成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的观点。拉萨尔在1860年2月初给马克思的信中企图以各种毫无根据的借口劝阻马克思对转载福格特的诽谤的《国民报》起诉。显然，拉萨尔采取这种立场，部分地是由于在统一德国的问题上他同福格特的观点一致。他们两人实质上都赞成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从上面”统一德国。——第12、155页。

- 21 1859—1860年在柏林用德文出版了外交文件和资料汇编，相当于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公文集》（《Portfolio》）。汇编的编者是新闻记者费舍，它是以《新公文集》（《Das Neue Portfolio》）为标题出版的。

马克思的小册子《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的摘要，发表于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的《新公文集》第1、2两册。——第13页。

- 22 外交事务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于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在英国许多城市建立起来的组织，主要目的是同帕麦斯顿的政策作斗争。——第13页。

- 23 马克思指的是《总汇报》的编辑奥尔格斯的一篇刊登在1860年1月12日该报第12号上的声明。奥尔格斯在声明中驳斥了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一些关于他的捏造，并且顺便提到他生平经历的几件事（见恩格斯1860年1月31日给马克思的信，本卷第11—12页）。——第13页。

- 24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协会设在索荷区的大磨坊街。——第13页。

- 25 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

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 1860 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 1861 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 1861—1863 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 年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6 卷第 1—3 册。——第 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 页。

26 指 1851 年 5—10 月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第 16 页。

27 显然，马克思指的是 1850 年在巴黎出版的警探和奸细德拉奥德的著作《1848 年 2 月共和国的诞生》（《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 Paris, 1850）和谢努的著作《密谋家》（《Les Conspira-teurs》. Paris, 1850）。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两本书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13—330 页。——第 17、431 页。

28 关于福格特攻击沃尔弗一事，详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56—457 页）。

1860 年 1 月 25 日《国民报》第 41 号上说，沃尔弗把通告不是转交给汉诺威的报纸，而是转交给汉诺威的警察当局了。——第 17 页。

29 1859 年底德国社会党人艾希霍夫，由于在《海尔曼》周报刊登了反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交法庭审讯。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施梯伯在普鲁士政府于 1852 年策划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挑衅性科伦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策划这个案件时利用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记录本”。1860 年 5 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的徒刑。

1859 年 12 月马克思会见了尤赫，因为他为了替艾希霍夫辩护需要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希望马克思协助。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 1859 年 12 月 13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9 卷第 504 页，以及本卷第 479、480 页)。——第 18、23、449、471、479、534 页。

30 1860 年 1 月 28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28 号附刊上刊登了该报编辑之一阿尔坦赫弗尔和新闻工作者海弗纳尔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十分含糊地驳斥了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有关他们的一些事实。——第 19 页。

31 指 1795 年 4 月 5 日普鲁士单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的 **巴塞尔和约**。这一和约的签订是法军胜利的结果，也是法国外交善于利用第一次反法同盟各成员国之间、首先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矛盾的结果。同普鲁士签订的和约引起了同盟的瓦解；1795 年 7 月 22 日西班牙也在巴塞尔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了单独和约。——第 19 页。

32 拉萨尔在 1860 年 1 月底给马克思的信（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所指的就是这封信）中说，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印数是三千份，并且全部卖光了。——第 20 页。

33 恩格斯暗指拉萨尔在 1859 年意大利战争时期实质上是拥护拿破仑第三借口“解放”意大利而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在这个问题上赞成福格特的观点的。拉萨尔在 1859 年 5 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 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中以最集中的形式叙述了他对于意大利问题的观点。拉萨尔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坚持让德意志各邦在意大利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普鲁士-波拿巴派立场，主张让奥地利遭受失败，以便普鲁士利用这种失败去从上面统一德国。

意大利战争是 1859 年 4 月 29 日至 7 月 8 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借助于顺利的“局部”军事行动去侵占别国的领土和加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

的反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求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取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20、432、444、508页。

- 34 指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政论家弗吕贝尔1860年1月20日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60年1月24日《总汇报》第24号上。弗吕贝尔在这篇声明中证明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指出他的行为是“对德国民族的背叛”。恩格斯嘲笑了拉萨尔1860年1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对于这篇声明表示的明显的否定观点。——第21页。
- 35 指1859年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结束后萨瓦和尼斯并入法国，这暴露了拿破仑第三的侵略计划。——第21页。
- 36 指马克思致《自由新闻》编辑的声明，马克思在这个声明中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的共谋者。声明没有被刊登在《自由新闻》上，而是以传单的形式用英文单独发表的，传单上的日期是1860年2月4日，标题是《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传单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2—764页）。马克思在许多信中把自己的这个声明称作“英文通告信”或者“反布林德的通告信”。——第22页。
- 37 指福格特注明1859年5月23日的文章《警告》（《Zur Warnung》），该文刊登在1859年6月2日在俾尔城出版的《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福格特的这篇文章包含有许多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恶意和诽谤性的攻击。稍后福格特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了他的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9）。

马克思谈到泰霍夫，是指他在1850年8月26日给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一封信，泰霍夫在这封信中歪曲地转述了他同马克思的一次谈话（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0—487页）。

- 至于说吕宁，马克思大概是指他发表在1850年6月22、23、25和26日《新德意志报》上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是评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已出版的四期，特别是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吕宁的评论中曲解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78—379页）。——第24、54、446、453、554页。
- 38** 1860年2月16日至3月25日，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中作客，他们在这里同威廉·沃尔弗商讨了在报刊上反击福格特的计划。——第24、38、435页。
- 39** 马克思指的是他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见注25）一事。——第24页。
- 40** 福格特这个姓和中世纪的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全权代理人——的称呼（“福格特”）相同，马克思利用这一点嘲笑福格特。此外，马克思这样称呼福格特是暗指福格特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经是五个帝国摄政之一（见注19）。——第24、32页。
- 41** 指1860年2月3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简讯，简讯报道了福格特对法国准备吞并萨瓦和尼斯的亲波拿巴言论。福格特在谈话中把拿破仑第三的真正意图隐瞒起来，说法国政府似乎准备使佛西尼、沙布累和热涅瓦等萨瓦的中立地区归属瑞士，以换取对辛普朗的自由使用。恩格斯在自己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中揭穿了这种言论的涵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57—658页），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也做了揭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00—602页）。——第24、26页。
- 42** 指马克思力图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承认，他是那个揭露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的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传单刊登在6月18日的《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马克思这样做很重要，因为福格特在自己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宣称传单的作者是马克思自己，并诽谤马克思把布林德当作自己的党的替罪羊。马克思还力图通过布林德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

的怯懦行为，他们不敢同波拿巴的代理人进行公开斗争。在布林德和排印传单《警告》的印刷厂主霍林格的压力下，该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维耶于1859年11月写了个声明，说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总汇报》拒绝刊登这项声明，它发表在福格特的《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一书中（声明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7—518页）。但是，1860年2月8日维耶向治安法庭作了供词，证明布林德是作者（见本卷第36、37、436、437页）。

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和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454—459页）。——第24、30、554、561页。

43 指马克思打算对《国民报》提起诉讼（见注9）。——第25页。

44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通过改组正义者同盟（三十年代成立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团体）而成立的。1847年1月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约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参加根据他们两人的观点改组同盟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表示同意。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加下在它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初和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上制定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随着法国革命的开始，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马克思迁到了那里。恩格斯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84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开始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

中的政治纲领。这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无视客观规律，无视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在1850年9月15日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上，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曾经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第25、442页。

- 45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主要是毕尔格尔斯草拟的1850年12月1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公告（《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公告的作者表示完全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并指出理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意义。但是这个文件没有揭示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而把分裂的过错也部分地加到马克思及其在伦敦的战友身上。科伦中央委员会的公告并没有象下面信中所说的落到了汉诺威警察当局手中，而是于1850年5月10日在莱比锡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诺特荣克时落到了萨克森警察当局手中。它于1851年6月被刊登在《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和《科伦日报》上。恩格斯曾在1851年6

月 27 日的信中把这件事告诉了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292 页）。——第 26 页。

- 46 威廉·沃尔弗的声明驳斥了福格特和《国民报》关于沃尔弗似乎起草了告德国无产者的通告并把它交给了警察当局的诽谤性捏造，这个声明注明的日子是 1860 年 2 月 6 日，发表在《人民报》、《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上（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57 页）。——第 26、445 页。

- 47 1860 年 2 月 6 日伦敦报纸《每日电讯》在阿贝尔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中转述了《国民报》所转载的福格特的诽谤性捏造。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声名不好；后来“硫磺帮”一词便成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结伙成帮的普通用语。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 9）中歪曲事实，称马克思及其党内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龌龊勾当的团体。其实，1849—1850 年在日内瓦有一个德国流亡者小集团，以诙谐名称“硫磺帮”闻名，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人。关于“硫磺帮”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04—415 页，以及马克思 1860 年 2 月 24 日给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本卷第 467—468 页）。——第 28、31、47、177、440、490、554 页。

- 48 恩格斯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于 1860 年 4 月在柏林由贝伦兹出版社匿名出版。——第 31 页。

- 49 指马克思为了获得能够驳斥福格特的诽谤性捏造和揭露他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材料而写的信。马克思需要用这种材料来写一本反对福格特的小册子和控诉《国民报》。马克思把这些信寄给自己的朋友，也寄给他和恩格斯在工作中接触过的人或者能够告诉他关于福格特的情况的人。——第 32 页。

- 50 关于“硫磺帮”见注 47。

福格特在他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还把“硫磺帮”叫做“制刷匠帮”(见本卷第 467—469 页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16—426 页)。

席利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67—469 页)。——第 32、440 页。

51 伊曼特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讲了“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情况,此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20 页)。——第 32 页。

52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1860 年 2 月 6 日为纪念协会成立而举行的宴会。马克思出席了宴会,他受到特别邀请,是为了对他发展共产主义原理的功绩表示尊敬。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福格特的诽谤。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80—681 页)。——第 33、475 页。

53 拉萨尔在 1860 年 1 月底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马克思不应当同李卜克内西保持党的关系,因为李卜克内西是奥格斯堡《总汇报》的通讯员。——第 33 页。

54 1850 年 6 月中,马克思通过佐林根工人克莱因把接受拉萨尔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的建议转达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区部的领导者。1850 年 6 月 18 日科伦区部的领导者之一勒泽尔写信告诉马克思说,科伦共产主义者不能接受拉萨尔加入同盟,因为他“依然坚持贵族的原则,而且在争取工人的共同福利的斗争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关于杜塞尔多夫工人对拉萨尔的谴责于 1856 年由社会主义者勒维转告马克思一事,见马克思 1856 年 3 月 5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27—29 页)。——第 34 页。

55 布林德曾经是祖国之友协会的会员,这是一个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由伦敦德国流亡者成立的共和主义团体;斐·弗莱里格拉特、菲·霍林格尔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第 34 页。

56 排字工人费格勒于 1860 年 2 月 11 日提供了一份证词,实质上证实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 42)。这份证词,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

- 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3—744页）。——第36、42页。
- 57 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1和745页）和马克思1860年2月8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见本卷第436页）中，不是“六个月”，而是“六个星期”。——第36页。
- 58 指《自由新闻》报出版部排印马克思的通告信《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见注36）的印刷费。——第41页。
- 59 马克思显然还没有得知他的这篇《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已经刊登在1860年2月10日《科伦日报》第41号上。——第41页。
- 60 马克思这样开玩笑地称呼波克罕1860年2月12日给他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6—409页），波克罕在这封信中叙述了所谓的“硫磺帮”（见注47）的历史。——第42页。
- 61 尤斯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街旁是尤斯顿车站。——第43页。
- 62 在1860年2月15日《每日电讯》上登载了布林德的朋友沙伊伯勒医生的声明，沙伊伯勒在声明中斷言，传单《警告》（见注42）的作者是他人。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证明，传单的真正作者是布林德，而沙伊伯勒是个冒名顶替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3—525页）。——第43、445页。
- 63 指布林德1859年11月3日发表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59年11月9日《总汇报》第313号上。布林德在声明中否认自己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第44页。
- 64 恩格斯由于父亲去世，从1860年3月23日至4月6日在巴门。——第44、578页。
- 65 1860年春济贝耳到巴黎和日内瓦，根据马克思的请求他在那里靠约·菲·贝克尔和洛美尔的帮助弄到了马克思写反对福格特的书所需要的材料和消息。——第46页。

- 66 马克思在 1861 年 2 月 28 日曾到荷兰他表舅莱昂·菲利浦斯那里去过。——第 46 页。
- 67 指李卜克内西 1860 年 3 月 28 日给马克思的信，他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说，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不要他做该报的通讯员，他请马克思介绍他担任任何一家美国报纸的通讯员。——第 46 页。
- 68 卡·济贝耳《宗教和爱情。匿名日记形式的小说》1860 年汉堡版 (K. Siebel, «Religion und Liebe. Roman aus dem Tagebuche eines Anonymen», Hamburg, 1860)。该书出版时没有注明作者。——第 48 页。
- 69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洛美尔侨居日内瓦，他应马克思的请求，从日内瓦给马克思寄去一些新的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福格特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诽谤。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56 页)。——第 48 页。
- 70 指斐·拉萨尔的《费希特的政治遗嘱和现时代》(F. Lassalle, «Fichte's politisches Vermächtniß und die neueste Gegenwart»)一文。文章载于《民主研究》(«Demokratische Studien»)文集，1860 年汉堡版第 59—96 页。文集的出版者是瓦勒斯罗德。——第 49 页。
- 71 《关于计划由法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文件以及关于瑞士和中立地区萨瓦之间关系的备忘录》1860 年伦敦版，共三卷 («Papers relating to proposed Annexation of Savoy and Nice to France and Memorial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witzerland and Savoy as a Neutral», 3 parts. London, 1860)。
- 蓝皮书 (*Blue Books*) 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第 50、262 页。
- 72 指斯图加特的法兰克福“残阙”国民议会。——第 50 页。
- 73 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84—686 页)。——第 52 页。
- 74 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

- 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04—606 页)。——第 53 页。
- 75 关于上述报刊的言论,见马克思的《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66—68 页)。——第 53 页。
- 76 指费舍 1860 年 5 月 2 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建议马克思为“新筹办的报纸”撰稿。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 1860 年 5 月 8 日和 6 月 1 日给费舍的信(本卷第 532—533、536—537 页和注 506)。——第 53 页。
- 77 指瑟美列 1860 年 5 月 5 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他向马克思谈到报刊对他的小册子的评论,小册子就是 1860 年巴黎出版的贝·瑟美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B. Szemere. «La Question hongroise (1848—1860)». Paris, 1860)。并见注 412。——第 53 页。
- 78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他之所以获得这一绰号,是因为他曾在 1846 年穿着一个名叫巴登格的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监狱。——第 53、64、76、226 页。
- 79 指埃梅尔曼 1860 年 4 月 29 日给席利的信和博伊斯特 1860 年 5 月 1 日给席利的信。他们在信中对马克思进行了诽谤性的攻击。特别是在博伊斯特的信中,竟说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善于“压服”人。——第 54 页。
- 80 马克思 1852 年 7 月 20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引用了贝尔姆巴赫的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第 88—89 页)。——第 56 页。
- 81 那不勒斯国王弗兰契斯科二世及其走卒看到人民痛恨波旁王朝压迫的情绪日益增长,于 1860 年春在西西里各地挑起了流血冲突。为了回答这种行为,1860 年 4 月西西里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是在统一意大利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巴勒摩和墨西拿,起义被残酷镇压。但是大部分起义者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很快就加入了 1860 年 5 月在西西里登陆的加里波第的志愿兵。关于西西里事件,见马克思的文章《西西里和西西里人》和《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49—52 页和第 63—68 页)。——第 57 页。

- 82 5月下旬,恩格斯在去巴门探望重病的母亲之后返回曼彻斯特的途中,在伦敦马克思那里作了短暂的停留。——第59、533、550页。
- 83 指拉萨尔1860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在这封信中,拉萨尔对费舍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并问马克思,他是否真的同费舍保持关系。此外,拉萨尔建议马克思到柏林去,以便在对艾希霍夫的诉讼案(见注29)的第二审级审讯中充当证人去揭露施梯伯。马克思对拉萨尔的这封信的答复,见本卷第538—549页。——第59、60页。
- 84 指洛美尔1860年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说已把包裹寄给马克思,这包裹中显然放有揭露福格特的材料。——第62页。
- 85 1860年6月16日和17日,拿破仑第三同普鲁士的摄政王威廉及其他德意志各邦君主在巴登-巴登举行了会晤。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的文章《普鲁士新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74—79页)。——第64页。
- 86 1860年5月12日在普鲁士众议院会议上,波兹南的议员涅果累夫斯基揭露了普鲁士当局驻波兹南代表的挑衅性活动。——第65页。
- 87 小德意志派主张建立小德意志,即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66、149、264、300、615页。
- 88 这篇叫做《森林之王的女儿》的叙事诗,是由诗人海德翻译的。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是用丹麦文援引这首叙事诗的。——第66页。
- 89 恩格斯在相当久以后才履行马克思的这个请求。1860年7月24日左右,他写了《不列颠的国防》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05—109页)。8月8日,恩格斯写了《加里波第的运动》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32—135页)。

从恩格斯1860年6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72页)中可以看出,关于印度的贸易的文章他显然没有写。马克思自己在《不列颠的贸易》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83—87页)中扼要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第70页。

90 马克思需要用这个材料来写他的反击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特别是要用它来揭露福格特的亲波拿巴的观点，福格特曾在1859年日内瓦和伯尔尼出版的小册子《欧洲现状研究》(«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Genf und Bern, 1859)中鼓吹过这种观点。

关于波希米亚战略意义的问题，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本抨击性著作中看来是根据恩格斯供给他的意见阐述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46—550页)。——第70页。

91 指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6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他在信中通知说，1860年6月8日王国柏林市法院不受理马克思对《国民报》的诉讼(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88页)。——第71、74页。

92 福格特控告《总汇报》的诉讼案在巴伐利亚的城市奥格斯堡进行审理(见注16)。——第72页。

93 恩格斯暗指拉萨尔同福格特一起为1860年由迈斯纳的出版社出版的《民主研究》文集撰写文章一事。在这一文集中，登载了拉萨尔的文章《费希特的政治遗嘱和现时代》和福格特的文章《现今的日内瓦一瞥》(«Ein Blick auf das jetzige Genf»)。

马克思最初打算把自己的反对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交给汉堡的出版商迈斯纳出版。——第73、74页。

94 在柏林还有法官——这是套用关于桑苏西一个磨坊主的传说中的一句话：“是的，要是在柏林没有上诉法院的话”。根据传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要求拆掉这个磨坊主的磨坊来建造桑苏西宫殿，他就用这句话来回答国王的要求。这句话在德国成了成语。这个传说的题材曾被许多作家利用过。——第75、82页。

95 马克思指的是福格特在其亲波拿巴的小册子《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日内瓦版第64页和第33页上所说的话。马克思对福格特的这些论点的批评，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37页和第560—561页)。

马克思所说的“力和物质”，是讽刺地暗指1855年出版的德国生理

学家毕希纳的一本书的书名《力和物质》。毕希纳和福格特一样是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76 页。

- 96 指加里波第 1860 年夏写给马克思一个熟人英国人格林的信。信中谈到加里波第力图使意大利人民争取国家的民族统一和国家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不依赖于拿破仑第三的政策而独立地进行。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文章《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00—104 页）。——第 77 页。
- 97 7 月 23 日马克思自己写了关于西西里事件的文章：《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00—104 页）。
关于普鲁士军队改革，见注 13。显然，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恩格斯当时没有写。——第 78 页。
- 98 指 1860 年 7 月卡富尔的特使朱泽培·拉法里纳被驱逐出西西里一事。关于这件事的详情，见马克思的文章《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00—104 页）。——第 78 页。
- 99 指英国议会议员自由党人金累克 1860 年 7 月 12 日在下院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列举了许多事实揭露法国波拿巴政府的政策的真实意图，这个政府把自己说成是意大利的保卫者。演说中他还谈到，在 1859 年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见注 33）以后，1859 年 7 月在维拉弗兰卡举行签订和约的谈判时期，拿破仑第三向奥地利代表提出把伦巴第留给奥地利，以换取一当法国试图侵占莱茵河左岸德国领土时承担保持中立的义务。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73 页）。——第 79、325 页。
- 100 指 1860 年 7 月提交给英国议会审查的《调查联合王国防御工事的特派员的报告；附证词记录和附录》1860 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consider the Defenc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

- London, 1860)。——第 80 页。
- 101 关于英国的国防,恩格斯除《不列颠的国防》(见注 89)一文外,1860 年 7 月底还写了《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这篇文章曾刊登在 1860 年 8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21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15—120 页)。——第 80 页。
- 102 1860 年 7 月 15 日《总汇通报》第 197 号在“外国新闻。——英国”栏内关于英国下院会议的报道中,就金累克在下院的演说只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丝毫未提及金累克揭露波拿巴政府对意大利的政策问题。关于金累克的演说,见注 99。——第 81 页。
- 103 马克思的律师法律顾问维贝尔在王国柏林市法院 1860 年 6 月 8 日不受理对《国民报》的控诉(见注 91)后,对这个法院的决定向上诉法院提出了控诉,1860 年 7 月 11 日接到了驳回的决定。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01—702 页)。——第 81 页。
- 104 1860 年 10 月底至 1861 年 1 月上半月,恩格斯写了《步枪史》一文,其中深入考察了小型火器的发展。这篇文章发表在 1860 年 11 月 3 日至 1861 年 1 月 19 日的八期《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209—241 页)。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是英国的一家军事周刊,1860 年至 1862 年在曼彻斯特出版。恩格斯从 1860 年 8 月至 1862 年 3 月为这个杂志撰稿。——第 83 页。
- 105 指加里波第 1860 年夏天在南意大利进行的旨在使其从那不勒斯波旁王朝政权下解放出来的军事行动。——第 84 页。
- 106 1860 年 9 月 1 日左右,恩格斯写了《加里波第的进军》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63—167 页),而在 9 月初写了《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68—171 页)。马克思本人在自己的文章《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96—200 页)中

- 谈到图尔，并且还谈到法国人企图通过图尔影响加里波第。——第84页。
- 107 8月底至9月初，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文章，阐述了这两个问题，文章标题为：《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和《不列颠的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57—162页和第172—176页）。——第87页。
- 108 1860年9月在报刊上出现了关于俄国皇帝、奥地利皇帝与普鲁士摄政王即将会见的报道。会晤于1860年10月在华沙举行。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由于要阻挠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对抗为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撑腰的拿破仑第三的对外政策，企图互相拉拢。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文章《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92—195页）。——第89、147页。
- 109 *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第92、178页。
- 110 指恩格斯的文章《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49—156页），这篇文章于1860年8月24日左右写成，最初发表于《军事总汇报》，该报后来登载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略加改动后发表于《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以及《志愿兵读物》文集。恩格斯从这篇著作开始，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志愿兵的文章。——第92页。
- 111 1849年6—7月，恩格斯参加了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展开的革命斗争。关于这件事，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92页。
- 112 指德纳1860年9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请求立即把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海军这个条目寄来。

《美国新百科全书》（《*New American Cyclopaedia*》）是一部科学参考书，它是由《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一些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和出版者（查·德纳、里普利和其他一些人）出版的。

《百科全书》于 1858—1863 年出版，共十六卷，1868—1869 年按原版重印。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知名学者都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虽然《百科全书》的编辑们带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部书也和其他资产阶级的百科全书一样具有折衷主义色彩，但是《美国新百科全书》仍然收进了许多反映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士的观点的条目。

在《百科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条目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在写这些条目时，不顾编辑部向作者提出的不得阐明党派观点的条件，而采取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条目的工作从 1857 年 7 月开始继续到 1860 年 10 月。他们给《百科全书》写的条目都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中。——第 94 页。

- 113 详见马克思的文章《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96—200 页）。——第 95 页。
- 114 克维里纳尔山是罗马位于其上的七座小山之一。——第 99 页。
- 115 1849 年罗马共和国由于遭到法国干涉而崩溃，从这时起法国军队在罗马一直驻扎到 1870 年。——第 99 页。
- 116 显然是指莱比锡出版商维干德 1852 年 3 月 20 日给马克思的信，维干德在信中表示拒绝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说“因为有遭到国家迫害的危险”。——第 101 页。
- 117 指 1860 年 10 月 1 日《泰晤士报》第 23739 号上关于意大利事件的那篇社论。——第 102 页。
- 118 科苏特给加里波第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99—200 页。——第 102 页。
- 119 1860 年 10 月 1 日加里波第的军队在沃耳土诺击败那不勒斯国王弗兰契斯科二世的军队。南意大利的解放基本上由于这次胜利而完成。——第 104、105 页。
- 120 1860 年 9 月 24 日《泰晤士报》第 23733 号上用《德国人对志愿兵的一种评价》（《A German Account of the Volunteers》）作为标题刊登了

- 恩格斯的《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一文的摘要。——第 104 页。
- 121 关于加里波第出身的这个材料是不确切的。——第 105 页。
- 122 显然是指科拉切克的《欢呼者》(«Die Juchheisten»)一文,该文载于 1860 年《时代呼声》杂志 10 月号。这篇文章中揭露福格特的那一段,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51—752 页)。——第 105、109 页。
- 123 1860 年 10 月 5 日,柏林最高法院驳回了马克思的律师法律顾问维贝尔对王国上诉法院关于控诉《国民报》的诽谤案的决定的上诉书(见注 9 以及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15 页)。——第 106 页。
- 124 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75—716 页)。——第 107 页。
- 125 信没有找到。——第 108、211、229、335、363、614、630、676 页。
- 126 指洛美尔 1860 年 4 月 5 日反对福格特的声明;声明特别揭露了福格特亲波拿巴的活动。这篇声明原来是准备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但是,自洛美尔知道他很少有可能在这家报纸上发表这篇声明以后,他就把它连同 1860 年 4 月 13 日他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一并寄给了马克思。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洛美尔这封信的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56 页)。——第 109 页。
- 127 德国政论家班贝尔格尔是 1859 年匿名出版的小册子《去意大利,好啊!》(«Juchhe nach Italia!»)的作者。
马克思引的这句话,出自刊登在 1860 年《民主研究》上的班贝尔格尔的《米哈埃尔“赞成”和托马斯“反对”在 1859 年的通讯》(«Des Michael Pro Schriftenwechsel mit Thomas Contra, aus dem Jahr 1859»)一文。——第 110 页。
- 128 指 1860 年 11 月 12 日《曼彻斯特卫报》上的一则简讯,即说路易-拿破仑支持象《国民报》这样的报纸是枉费金钱(简讯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51 页)。——第 111 页。

- 129 看来是指《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96—200页）。——第113页。
- 130 这篇声明马克思还寄给了《人民报》和《总汇报》，并刊登在1860年12月1日《总汇报》第336号附刊上（见马克思《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71—772页）。——第114页。
- 131 黑格尔关于纯思维，或者纯存在和无是同一的这个论点在他的《逻辑学》中有发挥（见《逻辑学》第1册第1篇第1章和《哲学全书》第1部第87—88节）。——第116页。
- 132 这篇文章没有找到。——第120、124页。
- 133 1861年1月底恩格斯写了《法国的武装力量》一文。这篇文章最初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后来经恩格斯修改寄给了《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刊登在1861年2月2日该杂志第22期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57—261页）。——第120页。
- 134 指爱·西蒙的《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一文，该文刊登在1860年2月15日《现代评论》（《Revue contemporaine》）杂志上。西蒙在他的这篇文章中利用了《泰霍夫的信》中的一些话（见注37）。——第122页。
- 135 在这封信的这一段和以下几段中谈的是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24页。
- 136 马克思在1849年离开科伦时不得不把他早在1848年革命以前所收集的藏书留在那里。马克思走后，藏书暂时留在丹尼尔斯那里。丹尼尔斯开列的这批藏书的书单保存下来了，上面有马克思亲笔作的记号。1851年丹尼尔斯被捕后，藏书曾遭到抢劫。1860年底保存下来的那一部分藏书靠济贝耳的帮助转寄到伦敦马克思处。——第126、152、159页。
- 137 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3—754页）和本卷第133、134页。——第126页。

- 138** 布拉斯主编的《日内瓦国境通报》1860年12月22日第12号上刊登了刚刚出版的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广告,并列出各章的标题。——第132页。
- 139** 《改革报》1860年12月10日第148号和12月19日第152号,刊登了两篇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短评。1860年12月15日第150号附刊和12月19日第152号刊登了广告,说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刚刚在伦敦出版,并列出各章的标题。——第133页。
- 140** 指通过佩奇的出版社在伦敦销售1853年波士顿出版的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尚未售出的那部分书。同时有若干本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也转寄给佩奇去销售。——第138页。
- 141** 指梅因的诽谤性文章《卡·马克思对卡尔·福格特的新揭露》(«Die neue Denunciation Karl Vogt's durch K. Marx»),该文载于1860年12月27日和29日《自由射手》报第155号和第156号以及该报1861年1月1日第1号。梅因在这篇文章中试图毫无证据地否定马克思关于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论断。——第138页。
- 142**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奥地利帝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加剧和由此引起的内政危机。弗兰茨-约瑟夫政府力图缓和国内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于1860年底对民族解放运动作了一些不彻底的让步。关于这个问题,见恩格斯的《奥地利革命的发展》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49—252页)。——第140页。
- 143** 1860年11月选举主张限制奴隶制度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为美国总统,这成了南部奴隶主脱离联邦和对北部各州公开叛乱的借口。1861年4月12日,叛乱者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发动了这场延续到1865年的美国内战。关于内战的详细情况,见本卷第173—190页,并见马克思《北美内战》和《美国内战》两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6—366页)。——第141、173页。
- 144** 信的下面是马克思手抄的关于《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短评,这篇短评载

于 1861 年 1 月 9 日《外国文学杂志》(«Magazin für die Literatur des Auslandes») 周刊第 2 期。短评的作者是贝塔(贝特齐希), 它对马克思进行了一系列诽谤性的攻击。在手抄稿的一个地方, 即短评作者试图为 1851—1852 年金克尔的冒险行动辩解的地方, 马克思写了这样的批语: “这就是哥特弗利德”。

对金克尔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在这个时期的活动,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和《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59—380 页和第 14 卷第 397—754 页) 中作了揭露。——第 143 页。

- 145 1859 年《凉亭》画报第 43 期以“贝”的署名发表了贝特齐希的短文《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这篇短文无中生有地硬说诗人的诗作不成功是由于受了马克思的影响。关于这件事, 见马克思 1859 年 11 月 19 日、26 日和 12 月 11 日[或 12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488、491、493、502—503 页)。——第 143 页。
- 146 1861 年 1 月 12 日, 在普鲁士由于威廉一世即位颁布了对政治流亡者的大赦。恩格斯就这个题目所写的一篇文章没有刊登出来。——第 144、573 页。
- 147 后备军是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包括年龄较大的常备军和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应征人员。按照普鲁士法律, 只有战时才能征集后备军。1849 年 5 月初, 普鲁士政府颁布的关于征集莱茵省后备军员额的命令, 是普鲁士莱茵地区人民起义的信号。在许多城市(爱北斐特、伊塞隆、佐林根等), 后备军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起义者失败后, 运动的大部分参加者不得不流亡国外。按照普鲁士后备军条例的规定, 凡是破坏军纪的人员应受军事法庭审判。这个条例同样适用于返回普鲁士的流亡者——过去的后备军战士。——第 145、179 页。
- 148 马克思指的是威廉一世(当时是普鲁士亲王)参加镇压 1849 年在德国爆发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第 145 页。
- 149 马克思指的是 1861 年 1 月中在德国报刊上发表的洛贝尔图斯、贝尔格、布赫尔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声明。声明的作者要求什列斯维希一

- 霍尔施坦和奥地利与普鲁士一起同时加入未来的德国，以便取得通往北海和地中海的出口。声明的作者作为建立“大德意志”的拥护者，号召通过进一步巩固德意志联邦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的统一。——第 146、149 页。
- 150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就这个题目于 1861 年 1 月底写了一篇文章《德国的运动》，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刊登在 1861 年 2 月 12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253—256 页）。——第 147 页。
- 151 马克思指的是 1857 年 10 月同《纽约每日论坛报》签订的合同，当时该报编辑部由于经济危机而辞退了除了马克思和泰勒以外的所有欧洲通讯员，但是马克思的通讯的数量被缩减到每周一篇。马克思由于自己家庭的物质状况极端困难，而不得不同意了这些条件。——第 148 页。
- 152 马克思大概是指拉萨尔寄给他的那份备忘录，这是拉萨尔由于在 1856 年结束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案而写的，并于 1861 年初以《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对非法侵占财产的控诉书》为题呈交普鲁士众议院。控诉书还附有一件致内阁的便函，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普鲁士的反动制度。——第 149、576 页。
- 153 评价员 是英国的官吏，有权估价或变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第 150、219、271、312 页。
- 154 指出版一本名为《志愿兵读物》的文集，该文集收入恩格斯于 1860 年和 1861 年初在《志愿兵杂志》上发表的五篇军事论文：《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法国轻步兵》、《志愿兵炮兵》、《步枪史》和《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文集于 1861 年 3 月 16 日左右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273、149—156 页及其他各页）。——第 155 页。
- 155 金克尔是作为牧师助手开始其生涯的。——第 157 页。
- 156 由于 1860 年在意大利南部展开了推翻那不勒斯王国波旁王朝的统治和统一国家的斗争，拿破仑第三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行动反

- 对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1860年9月，拿破仑第三派遣军舰到加埃塔要塞，那里躲藏着那不勒斯的最后一个国王弗兰契斯科二世（见注81）。法国军舰阻碍了对加埃塔建立海上封锁，但是拿破仑第三于1861年1月在英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召回法国分舰队。——第157、574页。
- 157 关于法国干涉叙利亚这件事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议。——不列颠的贸易状况》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10—114页）。——第157页。
- 158 马志尼给布林德的信是在1861年2月23日《海尔曼》报上以《意大利和德国》（《Italien und Deutschland》）为题发表的。——第158页。
- 159 指伦敦的流亡者协会“德意志统一和自由”。——第159页。
- 160 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奥格斯堡战役》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1—525页）。——第159页。
- 161 指《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财政学家》1843年巴黎版（《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Paris,1843）。——第159页。
- 162 指公元前一世纪凯撒和庞培的拥护者之间进行的古罗马内战的最后阶段。从公元前49年的秋天起，凯撒在伊皮罗斯（希腊）进行反庞培的战争。这场战争以庞培军队于公元前48年6月6日在法尔萨拉（特萨利亚）战役中被歼而告终。——第160页。
- 163 马克思从1861年2月28日至3月16日住在扎耳特博默耳的莱昂·菲力浦斯家里。马克思从荷兰去柏林，在那里一直逗留到4月12日。马克思在德国逗留期间还到过爱北斐特、巴门、科伦和特利尔，于4月29日返回伦敦。——第160、675页。
- 164 《新闻报》（《Die 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1848年至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该报是1848年7月作为温和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创办的，1848—1849年奥地利革命失败后曾暂时被封，这就使它得到了某种“反对派立场”的名声。该报在六十年代初很受欢迎，原因是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持反波拿巴立场以及发表了反对奥地利政府的反动对内政策的言论。《新闻报》的编辑部一再想使马克思为该报

撰稿,但是马克思一直到1861年10月,才表示了同意。

马克思在《新闻报》上的文章,涉及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的所有最重要的问题,向奥地利和德国的读者介绍了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民主运动。马克思为《新闻报》撰稿持续一年多。在这期间,该报共登载了马克思五十二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他同恩格斯合写的,有一篇是恩格斯写的。马克思为《新闻报》写的文章和通讯有相当多一部分未被该报编辑部刊载。这是马克思在1862年底停止为该报撰稿的主要原因。——第161页。

165 大概是指卡·亨·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1卷:《国民经济学说的原理》,1860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第6版(增订版)(K. H. Rau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and I: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Sechste vermehrte und verbesserte Ausgabe.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60)。——第162页。

166 《新莱茵报》给普富尔以“硝酸银”(«von Höllestein»)的绰号,是由于他残酷镇压1848年波兹南起义的参加者。根据普富尔的命令,给被俘的波兹南的起义者剃光头发,并用硝酸银在他们的手上和耳朵上打烙印。——第162页。

167 指1860年普鲁士的军事改革(见注13)和关于取消贵族征税特权的法案,该法案同年提交给普鲁士议会,但遭到贵族院的否决。

普鲁士军队改组问题成了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在六十年代初发生的所谓宪制冲突的导火线。1860年2月,普鲁士议会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草案。但是政府很快就使资产阶级批准了对“保持军队战斗准备”的拨款,这实际上是开始实现拟议中的改组。宪制冲突到1866年才得到解决,这时在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以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向政府投降,批准了政府在以前进行的全部活动。——第162页。

168 普鲁士国民(协商)议会是1848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旨在“和王权协商”制定宪法;1848年12月普鲁士政变时被解散。——第163页。

169 指匿名的论文《关于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二日大赦令的解释》(«Zur Auslegung des Amnestie-Erlasses von 12. Januar 1861»),载于1861年

- 5月1日《普鲁士司法报》第26号上。该文的续篇载于1861年5月15日该报第30号上。——第165页。
- 170** 马克思1861年春在柏林时，为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采取了一些措施。柏林警察总局拒绝了马克思根据王室大赦令要求给他以普鲁士公民权的申请，而建议按通常手续申请入普鲁士国籍。但是马克思关于入籍的申请在1861年6月被柏林警察总监策德利茨拒绝，同年11月又遭普鲁士内务大臣施韦林拒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67—685页）。——第165、186页。
- 171** 指1861年3月由于邓洛普的建议而引起的议会辩论一事，邓洛普建议对帕麦斯顿领导的英国外交部1839年伪造外交文件问题成立调查委员会。这种伪造的目的在于掩盖1838—1841年英国发动对阿富汗战争的挑衅作用。邓洛普提出这个建议，是由于1859年再版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外交来往公文，其中包括了以前被取消的全部文件，完全揭露了英国政府所进行的伪造。帕麦斯顿于1861年3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中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借口这个问题年代过久，没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第166、384页。
- 172** 达尔马 (*Dharma*) 是古印度的宗教教义，规定了生活和行为的一些基本规则。马克思讽刺地这样称呼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一书。——第167页。
- 173** 指普鲁士国民议会（见注168）的左翼，它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左翼自由派组成的。——第167页。
- 174** 马克思指的是1848年11月至12月初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由于这次由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的反动内阁所策划的政变，普鲁士国民议会解散，建立起极端反动的制度。——第167页。
- 175** 普鲁士协商派议会，即普鲁士国民（协商）议会（见注168）。马克思为加强同民主派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于1848年9月上半月（9月7日和10日之间）去柏林的时候，曾参加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第168页。

- 176 指贵族院和众议院，即普鲁士议会的上院和下院。——第 168 页。
- 177 1848年 11 月，西姆桑和海尔根汉一同作为帝国专员被派到柏林去调解普鲁士国王和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之间的冲突。11 月 23 日，曼托伊费尔向专员们宣布，普鲁士政府不服从法兰克福议会关于在普鲁士成立一个有声望的内阁的决议。西姆桑和海尔根汉在他们的使命遭到失败以后，于 1848 年 12 月返回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马克思讽刺地把西姆桑比作参孙，据圣经传说，参孙用驴腮骨杀死了一千名非利士人。——第 169 页。
- 178 马克思指的是他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芬克的描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665—674 页）。——第 169 页。
- 179 恩格斯是 1861 年 5 月 20 日左右到伦敦的，在马克思那里住到 5 月 23 日。马克思把他去德国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恩格斯。——第 171、601 页。
- 180 恩格斯于 1849 年 5 月参加了爱北斐特的起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596—599 页），因此普鲁士政府对他下了逮捕令。1849 年 6 月至 7 月，恩格斯又在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进行战斗（见注 111）。——第 171 页。
- 181 马克思指德意志民族联盟（见注 18）伦敦分部。——第 173、181 页。
- 182 1861 年 5 月，由于美国内战爆发，联邦政府曾向加里波第建议，要他担任北军的指挥职务。为此美国驻布鲁塞尔公使被派往加里波第所在的卡普雷腊岛。加里波第在他的信里对北美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拒绝了要他担任的职务，他认为美国的战争没有涉及黑人奴隶制度问题，而是一般的内乱。他声称，一旦战争具有反奴隶制度的解放斗争的性质，他就准备站在北军方面进行战斗。——第 173 页。
- 183 根据美国宪法，新总统应当在 1861 年 3 月 4 日就职。——第 173 页。
- 184 1861 年 6 月，圣路易斯市（密苏里州）德国侨民区的居民建成四个志愿兵团，用武力抗拒叛乱者强使密苏里州脱离联邦并使其加入蓄奴州的同盟的企图。——第 175 页。
- 185 指那些拒绝加入南部同盟的边界蓄奴州：德拉韦、密苏里、马里兰以及

与其毗连的、划作独立行政区的华盛顿。肯塔基州宣布中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详见马克思《美国内战》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57—366页)。——第175页。

- 186 马克思指的是泽尔菲在金克尔策动下在英国报纸上为1860年9月在波恩被捕、并以不服从地方政权的罪名送交法庭审判的英军上尉麦克唐纳辩护。英国政府利用这一事件(1861年5月才得到解决),作为加强反普鲁士宣传的借口。泽尔菲的言论在民族联盟(见注18)中引起强烈不满,并在它的伦敦分部中引起冲突。——第177、182、231、599页。
- 187 指在《人民报》上发表的、针对金克尔所出版的报纸《海尔曼》而写的《报刊述评》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84—695页)。——第177页。
- 188 1859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的布朗基,于1861年3月在巴黎再次被捕,罪名是组织秘密团体。布朗基在判决前被关在马扎斯监狱,在那里遭到监狱当局的残酷对待。尽管没有罪证,布朗基于1861年夏天被判四年徒刑,在巴黎圣珀拉惹监狱服刑。1864年布朗基患病,因而转到奈克尔医院,在那里被软禁在单人病房里。1865年他逃跑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他住在他朋友瓦托博士那里。一直到1869年大赦以后,布朗基才回到法国。
- 信里是指瓦托(德农维耳)准备为布朗基案件出版的小册子。该小册子载有揭露波拿巴的警察和司法机关的材料。瓦托请求马克思帮助他编辑和印刷这本小册子。1861年11月,马克思把在德国侨民工人当中为出版这本小册子募集来的钱转寄给了瓦托(见本卷第611页)。——第178、609页。
- 189 墨西哥战争是1846—1848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它是由于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土地的侵略野心而引起的。这次战争的结果,美国几乎占领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其中包括得克萨斯、上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以及其他地区。——第178页。
- 190 1850年关于丹麦王位继承的议定书,是1850年8月2日在奥地利、英国、俄国、法国、瑞典和丹麦的代表参加的伦敦会议上签订的。这个议

- 定书规定了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内的丹麦王国领地不可分割的原则,成了 1852 年 5 月 8 日关于保证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伦敦议定书的基础(见注 352 和 353)。——第 179 页。
- 191** 马克思指的是那些认为利润是由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的简单增加额的庸俗经济学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对这种观点作了批判。——第 180 页。
- 192** 指北部的民军在皮尔斯将军指挥下于 1861 年 6 月 10 日企图占领离门罗要塞(弗吉尼亚州)不远的大贝瑟耳附近的南军筑垒阵地的没有成功的尝试。皮尔斯将军的部队在夜战中把自己的一支部队当做敌军进行射击。马克思把皮尔斯讽刺地比作格林兄弟的一篇著名童话中的主人公“勇敢的小裁缝”。——第 180 页。
- 193** 指力图把堪萨斯变为蓄奴州的奴隶制拥护派与奴隶制反对派(主要是农民)之间于 1854—1856 年在堪萨斯进行的武装斗争。尽管奴隶制反对派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堪萨斯还是落在得到联邦政府武装援助的奴隶制拥护派手里。但是该州大多数居民继续进行斗争,要求把堪萨斯作为自由州接纳加入联邦。堪萨斯的斗争实际上是美国内战的开始。——第 181 页。
- 194** 指六个分离出去的蓄奴州(南卡罗来纳、乔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西安纳)于 1861 年 2 月 4 日至 3 月 16 日在蒙哥马利(亚拉巴马州)举行的国会。国会宣布成立奴隶制国家即美利坚同盟,并通过临时宪法。——第 181、187、596 页。
- 195** 马克思称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为德国共产主义者协会(见注 1)。
各法国人协会是指伦敦的很多法侨协会。1864 年由这些协会建成第一国际的伦敦法国人支部。马克思说的六月起义是指 1848 年 6 月 23 日至 26 日巴黎的无产阶级起义。——第 183 页。
- 196** 指 1861 年 6 月华盛顿国会的补选。——第 187 页。
- 197** 指 1851 年 12 月 2 日法国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第 188 页。
- 198** “白种贫民”是南部蓄奴州的自由的、但依附于奴隶主的无地居民;关于

- 这方面情况,见马克思《北美内战》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54—355页)。——第188页。
- 199 第二届世界工业博览会于1862年5月至11月在伦敦举行。——第191、229、284页。
- 200 指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831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今天。协会每年年会的资料都以年度报告形式发表。1861年9月4—11日在曼彻斯特举行了协会的第三十一次年会例会。马克思在逗留曼彻斯特期间(见注203),出席了经济学和统计学小组的会议。——第197、254页。
- 201 大概是指金克尔募集的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钱。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德国人中间举借公债,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实现革命”。举借“革命公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辛辣地嘲笑了金克尔这种想法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的、无成果的尝试。——第197、441、501页。
- 202 恩格斯为了在巴门的亲戚那里度假,于10月3日左右去德国,在那里逗留到月底。——第198页。
- 203 马克思于1861年8月底至9月中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作客。——第198、208页。
- 204 指马克思的文章《美国问题在英国》、《不列颠的棉花贸易》、《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和《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21—330、331—334、335—340、341—345页)。其他的文章大概没有在报上发表。——第198页。
- 205 马克思在信中询问《新闻报》编辑部关于该报对1861年秋天奥地利政府危机所采取的政治立场。——第199页。
- 206 马克思指的是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的《制刷匠帮》一章(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16—426 页)。

关于 制刷匠帮，并见注 50。——第 200 页。

- 207 由于华沙居民在 1861 年 10 月间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波兰王国总督兰伯特伯爵在 10 月 14 日颁布了戒严令，禁止集会和唱爱国歌曲等。同时华沙城内各街道上的一切重要地点都由军队占领。尽管如此，10 月 15 日，在华沙的三个主要的天主教堂里，当着大批群众演唱了爱国主义的颂歌。按照总督兰伯特和军事长官格尔施滕茨魏克的命令，10 月 15 日夜间进行了大逮捕，同时在居民和沙皇军队之间发生了冲突，接着关闭了华沙的所有教堂。

马克思提到“美男子威廉的功绩”，是指威廉一世 1861 年 10 月 18 日在科尼斯堡的加冕，按照这次加冕的筹划者的意图，它应该显示普鲁士君主国的坚不可摧。——第 201 页。

- 208 暗指波拿巴法国 1861 年秋季的财政危机，当时国库的赤字达十亿法郎。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的文章《富尔德先生》和《法国的财政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394—400 页）。——第 203 页。

- 209 郡法院 (*County court*) 是英国审理民事案件的初级法院。

最高法院 (*Superior court*) 是英国 1875 年以前对郡法院管辖权达不到的民事案件的最高一级审理机关。最高法院由几个审判机关组成，其中有民事法院。——第 203 页。

- 210 指威廉一世 1861 年 11 月在普鲁士议会选举前夕在布勒斯劳 (弗罗茨拉夫) 发表的演说。

“只有士兵有助于反对民主派” (*«Gegen Demokraten helfen nur Soldaten»*)——这是 1848 年一首对君主表示忠诚的诗篇中的一句话，这首诗在普鲁士反革命政变 (见注 174) 期间被单独印成传单。普鲁士的反动分子格里斯海姆曾用这句话作为他 1848 年 11 月底在柏林匿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第 204 页。

- 211 恩格斯指的是 1861 年 11 月 8 日北美军舰“圣贾辛托号”截获英国邮船“特伦特号”和逮捕在该邮船上去欧洲执行外交使命的蓄奴州同盟两个

使者——梅森和斯莱德耳一事。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的文章《“特伦特号”事件》、《英美的冲突》、《“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和其他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08—411、412—415、416—421页及其他各页）。——第205、237、331页。

212 1857年4月巴枯宁被沙皇政府终生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从那里不止一次地向亚历山大二世请求赦免。巴枯宁1861年4月遭到沙皇最后拒绝以后，便逃到英国（经过日本和美国），于1861年12月到达伦敦。——第205页。

213 指1861年11月19日和12月6日举行的普鲁士议会的下院（众议院）的选举。普鲁士实行两级选举制。——第205页。

214 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是调整罗马奴隶制社会的财产关系的一部民法汇编；它是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纂的。——第207页。

215 恩格斯指进步党人在1861年11—12月举行的普鲁士众议院选举中的胜利。

进步党是1861年6月成立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政党。进步党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集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人民革命，进步党没有支持基本的民主要求：普选权、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第207、300页。

216 指英国最高的司法代表——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关于皇家法官对“特伦特号”事件的决定，见马克思的文章《英美的冲突》、《“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12—421、431—436页）。——第212页。

217 “真正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1850年6月25日下院会议上对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的称呼，因为帕麦斯顿宣称，正如表示罗马公民身份的惯用语句“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保证了罗马公民的

- 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的个人安全和财产安全。——第 213 页。
- 218** 指 1856 年 4 月 16 日巴黎会议通过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宣言禁止海上私掠，保证维护中立国的商船不受交战国的侵犯。——第 213 页。
- 219** 指俄国、英国和尼德兰的代表 1815 年 5 月 19 日在伦敦签订的关于赔偿俄国把拿破仑军队驱逐出荷兰和比利时各省所花的军事费用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英国和尼德兰政府必须以赔偿的形式向霍普公司的荷兰银行家付清俄国的部分债款以及 1816 年 1 月 1 日以前尚未偿还的这笔债款的利息。协定的一项特别条款规定，一旦比利时的一些省脱离尼德兰，就将停止偿还债款。在 1830 年革命和独立的比利时国家成立之后，尼德兰政府便停止了付款。但是帕麦斯顿代表英国政府在 1831 年 11 月 16 日同俄国签订了一项承认英国过去所担负的财政债务的新协定。——第 214 页。
- 220** 看来，马克思是指科勒特的文章《巴枯宁》（《Bakunin》），文章没有署名，载于 1862 年 3 月 5 日《自由新闻》第 10 卷第 3 号第 31—32 页。——第 217 页。
- 221** 指棉业危机，危机是 1861—1865 年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了南部各个蓄奴州，使得来自美洲的棉花供应中断而引起的。英国“棉荒”发生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夜，并同它交织在一起。——第 218 页。
- 222** 指弗里芒特由于发表文告，宣布解放叛乱分子的黑奴，在 1861 年 10 月被免去密苏里军团司令之职。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的文章《弗里芒特的免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401—403 页）。——第 219 页。
- 223** 指 1861 年贸易部的报告，报告以附录的形式载于 1862 年 3 月 1 日《经济学家》杂志第 20 卷第 966 期，题为：《关于一八六一年一年内（到 12 月 31 日止）贸易和通航的报告》（《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1861》）。马克思引用的是《英国和爱尔兰农业和工业的商品出口》（《Exports of British

and Irish Produce and Manufactures») 一节中的数字。——第 220 页。

224 指 1862 年 2 月北军在格兰特指挥下攻克田纳西河和康伯兰河上的亨利堡垒和唐纳尔逊堡垒的军事行动。随着唐纳尔逊堡垒的陷落，南军约有一万四千人投降。关于这个问题，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美国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17—519 页）。

1861 年 7 月 21 日在马纳萨斯城（华盛顿西南）附近的布尔河上进行了美国内战期间的第一次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南军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但训练很差的北军。——第 221 页。

225 指 1848 年和 1851 年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黄金热”——从欧洲和美洲向这些地方大批移民。“黄金热”引起了商品价格的猛涨，英国和美国殖民主义者趁机进行投机而发财。——第 223 页。

226 马克思指的是《墨西哥问题信件汇编》1862 年伦敦版，共三册（《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Mexico》, 3 Parts, London, 1862）。——第 224 页。

227 指墨西哥议会 1861 年 7 月 17 日关于两年内暂停支付外债的决定，这一决定成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干涉墨西哥的借口。胡阿雷斯所领导的墨西哥政府为了避免战争，于 1861 年 11 月取消了 7 月 17 日的决定，并表示同意满足三国的要求。

干涉墨西哥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所进行的武装干涉，于 1861 年 12 月开始，目的在于推翻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并把墨西哥共和国变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干涉者还打算利用墨西哥的领土作为干预美国内战援助蓄奴州的基地。在英国和西班牙政府于 1862 年春天不再继续参加干涉以后，法军继续对墨西哥进行侵略活动。虽然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于 1863 年被占领，墨西哥人民在反对殖民者的斗争中表现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使殖民者遭到毁灭性的失败。1867 年 3 月法军被迫撤离墨西哥。拿破仑第三的墨西哥冒险之所以失败，还因为这在法国极不得人心，而且国际局势由于美国北部在 1861—1865 年内战中获胜

- 而起了变化。——第 225 页。
- 228** 指恩格斯原定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写的《美国内战》一文。恩格斯同时把该文压缩后寄给《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于 1862 年 3 月 14 日在该杂志上发表。由于《论坛报》编辑部拒绝发表该文，马克思把它译成德文，作了一些补充，寄给了《新闻报》，于 1862 年 3 月 26 日和 27 日在该报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13—523 页）。——第 227 页。
- 229** 马克思提到的这次会战是 1862 年 4 月 6—7 日在通往科林斯的要冲上发生的。南军由博雷加德指挥于 4 月 6 日在匹兹堡-兰丁（科林斯的东北部）近郊击败了格兰特的军队，但是翌日，由于布埃耳将军的军队到达，北军转入反攻，南军向科林斯败退。——第 229 页。
- 230** 马克思指的是 1862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25 日他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的逗留。——第 230 页。
- 231** 约·亨·梅特勒《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 年柏林第 5 版，表 2：《小行星轨道的基础》（J. H. Mädler. «Der Wunderbau des Weltalls, oder Populäre Astronomie». 5. Aufl., Berlin, 1861, Tafel II: «Bahnelementen der kleinen Planeten»）。第一版于 1841 年在柏林出版。——第 230 页。
- 232** 马克思指的是贝塔（贝特齐希）称颂金克尔的文章，该文以《一个未被赦免者》（«Ein Nichtamnestirter»）为题载于 1862 年《凉亭》第 2 期第 21—24 页和第 3 期第 38—41 页。该文有传记资料。——第 231 页。
- 233** 指由于在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马克思于 1862 年 3 月完全停止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第 232 页。
- 234** 指《印度军队组织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59 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Indian Army». London, 1859）。——第 233 页。
- 235** 卡·克劳塞维茨《论战争》，1832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4 册：《战斗》第 283

页及其他各页 (K. Clausewitz. «Vom Kriege». Bd. I, Berlin, 1832, viertes Buch: «Das Gefecht», S. 283 und andere)。——第 233 页。

- 236** 马克思在《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一文以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的《美国战场的形势》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27—530、533—537 页)中,使用了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所提供的对军事行动的报道和分析。——第 234 页。
- 237** 1862 年 3 月普鲁士众议院的自由主义多数派拒绝批准用于军队改组的军事开支(见注 13 和 167),并要求成立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政府的回答是解散议会并决定进行新的选举,选举于 1862 年 4 月 28 日和 5 月 5 日举行。这次选举象 1861 年一样进步党获胜。——第 235 页。
- 238** 指 1862 年 4 月在许多法国报纸上以匈牙利革命的流亡者代表的名义就匈牙利流亡者领导中的意见分歧问题所登载的声明。这些材料是由席利附在 1862 年 4 月 15 日的信中从巴黎寄给马克思的。——第 236 页。
- 239** 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干涉墨西哥(见注 227)开始后不久,干涉参加国之间暴露出严重的矛盾,结果英国和西班牙政府于 1862 年 4 月召回了自己的军队。法国统帅部拒绝同墨西哥政府进行谈判,于 4 月 19 日在墨西哥开始军事行动。1862 年下半年从法国派遣了后备的军队去墨西哥。
- 关于波拿巴统治集团的墨西哥债款案见马克思《国际性的米勒斯案》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24—526 页)。——第 237 页。
- 240** 边疆居民(来自德文«Hinterwäldler»——林区居民)是北美移民时期对住在森林密布的处女地的第一批移民的称呼;转意是指偏僻的、闭塞的外省人。——第 239 页。
- 241** 暗指 1848 年鲁·施拉姆当选为代表施特里高(斯特舍哥姆)的柏林国民议会议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01—302 页)中对他在议会中的活动作了评述。——第 241 页。

242 在扼守密西西比河上通往新奥尔良要道的两炮台陷落后，该城南军于1862年4月29日投降。5月1日北军入城。新奥尔良是蓄奴州同盟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该城被攻占是北军的巨大军事胜利。

马克思在《美国战场的形势》一文中，利用了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所提供的对军事行动的分析，该文发表在1862年5月30日的《新闻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33—537页）。——第241页。

243 “梅里马克号”是叛乱分子的第一艘装甲舰。这艘装甲舰于1862年3月击毁了北军的几艘军舰，并在放弃诺福克（弗吉尼亚州）海军基地以后，为了不让北军军舰捕获，于1862年5月11日由南军自己炸毁。——第244页。

244 指《美国内战》（《The Civil War in America》）一文，该文刊登在1862年5月27日《泰晤士报》上。

“高压法案”（《Coercion bills》）是为了镇压爱尔兰革命运动于1833年和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几项特别法律。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范围内实行了戒严，并且授予英格兰当局以各种特别全权。——第245页。

245 指《联邦派胜利的性质和原因》（《Extent and Bearing of Federal Successes》）一文，该文刊登在1862年5月24日《经济学家》杂志第20卷第978期第562页。——第245页。

246 摩里耳税则 是共和党人摩里耳在国会提出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该税则于1860年5月由众议院通过，并于1861年3月2日经参议院批准后成为法律。摩里耳税则规定大大增加美国关税。——第245页。

247 指英军和西班牙军由于帕麦斯顿政府不再与法国共同干涉墨西哥，于1862年4月撤出墨西哥。并见注239。——第246页。

248 斯宾斯关于美国内战进程的简讯，载于1862年5月29日《泰晤士报》“美国情况”（《American Affairs》）栏，文中谈到哈勒克军队的困境，似乎由于炎热和疾病不得不停止进攻数周。——第246页。

- 249 恩格斯指的是1862年6月4日斯宾斯发表在《泰晤士报》“美国情况”栏内的文章中的数字。——第248页。
- 250 “接吻吧——从此结束纷争！”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段有名的插曲。1792年7月7日立法会议员拉摩勒特提议以兄弟般的接吻来结束一切党派纷争。于是各敌对政党代表响应这个呼吁热烈地彼此拥抱了。但是，不出人们所料，勉强的调和尝试是不会成功的，这些虚伪的“兄弟般的接吻”第二天就被忘记了。
- 恩格斯用这句流行的成语来讽刺1862年4月28日和5月5日新选出的、于1862年5月19日召开的普鲁士众议院（见注237）。——第249页。
- 251 黑森选帝侯国事件——指1850年至1862年在黑森选帝侯国发生的选帝侯反动政府同要求恢复1831年温和自由主义宪法的众议院之间的立宪冲突。在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普鲁士由于害怕奥地利加强，就支持黑森选帝侯国的自由派。但是普鲁士干预这场冲突，促使黑森选帝侯国政府恢复1831年宪法的尝试却遭到选帝侯方面的反击；奉派携带威廉一世信件前往黑森选帝侯国的普鲁士将军维利森受到侮辱。只是在1862年6月底，普鲁士提出最后通牒并动员了两个军以后，黑森选帝侯国才恢复了1831年宪法。——第249页。
- 252 指1862年6月18日《泰晤士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约翰·斯图亚特·格伦尼的悼念布克尔的文章。——第252页。
- 253 魁奈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于1758年在凡尔赛以小册子的形式第一次发表。马克思用的是魁奈的著作《经济表的分析》（1766年）（Quesnay. «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该著作载于欧·德尔出版的《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Physiocrates》. Première partie, Paris, 1846）。——第252页。
- 254 指1862年在柏林出版的拉萨尔的两本小册子：1862年4月16日在柏林的区公民协会所作的报告《论宪法的实质》（《Ueber Verfassungswesen》）和1862年5月19日在费希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演说《费希特的哲学和德国人民精神的意义》（《Die Philosophie Fichte's》

- und die Bedeutung des Deutschen Volksgeistes》)。——第 254 页。
- 255** 马克思在《评美国局势》一文中发挥了恩格斯在这段信中所阐述的见解, 该记载于 1862 年 8 月 9 日《新闻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56—559 页)。——第 257 页。
- 256** 美国俄亥俄河西北没有实行奴隶制的地区叫做**领地**, 这些地区的居民尚未达到美国宪法规定的成立自治州的必要人数六万人。——第 258、291 页。
- 257** **四边形要塞区** 是由北意大利的要塞——维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克拉克——所组成的极其强大的筑垒阵地。——第 260 页。
- 258** 在拉萨尔《文学史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这一著作中, 对施米特《德国文学史》一书的评论是借排字工人及其妻子之口以评论和解说形式出现的。——第 262 页。
- 259** 指吕斯托夫的《米兰旅》(《Die Brigade Milano》)一文, 该记载于《民主研究》文集 1861 年汉堡版第 93—137 页。——第 264 页。
- 260**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 他在《俄国和德国》(1853 年)、《俄国和英国》(1854 年)等许多小册子中实质上发展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第 264 页。
- 261** 指《资本论》第一卷最初的写作方案(见注 25)。后来, 马克思放弃了这个意图, 而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部分中阐述了他的地租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265 页。
- 262** “费用价格”(《Kostpreis》, 《Kostenpreis》和《cost price》)这一术语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是在生产价格($c + v +$ 平均利润)的意义上使用的。——第 268 页。
- 263** **新英格兰** 即美国东北部工业高度发达的六个州(缅因、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佛蒙特、新罕普什尔), 这是废奴运动的中心。——第 272 页。
- 264** 马克思指的是小皮特的政府于 1786 年设立的所谓抵偿基金, 目的是获

- 得资金来偿还已经增加的英国国债。为设立这种基金而采取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增加旧的间接税和实行新的间接税。——第 273、291 页。
- 265**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提出的原理成了他于 1862 年 8 月 9 日发表在《新闻报》上的《评美国局势》一文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56—559 页)。——第 273 页。
- 266** 指的是波克罕 1862 年 8 月 12 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复信写在这封信的背面。在波克罕的信中说,拉萨尔不在柏林,因此不能承兑恩格斯开出的期票。——第 278 页。
- 267** 马克思指的是工程师奈斯密斯 1852 年 11 月给工厂视察员霍纳的信。该信载于《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截至 1856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报告》1857 年伦敦版(«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London, 1857)。——第 282 页。
- 268** 1862 年 9 月 12—29 日,恩格斯为了休息在德国作了一次旅行。在摩塞尔河、莱茵河沿岸及绍林吉亚旅行后,他曾在巴门和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亲戚家作客。——第 284、632 页。
- 269** 指的是 1862 年 8 月 29—30 日在马纳萨斯附近(华盛顿西南)发生的第二次布尔河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波普将军率领的北军大败,并退向华盛顿。为了使联邦首都不致陷落,北军司令部不得不增调援军。——第 285 页。
- 270** 指 1862 年 8 月在华盛顿发布的陆军部命令,命令规定准将或少将军衔以后只授予正规军军官中那些有卓越贡献的人。志愿兵军官只有在立下卓越战功而同时表现出具有相当的军事素养时,才可以被授予这一军衔。——第 285 页。
- 271** 指马克思为筹措钱款的事于 1862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7 日前往扎耳特博默耳和特利尔。——第 286、634 页。
- 272** 恩格斯指的是 1862 年 9 月 22 日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一事。正

当宪制冲突(见注 167)激烈的时候,组成了俾斯麦的保守派容克内阁,表明政府打算不顾议会的预算法案而实行军队改组。10月13日俾斯麦再度解散议会,并开始实行军事改革,竟不经议会批准就为此开支经费。——第 288 页。

273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 1849 年 3 月 28 日前制定的德国宪法,但宪法却被普鲁士国王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君主拒绝。1862 年 9 月 28 日在魏玛举行的约有二百名德意志邦议会议员参加的会议,主张成立一个全德统一的联邦国家,联邦成员国根据 1849 年的帝国宪法在内政方面具有独立性,并主张为此目的召开全德议会。

普鲁士的领导地位(*preussische Spitze*)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8 年 3 月 20 日的演说中的一个说法;他在演说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决心站在“整个祖国的首位(*an der Spitze*)”。在争取德国统一时期,这个说法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第 289 页。

274 斐·拉萨尔《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1862 年柏林版(F. Lassalle, «Ueber den besonderen Zusammenhang der gegenwärtigen Geschichtsperiod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es», Berlin, 1862)。拉萨尔于 1862 年 4 月 12 日在柏林近郊奥兰尼印堡手工业工人协会的大会上用这个题目做了报告。拉萨尔因发表这一报告而受法院审讯。——第 290 页。

275 马里兰战役——1862 年 9 月 4 日南军在马里兰州发动进攻,这次进攻以他们 9 月 17 日在安提塔姆河的失败而告终。关于马里兰战役,详见马克思《北美事件》和《北美形势》两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84—587 页和第 592—595 页)。——第 290 页。

276 解放法案是林肯于 1862 年 9 月 22 日颁布的初步的解放宣言。宣言宣布属于南部参加叛乱的种植场主的黑奴从 1863 年 1 月 1 日起为自由人。同时所有黑人都被赋予在陆军和舰队服役的权利。在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解放黑人,标志着北部转向用革命方式进行战争。然而,在保持种植场主在南部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

不分配土地的解放，并没有使黑人免于原来的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野蛮的种族歧视。

1862年9月12日入侵肯塔基州的南军在10月8日的佩里维耳一战中被北军击溃。——第290、306页。

- 277** 马克思所说的“奥地利的经验”，是指1848年在奥地利发生的持续性的财政危机。危机表现为国债大量增加、通货贬值以及大量发行纸币。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维也纳要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71—377页）。——第291页。
- 278** 北美政府为了获得战争所需的货币资金，对于贷给政府黄金的银行家支付极高的利息。据《泰晤士报》报道，1862年10月间利率竟达二分九厘，比通常的利率高好几倍。——第291页。
- 279** 马克思把林肯政府从1862年年中开始实行的一系列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措施称为**林肯法案**。除解放宣言（见注276）外，其中最重要的是1862年5月20日通过的宅地法（关于无偿份地的法律），它表明将用民主主义精神解决土地问题。此外，如清除军队和国家机关中的叛变分子，通过关于没收叛乱分子的财产的法律等等措施，也都有重要意义，这些都保证了北部在内战中的胜利。对这些措施的详细评述，见马克思《评美国局势》和《北美事件》两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56—559页和第584—587页）。——第292页。
- 280** 指北部各州1862年11月4日举行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以及同时举行的纽约州州长选举的选举运动情况。在选举国会时，西北各州的居民由于对共和党领导军事行动不力感到不满，投票选举民主党人。纽约州州长也由民主党首领之一西摩尔当选。然而共和党人却在大多数北部州中取得选举的胜利。关于选举结果，详见马克思《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00—602页）。——第294页。
- 281** 在**西点**（纽约附近）有一所军事学院，创办于1802年，是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唯一的高等军事学校。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培养军官的制度，促进了学院学员的派系习气的发展。麦克累伦原来也是西点军校的学

- 员。——第 297 页。
- 282** 指普鲁士国王和众议院之间的分歧，引起分歧的是因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而增加对军队拨款的问题。分歧的尖锐化使普鲁士宪制冲突（见注 167）进一步发展。——第 298 页。
- 283** 1862 年 10 月 3 日，南军在普莱斯将军和范多恩将军的指挥下攻击北军在科林斯附近的阵地。经过两天的鏖战，同盟军被击溃并被迫退却。——第 298 页。
- 284** 马克思把南部同盟讽刺地比作瑞士的宗得崩德——经济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在 1843 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瑞士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 1847 年 11 月向其他的州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在作战过程中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
- 信中所谈的情况，马克思在 1862 年 11 月 14 日《新闻报》上发表的《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96—599 页）中详细地加以阐述。——第 299 页。
- 285** 指波拿巴镇压 1795 年 10 月 4—5 日（葡月 12—13 日）在巴黎对热月国民公会发动的保皇党人叛乱。——第 299 页。
- 286** 在 1860 年 11 月选出的、主要由共和党组成的华盛顿国会的众议院于 1863 年 12 月 4 日任期届满。——第 299 页。
- 287** 马克思指的是法国政府于 1862 年 10 月 31 日向英国和俄国的外交代表提议由三国共同采取措施暂时停止军事行动、撤销封锁和使美国的南部港口为欧洲贸易而开放。拿破仑第三关于干涉美国内政的提议，于 1862 年 11 月 8 日被俄国拒绝，后来又被英国政府拒绝。——第 299 页。
- 288** 马克思大概是从 1862 年 12 月 5 日至 13 日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作客。马克思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还去利物浦看望艾希霍夫。——第 301、635 页。
- 289** 摩尼教徒是三世纪在近东产生的宣传禁欲主义和不结婚的宗教学说

- 的信徒。在德国大学生的行话中“摩尼教徒”一词意味着残酷无情的债主,因为它和德文«mahrender Gläubiger»(“逼债的债主”)的发音很相近。——第 301 页。
- 290** 指 1862 年 12 月北军在伯恩赛德率领下向腊帕哈诺克河(弗吉尼亚州)南岸弗雷德里克斯伯格地区南军坚固的筑垒阵地发动的一次不成功的进攻。虽然北军还在 11 月 17 日就已逼近弗雷德里克斯伯格,但由于缺少必要的装备,直到 12 月中才开始渡河并为夺取城区的工事采取直接的行动。当时南军已经大大加固了自己的阵地。伯恩赛德的军队攻取南军阵地的多次尝试均告失利,于 12 月 14 日夜间退却到腊帕哈诺克河北岸。——第 303 页。
- 291** 1862 年 12 月底,在伦敦、曼彻斯特和设菲尔德举行了英国工人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群众大会,以声援北美各州反对黑人奴隶制度的斗争。——第 306 页。
- 292** 马克思指的是他在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第 V 本中关于机器的论述。马克思在这个手稿的第 XIX 本和第 XX 本中写下了关于机器的补充材料。在上述几本手稿中的论述,成了后来所写的《资本论》第 1 卷第 13 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408—553 页)的基础。——第 313 页。
- 293** 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是许多作者的著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括: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时期到十八世纪末工艺学的历史》1807—1811 年哥丁根版第 1—3 卷(J. H. M. Poppe. «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 seit der Wiederherstellung der Wissenschaften bis an das End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Bd. 1—3, Göttingen, 1807—1811);安·尤尔《技术词典》,克腊马尔什和黑伦整理,1843—1844 年布拉格版,共三卷。第 1 卷(A. Ure. «Technisches Wörterbuch». Bearbeitet von Kramarsch und Heeren. 3 vol., Prag, 1843—1844. Erster Band);约·贝克曼《论发明史》1782—1805 年哥丁根版第 1—5 卷(J. Beckman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 Bd. I—V, Göttingen, 1782—1805)。——第 317 页。

- 294 “珍妮机”是詹姆士·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第318页。
- 295 指拉萨尔1863年1月16日在柏林刑事法庭上所作的辩护词，这个辩护词后来印成了小册子，标题是：《科学和工人。在柏林刑事法庭上的辩护词》1863年苏黎世版（《Die Wissenschaft und die Arbeiter. Eine Vertheidigungsrede vor dem Berliner Criminalgericht》, Zürich, 1863）。下面援引的拉萨尔辩护词中的一段话，见这本小册子的第16—17页。——第320页。
- 296 指斐·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1863年苏黎世版（F. Lassalle, «Arbeiterprogramm. Ueber den besonderen Zusammenhang der gegenwärtigen Geschichtsperiod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es》, Zürich, 1863）。这本书的第一版于1862年出版（见注274）。——第320页。
- 297 看来，马克思是指《美国叛乱的起因和目的》（《Origin and Objects of the Treason in the United States》）这篇匿名文章的第一部分，该文发表在1863年2月4日《自由新闻》报第11卷第2号第9—12页上。——第321页。
- 298 指1863年1月在被沙皇俄国并吞的波兰土地上爆发的民族解放起义。旨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1863—1864年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危机以及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造成的。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城市的劳动群众——手工业者、工人和青年学生；从1863年夏天起，参加起义队伍的很大一部分人是农民。领导起义的、由小资产阶级和小贵族分子组成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在1863年1月22日宣布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具有民主性质的土地要求。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和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基本农民群众就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沙皇政府利用还在1862年就开始的俄国革命运动的低落，把起义镇压了下去。具有保守思想的起义领导者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欧列强政府的干涉上，但是西欧列强政府只在外交上作些表示，实际上出卖了起义者。

- 1863—1864 年的波兰起义不仅是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阶段，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欧洲各国最进步的力量都支援了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国际无产阶级抗议沙皇政府残酷压迫波兰，抗议各国政府对此抱旁观态度，这种抗议行动对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起了重要的作用。——第 322 页。
- 299** 指 1861—1867 年法国在墨西哥进行的干涉，干涉最初是同英国和西班牙共同进行的（见注 227、239 和 247）。
- 没落帝国（*Lower Empire*）——在历史文献上是指拜占庭帝国；现在已泛指处于没落腐朽阶段的国家。——第 322、332 页。
- 300** 马克思说“赫尔岑的”士兵们，是暗指赫尔岑希望俄国军队跟起义的波兰人一起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活动。——第 322 页。
- 301** “有思想的军队”（«*baïonnettes intelligentes*»）一语，被认为是法国保皇党将军尚加尔涅的说法。1849 年，法国制宪议会主席、资产阶级共和派马拉斯特感到来自波拿巴分子的威胁，请求尚加尔涅派兵保护议会。尚加尔涅拒绝了，并且声明他不喜欢有思想的军队，也就是说根据政治动机来行动的军队。——第 322 页。
- 302** 1863 年 1 月伯恩赛德由于在腊帕哈诺克遭到失败而离开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的职务（见注 290），此后胡克被任命为他的后继者。在任命胡克的命令中希望他努力争取胜利。——第 323 页。
- 303** 1855 年 4 月 6 日，马克思的八岁的儿子埃德加尔死于索荷广场的住所里。——第 323 页。
- 304** 在 1863—1864 年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普鲁士政府为了防止起义扩大到普鲁士所侵占的波兰土地，以及希望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问题上预先获得俄国的支持，表示愿意给沙皇政府军事援助以镇压起义。根据俾斯麦的提议，1863 年 2 月 8 日在俄、普之间签订了关于一致行动对付起义者的协定。——第 323、401 页。
- 305** 指布林德的《德国和波兰》（«*Deutschland und Polen*»）一文，该文最初刊载在斯图加特的《观察家报》上，后来刊载在 1863 年 4 月 8 日波士顿的《先驱者》报第 15 号上。——第 323 页。

- 306 看来，恩格斯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寄于希望，是鉴于1861年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所规定的草拟规约的两年期限行将结束，那时农民该最终看清沙皇的“自由”的掠夺性质，看清除此以外他们不可能得到更好的“自由”。俄国革命的各界人士当中当时都深信，农民群众对1861年改革的不满以及在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刚爆发的起义必将导致普遍的起义，这种起义预料于1863年春天到来。——第324页。
- 307 恩格斯指的是波兰青年协会，这个协会是1861年由一部分波兰流亡者——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最积极的参加者——建立的。在1861年10月，协会为了培养未来波兰起义的军官骨干，在热那亚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学校，后来学校迁到库内奥（意大利）。这个学校的教员们在巴黎起草和发布了一系列军事条令和守则，其中包括《起义守则》，这个守则的作者是梅洛斯拉夫斯基。——第324页。
- 308 1862年底巴枯宁出版了《华沙中央委员会和俄国军事委员会》（«Le comité central de Varsovie et le comité militaire russe»）。这本小册子除了收入巴枯宁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通讯外，还对梅洛斯拉夫斯基对未来的俄波边界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本小册子引起了波兰流亡者的极大注意。梅洛斯拉夫斯基在《给米哈伊尔·巴枯宁先生的最后答复》（«La Dernière réponse à M. Michel Bacounine»）这本小册子中作了反驳。马克思说的大概是这次争论。——第324页。
- 309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合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进行波拿巴主义叛乱的尝试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325、332、341、365、379、387、534页。
- 310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马克思于1863年10月底受该协会委托，写了《支援波兰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4—615页）。——第327页。
- 311 1772年、1793年和1795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对波兰（波兰贵族共和国）进行了三次瓜分。这三次瓜分是这些国家对波兰贵族共和国实

- 行侵略政策的结果，也是镇压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手段。瓜分的结果俄国得到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普鲁士得到了波兰本土的大部分（滨海、大波兰区、马索维亚的一部及华沙等），奥地利得到了乌克兰西部和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及卢布林和克拉科夫。经过第三次瓜分，波兰已经不再成为独立国家。——第 328 页。
- 312** 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联系波兰 1863—1864 年民族解放起义来阐述自己对波兰问题的观点。小册子预定的书名在信中提到了。在小册子中，马克思由自己来阐明问题的政治历史方面，而由恩格斯来阐明问题的军事方面。在 1863 年 2—5 月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小册子搜集材料，从报上以及从有关波兰、普鲁士和俄国的历史文献中作大量的摘录。马克思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拟定了几种写小册子的比较成熟的草稿，其中详细地探讨了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的侵略意图，以及霍亨索伦王朝上升的历史。但是这一著作的写作和出版计划没有能够实现。——第 328 页。
- 313** 在 1863 年 2 月 18 日普鲁士众议院的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普、俄之间签订的反对波兰起义者的协定（见注 304）的问题。众议院的自由派多数对协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通过了谴责普鲁士政府干涉波兰事务的决议。——第 330 页。
- 314** 在波兰起义初期，梁格维奇在波兰南部散多梅希省率领起义者的最大的部队，与沙皇军队多次成功地作战。1863 年 3 月 11 日，梁格维奇在波兹南和加里西亚地主集团以及保守的地主资产阶级“白党”的领导上层的发起和支持下，宣布自己为独裁者。依靠幕后的阴谋而确立的这种专政，同小贵族小资产阶级“红党”的中央民族委员会（起临时国民政府的作用）所体现的对起义实行的革命领导相对抗。然而 3 月 19 日，梁格维奇在沙皇军队优势兵力的逼迫下抛弃自己的部队，逃往奥地利；他在那里被扣留；他的部队瓦解了。——第 331 页。
- 315** 马克思所引的是普鲁士内务大臣罗霍夫 1838 年 1 月 15 日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信中的话，该城居民对七个怀有反对派情绪的教授被赶出汉诺威议会一事表示不满。罗霍夫写道：“忠良的臣民要对自己的国王和君主表现出应有的服从，但是不应当在自己的有限理智的范围内试图干

- 预国君的事务。”——第 331 页。
- 316** 看来,是指西华德呈交华盛顿国会的外交公文。关于这件事,详见马克思《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451—453 页)。——第 331 页。
- 317** 暗指帕麦斯顿政府对 1830—1831 年的波兰起义所采取的叛卖政策。英国官方集团在 1863 年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当时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情波兰人民,一方面却声明不给波兰起义以任何援助。——第 332 页。
- 318** 指的是 1863 年 3 月底郎卡郡工业城市埃士顿和斯泰里布雷芝失业纺织工人因饥饿而发生的暴动,暴动与英国在 1861—1865 年美国内战期间发生棉业危机(见注 221)有关。为了镇压失业者当时投入了大批警察以及正规的骑兵和步兵。——第 333 页。
- 319** 1863 年 2—3 月,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农民在波兰起义的影响下,反对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发动加强了。领导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运动而立陶宛省委员会,声明拥护华沙临时民族委员会所宣布的起义纲领。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活动的武装的起义部队,主要是由农民以及手工业者、青年学生和没有地产的小贵族组成的。革命的民主派——康斯坦丁·卡利诺夫斯基、西格蒙特·谢拉科夫斯基、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等人是起义的杰出领导者。立陶宛起义有民主主义的性质,而且它使运动有可能深入到俄国内地去,这就使它具有特殊的意义。——第 334 页。
- 320** 会议桌上的波兰 是对根据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划归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第 334 页。
- 321** 指在 1863 年 4 月《爱丁堡评论》杂志第 240 期第 541—569 页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赫胥黎教授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Professor Huxley on Man's Place in Nature»)。在这篇文章中评论了赫胥黎、欧文等人关于人类和猴子的区别问题的著作。该文的作者是以欧文观点的拥护者的姿态出现的。——第 335 页。
- 322** 指 1856 年巴黎出版的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L. Mieroslawski, «De la nationalite polonaise dans l'équili-

bre européen», Paris, 1856)。马克思在 1856 年 10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这本书作了更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76 页)。——第 336 页。

323 马克思指的是拉萨尔的以下两本小册子:《拉萨尔的刑事诉讼》1863 年苏黎世版(«Der Lassallesche Criminalprozeß», Zürich, 1863)和《法院对我的判决和我为上诉而提出的批判性意见》[1863 年莱比锡版](«Das Criminal-Urtheil wider mich mit kritischen Randnoten zum Zweck der Appellationsrechtfertigung». [Leipzig, 1863])。——第 336 页。

324 指拉萨尔的一本小册子:《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 年苏黎世版(«Off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Central-Comité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Leipzig». Zürich, 1863)。下面马克思引用的是这本小册子的第 11、23、36 页及其他各页。

1863 年 2 月 10 日,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建议拉萨尔就工人运动的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拉萨尔把《公开答复》转寄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提议把它作为“运动的正式宣言”。——第 336 页。

325 1863 年 3 月 26 日,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了由工联伦敦理事会组织的工人群众大会,表示英国工人阶级在北美各州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中同它们团结一致。主持大会的是布莱特,他反对英国站在南部各州一边对美国内战进行武装干涉。——第 338 页。

326 指的是《柏林改革报》,该报于 1863 年 4 月 10 日登了一则消息,歪曲地叙述了马克思 1861 年春在柏林期间同拉萨尔进行的关于合办一个报纸的谈判。4 月 13 日马克思写了辟谣启事,该启事刊登在 1863 年 4 月 17 日《柏林改革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613 页)。——第 339 页。

327 舒尔采-德里奇在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建立合作社和储蓄贷款银行,这是企图引诱他们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

- 舒尔采-德里奇断言,通过建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挽救小手工业生产者的破产,这也就是鼓吹资本家和工人利益协调一致。拉萨尔在小册子《公开答复》(见注 324)中批判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社计划,然而代之以工人靠容克资产阶级普鲁士国家的帮助以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改良主义思想。——第 340 页。
- 328** 指 1863 年 5 月 15 日普鲁士众议院关于议长在议会开会期间有权打断发言(其中包括大臣的发言)的决议。——第 342 页。
- 329** 看来,恩格斯是指拉萨尔 1863 年 5 月 17 日和 19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说(见注 341),演说中对资产阶级进步党作了尖锐的抨击。进步党报刊为了回报,开始攻击拉萨尔,说拉萨尔是俾斯麦的代理人。——第 345 页。
- 330** 马克思在开始写信中提到的政治经济学历史部分的摘要之前,已经写完了他 1861—1863 年的经济学手稿(见注 25)的大部分(第 I—XXI 本)。留传下来的马克思的摘要包括八本单独的“补充本”(Beihefte),以字母 A. B. C. D. E. F. G. H 标示。在 1863 年 5—7 月所写的最后两本 1861—1863 年手稿(第 XXII 本和第 XXIII 本)中,马克思已经部分地利用了“补充本”中的材料。——第 346 页。
- 331** 指 1863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举行的法国立法团的选举,以及 1862 年 5 月 5 日普鲁士议会众议院的选举。——第 350 页。
- 332** 指 1863 年 5 月 2—4 日人数上占优势的北军在胡克的指挥下于钱塞勒斯维耳(弗吉尼亚州)会战中遭到的失败。虽然失败了,但在战斗时受了伤的胡克于 5 月 6 日发出命令,向自己的军队祝贺“在最后七天中的成功行动”。——第 350 页。
- 333** 指民法典(*Code civil*),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通过,曾在法国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1815 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后,这个法典在莱茵省继续有效。
- 关于拉萨尔在福格特问题上的态度,见注 20。——第 351 页。
- 334** 讽刺地暗指“硫磺帮”(见注 47)。——第 352 页。

- 335 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慈善家罗伯特·格莱斯顿及其在利物浦的拥护者。马克思在《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6页)一文中对格莱斯顿的观点作了批判。——第352页。
- 336 指拉萨尔于1862年4月12日作的报告《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见注274),以及恩格尔于1862年2月15日在柏林音乐学院作的报告《人口调查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和历史中的作用》(«Die Volkszählungen, ihre Stellung zur Wissenschaft und ihre Aufgabe in der Geschichte»)。——第353页。
- 337 恩格斯在《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27—643页)一文中对这本书作了详细的批判。——第355页。
- 338 由于对1863年4—5月夺取起义领导权的地主资产阶级“白党”的政策不满,华沙起义组织中的革命分子于5月底实行政变。由“红党”温和派代表组成的新的国民政府的口号之一,就是广泛吸收农民组织全民义勇军,以加强游击战。但是十天以后,国民政府再次受“白党”控制,他们不冒险否决深得人心的全民义勇军的口号,而是“延缓”实行,并且回到原先进行军事行动的办法,以此破坏群众起义计划。——第356页。
- 339 马克思指的是刊登在1863年7月1日《自由新闻》第11卷第7号上不署名的文章《对波兰的干涉》(«The Intervention in Poland»)。——第357页。
- 340 指南军于1863年夏季再次进攻北军而遭到失败的尝试。在李将军指挥下的侵入宾夕法尼亚州的叛军于1863年7月1—3日在格提斯伯格会战中被北军击溃,向南退却,进入弗吉尼亚。——第357页。
- 341 马克思指的是小册子《工人读本。1863年5月17日和19日拉萨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作的演说(根据速记记录)》(«Arbeiterlesebuch. Rede Lassalle's zu Frankfurt am Main am 17. und 19. Mai 1863, nach dem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小册子于186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357页。

342 下面马克思所引用的《经济表》是与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XII本第1394页的《全部再生产过程经济表》一致的(见注25)。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对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周转作了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89—592页)。

魁奈的表是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一书中的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周转的图解(德文版第65页——见注253)。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323—366、405—407页)以及恩格斯《反杜林论》中马克思写的第二编第十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49—280页),对魁奈的《经济表》作了详细的分析。——第358页。

343 1861—1863年马克思写完了经济学手稿以后,就直接着手准备写《资本论》各卷。1863—1867年期间他重写《资本论》第一卷,并且为付印作准备(该书于1867年9月问世)。同时,确定了比较完整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正文。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后来未能完成这些初稿的付印准备工作。马克思去世后,《资本论》第二、三卷由恩格斯作了付印的准备工作,并且发表了。——第364页。

344 指科贝特《波旁王朝的战争和伦敦的报纸》(«Bourbon War and the London Newspaper Press»)一文,该文刊登在1823年2月8日《科贝特氏纪事周报》第45卷第6期第354—381页。科贝特在这篇文章里(第375页)对《泰晤士报》的性质作了如下的描述:“它纯粹是一个康采恩!……它是做生意的康采恩;是为了赚钱的康采恩;是不管真理还是谎言的康采恩”。——第365页。

345 法国干涉者于1863年占领了墨西哥城以后,根据拿破仑第三关于“墨西哥民意”的法令于6月18日召开了由三十五人组成的最高政府洪达。洪达成员都属保守党,由法国总司令任命,并由驻墨西哥的法国公使批准。洪达也召开了由二百一十五个保守党人组成的名流大会,于1863年7月10日对宣布墨西哥是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帝国”一事进行表决。马克思称这次墨西哥名流的决议为“全民投票”,讽刺地把它比作1848年12月10日在法国举行的使路易·波拿巴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选举,以及1860年拿破仑第

三为了掩饰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以后兼并萨瓦和尼斯的行为而在当地举行的全民投票。——第 365 页。

346 指的是为了参加起义于 1863 年 3 月由在英国的波兰侨民装备的,拉品斯基率领的二百名左右的波兰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所组成的队伍的远征。远征的目的是在立陶宛登陆,但是由于组织不良和不注意保守必要的秘密,远征遭受失败。远征参加者的轮船于 4 月到达马尔摩港口以后,被瑞典当局扣留。6 月 18 日远征又继续进行,但在船只遇险和队伍部分人员死亡以后,拉品斯基同远征队就回到伦敦。在瑞典赫尔辛堡港口参加远征队的巴枯宁在马尔摩轮船被扣留以后,就前往斯德哥尔摩,他试图同瑞典和芬兰的革命者建立联系,在那里一直呆到 1863 年 10 月。——第 365 页。

347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 年)。委员会委员的第一号报告书》1863 年伦敦版(«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London, 1863)。以后,到 1867 年前又出版了这套书的五号报告。马克思在这里也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利用的一系列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475 页)。——第 366 页。

348 罗曾克雷茨派 是十七至十八世纪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中的一个秘密的宗教神秘主义团体的成员。它的名称传说是取自十四世纪末该团体的创建人——罗曾克雷茨。——第 366 页。

349 指的是小资产阶级小贵族的政党“红党”实行的第二次(九月)政变,该党于 1863 年 9 月 17 日建立新国民政府,这个政府存在了一个月左右。——第 368 页。

350 1863 年 8 月,由奥地利倡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各邦君主会议,讨论德意志联邦改革草案。由于威廉一世拒绝参加会议,会议毫无结果,这表明奥地利在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的新的失败。

罗马教庭指责波兰解放起义为“反宗教暴乱”,同时为了自己的私利试图把这次起义说成为争夺天主教会权利的斗争。因此罗马副红

衣主教颁布了关于9月初为保卫波兰而举行游行示威和祷告的敕令。——第369页。

- 351** 黑、红、黄这三种颜色是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象征。——第369页。
- 352** 1863年11月13日丹麦议会通过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归并于丹麦的新宪法。根据1852年5月8日俄、奥、英、法、普、瑞典同丹麦代表一起签订的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问题的伦敦议定书，霍尔施坦公国仍留在德意志联邦内，同时也列为丹麦的组成部分；什列斯维希公国列入丹麦王国，并保留某些特别权利，但是丹麦的统治阶级没有尊重这些权利。他们仍然试图把两个公国全部归自己；1855年公布了丹麦王国各地区的统一宪法，这两个公国也包括在内；只是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压力下，丹麦政府才于1858年同意宪法不施行于霍尔施坦，但以该公国参与国民开支为条件；什列斯维希仍然全部留在丹麦王国内。接着，1863年11月15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去世，两公国与丹麦联合的君合国也就告终，因此，什列斯维希脱离丹麦而参加德意志联邦的运动加强了。——第370、663页。
- 353** 指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问题的伦敦议定书（见注190和352），在议定书中，俄国的皇帝被提到是丹麦王位的合法追求者之一，他们为了被宣布为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后来的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这就造成了以后在格吕克斯堡王朝终结时俄国沙皇要求丹麦王位的先例。——第370、373页。
- 354** 在1863年10月普鲁士议会选举中进步党再次获胜。11月21日新组成的众议院废除了旨在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的1863年6月1日的出版法，因出版法取消了出版自由。——第370页。
- 355** 指保守派瓦盖纳在1863年11月19日普鲁士众议院讨论反动的出版法（见注354）时的发言。当时瓦盖纳援引了拉萨尔1863年于杜塞尔多夫出版的小册子《庆祝会、报刊和法兰克福的代表大会。社会精神的三个征候》（«Die Feste, die Presse und der Frankfurter Abgeordnetentag. Drei Symptome des öffentlichen Geistes»），其中对自由

- 派报刊持否定态度。——第 370 页。
- 356** 恩格斯写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小册子的意图没有实现。——第 372 页。
- 357** 1863 年 12 月 7 日马克思因母亲去世前往特利尔，然后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探望亲戚，接着因遗产问题前往荷兰去母亲的遗嘱执行人莱昂·菲利浦斯处。由于马克思在扎耳特博默耳患疟病，直到 1864 年 2 月 19 日才返回伦敦。——第 374、382 页。
- 358** 马克思是对出现一个新的德意志“国君”一事加以讽刺。1863 年 11 月 16 日弗雷德里克·奥古斯滕堡亲王宣布自己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号称弗里德里希八世。马克思称他为第三十六个国君，是因为德意志联邦包括三十五个（有的资料说三十四个）君主国和四个自由市。——第 377、381 页。
- 359** 1863 年 12 月底，为解决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问题而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联邦议会的会议，普、奥代表受命不参加波兰问题的讨论。——第 377 页。
- 360** 1863 年 11 月 13 日丹麦议会通过宪法，宣布什列斯维希归并于丹麦，普、奥以此为借口，企图占领两个公国——先占领霍尔施坦，然后占领什列斯维希。丹麦的新宪法破坏了 1852 年的伦敦议定书（见注 352），议定书规定，丹麦和两个公国只能以君合国的形式联合。因此，联邦议会根据普、奥的提议于 1863 年 12 月 24 日派汉诺威和萨克森的部队占领霍尔施坦及其邻近的劳恩堡；12 月 31 日位于什列斯维希境内的基尔被占领。1864 年 1 月 16 日，普、奥向丹麦提出关于废除 1863 年宪法的最后通牒。1864 年 2 月 1 日，六万名普、奥军队在普鲁士将军弗兰格尔统率下侵入什列斯维希境内，在什列斯维希的军事行动就此开始。

普、奥对丹麦的战争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的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政府力求把在丹麦统治下的但主要居民是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归并于普鲁士以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并镇压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也参加了战争，企图阻挠普鲁士的太

过分的计划。根据 1864 年 10 月 30 日签订的维也纳和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普共同占有。在 1866 年普奥战争以后,这两个公国都归并于普鲁士。——第 379、402、648 页。

361 指威廉对普鲁士众议院 1863 年 12 月 18 日奏折的答复,在奏折中众议院拒绝批准当前同丹麦作战有关的非常贷款。威廉在他 12 月 27 日的答复中批驳了议院的奏折。——第 379 页。

362 根据俄国和丹麦代表签署的 1851 年 6 月 5 日华沙议定书,确定了丹麦王位的领地(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内)不可分割的原则。——第 381 页。

363 1864 年 3 月 12 日以后的几天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同他谈了自己去德国和荷兰的结果。——第 383 页。

364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 1851 年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1864 年 4 月,在水晶宫举行了庆祝会,欢迎加里波第到英国。

1844 年詹姆斯·格莱安当大不列颠内务大臣时,为讨好奥地利政府,下令英国邮政管理局容许警察暗中检查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其中有从 1837 年起作为政治流亡者居住在伦敦的马志尼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发现了邦迪埃拉兄弟给马志尼的信,他们在信中说明了他们计划远征卡拉布里亚,以期在意大利举行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统治的起义。1844 年 6 月,远征的参加者在进行这次远征时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第 136、384 页。

365 关于布林德参加莎士比亚委员会的报道刊载在 1864 年 4 月 9 日《雅典神殿》第 1902 期第 511 页。

全国莎士比亚委员会于 1863 年在英国成立,其目的是组织庆祝 1864 年 4 月底莎士比亚诞生三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第 384 页。

366 1864 年 2 月底,普鲁士军队侵入日德兰以后,英国政府担心战场扩大,就提议在伦敦召开 1852 年签订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议定书(见注 352)的列强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调解丹麦、普鲁士、奥地利的冲突和解决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的命运问题。会议原定 1864

年4月12日举行,但由于普奥两国代表竭力拖延会议的召开,拒不出席,会议一再推迟。由于与会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会议从4月25日起一直开到6月25日,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会议刚一闭幕,普奥两国就在丹麦领土上立即恢复了军事行动。——第384、648页。

367 马克思家在他母亲死后得了一笔不大的遗产,于1864年3月间迁往伦敦西北的新居,地址是: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第385页。

368 1864年4月初,加里波第为了募集向意大利进行新的远征的款项,到英国作了一次宣传旅行。加里波第指望他反对奥地利在威尼斯的统治而进行的远征也能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某些帮助。英国政府希望利用加里波第这次英国之行对奥地利施加压力,并考虑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这位意大利民族英雄的情绪,最初对加里波第给以官方的礼遇。但是加里波第同作为政治流亡者居住在伦敦的马志尼的见面以及他为波兰起义者辩护的讲话,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在报刊上发动了反对这位意大利革命家的运动。为了答复拿破仑第三提出的立即把加里波第驱逐出英国的要求,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急忙出来声明说,“他病了,现在已去卡普雷腊”。加里波第驳斥了这种捏造,宣布打算访问英国若干个城市,接着英国大臣格莱斯顿直接发表声明说,加里波第继续呆在英国是不受欢迎的。很快,加里波第于4月底离开了英国。英国政府伪善而又怯懦的行为引起了英国民主人士的愤慨。——第386、648页。

369 这里说的是俾斯麦政府对报刊的迫害,见注354。

由于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预定举行一次全民投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1864年4月底到那里巡视。他巡视的目的是促使公国的居民投票赞成和普鲁士合并。——第386页。

370 杜佩尔(丹麦称作:杜贝尔)是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堡垒,在普、奥对丹麦作战期间,于1864年4月18日被普鲁士军队攻陷(见注360)。——第386页。

371 马克思于1864年5月3日去曼彻斯特探望生病的威廉·沃尔弗,在那

里一直逗留到5月19日。——第388页。

372 指的是威廉·沃尔弗的藏书。在他死后，按照遗嘱，这些书赠送给马克思。马克思1864年11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供了这些书的清单。——第392页。

373 1864年5月初，在弗吉尼亚的格兰特的军队向南部同盟的首都和主要据点里士满发动新的进攻。格兰特的军队经过1864年5—6月多次顽强作战，迫使南军退往里士满附近，并且使他们在人员上遭受很大损失。夺取里士满的军事行动直到1865年4月才结束。

马克思所说的《泰晤士报》对这次战役的评论，是指1864年5月25日和26日的社论，社论中赞扬了在格兰特的军队进攻弗吉尼亚期间指挥南军的李将军所采取的战略。——第392页。

374 厄内斯特·琼斯在1864年5月23日给马克思的便条中，表示因他外出未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会面而深感遗憾。原来约定5月19日在曼彻斯特会面，那时马克思因威廉·沃尔弗生病和逝世曾在那里逗留。——第393页。

375 1859年6月24日，奥地利军队在索尔费里诺附近被法、意军队击败。——第393页。

376 欧洲列强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举行的伦敦会议（见注366）于1864年5月28日复会以后，普奥代表在会议上提名奥古斯滕堡亲王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因为在这以前俾斯麦已使奥古斯滕堡亲王同意，一旦王位继承问题得到有利于后者的解决，亲王将作出一系列有利于普鲁士的让步。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会议的否决。——第394、402页。

377 暗指1851年的华沙议定书和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见注362和352）。——第394页。

378 马克思指的是凯特贝尼打算作为对科苏特的答复而发表的那封《公开信》。凯特贝尼于3月29日把这个材料寄给了马克思，请他协助把《公开信》发表在德国和英国报纸上。——第395页。

379 埃尔斯纳的《囚室中的沃尔弗》(«Kasematten-Wolff»)一文刊载于1864年5月24日《布勒斯劳报》，并转载在1864年5月26日《莱茵报》上。

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所写的《封建社会主义》(«Feudaler Sozialismus»)一文刊载于1864年5月30日《莱茵报》；文章报道了普鲁士反动派向工人运动谄媚的丑行。——第395页。

380 克林格斯在1864年5月27日写给工人弗·莫尔和尤·梅耳希奥尔的信中，讲了在德国庆祝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一周年和在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时工人们如何热情奋发的情况。克林格斯要自己的朋友使马克思相信，他们力求“不愧为”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捍卫者”。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影响之下。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平和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1869年成立的并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取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第396页。

381 1864年5月间，拉萨尔到爱北斐特参加庆祝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拉萨尔在他的贺词中称威廉·沃尔弗为“一个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杰出的战士”。——第396页。

382 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了关于雇

佣劳动和资本的演讲。这些演讲是马克思作为社论而刊载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新莱茵报》第264—267号和第269号上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著作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马克思在信中所说的想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全部刊载在《资本论》第一卷附录中的意图,后来放弃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引用了他这部著作的个别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4、674、834—835页);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124页。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在他们中间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397页。

38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68页。——第397页。

384 马克思套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法国海军上将德·帕纳在一封信里所说的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记。”有时人们认为这句话是达来朗说的。它是针对那些不能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的保皇党人而言的。

马克思使用这句成为俗话的名言是指参加1848—1849年革命的弗莱里格拉特于1859年底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家 and 他们的战友这件事。——第398页。

385 遗嘱法院是英国的一种高级法院(在1873年司法改革以后,是高等法院的一部分)。这种法院的职权范围,除了解决别的问题以外,包括确认遗嘱、发给财产管理证明书。——第398页。

386 马克思本想给《自由新闻》写一篇关于1859年开始的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简讯,但这个愿望看来没有能实现。——第401页。

387 1795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见注311),普鲁士占领了包括华沙在内的

- 波兰本土的大部分。根据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这些土地的大部分——其正式名称为波兰王国——归属俄罗斯。——第401页。
- 388** 1864 年 5 月,俄国军队在高加索占领了克巴德地区(现在称作:红波利亚纳),那里是穆里德派的最后根据地。这个山民进行反抗的最后基地的被摧毁,结束了十八世纪末由沙皇政府发动的高加索战争。——第 401 页。
- 389** 指威廉·沃尔弗在 1849 年 5 月 26 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发言。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会议速记记录》1849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9 卷第 229 号(«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IX, № 229. Frankfurt am Main, 1849)。沃尔弗的发言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96—497 页;第 19 卷第 101—102 页。——第 405 页。
- 390** 北军为夺取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即第三次战役,是从 1864 年 5 月 5—7 日在维耳德纳斯(弗吉尼亚州)附近的会战开始的。虽然北军在格兰特的指挥下在这次会战以及后来的 1864 年夏季的几次会战中未能占领里士满,但是北军使敌方遭受了重大伤亡,并且占领了 1865 年春季向里士满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出发阵地。——第 405 页。
- 391** 马克思因为想写威廉·沃尔弗的详细传记,于 1864 年 6 月编写了他的生平和活动的简表。下面是马克思编写的沃尔弗的简历:
- “1809 年 6 月 21 日生于施魏德尼茨区塔尔瑙。1813 年。俄国人。
1834—1838 年。在季尔别尔堡 四年半。囚室中的沃尔弗 请求探望一下他将要死去的父亲,哪怕是在宪兵的随同下,但竟也遭到拒绝。
1843 年—1846 年 2 月——在布勒斯劳。
1846 年。沃尔弗因违反出版法有被审讯的危险而出亡。论述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的文章。
1846—1848 年。布鲁塞尔。‘通讯社’。在布鲁塞尔被囚于狱中(2 月 26—28 日被捕)。

1848年。4—6月在布勒斯劳。

1848年。9月。科伦。鲁普斯应[到法院]受审。逮捕令撤销。

1848年10月22日。黑克尔下逮捕令。1849年3月8日撤销。

1848年。6月—1849年5月10日在科伦。从此处前往法兰克福。

1849年5月26日。在德国议会(法兰克福)里的一个场面。

1849年。鲁普斯到瑞士以后,因他参加斯图加特残阙议会的工作而将他送交法庭审判的命令接踵而来。

1849年7月5日去巴塞尔,从那里去伯尔尼时被拘留。在苏黎世当教员一年零九个月。1851年3月31日——从苏黎世驱逐出境的书面命令(1850年9月10日。苏黎世。鲁普斯抗议根据联邦委员会关于流亡者必须分别迁居他地的决定而要他迁居疏森州的命令)。

1851年6月4日—1853年。到达伦敦。在伦敦约两年。

1861年1月12日。普鲁士大赦令。1862年1月4日。给普鲁士政府的呈文五个月没有得到答复。1862年6月4日的新呈文。1862年8月1日。施魏德尼茨地方官要求沃尔弗报告他在普鲁士的最近居留地。

1862年9月5日。普鲁士政府答复:大赦的结果是继续侦查。”——第403页。

392 指刊载于1864年上半年《国外消息》杂志第2卷第398—400页上的匿名文章《回忆共产主义者沃尔弗》(«Eine Erinnerung an den Communisten Wolff»)。——第407页。

393 由于马克思在写沃尔弗传记时(见注391)缺少他早期生活的某些资料,燕妮·马克思受马克思的托付请政论家埃尔斯纳——沃尔弗在布勒斯劳大学时的同学和《布勒斯劳报》上论沃尔弗文章的作者——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沃尔弗的所有传记材料寄来。但是,埃尔斯纳未能把马克思感兴趣的详细情况告诉他。马克思想写沃尔弗的详细传记的意图没有能实现。后来,恩格斯的《威廉·沃尔弗》一组文章中记述了他的生平事迹,文章刊载于1876年《新世界》杂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3—106页)。——第408、683页。

394 珀·巴·洛德《通俗生理学》1855年伦敦第3版第316页(P. B. Lord, «Popular Physiologie». 3ed., London, 1855, p. 316)。——第410页。

- 395 指恩格斯在享有合伙人权利的条件下继续参加“欧门—恩格斯”公司一事(并见注 539)。——第 412 页。
- 396 1864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马克思为《自由新闻》报撰文论述俄国由于 1864 年的丹麦战争而采取的立场。该文没有发表。看来,马克思这里还指科勒特《俄国对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任何要求都是无根据的》(«Groundlessness of any Claim of Russia to Holstein-Gottorp»)一文,该文未署名刊载于 1864 年 5 月 4 日《自由新闻》第 12 卷第 5 号。——第 414 页。
- 397 指勃兰登堡、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兹南、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各省,这些省在 1815 年维也纳会议前就是普鲁士王国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最发达的莱茵省只是在 1815 年才并入普鲁士,不属于旧省。——第 417 页。
- 398 由于 1864 年 6 月伦敦会议没有得到结果而收场(见注 366)以及普鲁士在丹麦加紧军事行动,英国政府建议拿破仑第三采取共同措施来与普鲁士的侵略进行斗争。虽然帕麦斯顿政府实际上并不打算与普鲁士作战,但它因担心普奥俄之间接近,表示愿意进行战备。1864 年 6 月 13—15 日普鲁士国王同奥地利皇帝在卡尔斯巴德会见,1864 年 7 月初威廉一世同亚历山大二世在波茨坦和基星根会见,在这之后欧洲就开始谈恢复神圣同盟的问题。但是拿破仑第三的政府鉴于第二帝国财政状况困难、国内反对派运动的发展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严重失败,拒绝与普奥作战。法国的拒绝,促使帕麦斯顿政府出来作消除普英之间冲突的安抚人心的解释。俄国的外交措施也推动了英普关系的改善。——第 417 页。
- 399 恩格斯套用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Napoléon le petit»)中的一句有名的话——“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怪物!”,指的是 1864 年八十岁的帕麦斯顿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职务一事。——第 417 页。
- 400 指法济在担任瑞士银行总行行长职务时玩弄的财政诡计被揭露以后,于 1864 年 8 月在日内瓦州委员会的选举上遭到的惨败。选举以后,法济的拥护者武装袭击投票反对法济的一部分选举人,造成混乱。由于

瑞士政府军队开到日内瓦，法济不得不逃往法国。

弗莱里格拉特是瑞士银行总行伦敦分行的理事。——第 418、668 页。

- 401** 马克思的电报没有找到；看来电报是通知拉萨尔的死讯。——第 419 页。
- 402** 里士满——南部同盟的首都——是叛乱分子的主要据点，在其周围集结了南军的精锐部队。在美国内战进程中，北军为夺取这个据点进行了三次大战役。1861 年 7 月为夺取里士满而进行的第一次战役于 1861 年 7 月 21 日在布尔河附近以北军失败而告终。1862 年春季和夏季进行的第二次战役，北军最后也是败退到华盛顿。第三次战役于 1864 年 5 月开始，1865 年 4 月 3 日以占领里士满而结束，这次战役对北部在美国内战中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第 420 页。
- 403** 北军司令部从 1864 年 5 月起开始实行粉碎南部同盟的新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在许多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62 年在报刊上估计的形势相符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21—523 页）。在格兰特向弗吉尼亚中部战线进攻的同时（见注 373 和 390），薛尔曼将军于 1864 年 5 月 7 日开始了著名的通过乔治亚“向海洋进军”。尽管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联邦军的进攻还是不断取得胜利。9 月 2 日薛尔曼的军队占领了阿特兰塔，1864 年 12 月 10 日到达海边。这样，薛尔曼的“向海洋进军”就把同盟的领土切成两部分，为 1865 年春季在弗吉尼亚粉碎南军主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第 420 页。
- 404** 指为即将举行 1864 年 11 月 8 日新总统的选举和同时举行美国国会选举而掀起的选举运动。共和党在这次竞选中提出的纲领，比马克思在《北美内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353—356 页）中所评述的 1860 年的竞选纲领更为激进。1864 年 6 月 7 日在共和党巴尔的摩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个纲领具有鲜明的废奴主义特点，并宣布在联邦的全部领土内消灭奴隶制。在 1864 年的选举中林肯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第 421 页。
- 405**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那里以及在兰兹格特休养的母亲那里作了短时间

的逗留以后,从 1864 年 9 月 8 日至 10 月中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作了一次旅行,在那里了解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奥、普军队的情况。——第 421 页。

406 马克思指从 1863 年 5 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建立并选举拉萨尔为联合会主席时起拉萨尔进行鼓动的这一年。1864 年 5 月,在莱比锡、佐林根、爱北斐特和德国其他城市都隆重庆祝联合会成立周年纪念。——第 422 页。

407 科布伦茨是德国与法国边界上的一个城市,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贵族保皇党人流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第 422 页。

408 马克思指的是《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dem Sächsischen Hause»),该书由兰克编辑,由他的门徒于 1837—1840 年在柏林出版,共三卷。

在德国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示威。这个运动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得到了推广。他们被德国的反动集团称作蛊惑者。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 423 页。

409 指的是塞尼盖斯的书:《九五一年至九七三年在国王和皇帝奥托一世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1839年柏林版(«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der Herrschaft König und Kaiser Ottos I. von 951 bis 973». Berlin, 1839)。这一著作是作为由兰克编辑的那部书的第一卷的第三部分出版的(见注 408)。——第 423 页。

410 指成立于 1863 年 1 月、受进步党人影响的柏林工人联合会。在联合会中,舒尔采-德里奇时常作关于合作社运动问题的报告(见注 327)。——第 423 页。

411 看来,马克思在 1859 年 12 月 16 日给瑟美列的信(此信没有找到)中,曾请瑟美列为他设法弄钱。瑟美列在 1859 年 12 月 29 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他的奔走没有结果。——第 429 页。

412 瑟美列在 1859 年 12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想出版一本关于匈牙利的小册子,请马克思帮助他把小册子译成英文,并在英国出版。瑟美列的这本小册子于 1860 年在巴黎出版,书名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同年在伦敦的本特利出版社出版,书名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Hungary, from 1848 to 1860»)。——第 429 页。

413 由于福格特做过帝国摄政,所以马克思称他是帝国流氓。关于帝国摄政政府,见注 19。——第 430 页。

414 关于《国民报》转载福格特小册子的诽谤内容,见注 9 和本卷第 438—443、454—474 页。——第 430 页。

415 拉萨尔在 1860 年 1 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福格特承认他曾从匈牙利革命者那里得到钱。

马克思所说的一家英文报纸,是指《自由新闻》报,该报 1859 年 9 月 28 日第 10 号发表了马克思的短文《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自由新闻》发表的这篇短文,是马克思按照他在 1859 年 9 月 24 日《纽约论坛报》发表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压缩写成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60—567 页)。——第 431 页。

416 拉萨尔在 1860 年 1 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企图百般为福格特辩白,并且对于福格特曾为路易·波拿巴政府所收买这一事实表示怀疑。

下面是马克思对拉萨尔因李卜克内西是奥格斯堡《总汇报》的通讯员而攻击李卜克内西的回答(见注 53)。——第 431 页。

417 马克思指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最初计划,计划预定写六册:(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7 页)。预定第一册包括四篇:(1)资本一般,(2)资本的竞争,(3)信贷,(4)股份资本。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包括《资本一般》这一篇的两个绪论性章节(一章关于商品,一章关于货币),而马克思打算整个第二分册是写资本一般。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最初写作计划的变动,见注 25。

拉萨尔在 1860 年 1 月底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认为必须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写作推迟到马克思的著作出版以后。当时拉萨尔计划写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该书于 1864 年在柏林出版,书名是《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第 431 页。

418 瑟美列在 1860 年 1 月 15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如果马克思很忙,他可以不用马克思帮助,自己找一个译者译他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并见注 412)。——第 432 页。

419 指 1848 年 2 月 22 日民主协会为纪念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而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纪念会。在这次纪念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534—541 页)。民主协会是 1847 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协会的主席是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若特兰。马克思被选为代表德国人的副主席。代表波兰人的副主席是波兰流亡者的民主派首领之一约阿希姆·列列韦尔。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为国际民主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派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和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是,在 1848 年 3 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对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进行镇压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没有能够领导劳动群众的反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狭隘和纯地方性的了,到 1849 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 433、505 页。

420 马克思把列列韦尔的回信发表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附录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47 页)。——第 434 页。

421 关于传单《警告》,见注 42 和本卷第 438—440、454—459 页。

布林德的声明刊登在 1859 年 11 月 9 日《总汇报》第 313 号和 1859 年 12 月 11 日《总汇报》第 345 号上，布林德在声明中否认自己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本卷第 456—457 页）。

1859 年 11 月 2 日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和排字工人维耶的声明也否认布林德是作者（见本卷第 456 页）。——第 436 页。

422 马克思把费格勒的证词同《给〈总汇报〉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55 页）一起寄给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以帮助该报对付福格特对它进行的控诉。关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控诉，见注 16。费格勒的证词全文，见本卷第 455—456 页。——第 439 页。

423 看来，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51 年 1 月 27 日签发给《威塞尔报》的一篇对卢格的诽谤性文章的答复，卢格的文章登在 1851 年 1 月 17 日《不来梅每日纪事》（《Bremer Tages-Chronik》）上（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541—542 页）。卢格的文章内容是对《新莱茵报》的攻击，特别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攻击。——第 441 页。

424 指恩格斯把自己的著作《萨瓦、尼斯与莱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33—680 页）寄给柏林出版商敦克尔。但是由于在对德国各政党的立场的估计上敦克尔同恩格斯有分歧，正如他在 1860 年 2 月 2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如果作者不在扉页上署名，他就不同意出版这部著作。而恩格斯不愿意正式提自己的名字，以免过早地让军界读者知道这两本小册子的作者不是军人，所以认为只要指出这本新出的小册子出于《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之手就够了。这本小册子于 1860 年 4 月在柏林的贝伦兹出版社匿名出版。——第 443 页。

425 指由于 1852 年发生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而传布的诽谤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的流言蜚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揭露了这些流言蜚语，并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活动的真正性质。见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57—536 页）、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49—456 页）、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9 卷第 537—571 页)。——第 445 页。

- 426 1860 年 2 月 15 日《总汇报》第 46 号附刊上刊登的比斯康普 1860 年 2 月 9 日的声明,揭露了 1860 年 2 月 6 日《每日电讯》发表的《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一文的诽谤性质,该文转述了《国民报》的两篇有福格特的捏造内容的社论(见注 9)。比斯康普主要是证明福格特对他本人所做的论断不符合事实。

1860 年 2 月 13 日《总汇报》第 44 号附刊上刊登了布林德的声明,标题是《反对卡尔·福格特》(«Gegen Karl Vogt»),布林德在声明中驳斥了福格特在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对布林德所做的一系列论断。此外,布林德在声明中暗示福格特同波拿巴主义集团有联系。——第 445 页。

- 427 《总汇报》编辑奥尔格斯在 1859 年 10 月 16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把排字工人费格勒揭发福格特的证词寄给他,关于这件事,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6 页和第 741—742 页;并见本卷第 463 页)。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 62。

布林德在 1859 年 9 月 8 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力图证明他同传单《警告》的写作无关,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4 页)。——第 447 页。

- 428 指马克思对柏林报纸《国民报》和伦敦报纸《每日电讯》的诉讼,因为这两家报纸转载了福格特对马克思及其战友的诽谤性的捏造(见注 9 和 47,以及本卷第 437—443 页和第 454—474 页)。——第 449 页。

- 429 李卜克内西在 1859 年 9 月 12 日给《总汇报》的私人信中说:“如果福格特把自己的诉讼转到伦敦法院——道义上将迫使他这样做——,那末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将同我一样作为证人出面”。——第 449 页。

- 430 马克思指的是 1859 年 11 月 23 日他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616—619 页)。——第 449 页。

- 431 1859 年 11 月 11 日的《晨报》上刊登了布林德的匿名文章,文章报道了在伦敦的席勒纪念活动,其中谈到弗莱里格拉特的颂诗,说这首诗“在

- 中等水平以上”。弗莱里格拉特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暗示，布林德文章中的这段话似乎是受马克思的怂恿加进去的。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1859年1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88—493页）。——第450页。
- 432** 弗莱里格拉特在1859年11月5日向奥格斯堡《总汇报》作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59年11月15日该报第319号附刊上）中声称，他从来没有当过《人民报》的撰稿人，他的名字在福格特的控告者当中出现并非他的意愿。弗莱里格拉特在1859年12月11日《总汇报》第345号附刊上的声明中重述了几乎与此相同的话。这第二个声明同布林德的声明刊登在一起（见注421）。——第450页。
- 433** 马克思指的是1859年9月12日李卜克内西给《总汇报》的私人信（见注429）和他11月15日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59年11月23日《总汇报》第327号附刊上。李卜克内西在这个声明中答复弗莱里格拉特时指出，他从来没有把弗莱里格拉特称作告发福格特的人（并见马克思1859年11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和马克思1859年11月23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94—495页和第619页）。——第450页。
- 434** 看来，马克思在这时还没有得到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而是有人不确切地告诉马克思的。小册子里并没有弗莱里格拉特给福格特的信。——第450页。
- 435** 马克思讽刺地暗指布林德的标题为《反对卡尔·福格特》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上（见注426），开头一句话是：“福格特在他最近出版的小册子中谈到我的‘恐俄症’和我的‘不信任’。”——第453页。
- 436** 指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维斯的便函，看来这封便函是写给克路斯的，其中特别对拉萨尔作了评论，说他是一个对于任何党派都危险的和贪图名利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甚至能出卖自己的朋友。——第453页。
- 437** 马克思指他在1852年1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信中告诉恩格斯共产

- 主义者同盟解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第 197 页）。——第 454 页。
- 438** 关于这个文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5—517 页）。——第 456 页。
- 439** 这些文件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也引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7—518 页）。——第 457 页。
- 440** 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8—519 页）。——第 457 页。
- 441** 指比斯康普的《帝国摄政》（《Der Reichsregent》）一文。文章中有一段的开头一句话是“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关于这一点，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09 页）。——第 460 页。
- 442** 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4 页）。——第 461 页。
- 443** 见《〈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83 页）。——第 464 页。
- 444** 后来马克思收到了德纳在 1860 年 2 月 11 日的信，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48—749 页）。——第 465、515 页。
- 445** 指 1848 年 8 月 13 日至 14 日在科伦召开的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确定科伦三个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成员组成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活动不仅限于莱茵省，而且扩大到威斯特伐里亚。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须到工厂工人和农民中开展工作的决议。——第 468 页。
- 446** 1860 年 2 月 12 日波克罕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对所谓的“硫磺帮”作了详细的叙述，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06—409 页）。——第 468 页。

- 447 马克思在自己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关于“制刷匠帮”一词的来源写道：“阿布特截取了藻伦海美尔的职业的一半和姓氏的一半，——即截取了职业的前一半和姓氏的后一半——用这两个半截巧妙地拼凑成一个名词：制刷匠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17页）。——第468页。
- 448 1851年9月法国逮捕了在1850年9月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属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性策略，忽视现实状况，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靠领导巴黎一个地方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的案件。在1852年2月，被捕者根据图谋政变的罪名而被判罪。奸细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完全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因缺乏证据而很快就被释放。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伪证都被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舍尔瓦尔的密谋》一节中驳倒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470、541页。
- 449 马克思指的是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Die Opfer der Moucharderie》）。该文发表于《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1853年4月1、8、15和22日各号上。马克思在《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中对该文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第472页。
- 450 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可以看出，这个 affidavit 是卡尔·沙佩尔1860年3月1日在伦敦弯街治安法庭上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83页）。——第477页。
- 451 指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该组织是根据德国革命流亡者弗·康姆和阿·康普的倡议于1857年成立的。马克思的战友约·魏德迈、弗·阿·左尔格、海·迈耶尔、奥·福格特在它的活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第480页。

452 马克思指的是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来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者古斯塔夫·勒维于 1853 年 12 月下半月第一次来伦敦。勒维是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来见马克思的。勒维在拜访马克思时，曾试图说服马克思，要他相信在德国必须举行起义，并且莱茵省的工厂工人对此已有准备。但是马克思向勒维证明，起义以及勒维所建议的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都还不是时候。

马克思之所以持这种立场，是因为当时残酷的反动的政治势力统治着德国，在法国和英国还没有革命的高潮，经济情况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此根本谈不上在德国举行成功的起义。——第 481 页。

453 四季社 (*Société des Saisons*) 是在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下于 1837—1839 年在巴黎进行活动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密谋性组织。——第 481 页。

454 马克思指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该著作于 1853 年 1 月在巴塞尔出版（3 月间几乎全部被警察没收），后来，同年在波士顿出版。此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04—505 页。——第 482 页。

455 指马克思以科伦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写的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者的呼吁书。马克思把呼吁书寄给克路斯，让他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发表。1853 年 1 月呼吁书发表在《加利福尼亚州报》（《California Staats-Zeitung》）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42—646 页）。——第 482 页。

456 该信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第 197—198 页。——第 483 页。

457 魏德迈在 1852 年 2 月 6 日写信告诉马克思，说德纳打算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路·西蒙的一篇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从魏德迈 1852 年 3 月 10 日给马克思的信判断，该文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显然是指这篇文章。——第 483 页。

- 458 《一八五四年防止贿选法施行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证词、附件和索引》1860年伦敦版（«Report of Committee on the Operation and Effects of the Corrupt Practices Prevention Act 1854.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London, 1860）。并见马克思《英国的贿选活动》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86—591页）。
关于蓝皮书，见注71。——第484页。
- 459 关于费格勒的声明，见注56。维耶的声明，见本卷第36—37、436—437页。
关于布林德的声明《反对卡尔·福格特》，见注426。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62。——第485页。
- 460 指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对资产阶级激进派采取的妥协立场。1857年4月琼斯建议召开代表会议，让布莱特、吉耳平等这样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同宪章派组织的代表一道出席。1857年琼斯鼓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共同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的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定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放弃了人民宪章中的若干条款，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作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琼斯只保留了其中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琼斯的这种背离革命立场的做法，引起了宪章派普通成员的不满，他们相当大一部分人起来反对自己领导人的妥协政策。宪章派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合会议于1858年2月8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政治动摇的表现，是滚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所以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于1860年在琼斯重新开始以革命无产阶级精神出现以后，才得以恢复。——第485页。
- 461 琼斯1860年2月11日给马克思写的这封信，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被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8页）。——第485页。
- 462 马克思是回答拉萨尔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拉萨尔

在这封信的附言中对马克思说：“你在你信的末尾，以庄严的姿态把从巴尔的摩收到的便函转给了我，来表明我至少没有根据埋怨你的不信任。”这是指马克思在1860年2月23日的信中转给拉萨尔的维斯的便函（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453页和注436）。——第489页。

463 马克思指的是他1859年10月2日和11月6日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97—599页和第603—608页）。——第490页。

464 马克思指魏德迈、雅科比和克路斯的声明《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声明发表在1853年11月25日《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5页）。发表这篇声明是为了答复刊登在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维利希的诽谤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Doctor Karl Marx und seine Enthüllungen》），维利希在他的文章中歪曲事实，竭力使人怀疑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活动的批判的正确性。马克思在其抨击性著作《高尚意识的骑士》中驳斥了维利希的诽谤谰言，这一著作是1853年11月写成的，1854年1月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

关于泰霍夫的信，见注37。——第490、501页。

465 拉萨尔在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搜集他的材料（编写他的记过簿），说维斯的便函是由于他们探询情况才写的。——第491页。

466 拉萨尔在1860年2月底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在致马克思的附言里，问马克思，1856年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是不是通过勒维把对他拉萨尔的指责转告马克思的（见注54和本卷第34页），贝尔姆巴赫、埃尔哈特和乌伦多夫等人是不是与提出这种指责有关系。——第491页。

46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22页和第8卷第107—108页。——第492页。

468 马克思大概指伦敦《每日电讯》报上一篇关于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

妻子约翰娜·莫克尔去世的通讯。这篇通讯是德国女作家芬尼·列伐尔特(丈夫姓施塔尔)写的。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59页。——第493页。

46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68页。——第496页。

470 这项声明(affidavit)是马克思1860年2月29日向曼彻斯特的法官提出的。——第496页。

471 这里所提到的许多文件发表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弗洛孔给马克思的信(第746页);列列韦尔给马克思的信(第747页);若特兰1848年5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第746—747页);厄内斯特·琼斯给马克思的信(第748页);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信(第739页)。

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2月由科伦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科伦版(«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ssisen in Köln». Köln, 1849),是《新莱茵报》发行科出版的,内有1849年2月7日对《新莱茵报》审判的记录和1849年2月8日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审判的记录。

1849年2月7日审判时,马克思、恩格斯和报纸发行负责人科尔夫被控的罪名是,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第35号发表的一篇文章《逮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页)中,似乎侮辱了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逮捕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的宪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次审判时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285页。

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是1849年2月8日举行的。马克思、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曾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他们被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根据是这个委员会曾于1848年11月18日发表了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马克思在这次审判时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6—306页)。——第498页。

472 《纽约每日论坛报》责任编辑德纳1860年3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见

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8—749页）。——第498页。

473 指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所组织的命名为“革命集中”的秘密组织。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其领导人是1849年5月德勒斯顿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契尔奈尔；在这个组织里起重要作用的有弗里兹、格莱纳、济格尔、泰霍夫、叔尔茨、约·菲·贝克尔、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积极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中参加该组织的有德斯特尔、布龙等人，另外还有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派进行活动的威廉·沃尔弗。1850年7月—8月间，“革命集中”组织的领导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就两个组织合并问题进行了谈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建议，因为它违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坚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独立组织的原则。1850年年底，由于德国政治流亡者被大批驱逐出瑞士，“革命集中”组织便解散了。——第500页。

47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44—546页。——第500页。

475 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48—558页）。——第501页。

476 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7页）。——第501页。

477 显然是指《新莱茵报》的以下几篇文章：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御前演说》，恩格斯《关于招贴法的辩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34—246、375—381、518—530页）。——第502页。

478 关于魏德迈、雅科比和克路斯的声明，见注464。

魏德迈当时是在威斯康星州工作（参看本卷第518、520页）。——第503页。

479 指马克思《三月同盟》一文，该文发表于1849年3月11日《新莱茵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4—396页）。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摘引了这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93—494页）。

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在1848年11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们组织的。同盟宣称保卫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的成果是它的宗旨。同盟是由象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抨击领导同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对革命的敌人有利。——第504页。

- 480** 普鲁士驻巴黎公使阿尔宁与法国大臣基佐于1844年12月就驱逐马克思以及革命民主派报纸《前进报》的其他许多撰稿人(因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法国政府于1845年1月发布了驱逐令。马克思于1845年2月3日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第505页。
- 48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10页。——第505页。
- 482** 大概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那些通告。其中只有一篇保存下来，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0页)。——第505页。
- 483** 马克思在他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所作讲演的基础上写成的这部著作(见注382)，1849年才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在《新莱茵报》上第一次发表。后来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问题的最后一讲或最后几讲的预备提纲，手稿的标题为《工资》，而且封面上注有：“1847年12月于布鲁塞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5—660页)。——第505页。
- 484** 指比利时1830年革命时期选出的比利时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比利时的独立，并制定了带有资产阶级-贵族性质的宪法。若特兰曾是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第506页。
- 485** 1848年2月22日，在民主协会为纪念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庆祝会上，马克思和若特兰之间发生了分歧，结果马克思声明退出协会。但是在若特兰1848年2月25日写信请求马克思收回声明以后，马克思仍担任民主协会副主席的职务。——第506页。

- 486 1848年4月6日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去德国,以便直接参加革命。——第506页。
- 487 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期间,马克思是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成员。——第506页。
- 488 马克思在1849年8月26日左右从巴黎到达伦敦。——第506页。
- 48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66—567页。——第508页。
- 490 这里说的印刷费账单,马克思显然是指《自由新闻》出版社为印刷他的传单《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的账单。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62,以及本卷第458—459页。——第509页。
- 491 指福格特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16)。——第509页。
- 492 大概是指马克思1859年11月15日《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这一文件。这项声明没有在《改革报》上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
关于《新瑞士报》上发表布拉斯反对福格特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91—592页。——第510页。
- 493 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见本卷第434页和注415)。——第511页。
- 494 关于若特兰1848年2月25日给马克思的信和布鲁塞尔的插曲,见注485。若特兰1848年5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6—747页)。——第512页。
- 495 马克思以讽刺口吻称拿破仑第三时期的法国为小帝国,以与拿破仑第一时期的法国相对照。——第512页。
- 496 拉萨尔在1860年3月11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同斐迪南·沃尔弗联系,建议他把《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的书信集》译成法文(见注499)。

- 恩格斯提到的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给斐迪南·沃尔弗的那封信，没有找到。——第 514 页。
- 497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1860 年 3 月 20 日给莱茵兰德尔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43—447 页）。——第 516 页。
- 498 马克思从佩尔采尔将军那里得到说明，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意大利战役时脱离聚集在科苏特周围的匈牙利军官们。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45 页）。——第 517 页。
- 499 指《1827—1858 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的书信集》1860 年莱比锡版（《Briefe v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 Varnhagen von Ense aus den Jahren 1827 bis 1858》. Leipzig, 1860），此书是在拉萨尔协助下由德国自由派作家万哈根·冯·恩赛的侄女柳德米拉·阿辛格出版的。拉萨尔在 1860 年 3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马上就把这本书寄给他。——第 518 页。
- 500 美国工人同盟 是美国工人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1853 年 3 月 21 日于纽约创立。魏德迈为美国工人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德国的工人流亡者在美国工人同盟中占居大多数。同盟认为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建立工会、提高工资，以及争取缩短工作日、进行工人的独立的政治活动。1855 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存在。但是 1857 年同盟在纽约又以工人总同盟的名称恢复活动。芝加哥工人协会是同盟的一个分会，是德国工人流亡者于 1857 年成立的。1860 年，美国工人组织的领导转到芝加哥工人协会，工人总同盟便不复存在。——第 518 页。
- 501 指魏德迈 1860 年 3 月 17 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请求他为芝加哥工人协会创办的报纸《人民呼声》物色在欧洲的通讯员，该报的编辑工作由魏德迈担任。——第 518 页。
- 502 马克思这封信的草稿中没有引用从福格特的小册子中摘出的引文。草稿中省去的引文，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54 页）。洛美尔 1860 年 4 月

- 13 日回信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56 页。——第 521 页。
- 503 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67—469 页）。——第 523 页。
- 504 拉萨尔在 1860 年 4 月 16 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他把他的还没有发表的文章《费希特的政治遗嘱和现时代》的清样寄给了马克思，该文是为瓦勒斯罗德出版的《民主研究》而写的（见注 70）。拉萨尔这篇文章是专论费希特的著作《一八〇七年和一八一三年的政治片断》（《Politische Fragmente aus den Jahren 1807 und 1813》）的。费希特这一著作载于《约·哥·费希特文集》1846 年柏林版第 7 卷第 507—613 页（J. G. Fichte. Sämmtliche Werke. Bd. 7, Berlin, 1846, S. 507—613）。马克思所说的没有读过的著作，是指费希特的这些片断。——第 530 页。
- 505 指通讯员阿贝尔，他在 1860 年 2 月 6 日的《每日电讯》上发表了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的摘录（见注 47 和 9）。——第 530 页。
- 506 1860 年 5 月初，政论家费舍建议马克思为《德意志报》撰稿，这家报纸将有费舍参加，预定在柏林出版。关于马克思同费舍的关系，见本卷第 546—549 页。——第 532 页。
- 507 指卡·格律恩的匿名小册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法国皇帝宝座上的斯芬克斯》（《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die Sphinx auf dem französischen Kaiserthron》）。——第 534 页。
- 508 1852 年 10—11 月的《科伦日报》刊载了关于 1852 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报道，标题是：《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和同志们的审判。控告他们参与叛国性的密谋》（《Assisen-Procudur gegen D. Herm. Becker und Genossen. Anklage wegen hochverrätherischen Complottes》）。——第 534 页。
- 509 1852 年 10—11 月的《福斯报》刊载了关于 1852 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报道，标题是：《科伦陪审法庭的一个共产党人大案件的审理记录》（《Die Verhandlungen des großen Kommunistenprozess vor dem

Assisenhofe zu Köln»)。——第 534 页。

- 510 罗伊特在奥·迪茨那里偷走的文件是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文件。1850 年秋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奥·迪茨成为该集团的成员（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67—471 页），这些文件与当时其成员正在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没有任何关系。——第 535 页。
- 511 指普鲁士警察局密探伪造的所谓“真正的记录本”，该记录本作为控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材料被提交到 1852 年审判共产党人的科伦法庭。——第 535 页。
- 512 费舍在 1860 年 5 月 30 日给马克思的信（对马克思 1860 年 5 月 8 日给费舍的信（见本卷第 532—533 页）的回信）中，回答马克思询问的报纸的倾向性时指出，该报的口号之一是“黑、红、黄”（见注 351）。——第 536 页。
- 513 费舍在 1860 年 5 月 3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每日电讯》的驻柏林通讯员是阿贝尔（见注 47）。——第 536 页。
- 514 马克思指 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第 537 页。
- 515 马克思在这里是回答拉萨尔要他去柏林为审讯艾希霍夫时作证人的建议（见注 29）。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告诉拉萨尔的关于警察局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施展阴谋的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附录 4 中也利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26—734 页）。——第 538 页。
- 516 关于马克思同尤赫的会见，并见马克思 1859 年 12 月 13 日和 20 日给恩格斯的两封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504、506—507 页）。——第 538 页。
- 51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68 页。——第 539 页。
- 518 马克思称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维利希—沙佩尔同盟，这个集团在 1850 年 9 月 15 日以后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了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独立组织（并见注 44）。——第 540 页。

- 5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9—470页。——第540页。
- 520 英国当局为了制造借口镇压侨居英国的政治流亡者，于1853年4月控告罗瑟海特(伦敦附近)的火箭工厂厂主同科苏特有密谋联系，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一控告称作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将这件事比作英国历史上称作“火药密谋”的天主教徒1605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一世的密谋)。
- 1853年，由于投向警察局并为之效劳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原盟员亨策的告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拉登多夫、格尔克、法肯塔尔、勒维等被捕。1854年根据这种伪造的密谋罪，他们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三年至五年)。关于对警察局这种挑衅行为的揭露，并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48—449、451、734页)。——第541页。
- 52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86页。——第542页。
- 52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96—499页。——第544页。
- 523 帕麦斯顿对费舍的这本抨击性小册子的答复，大概在英国报刊上是以“伊斯马伊耳”的笔名发表的。——第548页。
- 524 唐宁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国外交部和首相官邸的所在地。——第549页。
- 525 指匈牙利前总理瑟美列1859年6月11日给帕麦斯顿的一份《备忘录》。瑟美列在这份备忘录中对帕麦斯顿的活动大为赞扬，呼吁他协助匈牙利取得独立。备忘录作为单独的一章收入瑟美列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一书中(见注412)。——第550页。
- 526 这件事是流亡巴黎的俄国新闻工作者萨宗诺夫在1860年5月10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的(萨宗诺夫的信，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20—421页)。——第551页。
- 527 拉尼克尔给席利的信的片断，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36页)。——第552页。

- 528 指哥达党。这个党是1849年6月在哥达(绍林吉亚)举行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右翼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出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552页。
- 529 指法律顾问维贝尔给马克思的信,信中维贝尔通知说,上诉法院于1860年7月11日驳回了马克思对《国民报》的控诉(见注9)。上诉法院关于驳回马克思对《国民报》的控诉的决定,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01—702页)。——第553页。
- 530 这封信是对燕妮·马克思1860年8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673页)。——第554页。
- 531 拉萨尔在1860年9月11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那里打听关于瑞士银行总行的情况,弗莱里格拉特是该行伦敦分行的职员。——第562页。
- 532 拉萨尔在1860年9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毕尔格尔斯在科堡民族联盟的会议上所作的公开演说中号召实现普鲁士的领导权。——第563页。
- 533 这封信是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1860年9月15日给他的信的第一页上端写的附言。马克思曾根据拉萨尔的请求向弗莱里格拉特打听瑞士银行总行的情况,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是对这一问题的答复(见本卷第562页和注531),马克思把它转寄给了拉萨尔。——第565页。
- 534 这个题目的小册子马克思没有写。——第566页。
- 535 马克思把瑟美列寄给他的英国议会议员桑福德和科苏特在1854年5月30日谈话的纪要称作科苏特—科布顿备忘录。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瑟美列是从他收到的英国自由贸易派首领科布顿的信中知道的。涉及匈牙利与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相互关系的谈话的摘录,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2—753页)。——第569页。

- 53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0页以及本卷第464页。——第572页。
- 537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第574页。
- 538 马克思在给艾希霍夫的便函中大概是他有意把1860年出版的艾希霍夫的抨击性小册子《柏林警察剪影》译成英文，并全文或摘要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同时可能加上他对该小册子的评论。艾希霍夫在1861年2月16日的信中同意小册子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但是马克思的这个打算没能实现。——第576页。
- 539 1860年3月恩格斯的父亲去世以后，兄弟们向恩格斯提出，要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放弃对他父亲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企业的权利。提出这个决定的理由之一是，恩格斯从1849年起居住在国外。对恩格斯的补偿则为：拨出一万英镑来巩固他在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地位，使恩格斯能够在以后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但是英国法律使公司合伙人的权利在本人死亡以后很难转让给他的继承人，因而兄弟们的建议损害了恩格斯的继承权。恩格斯在1864年才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关于这点，见注395）。——第577页。
- 540 力大无穷的仆人海涅卡是德国一首同名歌曲中的人物，这首歌是对十六世纪的所谓粗俗文学的民间讽刺性的摹拟作。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把海因岑的政论文章比作这种文学作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2—356页）。——第580页。
- 541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巴黎的行动失败以后，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开始受到镇压。1849年7月19日法国当局通知马克思，要把他从巴黎驱逐到摩尔比安——布列塔尼的一个有害健康的沼泽地。因此，马克思决定侨居英国，住在伦敦。1849年8月24日马克思离开了巴黎。——第582页。
- 542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被基佐政府驱逐出法国以后迁往布鲁塞尔。但

- 是普鲁士政府于 1845 年 12 月要求比利时政府把马克思作为普鲁士臣民从比利时驱逐出境。由于这些迫害，马克思被迫申请退出普鲁士国籍。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和普鲁士国籍》一文，以及《卡·马克思因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被拒绝而提出的申诉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451—454 页；第 15 卷第 672—679 页）。——第 582 页。
- 543** 1848 年的预备议会 是 184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意志各邦社会人士的会议。会议组织了一个五十人委员会，它的任务之一是保证全德国民议会的召开。
- 法兰克福议会 是 1848 年 5 月 18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其目的是制定全德宪法。1849 年夏议会停止了活动。——第 582 页。
- 54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667 页。——第 585 页。
- 545** 柏林位于沙土壤很多的勃兰登堡省的中央。——第 590 页。
- 546** 席勒协会 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 1859 年 11 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没有参加协会，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 1864 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第 592、620 页。
- 547** 看来是指联合文人、学者的俱乐部“雅典神殿”，这样的俱乐部在伦敦、曼彻斯特和英国其他一些城市都有。——第 594 页。
- 548** 恩格斯信中所说的附录二没有找到。——第 594 页。
- 549** 指梅因登在《自由射手》上的标题为《柏林来信》（《Berliner Briefe》）的一些文章，马克思说的是刊登在 1861 年 4 月 23 日《自由射手》第 49 号上的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第 599 页。
- 550**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信没有找到。从哈茨费尔特 1861 年 6 月 14 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来，马克思曾请她协助在德国报

刊上发表关于布朗基在监禁中所处的艰苦条件以及关于为出版介绍布朗基案件的小册子而提供资金援助的消息。马克思还曾设想再组织一批关于布朗基案件的文章。在德国女作家阿辛格的帮助下，关于布朗基的材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许多报纸上发表了。——第 601 页。

551 指普鲁士亲王威廉（从 1861 年起是普鲁士国王）在 1858 年 10 月开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1858 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政。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巩固普鲁士君主制度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由此产生的六十年代初的宪制冲突（见注 167）和 1862 年 9 月俾斯麦的上台，结束了这个“新纪元”。——第 604 页。

552 1861 年 7 月 14 日，大学生奥斯卡尔·贝克尔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逗留巴登-巴登期间对他谋刺，没有得到成功。——第 606 页。

553 罗马法中的所谓 遗赠，是指被继承人在遗嘱中做出的把遗产中的某种权利或利益给予某人的决定。

遗赠受领人 指承受遗赠的人。遗嘱的继承人与遗赠受领人的区别，在于继承人是全面的遗赠受领人，因为他不仅继承死者的财产和权利，而且继承其义务。——第 609 页。

554 这封信看来是对法国政论家瓦托（德农维耳）博士 1861 年 7 月 28 日和 9 月 27 日给马克思的两封信的答复。从瓦托的这两封信中，以及从他 6 月 8 日和 7 月 2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通讯中主要的话题是关于 1861 年 3 月以组织秘密团体的罪名被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布朗基的命运问题（见注 188）。在马克思给瓦托博士的信中，找到了第二封。马克思 5 月 18 日写的第一封信的内容，可以从瓦托 1861 年 6 月 8 日的回信中看出。瓦托在信中说，布朗基对于德国无产者对他的同情深为感动。瓦托在这同一封信中请求马克思帮助出版关于布朗基案件的小册子。——第 611 页。

555 指的是乌尔卡尔特派由于英法有对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威胁而于 1862 年 1 月 27 日在伦敦组织的群众大会。马克思没有出席大会。——第

613 页。

- 556** 约·瓦·维贝尔在 1861 年 12 月 1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马克思写文章批判地分析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维尔特的观点和他所出版的鼓吹劳资利害一致的《雇主报》(«Der Arbeitgeber»)的立场。看来,马克思曾想就这个题目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讲演。——第 613 页。
- 557** 指的是马克思在中断了六个月以后,于 1861 年 9 月短时期又恢复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见注 7)。——第 614 页。
- 558** 指的是约·菲·贝克尔当时正在写的一本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书。该书于 1862 年出版,标题是《怎样与何时?关于当代的问题和任务的严肃见解》(«Wie und wann? Ein ernstes Wort über die Fragen und Aufgaben der Zeit»)。——第 614 页。
- 559** 看来,马克思指的是他的《切尔克西亚的叛徒》一文,该文揭露了秘密警探班迪亚。图尔同班迪亚关系很密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179—180 页;第 14 卷第 628—629 页)。——第 617 页。
- 560** 指的是 1849 年 6—7 月在巴登领土上发生的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对普鲁士军队采取的军事行动,当时担任人民自卫团指挥的贝克尔曾掩护起义军主力撤退。巴登战役是德国西部和南部为维护帝国宪法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的最后阶段。关于贝克尔参加这一战役,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约翰·菲利浦·贝克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27—235 页;第 21 卷第 365—371 页)。——第 617 页。
- 561** 指的是英国统治阶级试图挑起有工人阶级参加的群众性的发动,以便制造舆论站在南部蓄奴州方面对美国进行干涉。关于这个问题,见马克思的文章《英国的舆论》和《伦敦的工人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463—469、480—483 页)。——第 619 页。
- 562** 海尔曼·贝克尔根据科伦法庭判决被监禁,于 1857 年被释出狱后,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进步党的拥护者出现。在 1861 年的选举(见注 215)中,他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第 621 页。

- 563 指古代丹麦反封建的民歌《提德曼老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7—39页）。——第621页。
- 564 《士瓦本宝鉴》——十三世纪在士瓦本编制的一部封建习惯法汇编的名称，它反映了封建割据时期德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施米特在其著作中把这本汇编错误地看作士瓦本诗歌作品。
- 所谓古希腊的“七贤”，都生活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施米特毫无根据地把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以及更晚一些时期以统一的始源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其他古希腊哲学家，都算了进去。
- “七个士瓦本人”是德国民间滑稽故事。——第622页。
- 565 马克思和拉萨尔一起，就施米特的书博得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特别是博得普鲁士众议院议长格拉博夫的信徒“格拉博夫分子”的好评一事，对他进行讽刺。——第623页。
- 566 伦敦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会为答复这封信而于1862年8月27日给了马克思一张长期出入证，使他可以以《新闻报》通讯员身分自由采访博览会。——第629页。
- 567 指的是布勒斯劳行政当局于1862年9月在德国报刊上公布对威廉·沃尔弗申请恢复他的普鲁士公民权所给予的答复，这个申请，沃尔弗是在1862年1月4日和6月4日根据1861年1月12日的大赦令（见注146）提出的。布勒斯劳当局在给沃尔弗的答复中通知说，1861年的大赦并不免除1845年控告他违反出版法和1848年控告他“图谋危害普鲁士国家安全”所应受的审讯。为了揭露普鲁士大赦的蛊惑性，马克思把这些材料寄给了济贝耳，在济贝耳的帮助下，《巴门日报》及其他德国报纸发表了这些材料。——第631页。
- 568 指的是库格曼1862年11月21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信中要求把马克思写作经济学著作的进展情况告诉他。弗莱里格拉特于12月3日在把这封信转寄给马克思时称之为《一个信徒的话》。——第635页。
- 569 马克思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德国医生路德维希·库格曼之间的经常通信开始于这封信。马克思同库格曼之间的通信一直继续到

1874年。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谈到了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些书信考茨基于1902年第一次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1907年用俄文出版了由弗·伊·列宁编辑和作序的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第一版。——第636页。

570 看来，马克思指的是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第一部分，这部分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后来恩格斯把这部分手稿称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稿。——第636页。

571 马克思指的是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6两期合刊上的《国际述评(三)。从5月至10月》一文，文中表达了革命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3—514页）。——第638页。

572 指的是马克思写《支援波兰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准备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4—615页）。——第639页。

573 弗莱里格拉特在1863年12月16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伦敦书商威廉斯要求李卜克内西偿还一笔债款，这是李卜克内西在1859年给奥格斯堡《总汇报》撰稿期间，由弗莱里格拉特作保向威廉斯借的。——第643页。

574 在普鲁士三月革命的影响下，1848年春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发生了反对丹麦统治、主张与德意志合并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各邦的干涉，开始了对丹麦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行动很快就表明，普鲁士政府并不想捍卫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1848年8月26日在马尔摩签订的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使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革命民主成果化为乌有，实际上仍保存了丹麦的统治。1849年3月底重新开始的普鲁士和丹麦战争，继续到1850年，并以丹麦的胜利而告终。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仍归属丹麦王国。——第647页。

575 指1863年5月31日至6月1日法国立法团的选举。——第648页。

- 576 1864年2月29日奥地利在加里西亚实行戒严，从而使波兰起义者不能得到任何援助。——第648页。
- 577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诸神虽然也存在，但是存在于各世界之外，存在于各世界之间的空间，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都没有任何影响。——第651页。
- 578 “光明之友”是1841年形成的一个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新教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所谓的“自由公理会”。——第656页。
- 579 恩格斯于5月19日到伦敦，在马克思处作客四天。——第658页。
- 580 指马克思为领取威廉·沃尔弗给他的一宗遗产办理手续的事。——第658页。
- 581 当时哈尼得到他的朋友们要他迁居澳大利亚的邀请，看来这就是传说他去那里的来由。但实际上哈尼没有应邀去那里，而是在1863年5月带着妻子和儿子离开英国到美国去了。——第659页。
- 582 恩格斯给爱丽莎·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找到。信中大概是谈恩格斯同哥·欧门的相互关系以及同海·恩格斯在财务上的清算。——第660页。
- 583 说的是1864年5月23日《总汇报》第144号附刊及其他德国报纸上登载的、由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恩·德朗克、路·博尔夏特及爱·龚佩尔特署名的关于威廉·沃尔弗逝世的讣告：

“讣告”

威廉·沃尔弗

今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因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威廉·沃尔弗生于西里西亚施魏德尼茨附近的塔尔瑙，1848年和1849年是科伦《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国民议会议员，从

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任教。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斯特·德朗克
医学博士 路易·博尔夏特、医学博士 爱德华·龚佩尔特

1864年5月13日于曼彻斯特”。——第661页。

- 584** 指弗兰德于1864年6月16日在英国下院的演说。——第664页。
- 585** 布拉斯在给比斯康普的信中,请比斯康普为他在柏林出版的《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撰稿。——第665页。
- 586** 莱昂·菲利浦斯在信中提到他家的女仆得了天花。因此,马克思没有照预定计划带女儿们到扎耳特博默耳去。——第665页。
- 587** 见本卷第16页和第171页,以及注180。——第678页。
- 588** 燕妮·马克思所称的**通告**,就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是马克思于1863年10月底受协会委托而写的,由为援助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而组成的捐款委员会委员签署,于1863年11月以传单形式在伦敦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14—615页)。
- “主席团”的信就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书记瓦耳泰希的那封信,是寄给为援助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而组成的捐款委员会委员威廉·沃尔弗的。瓦耳泰希以联合会主席团名义,表示赞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并答应尽全力照这个呼吁书所号召的去做。信中还要求寄五十份印有呼吁书全文的传单,以便分发给联合会的各地方分会。——第680页。
- 589** 燕妮·马克思引用的话,出自1863年10月1日《柏林改革报》第229号上一篇关于拉萨尔1863年9月27日在佐林根发表的演说的报道。
- 往下指的是拉萨尔于1863年11月3日、15日和17日就柏林警察的行动向柏林警察总监提出的申诉书。在这些申诉书中,拉萨尔请求普鲁士当局制止对全德工人联合会采取警察暴行,并请求在联合会开会期间由警察维持秩序。同时拉萨尔还强调说,他的宣传鼓动同普鲁士国家的利益并不矛盾。——第680页。

人名索引*

A

阿巴伯内尔 (Abarbanel 死于 1863 年)
——巴黎的银行家, 马克思的熟人。

——第 301、305、314 页。

阿贝尔, 卡尔 (Abel, Karl 生于 1837 年)
——德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每日电讯》的柏林通讯员。——第 31、43、

62、453、473、474、497、530、536、538 页。

阿庇安 (Appian 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七十年代)
——杰出的古罗马历史学家。

——第 159 页。

阿伯拉罕公司 (Abraham M. & Co.)
——柏林的一家商号。——第 530 页。

阿布, 艾德门 (About, Edmond 1828—1885)
——法国新闻工作者, 波拿巴主义者。——第 64、66、96、133、134、552

页。

阿布特 (Abt)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日内瓦, 因造谣中伤被开除出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第 87、200、

468 页。

阿尔伯特 (Alberts) ——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第 121、185、186、193、

540、542 页。

阿尔伯特 (Albert 1819—1861) ——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第 6 页。

阿尔坦赫弗尔, 奥古斯特·约瑟夫 (Altenhöfer, August Joseph 1804—1876) ——德国新闻工作者, 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编辑之一。——第 19 页。

阿芬格尔, 伯恩哈特 (Afinger, Bernhard 1813—1882) ——德国雕塑家。——第 444 页。

阿基米得 (Archimedes 公元前 287 左右—212) ——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和机械学家。——第 650 页。

阿姆斯特朗, 威廉·乔治 (Armstrong, William George 1810—1900) ——英国发明家和厂主, 以发明特别的线膛炮而出名。——第 202 页。

阿辛格, 柳德米拉 (Assing, Ludmilla 1821—1880) ——德国自由派女作家, 著名的德国作家万哈根·冯·恩赛《日记》的出版者, 同拉萨尔很友好。——第 162、423、518、567、570、586、619、676 页。

埃尔哈特, 约翰·路德维希·阿尔伯特 (Erhardt, Johann Ludwig Albert 约生于 1820 年) ——德国店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 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第 491 页。
- 埃尔曼尼(Ermani)——伦敦的出版者和书商。——第 36、436 页。
-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派；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之一，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第 164、395、397、408、414、416、466、467、683 页。
- 埃卡留斯(Eccarius)——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的妻子。——第 85、86 页。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为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 13、77、78、80、82、85、86、88、295、369、399 页。
- 埃梅尔曼，卡尔(Emmermann, Karl)——莱茵省的林务官，1849 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步兵分队指挥；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第 54 页。
- 埃塞尔(Esser)——普鲁士法官，民主主义者；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1848)，后为第二议院议员(1849)，属于左派；马克思的父亲的朋友。——第 504 页。
- 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 I, Johann Heinrich Theodor)——普鲁士官吏，律师，教权派，1848 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中间派；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 545 页。
- 埃斯基涅斯(Æschines 公元前 389—314)——著名的雅典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第 616 页。
- 埃斯特哈济·冯·加兰塔(Esterházy von Galántha)——奥地利外交家。——第 48 页。
- 埃斯特哈济·冯·加兰塔(Esterházy von Galántha)——前者的堂兄弟。——第 48 页。
- 艾夫斯，马尔康(Ives, Malcolm)——美国新闻记者，属于民主党，自五十年代末起是《纽约先驱报》的撰稿人。——第 220 页。
- 艾伦(Allen)——英国医生，曾给马克思和他一家人治过病。——第 69、111—114、116—117、126、128、130、142、144、146、209、217、235、237、272、302、329、338、351、356、371、373、392、393、682 页。
-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文学家，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者，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 年脱盟。——第 105、492 页。
- 艾希霍夫，卡尔·威廉(Eichhoff, Karl Wilhelm 1833—1895)——德国社会党人，五十年代末因在刊物上揭露施梯伯的密探活动而受法庭审讯；1860 年流亡英国，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之一。——第 18、89、91、93、231、236、244、247、249、333、334、449、471、479、534、535、538、539、564、575、576、658 页。
- 安贝尔，雅克(Imbert, Jacques 1793—1851)——法国社会主义者，1834 年里

- 昂起义的参加者，四十年代流亡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第506页。
- 安德斯(Anders)(拉普人)——德国政论家，侨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8年底起为伦敦东头区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6页。
- 安罗伊，阿·范(Anrooy, A. van)——扎耳特博默耳市的医生。——第375、376、606、646、667页。
- 安罗伊，罕丽达(小耶特)·范(Anrooy, Henriette(Jettchen)van)——马克思的表妹，莱昂·菲利浦斯的女儿，阿·范·安罗伊的妻子。——第591、606、646、667页。
- 安内克，弗里德里希(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普鲁士炮兵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和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第197、246—249页。
- 奥本海姆(Oppenheim)——伦敦的银行家。——第397页。
- 奥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特(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德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柏林《改革报》的编辑之一，1849年至1861年侨居瑞士、法国和英国；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90、110页。
- 奥登堡，奥古斯特·保尔·弗里德里希(Oldenburg, August Paul Friedrich 1783—1853)——奥登堡王朝的大公(1829—1853)。——第413页。
- 奥登堡，彼得·尼古劳斯·弗里德里希(Oldenburg, Peter Nikolaus Friedrich 1827—1900)——奥登堡的大公(1853—1900)，1864年被俄国推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王位的追求者；1866年他把自己的王位要求让给普鲁士。——第413页。
- 奥登堡王朝(Oldenburger)——丹麦王国(1448—1863)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国(1460—1863)的王朝；俄国皇帝彼得三世(1761—1762)属奥登堡王朝。——第407页。
- 奥尔丹，威廉逊·辛普森(Oldham, William Simpson 1813—1868)——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积极参加者，南部同盟国会议员。——第298页。
- 奥尔格斯，海尔曼(Orges, Hermann 1821—1874)——德国新闻工作者，1854年至1864年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编辑之一。——第13、15、16、400、401、463页。
- 奥尔良亲王——见路易·菲利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黎伯爵。
- 奥尔斯瓦特，鲁道夫(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与资产阶级相接近的自由主义贵族的代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6—9月)，不管大臣(1858—1862)。——第480页。
- 奥尔西尼，费利切(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因谋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244、617页。
- 奥耳索普，托马斯(Allsop, Thomas 1795

—1880)——英国交易所经纪人,政论家,接近宪章派;1858年资助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第244页。

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弗雷德里克)(Augustenburg, Friedrich 1829—1880)——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宗德堡—奥古斯滕堡亲王,1852年起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王位追求者;1863年起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大公,称弗里德里希八世。——第370、372、377、382、413、416页。

奥普戴克,乔治(Opdyke, George 1805—1880)——美国企业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纽约市长(1862—1863)。——第306页。

奥斯本——见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

奥斯渥特,恩斯特(Oswald, Ernst)——普鲁士军官,1860年参加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1年末流亡美国。——第197页。

B

巴布斯特,伊万·康德拉提也维奇(Бабст, Иван Кондратьевич 1824—1881)——俄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曾先后任喀山大学(1851年起)和莫斯科大学(1857年起)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六十年代初曾举行政治经济学公众讲演会。——第551、563页。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第205、217、324、365、368、492页。

巴罗,奥迪隆(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首领;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巴罗脱离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第160页。

巴斯提安,阿道夫(Bastian, Adolf 1826—1905)——德国资产阶级民族志学家。——第131、574页。

巴特勒,本杰明·富兰克林(Butler, Benjamin Franklin 1818—1893)——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将军,共和党左翼领袖之一;美国内战时期夺取新奥尔良时为远征军的指挥官,新奥尔良的军事长官(1862)。——第392、405页。

白恩士,莉迪娅(莉希)(Burns, Lydia (Lizzy) 1827—1878)——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玛丽·白恩士的妹妹。——第300、304、307、308、385、397、424页。

白恩士,玛丽(Burns, Mary 死于1863年)——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的第一个妻子。——第218、300、304、307、308、310、314、317页。

班贝尔格尔,路德维希(Bamberger, Ludwig 1823—1899)——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英国、荷兰,1853年起侨居法国;巴黎的银行家,六十年代末回到德国,追随民族自由党人。——第13、90、110、561页。

班迪亚,亚诺什(Bangya, Já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

- 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进行活动(1855—1858)。——第 84、305、369、484、546 页。
- 班克斯，纳萨涅尔·普伦蒂斯(Banks, Nathaniel Prentiss 1816—1894)——美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马萨诸塞州的州长(1858—1861)，美国内战时期任弗吉尼亚州(1862)和路易西安纳州(1862—1864)的北军司令。——第 248、257 页。
- 邦迪埃拉兄弟，阿提利奥(1810—1844)和埃米利奥(1819—1844)(Bandiera, Attilio ed Emilio)——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第 384 页。
- 保拉-克雷歇尔(Paula-Krecher)(保尔夫 Paulaw)——第 485 页。
- 鲍威尔，埃德加尔(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9 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1861 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第 201、363 页。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 168、264 页。
- 贝多芬，路德维希·万(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 65 页。
-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Bermbach, Adolph 1822—1875)——科伦的法学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与马克思有通信来往；后来成为自由派。——第 56、471、491 页。
- 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海军部秘书(1852—1858)。——第 384 页。
- 贝尔纳，西蒙·弗朗斯瓦(Bernard, Simon-François 1817—1862)——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派；1848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8 年被法国政府控为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同谋犯，但被英国法庭宣布无罪。——第 243、244、598、617、619 页。
- 贝克尔(Becker)——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第 543 页。
- 贝克尔(Becker)——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海耳曼》报驻莱比锡通讯员。——第 615 页。
- 贝克尔，奥斯卡(Becker, Oskar 1839—1868)——一个在敖德萨做校长的波罗的海沿岸德国人的儿子；莱比锡大学的学生；1861 年因谋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被判二十年徒刑，1866 年被赦免。——第 606、607 页。
- 贝克尔，海耳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红色贝克尔 der «rote Becker»)——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62—1866),后为国会议员(1867—1874);1875年起为科伦市长。——第241、477、491、621页。
- 贝克尔,麦克斯·约瑟夫(Becker, Max Joseph 死于1896年)——莱茵省的工程师,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第468页。
- *贝克尔,约翰·菲利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逃出德国,六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先驱》杂志的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1、53、102、136、194、195、336、515、522、551、574、614、616、673页。
- 贝克曼(Beckmann)——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鲁士警探,《科伦日报》驻巴黎的通讯员。——第467、541、542页。
- 贝伦兹,尤利乌斯(Berends, Julius 生于1817年)——德国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56、513页。
- 贝内克(Beneke)——曼彻斯特的商人。——第656页。
- 贝塞耳(Bessel)——德国律师,1860年是科伦工人教育协会主席。——第89页。
- 贝塔,亨利希(Beta, Heinrich)(贝特齐希 Bettziech 的笔名)——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金克尔的拥护者。——第6、143、201、231、450、484页。
- 贝特伦,格尔格利(Bethlen, Gergely)——伯爵,匈牙利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拉萨尔决斗时的监场人。——第418、668页。
-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1860)——男爵,普鲁士外交家,政论家和神学家,接近普鲁士宫廷,曾任驻伦敦大使(1842—1854)。——第539页。
- 本特利,理查(Bentley, Richard 1794—1871)——英国出版商,伦敦出版公司经理。——第429页。
- 比勒,卡尔·施廷·安德森(Bille, Carl Steen Andersen 1828—1898)——丹麦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属于民族自由党,《日报》的编辑和所有者,下院议员。——第416页。
- 比朔夫斯海姆,路易(Bischoffsheim, Louis 1800—1873)——法国银行家,股份银行的经理,该银行在伦敦设有分行。——第211页。
- 比斯康普,埃拉尔特(Biskamp, Elard)——德国民主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曾参加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办的刊物《人民报》编辑部,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第111、125、133、140、439、443、445、457、460、462、464、465、568、665页。
- 彼得一世(Петр I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第341页。
- 彼得三世(Петр III 1728—1762)——俄国皇帝(1761—1762)。——第341页。

-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第 369 页。
- 俾斯麦, 奥托 (Bismarck, Otto 1815—1898)——公爵, 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 普鲁士首相(1862—1872 和 1873—1890); 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工人运动的死敌,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78)的制定者。——第 288、297、300、307、325、331、350、351、370、386、394、402、416 页。
-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公元前 571 左右—497)——古希腊数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 650 页。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1848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委员,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被判处六年徒刑, 六十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进步党人。——第 26、89、93、159、170、195、205、276、289、482、563、564 页。
- 毕林, 卡尔·约翰 (Bühning, Karl Johann 生于 1820 年)——德国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 158、171 页。
- 毕希纳, 路德维希 (Büchner, Ludwig 1824—1899)——德国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哲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76 页。
- 卜尼格先, 鲁道夫 (Bennigsen, Rudolph 1824—1902)——德国政治活动家, 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统一德国; 1859—1867 年为民族联盟党主席, 从 1867 年起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83 和 1887—1898)。——第 564 页。
- 波克罕, 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德国政论家, 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1851 年起是伦敦商人;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 32、42、46、57、90、95、96、101、110、111、124、125、130、136、137、147、149—152、197、200、230、232、237、239、253、263、271、274、276—281、283、286、293、397、400、401、405、444、468、568、573、614、627、628、630、632 页。
- 波拿巴第一——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 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 (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eon 1822—1891)——拿破仑第三的堂弟,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54 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 以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闻名。——第 79、97、102、103、332、334、336、514、518 页。
- 波普, 约翰 (Pope, John 1822—1892)——美国将军, 属于共和党,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1862 年先为密西西比后为弗吉尼亚的北军的一个军团的指挥官。——第 247、273、285 页。
- 波特尔, 艾德蒙 (Potter, Edmund)——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 六十年代初是曼彻斯特商会会长, 议会议员。——第 333 页。
-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第41、487、509页。
- 勃鲁姆，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第135页。
- 勃律盖曼，卡尔·亨利希 (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1845—1855年为《科伦日报》主编。——第140页。
- 伯恩赛德，安布罗斯·埃弗雷特 (Burnside, Ambrose Everett 1824—1881)——美国将军，属于共和党；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1862年11月—1863年1月)。——第303、304、306页。
- 伯恩施太因，亨利希 (Börnstein, Heinrich 1805—1892)——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黎《前进报》的编辑(1844)，德国军团的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80页。
- 伯恩施托尔夫，阿尔勃莱希特 (Bernstorff, Albrecht 1809—1873)——伯爵，普鲁士外交家，曾任驻伦敦公使(1854—1861)，外交大臣(1861—1862)，驻伦敦大使(1862—1873)。——第185页。
- 博埃齐(阿尼齐·托尔夸特·赛韦林·博埃齐) (Anicius Manlius Torquatus Severinus Boëthius 480—524)——罗马的新柏拉图派哲学家，以翻译和注释古希腊罗马的杰出的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著作而著名。——第650页。
- 博丹，让 (Bodin, Jean 1530—1596)——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专制政体的思想家。——第352页。
- 博尔夏特 (Borchardt)——路易·博尔夏特的妻子。——第657页。
- 博尔夏特 (Borchardt)——路易·博尔夏特的长女。——第657页。
- 博尔夏特 (Borchardt)——路易·博尔夏特的小女儿。——第657页。
- 博尔夏特，路易 (Borchardt, Louis)——德国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第29、108、139、197、366、385、388—391、393、398、409、411、464、572、652、655—657页。
- 博雷加德，比埃尔·古斯塔夫·土坦 (Beauregard, Pierre Gustave Toutant 1818—1893)——美国将军，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1861—1862年初)、密西西比州(1862)和查理斯顿(1862年9月—1864年4月)的南军指挥官。——第233、234、241、242、405页。
- 博林，弗里德里希 (Boelling, Friedrich 1816—1884)——德国商人，恩格斯的妹妹海德维希的丈夫。——第579、581、661页。
- 博林，海德维希 (Boelling, Hedwig 1830—1904)——恩格斯的妹妹，弗里德里希·博林的妻子。——第661页。
- 博特曼 (Bortman)。——第246页。
-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 (Beust, Friedrich von 1817—1899)——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伍，1848年是科伦工人联

- 合会委员会委员,《新科伦报》编辑之一(1848年9月—1849年2月),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革命后流亡瑞士,任教育学教授。——第54页。
-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第352页。
- 布埃耳,唐·卡洛斯(Buell, Don Carlos 1818—1898)——美国将军,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曾任田纳西和肯塔基两州的一个军团指挥官(1862)。——第233、246页。
-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官员,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柏林《国民报》通讯员,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124、125、130、133、146、149、152、155、156、262、279、282、327、463、547、548、573、582、622页。
- 布坎南,詹姆斯(Buchanan, James 1791—1868)——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曾任国务卿(1845—1849),驻伦敦公使(1853—1856),美国总统(1857—1861);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第173、188页。
- 布克尔,亨利·托马斯(Buckle, Henry Thomas 1821—1862)——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实证论社会学家。——第252页。
- 布拉斯,奥古斯特(Braß, August 1818—1876)——德国新闻工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9—1860年是《新瑞士报》的主编,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50、105、125、132、153、519、664页。
- 布腊尼茨基,克萨佛里(Branicki, Ksavery 1812—1879)——波兰大地主,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接近拿破仑亲王。——第334页。
- 布莱布特罗伊,格奥尔格(Bleibtreu, Georg 1828—1892)——德国战事画家。——第585页。
- 布莱格,布拉克斯顿(Bragg, Braxton 1817—1876)——美国将军,美国内战时为肯塔基州的南军指挥官(1862)。——第392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338、398、485页。
- 布兰克,艾米尔(Blank, Emil)——卡尔·艾米尔·布兰克家庭成员之一。——第661页。
- 布兰克,卡尔·艾米尔(Blank, 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四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72、73、126、532、578、579、581、661页。
- 布兰克,鲁道夫(Blank, Rudolf)——卡尔·艾米尔·布兰克家庭成员之一。——第661页。
- 布兰克,玛丽亚(Blank, Marie 1824—1901)——恩格斯的妹妹,1845年起为卡尔·艾米尔·布兰克的妻子。——第661页。
- 布兰肯堡,摩里茨·卡尔·亨宁(Blanc-

- kenburg, Moritz Karl Henning 1815—1888)——普鲁士政治活动家,保守派右翼领袖之一,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51年起)和德意志国会议员(1867年起);1873年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169页。
- 布朗,约翰(Brown, John 1800—1859)——美国农民,废奴运动革命派著名活动家之一;堪萨斯反奴隶主武装斗争(1854—1856)的积极参加者;1859年打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被送交法院,后被处死。——第6—7页。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 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领袖,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曾多次被判徒刑。——第178、306、598、601、609、612页。
- 布朗纳,爱德华(Bronner, Eduard)——德国医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制宪议会议员,后侨居英国。——第29、38、159页。
- 布雷金里季,约翰·卡布耳(Breckinridge, John Cabell 1821—1875)——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南部奴隶主叛乱的领导人之一;副总统(1857—1861),186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内战时是南军的将军,南部同盟的陆军部长(1865)。——第272页。
- 布林德,弗雷德里卡(Blind, Friederike)——卡尔·布林德的妻子。——第486页。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为狂热的沙文主义者。——第6、24、30、32、34—37、39、41、43、44、86、121、123、130、131、134、135、152、158、182、192、201、294、323、337、338、340、345、364、384、435、436、438—440、445、447、449、450、453—463、485—487、490、509、561、625页。
- 布龙,卡尔(Bruhn, Karl 生于1803年)——德国新闻工作者,流亡者联盟和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被开除出同盟;曾担任汉堡拉萨尔派机关报《北极星报》的编辑(1861—1866)。——第364页。
- 布鲁克兄弟(Gebrüder Bruckner)——波克罕的熟人。——第280页。
- 布鲁克,卡尔·路德维希(Bruck, Karl Ludwig 1798—1860)——男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大企业主;曾任工商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1851),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53—1855),1855年起为财政大臣;1860年4月自杀。——第57页。
- 布罗克豪斯,亨利希(Brockhaus, Heinrich 1804—1874)——德国的出版者和书商;先是莱比锡一家大出版发行公司的共同所有者(1823年起),后为所有者(1850年起)。——第101、131、161、194、275、277、302、305、589、600、609、618、637页。
- 布吕姆,巴贝塔(小贝尔)(Blum, Babette (Belchen)约1791—1865)——马克思的姑母。——第375、640页。
- 布吕宁克,玛丽亚(Brüningk, Maria 死于1853年)——男爵夫人,德国贵族阿·布吕宁克的妻子,1850年曾协助

哥·金克尔逃出监狱；1851年起住在伦敦，同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代表人物保持联系。——第157页。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布歇·德·克雷佛克尔·德·佩尔特，雅克 (Boucher de Crèvecœur de Perthes, Jacques 1788—1868)——法国考古学家和作家，以研究原始社会物质文化的著作而闻名。——第345页。

C

采尔(Zell)——特利尔的公证人。——第641页。

采尔宁，爱德华 (Zernin, Eduard)——德国政论家，《军事总汇报》的发行人。——第31页。

策德利茨-诺伊基尔希，康斯坦丁 (Zedlitz-Neukirch, Konstantin 生于1813年)——男爵，普鲁士官员，柏林警察总监。——第162、186、585、597、604页。

察贝尔，弗里德里希 (Zabel, Friedrich 1802—1875)——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柏林《国民报》的编辑 (1848—1875)。——第34、52、115、149、167、168、443、476、518、567、576页。

查尔纳，约翰·卡尔 (Tschärner, Johann Karl 1812—1879)——瑞士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激进主义者，《联邦报》的编辑之一。——第64页。

查尔托雷斯基，弗拉基斯拉夫 (Czartoryski, Wladyslaw 1828—1894)——公爵，波兰大地主，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1863年5月起为驻巴黎的临时国民政府的外交代表。——第365、368页。

查普林—霍恩公司 (Chaplin and Horne)

——英国的一家酒公司。——第296页。

车尔尼晓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Черныш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86—1857)——俄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28—1852年领导陆军部。——第242页。

D

达-达 (Dà-dà)——阿拉伯政论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受阿尔及利亚当局的委托把一些波拿巴派的抨击性小册子译成本国语言。——第96、101、103、109页。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 (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人。——第131、251、252、574、662页。

达西埃，安得列 (Dacier, André 1651—1722)——法国语文学家，古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许多著作的译者和注释者，其中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608页。

戴维斯，杰弗逊 (Davis, Jefferson 1808—1889)——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组织者之一，南部同盟总统 (1861—1865)。——第187、297、298、424页。

丹尼尔，阿马利亚 (Daniels, Amalie 1820—1895)——罗兰特·丹尼尔的妻子。——第170、244页。

丹尼尔，罗兰特 (Daniels, Roland 1819—1855)——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该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由于在狱中得的肺

- 病而死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479 页。
- 德拉奥德，律西安 (Delahodde, de la Hodde, Lucien 1808—1865) (假名为杜普雷 Duprez) ——法国政论家，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警探。——第 17、431、541、542 页。
- 德兰恩，约翰·塔杰乌斯 (Delane, John Thadeus 1817—1879) ——英国新闻记者，《泰晤士报》编辑 (1841—1877)。——第 321 页。
- 德朗克，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 (矮子) ——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日内瓦，1851 年流亡英国；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脱离政治活动，从事商业。——第 10、22、24、29、38、209—212、214、218、230、329、330、333—335、348、351、354—356、412、469、490、656—658 页。
- 德朗克曼 (Drankmann) ——普鲁士国家检察官。——第 535 页。
- 德鲁克尔，路易 (Drucker, Louis)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伦敦幽默周刊《您好！》的出版者。——第 143 页。
- 德穆特 (Demuth) ——海伦·德穆特的亲戚。——第 642 页。
- 德穆特，海伦 (琳蕻) (Demuth, Helene (Lenchen) 1823—1890) ——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 112、116、129、302、313、363、488、665、674—676、682 页。
- 德穆特，玛丽安娜 (Demuth, Marianne 死于 1862 年) ——海伦·德穆特的妹妹。——第 302 页。
- 德纳，查理·安德森 (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 ——美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之一。——第 94、98、100、116、148、152、154、194、197、229、232、237、465、515、580 页。
- 德农维耳——见瓦托，路易。
- 狄奥多洛斯 (西西里的) (Diodorus Siculus of Sicily 公元前 80 左右—29) ——古希腊历史学家。——第 230、233 页。
- 迪茨，奥斯渥特 (Dietz, Oswald 1824 左右—1864) ——德国维斯巴登的建筑师，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曾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来是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492、535、539、540 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1871 年起为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首相 (1868 和 1874—1880)。——第 384 页。
- 窦尼盖斯，弗兰茨·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 (Dönniges, Franz Alexander Friedrich Wilhelm 1814—1872) ——德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兰克的学生，著有德国中世纪史的著作；1862—1864 年任巴伐利亚驻瑞士公使。——第 418、419、422、423、668 页。

窠尼盖斯, 海伦娜 (Dönniges, Helene 1845—1911)——弗里德里希·威廉·窠尼盖斯的女儿, 罗马尼亚贵族腊科维茨的未婚妻。——第 418、419、422、668 页。

杜蒙, 约瑟夫 (Dumont, Joseph 1811—1861)——德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 温和的自由派; 1831 年起为《科伦日报》发行人。——第 140 页。

敦克尔 (Duncker)——普鲁士官吏, 1848 年任柏林警察厅长。——第 479 页。

*敦克尔, 弗兰茨 (Duncker, Franz 1822—1888)——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出版商。——第 11、14、22、31、56、125、162、327、432、434、443—445、505、507、508、513、514、557、567、570、589、637 页。

多济, 莱茵哈特·彼得·安奈 (Dozy, Reinhart Pieter Anne 1820—1883)——荷兰东方史学家, 来顿大学教授, 写有许多阿拉伯历史著作。——第 407、408、661 页。

E

厄耳伯曼 (Oelbermann)——德国波恩的出版者。——第 101 页。

恩格尔, 恩斯特 (Engel, Ernst 1821—1896)——著名德国统计学家, 1860—1882 年任柏林普鲁士王国统计局局长。——第 353 页。

恩格兰德尔, 济格蒙德 (Engländer, Sigmund 1828—1902)——奥地利记者, 1848 年流亡英国, 密探。——第 47、48、467、537 页。

*恩格斯,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 (Engels, Elisabeth Franziska 1797—1873)——恩格斯的母亲。——第 57—59、

421、524、577—579、580、581、660、661 页。

*恩格斯, 艾米尔 (Engels, Emil 1828—1884)——恩格斯的弟弟, 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 55、57、524、532、578—581 页。

恩格斯, 恩玛 (Engels, Emma 生于 1834 年)——海尔曼·恩格斯的妻子。——第 661 页。

*恩格斯, 海尔曼 (Engels, Hermann 1822—1905)——恩格斯的弟弟, 巴门的工厂主。——第 578—581、659、660 页。

恩格斯, 老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senior)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第 16、58、517 页。

恩格斯, 鲁道夫 (Engels, Rudolf 1831—1903)——恩格斯的弟弟, 巴门的工厂主。——第 578—581、661 页。

恩斯特第二 (Ernst II 1818—1893)——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 (1844—1893);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哥哥; 六十年代初反对在普鲁士的统治下统一德国的政策, 1866 年起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 10、195、547 页。

F

法济, 让·雅克 (詹姆斯) (Fazy, Jean Jacques (James) 1794—1878)——瑞士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激进派, 曾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 (1846—1853 和 1855—1861), 瑞士银行的创办人, 实行亲波拿巴的政策。——第 53、109、121、123、236、418、432、459、502、523、561、599、656、658、668 页。

法腊格特, 戴维·格拉斯哥 (Farragut,

- David Glasgow 1801—1870) —— 美国海军军官, 1862年7月起为舰队司令,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在夺取谋比耳时(1864年8月)任区舰队司令。——第420、421页。
- 法里尼, 鲁伊治·卡洛 (Farini, Luigi Carlo 1812—1866) ——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主张在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统一意大利, 曾任教育大臣(1851—1852); 撒丁内政大臣(1860), 那不勒斯总督(1860年11月—1861年1月), 意大利政府首脑(1862—1863)。——第574页。
- *菲利浦斯, 安东尼达(南尼达) (Philips, Antoinette (Nannette) 1837左右—1885) —— 马克思的表妹, 莱昂·菲利浦斯的女儿。——第198、376、377、380、381、584—586、589—591、597、603—606、610、646、665、666页。
- 菲利浦斯, 奥古斯特 (Philips, August 死于1895年) —— 马克思的表兄弟, 阿姆斯特丹的律师。——第183、194、198、202、217、220、221、595、605、610、634、645页。
- 菲利浦斯, 弗里德里希(弗里茨) (Philips, Friedrich) (Fritz) —— 马克思的表兄弟, 扎耳特博默耳的银行家。——第606、646、667页。
- 菲利浦斯, 卡尔 (Philips, Karl) —— 马克思的表兄弟, 亚琛的商人。——第649、651页。
- *菲利浦斯, 莱昂 (Philips, Lion 死于1866年) —— 荷兰商人, 马克思的表舅。——第161、286、311、312、374—376、380、381、414、580、582、583、586、588、594、595、597、598、601、603、606、610、640—642、644—647、649、661、662、665—667、677页。
- 菲利浦斯, 让 (Philips, Jean) —— 马克思的表兄弟, 亚琛的商人。——第649页。
- 菲利浦斯, 雅克 (Philips, Jacques) —— 马克思的表兄弟, 鹿特丹的律师。——第161、165、595、597、598、605、645页。
- 菲利浦斯家 —— 马克思的母系的荷兰亲戚。——第641页。
- 菲塞林, 西蒙 (Vissering, Simon 1818—1888) —— 荷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第645页。
- 菲沙尔特, 约翰 (Fischart, Johann 1545左右—1590) —— 德国讽刺作家。——第122页。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 —— 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 因1848年炮击墨西拿得绰号“炮弹国王”。——第89、104页。
- 费尔斯特, 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 (Först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91—1868) —— 普鲁士历史学家、作家和艺术学家。——第586页。
- 费格勒, 奥古斯特 (Voegele, August) —— 1859年是伦敦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字工人。——第36—42、436、437、439、447、456、458—462、485页。
- 费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kob 1805—1871) ——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党人。——第70、443页。
- *费舍, 爱德华 (Fischel, Eduard 1826—1863) —— 德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进步党人, 1858年起任柏林市法庭陪审官, 1859—1860年是柏林乌尔卡尔特派的

- 杂志《公文集》的编辑，曾激烈批评了帕麦斯顿和拿破仑第三的对外政策。——第10—14、17、23、29、33、40、45、46、53、54、56、59—62、125、430、437、532、533、536、537、546—548、552页。
-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第49、529页。
- 芬克，格奥尔格(Vincke, Georg 1811—1875)——男爵，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右派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右派，五十至六十年代被选入普鲁士议会下院，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第157、163、169、186、331、548页。
-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真姓为阿鲁埃 Arouet)——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131、133、159、338页。
-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1850—1861年侨居英国，《晨星报》的撰稿人，1861年回到德国，进步党人。——第11、158、379、449、478、530、532、574页。
- 福格勒，卡·格·(Vogler, C. G.)——布鲁塞尔的德国出版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05页。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揭露了他。——第8、11—15、17—20、23、24、26—28、31—34、38、40—44、47、52、64、65、70—72、73、76、81、90—92、95—98、101、103、105、108—110、114、115、121、123、126、129—132、148、149、155、157、236、351、352、401、430—433、435、439、440、444—446、448—453、455—467、469—471、473—476、478、481、485—487、489、490、493、497—500、502—504、509—511、514、518—523、530、531、554、559—562、570、582、636页。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初期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至六十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五十年代后半期脱离革命斗争。——第5、6、12、13、17、18、34、35、41、46、50、54、121—123、131、134—136、148、152、154、156、199、211、255、292—294、316、347、364、397、398、409、417、418、430、435、436、441、448—452、464、465、471、479、483、488、497、519、561、562、565、573、575—577、582、632、634—636、642、643、656、658、664、665、667、668页。
- 弗莱里格拉特，路易莎(Freiligrath, Louise)——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女儿。——第667页。
- 弗莱里格拉特，伊达(Freiligrath, Ida 1817—1899)——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第667页。

- 弗莱塔格, 古斯塔夫 (Freytag, Gustav 1816—1895)——德国资产阶级作家。——第 169、585 页。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 (1848—1916)。——第 79、140、368 页。
- 弗兰德, 威廉 (Ferrand, William)——英国地主, 议会议员, 属于托利党。——第 664 页。
- 弗兰格尔,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普鲁士将军, 1848 年 11 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和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参加者; 对丹麦战争 (1864) 时期为普奥军队的总司令。——第 379 页。
- 弗兰科夫斯基, 莱昂 (Frankowski, Leon 1844 左右—1863)——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中央民族委员会委员, 属于“红党”, 1863 年领导卢布林省的起义部队; 后被俘, 6 月 4 日被处死。——第 324 页。
- 弗兰克, 阿·(Frank, A.)——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巴黎的出版商。——第 505 页。
- 弗朗克尔, 路易·本札曼 (Francoeur, Louis Benjamin 1773—1849)——法国数学家, 编有许多数学、天文学、机械学方面的教科书。——第 394 页。
- 弗雷里克斯,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 (Frerichs, Friedrich Theodor 1819—1885)——德国临床医师和病理学家, 1859 年起是柏林的大学教授和附属济贫医院院长。——第 166 页。
- 弗里德兰德, 麦克斯 (Friedländer, Max 1829—1872)——德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曾参加《新奥得报》和《新闻报》编辑部工作 (五十至六十年代马克思曾为这两家报纸撰稿); 《新自由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64—1872); 斐迪南·拉萨尔的表弟。——第 162、172、199、229、232、246 页。
- 弗里德兰德, 尤利乌斯 (Friedländer, Julius)——柏林的陪审官, 前者的兄弟。——第 162、164、172、173 页。
-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 (Friedrich-Karl, Prinz 1828—1885)——普鲁士将军, 后为元帅。——第 99、100、162、387 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 (Friedrich I 1826—1907)——1852 年起是巴登的实际上的统治者, 1856 年起是巴登大公。——第 345 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 (Friedrich I Barbarossa 1123 左右—1190)——1152 年起是德国国王, 后为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155—1190)。——第 195 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 (1740—1786)。——第 331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 (公正大王)——普鲁士国王 (1797—1840)。——第 329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 (1840—1861)。——第 24、138、401、586、623 页。
- 弗里芒特, 约翰·查理 (Frémont, John Charles 1813—1890)——美国旅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左翼; 1856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 美国内战时为密苏里州 (1861 年 11 月以前) 和弗吉尼亚州 (1862) 的北军指挥官。——第 219、

235、237、248、257 页。

弗洛孔，斐迪南 (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 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 498、505 页。

弗洛伊德，约翰·布坎南 (Floyd, John Buchanan 1807—1863)——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弗吉尼亚州州长 (1850—1853)，曾任陆军部长 (1857—1860)，站在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188、298 页。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 (Frö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 年回到欧洲；自由党人。——第 20、456、505 页。

弗略里，查理 (Fleury, Charles 生于 1824 年) (真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 Carl Friedrich August Krause)——伦敦商人，普鲁士的间谍和警探。——第 484、535、539—545 页。

富尔德，阿希尔 (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849—1867 年曾屡任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 (1852 年—1860 年 11 月)。——第 205 页。

富兰克林，威廉·布埃尔 (Franklin, William Buel 1823—1903)——美国将军，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2 年在弗雷德里克斯伯格的会战中是两个军的指挥官。——第 303 页。

傅立叶，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

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159、600 页。

G

哥贝尔 (Göbel)——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陪审法庭庭长。——第 535、545 页。

戈德海姆 (Goldheim)——普鲁士警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之一。——第 145、534、535、539、541、543—545 页。

戈德曼 (Goldmann 约死于 1863 年)——德国政论家，沙皇政府的密探。——第 264 页。

歌德，约翰·沃尔夫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65、159、281、380、625、651 页。

革拉苏 (马可·李奇尼乌斯·革拉苏) (Marcus Licinius Crassus 公元前 115 左右—53)——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公元前 71 年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曾两次任执政官。——第 160 页。

格尔斯滕堡，伊西多尔 (Gerstenberg, Isidor)——伦敦银行家，哥·金克尔的政治信徒之一。——第 259、480 页。

格拉博夫，威廉 (Grabow, Wilhelm 1802—1874)——普鲁士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主席，属于右派；普鲁士众议院副议长 (1850—1861) 和议长 (1862—1866)。——第 623 页。

格莱夫 (Greif)——普鲁士警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谍报机关领导人之一。——第 140、145、534、535、539—545 页。

格莱斯顿，罗伯特 (Gladstone, Robert

- 1811—1872)——英国商人,资产阶级慈善家,威廉·格莱斯顿的堂弟。——第352页。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212页。
- 格兰特,乌利希·辛普森(Grant, Ulysses Simpson 1822—1885)——美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属于共和党;1861—1862年为肯塔基和田纳西州的北军指挥官,1864年3月起任陆军总司令;陆军部长(1867—1868),美国总统(1869—1877)。——第233、350、392、394、402、405、420、423页。
- 格里利,霍拉斯(Greeley, Horace 1811—1872)——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第232、237页。
- 格里斯海姆,卡尔·古斯塔夫(Griesheim, Karl Gustav 1798—1854)——普鲁士将军和作家,反动分子,1848年是陆军部在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代表。——第204页。
- 格林(Green)——马克思在伦敦的熟人。——第77、562页。
- 格伦尼,约翰·斯图亚特(Glennie, John Stuart)——英国文学家,1862年陪同布克尔到巴勒斯坦旅行。——第252页。
- 格罗夫,威廉·罗伯特(Grove, William Robert 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第415、666页。
- 格吕克斯堡——见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
-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第58、90、534、561页。
- 格奈斯特,亨利希·鲁道夫·海尔曼·弗里德里希(Gneist, Heinrich Rudolf Hermann Friedrich 1816—1895)——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柏林大学教授,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58年起)和德意志国会议员(1868年起);六十年代初是自由党反对派的代表,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第370页。
- 龚佩尔特,爱德华(Gumpert, Eduard 死于1893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5、46、53、58、87、91、103、108、118、142、146、153、154、165、171、198、253、294、315、329、356、366、386、388—393、402、464、533、573、652、655—658页。
- 龚佩尔特(Gumpert)——爱德华·龚佩尔特的妻子。——第402页。
- 古德肖,米歇尔(Goudchaux, Michel 1797—1862)——法国银行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五十年代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第305—306页。

H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er)——1273年起至1806年(断续地)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朝、奥地利皇朝(1804年起)和奥匈帝国皇朝(1867—1918)。——第

- 127、128 页。
- 哈茨费尔特-维耳登堡, 艾德蒙 (Hatzfeldt-Wildenburg, Edmund 生于 1798 年)——伯爵, 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丈夫。——第 540 页。
-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 索菲娅 (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拉萨尔的朋友和信徒。——第 33、49、149、155、162、164、169、173、178、179、194、259、570、576、583—586、590、591、597、599—602、605、611、619、669、676、678、680 页。
- 哈尔父子公司 (B. ter Haar und Sohn)——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商行。——第 221 页。
- 哈勒克, 亨利·韦哲 (Halleck, Henry Wager 1815—1872)——美国将军, 温和的共和党人; 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苏里州军区司令 (1861 年 11 月—1862 年 3 月) 和密西西比军团司令 (1862 年 3—7 月), 北军总司令 (1862 年 7 月—1864 年 3 月)。——第 234、246—248、257、291 页。
- 哈尼, 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红色共和党人》周报以及宪章派其他定期刊物的编辑;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第 397、659 页。
- 哈特曼, 摩里茨 (Hartmann, Moritz 1821—1872)——奥地利作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极左派。——第 110 页。
- 海德, 约翰·哥特弗利德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和文学理论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对进步的文学派别“狂飙”的形成起过作用。——第 159 页。
- 海尔布隆纳尔, 卡尔 (Hailbronner, Karl 1789—1864)——巴伐利亚作家和旅行家, 奥地利统治集团的侵略意图的表达者之一, 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过文章。——第 16 页。
- 海尔维格, 格奥尔格 (Herwegh, Georg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 1848 年为参加过 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 六十年代是拉萨尔的拥护者。——第 260、364、365、423、504 页。
- 海弗纳尔, 列奥波特 (Häfner, Leopold 生于 1820 年)——奥地利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第 19、32 页。
-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 31、65、331、504、615 页。
- 海特男爵, 奥古斯特 (Heydt,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1801—1874)——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 曾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 (1848 年 12 月—1862 年), 财政大臣 (1862 年 5 月—9 月, 1866—1869)。——第 379 页。
- 海因岑, 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曾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0 年秋定居美国。——第 12、51、580 页。
- 海茵茨曼, 阿列克西斯 (Heintzmann, Alexis 约生于 1812 年)——普鲁士法

- 学家,自由党人,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的会员,后来侨居伦敦,1861年为民族联盟伦敦分部的主席。——第177、181、182、191、192、195、615页。
- 海泽,亨利希(Heise, Heinrich 死于1860年)——德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第18、22、464页。
- 汉泽曼,大卫(Hanseman, David 1790—1864)——德国大资本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实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167页。
-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 Hermann Wilhelm 约生于1831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叛卖性的供述,审判前由警察局释放,逃往巴西。——第472、542页。
- 赫伯特,悉尼(Herbert, Sidney)——英国法学家。——第210、215、217页。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1852年起侨居英国,在英国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第217、322、368页。
- 赫尔弗,古斯塔夫(Hörfel, Gustav)——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0年起侨居巴黎,法国警探。——第48、467页。
- 赫拉克利特(Heraklit 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60、163页。
- 赫斯,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第63、87、364、365页。
- 赫斯,西比拉(Heß, Sibylle 1820—1903)(父姓佩什 Pesch)——莫泽斯·赫斯的妻子。——第87页。
- 赫希斯特(Höchster)——恩斯特·海尔曼·赫希斯特的儿子,1860年以前是巴黎克尼格斯瓦特银行的职员,后来是伦敦一家私人企业的营业所的职员。——第133页。
- 赫希斯特,恩斯特·海尔曼(Höchster, Ernst Hermann 约生于1811年)——爱北斐特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六十年代侨居巴黎,脱离了政治活动。——第130、133页。
-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著名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他的学说的热心普及者。——第317、334、335页。
-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230、321、493页。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

- 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20、116、159、164、206、209、252、410 页。
-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卡尔 (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 ——巴登的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侨居美国，1861—1865 年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159、235 页。
- 黑克舍尔，马丁 (Heckscher, Martin) ——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曾给恩格斯治过病。——第 52、54、55、72、73、108、114、464 页。
- 亨利，托马斯 (Henry, Thomas 1807—1876) ——英国法官。——第 37、437 页。
- 亨尼西，约翰·波普 (Hennessy, John Pope 1834—1891) ——爱尔兰保守党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 357 页。
- 洪堡，亚历山大 (Humboldt, Alexander 1769—1859) ——德国大学者，科学家和旅行家。——第 65、518、529、547、586 页。
- 胡阿雷斯，贝尼托·帕布洛 (Juárez, Benito Pablo 1806—1872) ——杰出的墨西哥国家活动家，争取本国民族独立的战士，内战 (1858—1860) 和武装干涉墨西哥 (1861—1867) 时期为自由党的领袖，墨西哥总统 (1858—1872)。——第 237 页。
- 胡克，约瑟夫 (Hooker, Joseph 1814—1879) ——美国将军，废奴主义者，属于共和党，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波托马克河军团军长 (1862)，后为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 (1863 年 1—6 月)。——第 291、299、322、350 页。
- 华莱士，路易斯 (Wallace, Lewis 1827—1905) ——美国将军，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2 年为田纳西州的师团指挥官。——第 234 页。
- 怀兹，托马斯 (Wyse, Thomas 1791—1862)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财政大臣 (1839—1841)，驻雅典的公使 (1849—1862)；二十年代为律西安·波拿巴的女婿。——第 325 页。
- 惠特沃思，约瑟夫 (Whitworth, Joseph 1803—1887) ——英国厂主和军事发明家。——第 558 页。
- 霍布斯，托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第 252 页。
-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 (1415—1701)，普鲁士王朝 (1701—1918) 和德意志皇朝 (1871—1918)。——第 329、331、350、604 页。
- 霍林格尔，菲德利奥 (Hollinger, Fidelio) ——德国侨民，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曾承印《人民报》。——第 30、36、37、435—437、439、455—461、465、487、509 页。
- 霍林格尔 (Hollinger)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妻子。——第 36、436 页。
- 霍纳，莱昂纳德 (Horner, Leonard 1785—1864) ——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 (1833—1859)，维护工人利益。——第 7 页。

J

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 (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 ——英

- 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的领袖之一，后来是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第212页。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505页。
- 吉耳平，查理（Gilpin, Charles）——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行长，《人民报》的债权人，议会议员。——第485页。
- 吉佩里希，约瑟夫（Gipperich, Joseph）——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巴黎一个支部的成员，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后来流亡英国。——第541页。
- 济贝耳（Siebel）——巴门商人，卡尔·济贝耳的父亲。——第170页。
- 济贝耳（Siebel）——卡尔·济贝耳的妻子。——第104、169、571、620、621页。
- *济贝耳，卡尔（Siebel, Karl 1836—1868）——德国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宣传《资本论》第一卷；是恩格斯的远亲。——第26、28、29、45、46、48、49、51、52、55、56、58、61、63、70、73、84、88、90、91、95、97、98、100、104—107、109、125、138、140、141、144、153、170、214、246、351、519、522、523、530、533—535、554、555、571、572、587、588、600、614、620、631页。
- 济格尔，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1852年迁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积极参加美国内战。——第247、248页。
- 济佩尔（Sippel）——在英国的普鲁士流亡者。——第227页。
- 济歇尔公司（Sichel）——曼彻斯特的一家酒业商行。——第151页。
- 加布里埃尔（Gabriel）——伦敦的牙科医生。——第116页。
-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Garnier-Pagès, Louis-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临时政府成员（1848）；第二帝国时期为立法团成员（1864年起），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第10页。
-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2年为了把罗马从教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了远征；七十年代曾参加保卫巴黎公社。——第62、70、72、73、77—80、82—84、86、87、89、91、92、95、98、99、102、104、105、136、159、173、197、209、260、287、384—386、556、562、566、574、617、648、664页。
- 加内斯科，格莱哥里（GanESCO, Gregory 1830左右—1877）——法国新闻工作者，罗马尼亚人，第二帝国时期是波拿巴主义者，后为梯也尔政府的拥护者，《星期日邮报》的编辑（1860—1861）。——第569页。
- 加思里，詹姆斯（Guthrie, James 1792—1869）——美国国家活动家，大企业主，属于民主党，皮尔斯政府的财政部长

(1853—1857), 主张同南方奴隶主妥协。——第 190 页。

贾丁, 戴维(Jardine, David 1794—1860)——英国法学家, 1839 年起任伦敦的治安法官。——第 545 页。

杰克逊, 托马斯·卓纳森 (Jackson, Thomas Jonathan 1824—1863)——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南军指挥官(1861—1863), 布尔河会战(1861年 7 月)后获绰号“石壁”。——第 257、285、287 页。

捷列林格——见弥勒·捷列林格, 爱德华。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1850 年越狱逃跑, 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6、17、28、29、42、135、136、143、146、149、157、173、176、177、181、182、185、190—193、195、197、231、244、289、430、441、483、501、573 页。

金克尔, 约翰娜 (Kinkel, Johanna 1810—1858)(父姓莫克尔 Mockel)——德国女作家,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妻。——第 156、157、493 页。

金累克, 亚历山大·威廉 (Kinglake, Alexander William 1809—1891)——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会议员(1857—1865), 自由党人。——第 79、80、325、351、384 页。

居佩尔(Küpper)——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客栈老板。——第 105 页。

居斯-奥本海默, 约瑟夫 (Süß-Oppenheim, Joseph 1698—1738)——德

国金融家, 犹太人, 三十年代当维尔腾堡公爵的枢密官时, 曾进行一系列的财政阴谋。——第 397 页。

K

卡本特尔, 威廉·本杰明 (Carpenter, William Benjamin 1813—1885)——英国自然科学家和生理学家。——第 410 页。

卡登, 罗伯特·瓦尔特 (Carden, Robert Walter 生于 1801 年)——英国官吏, 议会议员, 托利党人; 1859 年揭发他在选举中贿选。——第 484 页。

卡尔达诺, 耶罗尼莫 (Cardano, Gerolamo 1501—1576)——意大利数学家, 医生和哲学家。——第 319 页。

卡范讷(Cavanagh)——马克思在伦敦的熟人。——第 432 页。

卡富尔, 卡米洛·本佐 (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伯爵,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 撒丁政府首脑(1852—1859 和 1860—1861), 实行在萨瓦王朝领导下“自上”统一意大利的政策, 同时指望得到拿破仑第三的支持, 1861 年领导第一届意大利政府。——第 91、99、173、566、574 页。

卡腊季奇, 武克·斯蒂凡诺维奇 (Karadžić, Vuk Stefanović 1787—1864)——著名的塞尔维亚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 现代塞尔维亚文学语言的奠基人; 第一部塞尔维亚语的语法和辞典的编纂者, 写有许多塞尔维亚民族志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345 页。

卡诺, 拉查尔·伊波利特 (Carnot, Lazare Hippolyte 1801—1888)——法

- 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以后成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第305页。
- 卡普，弗里德里希 (Kapp, Friedrich 1824—1884)——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美国。——第287页。
- 凯尔，恩斯特 (Keil, Ernst 1816—1878)——德国政论家，出版商和书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凉亭》周报的创办人。——第132、231页。
- 凯撒 (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 (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左右—44)——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160、319页。
- *凯特贝尼，卡尔·马利阿 (Kertbény, Karl Maria 1824—1882) (真姓邦凯特 Benkert)——匈牙利文学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同1848—1849年革命的活动家们有联系。——第395页。
- 坎特伯雷大主教——见萨姆纳，约翰。
- 康海姆，麦克斯 (Cohnheim, Max)——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参加者；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第468页。
- 康拉第，艾米莉 (Conradi, Emilie 1822—1888)——马克思的妹妹，约翰·雅科布·康拉第的妻子。——第461、462页。
- 康拉第，约翰·雅科布 (Conradi, Johann Jakob 1821—1892)——特利尔的工程师，马克思的妹妹艾米莉的丈夫。——第116—117、375、461、649页。
- 康培，约翰·尤利乌斯·威廉 (Campe, Johann Julius Wilhelm 1792—1867)——德国书商和出版商，汉堡大出版公司老板；曾出版德国进步作家的著作。——第31、101页。
- 康普，阿尔勃莱希特 (Komp, Albrecht)——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1857年为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组织者之一；约瑟夫·魏德迈的朋友。——第481页。
- 康普豪森，卢道夫 (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实施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504、506页。
-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维奇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俄国大公，尼古拉一世之次子，海军元帅，领导海军部门 (1853—1881) 和舰队 (1855—1881)；波兰王国总督 (1862—1863)。——第368页。
- 柯蒂斯，赛米尔·赖安 (Curtis, Samuel Ryan 1807—1866)——美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国会议员 (1857—1861)，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苏里和阿肯色州的北军指挥官 (1861—1862)。——第247、248、257页。
- 科堡家族 (Coburg)——德国的一个公爵家族，比利时、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王朝或属于这个家族，或和这个家族有关系。——第548页。
- 科贝特，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了《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第213、365、522页。
-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 (Köppen, Karl

- Friedrich 1808—1863)——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后来是佛教史专家。——第167页。
- 科布,豪厄尔(Cobb, Howell 1815—1868)——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乔治亚州州长(1852—1853),布坎南政府的财政部长(1857—1860),南方奴隶主叛乱的积极参加者。——第188页。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127、398、569、574页。
- 科尔恩,阿道夫(Korn, Adolf 1822—1904)——普鲁士军官(1845年以前),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7年迁居阿根廷。——第468页。
- 科拉切克,阿道夫(Kolatschek, Adolph 1821—1889)——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德国月刊》(1850—1851)和《时代呼声》(1858—1862)两杂志的出版者,1862年创办《信使报》。——第105、106、109、110、113、149、156、196、200页。
- 科勒尔(Koller)——伦敦佩奇出版公司的股东。——第203、210、216—218、222、236页。
- *科勒特,查理·多布森(Collet, Charles Dobson)——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自由新闻》的编辑。——第22、28、32、41、217、222、384、399、414、461、508、537页。
- 科隆布,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Colomb, Friedrich August 1775—1854)——普鲁士军官,后为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242页。
- 科散兹,恩利科(Cosenz, Enrico 1820—1898)——意大利将军,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1860年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革命进军时期为师长;意军总参谋长(1882—1893)。——第198页。
- 科斯策尔斯基,弗拉基斯拉夫(Kościel-ski, Wladyslaw 生于1820年)——波兰民主主义者,波兹南1848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后流亡柏林;和《新莱茵报》编辑部有联系,五十年代为土耳其军队的将军。——第334、336、433、492页。
-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第95、102、236、338、369、378、431、432、434、484、511、526、541、550、556、557、569、599页。
- 科塔,约翰·格奥尔格,冯·科滕多夫(Cotta, Johann Georg, von Cottendorf 1796—1863)——德国出版商,1832—1863年为大出版公司的经理;曾出版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01、125、157页。
- 科泽耳,艾丝苔(Kosel, Esther 1786左右—1865)——马克思的姑母。——第375、640页。
-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

- 克·韦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爱尔兰总督 (1847—1852), 残酷地镇压了 1848 年爱尔兰起义; 外交大臣 (1853—1858、1865—1866 和 1868—1870)。——第 213 页。
- 克拉普卡, 迪约尔吉 (格奥尔格) (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1892) ——匈牙利将军,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 1849 年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 1867 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 236、369、418、432、478、484、514、575、668、669 页。
- 克拉森, 亨利希·约瑟夫 (Claessen, Heinrich Josef) ——德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自由党人, 股份公司的领导人之一和《莱茵报》撰稿人, 康普豪森的代理人。——第 505 页。
- 克莱因, 约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cob 约生于 1818 年) ——科伦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六十年代初曾参加德国工人运动。——第 170、244、247 页。
- 克兰里卡德侯爵, 乌利克·约翰·德·巴勒 (Clanricarde, Ulick John de Burgh, Marquess of 1802—1874)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辉格党人;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1838—1841), 掌玺大臣 (1857—1858)。——第 384 页。
- 克劳塞维茨, 卡尔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 ——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大的军事理论家; 1812—1814 年在俄军中供职。——第 233 页。
- 克劳泽,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Krause, Friedrich August 死于 1834 年) ——皮鞋匠, 弗略里-克劳泽的父亲。——第 541 页。
- 克劳泽,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见弗略里, 查理。
- 克勒, 克利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卡尔 (Kölle, Christoph Friedrich Karl 1781—1848) ——德国外交家和作家, 1806—1814 年是维尔腾堡驻巴黎、海牙、慕尼黑、卡尔斯卢厄和德勒斯顿的大使馆的秘书, 1817—1833 年是维尔腾堡驻罗马的代办。——第 619 页。
- 克里斯提安, 格吕克斯堡公爵 (Christian, Herzog von Glücksburg 1818—1906) ——1852 年起为丹麦王位继承人, 1863—1906 年为丹麦国王, 称克里斯提安九世。——第 214、648、663 页。
- 克利克尔, 鲁道夫·阿尔伯特 (Kölliker, Rudolf Albert 1817—1905) ——德国组织学家和胚胎学家, 维尔茨堡大学的教授。——第 410 页。
- 克林格斯, 卡尔 (Klings, Karl) ——德国五金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1865 年侨居美国, 积极参加第一国际芝加哥支部的活动。——第 359—360 页。
- 克路斯, 阿道夫 (Cluß, Adolph 死于 1889 年以后) ——德国工程师,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 年是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书记, 1849 年流亡美国; 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 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报纸撰稿; 六十年代在华盛顿海军部供职。——第 490、491 页。
- 克伦佐, 约翰·威廉 (Colenso, John

- William 1814—1883) ——英国牧师和神学家,在其著作中批判了许多圣经的经文;因此,受到教士们的迫害。——第 408 页。
- 克尼格斯瓦特,马克西米利安 (Königswarter, Maximilien 1815—1878) ——法国银行家,立法团议员 (1852—1863)。——第 133 页。
- 克诺尔什 (Knorsch) ——德国律师,1860 年是杜塞尔多夫工人教育协会的主席。——第 89 页。
- 肯宁格姆,威廉 (Coningham, William 生于 1815 年) ——英国自由党议会活动家,布莱顿反干涉大会 (1861 年 12 月) 的参加者。——第 214 页。
- 库尔曼,格奥尔格 (Kuhlmann, Georg) ——奥地利政府的密探;骗子手,自命是“预言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利用宗教词句在瑞士的德国魏特林派手工业者中间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第 11 页。
- *库格曼,路德维希 (Kugelman, Ludwig 1830—1902) ——德国医生,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一国际会员;1862 年到 1874 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把德国的情况告诉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30、334、636—638 页。
- 魁奈,弗朗斯瓦 (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 ——法国的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第 252、358、363 页。
- L**
- 拉布累,爱德华·勒奈·勒弗夫尔·德 (Laboulaye, Edouard Rene Lefebvre de 1811—1883) ——法国法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第 376 页。
- 拉登多夫 (Ladendorf)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哲学家,1854 年曾被诬控犯有进行阴谋活动的罪行而被判五年徒刑。——第 541 页。
- 拉法里纳,朱泽培 (La Farina, Giuseppe 1815—1863)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1848—1849 年西西里岛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60 年 (7 月以前) 为卡富尔驻西西里岛特使,1860 年 10 月—1861 年 1 月为西西里岛总督顾问。——第 78、574 页。
- 拉康布尔,西里耳 (Lacambre, Cyrill) ——法国医生,六十年代侨居西班牙;布朗基的近友。——第 611 页。
-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路易·莱昂 (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Léon 1806—1865) ——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 年积极参加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60 年曾指挥罗马教皇的军队。——第 93、94、98 页。
- 拉尼克尔 (Ranickel) ——德国手工业者,职业是装订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第 502、551 页。
- 拉品斯基,泰奥菲尔 (Lapinski, Theophile 1827—1886)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流亡者,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和克里木战争 (站在土耳其方面) 的参加者,在切尔克西亚同俄国作战 (1857—1858),1863 年率领远

- 征军支援波兰起义。——第 365、367—369 页。
- 拉普公司(约翰·拉普公司)——英国的一家银行。——第 315 页。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 8、11、12、14、17—22、24、27—29、31—34、37、42、45、49、59、60、62、66、69、71、73、74、89—93、95、106、109、131、148—150、154—156、161、163—166、172、178、183、186、194、195、198、202、206、207、209、217、220、250、252、254、255、259—262、264、269—272、274—284、286、290、292、293、295、307、312、320、321、336、339、340、342、345、347、351—354、356、357、364、370、381、395—397、400、405、417—420、422、423、430、434、435、444、452、489、513、517、529、538、559、562、565—567、570、573、575、577、579、582、584—587、590、597、600、602、604—606、610、616、617、622、626、627—629、631—634、667—669、676、678 页。
- 拉萨尔,海伊曼(Lassal, Heimann 死于 1862 年)——德国商人,斐迪南·拉萨尔的父亲。——第 279、307、627 页。
- 拉斯佩,昂利·德(L'Aspée, Henry de)——维斯巴登的警察,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曾帮助揭露普鲁士当局制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挑衅手法。——第 539、540 页。
- 腊科维茨,扬科(Racowił, Janko 死于 1865 年)——罗马尼亚贵族,1864 年在决斗中使拉萨尔受致命伤。——第 418—420、668 页。
- 莱布尼茨,哥特弗里德·威廉(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523 页。
- 莱纳赫,阿尔诺德(Reinach, Arnold 1820 左右—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瑞士。——第 32 页。
- 莱特公司——美国一家商号。——第 9 页。
- 莱茵哈特,理查(Reinhardt, Richard 1829—1898)——德国诗人,曾侨居巴黎;海涅的秘书,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后来经商。——第 256 页。
- *莱茵兰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heinländer, Georg Friedrich)——巴黎流亡者联盟盟员,后侨居伦敦,民族联盟伦敦分部的成员。——第 62、130、133、134、177、226、516、529 页。
- 赖尔,查理(Lyell, Charles 1797—1875)——著名的英国学者,地质学家。——第 334、335、345 页。
- 赖夫,威廉·约瑟夫(Reiff, Wilhelm Joseph 生于 1824 年)——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 年被开除出同盟,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第 5、6、55、56、485 页。
- 兰克,列奥波特(Ranke, Leopold 1795—1886)——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第 423 页。
- 劳,卡尔·亨利希(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第 162 页。
- 勒克律,米歇尔·埃利(Reclus, Michel-

- Elie 1827—1904)——法国民族志学家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55年返回法国;巴黎公社时期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第305页。
- 勒南,厄内斯特(Renan, Ernest 1823—1892)——法国语文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381、408页。
- 勒宁(Loening)——德国出版者。——第460页。
- 勒瓦瑟尔,勒奈(Levasseur, René 1747—183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议员,雅各宾党人,著名的法国革命回忆录的作者。——第522页。
- 勒维,古斯塔夫(Lévy, Gustav)——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家之一;1856年被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派到伦敦拜访马克思。——第481、491页。
- 勒维,约瑟夫·莫泽斯(Lévy, Joseph Moses 1812—1888)——《每日电讯》的创办人之一和发行人。——第31页。
-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特(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卷烟工人;1848—1849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来追随拉萨尔派。——第482页。
- 勒兹根,查理(Roesgen, Charles)——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职员。——第22、44、55、108、263、315、524页。
- 雷缪扎伯爵,沙尔·弗朗斯瓦·玛丽(Rémusat, Charles-François-Marie comte de 1797—187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40);第二帝国时期采取反对拿破仑第三政体的立场。——第496页。
- 雷诺,乔治·威廉·麦克阿瑟(Reynolds, George William MacArthur 1814—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新闻》的出版者。——第32、619页。
- 累普济乌斯,卡尔·理查(Lepsius, Karl Richard 1810—1884)——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古埃及学者。——第166页。
-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杜·普勒西(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1585—1642)——法国专制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第260页。
- 李,罗伯特·爱德华(Lee, Robert Edward 1807—1870)——美国将军,美国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1859年参加镇压约翰·布朗的起义,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南军指挥官(1862—1865),南军总司令(1865年2—4月)。——第326、357、392、393、394、405、420页。
- 李比希,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65页。
- 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纳(Liebknecht, Ernestine 死于1867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第一个妻子。——第113、476、681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

- 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6、33、37、46、47、53、55、113、117、121、125、130、157、400、402、407、408、414、415、423、431、437、439、442、447、449、450、455—457、460—463、475、476、509、543—545、643、681页。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第251、268、269、276、277、352、358、624页。
- 李希特尔,雅科布·斐迪南(Richter, Jakob Ferdinand 1814—1875)——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改革报》的发行人。——第132页。
- 里普利,罗斯韦耳·萨宾(Ripley, Roswell Sabine 1823—1887)——美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1861年起为将军,参加对墨西哥的战争(1846—1848),写有关于这次战争的历史方面的著作。——第178页。
- 利佩,列奥波特(Lippe, Leopold 1815—1889)——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法学家,1860年为柏林检察官,后任司法大臣(1862—1867)。——第530页。
- 梁格维奇(兰格维奇),马尔扬(Langiewicz, Marian 1827—1887)——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63年波兰起义初期为散多梅希省起义部队的指挥官,3月11日被“白党”宣布为“总裁”,3月19日逃亡奥地利,在奥地利被捕,一直被监禁到1865年。——第324、331、334页。
- 列伐尔特,奥托(Lehwald, Otto 1813—1874)——德国律师;芬尼·列伐尔特的弟弟。——第480页。
- 列伐尔特,芬尼——见施塔尔,芬尼。
-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曾领导波兰流亡者民主派。——第433、498、505、522页。
-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被告之一,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6页。
- 林格斯(Rings, L. W.)——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流亡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543、544页。
- 林肯,阿伯拉罕(Lincoln, Abraham 1809—1865)——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共和党领袖之一,美国总统(1861—1865);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众的影响下实现了许多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意味着转而对革命的方法来进行战争;1865年4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杀。——第174、181、187、212、257、272、290、292、297、331、421、424页。
- 琳蓓(Lenchen)——见德穆特,海伦。
- 琉善(Lucianus 约120—180)——古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第242页。
- 隆格,约翰奈斯(Ronge, Johannes 1813

- 1887)——德国教士，“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利用天主教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28页。
- 卢格，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252、467、482、504、577、667页。
- 卢格，弗兰契斯卡 (Ruge, Franziska)——前者的女儿。——第667页。
- 鲁库鲁斯 (鲁齐乌斯·李奇尼乌斯·鲁库鲁斯) (Lucius Licinius Luculus 约公元前106—57)——罗马统帅，罗马共和国执政官，以家产富有和举行豪华宴会而闻名。——第160页。
- 鲁普斯——见沃尔弗，威廉。
- 鲁滕堡，阿道夫 (Rutenberg, Adolf 1808—1869)——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1848年曾任《国民报》编辑；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167、168、422页。
- 路透，保罗·尤利乌斯 (Reuter, Paul Julius 1816—1899)——伦敦一家通讯社的创办人 (1851)。——第47、48、209、306、537页。
- 路易-菲利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1830—1848)。——第332、496页。
- 路易·菲利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黎伯爵 (Louis-Philippe-Albert, duc d'Orléans, comte de Paris 1838—1894)——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96页。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 (1643—1715)。——第608页。
-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 (1774—1792)，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299页。
- 路易斯，乔治·康瓦尔 (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财政部秘书长 (1850—1852)，1855—1858年任财政大臣，内务大臣 (1859—1861)，陆军大臣 (1861—1863)。——第212页。
- 罗昂，阿尔勃莱希特 (Roon, Albrecht 1803—1879)——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1873年起为元帅，普鲁士军阀代表人物之一，曾任陆军大臣 (1859—1873) 和海军大臣 (1861—1871)，曾改编普鲁士军队。——第307页。
- 罗伯茨，威廉·普劳廷 (Roberts, William Prowting 1806—1871)——英国法学家，同宪章运动和工联运动有联系。——第41页。
- 罗德 (Rode)——在利物浦的德国流亡者。——第658页。
- 罗德黑岑 (Roodhuizen)——扎耳特博默耳的牧师，后为马克思的表妹安东尼达·菲利浦斯的丈夫。——第590、646、651页。
- 罗赫纳，格奥尔格 (Lochner, Georg 约生于1824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

- 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55 页。
- 罗森勃鲁姆, 爱德华 (Rosenblum, Eduard) ——德国大学生,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逃离德国。——第 468 页。
- 罗斯克兰斯, 威廉·斯塔克 (Rosecrans, William Starke 1819—1898) ——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的北军指挥官 (1862—1863)。——第 350 页。
- 罗斯利埃斯, 克里斯提安 (Roselius, Christian 1803—1873) ——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美国辉格党, 路易西安纳大学教授, 主张保存联邦。——第 189 页。
- 罗素, 威廉·霍华德 (Russell, William Howard 1820—1907) ——英国新闻记者, 1861—1862 年为《泰晤士报》的军事通讯员。——第 237 页。
- 罗素, 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第 212 页。
- 罗雪尔, 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莱比锡大学教授, 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 307、600、623、624、634 页。
- 罗伊斯-克林公司 (Reuß, Kling & Co.) ——曼彻斯特的一家酒业商行。——第 151 页。
- 罗伊特, 麦克斯 (Reuter, Max)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第 535、540 页。
- 洛贝尔图斯, 约翰·卡尔 (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 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 149、599、623、624 页。
- 洛德, 珀西瓦尔·巴顿 (Lord, Perceval Barton 1808—1840) ——英国医生和外交家。——第 410 页。
- 洛尔米埃, 玛丽 (Lormier, Marie) ——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 659 页。
- *洛美尔, 格奥尔格 (Lommel, Georg)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瑞士; 曾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搜集材料。——第 48、49、51、59、62、64、65、76、77、108、109、125、203、519、523、536、551、552 页。
- 吕措夫, 阿道夫 (Lützow, Adolf 1782—1834) ——男爵, 普鲁士军官, 后为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242 页。
- 吕宁, 奥托 (Lüning, Otto 1818—1868) ——德国医生和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新德意志报》编辑;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23 页。
- 吕斯托夫, 采萨尔 (Rüstow, Cäsar 1826—1866) ——普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 弗里德里希·威廉·吕斯托夫的弟弟。——第 254 页。
- 吕斯托夫, 弗里德里希·威廉 (Rüstow, Friedrich Wilhelm 1821—1878) ——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 民主主义者, 侨居瑞士; 1860 年以参谋长的身分参加加里波第对南意大利的远征, 拉萨尔的朋友。——第 104、197、254、260、261、

264、270、282、418、629、668 页。

吕斯托夫, 亚历山大 (Rüstow, Alexander 1824—1866)——普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 弗里德里希·威廉·吕斯托夫的弟弟。——第 254 页。

吕滕, 约瑟夫·雅科布 (Rütten, Josef Jakob 1805—1878)——德国出版者,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公司的老板。——第 505 页。

M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 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 251、252 页。

马基雅弗利, 尼古洛 (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历史学家和作家, 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 182 页。

马克思, 爱琳娜 (杜西) (Marx, Eleanor (Tussy) 1855—1898)——马克思的小女儿, 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84 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第 10、45、56、61、93、112、113、117、120、121、126—128、136、142、155、158、196、207、219、231、237、239、243、244、249、251、258、259、272、275、281、289、298、302、309、312、313、316、336、338、342、363、370、373、392、395、397、400、408、410、412、413、414、417、421、555、572、587、596—598、603、605、635、642、644、646、647、649、651、655—657、659、662、665、668、673、675、676、678、679、

682 页。

马克思, 罕丽达 (Marx, Henriette 1787—1863)——马克思的母亲。——第 116、161、199、201、214、286、309、371、374、583、588、598、641、642 页。

马克思, 亨利希 (Marx, Heinrich 1782—1838)——马克思的父亲; 律师, 后为特利尔司法参事。——第 499、504、641 页。

马克思, 劳拉 (Marx, Laura 1845—1911)——马克思的二女儿, 1868 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 10、45、56、61、93、112、113、117、120、126—128、136、142、155、158、207、219、222、237、239、243、244、249、251、258、259、275、281、289、298、302、309、312、313、316、338、363、370、395、397、400、408、410、412、414、417、421、424、555、572、587、596—598、603、605、635、642、646、651、655—657、659、662、665、668、673、675、676、678、679、682 页。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马克思的妻子, 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 10、38、45、48、56、61、81、93、101、109、111—113、116、117、119—122、126—128、130、132、139、142、155—158、199、200、204、207、209、210、212、219、222、229、230、243、244、249—251、258、260、261、271、275、281、289、298、301、302、305、309、312、313、316、317、338、369、370、375、378、395、397、408、410、413—415、417、434、450、474、486、488、489、496、504、509、554、557、561、568—570、572、573、575—577、580、587、596、597、603、605、609、616、618、635、640、642、646、652、655、656、659、664、667、673—677、679、680、

681、683 页。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44—1883)——马克思的大女儿, 后为新闻工作者,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72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第 10、45、56、61、93、112、113、117、120、121、126—128、136、142、155、158、207、217—219、222、228、231、235、237、239、240、243、244、249、251、253、254、258、259、272、274、275、281、284、286、289、290、296、298、302、309、312、313、316、338、347、349、351、356、363、367、370、385、393、395、397、400、408、410、412—414、417、421、425、555、572、587、596—598、603、605、635、642、646、649、651、655—659、662、665、668、673、675、676、678、679、682 页。

马里埃特 (Marriet 死于 1864 年)——罗德的女婿。——第 658 页。

马里埃特, 特克拉 (Marriet, Thekla)——罗德的女儿, 前者的妻子。——第 658 页。

马里奥, 阿尔伯托 (Mario, Alberto 1825—1883)——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1860 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 625 页。

马利耶, 埃蒂耶纳 (Marilley, Étienne 1804—1889)——夫赖堡主教 (1846—1879), 夫赖堡 (弗里布爾) 1848 年 10 月 24 日反民主暴乱的煽动者。——第 468 页。

马罗茨基 (Marotzki)——曼彻斯特的新教牧师。——第 656、657 页。

马斯特曼, 约翰 (Masterman, John 1782 左右—1862)——英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第 302、303 页。

马索耳, 玛丽·亚历山大 (Massol, Marie-Alexandre 1805—1875)——法国新闻工作者, 空想社会主义者, 1833—1834 年曾访问埃及和叙利亚; 1848—1850 年为《改革报》和《人民之声报》撰稿; 蒲鲁东的朋友。——第 248、305 页。

马耶夫斯基, 卡罗耳 (Majewsky, Karol 约生于 1833 年)——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中央民族委员会委员, 接近“白党”, 1863 年 6—9 月领导国民政府。——第 368 页。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 1849 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 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第 88、95、152、158、201—202、261、338、562、574 页。

玛丽-安东尼达 (Marie-Antoinette 1755—1793)——法国王后 (1774—1793), 路易十六之妻,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104、105 页。

迈尔, 米哈埃尔 (Mayer, Michael 死于 1622 年)——德国炼丹术士, 鲁道夫二世皇帝的御医和顾问, 写有许多关于化学、医学和哲学的著作。——第 366 页。

迈斯纳, 奥托·卡尔 (Meissner, Otto Karl 1819—1902)——汉堡出版商, 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著作。——第 73、74、76、100、103、561 页。

迈耶尔兄弟银号——柏林的一家银号。

- 第 281、286、630 页。
- 麦凯, 查理 (Mackay, Charles 1814—1889)——英国资产阶级诗人和新闻工作者, 1862—1865 年为《泰晤士报》的驻纽约特派记者。——第 306、325 页。
- 麦克道厄耳, 欧文 (McDowell, Irvin 1818—1885)——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北军指挥官。——第 234、248、257 页。
- 麦克耳腊思, 托马斯 (McElrath, Thomas 1807—1888)——美国法学家, 出版者和政治活动家, 废奴派的拥护者;《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办人之一和营业部经理 (1841—1857)。——第 237 页。
- 麦克累伦, 乔治·布林顿 (McClellan, George Brinton 1826—1885)——美国将军和大铁路实业家, 追随民主党, 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 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总司令 (1861 年 11 月—1862 年 3 月) 和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 (1862 年 3 月—11 月), 1864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第 219、220、234、237、240、242、248、256、257、272、285、291、297、299、301、306 页。
- 麦克唐纳 (MacDonald)——英国军官, 1860 年 9 月在波恩被捕送交法院, 被指控有不服从地方当局的行为。——第 177、182、231、599 页。
- 麦克亚当 (Mac Adam)——第 337、432 页。
- 曼哈顿——见斯科维尔, 约瑟夫·阿尔弗勒德。
- 曼涅托 (Manetho 公元前 4 世纪末—3 世纪初) 奥尔维奥波尔城的古埃及的僧侣和历史学家, 利用埃及文献资料用古希腊文著有埃及史方面的著作。——第 166 页。
- 曼托伊费尔, 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内务大臣 (1848 年—1850 年 11 月), 首相和外交大臣 (1850—1858); 1859 年和 1860 年为普鲁士议会下院议员, 1864 年选入贵族院。——第 145、167—169 页。
- 梅迪契, 扎科莫 (Medici, Giacomo 1817—1882)——意大利将军, 1848—1849 年民族解放战争和 1849 年 4—7 月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积极参加者; 1860 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 197、198 页。
- 梅耳希奥尔, 尤利乌斯 (Melchior, Julius)——佐林根的工人,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 1864 年流亡美国。——第 395、396、406、407 页。
- 梅利奈, 弗朗斯瓦 (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比利时将军, 法国人, 1830 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名誉主席。——第 522 页。
-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德维克 (Mierosławski, Ludwik 1814—1878)——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曾领导 1848 年波兹南起义;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 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 1863 年波兰起义初期被任命为波兰国民政府执政; 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 324、334、336、575 页。
- 梅纳德 (Maynard)——美国军官, 美国内战时期为南部密探。——第 219 页。
- 梅森, 詹姆斯·默里 (Mason, James Murray 1798—1871)——美国政治活动家, 大种植场主—奴隶占有者, 参议院

- 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1861年秋带着外交使命被南部同盟派往英国，1862—1865年为同盟驻伦敦代表。——第213页。
- 梅特勒，约翰奈斯·亨利希 (Mädler, Johannes Heinrich 1794—1874)——德国天文学家。——第230页。
- 梅因，爱德华 (Meyen, 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柏林改革报》的编辑(1861—1863)；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138、141、149、198、339、340、572、599、622、625页。
- 蒙蒂霍，欧仁妮 (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法国皇后，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第104页。
- 蒙哥马利 (Montgomery)——第227页。
- 蒙克，乔治 (Monk, George 1608—1670)——英国将军和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1660年曾积极促进英国恢复君主制。——第306页。
- 蒙腊德，迪特列夫·哥特哈德 (Monrad, Ditlev Gothard 1811—1887)——丹麦主教和政治活动家，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 (1863—1864)，教育和宗教大臣 (1848和1859—1863)；在五十年代为民族自由党领袖。——第663页。
- 蒙台居，罗伯特 (Montagu, Robert 1825—1902)——勋爵，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第179页。
- 弥勒，格奥尔格 (Müller, Georg)——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主席。——第475、497页。
- 弥勒-捷列林格，爱德华 (Müller-Telering, Eduard von 约生于1808年)——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在刊物上恶毒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侨居美国。——第11、12、430、481、484页。
- 弥勒，威廉 (Müller, Wilhelm 1816—1873) (笔名科尼斯文特尔的沃尔弗干格·弥勒 Wolfgang Müller von Königswinter)——德国诗人，四十年代是杜塞尔多夫的医生。——第170页。
- 米尔纳·基卜生——见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
- 米凯尔，约翰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六十年代起为民族自由党人。——第93、289、564页。
- 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 (Mirabeau, Honoré-Gabriel 1749—1791)——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第169页。
- 米腊蒙，米格尔 (Miramón, Miguel 1832—1867)——墨西哥将军，保守党领袖和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领导人之一，叛乱政府首脑 (1859—1860)；1862—1867年支持法国干涉者及其傀儡马克西米利安，被墨西哥共和党人枪毙。——第237页。
- 密契尔，奥姆斯比·马克奈特 (Mitchel, Ormsby MacKnight 1809—1862)——美国天文学家，辛辛那提天文台台长 (1845—1859)；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的将军 (1861—1862)。——第247页。
- 密斯腊达特六世·优帕托尔 (Mithradates VI Eupator 公元前132—63)——本都王国 (在小亚细亚) 的国王，曾三次

- 与罗马进行战争；在第三次战争中（公元前74—63）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起初败给鲁库鲁斯，后来败给庞培。——第160页。
- 缅施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公爵，俄国军事家和国家活动家，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1853—1855）。——第224、225页。
- 缪格，泰奥多尔（Mügge, Theodor 1806—1861）——德国作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第167页。
- 缪拉特，拿破仑·律西安·沙尔（Murat, Napoleon-Lucien-Charles 1803—1878）——亲王，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拿破仑第三的堂兄。——第574页。
- 摩里耳，杰斯丁·斯密斯（Morrill, Justin Smith 1810—1898）——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国会议员（1855—1867），起草了保护关税制的税则（1861）。——第245页。
- 默里，约翰（Murray, John 1808—1892）——英国出版者，伦敦一家大出版公司的经理。——第429页。
- 莫尔，弗里德里希（Moll, Friedrich 1835左右—1871）——佐林根的工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1864年流亡美国，在纽约的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创办人之一；后回到德国为第一国际的成员，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第395、396、406页。
-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comte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立法团议长（1854—1856、1857—1865）。——第237页。
- 莫卡尔，让·弗朗斯瓦·孔斯坦（Mocquard, Jean-François-Constant 1791—1864）——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1848年起为路易·波拿巴的办公厅厅长和私人秘书。——第512页。
- 莫克尔，约翰娜——见金克尔，约翰娜。
- 莫帕，沙尔勒曼·艾米尔（Maupas, Charlemagne-Émile 1818—1888）——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警务大臣（1852—1853）。——第541、542页。
-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第398页。
- 穆苏卢斯-帕沙（康斯坦丁）（Musurus-Pasha (Konstantin) 1807—1891）——土耳其外交家，希腊人，曾任驻伦敦公使，后为大使（1851—1885）。——第478页。
- *穆赞比尼（Muzembini）——马克思在伦敦的熟人。——第478页。
- 穆赞比尼（Muzembini）——前者的妻子。——第478页。

N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299、329、365 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 12、19、23、32、34、48、53、64、65、77、84、89、91、92、95、96、102、103、109、120、127、140、141、147、157、205、226、235、237、245、260、300、325、329、332、341、350、365、368、372、379、386、401、402、415、417、430、458、459、478、490、496、503、506—508、512、519、534、536、539、548、550、552、558、561、562、566、601、648 页。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奈斯密斯，詹姆斯(Nasmyth, James 1808—1890)——英国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者。——第 282 页。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r, Barthold Georg 1776—1831)——德国古代史学家。——第 618 页。

涅果累夫斯基，弗拉基斯拉夫(Niegolewski, Wladyslaw 1819—1885)——波兰政治活动家和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会议员，1849 年起是普鲁士众议院的波兹南议员。——第 65 页。

诺曼比侯爵，康斯坦丁·亨利·菲普斯(Normanby, Constantin Henry Phipps 1797—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爱尔兰总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39)，内务大臣(1839—1841)；1846—1852 年任驻巴黎大使。——第 13 页。

诺斯提茨(Nostitz)——普鲁士军官，哈

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外甥。——第 162 页。

诺斯提茨，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斐迪南(Nostitz August Ludwig Ferdinand 1777—1866)——伯爵，普鲁士将军，威廉一世的亲信之一；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姐夫。——第 162 页。

诺特荣克，彼得(Nothjung, Peter 1823 左右—1866)——德国裁缝，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第 514、539 页。

诺伊霍夫，泰奥多尔·斯蒂凡(Neuhoff, Theodor Stephan 1694—1756)——男爵，冒险分子，威斯特伐里亚贵族的儿子；1736 年被宣布为科西嘉国王，称泰奥多尔一世，但不久就被推翻，1738、1743 和 1744 年又几次企图取得科西嘉王位，但都没有成功。——第 105 页。

O

*欧门，哥特弗利德(Ermen, Gottfried)——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第 44、55—58、118、256、283、284、315、412、413、417、511、524、527、578、581、660 页。

欧仁妮——见蒙蒂霍，欧仁妮。

欧文，理查(Owen, Richard 1804—1892)——英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理论的反对者。——第 335 页。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522 页。

P

帕茨克(Patzke)——普鲁士警官，柏林警

- 察局局长。——第 89、162 页。
- 帕腊策耳斯, 菲力浦·奥雷奥耳·泰奥弗
腊斯特·博姆巴斯特(真姓是霍亨海姆)
(Paracelsus, Philippus Aureolus
P.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 1493—1541)——著名的
德国医生和自然科学家。——第 366
页。
- 帕累斯克, 艾米尔 (Palleske, Emil 1823
—1880)——德国演员和作家。——第
444 页。
-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
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
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辉
格党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
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
——第 12、47、53、78、125、157、165—
166、179、212—214、220、224、237、245、
332、337、357、365、367、368、372、384、
385、387、401、402、413、417、463、489、
507、537、546、547、550、599、663、664
页。
- 帕特库尔, 约翰·莱茵霍尔特 (Patkul,
Johann Reinhold 1660—1707)——
里夫兰贵族, 1702 年起在俄国任枢密
顾问和将军。——第 341、407 页。
- 派克, 萨拉 (Parker, Sarah)——恩格斯
家里的女佣。——第 218 页。
- 庞培 (格奈尤斯·庞培·马格努斯)
(Gnaeus Pompeius Magnus 公元前
106—48)——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第 160 页。
- 培尔西尼, 让·日尔贝尔·维克多 (Per-
signy, Jean-Gilbert-Victor 1808—
1872)——伯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
巴主义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
织者之一, 曾任内务大臣 (1852—1854
和 1860—1863), 驻伦敦大使 (1855—
1858、1859—1860)。——第 125、605
页。
- *佩尔采尔, 摩里茨 (Perczel, Moritz
1811—1899)——匈牙利将军,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
败后流亡土耳其, 1851 年侨居英国。
——第 517、526、527、551 页。
- 佩里埃, 约翰 (Perrier, John)——瑞士政
治活动家, 激进主义者, 大会议议员
(1852 和 1856—1860), 法济的拥护者。
——第 53 页。
- 佩利科, 西耳维奥 (Pellico, Silvio 1789
—1854)——意大利爱国主义作家, 反
对奥地利的统治; 1820 年因同烧炭党
有联系而被逮捕并判处二十年徒刑;
1830 年被释放, 1832 年发表了一本描
写囚犯在奥地利监狱遭受折磨的书; 后
来脱离政治斗争。——第 380 页。
- 佩奇, 阿尔伯特 (Petsch, Albert)——伦
敦的出版商和书商, 1860 年末马克思
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在他的出
版社出版。——第 49、51、90、95、96、
98、101、103、109、114、121、123、124、
133、134、136、138、139、141、153、203、
210、215、520、571 页。
- 彭斯, 罗伯特 (Burns, Robert 1759—
1796)——伟大的苏格兰诗人, 民主主
义者。——第 488、634 页。
- 皮阿, 费里克斯 (Pyat, Félix 1810—
1889)——法国政论家, 剧作家和政治
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起侨居瑞士,
比利时和英国; 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第41页。

皮尔斯，埃本尼泽·韦弗 (Peirce, Ebenezer Weaver 生于1822年)——美国将军，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2年是弗吉尼亚部队的指挥官。——第180页。

皮尔斯，富兰克林 (Pierce, Franklin 1804—1869)——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美国总统(1853—1857)；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第190页。

皮佩尔，威廉 (Pieper, Wilhelm 约生于1826年)——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侨居伦敦；五十年代曾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第382、415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 (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第273、291页。

普芬德，卡尔 (Pfänder, Karl 1818—187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画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3、399、639页。

普富尔，恩斯特 (Pfuell, Ernst 1779—1866)——普鲁士将军，反动军阀的代表人物之一；1848年3月为柏林卫戍司令，5月曾指挥镇压波兹南起义，1848年9—10月任首相兼陆军大臣。——第162、585页。

普劳，帕尔莫·卡尔 (Ploug, Parmo

Carl 1813—1894)——丹麦诗人，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属于民族自由党，《祖国报》的编辑，丹麦国会上院的议员。——第416页。

普勒斯堡，马丁 (Presburg, Martin)——尼姆韦根的商人，马克思的舅父。——第641页。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Q

威美尔曼，恩斯特·威廉·爱德华 (Zimmermann, Ernst Wilhelm Eduard)——施潘道市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41、84、88、130、134、203、573、582页。

秦恩 (Zinn)——德国印刷工人，流亡伦敦，希尔什菲尔德印刷厂的排字工人，1858年创立流亡者的“德国好男儿联合会”。——第6、106页。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编辑之一，《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58年他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第31、408、415、416、485、486、498、507、549、598、658页。

R

热克尔，让·巴蒂斯特 (Jecker, Jean-Baptiste 1810左右—1871)——瑞士银行家，1862年入法国国籍；与波拿巴法国统治集团勾结在一起，策动法国武

装干涉墨西哥；是被巴黎公社社员枪毙的一批人质中的一个。——第 237、325 页。

日斯凯, 昂利·约瑟夫 (Gisquet, Henri Joseph 1792—1866) ——法国商业家和政治活动家, 巴黎警察局局长 (1831—1836), 残酷地镇压共和运动。——第 479 页。

瑞日卡, 扬 (Žižka, Jan 1360 左右—1424) ——杰出的捷克统帅和政治活动家, 胡斯运动领袖之一, 塔博尔派军事首领, 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第 134 页。

*若特兰, 律西安·列奥波特 (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 ——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论家, 四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席。——第 498、506、511、512 页。

S

萨拉——见派克, 萨拉。

萨马科纳, 曼努埃尔 (Zamacona, Manuel) ——墨西哥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1861 年是外交部长。——第 225 页。

萨姆纳, 爱得文·沃斯 (Sumner, Edwin Vose 1797—1863) ——美国将军,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1862 年在弗雷德里克斯伯格战役中是两个军的指挥官。——第 303、304 页。

萨姆纳, 约翰·伯德 (Sumner, John Bird 1780—1862) ——英国教士, 坎特伯雷大主教 (1848—1862)。——第 335 页。

萨伊, 让·巴蒂斯特 (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162 页。

萨宗诺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Сазо-

н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 ——俄国新闻工作者, 自由主义者, 四十年代初流亡国外, 为各种杂志和报纸撰稿。——第 314、552 页。

扫罗 (公元前十一世纪) ——以色列-犹太王国的第一个国王。——第 407 页。

塞登, 詹姆斯·亚历山大 (Seddon, James Alexander 1815—1880) ——美国国家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美国内战时期为南部同盟的陆军部长。——第 424 页。

赛德 (Seyd) ——伦敦一家旅馆的老板。——第 182 页。

赛尔托里乌斯 (昆塔斯·赛尔托里乌斯) (Quintus Sertorius 公元前 123 左右—72) ——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 奴隶主民主派的领袖之一, 公元前 80—72 年领导伊比利亚部落反对罗马统治的斗争。——第 160 页。

*瑟美列, 贝尔塔兰 (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 (1848) 和首脑 (1849); 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 32、53—56、112、118、126—128、429、431、434、510、516、526、549—551、556、568、569 页。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160、384、678 页。

沙贝利茨, 雅科布 (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 ——瑞士出版商和书商, 资产阶级激进派; 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第 471、483、501 页。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1812—1870)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 年革命

- 的参加者；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13、35、54、141、297、469、470、475、492、494、495、498、540页。
- 沙伊伯勒，卡尔·亨利希(Schaible, Karl Heinrich 1824—1899)——德国医生和作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第43、159、445、447、458、459、463、485、487、509页。
- 舍尔瓦尔，茹利安(Cherval, Julien)(真名约瑟夫·克列美尔 Joseph Crämer)——普鲁士警探和奸细，曾钻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同盟分裂后曾领导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察局的帮助下越狱逃跑，1853—1854年化名纽金特在瑞士进行密探活动。——第101、442、469、470、472、477、495、496、515、529、539—542、545页。
- 舍勒尔，丽娜(Schöler, Lina)——女教师，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70页。
-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452页。
- 施蒂林(Stierlin)——德国自由派新闻工作者，闵斯德民主联合会的会员，《新莱茵报》的通讯员。——第170页。
- 施拉姆，康拉德(Schramm, Konrad 1822左右—1858)——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起流亡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97、500、501页。
- 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 Rudolf 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六十年代拥护俾斯麦；康拉德·施拉姆的哥哥。——第241页。
- 施莱登，马提阿斯·雅科布(Schleiden, Mathias Jakob 1804—1881)——德国大植物学家，1838年提出从旧细胞中产生新细胞的理论。——第410、415页。
- 施莱尼茨，亚历山大(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48年6月、1849—1850、1858—1861)。——第82、599页。
- 施勒德尔(Schröder, E.)——欧门—恩格斯公司驻阿姆斯特丹的代理人。——第221页。
- 施勒德尔(Schröder)——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第6页。
- 施累津格尔，麦克斯(Schlesinger, Max 1822—1881)——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1848年流亡伦敦，是《科伦日报》在伦敦的通讯员。——第47、48、124页。
- 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Schloss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德国历史编纂学中海得尔堡学派首脑。——第159页。
- 施马尔豪森，索菲娅(Schmalhausen, Sophie 1816—1883以后)——马克思的姐姐，威廉·罗伯特·施马尔豪森的

- 妻子。——第 641 页。
- 施马尔豪森, 威廉·罗伯特 (Schmalhausen, Wilhelm Robert 1817—1862) ——马斯特里赫特的律师, 马克思的姐夫, 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的丈夫。——第 582、635 页。
- 施梅林, 安东 (Schmerling, Anton 1805—1893)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1848 年任帝国内务大臣 (7—12 月), 首相兼外交大臣 (9—12 月); 奥地利首相兼内务大臣 (1860—1865)。——第 196、199 页。
- 施梅林, 菲利浦·沙尔 (Schmerling, Philipp Charles 1791—1836) ——比利时医生和古生物学家。——第 345 页。
- 施米特 (Schmidt) ——一个航运公司的代理人, 在伦敦的“德国好男儿联合会”的主席, 民族联盟伦敦分部的委员。——第 191、192 页。
- 施米特, 亨利希·尤利安·奥雷尔 (Schmidt, Heinrich Julian 1818—1886) ——德国批评家和文学史家, 温和的自由党人; 1866 年起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 623 页。
- 施奈德尔第二, 卡尔 (Schneider II, Karl) ——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辩护人; 以后脱离政治活动。——第 170、470、495、496、538、544、545 页。
- 施佩克 (Speck) ——《人民报》编辑部营业处主任。——第 47 页。
- 施普尔茨海姆, 约翰·克利斯托夫 (Spurzheim, Johann Christoph 1776—1832) ——德国颅相相士。——第 410 页。
- 施塔尔, 阿道夫·威廉·泰奥多尔 (Stahr, Adolf Wilhelm Theodor 1805—1876) ——德国作家, 著有一些历史小说和一些有关文学艺术史问题的学术著作。——第 493 页。
- 施塔尔, 芬尼 (Stahr, Fanny 1811—1889) (父姓列伐尔特 Lewald) ——德国女作家, 阿道夫·施塔尔的妻子。——第 493 页。
- 施泰翰, 哥特利勃·路德维希 (Stechan, Gottlieb Ludwig 约生于 1814 年) ——德国汉诺威的细木工,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51 年 12 月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从 1852 年 1 月起领导伦敦工人协会。——第 540 页。
- 施泰歇尔 (Stecher, G. K.) ——前巴登实科中学校长,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 从事石印工作。——第 529 页。
- 施泰因, 马克西米利安 (Stein, Maximilian 1811—1860) ——奥地利军官,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时任革命军参谋长;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改名费尔哈德-帕沙; 曾在切尔克西亚同俄国作战 (1857—1858)。——第 369 页。
- 施泰因, 尤利乌斯 (Stein, Julius 1813—1889) ——西里西亚的教师, 政论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之一, 1862 年起是《布勒斯劳报》的编辑。——第 164、165、466、467 页。
- 施泰因塔耳 (Steinthall) ——曼彻斯特一贸易公司老板, 1852—1856 年格奥尔格·维尔特曾在该公司做过事。——

- 第 411、656 页。
- 施坦道, 尤利乌斯(Standau, Julius)——德国教师,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俾尔(瑞士)军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 1860 年为《人民呼声报》的编辑之一。——第 85 页。
- 施特芬, 威廉(Steffen, Wilhelm)——前普鲁士军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 1853 年流亡英国, 后迁美国; 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近。——第 250、287、507 页。
- 施特龙, 威廉(Strohn, Wilhelm)——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 侨居布莱得弗德。——第 39、240、241、407、658 页。
- 施特塞尔(Stössel)——曼彻斯特席勒俱乐部的图书室管理员。——第 592 页。
- 施梯伯, 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第 18、23、95、140、145、167、430、442、449、470、471、479、495、534、535、538—545、560 页。
- 施图克尔(Stücker)——宫廷顾问。——第 262 页。
- 施托夫雷根, 路德维希(Stoffregen, Ludwig 生于 1815 年)——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 年起流亡英国。——第 511、517 页。
- 施瓦伯(Schwabe)——曼彻斯特的商人。——第 656 页。
- 施瓦尔克(Schwarck)——普鲁士王国上诉法院检察长。——第 530、538 页。
- 施万贝克, 欧根·阿列克西斯(Schwanbeck, Eugen Alexis 1821—1850)——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 1848—1849 年为《科伦日报》编委。——第 140 页。
- 施旺, 泰奥多尔(Schwann, Theodor 1810—1882)——杰出的德国生物学家, 1839 年发表有机体由细胞构成的理论。——第 410 页。
- 施韦格尔特, 路德维希(Schweigert, Ludwig)——前奥地利军官, 民族联盟盟员, 六十年代初为德国的后备军同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第 254 页。
- 施韦林, 马克西米利安(Schwerin; Maximilien 1804—1872)——伯爵, 普鲁士贵族和官僚的代表之一; 曾任宗教、教育和卫生事务大臣(1848 年 3—6 月),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派, 内务大臣(1859—1862);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168、186、604 页。
- *什瓦尔茨, 威廉(Schwarz, Wilhelm)——1862 年伦敦世界工业博览会理事会的成员。——第 629 页。
- 舒尔采-德里奇, 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 Hermann 1808—188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党的创始人之一;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 他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第 289、337、340、352、423 页。
- 叔尔茨, 卡尔(Schurz, Karl 1829—1906)——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曾流亡瑞士, 后迁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美国共和党领袖之一, 后为国家活动家。——第 237 页。

斯巴达克 (Spartakus 死于公元前 71 年)
——罗马角斗士, 古罗马最大一次奴隶
起义的领袖(公元前 73—71 年)。——
第 159 页。

斯宾诺莎, 巴鲁赫(别涅狄克特)(Spinoza,
Baruch(Benedictus)1632—1677)——
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论
者。——第 392、662 页。

斯宾斯, 詹姆斯 (Spence, James)——
利物浦商人, 《泰晤士报》通讯员; 美国
内战时期积极支持南部奴隶主。——第
246、248、300、365 页。

斯科维尔, 约瑟夫·阿尔弗勒德 (Scoville,
Joseph Alfred)(笔名: 曼哈顿 Man-
hattan 1815—1864) ——美国新闻工
作者, 民主党的拥护者, 美国内战时期
为伦敦《先驱晨报》和《旗帜晚报》驻纽
约通讯员; 反对林肯政府的政策。——
第 235 页。

斯莱德耳, 约翰 (Slidell, John 1793—
1871) ——美国政治活动家, 参议院外
交事务委员会委员; 1861 年秋被南部同
盟派往法国执行外交使命; 1862—1865
年为同盟驻巴黎代表。——第 213 页。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
226、268、276、282、352、358 页。

斯皮特霍恩, 沙尔·路易 (Spilthoorn,
Charles-Louis 1804—1872) ——比利
时律师, 民主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1830 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 根特民主协会
主席。——第 512 页。

斯坦伯里 (Stanbury) ——伦敦一家印刷
所老板。——第 542 页。

斯坦顿, 爱得文·麦克马斯特斯 (Stan-

ton, Edwin McMasters 1814—1869)
——美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属于共
和党左翼, 曾任首席检察官 (1860—
1861), 美国陆军部长 (1862 年 1 月—
1868), 拥护对南部奴隶主采取革命的
斗争方法。——第 248、249、256、257
页。

斯通, 查理·波美罗伊 (Stone, Charles
Pomeroy 1824—1887) ——美国将军,
1861 年为弗吉尼亚的北军指挥官, 在
博耳斯-布拉夫失败后 (1861 年 10 月),
以叛国罪被捕, 1862 年底获释。——第
219 页。

司各脱, 温菲尔德 (Scott, Winfield 1786
—1866) ——美国将军, 曾参加 1812—
1815 年英美战争; 美国陆军总司令
(1841—1861 年 11 月)。——第 178、
184 页。

苏格拉底 (Sokrates 约公元前 469—399)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贵
族思想家。——第 623 页。

苏拉 (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
(Lucius Cornelius Sulla 公元前 138
—78) ——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曾
为执政官 (公元前 88), 独裁者 (公元前
82—79)。——第 160 页。

苏路克, 法斯廷 (Soulouque, Faustin
1782 左右—1867) ——黑人, 海地共和
国总统, 1849 年自立为帝, 称法斯廷一
世; 反波拿巴报刊称拿破仑第三为苏路
克。——第 386 页。

T

塔索, 托尔克瓦托 (Tasso, Torquato
1544—1595) ——著名的意大利诗人,
《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一诗的作者。——
第 185 页。

塔韦尔尼埃 (Tavernier)——伯爵, 炮兵军官。——第 162 页。

泰霍夫, 古斯达夫·阿道夫 (Techow, Gustav Adolf 1813—1893)——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柏林 1848 年革命事变的参加者, 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瑞士“革命集中”流亡者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1852 年迁居澳大利亚。——第 16、23、54、101、122、446、453、490、499—502、554、673 页。

泰勒, 汤姆 (Taylor, Tom 1817—1880)——英国剧作家和新闻记者, 许多定期刊物的撰稿人, 1874—1880 年为讽刺性杂志《笨拙》的编辑。——第 325 页。

泰伦齐安·摩尔 (Maurus Terentianus 二世纪后半期)——古罗马文法学家。——第 21 页。

汤普逊, 杰科布 (Thompson, Jacob 1810—1885)——美国国家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布坎南政府的内政部长 (1857—1861)。——第 188 页。

特腊勒 (Tralle)——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 182 页。

特吕布纳, 尼古劳斯 (Trübner, Nikolaus 1817—1884)——伦敦的德国书商和出版商。——第 121、177 页。

特韦斯顿, 卡尔 (Twisten, Karl 1820—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 职业是法学家,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1861 年起) 和德意志国会议员 (1867 年起); 进步党领袖之一, 1866 年为民族自由党创始人之一。——第 235 页。

忒伦底乌斯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 (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

元前 185 左右—159)——著名的罗马喜剧作家。——第 135、237、451 页。

提茨, 弗里德里希·威廉 (Tietz, Friedrich Wilhelm 约生于 1823 年)——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 541 页。

提姆, 弗兰茨 (Thimm, Franz)——曼彻斯特的书商。——第 153 页。

图迪希乌姆, 弗里德里希·沃尔弗干格·卡尔 (Thudichum, Friedrich Wolfgang Karl 1831—1913)——德国法律史学家, 1862 年起为杜宾根的教授。——第 374 页。

图尔, 伊什特万 (Türr, István 1825—1908)——匈牙利军官, 意大利和德国的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站在联军一边; 1860 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1861 年起为意大利军队的将军。——第 84、104、197、236、369、617 页。

图西, 艾萨克 (Toucey, Isaac 1796—1869)——美国国家活动家, 法学家, 属于民主党; 首席检察官 (1848—1849), 参议员 (1852—1857), 布坎南政府的海军部长 (1857—1861)。——第 188 页。

W

瓦茨, 约翰 (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 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信徒; 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慈善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1853 年在伦敦创办了“国民人身保险会”, 1857 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会。——第 310—312、314 页。

瓦德西, 弗里德里希·古斯达夫 (Waldersee, Friedrich Gustav 1795—1864)

- 伯爵，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陆军大臣（1854—1858）。——第99页。
-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W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职业是律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之一；普鲁士议会下院议员（1861年起）和德意志国会议员（1867年起），进步党的领袖之一。——第169页。
- 瓦盖纳，海尔曼（Wagener, Hermann 1815—1889）——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新普鲁士报》编辑（1848—1854），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之一，俾斯麦的拥护者。——第168、169、370页。
- 瓦勒斯罗德，路德维希·莱茵霍尔特（Walesrode, Ludwig Reinhold 1810—1889）——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60—1861年曾出版《民主研究》文集。——第49、90、149、575页。
- *瓦托，路易（Watteau, Louis 生于1824年）（笔名：德农维尔 Denonville）——法国政论家，四十至五十年代法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后来侨居比利时；布朗基的近友。——第178、609、611页。
- 万哈根·冯·恩赛，卡尔·奥古斯特（Varnhagen von Ense, Karl August 1785—1858）——德国作家和自由派的文学批评家。——第205、586、619页。
- 微耳和，鲁道夫（Virchow, Rudolf 1821—1902）——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进步党的创始人和首领之一；1871年以后成为反动分子，社会主义的激烈反对者。——第289、370页。
-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1853—1858年为财政部秘书长；1859—1860年为印度财务大臣。——第70页。
- 威廉（1845—1913）——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的儿子，希腊国王，称乔治一世（1863—1913）。——第663页。
- 威廉斯（Williams）——伦敦的书商。——第643页。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65、79、89、95、140、145、155、158、162、163、169、195、201、204、207、235、249、288、297、300、379、386、401、548、585、604、606、664页。
- 威纳尔，敏娜（Werner, Minna）——第157页。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鲁士反动的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第474、485、496页。
- 韦利斯，罗伯特（Willis, Robert 1800—1875）——英国学者，机械师、工艺师和考古学家；1854—1867年给工人讲课。——第317页。
- *维贝尔（Weber）——普鲁士法学家（法律顾问），1860年柏林《国民报》诉讼案件中马克思的律师。——第40、41、42、45、46、49、52、71、72、75、81、83、86、106、107、115、437、446、454、475、476、

- 482、494、508、515、517、525、528、530、531、553、555、560、568 页。
- *维贝尔,约瑟夫·瓦伦亭(Weber, Josef Valentin 1815—1895)——普法尔茨的钟表匠,1848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流亡瑞士,后到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176、180、183、384、476、613、639 页。
- 维贝耳豪斯和布什(Wiebelhaus & Busch)(银号)——利物浦的一家银号。——第660 页。
- 维多克,弗朗斯瓦·欧仁(Vidocq, François Eugène 1775—1857)——法国的刑事犯,秘密警探;他的名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手的代名词。——第479 页。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47、48、205、398、401、537 页。
- 维尔穆特(Wermuth)——汉诺威警察厅长,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证人,与施梯伯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第540 页。
-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22、676 页。
- 维干德,奥托(Wigand, Otto 1795—1870)——德国的出版商和书商;在莱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第101 页。
- 维科,卓万尼·巴蒂斯特(Vico, Giovanni Battista 1668—1744)——意大利杰出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他企图确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第230、617、618 页。
-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第99、104、260、566、574 页。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6、54、105、157、180、246、287、469、470、477、490、492、500—503、523、540、543 页。
- 维斯,(Wiß, C.)——德国医生和新闻记者,青年黑格尔分子,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侨居美国;金克尔的拥护者。——第490、491 页。
- 维耶(Wiehe)——约翰·弗里德里希·维耶的妻子。——第36、436 页。
- 维耶,约翰·弗里德里希(Wiehe, Johann Friedrich)——排字工人;1859年在伦敦霍林格尔的印刷所工作。——第30、32、35—39、41、44、435—437、439、447、456—459、485、486、509、561 页。
-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168、320、348、597 页。
-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上校;他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 第 46、49、77、85、86、250、441、490、503、518、520、522、523 页。
- 魏克, 查理·伦诺克斯 (Wyke, Charles Lennox 1815—1897) ——英国外交家, 驻墨西哥公使(1860—1861)和特派代表(1862—1863)。——第 224、225 页。
- 魏特林, 威廉 (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 ——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职业是裁缝。——第 491 页。
- 文特尔 (Winter) ——普鲁士官吏, 1861 年年中起是柏林警察总监。——第 186、604 页。
-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尔 (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 ——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 曾批评过法国的税收制度。——第 352 页。
- 沃尔弗, 伯恩哈特 (Wolff, Bernhard 1811—1879) ——德国新闻工作者, 1848 年起为柏林《国民报》所有人, 德国第一个电讯社(1849)的创办人。——第 43、167、168 页。
- 沃尔弗, 斐迪南 (Wolf, Ferdinand 1812—1895) (“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 ——德国政论家, 1846—1847 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国外;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 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 69、313、363、514、677 页。
- 沃尔弗,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Wolf, Friedrich August 1759—1824) ——德国语文学家, 古希腊罗马文化, 特别是荷马史诗的研究者。——第 618 页。
- *沃尔弗, 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 (鲁普斯 Lupus)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职业是教员,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 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1846—1847 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1848 年 3 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53 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10、13、17、20、21、25—27、50、58、76、82、103、108、112、114、116、119、122、126、136、164—166、173、178—180、183、185、186、195、198、221、227、231、236、243、247、250、252、254、255、263、264、274、288、292、302、313、321、340、341、345、348、366、369、372、377、379、381、382、385、386、388—392、395、398—400、405、407、411、414、445、464、465、489、533、563、564、615、622、631、652、655—657、675、683 页。
- 沃尔弗斯, 弗兰茨·安东 (Wolffers, Franz Anton 生于 1813 年) ——德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 比利时人, 1847—1849 年是《科伦日报》撰稿人和编委, 后来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的奸细。——第 140 页。
- 沃康松, 雅克·德 (Vaucanson, Jacques de 1709—1782) ——法国机械师, 曾改进织布机的构造。——第 319 页。
- 乌尔卡尔特, 戴维 (Urquhart, David 1805—1877) ——英国外交家, 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亲土耳其分子;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 议会议员 (1847—1852); 《自由新闻》报的创办人和编辑。——第 10、12、13、22、

27、41、61、80、217、223、232、321、322、357、367、368、373、399、401、424、459、498、507、546—549、613、679 页。

乌尔麦尔, 约翰(Ulmer, Johann)——德国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侨居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543 页。

乌朗特, 路德维希(Uhland, Ludwig 1787—186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第 66、68 页。

乌伦多夫(Uhlendorff)——德国民主主义者,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第 491 页。

乌洛阿, 吉罗拉莫(Ulloa, Girolamo 1810—1891)——那不勒斯将军, 1848—1849 年意大利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为托斯卡纳军队指挥官。——第 79 页。

伍德(Wood)——曼彻斯特的律师。——第 399 页。

X

西华德, 威廉·亨利(Seward, William Henry 1801—1872)——美国国家活动家, 共和党右翼领袖之一; 纽约州州长(1839—1843), 1849 年起为参议员, 1860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 曾任美国国务卿(1861—1869); 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 331 页。

西蒙, 爱德华(Simon, Edouard 1824—1897)——法国政论家, 生在柏林, 波拿巴的密探。——第 119、122 页。

西蒙, 路德维希(Simon, Ludwig 1810—

1872)——特利尔的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曾流亡瑞士。——第 110、126、131、133、179、483、561 页。

西蒙斯, 路德维希(Simons, Ludwig 1803—1870)——德国法学家, 反动分子; 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派, 曾任司法大臣(1849—1860)。——第 145 页。

西姆桑, 马丁·爱德华·西吉兹蒙特(Sim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1810—1899)——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48 年 11 月为驻柏林的帝国专员,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5 月任该议会议长, 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59 年起), 后为议长(1860—1861)。——第 168 页。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43)——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 折衷主义哲学家。——第 160 页。

希尔(Hill)——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职员。——第 263、302、315、406 页。

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 1814—1903)(真名尼古拉斯·贝伊茨 Nicolaas Beets)——荷兰诗人和作家。——第 590、645、651 页。

希尔施, 威廉(Hirsch, Wilhelm)——汉堡的店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警探。——第 18、25、472、480、538—545 页。

希尔什菲尔德(Hirschfeld)——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 曾承印《新时代》和金克尔创办的《海尔曼》周刊, 1860 年还承

- 印了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第 90、98、101、106、108、123、133、135、177 页。
- 希尔泽门策尔, 卡尔·克列斯提安·爱德华 (Hirsemenzel, Karl Christian Eduard 1825—1869)——德国法学家, 1859年起是柏林市法官和《普鲁士法庭报》编辑, 拉萨尔的朋友。——第 165 页。
-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 34、65、123、134、135、363、415、450、480、590、592—594、620、655 页。
- 席利, 维克多 (Schily, Victor 1810—1875)——德国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 第一国际会员。——第 29、32、42、53、54、58、62、63、84、102、137、194、197、200、226、236、290、336、468、502、551、552、572、575、617、673 页。
- 席梅尔普芬尼希, 亚历山大 (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为流亡者, 追随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16、54 页。
- 夏邦提埃, 热尔韦 (Charpentier, Gervais 1805—1871)——法国出版者和书商。——第 618 页。
- 夏韦, 奥诺莱·约瑟夫 (Chavée, Honoré-Joseph 1815—1877)——比利时的语文学家。——第 406 页。
- 谢尔策尔, 安得列阿斯 (Scherzer, Andreas 1807—1879)——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为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员, 所谓 1852 年 2 月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 后流亡英国,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新时代》出版者和《人民报》撰稿人。——第 481 页。
- 谢努, 阿道夫 (Chenu, Adolphe 约生于 1817 年)——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奸细和密探。——第 17、431 页。
- 辛凯尔迪, 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 (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1805—1856)——普鲁士政府官员, 1848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 1853年起为内务部警察司司长。——第 167、472、542 页。
- 修昔的底斯 (Thukydides 约公元前 460—395)——古希腊最大的历史学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第 602 页。
- 薛尔曼, 托马斯·威斯特 (Sherman, Thomas West 1813—1879)——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1861 年 10 月—1862 年 3 月为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的讨伐军总指挥。——第 234、235、420、423 页。
- 雪恩贝尔格 (Schönberg)——伯爵夫人。——第 541 页。

Y

雅科比, 阿伯拉罕 (Jacobi, Abraham 1830—1919)——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后流亡美国, 在美国工人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美国许多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

- 写有许多医学著作。——第 407、490、503 页。
-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322)——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 608 页。
-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 (1855—1881)。——第 7、325 页。
- 亚历山得拉 (Alexandra 1844—1925)——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之女,1863 年嫁给威尔士亲王,亲王于 1901 年起为英国国王,称爱德华七世。——第 663 页。
- 杨格 (Young)——第 217 页。
-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 (1762—1796)。——第 213、341、401 页。
- 伊壁鸠鲁 (Epikouros 约公元前 341—270)——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第 651 页。
- 伊丽莎白 (Elizabeth 1801—1873)——普鲁士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妻子。——第 297 页。
- 伊曼特,彼得 (Imandt, Peter)——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18、32、111、200、270、273、290、468 页。
- 尤尔,安得鲁 (U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写有许多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第 226 页。
- 尤赫,海尔曼 (Juch, Hermann)——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金克尔的拥护者,1859 年 7 月起为《海尔曼》报的编辑。——第 18、35、176、181、182、231、479、538 页。
- 尤利安 (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 331 左右—363) (背教者)——罗马皇帝 (361—363)。——第 623 页。
- 尤塔,路易莎 (Juta, Louise 1821—1893)——马克思的妹妹,约翰·卡尔·尤塔的妻子。——第 139、641 页。
- 尤塔,约翰·卡尔 (Juta, Johan Carel 生于 1824 年)——荷兰商人,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第 139、641 页。
- 尤维纳利斯 (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生于一世纪六十年代,死于 127 年后)——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 202 页。
- 雨果,维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伟大的法国作家,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 386 页。
- 约翰斯顿,约瑟夫·埃格斯頓 (Johnston, Joseph Eggleston 1807—1891)——美国将军,对墨西哥战争 (1846—1848) 的参加者,美国内战时期曾指挥弗吉尼亚的南军 (1861—1862),后指挥田纳西和密西西比的南军。——第 221 页。

Z

- 扎莫伊斯基,弗拉基斯拉夫 (Zamoyski, Wladyslaw)——伯爵,波兰大地主和将军,曾参加 1830—1831 年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克里木战争时企图组织波兰军团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第 357、367 页。
- 赞格,奥古斯特 (Zang, August 1807—

- 1888)——奥地利政论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新闻报》的创办者和出版者;下奥地利邦议会的议员。——第199页。
- 藻伦海美尔(Sauernheimer)——德国制刷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流亡瑞士,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主席。——第87、468页。
- 泽耳(Seel),理查——德国讽刺画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的熟人。——第170页。
- 泽尔菲,古斯塔夫(Zerffi, Gustav 生于1820年左右)(真姓希尔施 Hirsch)——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起侨居巴黎,1853年初侨居伦敦;五十年代初同马克思保持联系;后为金克尔的拥护者,民族联盟伦敦分部的委员。——第177、182、191、195页。
- 詹姆斯,爱得文·约翰(James, Edwin John 1812—1882)——英国律师,议员,1858年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审判案中为西蒙·贝尔纳的辩护人;1860年秋曾到加里波第的兵营。——第31、102页。
- 征服者威廉一世(William I, The Conqueror 1027—1087)——英国国王(1066—1087)。——第401、664页。
- 佐尔姆斯,玛丽·勒蒂齐娅·斯图多耳米娜(Solms, Marie-Lætitia-Studolmine 1833—1902)——法国女作家和自由派政论家,路易·波拿巴的侄女。——第325页。
- 佐美尔(Sommer)——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鲁士警探。——第541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据传说,阿基里斯是由于被箭射中了他的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而死去。——第669页。
- 阿莉阿德尼——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女儿,提修斯在迷宫中杀死怪物明诺托尔之后,由她帮助走出迷宫;提修斯把她带走,而后来遗弃在纳克索斯岛上,她成了女祭司和巴考士神的妻子。——第591页。
- 埃吉丽亚——按罗马神话是一位聪慧的有预知能力的女神,常暗中向罗马王努玛·庞皮利乌斯出谋献策。——第590页。
- 安斐特里昂——古希腊神话中梯林斯的国王;在新的文学中,由于莫里哀对这个人物的解释,而成为殷勤好客的主人的同义语。——第597页。
-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忒拜城志中的主人公,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主要角色;据传说,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使忒拜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第534页。
- 奥列斯特和皮拉德——古希腊神话中的两位英雄的名字,成了表示忠实友谊的代名词。——第381页。

奥路夫——古丹麦民间叙事诗中的主人公。——第 66—68 页。

B

巴考士——古罗马人的酒神和欢乐神。——第 591 页。

布尔昂的哥特弗利德——塔索的长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的主人公，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中的一个理想化的首领形象。——第 185 页。

C

参孙——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有非凡的力气和胆量。——第 168—169 页。

D

大洋神——古希腊神话中诸神的始祖之一，海洋力量的化身。——第 413 页。

邓德里厄里——泰勒讽刺喜剧《我们的美国亲戚》的主人公，无聊、游闲的英国贵族的形象。——第 370、386 页。

F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第 410 页。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第 76 页。

佛陀——据传说是佛教学说的神话式的创始人古印度王子乔答摩的尊称。——第 164、600 页。

H

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德国民间讽刺所谓十六世纪粗野文学的同名歌谣

中的人物。——第 580 页。

J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 192 页。

K

库尼贡达——伏尔泰哲学小说《老实人》中的女主人公。——第 131、133 页。

L

拉撒路——圣经《路加福音》中一个乞丐的名字。他患痲疯病，而靠生活奢侈的有钱人的残羹剩饭过活。——第 166、381 页。

拉萨里耳奥——十六世纪中叶问世的一部匿名西班牙中篇小说《来自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耳奥及其种种不幸》中的人物；狡猾骗子手的典型。——第 365 页。

利维坦——据圣经传说，是大海怪。——第 679 页。

M

米歇尔——通常用来表示粗笨和愚昧无知的德国庸人的代名词。——第 615 页。

摩西——据圣经说，摩西是从埃及法老的迫害下解救了古犹太人的先知（《出埃及记》）。——第 166、261、620 页。

P

排字工人的妻子——拉萨尔《文学史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一书中的人物。——第 262 页。

皮彭布林克——弗莱塔格的喜剧《新闻界人士》中的人物。——第 169 页。

S

瑟西——古希腊神话中亚耶亚岛的女魔法师；她将乌利斯的同伴变成猪，而把乌利斯本人留在她的岛上一年；用瑟西的名字譬喻诱人的美女。——第 589 页。

山姆大叔——美国资产阶级的谑称，由英语“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开头字母组成，流传很广。——第 245 页。

斯芬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它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谁就被它吃掉。——第 534 页。

斯库伊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生平和奇遇》中的主人公，是残忍、贪婪无知和虚伪的典型。——第 34 页。

T

唐·吉河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第 169、523 页。

唐璜——莫扎特的同名歌剧中的主要角色。——第 260、419 页。

提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最主要英雄之一，传说中的雅典国王，人们认为雅典国家是他奠基的。——第 591 页。

W

瓦格纳——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门生；崇尚空论、脱离生活的烦琐学者的典型。——第 625 页。

维尔德曼——约翰娜·金克尔的小说《汉

斯·伊贝勒斯》中的人物。——第 157 页。

乌利斯，或奥德赛——《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的首领之一，以大胆、机智和善辩著称。——第 589 页。

X

西缅——据圣经传说，是雅各的儿子之一，古希伯来族西缅支系的祖先。——第 407 页。

Y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古希伯来族的始祖。——第 407 页。

亚伯拉罕——据圣经传说，是古希伯来族的族长。——第 307、407 页。

以撒——据圣经传说，是古希伯来族的族长，亚伯拉罕的儿子。——第 407 页。

以斯拉——据传说是圣经五书的著者。——第 407 页。

约伯——圣经中的人物，作为身受莫大困苦仍对上帝恭顺驯服，因之得到上帝赐福的典型。——第 144 页。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1712 年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 10、213、223、224、245、331、384 页。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第 407 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报刊述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84—695页)。

—Gatherings from the press.

载于1859年6月4日和25日,7月9日和16日《人民报》第5、8、10和11号。——第177页。

《北美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6—356页)。

—Der nordamerikanische Bürgerkrieg.

载于1861年10月25日《新闻报》第293号。——第199页。

《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34—246页)。

—Die Berliner Nationalzeitung an die Urwähler.

载于1849年1月26日和28日《新莱茵报》第205号和第207号增刊。——第502页。

《不列颠的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15卷第172—176页)。

—British commerce.

载于1860年9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63号。——第70、87页。

《不列颠的棉花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31—334页)。

—The British cotton trade.

载于1861年10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05号。——第196、199页。

《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致〈自由新闻〉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2—764页)。

—Prosecution of the Augsburg Gazette. To the Editor of the «Free Press». [London, 1860].

1860年在伦敦以传单形式印行。——第22、28—30、32、34—36、38、41、435、447、457、458、486、487、508、509页。

《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92—195页)。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 Russia using Austria. The meeting at Warsaw.
载于1860年10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72号。——第113页。
《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
- Herr Vogt. London, 1860. ——第62, 75, 76, 81—84, 91, 95—98, 101, 103, 106—109, 114, 117—126, 129—133, 137, 138, 140, 141, 143, 144, 146, 149, 153, 159, 165, 166, 171, 196, 200, 203, 210, 236, 432, 483, 518, 521, 523, 526, 530, 533, 554, 555, 559—562, 566, 568, 570—572, 583, 587, 599, 605, 615, 673, 674页。
- 《高尚意识的骑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37—571页)。
- Der Ritter vom edelmüthigen Bewußtsein. [New York, 1854].
——第445, 453, 489, 498, 500—502, 507, 513, 515, 518页。
- 《给〈每日电讯〉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7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Telegraph. ——第29, 31, 473, 474页。
- *《给〈总汇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5页)。
载于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第300号。——第439, 455, 462页。
-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
- Lohnarbeit und Kapital.
载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新莱茵报》第264—267和269号。——第397, 505页。
- *《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44—646页)。
载于1853年1月《加利福尼亚州报》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482, 483页。
-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
- 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 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Bruxelles, 1848]. ——第505页。
-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
-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asel, 1853. ——第445, 469—472, 479, 482, 483, 492, 494, 501页。
- [Boston, 1853]. ——第138, 139, 141, 203, 430, 445, 453, 454, 471, 472, 474, 479, 482, 492, 494, 501, 515, 538, 539, 544页。
- 1853年3—4月《新英格兰报》。——第501页。
- 《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42—243页)。
- A Money stringency.
载于1860年11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111号。——第113页。
- 《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0—567页)。
- Kossuth and Louis Napoleon.
载于1859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48号。——第431, 434,

- 511、526 页。
- Particulars of Kossuth's transaction with Louis Napoleon.
载于 1859 年 9 月 28 日《自由新闻》第 7 卷第 10 号。——第 431、434、511、526 页。
- 《历史上有趣的一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508—515 页）。
- A Curious piece of history.
载于 1858 年 6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52 号。——第 484 页。
- *《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57—162 页）。
- 载于 1860 年 9 月 1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46 号。——第 87 页。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17—227 页）。
-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载于 1852 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 1 期。——第 101、126、129、203、506—507 页。
-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614—615 页）。
- Proklamation des deutschen Arbeiter Bildungs-Verein in London [London, 1863].
1863 年在伦敦以传单形式印行。——第 323、327、328、680、681 页。
- 《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335—340 页）。
- The London Times and lord Palmerston.
载于 1861 年 10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411 号。——第 198、201 页。
- 《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341—345 页）。
- The London Times on the Orleans princes in America.
载于 1861 年 11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426 号。——第 198 页。
- 《美国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357—366 页）。
- Der Bürgerkrieg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载于 1861 年 11 月 7 日《新闻报》第 306 号。——第 198 页。
- 《美国问题在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321—330 页）。
- The American question in England.
载于 1861 年 10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403 号。——第 196、198 页。
- 《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87—461 页）。
- Lord Palmerston.
载于 1853 年 10 月 22 日和 29 日，11 月 5、12 和 19 日，12 月 10、17 和 24 日《人民报》第 77、78、79、80、81、84、85 和 86 号。——第 12 页。
- Palmerston; Palmerston and Russia; A Chapter of modern history; England and Russia.
载于 1853 年 10 月 19 日，11 月 4 日和 21 日及 1854 年 1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2、3916、3930 和 3973 号。——第 507、546 页。

- Palmerston and Russia. 1 edition. London, 1853. 2 edition. London, 1854. ——第 507 页。
- Palmerston and the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y. London, 1854. ——第 507 页。
- Palmerston and Russia; Palmerston and the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y. London, 1855. ——第 507 页。
- 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
- 载于 1859—1860 年柏林出版的《新公文集》第 1、2 卷（摘要）。——第 12 页。
- 《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96—200 页）。
- Affairs in Prussia.
- 载于 1860 年 10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76 号。——第 84、113 页。
- 《切尔克西亚的叛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179—180 页）。
- A Traitor in Circassia.
- 载于 1857 年 4 月 1 日《自由新闻》第 4 卷第 34 号。——第 484、617 页。
- 《三月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94—396 页）。
- Der Märzverein.
- 载于 1849 年 3 月 11 日《新莱茵报》第 243 号。——第 504 页。
-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 4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6 卷第 1—3 册）。——第 364 页。
-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 载于 1856 年 8 月 16 日和 23 日，9 月 13 日和 20 日，10 月 4 日，11 月 8 日和 29 日，12 月 6 日和 20 日，1857 年 2 月 4、18 和 25 日，4 月 1 日《自由新闻》第 3—4 卷第 1、2、5、6、8、13、16、17、19、26、28、29 和 34 号；1856 年 6 月 28 日，7 月 5 日和 12 日，8 月 2 日《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不全）。——第 507、546 页。
- 《“特伦特号”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408—411 页）。
- Der Trent-Fall.
- 载于 1861 年 12 月 2 日《新闻报》第 331 号。——第 209 页。
- 《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00—104 页。）
- Interesting from Sicily.—Garibaldi's quarrel with La Farina.—A letter from Garibaldi.
- 载于 1860 年 8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18 号。——第 78 页。
- *《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36—140 页）。
- 载于 1860 年 8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35 号。——第 673 页。
- 《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592—599 页）。
- Another strange chapter of modern history.
- 载于 1858 年 9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36 号。——第 484 页。
- 《英国的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9—14 页）。

—English politics.

载于 1860 年 2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68 号。——第 9 页。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页)。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 ——第 505 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177 页)。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s Heft. Berlin, 1859. ——第 15、90、210、364、480、507、512、551、563、618、636、638 页。

—序言。——第 505 页。

《致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65—766 页)。

—Erklärung.

载于 1860 年 2 月 10 日《人民报》第 35 号; 1860 年 2 月 10 日《科伦日报》第 41 号; 1860 年 2 月 11 日《改革报》第 18 号; 1860 年 2 月 17 日《总汇报》第 48 号附刊和其他德国报纸。——第 30、32、39、41、114、434、435、520 页。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60—761 页)。

—Erklärung.

载于 1859 年 11 月 21 日《总汇报》第 325 号附刊。——第 11、14、439、440、449、457、510 页。

《致〈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71—772 页)。

—Erklärung.

载于 1860 年 12 月 1 日《总汇报》第 336 号附刊。——第 114、570 页。

弗·恩格斯

《奥地利病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41—144 页)。

—The Sick man of Austria.

载于 1860 年 9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39 号。——第 554 页。

《奥地利革命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249—252 页)。

—Austria.—Progress of the revolution.

载于 1861 年 1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152 号。——第 127、136 页。

《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47—299 页)。

—Po und Rhein. Berlin, 1859. ——第 6、14、15、26、96、136、162、327、445、508、513、557、569 页。

《不列颠的国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05—109 页)。

—British defenses.

载于 1860 年 8 月 1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20 号。——第 70、78、80 页。

《步枪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209—241 页)。

—The History of the rifle.

载于 1860 年 11 月 3 日和 17 日, 12 月 8、15 和 29 日, 1861 年 1 月 5、12 和 19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9、11、14、15、17、18、19 和 20 期。——第 82—83 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115页）。

—German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载于1851年10月25日和28日,11月6、7、12和28日,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和19日,4月9、17和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日和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2页。

《德国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53—256页）。

—German movements.

载于1861年2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178号。——第147页。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

—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号。——第577页。

《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36—642页）。

—Progress of Russian in the East.

载于1858年11月24日《自由新闻》第6卷第23号。——第546页。

《法国的武装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57—261页）。

—French armaments.

载于1861年2月2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2期。——第120、155页。

《关于招贴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518—530页）。

—Die Debatte über das Plakat-

gesetz.

载于1849年4月22日和27日《新莱茵报》第279号增刊和第283号。

——第502页。

《海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82—396页）。

—Navy.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61年版第12卷。——第94、97、106、112页。

《加里波第的进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63—167页）。

—Garibaldi's progress.

载于1860年9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56号。——第84、87页。

《加里波第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32—135页）。

—Garibaldi movements.

载于1860年8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31号。——第70、82、83页。

《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68—171页）。

—Garibaldi in Calabria.

载于1860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58号。——第84页。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9—73页）。

—Garibaldi in Sicily.

载于1860年6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79号。——第62页。

《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15—120页）。

—Could the french sack London?

载于1860年8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21号。——第80页。

《炮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93—220页)。

—Artillery.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第100页。

《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33—680页)。

—Savoyen, Nizza und der Rhein.

Berlin, 1860. ——第14、22、26、30、38、45、46、49、53、55、56、61、62、74、84、96、137、443—445、513、537、558页。

《萨瓦与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22—626页)。

—Savoy and Nice.

载于1860年2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74号。——第13、17页。

《英国的志愿兵部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80—82页)。

—The British volunteer force.

载于1860年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94号。——第75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 ——第7、334、338、366页。

《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49—156页)。

—Eine Musterung englischer freiwilliger Jäger.

载于1860年9月8日《军事总汇报》第36号。——第92、557—558、565

页。

—A Review of english volunteer riflement.

载于1860年9月14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期。——第92、102、104、558、565页。

—A German account of the volunteers.

载于1860年9月24日《泰晤士报》第23733号。(摘要)。——第104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6—625页)。

—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ekonomie.

载于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第1分卷和第2分卷。——第277页。

《志愿兵读物》1861年伦敦—曼彻斯特版。

—Essays addressed to volunteers. ——第155、157页。

《最近的科伦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

—The Late trial at Cologne.

载于1852年1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45号。——第445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页)。

—Die Deutsche Ideologie.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Feuerbach, B. Bauer und Stirner,

- 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 —第 505 页。
- *《反克利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3—20 页)。——第 505 页。
-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61—504 页)。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1848. —第 320、370、396 页。
- 《国际述评(三)。从 5 月到 10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92—540 页)。
- Revue. Mai bis Oktober.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5—6 期。——第 638 页。
- 《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59—380 页)。
- 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 —第 20 页。
- 《美国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513—523 页)。
- Der amerikanische Bürgerkrieg.
载于 1862 年 3 月 26 日和 27 日《新闻报》第 84 和 85 号。——第 227、228、230 页。
-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268 页)。
-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 Frankfurt am Main, 1845. —第 505 页。
-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84 页)。——第 497 页。
- 《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541—542 页)。
- Erklärung. —第 441 页。
- 《〈新莱茵报〉审判案》;《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262—306 页)。
- 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ssisen in Köln. Köln, 1849. —第 498、503 页。
- 《御前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75—381 页)。
- Die Thronrede.
载于 1849 年 3 月 1 日和 2 日《新莱茵报》第 234 和 235 号。——第 502 页。
- 《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29—430 页)。
- 载于 1852 年 10 月 28 日《旁观者》第 1270 号、1852 年 10 月 30 日《人民报》第 26 号、1852 年 10 月 30 日《晨报》、1852 年 10 月 30 日《先驱》第 136 号和 1852 年 10 月 30 日《观察家》第 2335 号。——第 482 页。
-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88—299 页)。
- 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载于 1851 年 6 月 28 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 177 号和 1851 年 7 月 1 日《科伦日报》第 156 号。——第 25 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恩·德朗克、路·博尔夏特、爱·龚佩尔特《关于威廉·沃尔弗逝世的讣告》。

载于1864年5月23日《总汇报》第144号附刊。——第661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贝尔, 卡] 《奥地利的报界帮凶》 ([*Abel, K.*] *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 载于1860年2月6日《每日电讯》。——第28、29、31、62、438、450、453、469、472、473、485、490、498、538页。

[阿贝尔, 卡] ([*Abel, K.*]) 《答马克思》, 载于1860年2月13日《每日电讯》。——第43、62、473、498页。

阿庇安(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内战史》 (*Appianus Alexandrinus. De Civilibus Romanorum bellis historicarum*)。——第159页。

阿布, 艾·《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1860年巴黎版 (*About, E. La Prusse en 1860. Paris, 1860*)。——第64、66、134、552页。

阿布特《卡尔·福格特和卡尔·马克思或制刷匠帮》 (*Abt. Carl Vogt und Carl Marx oder die Bürstenheimer*), 载于1861年《时代呼声》杂志第39期附刊。——第196、200页。

阿尔坦赫弗尔, 奥·约·《辟谣》 (*Alten-*

höfer, A. J. Zur Entgegnung), 载于1860年1月28日《总汇报》第28号附刊。——第19页。

[埃尔斯纳, 卡·弗·摩·] 《囚室中的沃尔弗》 ([*Elsner, K. F. M.*] *Kasemat-ten-Wolff*), 载于1864年5月24日《布勒斯劳报》(上午版); 1864年5月26日《莱茵报》第145号。——第395、397、683页。

[艾韦贝克, 海·] 《巴枯宁》 ([*Ewerbeck, H.*] *Bakunin*), 载于1848年7月6日《新莱茵报》第36号。——第492页。

艾希霍夫, 威·《柏林警察剪影》1860年柏林版 (*Eichhoff, W. Berliner Polizei-Silhouetten. Berlin, 1860*), 1860—1861年该书在柏林和伦敦出四集。——第89、91、93、564页。

——1860年柏林版第二集。——第575页。

[艾希霍夫, 威·] 《施梯伯》 ([*Eichhoff, W.*] *Stieber*), 载于1859年9月10、17和24日, 10月1、8、15、22和29日《海尔曼》周报第36、37、38、39、40、41、42和43号。——第18、479页。

奥本海姆, 亨·伯·《我们对法国和英国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和文章的作者的名字。

的理想和失望》(*Oppenheim, H. B. Unsere Ideale und Enttäuschungen in Frankreich und England*),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0年汉堡出版。——第90、110页。

奥尔格斯, 海·《声明》(*Orges, H. Erklärung*), 载于1860年1月12日《总汇报》第12号。——第13、15页。
奥斯本, 拉·(*Osborne, R.*) 1864年4月4日在下院的发言, 载于1864年4月5日《泰晤士报》第24838号。——第384页。

B

巴枯宁, 米·《华沙中央委员会和俄国军事委员会。答梅洛斯拉夫斯基》1862年伦敦版(*Bacounine, M. Le comité central de Varsovie et le comité militaire russe. Réponse au général Mieroslawski. London, 1862*)。——第324页。

巴枯宁, 米·《声明》(*Bakunin, M. Erklärung*), 载于1848年《东德意志雅典神殿。新奥得报艺术科学和文学附刊》第151号; 1848年7月16日《新莱茵报》第46号附刊。——第492页。

巴斯提安, 阿·《人在历史中》第1—3卷, 1860年莱比锡版(*Bastian, A. D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 Bände I—III, Leipzig, 1860*)。——第131、574页。

班贝尔格尔, 路·《米哈埃尔“赞成”和托马斯“反对”在1859年的通讯》(*Bamberger, L. Des Michael Pro Schriftenwechsel mit Thomas Contra, aus dem Jahr 1859*),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0年汉堡出版。

——第90、110、561页。

[班贝尔格尔, 路·]《去意大利, 好啊!》1859年伯尔尼和日内瓦福格特出版社出版(*[Bamberger, L.] Juchhe nach Italia! Bern u. Genf, Vogt's Verlag, 1859*)。——第13、110页。

鲍威尔, 布·《德国和俄国人》1854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Deutschland und das Russenthum. Charlottenburg, 1854*)。——第264页。

鲍威尔, 布·《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Die jetzige Stellung Rußlands. Charlottenburg, 1854*)。——第264页。

鲍威尔, 布·《俄国和德国人》1853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Rußland und das Germanenthum. Charlottenburg, 1853*)。——第264页。

鲍威尔, 布·《俄国和德国人。第二部。德国问题和东方问题》1853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Rußland und das Germanenthum. Zweite Abtheilung. Die deutsche 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 Charlottenburg, 1853*)。——第264页。

鲍威尔, 布·《俄国和英国》, 译自德文, 1854年沙洛顿堡版(*Bauer, B. La Russie et l'Angleterre. Traduit de l'allemand. Charlottenburg, 1854*)。——第264页。

贝克尔, 海·《我作为议员候选人》1862年多特蒙特版(*Becker, H. Meine Candidatur zum Abgeordneten-hause. Dortmund, 1862*)。——第621页。

贝克尔, 约·菲·《怎样与何时? 关于当代的问题和任务的严肃见解》1862年

- 日内瓦、伦敦、曼彻斯特出版 (*Becker, J. Ph.* *Wie und Wann? Ein ernstes Wort über die Fragen und Aufgaben der Zeit.* Genf, London, Manchester, 1862)。——第 614 页。
- [贝塔, 亨·]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Beta, H.] Ferdinand Freiligrath*), 载于 1859 年《凉亭》杂志第 43 期。——第 143、450 页。
- 贝塔, 亨·《卡尔·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 (*B[eta], H. «Herr Vogt» von Karl Marx*), 载于 1861 年 1 月 9 日《外国文学杂志》第 2 期。——第 143 页。
- 贝塔, 亨·《一个未被赦免者》 (*Beta, H. Ein Nichtamnestirter*), 载于 1862 年《凉亭》杂志第 2 和第 3 期。——第 231 页。
- [比斯康普, 埃·] 《帝国摄政》 (*[Biscamp, E.] Der Reichsregent*), 载于 1859 年 5 月 14 日《人民报》第 2 号。——第 70、460、462 页。
- 比斯康普, 埃·《声明》 (*Biscamp, E. Erklärung*), 载于 1860 年 2 月 15 日《总汇报》第 46 号附刊。——第 445、465 页。
- [毕尔格尔斯, 亨·] 《冯·拉登堡先生和人民学校的教师》 (*[Bürgers, H.] Hr. v. Ladenberg und die Volksschullehrer*), 载于 1848 年 12 月 30 日《新莱茵报》第 182 号。——第 563、564 页。
- 毕尔格尔斯, 亨· (*Bürgers, H.*) 1860 年 9 月 5 日在科堡民族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载于 1860 年 9 月 7 日《国民报》第 420 号; 1860 年 9 月 12 日《总汇报》第 256 号。——第 563、564 页。
- 毕希纳, 路·《力和物质》 (*Büchner, L. Kraft und Stoff*), 1855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第一版。——第 76 页。
- 卜尼格先, 鲁· (*Bennigsen, R.*) 1860 年 9 月 3 日在科堡民族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载于 1860 年 9 月 7 日《总汇报》第 251 号。——第 564 页。
- 博埃齐, 阿·托·赛·《论算术》 (*Boetius, A. T. S. De institutione arithmetica*)。——第 650 页。
- 博丹, 让·《论共和国》 (*Bodin, J. De republica*), 1584 年出第一版。——第 352 页。
- [波克罕, 西·路·] 《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一个德国流亡者对艾德门·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的回答》 1860 年伦敦版 (*[Borkheim, S. L.] Napoleon III und Preussen. Antwort eines deutschen Flüchtlings auf «Preussen in 1860» von Edmond About.* London, 1860)。——第 96 页。
- [波克罕, 西·路·] (*[Borkheim, S. L.]*) 《评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一书》, 载于 1860 年 4 月 7 日《海尔曼》报。——第 46、47 页。
- 波特尔, 艾·《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Potter, E.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 1863 年 3 月 24 日《泰晤士报》第 24514 号。——第 333 页。
- 布阿吉尔贝尔, 比·《法国详情》 (*Boisguilbert, P. Le détail de la France*), 1695 年出第一版。——第 352 页。
- 布拉斯, 奥·《我们需要什么?》 1860 年日内瓦版 (*Brass, A. Was Noth ist.* Genf, 1860)。——第 105 页。

布拉斯, 奥· (*Brass, A.*) 一篇反对福格特的文章, 载于 1859 年 11 月 12 日《新瑞士报》。——第 510 页。

布莱特, 约· (*Bright, J.*) 1863 年 3 月 26 日在伦敦工联大会上的发言, 载于 1863 年 3 月 27 日《泰晤士报》第 24517 号。——第 338 页。

布林德, 卡·《德国和波兰》(*Blind, K. Deutschland und Polen*), 载于 1863 年《观察家报》; 1863 年 4 月 8 日《先驱者》第 15 号。——第 323 页。

布林德, 卡·《反对卡尔·福格特》(*Blind, K. Gegen Karl Vogt*), 载于 1860 年 2 月 13 日《总汇报》第 44 号附刊。——第 445、453、458、463、485、487 页。

[布林德, 卡·]《警告》([*Blind, K.*] *Zur Warnung*) [1859 年伦敦版]。

—传单。——第 36、86、136、435—437、445、449、454—463、487、554、561 页。

—载于 1859 年 6 月 22 日《总汇报》第 173 号附刊。——第 449、460—462 页。

—载于 1859 年 6 月 18 日《人民报》第 7 号。——第 37、437、455、456 页。

[布林德, 卡·]《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Blind, K.*] *The Grand Duke Constantine to be King of Hungary*), 载于 1859 年 5 月 27 日《自由新闻》报第 7 卷第 5 号。——第 439、454、461 页。

布林德, 卡·《声明》(*Blind, K. Erklärung*), 载于 1859 年 11 月 9 日《总汇报》第 313 号。——第 44、436、438、456—458、486、509 页。

[布林德, 卡·]([*Blind, K.*]) 一篇关于席勒纪念活动的文章, 载于 1859 年 11 月 11 日《晨报》。——第 450 页。

布林德, 卡· (*Blind, K.*)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载于 1859 年 12 月 11 日《总汇报》第 345 号附刊。——第 35、436、438、450、457、458、486、509 页。

D

达尔文, 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 年伦敦版 (*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1859*)。——第 131、251、574 页。

德拉奥德, 律·《1848 年 2 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 年巴黎版 (*De La Hodde, L.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 Paris, 1850*)。——第 17 页。

迪斯累里, 本· (*Disraeli, B.*) 1864 年 4 月 18 日在下院的发言, 载于 1864 年 4 月 19 日《泰晤士报》第 24850 号。——第 384 页。

窦尼盖斯, 威·《九五一年至九七三年国王和皇帝奥托一世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Doenniges, W. 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der Herrschaft König und Kaiser Ottos I. von 951 bis 973*), 载于《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 列奥波特·兰克出版, 1839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3 篇 (*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dem Sächsischen Hause. Herausgegeben von Leopold Ranke. Band I. Dritte Abtheilung. Berlin, 1839*)。——第 423 页。

多济, 莱·《麦加城的以色列人》1864年哈勒姆版 (*Dozy, R. De israëlieten te Mekka. Haarlem, 1864*)。——第407、661页。

E

恩格尔《人口调查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和历史中的作用。1862年2月15日在柏林音乐学院作的报告》(*Engel. Die Volkszählungen, ihre Stellung zur Wissenschaft und ihre Aufgabe in der Geschichte. Ein Vortrag, gehalten in der Singakademie zu Berlin, den 15. Februar 1862*), 载于1862年2月《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第2期。——第353页。

F

菲塞林, 西·《实用国民经济手册》1860—1862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3部 (*Vissering, S. Handboek van praktische staathuishoudkunde. Delen I—III. Amsterdam, 1860—1862*)。——第645页。

费格勒, 阿·(*Vögele, A.*) 1859年9月17日的声明, 载于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第300号。——第439、455—457、461、462页。

费格勒, 阿·(*Vögele, A.*) 1860年2月11日的宣誓证词 (*Affidavit*), 载于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第36—42、447、458、459、485、487页。

费奈迭, 雅·《为了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尔·福格特》1860年汉诺威版 (*Venedey, J. Pro domo und Pro patria gegen Karl Vogt. Hannover,*

1860)。——第70页。

费舍, 爱·《布伦的远征和俄国佬》(*Fischel, E. Brennuszug und Moskwitertum*)。——第547页。

[费舍, 爱·]《革命者成为俄国人》(*[Fischel, E.] The Revolutionists become russian*), 载于1860年1月4日《自由新闻》报第8卷第1号。——第10页。

费舍, 爱·《科堡公爵的抨击性小册子》1859年伦敦版 (*Fischel, E. The Duke of Coburg's pamphlet. London, 1859*)。——第547—548页。

[费舍, 爱·]《作为革命者的暴君》1859年柏林版 (*[Fischel, E.] Die Despoten als Revolutionäre. Berlin, 1859*)。——第10、547页。

费希特, 约·哥·《一八〇七年和一八一三年的政治片断》(*Fichte, J. G. Politische Fragmente aus den Jahren 1807 und 1813*), 载于《费希特文集》第7卷1846年柏林版 (*J. G. Fichte's Sammtliche Werke. Band VII. Berlin, 1846*)。——第529、530页。

[福格特, 卡·]《警告》(*[Vogt, C.] Zur Warnung*), 载于1859年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第23、24、462页。

福格特, 卡·《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 (*Vogt, C.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Genf und Bern, 1859*)。——第70、76、96、101、459、490页。

福格特, 卡·《声明》(*Vogt, C. Erklärung*), 载于1859年6月16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62号号外。——第70、

71 页。

福格特, 卡·《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12月日内瓦出版 (*Vogt, C. 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Genf, im December 1859.*)。——第8、11、17—21、24、25、28、38、40、42、47、71、115、148、431—433、435、444、450、452、456、457、460、462、464、466、470、475、476、478、485、489、493、498—504、511、520、521、560页。

福格特, 卡·《现今的日内瓦一瞥》(*Vogt, C. Ein Blick auf das jetzige Genf*),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0年汉堡出版。——第74、90、561页。

孚赫, 尤·(*Faucher, J.*) 1863年12月1日在众议院的发言, 载于1863年12月4日《总汇报》第338号。——第379页。

弗莱里格拉特, 斐·(*Freiligrath, F.*)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载于1859年11月15日《总汇报》第319号附刊。——第450页。

弗莱里格拉特, 斐·(*Freiligrath, F.*)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载于1859年12月11日《总汇报》第345号附刊。——第35、450页。

弗兰德, 威·(*Ferrand, W.*) 1864年6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4年6月17日《晨邮报》第28238号。——第664页。

弗里德里希-卡尔《军事笔记》186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Friedrich-Karl. Eine militärische Denkschrift. Frankfurt am Main, 1860.*)。——第99页。

弗吕贝尔, 尤·《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反

对卡尔·福格特》(*Fröbel, J. Julius Fröbel gegen Karl Vogt*), 载于1860年1月24日《总汇报》第24号。——第20、21页。

G

[戈德曼]《欧洲的内阁和联盟。〈五头政治〉的作者文集》1862年莱比锡版 (*[Goldmann]. Europa's Cabinette und Allianzen. Vom Verfasser der Pentarchie. Leipzig, 1862.*)。——第264页。

[戈德曼]《欧洲五头政治》1839年莱比锡版 (*[Goldmann]. Die europäische Pentarchie. Leipzig, 1839.*)。——第264页。

格伦尼, 约·斯·《致〈泰晤士报〉编辑的信》(*Glennie, J. S.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1862年6月18日《泰晤士报》第24275号。——第252页。

格罗夫, 威·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Groove, W. R. 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 第4版1862年在伦敦出版。——第415、666页。

[格里斯海姆, 卡·古·]《只有士兵有助于反对民主派》1848年11月底柏林版 (*[Griesheim, K. G.] Gegen Demokraten helfen nur Soldaten. Berlin, Ende November 1848.*)。——第204页。

格律恩, 卡·《法国最新的文学运动》(*Grün, K. Die jüngste Literatur-Bewegung in Frankreich*),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0年汉堡出版。——第90、561页。

[格律恩, 卡·]《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 法国皇帝宝座上的斯芬克斯》([Grün, K.] Louis Napoleon Bonapart, die Sphinx auf dem französischen Kaiserthron)。——第58、534页。
- 《革命编年史：美国大事记，附文献、故事、插图和诗篇，等等》。编者F·穆尔，第1—11卷，1861—1868年纽约版(The Rebellion record: a diary of american events, with documents, narratives, illustrative incidents, poetry, etc. Edited by F. Moore. Volumes I—XI. New York, 1861—1868)。——第397—398页。
- 《国家社会词典》。编者：海尔曼·瓦盖纳，第1—23卷，1859—1867年柏林版(Staats-und Gesellschafts-Lexikon. Herausgegeben von Herrmann Wagener. Bände I—XXIII. Berlin, 1859—1867)。——第168页。

H

- 哈特曼，摩·《给〈去意大利，好啊！〉一书作者的意大利来信》(Hartmann, M. Ein Brief aus Italien an den Verfasser des«Juchhe nach Italia»),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1860年汉堡出版。——第110页。
- 海弗纳尔，列·(Häfner, L.) 给《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60年1月28日《总汇报》第28号附刊。——第19、32页。
- 赫胥黎，托·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63年伦敦—爱丁堡版(Huxley, Th. H. 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 London—Edinburgh, 1863)。——第334、335页。
- 黑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载于《黑格尔全集》第2卷，1841年柏林第2版(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In: G. W. F. Hegel. Werke, Band II. Zweite Auflage)。——第159、252、410页。
-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载于《黑格尔全集》第3、4、5卷，1841年柏林第2版(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n: G. W. F. Hegel. Werke. Bände III, IV, V.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41)。——第116、159页。
-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缩写本》，载于《黑格尔全集》第6—7卷，1842—1843年柏林第2版(Hegel, G. W. F. 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In: G. W. F. Hegel. Werke. Bände VI—VII.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42—1843)。——第116页。
- 洪堡，亚·《1827—1858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1860年莱比锡版(Humboldt, A. Briefe v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 Varnhagen von Ense aus den Jahren 1827 bis 1858. Leipzig, 1860)。——第518、529、586页。
- 霍布斯，托·《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Hobbes, Th.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1651年出第1版。——第252页。
- 霍林格尔，菲·(Hollinger, F.) 11月2日的声明，载于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一书，1859年12月日内瓦

出版。——第435、436、439、456、459页。

J

加思里, 詹·《肯塔基州詹姆士·加思里阁下赞成联邦的演说》(*Guthrie, J. Speech of the hon. James Guthrie of Kentucky, in favour of the union*), 载于1861年3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210号。——第190页。

捷列林格《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来在德国的独裁的预感》1850年科伦版(*Tellerling. Vorgeschmack in die künftige deutsche Diktatur von Marx und Engels. Köln, 1850*)。——第11、430、481、484页。

金克尔, 哥·《关于促进革命的德国公债的札记》(*Kinkel, G. Denkschrift über das deutsche Nationalanlehn zur Förderung der Revolution*)。——第501页。

金克尔, 哥·《1859年11月10日在水晶宫席勒纪念会上的祝词》[1859年伦敦版](*Kinkel, G. Festrede bei der Schillerfeier im Krystallpalast, 10. November 1859. [London, 1859]*)。——第136页。

金累克, 亚·威·《入侵克里木; 入侵的开始和以后直到腊格伦勋爵逝世时的发展》第1—2卷, 1862—1863年爱丁堡和伦敦版(*Kinglake, A. W.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Volumes I—II. Edinburgh and London, 1862—1863*)。全书共出八卷。——第351、355页。

金累克, 亚·威·(*Kinglake, A. W.*) 1860年7月12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0年7月15日《总汇通报》第197号。——第79—81、325页。

金累克, 亚·威·(*Kinglake, A. W.*) 1864年4月1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4年4月16日《泰晤士报》第24848号。——第384页。

K

卡本特尔, 威·本·《一般生理学和比较生理学的原理》1839年伦敦版(*Carpenter, W. B. Principles of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physiology. London, 1839*)。——第410页。

卡腊季奇, 武·斯·《塞尔维亚民歌集》第1—4卷(*Karadzic, B. C. Народне серпске пјесме. Книги I—VI*)。1823—1833年在莱比锡和贝奇出第1版。——第345页。

科贝特, 威·《波旁王朝的战争和伦敦的报纸》(*Cobbett, W. Bourbon war and the London newspaper press*), 载于1823年2月8日《科贝特氏纪事周报》第45卷第6号。——第365页。

科本, 卡·弗·《佛陀的宗教及其起源》第1—2卷 1857—1859年柏林版(*Koepen, C. F. Die Religion des Buddha und ihre Entstehung. Bände I—II. Berlin, 1857—1859*)。——第167页。

[科拉切克, 阿·]《欢呼者》([*Kolatschek, A.*] *Die Juchheisten*), 载于1860年10月《时代呼声》杂志。——第105、106、109、110、113页。

克劳塞维茨, 卡·《论战争》, 载于全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 论战争和

军事学术》第1—3卷,1832—1834年柏林版(*Clausewitz, K. Vom Kriege. In: 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K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Bände 1—3. Berlin, 1832—1834*)。克劳塞维茨军事著作全书共十卷,1832—1837年在柏林出版。——第233页。

[科勒特,查·多·]《巴枯宁》([*Collet, Ch. D.*] Bakunin),载于1862年3月5日《自由新闻》报第10卷第3号。——第217页。

[科勒特,查·多·]《俄国对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任何要求都是无根据的》([*Collet, Ch. D.*] Groundlessness of any claim of Russia to Holstein-Gottorp),载于1864年5月4日《自由新闻》报第12卷第5号。——第414页。

克利克尔,阿·《人体组织研究手册》(*Kölliker, A. Handbuch der Gewebelehre des Menschen*),1852年在莱比锡出第1版。——第410页。

魁奈,弗·《经济表的分析》(1766年),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关于重农学派学说的绪论、评注和史料第1部,1846年巴黎版(*Quesnay, F. 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 (1766). In: Physiocrat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entaires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remière partie. Paris, 1846*)。——第252、358、363页。

L

[拉布累,爱·]-勒弗夫尔,勒·《美国

的巴黎》,第7版,1863年巴黎出版([*Laboulaye, E.-Lefebvre, R. Paris en Amérique. Septième édition. Paris, 1863*)。——第376页。

拉萨尔,斐·《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根据新收集的他的著作片断和古代作者的证言阐述》第1—2卷,1858年柏林版(*Lassalle, F. 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Nach einer neuen Sammlung seiner Bruchstücke und der Zeugnisse der Alten dargestellt. Bände 1—2. Berlin, 1858*)。——第60、163页。

拉萨尔,斐·《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Lassalle, F.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第396页。

拉萨尔,斐·《法院对我的判决和我为上诉而提出的批判性意见》[1863年莱比锡版](*Lassalle, F. Das Criminal-Urtheil wider mich mit kritischen Randnoten zum Zweck der Appellationsrechtfertigung. [Leipzig, 1863]*)。——第336页。

拉萨尔,斐·《费希特的哲学和德国人民精神的意义》1862年柏林版(*Lassalle, F. Die Philosophie Fichte's und die Bedeutung des Deutschen Volksgeistes. Berlin, 1862*)。——第254、255、622页。

拉萨尔,斐·《费希特的政治遗嘱和现时代》(*Lassalle, F. Fichte's Politisches Vermächtniß und die neueste*

- Gegenwart),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0年汉堡出版。——第49、73、90、530、561页。
- 拉萨尔, 斐·《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Off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Central-Comité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Leipzig. Zürich, 1863*)。——第336、339页。
- 拉萨尔, 斐·《工人读本。1863年5月17日和19日拉萨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作的演说(根据速记记录)》186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Lassalle, F. Arbeiterlesebuch. Rede Lassalle's zu Frankfurt am Main am 17. und 19. Mai 1863, nach dem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 Frankfurt am Main, 1863*)。——第357页。
- 拉萨尔, 斐·《工人纲领。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1863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Arbeiterprogramm. Ueber den besondern Zusammenhang der gegenwärtigen Geschichtsperiod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es. Zürich, 1863*)。——第320、321页。
- 拉萨尔, 斐·《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1862年柏林版 (*Lassalle, F. Ueber den besondern Zusammenhang der gegenwärtigen Geschichtsperiod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es. Berlin, 1862*)。——第290、320、353页。
- 拉萨尔, 斐·(*Lassalle, F.*) 关于威廉·沃尔夫的演说, 载于1864年5月28日《北极星》报第259号。——第395页。
- 拉萨尔, 斐·《既得权利体系》, 共两册, 1861年莱比锡版 (*Lassalle, F. 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In zwei Theilen. Leipzig, 1861*)。——第131、154、166—167、172、178、183、194、198、202、206、207、209、217、220、602、605、607、610、617、634页。
- 拉萨尔, 斐·《间接税和劳动阶级的状况。在柏林王国上诉法院的辩护词》1863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Die indirecte Steuer und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Eine Vertheidigungsrede vor dem K. Kammergericht zu Berlin. Zürich, 1863*)。——第351、352页。
- 拉萨尔, 斐·《科学和工人。在柏林刑事法庭上的辩护词》1863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Die Wissenschaft und die Arbeiter. Eine Vertheidigungsrede vor dem Berliner Criminalgericht. Zürich, 1863*)。——第320、321页。
- 拉萨尔, 斐·《拉萨尔的刑事诉讼。第二册。审讯的速记报告》1863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Der Lassallesche Criminalprozeß. Zweites Heft. Die mündliche Verhandlung nach dem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 Zürich, 1863*)。——第336页。
- 拉萨尔, 斐·《论宪法的实质》1862年柏林版 (*Lassalle, F. Ueber Verfassungswesen. Berlin, 1862*)。——第254、255、307、622页。
- 拉萨尔, 斐·《庆祝会、报刊和法兰克福的代表大会。社会精神的三个征候》

- [1863年] 杜塞尔多夫版 (*Lassalle, F.* Die Feste, Die Presse und der Frankfurter Abgeordnetentag. Drei Symptome des öffentlichen Geistes. Düsseldorf, [1863]). — 第370页。
- [拉萨尔, 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1859年柏林版 (*Lassalle, F.* 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 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 Berlin, 1859)。——第261、444、445页。
- 拉萨尔, 斐·《文学史家尤利安·施米特先生》1862年柏林版 (*Lassalle, F.* Herr Julian Schmidt der Literaturhistoriker. Berlin, 1862)。——第250、252、260、262、622页。
- 拉萨尔, 斐·《现在怎么办?再论宪法的实质的讲话》1863年苏黎世版 (*Lassalle, F.* Was nun? Zweiter Vortrag über Verfassungswesen. Zürich, 1863)。——第307页。
- 赖尔, 查·《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考证》1863年伦敦版 (*Lyell, Ch.* The Geological evidences of the antiquity of man. London, 1863)。——第334、345页。
- 劳, 卡·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1卷,《国民经济学说的原理》,第6版(增订版),1860年于莱比锡和海得尔堡出版 (*Rau, K. H.*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and I: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Sechste vermehrte und verbesserte Ausgabe.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60)。——第162页。
- 勒南, 厄·《耶稣传》 (*Renan, E.* Vie de Jésus) 1863年于巴黎出第1版。——第381页。
- 累普济乌斯, 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文献》第1—12卷, 1849—1859年柏林版 (*Lepsius, R.* Denkmäler aus Ägypten und Äthiopien. Bände I—XII. Berlin, 1849—1859)。——第166页。
- 里普利, 罗·萨·《同墨西哥交战》, 两卷集, 1849年纽约版 (*Ripley, R. S.* The War With Mexico. In two volumes. New York, 1849)。——第178页。
- [李卜克内西, 威·]《声明》 (*Liebknecht, W.*) Erklärung, 载于1859年11月23日《总汇报》第327号附刊。——第450页。
- 罗斯利埃斯 (*Roselius*) 1861年3月21日在路易西安纳州代表大会的发言, 载于1861年3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217号。——第190页。
- 罗雪尔, 威·《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 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 (*Roscher, W.* 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Band I: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Dritte, vermehrte und verbesserte Auflage. Stuttgart und Augsburg, 1858)。1854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第1版。——第307、600、624、634页。
- 洛贝尔图斯, 冯·贝尔格和布赫尔, 洛·《声明》 (*Rodbertus, v. Berg und Bucher, L.* Erklärung), 载于1861年1月13日《总汇报》第13号附刊; 1861年1月20、22和23日《观察家报》第17、18和19号。——第146、149页。
- 洛贝尔图斯, 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

- 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新的地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Rodbertus, J.K. 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Dritter Brief: Widerlegung der Ricardo'schen Lehre von der Grundrente und Begründung einer neuen Rententheorie.* Berlin, 1851)。——第599、624页。
- 洛德, 珀·巴·《通俗生理学》(*Lord, P. B. Popular physiology*) 1834年于伦敦出第1版。——第410页。
- 洛[美尔], 格·《在幕后。近代历史政治情况》第1部(1847年10月至1848年5月), 1859年日内瓦和纽约版(*L[ommel], G. Hinter den Coullissen. Historisch-politische Bilder aus der Neuzeit. Erster Theil. Vom Oktober 1847 bis Mai 1848.* Genf und Newyork, 1859)。——第49、51、108、125、203、519、523页。
- [吕宁, 奥·]([*Lüning, O.*]) 评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4期(№№ 1—4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载于1850年6月22、23、25、26日《新德意志报》第148、149、150、151号。——第23—24页。
- 吕斯托夫, 威·《米兰旅》(*Rüstow, W. Die Brigade Milano*),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1年汉堡出版。——第264页。
- M**
- 马志尼《意大利和德国》, 马志尼给卡·布林德的一封信(*Mazzini. Italien und Deutschland. Ein Brief von Mazzini an K. Blind*), 载于1861年2月23日《海尔曼》报。——第158页。
- 迈尔, 米·《真正的发明, 或德国首先作出的贡献, 不是象某个诽谤者以怀疑的态度诋毁的那样, 是靠了酒, 而是靠了精神和身体的力量, 并由它传播于世界其他各地》1619年法兰克福版(*Maierus, M. Verum inventum, hoc est Munera Germaniae, ab ipsa primitus reperta (non ex vino, ut calumniator quidam sceptice invehit, sed vi animi et corporis) et reliquo Orbi communicata.* Francofurti, 1619)。——第366页。
-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给巴枯宁先生的最后答复》1863年巴黎版(*Microslawski, L. La dernière réponse à M. Bacounine.* Paris, 1863)。——第324页。
-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1856年巴黎版(*Microslawski, L. De la nationalité polonaise dans l'équilibre européen.* Paris, 1856)。——第336页。
- 梅特勒, 约·亨·《宇宙的奇妙结构, 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增订第5版(*Mädler, J. H. Der Wunderbau des Weltalls, oder Populäre Astro-nomie. Fünfte, gänzlich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Berlin, 1861)。1841年在柏林出第1版。——第230页。
- [梅因, 爱·]《柏林来信》([*Meyen, E.*] *Berliner Briefe*), 载于1861年4月23、30日和5月5日《自由射手》第49、52和55号以及以后几号。——第599、622页。
- 梅因, 爱·《卡·马克思对卡尔·福格

特的新揭露》(Meyen. E. Die neue Denunciation Karl Vogt's durch K. Marx), 载于1860年12月27、29日《自由射手》第155、156号和1861年1月1日《自由射手》第1号。——第138、139、141、572页。

《美国新百科全书。通俗百科辞典》，出版者乔治·里普利和查理·安·德纳，共十六卷，1858—1863年纽约版(New American Cyclopaedia. A popular dictionary of general knowledge. Edited by George Ripley and Charles A. Dana. In 16 volumes. New-York, 1858—1863)。——第94、465、580、587页。

蒙台居，罗·(Montagu, R.) 1861年6月18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1861年6月19日《泰晤士报》第23963号。——第179页。

米凯尔，约·(Miquel, J.) 1860年9月5日在科堡民族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载于1860年9月12日《总汇报》第256号。——第564页。

《民主研究》，在路·班贝尔格尔、卡尔·格律恩、摩里茨·哈特曼、弗里德里希·卡普、斐·拉萨尔、米希勒、亨·伯·奥本海姆、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阿道夫·施塔尔和卡尔·福格特等人参加下由路德维希·瓦勒斯罗德出版，1860年汉堡版(Demokratische Studien. Unter Mitwirkung von L. Bamberger, Karl Grün, Moritz Hartmann, Friedrich Kapp, F. Lassalle, Michellet, H. B. Oppenheim, Ludwig Simon aus Trier, Adolf Stahr, Carl Vogt u. A. herausgegeben von Ludwig Walesrode. Hamburg,

1860)。——第49、73、90、100、110、561页。

《民主研究》，在路·班贝尔格尔、摩里茨·哈特曼、弗里德里希·卡普、斐·拉萨尔、亨·伯·奥本海姆、阿尔诺德·卢格、威·吕斯托夫、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等人的参加下由路德维希·瓦勒斯罗德出版，1861年汉堡版(Demokratische Studien. Unter Mitwirkung von L. Bamberger, Moritz Hartmann, Friedrich Kapp, F. Lassalle, H. B. Oppenheim, Arnold Ruge, W. Rüstow, Ludwig Simon aus Trier u. A. herausgegeben von Ludwig Walesrode. Hamburg, 1861)。——第264页。

N

奈斯密斯，詹·(Nasmyth, J.) 给工厂视察员霍纳的信(1852年)，载于《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截止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报告》1857年伦敦版。——第282页。

尼布尔，巴·格·《罗马史》(Niebuhr, B. G. Römische Geschichte)。1811—1832年出第1版，共三卷。——第618页。

诺曼比，康·亨·(Normanby, C. H.) 1860年1月27日在上院的发言，载于1860年1月28日《泰晤士报》第23528号。——第13页。

P

帕麦斯顿，约·(Palmerston, J.) 1831年8月8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1831年8月9日《泰晤士报》第14612号。——第332页。

帕麦斯顿，约·(Palmerston, J.) 1860年

7月23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1860年7月24日《泰晤士报》第23680号。——第78页。

帕麦斯顿, 约·(Palmerston, J.) 1861年4月26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1861年4月27日《泰晤士报》第23918号。——第599页。

帕麦斯顿, 约·(Palmerston, J.) 1863年3月23日在下院的发言,载于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第24514号。——第332页。

帕特库尔, 约·莱·《莫斯科沙皇内阁驻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治下公使给内阁的报告》第1—3册, 1792—1797年柏林版 (Patkul, J. R. Berichte an das Zaarische Cabinet in Moscau, von seinem Gesandtschafts-Posten bei August II. Könige von Polen. Theile I—III. Berlin, 1792—1797)。——第341、407页。

Q

乔治·桑 (George Sand) 给《新莱茵报》编辑的信,载于1848年8月3日《新莱茵报》第64号。——第492页。

S

《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年鉴》, 列奥波特·兰克编辑, 第1—3卷, 1837—1840年柏林版 (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dem Sächsischen Hause. Herausgegeben von Leopold Ranke. Bände I—III. Berlin, 1837—1840)。——第423页。

瑟美列, 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1860年伦敦版 (Szemere, B. Hungary, from 1848 to 1860.

London, 1860)。——第429、432页。

瑟美列, 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问题》1860年巴黎版 (Szemere, B. La Question hongroise (1848—1860). Paris, 1860)。——第53、127、510、511、516、550页。

沙伊伯勒, 卡·《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致〈每日电讯〉编辑》(Schäible, Ch. The Vogt pamphlet.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Telegraph»), 载于1860年2月15日《每日电讯》。——第43、44、445—446、447、458、459、463、485、487、509页。

施拉姆, 鲁·《一八四八年的红旗和一八六三年的黑白旗》1863年柏林版 (Schramm, R. Die rote Fahne von 1848 und Die schwarzweiße Fahne von 1863. Berlin, 1863)。——第373页。

施莱登, 马·雅·《关于植物起源的资料》(Schleiden, M. J. Beiträge zur Phytogenesis), 载于《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学术文库》年鉴 (Archiv für Anatomie, Physiologie und wissenschaftliche Medicin, in Verbindung mit mehreren Gelehrten), 1838年柏林出版。——第410页。

施梅林, 菲·沙·《关于在列日地区山洞中发现的骨化石的科学研究著作》第1—2卷, 1833—1834年列日版 (Schmerling, Ph. Ch. 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ts fossiles découverts dans les cavernes de la province de Liège. Volumes I—II. Liège, 1833—1834)。——第345页。

施普尔茨海姆, 约·克·《整个神经系统, 特别是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第1—4

卷,1810—1820年巴黎版 (*Spurzheim, J. Ch.* Anatomie et physiologie du système nerveux en général et du cerveau en particulier. Volumes I—IV. Paris, 1810—1820)。——第410页。

施旺,泰·《用显微镜考察动植物的构造和生长的协调一致》1847年伦敦版,亨利·斯密斯译自德文 (*Schwann, Th.* Microscopical researches into the accordance in 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animals and plante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Henry Smith. London, 1847)。——第410页。

《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财政学家》,附欧·德尔编写的作者史略、评注和注解,1843年巴黎版 (*Economistes-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récédés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M. Eugène Daire.* Paris, 1843)。——第159页。

[斯宾诺莎,巴·]《神学政治论文,文章的几个论点认为,允许哲学研究的自由,不仅无害于宗教信仰和国家安宁,而且取消这种自由会使国家安宁和宗教信仰本身一道被取消》([*Spinoza, B.*]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ontinens deffertationes aliquot, quibus ostenditur litertatem philosophandi non tantum falva pietate, et reipublicae pace posse concedi: sed eandem nisi cum pace reipublicae, ipsaque pietate tolli non posse)。1670年出第1版。——第

662页。

斯[宾斯,詹·]《致〈泰晤士报〉编辑》(*S[pence, J.]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载于1862年5月29日《泰晤士报》第24258号。——第246页。

斯[宾斯,詹·]《致〈泰晤士报〉编辑》(*S[pence, J.]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载于1862年6月4日《泰晤士报》第24263号。——第248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两卷集,1776年伦敦版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wo volumes. London, 1776)。——第226页。

T

泰霍夫,古·阿·(*Techow, G. A.*) 1850年8月26日给希梅尔普芬尼希的信,载于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12月日内瓦出版。——第23、54、101、446、453、499—503、554、673页。

[图迪希乌姆]《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Thudichum*].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载于1863年12月4日《泰晤士报》第24733号,文章署名:“一个讲究实际的德国人”。——第374页。

W

瓦德西,弗·古·《步兵及其指挥人员在野战勤务情况下的实战训练方法》1860年柏林版 (*Waldessee, F. G.* Die Methode zur kriegsgemäßen Ausbildung der Infanterie und ihrer Führer im Felddienste. Berlin, 1860)。——第99页。

- 瓦盖纳, 海·(*Wagner, H.*) 1863年11月19日在众议院的发言, 载于1863年11月22日《总汇报》第326号。——第370页。
- 瓦勒斯罗德, 路·《论爱国思潮的痛苦》(*Walesrode, L. Ueber vaterländische Gesinnungs-Leiden*), 载于《民主研究》文选, 1860年汉堡出版。——第90页。
- [瓦勒斯罗德, 路·]《死人的政治检阅》1859年基尔版([*Walesrode, L.*] Eine politische Todtenschau. Kiel, 1859)。——第575页。
- 万哈根·冯·恩赛, 卡·奥·《日记》(*Varnhagen von Ense, K. A. Tagebücher*) 1861—1870年出版, 共十四卷。——第205, 619页。
- 维科, 卓·《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Vico, G. Principj di scienza nuova d'intorno alla comune natura delle nazioni*), 1725年于那不勒斯出第1版。——第230, 617, 618页。
- 维科, 卓·《新科学。论天主教教条的形成一书的作者译》, 1844年巴黎版(*Vico, G. La Science nouvelle. Traduite par l'auteur de l'essai sur la formation du dogme catholique. Paris, 1844*)。——第618页。
- 维利希, 奥·《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Willich, A. Doctor Karl Marx und seine Enthüllungen*), 载于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和34号。——第490, 501—503页。
- 维斯, 克·《当代的基本趋向》(*Wiß, C. Die elementaren Richtungen der Zeit*), 载于1854年3月18和25日, 4月1, 8, 15, 22和29日, 5月6, 13, 20和27日, 6月10日《工人共和国报》第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和24号。——第491页。
- 维耶, 约·弗·(*Wiehe, J. F.*) 1859年11月2日证实霍林格声明的声明, 载于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 1859年12月日内瓦版。——第24, 30, 456, 457, 459, 487, 509, 561页。
- 维耶, 约·弗·(*Wiehe, J. F.*) 1860年2月8日的宣誓证词(Affidavit), 载于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 1860年伦敦版。——第24, 30, 35—37, 39, 44, 435—437, 447, 458, 459, 485—487页。
- 魏德迈, 约·、克路斯, 阿·、雅科比, 阿·《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Weydemeyer, J., Cluß, A., Jacobi, A. An die Redaction der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载于1853年11月2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7号。——第490, 503页。
- 沃邦, 塞·《王国什一税草案》(*Vauban, S. Projet d'une dixme royale*), 1707年出第1版。——第352页。
- 沃尔弗, 弗·奥·《荷马绪论, 或论荷马著作的最初的真本的形式, 兼论各种修订本和更正的可能根据》第1卷, 1795年萨克森的哈雷版(*Wolfius, F. A. Prolegomena ad Homerum sive de operum homerorum prisca et genuina forma variisque mutationibus et probabili ratione emendandi. Volumen I. Halis saxonum, 1795*)。——第618页。
- 沃尔弗, 威·《声明》(*Wolff, W. Erklärung*), 载于1860年2月11日《改革报》第18号, 1860年2月13日

- 《总汇报》第44号附刊,1860年2月24日《人民报》第47号。——第26、445页。
- 沃尔弗,威·(Wolff, W.) 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发言,载于《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德国制宪国民议会的会议速记记录》第9卷第229期,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05页。
- 乌尔卡尔特,戴·《乌尔卡尔特先生论入侵英国》(Urquhart, D. Mr. Urquhart on the invasion of England),载于1860年7月4日《自由新闻》第8卷第7号。——第80页。
- 乌洛阿《1848—1849年意大利独立战争》第1—2卷,1859年巴黎版(Ulloa, Guerre de l'indépendance italienne en 1848 et en 1849. Tomes I—II. Paris, 1859)。——第79页。

X

- 希尔施,威·《间谍活动的受害者》(Hirsch, W. Die Opfer der Moucharderie),载于1853年4月1、8、15和22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4、5和6号。——第472页。
- 西蒙,爱·《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Simon, E. Le procès de M. Vogt avec la Gazette d'Augsbourg),载于1860年2月15日《现代评论》第13卷第2集。——第122页。
- 西蒙,路·《德意志和它的两个大国》

(Simon, L. Deutschland und seine beiden Großmächte),载于《民主研究》文选,1860年汉堡出版。——第110、561页。

夏韦《试论哲学词源学》,1844年布鲁塞尔版(Chavée. Essai d'étymologie philosophique. Bruxelles, 1844)。——第406页。

谢努,阿·《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Chenu, A. Les Conspirat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francs. Paris, 1850)。——第17页。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 De bello Peloponnesiaco)。——第602页。

Y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Ure, A.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35)。——第226页。

雨果,维·《小拿破仑》1852年伦敦版(Hugo, V. Napoléon le Petit. Londres, 1852)。——第386、417、648页。

文 件

《调查联合王国防御工事的特派员的报告;附证词记录和附录》,1860年伦敦

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consider the defences

-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 London, 1860)。——第 80 页。
-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1855—1859 年。——第 7 页。
- 《关于计划由法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文件以及关于瑞士和中立地区萨瓦之间关系的备忘录》共三卷, 1860 年伦敦版 (Papers relating to proposed annexation of Savoy and Nice to France and memorial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witzerland and Savoy as a neutral. 3 parts. London, 1860)。——第 50 页。
- 《关于一八六一年一年内 (到 12 月 31 日止) 贸易和通航的报告》(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1861), 载于 1862 年 3 月 1 日《经济学家》杂志第 20 卷第 966 期附刊。——第 220、223 页。
- 《科伦陪审法庭的一个共产党人大案件的审理记录》(Die Verhandlungen des großen Kommunistenprozess vor dem Assisenhofe zu Köln), 载于 1852 年 10—11 月《福斯报》。——第 534 页。
- 《民法典, 或拿破仑法典》(Code civil), 1804 年通过。——第 351 页。
- 《墨西哥问题信件汇编》共三册, 1862 年伦敦版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Mexico. 3 parts. London, 1862)。——第 224 页。
- 《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和同志们的审判。控告他们参与叛国性的密谋》(Assisen-Procudur gegen D. Herm. Becker und Genossen. Anklage wegen hochverrätherischen Complottes), 载于 1852 年 10—11 月《科伦日报》。——第 534 页。
- 《童工调查委员会 (1862 年)。委员会委员的第一号报告书》1863 年伦敦版 (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London, 1863)。——第 366 页。
- 《一八五四年防止贿选法施行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证词、附件和索引》1860 年伦敦版 (Report of committee on the operation and effects of the corrupt practices prevention act 1854.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London, 1860)。——第 484 页。
- 《印度军队组织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59 年伦敦版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indian army. London, 1859)。——第 233 页。
-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1850 年 12 月 1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载于 1851 年 6 月 22 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 171 号和 1851 年 6 月 24 日《科伦日报》第 150 号。——第 26 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A

《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 or Critical Journal*》)，伦敦和爱丁堡出版，1863年4月第240期。《赫胥黎教授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Professor Huxley on man's place in nature)。——第335页。

B

《柏林改革报》(《*Berliner Reform*》)，汉堡出版

—1863年4月10日第83号。——第339页。

—1863年10月1日第229号。9月28日佐林根通讯。——第680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柏林出版，1852年10—11月。《科伦陪审法庭的一个共产党人大案件的审理记录》(Die Verhandlungen des großen Kommunistenprozess vor dem Assisenhofe zu Köln)。——第534页。

C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伦敦出版

—1862年5月5日。——第234页。

—1863年1月28日。——第321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伦敦出版，1864年5月30日第28222号。5月30日伦敦通讯。——第394页。

D

《德国博物馆。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杂志》(《*Deutsches Museum.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öffentliches Leben*》)，莱比锡出版，1860年12月27日第52号。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25页。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und die mit ihm verwandten Geschäftszweige*》)，莱比锡出版，1860年12月5日第150号第2553页；1860年12月7日第151号第2569页；1860年12月12日第153号第2607页。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24页。

F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G

《改革报》(《*Die Reform*》)，汉堡出版

—1860年12月10日第148号。——第133页。

—1860年12月15日第150号附刊。

- 第133、141页。
- 1860年12月19日第152号。——第133页。
- 1860年12月19日第152号附刊。——第133、141页。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 柏林出版
- 1860年1月22日第37号。《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Karl Vogt und die Allgemeine Zeitung)。
- 第8、29、31、38、40、115、438、440、443、450、457、464、466、467、469、470、472、489、493、497—499、503、567页。
- 1860年1月25日第41号。《怎样伪造激进传单》(Wie man radikale Flugblätter macht)。——第17、23、27、29、31、38、40、115、438、439、442、443、447、450、454、457、463、464、469、470、472、489、493、497—499、567页。
- 《国外消息。政治和文学杂志》(《Grenzbote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 莱比锡出版, 1864年上半年第2卷。《回忆共产主义者沃尔弗》(Eine Erinnerung an den Communisten Wolff)。——第407页。

H

- 《海尔曼》(《Hermann》), 1860年12月1日在伦敦出版。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14页。

J

-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伦敦出版, 1862年5月24日第20卷第978期。

- 《联邦派胜利的性质和原因》(Extent and bearing of federal successes)。
- 第245页。
-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 达姆斯塔德出版, 1859年11月26日第95—96号。对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一书的评论。——第6、557页。

K

-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
- 1852年10月24日。——第538、540页。
- 1852年10—11月。《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和同志们的审判。控告他们参与叛国性的密谋》。——第534页。
- 1859年第349号附刊。——第5页。
- 1860年12月8日第341号。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40页。
- 1864年9月1日关于拉萨尔逝世的通告。——第420页。

L

-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 杜塞尔多夫出版。1864年5月30日《封建的社会主义》(Feudaler Sozialismus)。
- 第395页。

M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 1860年11月12日。——第111页。
- 《民族联盟周报》(《Wochenschrift des Nationalvereins》), 科堡出版, 1860年12月28日第35号, 12月21日海得尔

堡通讯。——第140页。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

—1859年12月30日第5830号第4版。——第7页。

—1860年1月11日第5839号第7版,《商业问题》栏,莱特公司关于棉花情况的报道。——第9页。

—1861年10月11日第6403号第4版。——第199页。

—1861年10月21日第6411号第4版。——第201页。

P

《普鲁士司法报》(《*Preußische Gerichts-Zeitung*》),柏林出版,1861年5月1日第26号。《关于1861年1月12日大赦令的解释》(Zur Auslegung des Amnestie-Erlasses von 12. Januar 1861)。——第165页。

Q

《旗帜报》(《*The Standard*》),伦敦出版,1862年5月5日。——第235页。

R

《人民报》(《*Das Volk*》),伦敦出版,1859年6月11日第6号。——第464页。

《日内瓦国境通报》(《*Genfer Grenzpost*》) 1860年12月22日第12号,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32,141页。

S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

Petersbourg》) 1864年12月26、27和28日(1月7、8和9日)第293号。《记录》(Protocole)。——第381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

—1860年1月26日第23526号第9版,1月13日阿兹密尔河兵营通讯。——第8页。

—1860年2月3日第23533号第9版,1月30日维也纳通讯。——第24、26页。

—1860年10月1日第23739号第6版。——第102页。

—1861年9月27日第24049号第8版,9月23日维也纳通讯。——第196页。

—1862年5月27日第24256号第11版。——第245页。

—1863年2月19日第24486号第9版,2月18日柏林通讯。——第330页。

—1864年5月25日第24881号第8版。——第392页。

—1864年5月26日第24882号第8版。——第392页。

—1864年6月7日第24892号第10—11版。——第402页。

X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伦敦出版,1862年5月5日。——第235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1848年8月3日第64号,登在“法兰西共和国”栏的

- 7月31日巴黎通讯。——第492页。
 《星期日邮报》(《*Courrier du Dimanche*》),
 巴黎出版,1860年11月18日,1860年
 11月14日维也纳通讯。——第569
 页。
 《喧声》(《*Kladderadatsch*》),柏林出版,
 1861年6月30日第29期和30期,《德
 国的人物。咬文嚼字者的玩具》(*Der
 deutsche Mann. Ein Spielzeug für
 Wortklauber*)。——第193页。

Y

- 《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
 (《*Athenaeu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伦敦
 出版
 —1860年11月24日第1726号。关于
 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
 出版的广告。——第114页。
 —1864年4月9日第1902号。——第
 384页。

Z

- 《政论家》(《*Publicist*》),柏林出版,1860
 年12月15日和16日第295号和296
 号附刊。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
 格特先生》出版的广告。——第141页。
 《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汉堡出
 版,1860年12月15日第150号,关于

- 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出
 版的广告。——第141页。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伦敦出
 版
 —1861年4月3日第9卷第4号。——
 第165页。
 —1863年2月4日第11卷第2号。《美
 国骚动的起因和目的》(*Origin and
 objects of the treason in the
 United States*)。——第321页。
 —1863年7月1日第11卷第7号。《对
 波兰的干涉》(*The Intervention in
 Poland*)。——第357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
 堡出版
 —1859年12月11日第345号附刊。编
 辑部对布林德的《声明》的按语。——
 第457页。
 —1860年2月2日第33号。日内瓦通
 讯。——第26页。
 —1860年6月8日第160号。6月5日
 伯尔尼通讯。——第64页。
 —1861年1月1日第1号。12月30日
 斯特拉斯堡通讯。——第140页。
 —1861年1月1日第1号附刊。关于
 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
 出版的广告。——第144页。
 —1861年4月19日第109号。4月17
 日巴黎通讯。——第171、605、615页。

文学著作

B

- 《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老鼠与青蛙之
 战)》。——第192页。

F

- 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
 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

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 122 页。
弗莱里格拉特《不管这一切》。——第 488、634 页。

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 年 11 月 10 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第 123、134、135 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第 441、483 页。

弗莱塔格《新闻界人士》。——第 169、585 页。

G

歌德《浮士德》。——第 281、625 页。

歌德《完整无缺》。——第 380 页。

歌德《致祖莱卡》。——第 651 页。

格林兄弟《勇敢的小裁缝》。——第 180 页。

H

海涅《安心》。——第 615 页。

海涅《掉包的怪孩子》。——第 331 页。

贺雷西《诗论》。——第 230 页。

贺雷西《颂歌》。——第 321、493 页。

J

济贝耳《宗教和爱情》。——第 48 页。

金克尔，约翰娜《汉斯·伊贝勒斯在伦敦》。——第 156—157 页。

L

《来自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耳奥》。——第 365 页。

琉善《谐趣歌》。——第 242 页。

P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 135、237 页。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者》。——第 451 页。

S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 160 页。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雷雪达》。——第 385 页。

T

塔索《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第 185 页。

泰伦齐安·摩尔《论用词、音节和贺雷西的韵律》。——第 21 页。

W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168、320、348、597 页。

X

希尔德布兰德《映画镜》。——第 590、645、651 页。

西塞罗《关于利加里的演说》。——第 160 页。

席勒《皮柯乐米尼父子》。——第 363 页。

席勒《人质之歌》。——第 415 页。

席勒《威廉·退尔》。——第 590 页。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 202 页。

* * *

圣经。——第 166、262、662 页。

期 刊 索 引

A

- 《爱北斐特日报》(《*Elberfelder Zeitung*》)
——德国的一家日报，1834年至1904年在爱北斐特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第631页。
- 《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 or Critical Journal*》)
——英国自由派的文学政治刊物，1802年至1929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第335页。
- 《奥古斯塔纪事和哨兵报》(《*The Augusta Chronicle and Sentinel*》)——美国的一家日报，从1785年至1877年在奥古斯塔(乔治亚州)用这个名称出版；是民主党的机关报。——第189页。

B

- 《巴门日报》(《*Barmer 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1834年起在巴门出版。——第631页。
-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自由派周刊，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82页。
- 《北不列颠每日邮报》(《*North British Daily Mail*》)——英国资产阶级报纸，1847年在格拉斯哥创刊；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337页。

- 《北德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
——德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1872年在汉诺威出版。——第125、236、571页。
- 《北极星》(《*Nordstern*》)——德国的一家周报；1860—1866年在汉堡出版；从1863年起为拉萨尔派报纸。——第159、364页。
- 《北亚拉巴马人报》(《*The North Alabamian*》)——美国的一家周刊，1831年至1907年在塔斯甘比亚(亚拉巴马州)用这个名称出版。——第189页。
- 《波罗的海月刊》(《*Baltische Monatschrift*》)——在里加出版。——第53页。
- 《柏林改革报》(《*Berliner Reform*》)——一家日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61年至1868年在柏林出版。——第198、339页。
- 《柏林评论。社会和政治周刊》(《*Berliner Revue, Social-politische Wochenschrift*》)——德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杂志，从1855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155页。
-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德国日报，从1785年起在柏林出版；该报也用它的所有人之名，以《福斯报》

(《Vossische Zeitung》)著称。——第518、534页。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20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创刊;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持保守倾向。——第125、164、395、661、683页。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至1934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136、450、482、486页。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32、234、235、321、573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394、664页。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第277、504、505页。

《德国博物馆。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杂志》(《Deutsches Museum.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öffentliches Leben》)——德国民主派的周刊,1851年至1867年在莱比锡出版。——第125页。

《德国书报业行市报》(《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und die mit ihm verwandten Geschäftszweige》)——德国书商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34年至1926年在莱比锡出版。——第124、141、341页。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一家日报,后改为周报,1847年至1907年在新奥尔良出版;四十至五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第47、157页。

《德意志历史月刊》(《Historische Deutsche Monatsschrift》)——德国的一家杂志,在不伦瑞克出版。——第125页。

《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伦敦德国流亡者办的周报,1845年4月至1851年2月该报在失去王位的不伦瑞克公爵卡尔的物质支持下出版。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1849—1850年该报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古·司徒卢威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文章;此外,它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3月)、马克思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一章(1850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述评(三)》的一部分(1851年2月)以及许多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签名的声明。——第497页。

《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从1843年至1879年在莱比锡出版。——第125页。

《地球报》(《Globe》)——见《地球和旅行家》。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er》)——英国的一家日报,1803年起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在该党

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1866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159页。

《电讯》(《Telegraph》)——见《每日电讯》。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奥地利的一家温和自由派的日报，1848年至1866年在维也纳出版。——第125页。

F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十七世纪起到190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30、125、434页。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G

《改革报》(《Die Reform》)——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1892年在汉堡出版。——第30、54、72、114、125、132、133、141、434、510页。

《格里芬联邦报》(《The Griffin Union》)——见《美利坚联邦报》。

《革命》(《Die Revolution》)——约·魏德迈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一种共产主义杂志。在1月6日和13日出版两期周刊，而5月和6月作为“不定期刊物”继续出版两期。——第441页。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er》)——1850—1855年威·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工人报纸；该报反映了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观点。——第491页。

《官报》(《Gazette》)——见《伦敦官报》。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刊，1808—1881年在伦

敦出版。——第482页。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保守派的周报，179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02页。

《观察家报。士瓦本人民报》(《Der Beobachter. Ein Volksblatt aus Schwaben》)——德国的一家日报，从1833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第159页。

《国家报》(《Staats-Zeitung》)——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国境通报》(《Grenzpost》)——见《日内瓦国境通报》。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523页。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48—1915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第8、17、21、23、27、29—33、38、40、41、48、72、74、75、82、92、101、114、115、125、167、430、431、434、438—443、447、448、450、454、457、459、463—467、469—474、476、478、480、487、489、493、495、497—499、501—503、511、515、518、520、538、548、559、560页。

《国外消息。政治和文学杂志》(《Grenzbote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德国自由派的周刊，1841年至1922年在莱比锡出版。——第407页。

H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

——一家周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9年起在伦敦用德文出版；1859年1月至7月该报编辑为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第18、33、34、42、46、114、125、149、159、176、181、182、430、455、479、534、538、615页。

《汉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

——德国的一家日报，1792年在汉堡创刊。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它反映了拥护帝国宪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第125页。

《汉诺威日报》(《*Hannoversche Zeitung*》)

——一家日报，汉诺威政府的机关报，1832年创刊。——第26页。

《画报》(《*Illustrierte Zeitung*》)——德国

的一家周报，1843—1944年在莱比锡出版。十九世纪中叶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第125页。

J

《杰克逊密西西比人报》(《*The Jackson Mississippian*》)——美国的一家报纸，

1832年至1865年在杰克逊(密西西比州)出版。——第189页。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英国

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在伦敦创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70、245页。

《军事报》(《*Militärische Blätter*》)——德

国的一家周刊，1860年至1874年在柏林出版。——第11页。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一家专谈军事问题的德国

报纸，德国军官和现役军人协会的机关报；1826年至1902年在达姆斯塔德和

莱比锡出版。1860—1864年恩格斯为该报撰稿。——第6、31、92、104、275、557、558、565页。

K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

——德国的一家日报，巴登政府的机关报，1757年起在卡尔斯卢厄出版。——第25、125页。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激进

派的周报，1802年至1835年用不同名称在伦敦出版。——第213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

德国的一家日报，1802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伦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采取敌对态度；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1831年起该报出版者为杜蒙。——第5、30、39、41、47、69、125、140、147、420、434、456、458、467、534、538、540、571、661页。

《科伦通报和莱茵商业报》(《*Kölnischer Anzeiger und Rheinische Handel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用这个名称出版。——第

571页。

《科尼斯堡哈通报》(《*Königsberger Hartung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

资产阶级报纸，1850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尼斯堡出版；1752年创刊，用《普鲁士王国国家、军事和和平日报》(《*Königlich-Preußische Staats-Kriegs-und Friedens-Zeitung*》)的名称出版到1850年。——第125页。

L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63年至1866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1867年至1874年在科伦出版。——第395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第504、505页。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英国的一家军事周刊,1860—1862年在曼彻斯特出版。1860年8月至1862年3月恩格斯曾为该刊撰稿。——第104、155、157、565页。

《雷诺新闻》(《*Reynolds's Newspaper*》)——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创办的一家英国工人周刊,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第619页。

《里昂进步报》(《*Le Progrès de Lyon*》)——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860年起在里昂出版。——第236页。

《里士满观察家报》(《*Richmond Examiner*》)——美国的一家报纸,1848年至1866年在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出版。——第424页。

《里士满消息报》(《*Richmond Enquirer*》)——美国的一家报纸,1804年至1877年用不同名称在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出版。——第365页。

《联邦报》(《*Der Bund*》)——瑞士的一家日报,自由思想的民主党机关报,从1850年起在伯尔尼出版。——第64、

125、236页。

《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德国的一家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1853年至1903年在莱比锡出版,1903年至1943年在柏林出版。——第143、231、450页。

《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英国政府的机关报;1666年起用这个名称每周出版两次。——第399页。

《伦敦石印通讯》(《*Londoner Litographierte Korrespondenz*》)——施累津格尔在伦敦出版的新闻通报。——第124页。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英国的一家画报,1842年起在伦敦出版;曾用其他文字出版。——第125页。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罗斯托克报》(《*Rostock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711年创刊;1847年至1927年用不同名称在罗斯托克出版。——第125页。

M

《马尔克区人民报》(《*Märkische 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在哈根出版。——第631页。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该报是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合并而成的;用不同名称一直出版到1894年。——第232页。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 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 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 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第87、107、111、125、150、197、204、325、379页。

《曼海姆报》(《*Mannheimer Journal*》)——德国的一家日报, 于1790年创刊; 1837年至1887年用这个名称在曼海姆出版。——第125页。

《梅肯报和通报》(《*The Macon Journal and Messenger*》)——美国的一家日报, 在梅肯(乔治亚州)出版。——第188页。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 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 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28、29、31、32、38、43、62、438、447、450、453、458、459、469、472—474、476、478、485—487、489、493、496、497、509、511、530、538页。

《美利坚联邦报》(《*The American Union*》)——美国的一家周报, 在乔治亚州(1848年至1867年在格里芬, 1867年至1873年在梅肯)出版。——第188页。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于1852年在纽约创办的周报。1853年3月18日至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1853年该报刊登了诽谤马克思以及与他有关系

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文章。——第125、472、501、503页。

《美因兹报》(《*Mainz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 1802年起在美因兹出版; 1848年该报编辑是班贝尔格尔。——第110页。

《民论报》(《*L'Opinion nationale*》)——法国的一家日报, 1859年至1874年在巴黎出版。——第102页。

《民族. 政治日报》(《*La Nazione. Giornale politico quotidiano*》)——1859年起在佛罗伦茨出版。——第152、157页。

《民族联盟周报》(《*Wochenschrift des Nationalvereins*》)——德国的一家周刊, 民族同盟的机关报; 1860年至1865年用这个名称在科堡出版。——第125、140、155页。

《谋比耳纪事报》(《*Mobile Advertiser and Register*》)——美国的一家报纸, 1861年至1863年用这个名称在谋比耳(亚拉巴马州)出版。——第189页。

N

《南德报》(《*Süddeut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 1859年至1862年用这个名称在慕尼黑出版。——第125页。

《您好!》(《*How do you do?*》)——德国的一家幽默周刊, 由路易·德鲁克尔在伦敦出版, 贝塔(贝特齐希)负责编辑。——第143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报纸, 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 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 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 该报站在进步的

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7、8、32、46、62、70、78、82、94、107、113、128、146、147、154、155、159、179、194、196、198、199、201—203、211、218、219、223、226、229、232、237、265、274、306、432、465、467、483、488、492、498、501、507、510、512、515、526、568、577、580、587、616、636页。

《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51年创刊。——第512页。

《纽约晚报》(《*New-Yorker Abendzeitung*》)——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出版。——第125页。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至1924年在纽约出版。——第219页。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纽约州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日报，1834年开始出版；后为美国民主党的机关报之一。——第47、125页。

P

《批评。英国和外国文学和艺术杂志》(《*Critic. Journal of British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英国杂志，1844年至1863年在伦敦出版。——第125页。

《评论》(《*Revue*》)——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普鲁士报》(《*Preußische Zeitung*》)——德

国的一家在柏林出版的报纸。——第168、585页。

《普鲁士司法报》(《*Preußische Gerichts-Zeitung*》)——自由派的日报，1859年至1866年在柏林出版；从1861年第44号起用《德国司法报》(《*Deutsche Gerichts-Zeitung*》)名称出版。该报主编是希尔泽门策尔。——第145、165页。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51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168页。

《普鲁士周刊》(《*Preußisches Wochenblatt*》)——德国保守派的周刊，1851—1861年在柏林出版。——第155页。

Q

《旗帜报》(《*The Standar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于伦敦创刊。——第146、149—150、235页。

R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s*》)——一家周报，1852—1858年在伦敦由厄·琼斯出版，革命宪章派的机关报；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第482、507、549页。

《人民报》(《*Das Volk*》)——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其他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从第2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

- 的编辑。——第 13、35、37、177、437、443、455、460、462、464、465、496、510、572 页。
-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53 年起在柏林出版。——第 11、30、32、41、92、125、147、159、431、444、445、515、548、570、571 页。
- 《人民呼声》(《*Stimme des Volkes*》)——一家工人日报,1860 年在芝加哥(美国)用德文出版,该报编辑为约·魏德迈。——第 85、518、520、522 页。
- 《日报》(《*Dagbladet*》)——丹麦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从 1851 年起在哥本哈根出版。——第 386、395、400、406、409、416 页。
- 《日内瓦国境通报。政治、科学和艺术问题周报》(《*Genfer Grenzpost. Eine Wochenschrift für Politik, Wissenschaft und Kunst*》)——一家德文周刊,1860—1861 年在日内瓦出版;主编是布拉斯。——第 132、138、141、153 页。
- 《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 Handels-Courier*》)——资产阶级的日报,在瑞士的俾尔城(伯尔尼州)出版。1853 年至 1909 年以此名称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它持波拿巴主义观点;该报编辑部和福格特有密切联系。——第 23、462 页。

S

- 《商业信使报》(《*Handels-Courier*》)——见《瑞士商业信使报》。
-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 年至 1914 年以这个名称用法文每周出版三次。——第 381 页。

- 《斯特拉斯堡记者》(《*Straßburger Korrespondent*》)——一家德文报纸,1860 年起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第 51、53、140 页。
- 《时报》(《*Le Temps*》)——法国保守派的日报,大资产阶级的刊物;1861 年至 1943 年在巴黎出版。——第 236 页。
- 《时代呼声》(《*Stimmen der Zeit*》)——德国的一家月刊,后为小资产阶级的周刊,1858 年至 1862 年由科拉切克在哥达出版,后来在魏玛、莱比锡和海德尔堡出版(同时出版),又在维也纳和莱比锡出版(同时出版)。——第 105、106、109、110、196、200 页。
-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 《士瓦本信使报》(《*Schwäbischer Merkur*》)——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785 年至 1885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 125 页。
-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 236 页。
- 《书报业行市报》(《*Buchhändlerbörsenblatt*》)——见《德国书报业行市报》。

T

-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 年在伦敦创刊。——第 8、13、26、102、104、125、144、145、149、196、209、237、244、246、252、306、321、330、332、333、365、374、379、392、399、402、528、539、663 页。
-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1757 年在特利尔创刊,1815 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第 125 页。

《图斯涅尔达。条顿社会琐闻讽刺幽默小报》(《*Thusnelda. Teutonisch-satyrisch-humoristisches Klatschblatt*》)——一家讽刺杂志,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机关报,1861年在伦敦出版。——第195页。

W

《外国》(《*Das Ausland*》)——德国的一家地理学、民族学和博物学问题杂志,起初是日刊,从1853年起改为周刊,从1828年至1893年出版,起初在奥格斯堡,1873年迁往斯图加特。——第125页。

《晚邮报》(《*The Evening Post*》)——美国的一家日报,1801年至1934年在纽约出版;从1856年起是共和党的机关报;从1934年起用《邮报》(《*The Post*》)的名称出版。——第265、277、627页。

《威塞尔报》(《*Wes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44年至1930年在不来梅出版。——第432页。

《维克斯堡辉格党人报》(《*The Vicksburg Whig*》)——美国的一家报纸,1839年至1863年在维克斯堡(密西西比州)出版。——第189页。

《卫报》(《*Guardian*》)——见《曼彻斯特卫报》。

X

《希望报》(《*L'Espérance*》)——波拿巴派报纸,1859年至1862年在日内瓦出版。——第63页。

《西里西亚报》(《*Schle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42年起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1848—1849

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是立宪君主派的机关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保守派报纸。——第164页。

《下莱茵人民报。杜塞尔多夫小报》(《*Niederrheinische Volks-Zeitung. Düsseldorf Journal*》)——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至1862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1863年起用《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名称出版。——第631页。

《先驱》(《*The Leader*》)——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50年在伦敦创刊。——第482页。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235、321页。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49—1855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用这个名称出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它被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受到了政府机关刊物的迫害。1855年马克思是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第441、466、492页。

《新奥尔良真三角洲报》(《*The New-Orleans True Delta*》)——美国的一家报纸,1835年至1866年在新奥尔良(路易西安纳州)出版。——第189页。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Deut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一家民主派的日报,1848—1850年在达姆斯塔德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49年10月起约·魏德迈为该报编辑之一。——第503、520页。

《新公文集。现代史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乌尔卡尔特出

- 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定期刊物,1859—1860年在柏林用德文出版,主编是费舍。——第12、546页。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70、101、149、169、170、397、409、488、491、492、495、502—504、506、508、518、526、563页。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版到1850年11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第500、506、577页。
- 《新南德》(《*Neue Süddeutsche*》)——见《南德报》。
-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该报又以《十字报》而闻名,因报头上印有十字章图样。——第90、125、140、146、168、205、307、351、474、486、571、573页。
- 《新瑞士报》(《*Neue Schweizer Zeitung*》)——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周刊,1859—1860年由德国流亡者奥·布拉斯在日内瓦出版。——第510、519页。
- 《新时代》(《*Die Neue Zeit*》)——一家工人报纸,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1858年6月至1859年4月在伦敦出版。——第481页。
-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Zeitung*》)——瑞士资产阶级的报纸;1821年开始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采取了亲波拿巴的立场。——第125页。
- 《新闻报》(《*Press*》)——见《自由新闻》。
- 《新闻报》(《*Die Presse*》)——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年至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1861年至1862年期间,该报采取反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曾经刊载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第125、161、162、172、196、199、203、208、209、215—217、219、223、226、230、246、259、265、596、629页。
- 《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德国流亡者在波士顿(美国)用德文出版的民主主义报纸,创办于1852年。约·魏德迈曾为该报撰稿。——第501页。
- 《星报》(《*Star*》)——见《晨星报》。
- 《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英国保守派的周刊,1855年至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125页。
- 《星期日邮报》(《*Courrier du Dimanche*》)——法国反波拿巴派的资产阶级杂志,1858年至1866年在巴黎出版。——第152、569页。
- 《喧声》(《*Kladderadatsch*》)——带有插图的、讽刺性的周刊,从1848年起在柏林出版。——第193页。

Y

- 《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The Athenaeu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英国的一家文艺评论周刊;1828—1921年在伦敦出版。——第114、125、384页。
- 《伊利诺斯州报》(《*Illinois Staats-Zei-*

tung)——一家日报,1851年至1922年在伊利诺斯(美国)用德文出版。——第520页。

Z

《政论家》(《Publicist》)——德国的一家报纸,1845年起在柏林出版。——第18、30、41、125、141、434页。

《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德国的一家文学日报,1807年至1865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1840年至1841年该报刊登了恩格斯的几篇关于文学和艺术的通讯。——第125、441页。

《中莱茵报》(《Mittelrhei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848年3月创刊;1851年至1874年用这个名称在维斯巴登出版。——第55、533页。

《钟声》(《Колоко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第322、324页。

《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德国资产阶级报纸,偏重文学和艺术,1825—1878年在汉堡出版。——第125、138、141、526、572、599页。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55年至1865年由沃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伦敦出版;该报曾发表过马克思的几篇文章。——第10、80、165、217、219、222、227、233、236、254、298、300、370、399、413、439、454、457、461、467、507、546、617、679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第9、11、14、16、19、26、30、32、35、44、46、63、64、70、71、99、109、125、133、140、144、152、156、171、246、351、400、431—435、438—440、442、447、449、450、452、453、455—463、465、466、485—487、509、561、568、571、605、643、661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从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第80、332页。

《祖国报》(《Fædrelandet》)——丹麦的一家报纸,1834年至1839年在哥本哈根每周出一次,以后改为每天出版,在1848年是丹麦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是保守派报纸。——第416页。